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一

（1）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103681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101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1230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108
定價　18000圓

出版說明

臺灣著名佛教學者藍吉富教授主編的《禪宗全書》是中文禪宗文獻的彙集。分爲史傳、宗義、語録、清規、雜集等五部，其中，以語録部最多，史傳部居次。共收輯六世紀迄二十世紀禪宗典籍五百七十余部。凡一百册，外加總目索引一册。所收禅典均遴选精本原版影印而成。它是迄今爲止，中外各國收録禪宗典籍最多的禪宗類叢書。

《禪宗全書》所收内容分藏内禪籍和藏外禪籍兩類，所謂『藏内』，即系指收在各版大藏經中的禪宗文獻；至于『藏外』則是指大藏經以外的坊間本。此處的『藏内』本主要取自《卍續藏》、《嘉興藏》與《大正藏》，少數取自《普慧藏》、《頻伽藏》、《金藏》以及《龍藏》。至于『藏外』本，則主要取自中國臺灣、香港地區以及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等地，種類頗多。譬如：中國大陸的天寧寺本、金陵刻經處本、昭慶寺本、長沙刻經處本、點校本等；日本的花園大學藏本、宇井伯壽校本、文華軒本、無著道忠校寫本、森大狂校本、伊藤猷典校本及韓國的鉛印本等。

由于『收集齊全』是此書的首要編輯目標，因此，『所收禪籍最豐富』便成爲本書之主要特點。也正因爲如此，使本書具備收藏和實用的雙重價值。從《禪宗全書》所收録的内容中即知其獨特的價值：

一、《禪宗全書》將坊間流傳較廣的《大正藏》與《卍續藏》中之禪宗典籍，悉數收集。此外，《嘉興藏》、《頻伽藏》、《普慧藏》與《龍藏》中的禪籍也盡量收齊。因此，凡是已被收録入藏經中的禪籍，本書基本收録齊備。

二、就各類禪籍來看，《壇經》收集十二種版本；燈録類收録約五十部；清規類收録十餘部。而禪籍之中最受矚目的

語録，則收録三百餘部。由此可知《禪宗全書》内容之豐富及各類禪籍數量之大略比例。

三、《禪宗全書》所收雖然絶大部分屬于南宗禪典籍，但是六祖以前及北宗史料，如：《絶觀論》、《四行觀》、《四行論》、《少室六門》、《大乘五方便》、《大乘北宗論》、《觀心論》、《大乘開心觀性頓悟真宗論》、《楞伽師資記》、《歷代法寶記》等書，也都盡量收録。使研究禪宗史及北宗禪者可依本書得見南宗禪以外之天地。

四、近代學術界所整理或重新發現的禪籍，《禪宗全書》也收録不少。如：《祖堂集》、《曹溪寶林傳》、《傳燈玉英集》、《荷澤大師神會遺集》（胡適校本）等皆是。

五、國外（日本、韓國）禪籍一向爲國人所忽略。此次《禪宗全書》所收即有不少國外珍本，如來自日本的《禪林象器箋》、《大宋五山圖説》、《東坡禪喜集》、《碧巖集定本》等書，以及來自韓國的《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圓頓成佛論》、《太古和尚語録》等書。

另外，在重新刊出此書時，依據藍吉富先生提供的資料，對原版中存在的幾處錯誤進行重新修訂，并補收了原來未收入的周紹良先生的《敦煌寫本〈壇經〉原本》等禪宗經典。

因此，此次原版影印的《禪宗全書》不僅僅是一部佛教禪宗典籍的彙編，更是學者研究人員必備的參考工具書。《禪宗全書》在中國大陸出版既有助于佛教的弘法，更有益于佛學研究工作。

在出版此書過程中，得到了蘇州西園戒幢律寺普仁大和尚、戒幢佛學研究所所長濟群法師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富華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誠摯謝意。

解　題

一、楞伽師資記

藍吉富

唐、淨覺撰。作者淨覺爲八世紀人。禪宗五祖弘忍之徒衆中有玄賾其人者，即爲淨覺之師父。本書原本亦爲敦煌寫本。共有兩種，分別藏在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立圖書館。民國十五年年頃，爲胡適在歐洲所發現。其在禪宗史料上之重要性，亦經胡氏揭出。其後，韓國金九經氏據胡氏本，加以校寫印行。胡氏並在該書前撰「楞伽師資序」一文。

本書作者之師玄賾，原撰有「楞伽人法志」一文，該文內容頗有爲本書所承襲者。例如本書內之弘忍、神秀傳，即皆採自「人法志」者（參閱「胡適禪學案」一四四——一五二頁「楞伽師資記序」一文）。

我國禪宗，初期原有南宗北宗之分。各宗往往有各宗之歷史。而各宗門下所撰之史書，往往以自己從出之系統爲正統。本書即爲站在北宗立場所撰之初期禪宗傳承史。由於初期宗師們的傳法，特重「楞伽經」，所以書名爲「楞伽師資記」。

本書之敘述次序如下：第一，求那跋陀，爲「楞伽經」之翻譯者。（「歷代法寶記」對此書之奉求那爲初祖，甚不以爲然。）第二，菩提達摩。第三，惠可。第四，粲禪師。第五，道信。

第六，弘忍。第七，神秀、賾、安等三位禪師。第八，神秀門下之普寂、敬賢、義福、惠福等師。本書分別叙述此上諸師之事蹟及學說大要。由於作者係弘忍之再傳弟子，其輩份與惠能門下之神會一輩相等，因此其所見聞與記載，頗具史料價值。

此書之最大特色之一，在於其所叙弘忍之付法一事，與通俗所習知者（即「壇經」等南宗禪宗所傳者）大異。本書以爲，弘忍門下有十大弟子，即神秀、智詵、惠藏、玄約、老安、法如、惠能、智德、義方、玄賾等十人。其中，神秀、玄賾二人最爲弘忍所重視。至於惠能的地位，則並不特別突出。

本書以「楞伽經」譯者求那跋陀羅爲楞伽師資之初祖，並以「楞伽經」爲達摩以下迄神秀、普寂等人弘法之主要依據。由此可見初期禪宗與「楞伽經」關係之密切。胡適嘗撰「楞伽宗考」一長文，以爲從達摩到神秀，都是楞伽宗系統。至於惠能、神會一系，則以「金剛經」取代「楞伽經」。胡氏此一論斷，即係以本書爲重要論斷依據。

本書所述諸祖之學說，對後代研究禪宗思想史者，裨益甚大。譬如所錄之慧可學說，及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一長文，尤爲研究初期禪宗思想史之重要資料。而所述弘忍事蹟，也是研究東山法門等初期禪宗史者所不宜忽略的。

按：淨覺之師爲玄賾，此據本書序文及王維「大安國寺故大德淨覺師塔銘」（全唐文卷三二七）所載，皆可推知。然「歷代法寶記」則以淨覺師爲神秀之弟子（蘆園叢書版卷上六頁）。此不知何所本而云然。依「師資記」卷末所載，淨覺對神秀之描寫，似未奉之爲師 茲誌之於此，以供讀者研尋。

附：傳法寶紀

唐杜朏撰，敦煌本書題下作京兆杜朏，字方明，朏諸書無傳　此書紀歷代傳法人止於神秀，則其時代當亦不出開天之際也。其歷代傳法人順序爲一東魏嵩山少林寺釋菩提達摩，二北齊嵩山少林寺釋惠可，三隋皖公山釋僧璨，四唐雙峯山東山寺釋道信，五唐雙峯山東山寺釋弘忍，六唐嵩山少林寺釋法如，七唐當陽玉泉寺釋神秀。

按禪宗傳法系統，弘忍爲東土五祖，世無異辭。忍以下南北紛歧，北宗以神秀爲六祖，南宗以惠能爲六祖，杜朏此記於弘忍神秀之間横出一法如。據「楞伽師資記弘忍傳」，法如爲傳弘忍道法十人之一，疑朏即法如門人，故躋如於神秀之上，爲此記以表彰師門耳。五祖圓寂以後，法統之爭甚囂塵上，杜氏此記蓋亦此一時期之產物，可供研初期禪宗史者之參考。

又其自序，謂有會文字稱「達摩論」者，蓋是當時學人隨自得語，以爲其論，書而寶之，亦多謬也，所說與「楞伽師資記」可互相印證。至於「師資記」稱潞州法如，此作嵩山少林，疑弘忍生時，法如住錫潞州，後始轉嵩山少林耳。杜氏書不見各家著錄，巴黎藏敦煌本殘存自序、目錄幷「達摩傳」四行半，吉光片羽，彌足珍惜。

二、歷代法寶記三卷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唐，佚名撰。此書專記禪宗傳授次第，而卷中於劍南成都府大曆保唐寺無住和尚所記特多，

故明適、金九經兩氏疑爲無住門人所作，大致可信，其時蓋在代宗、德宗之際也。案東土禪宗肇始於菩提達磨（Bodhidarma），慧可、僧粲、道信相繼代興，弘忍以後宗風遂暢，神秀、惠能，義有頓漸，始分南北，兩派弟子競相詆訶，於是著爲篇章，自詡師承。

「歷代法寶記」一書亦南宗一派之作，謂信袈裟由則天皇帝賜與智詵，以次傳至無住，隱然以傳南宗衣鉢自居，而與神會一派對抗。淨覺著「楞伽師資記」，主以求那跋陀羅爲東土禪宗第一祖，此書力斥其非。此書述唐以前事大都依據「本行經」、「阿含經」、「普曜經」、「應瑞經」、「文殊師利涅槃經」、「清淨法行經」、「無垢光轉女身經」、「決定毘尼經」、「大佛頂經」、「金剛三昧經」、「法句經」、「佛藏經」、「瓔珞經」、「華嚴經」、「大般若經」、「禪門經」、「涅槃經」、「楞伽經」、「思益經」、「法華經」、「維摩經」、「藥師經」、「金剛般若經」、「付法藏經」、「道敎西昇經」、「釋法琳傳」、「釋虛實記」、「開元釋敎錄」、「周書異記」、「漢法內傳」、「尹喜內傳」、「牟子」、「列子」、「苻子」、「吳書」、「幷古錄」及「楊楞伽鄴都故事」等書，唐以後則大都根據見聞，不惟爲唐以後禪宗史重要資料，即後來對於初期禪宗史實傳會增益之概，於此亦可見也。

顧南宗特主頓悟，不重文字，一及史傳，如非疏舛，便多妄竄。此書於禪宗第一祖便混菩提達磨與達摩多羅（Dharmatr-āta）爲一人，而稱爲菩提達摩多羅，與神會語錄同其謬妄，當是禪宗中人相傳如是，此書承而不改，殊爲失考，即是一例。又其所引書有「付法藏經」，當即祐錄「付法藏因緣經」與「法經目錄付法藏傳」之異稱。所引槩括「付法藏傳」傳法次序，及師子比丘化罽賓國王事，謂「其王不信佛法，毀塔壞寺，殺害衆生，奉事外道末曼尼及彌師訶等」；「

歸佛之後，「王即追尋外道末曼尼弟子及彌師訶弟子等。得已，於朝堂之架懸首，舉國人射之」。

案末曼尼即末摩尼之異譯，外道末曼尼謂摩尼教徒，彌師訶即景教徒。「付法藏因緣傳」傳爲後魏西域沙門吉迦夜共曇曜譯，使「歷代法寶記」所引可信，是摩尼教及景教在第五世紀末葉（是傳據祐錄譯於魏延興二年，即西元後四七八年，即已見知於中土矣；然案諸今本「付法藏因緣傳」，並無此文，當是唐代僧人撰著斯記，就當代事實妄爲竄入。禪宗史料最多僞妄，若此所舉，又其一例也。

「歷代法寶記」素無傳本，唯敦煌遺書有二卷，分藏巴黎、倫敦兩處，見收於大正藏。金氏此本即以大正藏本爲據，爲之覃較，析爲三卷——六祖以前爲卷上，無住和尚爲卷下，智詵、處寂等列爲卷中，并分段落，加以句讀，法寶記至是始粲然可讀云。

三、曹溪大師別傳

編譯組

禪宗六祖惠能別傳，一卷。作者不詳，一般認爲是唐建中二年（七八一）前後完成的。現收在「卍續藏」第一四六册。書中以六祖惠能的傳記爲主，別錄曹溪山寶林寺由來、唐高宗等歷代帝王勅書、惠能辭疾別表、沙門惠象歸表，以及惠能滅後靈瑞傳等。其內容與「六祖壇經」及一般惠能傳的說法不同，可作爲初期禪宗史的補充資料。

本書的寫本在日本貞元十九年（八三〇），由最澄攜回日本，原僅傳承於比叡山，後流入民間；至寶曆二年（一七五二）始由江戶金龍道人敬雄作序、草山祖芳寫跋後付梓刊行。原本現藏

於京都大學
關於本書的書名，原本寫作「唐韶州曹溪寶林山國寧寺六祖惠能大師傳法宗旨、幷高宗大帝敕書、兼賜物改寺額、及大師印可門人、幷滅度時六種瑞相、及智藥三藏懸記等傳」；最澄的「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錄」寫作「曹溪大師傳」；京都大學圖書館所藏的無著道忠抄寫本寫作「六祖大師別傳」。「曹溪大師別傳」則是寶曆二年刊行以後的稱法。

胡適曾在「壇經考之一（跋曹溪大師別傳）」中列擧八項錯誤，批判本書。

四、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

陳垣

「寶林傳」十卷，唐釋智炬撰。一九三五年，「宋藏遺珍」影印本名「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唐藝文志」著錄。寶林者，韶州曹溪寶林寺也，六祖眞身在焉。智炬「唐志」作智矩，傳寫誤也。

此書爲禪宗史惟一史料，「景德錄」及「傳法正宗記」均取材於此。惟其言不雅馴，薦紳難言，故「正宗記」用之而復貶之。正如吾人今日欲考中國天主教史，不能不用傳教士所著之書也。

然此書自明以來，已不見著錄。元末虞集序「佛祖通載」，謂「寶林等傳，世久失傳」。「宋史藝文志」有「寶林傳錄」一卷，云「不知作者」，當是一殘本。「至元法寶勘同錄」作九卷，想已缺一卷。又題曰「宋陵沙門智炬集」，「宋陵」爲「朱陵」之譌，朱陵者南岳也。

宋咸淳間，本覺撰「釋氏通鑑」，繫此書於唐貞元十七年條下，曰：「金陵沙門惠炬，天竺三藏勝持，編次諸祖傳法偈讖及宗師機緣，爲『寶林傳』」。「釋氏稽古略」因之，又改金陵爲建康，蓋皆未見原書也。「釋門正統」卷八「義天傳」，言：「遼國會令義學沙門詮曉等，再定經錄，『六祖壇經』、『寶林傳』皆被焚。」此亦傳本稀少之一因。

始吾讀「釋門正統」、「佛祖統紀」等天台宗撰述，數攻擊此書，求之久而未獲。一九三三年，日本發見一寫本，僅存第六卷，以爲奇寶，先在「東方學報」發表，復由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珂羅板印行。一九三四年，吾人亦在山西趙城縣廣勝寺，發見卷子刻本一部，存一、二、三、四、五、八等六卷，爲金初民間刻本，在宋則爲紹興間也。一九三五年收入「宋藏遺珍」，改爲方册本，影印以行。茲揭其內容如下：

卷一　釋迦牟尼及一祖。前缺三紙，每紙約二十三行，行約十四字。

卷二　二祖至八祖。刻藏時已缺，取「聖胄集」補之，今「聖胄集」亦佚。

卷三　九祖至十七祖。

卷四　十八祖至二十二祖。

卷五　二十三、二十四祖及師子弟子。前缺一紙。

卷六　二十五、二十六祖。缺，以日本藏寫本補之。

卷七　缺。

卷八　二十八至三十祖。

卷九　缺。

卷十　刻藏時已缺。

「至元法寶勘同錄」著錄九卷，當即此本。蓋原缺第二、第十兩卷，第二卷以「聖胄集」補之，仍缺第十卷也。

數十年來，若敦煌、若海外、若地下、若古寺院，遺珍迭出，學者眼福，百倍前人。惟「寶林傳」原書並不佳，不過取其爲古本而已。「傳法正宗記」雖採此書，然「正宗論」卷上，亦謂「其文字鄙俗，序致煩亂，不類學者著書，或錯誤差舛，殆不可按，是必所承西僧，泛傳不審，而傳之者又不能裁之」云云。

今觀其書，即以年代一節論，舛誤者十之八九，蓋依據一俗陋年表所爲，而「景德錄」仍之，如一祖至十三祖各章是。有經「景德錄」改正者，如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祖各章是。有「景德錄」改而仍誤者，如二十一、二十四祖各章是。此「正宗記」所以遇有年代處，則盡刪削之，知其不足取信也。

其卷八載：「達摩以梁武帝大同二年丙辰十二月五日丁未終於洛州禹門，二十八日庚午，昭明太子奉勅撰祭文，時魏太和十九年十二月」云。按「梁大同二年，不當魏太和十九年。梁大同二年十二月丁卯朔，其五日非丁未，二十八日亦非庚午。據「梁書」八，昭明太子以中大通三年辛亥四月薨，年三十一。大同二年，昭明卒已五年矣，何能爲達摩撰祭文，此眞可爲噴飯者也。同卷又有二十九祖（即東土二祖）可大師碑，題唐內供奉沙門法琳撰，法琳見「續高僧傳」二十四，又有唐彥悰撰「法琳別傳」。法琳未聞掌內殿道場，何云內供奉。據贊寧「僧史略」，內供奉授僧，始自唐肅宗，唐初何能有內供奉沙門，此謬之顯然者，且法琳著述存於今者，尚有「

破邪論」、「辯正論」，其風格絕與可大師碑文不類。

碑又有「東山之法，於是流焉」之句。因東土四祖信與五祖忍，並曾住蘄州東山寺，後人始目其法爲東山法門。四祖卒於永徽二年，五祖卒於高宗上元二年，琳先以貞觀十四年卒，何能於二祖碑預有東山法門之語，此皆不足信者也。

惟其書撰自中唐，傳世已古。一九三五河北省磁縣出土之元和十二年李朝正重建梁武帝達摩碑，其文即出於此 又其所載師子以後世系，與今本「壇經」全同，皆足資考證，正不必以其鄙俚而廢之也。

一九二九年，胡適撰「荷澤大師神會傳」，一九三四年記北宋本「六祖壇經」，均謂：「今本壇經所載師子以後世系，爲契嵩和尚所改。」並謂：「今本『景德錄』，亦依契嵩說追改，非『景德錄』原本」云云。時「寶林錄」尚未復出，故推論如此，其實今本「壇經」與「寶林傳」同，其說遠在中唐，爲「景德錄」、「正宗記」等所依據，不自契嵩始也。至謂今本「景德錄」亦依嵩說所追改，亦非，因「景德錄」後尚有「天聖廣燈錄」，所載亦與「寶林傳」同，能改「景德錄」，未必能改「天聖錄」，更未必能改「寶林傳」也。

——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五

五、禪門師資承襲圖

藍吉富

本書全名爲「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唐代名僧圭峯宗密（780－841）撰。宗密此書實

僅係一長文。蓋爲答相國裴休之問而作。卷首有裴休短簡云：

禪法大行，宗徒各異。互相詆訾，莫肯會同。………伏望………列北宗南宗，南宗中荷澤宗、洪州、牛頭等宗，具言其淺深頓漸、得失之要，便爲終身龜鏡也。

宗密便是爲答此上諸問題而作此文。故其文大抵在敍述上述諸宗之傳承大略及所傳法門之大意。

一、牛頭宗：指四祖門下傍出之法融禪師。其人在牛頭山別建一宗，傳六代，故名。

二、北宗：指神秀及其弟子普寂之系統。

三、南宗：指曹溪惠能。

四、荷澤宗：指神會一系。

五、洪州宗：指六祖門下南嶽懷讓之弟子馬祖道一，馬祖在洪州開元寺弘傳懷讓之禪法，故名。

此文除略述此上諸宗之傳承系統外，並敍述其宗風而加評判。作者評北宗云：「悟既未徹，修豈稱眞」。對洪州、牛頭二宗亦未有佳評。然對荷澤宗則大爲推許。直以荷澤爲惠能之眞正傳法之人。並許其爲第七祖。並云：

荷澤宗者，全是曹溪之法，無別教旨。北宗但是漸修，全無頓悟 無頓悟故，修亦非眞。荷澤則必先頓悟，依悟而修。

可見此文持論係立足於荷澤宗之立場。此書附有達摩以下諸祖傳承圖，以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神會（七祖）、磁州智如（神會弟子）、益州南印（智如傳人）爲正統，

其餘皆係旁出之法系。由此可見宗密之宗派成見仍然相當深。

六、全唐文禪師傳記集

編纂組

本書自「全唐文」中採錄所載禪師之碑銘、塔銘，及御札、詔勅等文，共計四十八篇，作者皆爲唐代名家，含王維、柳宗元、柳公權、獨孤及、白居易等人。全書所收皆爲禪師之傳記資料，如三祖僧璨塔銘、六祖惠能塔銘、馬祖道一塔銘等。原文散載在「全唐文」各卷之中，爲便於蒐尋，「禪宗全書」之編纂組乃將各文匯輯爲一書，並命名爲「全唐文禪師傳記集」。

七、祖堂集（二十卷）

藍吉富

「祖堂集」是比「景德傳燈錄」約早五十年出現的禪宗史籍。成書於五代、南唐中主保大十年（九五二），爲南唐招慶寺靜、筠二僧所合編。就資料的完整與組織系統的分明而言，本書可算是第一部合格的紀傳體禪宗史。前此之禪宗史書，如「楞伽師資記」、「傳法寶記」等僅述及北宗篇幅太小。「曹溪寶林傳」則蕪雜，且文不雅馴。因此，都只能視之爲禪宗史料，而不能視之爲合格的禪宗史著。

本書成書後，流傳不久，即告失傳。今人所編之日本大正藏、卍續藏，及我國之中華大藏經一、二輯（內含磧砂藏、宋藏遺珍、嘉興正續藏）皆未收該書。因此，該書不惟爲宋以後之中日

佛界所不詳，即民國以後之佛學界人士亦知者不多。據日本禪學名家花園大學教授柳田聖山爲該書影印時所寫之序文所述，該書之版本、價值頗值一提，其文云：

「祖堂集」之重發見，實本世紀之事，可與敦煌古籍媲美。此書對初期禪宗歷史之究明，價值極大。且爲今後研究唐代語言、思想、歷史等，提出新資料。祖堂集印本僅存者，只此稀罕之高麗版，彌足珍貴，今日韓國指定爲國寶，據云禁止翻印。日本京都花園大學圖書館藏本，印刷精良，原爲海印寺住持林幻鏡和尚之手譯本，緒方宗博士之舊藏也。

此書係以南宗禪師爲主所撰的禪宗史。因爲此書所述惠能之傳法系統相當詳細，但對北宗則甚爲忽略。連神秀都未有專傳，只在弘忍等傳中附帶提及數語而已。至於神秀門下，如普寂、義福等人則更少言及。

全書二十卷，包含印度及中國之二百餘篇名僧傳紀。卷一載毗婆尸佛迄釋迦佛等七佛，及大迦葉至羅睺羅尊者等十六位印度高僧（即印土十六祖）。卷二從十七祖僧伽難提迄卅三祖惠能。卷三載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之旁出法系，並敍及六祖門下如荷澤、行思、懷讓等人。卷四以下至卷末，則敍述六祖門下行思、懷讓等人所傳之各系諸師傳記。

茲略述本書之特色如次：

(一)本書對所紀傳者有三種稱呼。其一爲「佛」，如毗婆尸佛等七佛。其二爲「尊者」，即印度諸祖，如大迦葉尊者、阿難尊者等。其三爲「和尚」，即中國諸僧（含中國禪宗初祖菩提達摩），如惠能和尚、牛頭和尚等

(二)本書所載之六祖法脈事蹟甚詳，其成書又在「景德傳燈錄」之前，故對研究南宗禪歷史者

而言，此書之史料價值實不可忽略。

㈢本書含有不少海東（朝鮮半島）名僧傳記，可作研究朝鮮佛教史之輔助史料。

本書爲手抄本之影印，全書字跡並不劃一，當係出諸多人之手。有不少錯別字及脫漏字句。文章並非純爲文言文。大體爲文言與當時方言之雜湊。台灣廣文書局所影印者，取自日本中文出版社之影印本。中文出版社則據花園大學所藏手抄本而印。因此，其書至今仍未見有標點本出現。

對本書之研究，日本之穴山孝道、橫井聖山等人皆著有專文。法國漢學家戴密微（Paul Demiécille）曾著有「考究『祖堂集』源流」一文。可見外國佛學界對此書已頗爲注意。

目次

卷二

卷四

卷五

楞伽師資記

附錄：傳法寶記

唐・淨覺　撰





No. 2837

[1]楞伽師資記

[2]兩目中。各出一五色光舍利。將知大師成道已久也。大唐中宗孝[3]□□帝景龍二年。勅召入西京。便於東都廣開禪法。淨覺當衆歸依。一心承事。兩京來往參覲。向有餘年。所呈心地。尋已決了。祖忍大師授記之安州有一箇。即我大和上是也。乃[4]刑類凡僧。證同佛地。帝師國寶。宇內歸依。淨覺宿世有緣。親蒙指授。始知方寸之內。具足眞如。昔所未聞。今乃知耳。眞如無相。知亦無知。無知之知。豈離知也。無相之相。豈離相也。人法皆如。說亦如也。如自無說。說則非如。如本無知。知非如矣。起信論云。心眞如[5]是。即是一法界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法。唯因[6]忘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別無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眞如。[7]有[8]眞自體相者。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諸佛。無有增減。非[9]有際生。非後際滅。畢竟常恒。從本性自滿足。一切功德。自體有大智惠光明義。故自性清淨心。楞伽經云。自心現境界。隨類普現於五法。云何是五法。名相[10]忘想正智如如。是故[11]衆物無名。[12]心作名。諸相無相。由心作相。但自無心。則無名相。故曰正智如如。法句經云。參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余乃潛神玄默。養性幽巖。獨守淨心抱一沖谷。聊寄一序。托悟在中。同我道流。願知心耳。眞如妙體。不離生死之中。聖道玄微。還在色身之內。色身清淨。寄住煩惱之間。生死性眞。[13]權在涅槃之處。故知衆生與佛性。本來共同。以水況氷。體何有異。氷由質礙。喻衆[14]生繫縛。水性[15]虛通。等佛性之圓淨。無法可得。無相可求。善法尚遺捨之。生死故應遠離。維摩經云。欲得淨度。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也。身雖爲之本。識見還有淺深。深見者。是歷劫淸淨。薰修之因。一發道心。乃至成佛。亦不退也。淺識者。是現今新

[1]原大英博物館藏燉煌本, S. 2054, (甲)中華民國二十年刊本, 首題新加, 校者曰甲本依大英博物館本及佛蘭西國民圖書館本 [2]首闕 [3]□□＝和皇(甲) [4]刑＝形(甲) [5]是＝者(甲) [6]忘＝妄(甲) [7]有＝又(甲) [8]眞+(如)(甲) [9]有＝前(甲) [10]忘想＝妄相?(甲) [11]衆+(生)(甲) [12](由)+心(甲) [13]權＝獲?(甲) [14]生+(之)(甲) [15]虛＝靈(甲)

學。初離歡喜。爲積生已來。有誹謗邪見之。因。⑯無正信習道之力。根則不定。後還退敗也。覆尋生死。只爲攀緣。返照攀緣之心。心性本來淸淨⑰之⑱處。染著。無染是淨。無繫是脫。染卽生死之因。淨卽菩提之果。大分深義。究竟是空。至道⑲無言。言⑳則乖至。雖以㉑性擬本。無本可稱。空自無言。非心行處。聖心微隱。絕解絕知。大覺㉒寥寥。無言無說。法華經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也。無法可說。無心可言。自性空閑。返歸於本。本者道也。道㉓性悾恫而無㉔際。放曠淸微。㉕壞大千以寂寥。通古今而性淨。卽上下周圓。㉖遍淸淨。是淨佛國土也。是知一毫之內。具足三千大千。一塵之中。容受無邊世界。斯言有實耳。此中坐禪。證者之自知。不由三乘之所說也。經㉗曰。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大㉘苞天地。細入無間。故謂之道㉙也。所以法身淸淨。猶若虛空。空亦無空。有何得有。有本不有。人自著有。空本不空。人自著空。離有離空。淸淨解脫。無爲無事。無住無著。寂滅之中。一物㉚不作。斯乃菩提之道。涅槃之道。果㉛不在於有無之內。亦不出於有無之外。若如此者。卽入道之人。不壞於有。亦不損於無。像法住持。但假施設耳。是故體空無相。不可爲有。用之不廢。不可爲無。則空而常用㉜之。而常空。空用雖殊。而無心可異。卽眞如性淨。常住不滅也。㉝余歎曰。天下有不解修道者。被有無繫然也。有不自有。緣未生時無有。無不自無。緣散之後故無。有若本有。有自常有。不待緣而後有。無若本無。無自常無。㉞豈待緣盡後始無也。緣㉟有非是有。眞如之中㊱有緣。無非是無。淸淨心中。無彼無也。有㊲無法。妄想之域。豈足以標聖道。放光㊳經云。菩提從有得耶。答曰。不也。從無得耶。答曰。不也。從有無得耶。答曰。不也。離有無得耶。答曰。不也。是義云何㊴得。答曰。無所得。得無所得者。謂之㊵得菩提也

⑯無＋(心)(甲)　⑰(淸淨)＋之(甲)　⑱處＋(實不有心寂滅之中本無動念動處常寂寂卽無求念處常眞眞無)(甲)　⑲無＝亡(甲)　⑳卽＝則(甲)　㉑性＋(本)(甲)　㉒寥寥＝冥冥(甲)　㉓[性]イ－(甲)　㉔際＝祭イ(甲)　㉕[壞]イ－(甲)　㉖(廣)＋遍(甲)　㉗曰＝云(甲)　㉘苞＝包(甲)　㉙[也]イ－(甲)　㉚不＋(不)イ(甲)　㉛[不]－(甲)　㉜之＝用(甲)　㉝余＝餘(甲)　㉞豈＝足イ(甲)　㉟[有]－(甲)　㊱(無自)＋有(甲)　㊲無＋(之)(甲)　㊳[經]イ－(甲)　㊴[得]－(甲)　㊵得＝德イ(甲)

楞[41]伽資記一卷

東都沙門釋淨覺居太行山靈泉[42]谷集

第一。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43]中天竺國人。大乘學時號摩訶衍。元嘉年。隨船至廣州。[44]宋太祖。迎於丹陽郡。譯出楞伽經。王公道俗請開禪訓。跋陀未善宋言有愧。即[45]多夢人以劍易首。於是就開禪訓 三藏云。此土地居東邊。修道無法。以無法故。或墜小乘二乘法。或[1]墮九十五種外道法。或*墮鬼神[2]禪。觀見一切物。知他人家好惡事。苦哉。大禍大禍。自陷陷他。我[3]愍 此號。長劫落鬼[4]神。久受生死。不得解脫。或[5]墮術法。役使鬼神。看[6]他家好惡事。[7]誰言我坐禪觀[8]行。凡夫盲迷不解。謂[9]登聖道。皆悉降伏。不知是鬼神邪魅法也。我中國有正法。祕不傳簡。有緣根熟者。路逢良賢。途中[10]受與。若不逢良賢。父子不[11]得。楞伽經云。諸佛心第一。[12]教授法時。心不起[13]處是也。此法超度三乘。越過十地。究竟佛果處。只可默心自知。無心養神。無念安身。閑居淨坐。守本歸眞。我法祕默。不為凡[14]愚淺識所傳。要是福德厚人。乃能受行。若不解處。六有七八。若解處。八無六七。擬作佛者。先學安心。心未安時。善尚非善。何況其惡。心得安靜時。善惡俱無[15]依華嚴經云。[16]法法不相知。至此國來。尚不見修道人。何況安心者。時時見有一作[17]業。未契於道。或在名聞。成為利養。人我心行。嫉妬心造。云何嫉妬。見他人修道。達理達行。多[18]有歸依供養。即生嫉妬心。[19]即生憎嫌心。自[20]恃聰明。不用勝己。是名嫉妬。以此惠解。若晝若夜。[21]修懃諸行。雖斷煩惱。除其擁礙。道障交競。不得安靜。但名修[22]是。不名安心。若[23]爾縱行六波羅蜜。講經坐二禪三禪。精進苦行但名為善。不名法行。不以愛水。溉灌業田。[24]不於中。種識種子。如是比丘。名為法行 今言安心者。略有四種。一者背理心。[25]謂一向凡夫心也。二者向理心。謂厭惡生死。以求涅槃。趣向[26]寂

[41]伽＋(師)甲 [42]谷集＝含甲，此次甲本有雞林後學金九經校八字 [43]中＝南甲 [44]〔宋〕イ一甲 [45]多＝夕甲

[1]墮＝墜甲 * [2]〔禪〕イ一甲 [3]愍＝敏イ甲 [4]神＋(道)甲 [5]墮＋(禁)甲 [6]他＋(人)甲 [7]誰＝詐イ甲 [8]行＝見イ甲 [9]登＝證甲 [10]受＝授甲 [11]得＝傳甲 [12](我)＋教甲 [13]〔處〕イ一甲 [14]愚＝遇イ甲 [15]依＝作イ甲 [16](法法不相見)＋法甲 [17]業＋(人)甲 [18]有＋(人)甲 [19]〔即〕イ一甲 [20]恃＝持イ甲 [21]修懃＝懃修甲 [22]是＝道甲 [23]爾＝耳イ甲 [24](復)＋不甲 [25]〔謂〕イ一甲 [26]寂靜＝清淨イ甲

靜。名聲聞心也。三者入理心。謂雖復斷障顯理。能所未亡。是菩薩心也。四者理心。謂非理外理。非心外心。理即是心。心能平等。名之爲理。理照能明。名之爲心。心理平等。名之爲佛心。會實性者。不見生死涅槃有別。凡聖爲異。境智無二。理事俱融。眞俗齊觀。染淨一如。佛與衆生。本來平等一際。楞伽經云。一切無涅槃。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若有若無(27)有。是二悉俱離。大道本來廣遍。圓淨本有。不從因得。如似浮雲底日光。雲霧滅盡。日光自現。何用更多廣學知見。涉歷文字語言。覆歸生死道。用口說文傳爲道(28)此者。人貪(29)求名利。自壞壞他。亦如磨銅鏡。鏡面上塵落盡。鏡自明淨。(30)諸無行。經云。佛亦不作佛。亦不度衆生。衆生强分別。作佛度衆生。而此心不證。是即無定。證則(31)別有照緣起大用。圓通無礙。名大修道。自他無二。一切行一時行。亦無前後。亦無中間。名爲大乘。內外無著。大捨畢竟。名爲檀波羅蜜。善惡平等。俱不可得。即是尸波羅蜜。心(32)境無違。怨害永盡。

即是忍波羅蜜。大寂不動。而萬行自然。即是精進波羅蜜。繁(33)興妙寂。即是禪波羅蜜。妙寂開明。即是般若波羅蜜。如此之人。勝上廣大。圓攝無礙。(34)得繁興。是爲大乘。有求大乘者。若不先學安心。定知誤矣。大品經云。諸佛五眼。觀衆生心及一切法。畢竟不見。華嚴經云。無見乃能見。思益經云。非眼所見。非耳鼻舌身意識所知。但應隨如相見(35)如眼如乃至意如。法(36)位亦如是。(37)若能如是見者。是名正見。禪決曰。蝙蝠角鵄。晝不見物。夜見物者。皆是妄想顚倒故也。所以者何。蝙蝠角鵄。見他闇爲明。凡夫人。見他明爲闇。皆爲是妄想。以顚倒故。以業障故。不見眞法。若然者。明不定明。闇不定闇。如是解者。不爲顚倒惑亂。即入如來常樂我淨中也　大法師(38)之楞伽經云。說何淨其念者。遣(39)物令妄想。勿令漏念。念佛極著力。念念連注不斷。寂然無念。證本空淨也。又云。一受不退常寂然。則佛說云何增長也。又云。從(40)師而學。悟不由師。凡教人智慧。未嘗說(41)此。就事而徵。指樹葉是

(27)〔有〕イ一(甲)　(28)此者＝者此(甲)　(29)〔求〕イ一(甲)　(30)諸＋(法)(甲)　(31)〔別〕一(甲)　(32)境＝竟イ(甲)　(33)與＝興(甲)　(34)得＋(用)(甲)　(35)〔如〕一(甲)　(36)位＋(如)(甲)　(37)〔若能如是〕イ一(甲)　(38)之＝云(甲)イ　(39)物＝勿(甲)　(40)〔師〕イ一(甲)　(41)此＝法(甲)

何物。又云。汝能入瓶[42]入柱。及能[43]入穴山。杖能說法不。又云。汝身入心。[44]又云。屋內有瓶。屋外亦有瓶不。[45]瓶中有水不。水中有瓶不。乃至天下諸水。一一中皆有瓶不。又云。此水是何物[46]又樹葉能說法。瓶能說法。柱能說[47]法。及地水火風皆能說法。[48]土瓦石。亦能說法者。何也

第二。魏朝三藏法師菩提達摩。承求那跋陀羅三藏後。其達摩禪師。志闡大乘。泛海吳越遊洛至鄴。沙門道育惠可。奉事五年。方[49]海四行。謂可曰。有楞伽經四卷。仁者依行。自然度脫。餘[50]度如續高[51]師傳[52]所明。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曇林序　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是大婆羅門國王第三之[53]子。神惠疎朗。聞皆曉悟。志存[54]磨訶衍道。故捨素從緇。紹隆[55]聖。冥心虛寂。通鑒世事。內外俱明。德超世表。[1]悲悔邊隅。正教陵替。遂能遠涉山海。遊化漢魏。亡心寂默之士。莫不歸信。取相存。見之流。乃生譏謗。于時。唯有道育惠可。此二沙門。年雖後生。携志高遠。幸逢法師。事之

數[2]載。虔恭諮啓。善蒙師意。法師感其精[3]成。誨以眞道。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是順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無錯謬。如是安心者。壁觀。如是發行者。四行。如是順物者。防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此略所由。意在後文

[4]未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凡聖同一眞性。但爲客塵妄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眞。凝[5]住[6]辟觀。[7]自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言教。此即與眞理冥狀。無有分別。寂然無名[8]之理入。行入者。所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行中。何等爲四行。一者報[9]怨。二者隨緣行。三者無所求行。[10]四稱法行。云何報怨行。修道行[11]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逐末。流浪諸有。多[12]報怨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13]無怨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14]本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怨

[42]〔入柱及能〕イ一甲　[43]入＋（火）甲　[44]（入）＋文甲　[45]瓶中＝中瓶イ甲　[46]又＋（云）甲
[47]法＋（屋能說法）甲　[48]土＋（木）甲　[49]海＝誨甲　[50]度＝廣甲　[51]師＝僧甲　[52]所＋（傳）甲　[53]子＋（也）甲　[54]磨＝摩甲*　[55]聖＋（種）甲

[1]悲＝非イ甲　[2]載＝年甲*　[3]成＝誠甲　[4]未＝夫甲　[5]住＝注イ甲　[6]辟＝壁甲　[7]（無）＋自甲
[8]（名）＋之甲　[9]怨＋（行）甲　[10]四＋（者）甲　[11]〔人〕イ一甲　[12]報＝起甲　[13]無＋（所）甲
[14]〔本〕イ一甲

進道。是故。說言報怨行。第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⑮並緣業所⑯傳。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⑰通。是故。說言隨緣行。第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智者悟眞。理將俗及。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闇。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於諸有。⑱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⑲乃樂。判⑳如無求。眞爲道行。第四稱法行者。性淨之理。因之爲法。㉑理此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則行檀捨施。心無恪惜。達解三空。不倚㉒著。但爲去垢。㉓攝衆生。而㉔無取相。此爲㉕自㉖復㉗地。亦能莊嚴菩提之道。㉘檀度既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此四行。是達摩禪師親說。餘則弟子

曇林㉙記師言行。集成一卷。名㉚曰達*磨論也。菩提師又爲坐禪衆。釋楞伽要義一卷。有十二三紙。亦名㉛達*磨論㉜也。此兩本論文。㉝文理圓㉞淨。天下流通。自外更有人。僞㉟告達摩論三卷。文繁理散。不堪行用。大師又指事問義。但指一物。喚作何物。衆物皆問之。迴換物名。變易問之。又云。此身有不。身是何身。又云。空中雲霧。終不能染汚虛空。然能翳虛空。不得明淨。涅槃經云。無內六入無外六塵。內外合故。名爲中道

第三。齊朝鄴中沙門惠可。承達*磨禪師後。其可禪師。俗姓姬。武牢人。年十四。遇達摩㊱禪遊化嵩洛。奉事六*載。精究一乘。附於玄理。略說修道。明心要法。眞㊲登佛果。楞伽經云。牟尼寂靜觀。是則遠離生死。是名爲不取。今世後世。淨十方諸佛。若有一人。不因坐禪而成佛者。無有是處。十地經云。衆生身中。有金剛㊳佛。猶如日輪。體明圓滿。㊴慶大無邊。只爲五㊵蔭。重雲覆障。衆生不見。若逢智風。飄蕩五*蔭。重雲滅盡。佛性圓照。

⑮〔並〕イ一(甲) ⑯傳=轉(甲) ⑰通=道(甲) ⑱息+(息)イ(甲) ⑲乃=皆イ(甲) ⑳如=知(甲) ㉑理此=此理(甲) ㉒(不)+若(甲) ㉓攝+(化)(甲) ㉔無=不(甲) ㉕自+(利)(甲) ㉖復+(能利)(甲) ㉗地=他(甲) ㉘檀=但イ(甲) ㉙記=紀(甲) ㉚曰=之(甲) ㉛〔達〕イ一(甲) ㉜〔也〕イ一(甲) ㉝〔文〕イ一(甲) ㉞淨=滿(甲) ㉟告=造(甲) ㊱禪+(師)(甲) ㊲登+(眞)(甲) ㊳佛+(性)(甲) ㊴慶=廣(甲)* ㊵蔭=陰(甲)*

煥然明淨。華嚴經云。*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亦如甁內燈光。不能照外。亦如世間雲霧。八方俱起。天下陰暗。日光[41]起得明淨。日光不壞。只爲雲霧[42]障。一切衆生。淸[43]淨性。亦復如是。只爲攀緣妄念諸見。煩惱重雲。覆障聖道。不能顯了。若[44]忘念不生。默然淨坐。大涅槃日。自然明淨。俗書云。氷生於水而氷遏水。氷[45]伴而水通。妄[46]起於眞而妄迷眞。妄盡而眞現。卽心海澄淸。法身空淨也。故學人依文字語言爲道者。如風中燈。不能破闇。焰焰謝滅。若淨坐無事。如蜜室中燈。則[47]解破闇。[48]昭物分明。若了心源淸淨。一切願足。一切行滿。一切皆辨。不受後有。得此法身者。恒沙衆[49]生。莫過有一[50]行。億億劫中。時有一人。與此相應耳。若精誠不內發。三世中縱値恒沙諸佛。無所爲。是知衆生識心自度。佛不度衆生。佛若能度衆生過去逢無量恒沙諸佛。何故[51]我不成佛。只是精誠不內發。口說得。心[52]不得。終不免逐業受形。故佛性猶如天下有日月。[53]水中[54]有火。人中有佛性。亦名佛性燈。亦名涅槃鏡。是故大涅槃鏡。明於日月。內外圓淨。無邊無際。猶如鍊金。金質[55]火盡。金性不壞。衆生生死相滅。法身不壞。[56]亦如泥團壞。亦如波浪滅。水性不壞。衆生生死相滅。法身不壞。坐禪有功。身中自證故。[1]畫日餅尙未堪食。說[2]食焉能使飽。雖欲去其前塞。翻令後楄彌堅。華嚴經云。譬如貧窮人。晝夜數他寶。自無一錢分。多聞亦如是　又讀者暫看。急須倂却。若不捨還。同文字學。則何異煎流水以求氷。煮沸湯而覓雪。是故諸佛說說。或說[3]說於不說。諸法實相中。無說無不說。解斯擧一千從。法華經云。非實非虛。非如非異。[4]太師之說此眞法皆如實。與眞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5]豁能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6]知法卽皆如。[7]敏此二見諸徒輩。申詞[8]投筆作[9]斯。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又云。吾本發心時。截一臂。從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覺雪過[10]於膝。以求無上道　華嚴經第七卷中說。東方入正受。西方三昧[11]起。於眼根中入正受。

[41]起=豈(甲)　[42](覆)+障(甲)　[43]淨+(之)(甲)　[44]忘=妄(甲)　[45]伴=泮(甲)　[46]起=超イ(甲)　[47]解=能(甲)　[48]昭=照(甲)　[49]生=中イ(甲)　[50]行=仁(甲)　[51]我+(等)(甲)　[52]不+(能)(甲)　[53]水=木(甲)　[54][有]-(甲)　[55]火=滅(甲)　[56][亦如…壞]イ二十四字-(甲)

[1]畫日=晝(甲)　[2]食+(與人)(甲)　[3][說]-(甲)　[4]太師之=大師云(甲)　[5]豁=谿(甲)　[6]知+(萬)(甲)　[7]敏=愍(甲)　[8]投=措(甲)　[9]斯+(書)(甲)　[10][於]イ-(甲)　[11]起+(西方入正受東方三昧起)(甲)

*於色法中三昧起。示現色法不思議。一切天人莫能知。⑫其色法中入正受。於眼起定念不亂。觀眼無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所有。乃至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童子身入正受。於壯年身三昧起。 壯年身入正受 於老年身三昧起。老年身入正受。於善女人三昧起。善女人入正受。於善男子三昧起。善男子入正受。於比丘尼身三昧起。比丘尼身入正受。於比丘身三昧起。比丘身入正受。於學無學三昧起。⑬無學入正受。於緣覺身三昧起。緣覺身入正受。於如來身三昧起。 毛孔中。 入正受。一切毛孔三昧起。一切毛孔入正受。⑭一毛端頭三昧起。一毛⑮端入正受。一切毛端三昧起。一切毛端入正受。一微塵中三昧起一微塵中入正受。一切微塵三昧起。大海水入正受。於大盛火三昧起。一身能作無量身。以無⑯量作一身。解斯擧一千從。萬物皆然也」

第四。隋朝舒州思空山粲禪師。承可禪師後。其粲禪師。⑰罔知姓位。不測所生。按續高僧傳曰。可後粲禪師。隱思空山。蕭然淨坐。不出文記。祕不⑱傳法。唯僧道信。奉事粲十二年。寫器傳燈。⑲燈成就。粲印道信了了見佛性處。語信曰。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故知聖道幽通。言詮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見聞之所不及。卽文字語言。徒勞施設也 大師云。餘人皆貴坐終。嘆爲奇異。余今立化。生死自由。言訖遂以手攀樹枝。奄然氣盡。終 於峴公⑳山。寺中見有廟影。詳玄傳曰。惟一實之淵曠。嗟萬相之繁雜。㉑俗異㉒於體同。凡聖分而道合。尋涯也豁乎無際。眇乎無窮。源於無始。極於無終。 解㉓或㉔以玆齊貫。㉕深淨於此俱融。㉖諺空有而閒寂。括宇宙以通同。若純金不隔於環㉗玔。等積水不憚於漣漪。㉘經云。此明理無間雜。故絕邀際之談。性非物造。致㉙息 始之論。所以明闇泯於不㉚言門。善惡融於一相之道。斯卽無動而不寂。無異而不同。若水之爲波瀾。金之爲器體。金爲器體。故無器而不㉛全。波爲水用。亦無波而異水也。觀無礙於緣起。信難思於物性。猶寶殿之垂珠。似瑤臺之懸鏡。彼此異而

⑫其=於㊙ ⑬(學)+無㊙ ⑭一+(切)㊙ ⑮端+(頭)㊙ ⑯量+(身)㊙ ⑰罔=內イ㊙* ⑱傳+(說)㊙ ⑲燈=一一㊙ ⑳山=寺㊙ ㉑(眞)+俗㊙ ㉒於=而㊙ ㉓或=惑㊙* ㉔[以]イ一㊙ ㉕深=染㊙ ㉖諺=該㊙ ㉗玔=與㊙ ㉘經=法㊙ ㉙息+(終)㊙ ㉚言=二之㊙ ㉛全=金㊙

相入。紅紫分而交映。物(32)不滯其自他。事莫權其邪正。隣虛(33)舍大千之法。剎那總三(34)除之時。懼(35)斯言之少信。借帝網以除疑。蓋普眼之能(36)矚。豈*或識以知之。注云。此明祕密緣起。帝網法界。一卽一切。參而不同。所以然者。相無自實。起必依眞(37)之理旣融。相亦無礙故。互細(38)雖懸。猶鏡像之相入。彼此(39)之異。若(40)殊色之交形。　卽(41)一一切。(42)緣無礙。理數然也。故知大千彌廣。處纖塵而不窄。三世長久。入(43)從略以能容。自可洞視於金墉之外。了無所礙。入身於(44)后壁之中。未曾有隔。是以聖人得理成用。若理不可然。則聖(45)此無此力。解則(46)通。(47)無礙由情擁。普眼之惠。如實能知。(48)如猴著鎖而停躁。蛇入筒而改曲。涉曠海以戒船。曉(49)重幽以惠燭。注云。猴著鎖喻戒制心。蛇入筒喻定(50)自亂。智度論云。蛇行性曲。入筒卽直。三昧制心。亦復如是
金光明最勝王經三身品云。佛雖三名。而無三體也

第五。唐朝蘄州雙峯山道信禪(51)師後。其信禪師再敞禪門。宇內流布。有菩薩戒法一本。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爲有緣根熟者。說我此法。要依楞伽(52)經。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說般若經。一行三昧。卽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文殊說般若經云。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53)名一行三昧(54)佛。法界一相。繫緣法界。是名一行三(55)昧。如法界緣不退不壞。不思議無礙無相。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應處空閑。捨諸亂意。不取相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隨佛方(56)便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卽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無量無邊。亦與無量諸佛功德無二。不思議佛法等❶分別。皆乘一如。成❷最正覺。悉具無量功德。無量辯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盡知恒沙諸佛法界。無差別相。夫身心方寸。擧足下足。常在道場。施爲擧動。皆是菩提。普賢觀經云。一切業障海。皆從妄相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是名第一❸懺。併除三毒心。攀緣心覺觀心念佛。心心相續忽然澄寂。更無所緣念。大品經云。

(32)〔不〕イ一(甲)　(33)舍＝含(甲)　(34)除＝際(甲)　(35)斯＝思イ(甲)　(36)矚＝臨(甲)　(37)之＝眞(甲)　(38)雖＝難(甲)　(39)之＝云(甲)　(40)殊＝珠(甲)　(41)一一切＝一切一切卽一(甲)　(42)緣＋(起)(甲)　(43)從＝促(甲)　(44)后＝石(甲)　(45)〔此〕イ一(甲)　(46)(理)＋通(甲)　(47)〔無〕一(甲)　(48)如＝也(甲)　(49)車＝重(甲)　(50)自＝息(甲)　(51)師＋(承粲禪師)(甲)　(52)經＋(云)(甲)　(53)名＝言(甲)　(54)佛＋(言)(甲)　(55)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當先聞般若波羅蜜如說修學然後能一行三昧)(甲)　(56)〔便〕イ一(甲)
❶(無)＋分(甲)　❷最＝取(甲)　❸懺＋(悔)(甲)

無所念者。是名念佛。何等名無所念。即念佛心名無所念。離心無別有佛。離佛無別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所以者何。識無④刑。佛無*刑。佛無相貌。若也知此道理。即是⑤安心。常憶念佛。攀緣不起。則泯然無相。平等不二。⑥不入此位中。憶佛心謝。更不須⑦徵。即看此等心。即是如來眞實法性之身。⑧亦名正法。亦名佛性。亦名諸法實性實⑨際。亦名淨土。亦名菩提金剛三昧本覺等。亦名涅槃界般若等。名雖無量。皆同一體。亦無能觀所觀之意。如是等心。要令淸淨。常現在前。一切諸緣。不能⑩干亂。何以故。一切諸事。皆是如來一法身故。⑪經是⑫一心中。諸結煩惱。自然除滅。於一塵中。具無量世界。無量世界集一⑬毛端。於其本事如故。不相⑭訪礙。花嚴經云。有⑮一經卷。在微塵中。見三千大千世界事。略舉安心。不可具盡。其中善巧。出自方寸。略爲後生疑者。假爲一問。如來法身若此者。何故復有相好之身。現世說法。信曰。⑯正如來法性之身。淸淨圓滿。一⑰切類悉於中現。而法性身無心起作。如頗梨鏡懸在高堂。一切像悉於中現。鏡亦無心。能現種種。經云。如來現世說法者。衆生妄想故。今行者若修心盡淨。則知如來常不說法。⑱是乃爲具足多聞。聞者一⑲無相也。是以經云。衆生根⑳有無㉑量故。所以說法無量。㉒說法無量。說法無量故。義亦名無量義。無量義者。從一法生。其一法者。則無相也。無相不相。名爲實相。則泯然淸淨是也。斯之誠言。則爲證也　坐時當覺。識心初動。運運流㉓注。隨其來去。皆令知之。以金剛惠㉔徵責。猶如草木無所別知㉕之。無知。乃名一切智。此是菩薩一相法門。問。何者是禪師。信曰。不爲靜亂所惱者。即是好禪用心人。常住於㉖止心則沈沒。久住於觀心則散亂。法華經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惠力莊嚴。以此度衆生。云何能得悟解法相。心得明淨。信曰。亦不念佛。亦不捉心。亦不看心。亦不計㉗心。亦不思惟。亦不觀行。亦不散亂。直任運。㉘亦不令去。亦不令住。獨一淸淨。究竟處心自明淨。或可諦看。心即得明淨。心

④刑＝形甲* ⑤〔安〕イ－甲 ⑥〔不〕イ－甲 ⑦徵＝微甲 ⑧〔亦名正法〕イ－甲 ⑨際＋（法）甲 ⑩干＝忓イ甲 ⑪經＝住甲 ⑫〔一〕－甲 ⑬毛＋（頭）甲 ⑭訪＝妨甲 ⑮一＋（卷）甲 ⑯正＋（以）甲 ⑰切＋（像）甲 ⑱（說）＋是甲 ⑲無＝切甲 ⑳有＋（有）甲 ㉑量＋（無）甲 ㉒〔說法無量〕－甲 ㉓注＝往甲 ㉔徵＝微甲 ㉕之＝知所甲 ㉖止＝正甲 ㉗心＝念甲 ㉘〔亦〕イ－甲

如明鏡。或可一年。心更明淨。㉙或可三五年。心更明淨。或可因人爲說。卽㉚悟解。或可永不須說得解。經道。衆生心性。譬如寶珠沒水。水濁珠隱。水淸珠顯。爲謗三寶。破和合僧。諸見煩惱所汚。貪嗔顚倒所染。衆生不悟心性本來常淸淨。故㉛爲學者。取悟不同。有如此差別。今略出根緣不同。爲人師者。善須識別。華嚴經云。普賢身相。猶如虛空。㉜依如如。㉝不於佛國。解時佛國皆㉞亦卽如國皆不依。涅槃經云。有無邊。身菩薩。身量如虛空。㉟人之有善光故。猶如夏日。又云。身無邊故。名大涅槃。又云。大㊱般涅槃。其性廣博故。知學者有四種人。有行有解有證。上上人。無行有解有證。中上人。有行有解無證。中下人。有行無解無證。下下人也。問。臨時作若爲觀行。信曰。㊲眞須任運。又曰。用向西方不。信曰。若知心本來不生不滅。究竟淸淨。卽是淨佛國土。更不須㊳向西方。華嚴經云。無量劫一念。㊴無量劫。須知一方無量方。無量方一方。佛爲鈍根衆生。㊵今向西方。不爲利根人說也。

深行菩薩。入生死化度衆生。而無愛見。若見衆生有生死。我是能度。衆生是所㊶疲不名菩薩。*疲衆生如*疲空。度空何曾有來去。金剛經云。滅度無量衆生。實無有衆生得滅度者。所初地菩薩。初證一切空。後證得㊷得一切不空。卽是無分別智。亦是色。㊸色卽是空。非色滅空。色性是空。所菩薩修學空爲證。新學之人。直見空者。此是見空。非*眞空也。修道得眞空者。不見空與不空。無有諸見也。善須解色空義。學用心者。要須心路明淨。悟解法相。了了分明。然後乃當爲人師耳。復須內外相稱。理行不相㊹爲。決須斷絕文字語言。有爲聖道。獨一淨處。自證道果也　或復有人。未了究竟法爲㊺相。名聞利養敎導衆生。不識根緣利鈍。似如有異。卽皆印可。極爲苦哉。苦哉大禍。或見心路。似㊻如明淨。卽便印可。此人大壞佛法。自誑誑他。用心人。有如此同異。並是相貌耳。未爲❶德心。眞*德心者。自識分明。入後法眼自開。善別虛之與僞。或有人計身空無。心❷姓亦滅。此是斷見人。與外道

㉙〔或可…淨〕イ九字一(甲)　㉚(得)十悟(甲)　㉛爲＝有イ(甲)　㉜依十(於)(甲)　㉝不十(依)(甲)　㉞亦十(如)(甲)　㉟人之＝又云(甲)　㊱〔般〕一(甲)　㊲眞＝直(甲)*　㊳〔向〕イ一(甲)　㊴(一念)十無(甲)　㊵今＝令(甲)　㊶疲＝度(甲)*　㊷〔得〕一(甲)　㊸〔色〕イ一(甲)　㊹爲＝違(甲)　㊺相＝於イ(甲)　㊻如＝有イ(甲)

❶德＝得(甲)*　❷姓＝性(甲)

同。非佛弟子。或有人。計心是有不滅。此是常見人。亦與外道同。今明佛弟子。亦不計心性是滅。常度衆生。不起愛見。常學智慧。愚智平等。常③作禪定。④靜亂不二。常見衆生。未⑤增是有。究竟不生不滅。處處現形。無有見⑥開。了知一切未曾取捨。未曾分身。而身⑦通於法⑧界　又古時智⑨敏禪師訓曰。學道之法。必須解行相扶。先知心之根原。及諸體用。見⑩現分明無惑。然後功業可成。一解千從。⑪一迷萬惑。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此非虛言。無量壽經云。諸佛法身。入一切衆生心想。是⑫心作。佛。當知佛卽是心。心外更無別佛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種。一者。知心體。體性淸淨。體與佛同。二者。知心用。用生法寶。起作恒寂。萬惑皆如。三者。常覺不停。覺心在前。覺法無相。四者。常觀身空寂。內外通同。入身於法界之中。未曾有礙。五者。守一不移。動靜常住。能令學者。明見佛性。早入定門　諸經觀法備有多種。傅大師所說。獨擧守一不移。⑬先修身審觀。以身爲本。又此身是四大五*陰之所合。終歸無常。不得自在。雖未壞滅。畢竟是空。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又常觀自身。空淨如影。可見⑭不得。智從影中生。畢竟無處所。不動而應物。變化⑮無窮。空中生六根。⑯六根亦空寂。所對六塵境。了知是夢幻。如眼見物時。眼中無有物。如鏡照面像。⑰了極分明。空中現形影。鏡⑱中無*一物。當知人面不來入鏡中。鏡亦不往入人面。如此委曲。知鏡之與面。從本已來。不出不入。不⑲來不去。卽是如來之義。如此細分判。眼中與鏡中。本⑳本常空寂。鏡照眼照同。㉑是故將爲比。鼻舌諸根等。其義亦復然。知眼本來空。凡所見色者。須知是他色。耳聞聲時。知是他聲。鼻聞香時。知是他香。舌別味時。知是㉒也味。意對法時。知是他法。身受觸時。知是他觸。如此觀察知。是爲觀空寂。見色知是不受㉓色。不受㉔色卽是空。空卽無相。㉕無相卽無作。此㉖見解脫門。學者得解脫。諸根例如此。㉗復重言㉘說。常念六根空寂。爾無聞見。遺敎經云。是時中夜。寂然無聲。當知如來說法以

③作＝在㊥　④靜＝淨㊥　⑤增＝曾㊥　⑥開＝聞㊥　⑦通＝遍㊥　⑧界＋(之界)㊥　⑨敏＝慜㊥
⑩現＝現明淨了了㊥　⑪〔一〕イ一㊥*　⑫心＋(是佛是心)㊥　⑬先＋(當)㊥　⑭不＋(可)㊥
⑮無＋(有)㊥　⑯〔六根〕イ一㊥　⑰了＋(了)㊥　⑱中＋(亦)㊥　⑲來不去＝去不來㊥　⑳本＝來㊥　㉑是＝其㊥　㉒也＝他㊥　㉓〔色〕イ一㊥　㉔色＋(色)イ㊥　㉕〔無相〕イ一㊥　㉖見＝是㊥　㉗復＋(須)㊥　㉘〔說〕イ一㊥

空寂爲本。常念六根空寂。恒如中夜時。晝日所見聞。皆是身外事。身中常空淨 守一不移者。以㉙此淨眼。㉚眼住意看一物。無問晝夜時。專精常不動。其心欲馳散。急手還攝來。㉛以繩繫鳥足。欲飛還掣取。㉜終日看不已。泯然心自定。維摩經云。攝心是道場。此是攝心㉝法。法華經云。從無數劫㉞來。除睡常攝心。以㉟此功德。能生諸禪定。遺教經云。五根者。心爲其主。制㊱立處。無事不辨。此是也。前所說五事。並是大乘正理。皆依經文所陳。非是理外妄說。此是無漏業。亦是究竟義。㊲超過聲聞地。*眞趣菩薩道。聞者宜修行。不須致疑惑。如人學射。㊳初大准。次中小准。次中大㊴約。次中小的。次中一毛。次破一毛作百分。次中百毛之一分。次後㊵前射㊶前。筈㊷筈相㊸柱。不令箭落。喩人習道。念念㊹注心。心心相續。無㊺暫間念。正念不斷。正念現前。又經云。以㊻知惠箭。射三解脫門。筈筈㊼於柱勿令落地。又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又如家有如意珠。所求無不得。忽然而遺失。憶念

無忘時。又如毒箭入肉。㊽竿鏃猶在。如此受苦痛。亦無暫忘時。念念在心。其狀當㊾如此。法祕要。不得傳非其人。非是惜法不傳。但恐前人不信。㊿滔其謗法之罪。必須擇人。不得(51)操次輒說。愼之愼之 法海雖無量。行之在一言。得意卽亡言。一言亦不用。如此了了知。是爲得佛意 若初學坐禪時。於一靜處。眞觀身心。四大五*蔭。眼耳鼻舌身意。及貪瞋癡(52)爲善若惡。若怨若親。若凡若聖。及至一切諸(53)狀。應當觀察。從本以來空寂。不生不滅。平等無二。從本以來無所有。究竟寂滅。從本以來。淸淨解脫。不問晝夜。行住坐臥。常作此觀。卽知自身猶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熱時炎。如空谷(54)響。若言是有。處處求之不可見。若言是無。了了恒在眼前。諸佛法身。皆亦如是。卽知自身從無量劫來。畢竟未曾生。從今已去。亦畢竟無人死。若能常作如(55)此觀者。卽是眞實懺悔。千劫萬劫。極(56)重業。卽自消滅。唯除疑惑。不能生信。此人不能悟入。若生(1)死信依此行者。無不得入無生正理。復

㉙此十(空)甲 ㉚眼住＝注甲 ㉛以＝如甲 ㉜〔終〕イ一甲 ㉝〔法〕イ一甲 ㉞〔來〕イ一甲
㉟此十(諸)甲 ㊱立處無＝之一イ甲 ㊲超＝越甲 ㊳初十(射)甲 ㊴約＝的甲 ㊵前＝箭甲 ㊶前十(箭)甲 ㊷筈 (筈)甲 ㊸柱＝住甲 ㊹注＝住甲 ㊺暫十(之)甲 ㊻知＝智甲
㊼於柱＝相住甲 ㊽竿十(出)甲 ㊾如十(是)甲 ㊿滔＝陷甲 (51)操＝造甲 (52)爲＝若甲
(53)狀＝法甲 (54)響＝嚮イ甲 (55)此＝是甲 (56)重十(惡)甲
(1)〔死〕一甲

次。若心緣異境。覺起時卽觀起處。畢竟不起。此心緣生時。不從十方來。去亦無所至。常觀攀緣。覺觀妄識。思想雜念。亂心不起。卽得麁住。若得住心。更無緣慮。②卽隨分寂定。亦得隨分息諸煩惱。畢故不造新名。爲解脫看。③心結煩熱。悶亂昏沈。亦卽且④自散適。徐徐安置。令其得便。心自安淨。唯須猛⑤利。如救頭然。不得懈怠。努力努力　初學坐禪看心。獨坐一處。先端身正坐。寬衣解帶。放身縱體。自按摩七八翻。令⑥心腹中嗌氣出盡。卽滔然得性淸虛恬淨。身心調適然。安心神則。窈窈冥冥。氣息淸冷。徐徐斂心。神道淸利。心地明淨。觀察⑧不明。內外空淨。卽心性寂滅。如其寂滅。則聖心顯矣。性雖無*刑。志節恒在然。幽靈不竭。常存朗然。⑨是名佛性。見佛性者。永離⑩生死。名出世人。是故維摩經云。豁然還得本心。信其言也。悟佛性者。⑪名菩薩人。亦名悟道人。亦名識理⑫人。亦名得性人。是故經云。一句⑬深神。歷劫不朽。初學者前方便也。故知⑭彼道有方便。此聖心之所會。凡捨身之法。先定空空心。使心境⑮寂淨。鑄想玄寂。令心不⑯移。心性寂定。卽斷攀緣。窈窈冥冥。凝淨心虛。則幾泊恬平。泯然氣盡。住淸淨法身。不受後有。若起心失念。不免受生也。此是前定心境。法應如是。此是作法。法本無法。無法之法。始名爲法。法則無作。夫無作之法。眞實法也。是以經云。空無作無願無相。則眞解脫。以是義故。實法無作。捨身法者。卽假想身橫看。心境明地。卽用神明推策。大師云。莊子說。天地一指萬物一⑰焉。法句經云。一亦不爲一。爲欲破諸數。淺智之所聞。謂一以爲一。故莊子猶滯一也。老子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外雖亡相。內尙存心。華嚴經云。不著二法。以無一二故。維摩經云。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卽是證。故知老子滯於精識也。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有佛性。容可說。牆壁凡石。而非佛性。云何能說法。又天親論云。應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

第六。唐朝蘄州雙峯山幽居寺大師。諱弘忍。承信禪師後。忍傳法。妙法人尊。時號爲東山

②〔卽〕一(甲)　③(若)十心(甲)　④自二從(甲)　⑤利二進(甲)　⑥〔心〕イ一(甲)　⑦觀二照(甲)　⑧不二分(甲)　⑨是十(故)(甲)　⑩生死二死生イ(甲)　⑪(是)十名(甲)　⑫人十(亦名達士)(甲)　⑬深二染イ(甲)　⑭彼二修イ(甲)　⑮寂淨二卽寂淨(甲)　⑯以下原本缺依甲本補之　⑰焉二馬？

淨門。又緣京洛道俗稱歎。蘄州東山多有得果人。故□東山法門也。又問。學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答曰。大廈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間有也。以遠離人故。不被刀斧損斫。一一長成大物後乃堪爲棟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遠避囂塵。養性山中。長辭俗事。目前無物。心自安寧。從此道樹花開。禪林菓出也。其忍大師。蕭然淨坐。不出文記。口說玄理。默授與人。在人間有禪法一本云是忍禪師說者。謬言也。按安州壽山和上諱賾。撰楞伽人法志云。大師俗姓周。其先尋陽人。貫黃梅縣也。父早棄背。養母孝障。七歲奉事道信禪師。自出家處幽居寺。住度弘愍。懷抱貞純。緘口於是非之場。融心於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養。法侶資其足焉。調心唯務渾儀。師獨明其觀照。四議皆是道場。三業咸爲佛事。蓋靜亂之無二。乃語默之恒一。時四方請益。九衆師横。虛往實歸。月俞千計。生不矚文。而義符玄旨。時荊州神秀禪師。伏膺高軌。親受付囑。玄賾以咸亨元年。至雙峯山。

恭承教誨。敢奉驅馳。首尾五年。往還三覲。道俗齊會。仂身供養。蒙示楞伽義云。此經唯心證了知。非文疏能解。咸亨五年二月。命玄賾等起塔。與門人運天然方石。累構嚴麗。月十四日。問。塔成未。奉答已了。便云。不可同佛涅槃之日。乃將宅爲寺。又曰。如吾一生。教人無數。好者並亡。後傳吾道者。只可十耳。我與神秀。論楞伽經。玄理通快。必多利益。資州智詵。白松山劉主簿。兼有文性。莘州惠藏。隨州玄約。憶不見之。嵩山老安。深有道行。潞州法如。韶州惠能。揚州高麗僧智德。此並堪爲人師。但一方人物。越州義方。仍便講說。又語玄賾曰。汝之兼行。善自保愛。吾涅槃後。汝與神秀。當以佛日再暉。心燈重照。其月十六日。問曰。汝今知我心不。玄賾奉答不知。大師乃將手搊十方。一一述所證心已。十六中。面南宴坐。閉目便終。春秋七十四。禮葬于馮茂山塔中。至今宛如平昔。范陽盧子產。於安州寺壁畫像。前兵部尚書隴西李迥秀爲讚曰。猗歟上人。冥契道眞。攝心絕智。高悟通神。無

生證果。現滅同塵。今茲變易。何歲有隣。大師云。有一口屋。滿中總是糞穢草土。是何物。又云。掃除却糞穢草土併當盡。一物亦無。是何物。爾坐時平面端身正坐。寬放身心。盡空際遠看一字。自有次第。若初心人攀緣多。且向心中看一字。證後坐時。狀若曠野澤中。迥處獨一高山。山上露地坐。四顧遠看。無有邊畔。坐時滿世界。寬放身心。住佛境界。淸淨法身。無有邊畔。其狀亦如是。又云。爾正證大法身時。阿誰見證。又云。有佛三十二相。瓶亦有三十二相不。住亦有三十二相不。乃至土木瓦石。亦有三十二相不。又將火著。一長一短並著。問若箇長。若箇短也。又見人然燈。及造作萬物。皆云。此人作夢作術也。或云。不造不作。物物皆是大般涅槃也。又云。了生卽是無生法。非離生法有無生。龍樹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若法從緣生。是則無自性。若無自性者。云何有法。又云。虛空無中邊。諸佛身亦然。我印可汝了了見佛性處。是也。又云。汝正在寺中坐禪時。山林樹下。亦有汝身坐禪不。一切土木瓦石。亦能坐禪不。土木瓦石。亦能見色聞聲。著衣持鉢不。楞伽經云。境界法身。是也

第七。唐朝荊州玉泉寺大師。諱秀。安州壽山寺大師諱賾。洛州嵩山會善寺大師諱安。此三大師。是則天大聖皇后。應天神龍皇帝。太上皇。前後爲三主國師也。上忍大師授記云。後傳吾道。只可十耳。俱承忍禪師後。按安州壽山和上。撰楞伽佛人法志云。其秀禪師俗姓李。汴州尉氏人。遠涉江上。尋思慕道。行至蘄州雙峯山忍禪師所。受得禪法。禪燈默照。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出文記。後居荊州玉泉寺。大足元年。召入東都。隨駕往來二京教授。躬爲帝師。則天大聖皇后。問神秀禪師曰。所傳之法。誰家宗旨。答曰。禀蘄州東山法門。問。依何典誥。答曰。依文殊說般若經一行三昧。則天曰。若論修道。更不過東山法門。以秀是忍門人。便成口實也。應天神龍皇帝神龍元年三月十三日。勑。禪師

迹遠俗塵。神遊物外。契無相之妙理。化有結之迷途。定水内澄。戒珠外徹。弟子歸心釋教。載佇津梁。冀啓法門。思逢道首。禪師昨欲歸本州者。不須。幸副翹仰之懷。勿滞枌楡之戀。遺書示意。指不多云。禪師二帝欽承。兩京開化。朝野蒙益。度人無數。勅於本生大村李爲置報恩寺。以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不疾宴坐。遺囑三字云。屈曲直。便終東都天宮寺。春秋一百餘歲。合城四衆。廣飾宮幢。禮葬龍門山。駙馬公主。咸設祭文。勅故秀禪師妙識外融。靈機内徹。探不二之奥。獨得髻珠。守眞❶一之門。孤懸心鏡。至靈應物。色會神明。無爲自居。塵淸累遣。其頤轉慕。精爽日聴。方將洞前識之玄微。導群生之耳目。不意大悲同體。委化從椊。一傷泥日之論。長想意傳之致雖理絕名相。無待於追崇。而念切師資。願存於榮飾。可贈爲大通禪師。又勅宜差太子洗馬盧正權。充使送至荊州。安置度門人。寺額亦付正權。將迴日奏聞。門人讚曰。至矣我師。道窮眞諦。淸淨解脫。圓明實際。演

無上道。開無上惠。迹泯一心。❷心忘三世。假言顯理。順理而契。長爲法舟。濟何所濟。大師云。涅槃經說善解一字。名曰律師。文出經中。證在中內。又云。此心有心不。心是何心。又云。見色有色不。色是何色。又云。汝聞打鐘聲打時有。未打時有。聲是何聲。又云。打鐘聲。只在寺內有。十方世界亦有鐘聲不。又云。身滅影不滅。橋流水不流。我之道法。總會歸體用兩字。亦曰重玄門。亦曰轉法輪。亦曰道果。又云。未見時見。見時見更見。又云。瓔珞經云。菩薩照寂佛寂、。又云。芥子入須彌。須彌入芥子也。又見飛 過。問云。是何物。又云汝向了上樹枝頭坐禪去時得不。又云。汝直入壁中過得不。又云。涅槃經說。有無邊身菩薩。從東方來。菩薩身既無邊際。云何更從東方來。何故不從西方來。南方北方來。可卽不得也。第八唐朝洛州嵩高山普寂禪師。嵩山敬賢禪師。長安蘭山義福禪師。藍田玉山惠福禪師。並同一師學法侶應行。俱承大通和上後。少小出家。淸淨戒行。尋師問道。遠

補日註本甲❷ ㊥ 一之二之一❶

訪禪門。行至荊州玉泉寺。遇大通和上諱秀。蒙授禪法。諸師等奉事大師十有餘年。豁然自證。禪珠獨照。大師付囑普寂。敬賢。義福。恵福等。照世炬燈。傳頗梨大鏡。天下坐禪人。歎四箇禪師曰。法山淨。法海清。法鏡朗。法燈明。宴坐名山。澄神邃谷。德冥性海。行茂禪枝。淸淨無爲。蕭然獨步。禪燈默照。學者皆證佛心也。自宋朝以來。大德禪師。代代相承。起自宋求那跋陀羅三藏。歷代傳燈。至于唐朝總八代。得道獲果。有二十四人也

No. 238

傳法寶紀并序

京兆 □朏字方明撰

稽首善知識 能令護本心 猶如濁水中
珠力頓淸現 所以令修紀 明此遞傳法
願當盡未來 廣開佛知見

序曰。我眞實法身法佛所得。離諸化佛言說傳乎文字者。則此眞如門乃以證心自覺而相傳耳。是故論云。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眞如。又曰。證發心者。從淨心地乃至究竟。證何境界。所謂眞如以依轉識說爲境界。而此證者無有境界。唯眞如智名爲法身。又如修多羅說。菩薩摩訶薩獨一靜處自覺觀察不由於他。離見妄想上上昇進入如來地。是名自覺聖智。是故若非得無上乘傳乎心地。其孰能入眞境界者哉。昔廬山遠上人禪經序云。佛付阿難。阿難傳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則知耳後不墜於地存乎其人至矣。豈夫繫執因果探研句義。有所能入乎。則修多羅所謂宗通者。宗通謂緣自得勝道。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相。降伏一切外道衆魔。緣自覺趣光明暉發。是名宗通相。是眞極之地。非義說所入信矣。其有發迹天竺來道此土者。有菩提達摩歟。時爲震旦有勝惑者而傳。然指眞境乎。如彼弱喪頓

佛蘭西國民圖書館藏敦煌本, P. 2634

使返躬乎。亦如暗室發大明炬□□可得而言已。既而味性有殊高拔。或少翫所光習無求勝智。翻然頂授蓋爲鮮矣。唯東魏惠可以身命求之大師傳之而去。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法如。法如及乎大通。自達摩之後師資開道。皆善以方便取證於心。隨所發言略無繫說。今人間或有文字稱達摩論者。蓋是當時學人隨自得語以爲眞論書而寶之。亦多謬也。若夫超悟相承者。既得之於心則無所容聲矣。何言語文字措其間哉。夫不見至極者。宜指小以明大假。若世法有練眞丹以白日昇天者。必須得仙人身手傳練眞丹乃成。若依碧字瓊書終潰浪茫矣。此世中一有爲耳猶在必然。況無上眞宗豈繫言說，故斯道微密罕得其門。雖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而眞善知識何可覩止。今此至人無引未易能名將以後之發蒙或因景慕。是故今修略紀。自達摩後相承傳法者。著之於次以爲傳寶紀一卷。維當綴其所見名迹所化方處耳目所取書紀有明者。既而與爲泯合而傳記自簡。至於覺證聖趣靡得甄言也。之列有貌圖將爲後記。然相承茲道潛乎。法界眞空寂處相迹自消。凡在生平不現其異。靡聞靈迹以故略諸。亦猶反袂拭面光濡不取矣。又自達摩之後至于隋唐。其有高悟玄拔深至圓頓者。亦可何世無之。已非相傳授故別條列傳。則照此法門之多主也

東魏嵩山少林寺釋菩提達摩

北齊嵩山少林寺釋惠可

隨皖公山釋僧璨

唐雙峯山東山寺釋道信

唐雙峯山東山寺釋弘忍

唐嵩山少林寺釋法如

唐當陽王泉寺釋神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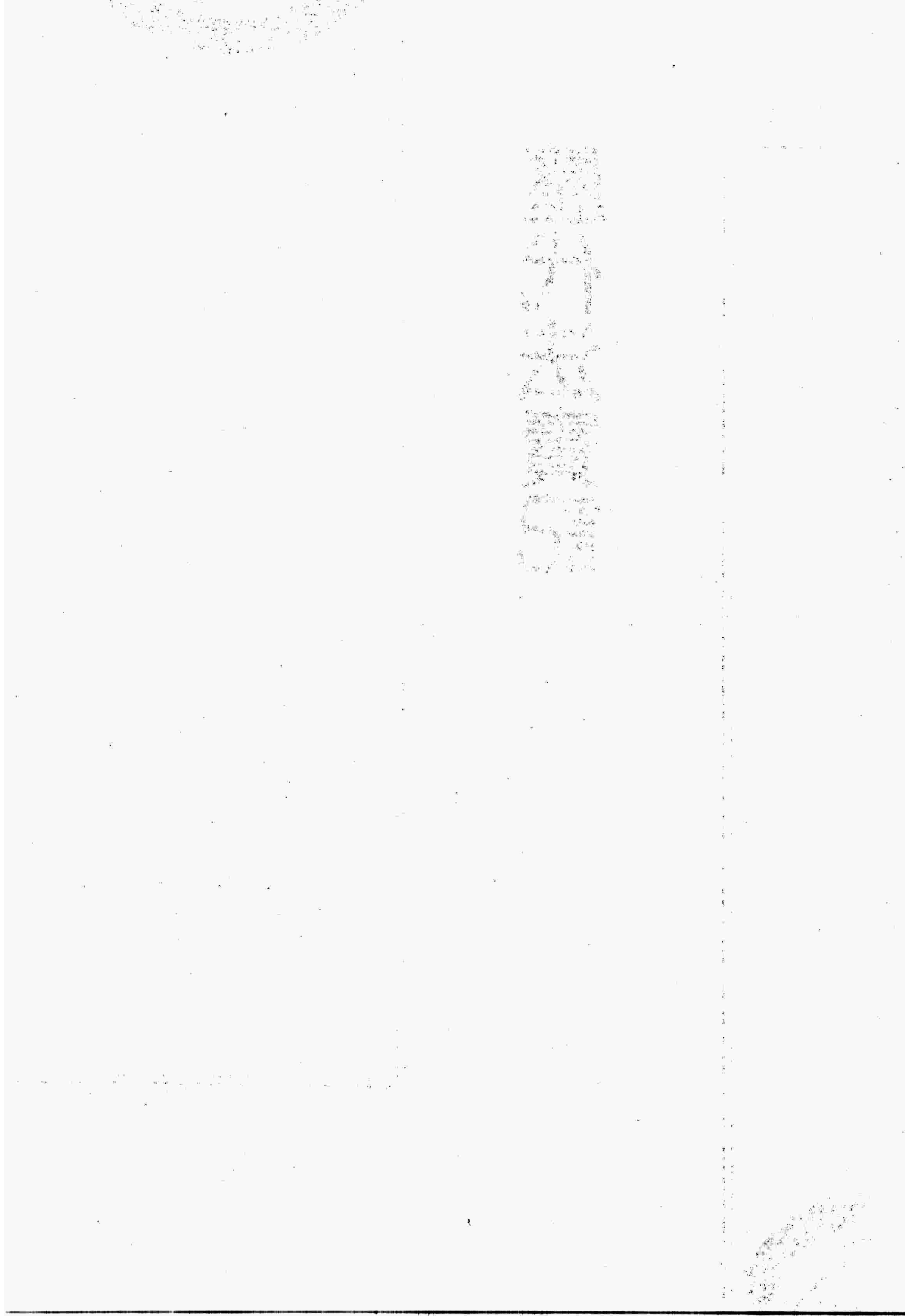
□□□達摩大婆羅門種南天竺國王第三子機神超晤傳□□□自覺聖智。廣爲人天開佛知見。爲我震旦國人故船海□□高山時罕有知者。唯道昱慧可宿心潛會精竭求之。師□六年志取通晤。大師當從容謂曰。爾能爲法捨身命不。惠可斷其臂以驗誠懇 案餘傳云。被

賊所偷盜是一時謬傳耳自後始密以方便開發・便開發皆師資❷

❷已下斷缺

歷代法寶記





校刊歷代法寶記序

歷代法寶記一卷係唐代寫本出於燉煌流沙中者有二一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一存於巴黎國民圖書館兩本俱已見收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一卷中其原文頗似筆記雜錄之屬但內容則與楞伽師資記可稱爲初期禪教史料中之雙璧也書中并未註明何人所著但就其文義推之其著者似爲劍南成都府大曆保唐寺無住和尚之弟子較楞伽師資記之著者淨覺尚晚一二輩書中列舉達摩以前西國二十八祖而駁斥淨覺以求那跋陀羅爲初祖之說云

有東都沙門淨覺師是玉泉神秀禪師弟子造

楞伽師資血脈記一卷妄引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爲第一祖不知根由惑亂後學云是達摩祖師之師求那跋陀羅自是譯經三藏小乘學人不是禪師譯出四卷楞伽經非開授楞伽經與達摩祖師達摩祖師自二十八代首尾相傳承僧伽羅叉後云云

楞伽師資記中淨覺自稱爲玄頤弟子而此書云神秀弟子其書名復多血脈二字孰是孰非殊難斷定而當時師資記流傳之廣可以證明矣本書之記述五祖以前皆據師資記而文從簡略其六祖記事較爲詳細其或爲六祖之別派歟又其信衣袈裟之流傳及與則天武后之關係記之甚詳復有智詵處寂

無相神會等之記載至於無住和尙之事蹟及教理註述尤詳殆過全書之半可斷爲無住和尙之門人所作也今將全書分爲三卷六祖以前爲卷上以無住和尙爲卷下智詵處寂等列爲卷中兩本互校截長補短并分段落加以句讀刋入薑園叢書中與前印之楞伽師資記並行於世但唐寫原本未得一閱專依新藏私加改竄疏漏之處恐所難免尙希諸方大彦賜以指正歲乙亥正月雞林金九經識於瀋陽無所得居

校刊歷代法寶記卷上

亦名師資衆脈傳亦名定是非摧邪破顯正壞一切心傳 亦名最上乘頓悟法門

雞林金九經明常校定

案本行經。阿含經。普曜經。應瑞經。文殊師利涅槃經。淸淨法行經。無垢光轉女身經。決定毘尼經。大佛頂經。金剛三昧經。法句經。佛藏經。瓔珞經。華嚴經。大般若經。禪門經。涅槃經。楞伽經。思益經。法華經。維摩經。藥師經。金剛般若經。付法藏經。道教西昇經。釋法琳傳。釋虛實記。開元釋教。周書異記。漢法內傳。尹喜內傳。牟子。列子。苻子。吳書。幷古錄。及楊楞伽鄴都故事等。

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夜夢見金人。身長一丈六尺。項背圓光。飛行殿庭。於晨旦問朝臣。是何瑞應。太史傳

毅奏曰。西方有大聖人。號曰佛。是其像也。明帝問曰。何以知之。太史傅毅對曰。周書異記曰。昭王甲寅歲佛生。穆王壬申歲佛滅度。一千年後。教法流於漢地。今時是也。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使於天竺國。請得佛像。菩薩形像。經四十二章。得法師二人。迦葉摩騰。竺法蘭。明帝請昇殿供養。於洛陽城西。創置白馬寺。

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霍山。白鹿山道士。褚善信。費齋才等。六百九十人等表奏。臣聞。太上無形。虛無自然。上古同尊。百王不易。陛下棄本逐末。求教西域。化謂胡神。所說不參。華夏臣等。多有聰惠。博涉經典。願陛下許臣等。得與比挍。若有勝者。願除虛詐。如

其不如。任從重決。帝曰。依勅有司。命辦供具。并五品已上文武內外官僚。至十五日平旦。集於白馬寺。道士在寺門外。置三壇。開二十四門。帝在寺南門外。置舍利及佛經像。設七寶行殿。褚善信費齋才等。以道經。子書。符術等。置於壇上。以火驗之。悲淚呪曰。胡神亂我華夏。願太上天尊。曉衆生得辨眞僞。道經。子書。符術等。見火化爲灰燼。道士驚愕。先昇天者。昇天不得。先隱形者。隱形不得。先入水火者。更不敢入。禁呪者。喚策者。并不能應。種種功能。無一可驗。褚善信費齋才等。自感而死。

時佛舍利。放五色光明。旋環如盖。遍覆大衆。光蔽日輪。摩騰法師。坐臥虛空。神化自在。天雨寶花及天音

樂。竺法蘭梵音讚歎。摩騰法師說偈曰。

狐非師子類。　燈非日月明。

池無巨海納。　丘無嵩岳榮。

明帝大悅。放五品已上公侯子女。及陰夫人等出家。道士六百人。投佛出家。法蘭誦出家功德經。及佛本生等經。明帝大喜。舉國歸依佛教。

明帝問二師曰。佛號法王。何爲不生於漢國。迦葉摩騰法師對曰。迦毗羅衛城者。百億日月之中心。三千大千世界之主。一切龍神有福之者。皆生彼國。法王所以生於天竺國。

明帝又問法師曰。佛種族是誰。何時生。何時滅。摩騰法師答曰。佛是千代金輪王孫。淨飯王子。姓瞿曇氏。

亦名釋種。癸丑歲七月十五日。從兜率天宮降下。摩耶夫人託胎。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於毘尼園。摩耶夫人右脇而誕。又五百釋種。五百白馬。乾陟車匿等。共佛四月八日同時生。壬申之歲二月八日。踰城出家。癸未之歲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佛雖不生於漢地。一千年後。或五百年後。衆生有緣。先令聖弟子。於彼行化。

案淸淨法行經云。天竺國東北。眞丹國人民。多不信敬。造罪者甚衆。吾今先遣聖弟子三人。悉是菩薩。於彼示現行化。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號仲尼。明月儒童。彼名顏回。講論五經。詩書。禮樂。威儀。法則。以漸誘化。然後佛經當

往。
案牟子云。昔漢孝明皇帝。夜夢見神人。身有日
光。飛在殿前。意中欣然。心甚悅之。明日博問群
臣。此爲何物。有通事舍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
得道者。號曰佛。輕擧飛騰。身有日光。殆將其神。
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
子王遵等。一十二人於大月氏。寫取佛經四十
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
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朝廷千乘萬騎。繞塔
十三匝。又於南宮。清凉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
形像。明帝在時。知命無常。先造壽陵。陵曰顯節。
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於未滅時。國豐民寧。遠夷

慕義。咸來歸德。願爲臣妾者。以爲億數。故謚曰明也。自是之後。京城左右及諸州縣。處處各有佛寺。學者由此而滋。（據平津館本及子書百家本校訂）

晋書云。晋桓帝時。欲删去佛法。召廬山遠法師。帝問曰。朕比來見僧尼。戒行不純多有毁犯。朕欲删除揀擇。事今可否。遠公答曰。崑山出玉。上雜塵砂。麗水豊金。猶饒瓦礫。陛下只得敬法重人。不可輕人慢法。晋帝大赦之。

蕭梁武帝會三教云。小時學周禮。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

案華嚴經云。一切諸佛。退位或作菩薩。或作聲聞。或作轉輪聖王。或作魔王。或作國王。大臣。居

士。長者。綵女。百官。或作大力。鬼神。山神。河神。江神。海神。主日神。主月神。晝神。夜神。主火神。主水神。一切苗稼神。樹神。及諸外道。作種種方便助我釋迦如來。化導衆生。

案大般若經陀羅尼品云。爾時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佛般涅槃後。何方興盛。佛告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我涅槃後。從北方至東北方。漸當興盛。彼方多有安住。大乘諸苾芻。苾芻尼。烏波索迦。烏波斯迦。能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甚深信樂。又佛告舍利子。我涅槃後。後時後分後五百歲。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東北方。大

作佛事。

付法藏經云。釋迦如來滅度後。法眼付囑摩訶迦葉。迦葉付囑阿難。阿難付囑末田地。末田地付囑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付囑優波掬多。優波掬多付囑提多迦。提多迦付囑彌遮迦。彌遮迦付囑佛陀難提。佛陀難提付囑佛陀密多。佛陀密多付囑脇比丘。脇比丘付囑富那耶奢。富那耶奢付囑馬鳴。馬鳴付囑毘羅長老。毘羅長老付囑龍樹。龍樹付囑迦那提婆。迦那提婆付囑羅候羅。羅候羅付囑僧迦那提。僧迦那提付囑僧迦耶舍。僧迦耶舍付囑鳩摩羅䭾。鳩摩羅䭾付囑闍夜多。闍夜多付囑婆修槃陀。婆修槃陀付囑摩拏羅。摩拏羅付囑鶴勒那。鶴勒那付囑師子比丘。

師子比丘付囑舍那婆斯已。故從中天竺國來。向罽賓國。王名彌多羅掘。其王不信佛法。毀塔壞寺。殺害衆生。奉事外道末曼尼。及彌師訶等。時師子比丘。故來化此國。其王無道。自手持利劍口云。若是聖人。諸師等總須誡形。時師子比丘示形。身流白乳。末曼尼。彌師訶等被刑。死如凡人。流血灑地。其王發心歸佛。即命師子比丘弟子。師子比丘先付屬舍那婆斯已。入南天竺國。廣行教化。度脫衆生。王即追尋外道末曼弟子。及彌師訶弟子等得已。於朝堂立架懸首。舉國人射之。罽賓國王。告令諸國。若有此法。驅令出國。因師子比丘佛法再興。舍那婆斯付囑優婆掘。優婆掘付囑須婆蜜多。須婆蜜多付囑僧迦羅叉。僧迦羅

叉付囑菩提達摩多羅。西國二十九代。除達摩多羅即二十八代也。

有東都沙門淨覺師。是玉泉神秀禪師弟子。造楞伽師資血脈記一卷。妄引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爲第一祖。不知根由。惑亂後學。云是達摩祖師之師。求那跋陀羅。自是譯經三藏。小乘學人。不是禪師。譯出四卷楞伽經。非開授楞伽經與達摩祖師。達摩祖師。自二十八代。首尾相傳。承僧伽羅叉後。惠可大師。親於嵩高山少林寺。問達摩祖師。承上相傳。付囑自有文記分明。彼淨覺師。妄引求那跋陀羅。稱爲第一祖。深亂學法。法華經云。不許親近三藏小乘學人。求那跋

陀羅三藏。譯出四卷楞伽經。名楞伽阿跋陀羅寶經。魏朝菩提流支三藏。譯出十卷。名入楞伽經。唐朝則天時。實叉難陀。譯出七卷。名大乘入楞伽經。以上盡是譯經三藏。不是禪師。並傳文字教法。達摩祖師。宗徒禪法。不將一字教來。默傳心印。

梁朝第一祖。菩提達摩多羅禪師者。即南天竺國王第三子。幼而出家。早稟師氏。於言下悟。闡化南天。大作佛事。是時觀見漢地。衆生有大乘性。乃遣弟子佛陀。耶舍二人。往秦地。說頓教悟法。秦中大德。乍聞狐疑。都無信受。被擯逐出於廬山東林寺。

時有法師遠公問曰。大德將何教來。乃被擯也。於是二婆羅門。申手告遠公曰。手作拳。拳作手。是事疾否。遠公答曰。甚疾。二婆羅門言。此未爲疾。煩惱即菩提。此即爲疾。遠公深達。方知菩提煩惱本不異。即問曰。此法彼國復從誰學。二婆羅門答曰。我師達摩多羅也。遠公既深信已。便譯出禪門經一卷。具明大小乘禪法。西國所傳法者。亦具引禪經序上。二婆羅門譯經畢。同日滅度。葬于廬山。塔廟見在。

達摩多羅。聞二弟子漢地弘化。無人信受。乃泛海來至梁朝。武帝出城躬迎。昇殿問曰。和上從彼國將何教法來化衆生。達摩大師答曰。不將一字教來。帝又問曰。朕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大師答曰。並

無功德。此乃有爲之善。非眞功德。武帝凡情不曉。乃辭出國。北望有大乘氣。大師來至魏朝。居嵩高山。接引群品六年。學人如雲奔雨驟。如稻麻竹葦。唯可大師得其髓。

時魏有菩提流支三藏。光統律師。於食中著毒餉大師。大師食訖。索盤吐蛇一升。又食著毒再餉。大師取食訖。於大盤石上坐。毒出石裂。前後六度毒。大師告諸弟子曰。我來本爲傳法。今既得人。久住何益。遂傳一領袈裟。以爲法信。語惠可曰。我緣此毒。汝亦不免此難。至第六代。傳法者命如懸絲。言畢遂因毒而終。每常自言。我年一百五十歲。實不知年幾也。大師云唐國有三人得我法。一人得我髓。一人得我骨。一人

得我肉。得我髓者惠可。得我骨者道育。得我肉者尼總持也。葬于洛州熊耳山。

時魏聘國使宋雲。於葱嶺逢大師。手提履一隻。宋雲問。大師何處去。答。我歸本國。汝國王今日亡。宋雲即書記之。宋雲又問。大師今去。佛法付囑誰人。答。我去後四十年。有一漢僧可是也。宋雲歸朝。舊帝果崩。新帝已立。宋雲告諸朝臣說。大師手提一隻履。歸西國言汝國王今日亡。實如所言。諸朝臣並皆不信。遂發大師墓。唯有履一隻。

蕭梁武帝造碑文。弟子

西國般若密多羅。唐國三人。道育。尼總持等。

唯惠可承衣得法。

北齊朝第二祖。惠可禪師。俗姓姬。武牢人也。時年四十。奉事大師六年。先名神光。初事大師。夜於大師前立。其夜大雪。至腰不移。大師曰夫求法者。不貪軀命。遂截一臂。乃流白乳。大師默傳心契。付袈裟一領。大師云。我緣此毒。汝亦不免。善自保愛。可大師問和上此法。本國承上所傳囑付法者。請爲再說。具如禪經序上說。又問大師。西國誰人承後。亦傳信袈裟否。大師答。西國人信敬。無有矯詐。承後者是般若波羅密多羅。承後不傳衣。唐國衆生。有大乘性。詐言得道得果。遂傳袈裟。以爲法信。譬如轉輪王子。灌其頂者。得七眞寶。紹隆王位。得其衣者。以表法正相承。

可大師得付囑以後四十年。隱皖山洛相二州。後接

引群品。道俗歸依。不可勝數。經二十年。開化時有難起。又被菩提流支三藏。光統律師徒黨。欲損可大師。師付囑僧璨法已。入司空山隱。可大師後佯狂。於四衢城市說法。人衆甚多。菩提流支徒黨。告可大師云妖異。奏勅。勅令所司。推問可大師。大師答。承實妖。所司知衆疾。令可大師審。大師確荅。我實妖。勅令城安縣令翟冲侃。依法處刑。可大師告衆人曰。我法至第四祖。化爲名相。語已悲涙。遂示形。身流白乳。肉色如常。所司奏帝。帝聞悔過。此眞菩薩。擧朝發心。佛法再興。大師時年一百七歲。其墓葬在相州城安縣。子陌河北五里。東柳溝去墓一百步。西南十五里。吳兒曹口。是楞伽鄴都故事具載。

弟子承後傳衣得法僧璨。

後釋法琳造碑文。

隋朝第三祖。璨禪師。不知何處人。初遇可大師。璨示見大風疾。於衆中見可大師大師問。汝何處來。今有何事。僧璨對曰。故投和上。可大師語曰。汝大風患人見我何益。璨對曰。身雖有患。患人心與和上心無別可大師知璨是非常人。便付囑法及信袈裟與僧璨可大師曰。汝善自保愛。吾有難。汝須避之。璨大師亦佯狂市肆。後隱舒州司空山。遭周武帝滅佛法。隱皖公山十餘年。此山北多是猛獸。常損居人。自璨大師至。並移出境。付囑法并袈裟與道信。

後有晥禪師。月禪師。定禪師。巖禪師。來至璨大師所云。達摩祖師付囑後。此璨公眞神璨也。定惠齊用。深不思議。璨大師遂共諸禪師。往羅浮山隱三年。後至大會齋。出告衆人曰。吾今欲食。諸弟子奉飲食。大師食畢。告衆人曰。諸人歎言。坐終爲奇。唯吾生死自由。語已一手攀會中樹枝。掩然立化。亦不知年幾。塔廟在晥山寺側。

弟子甚多。唯道信大師。傳衣得法承後。

薛道衡撰碑文。

唐朝第四祖信禪師。俗姓司馬。河內人也。少小出家。承事璨大師。璨大師知爲特器。晝夜常坐不臥。六十

餘年脇不至席。神威奇特。常閉目不視。若欲視人。見者驚悚。信大師於是大業年。遙見吉州。狂賊圍城。百日已上。泉井枯涸。大師入城。勸誘道俗。令行般若波羅蜜。狂賊自退。城中泉井再汎。學道者衆。信大師遙見蘄州黃梅破頭山。有紫雲蓋。信大師遂居此山。後改爲雙峯山。

貞觀十七年。文武皇帝勅使於雙峯山。請信禪師入內。信禪師辭老不去。使迴見帝。奏云。信禪師辭老不來。勅。又遣使再請。使至信禪師處。使云。奉勅遣請禪師。禪師苦辭老不去。語使云。若欲得我頭。任斬將去。我終不去。使迴見帝。奏云。須頭任斬將去。心終不去。勅。又遣使封刀來。取禪師頭。勅云。莫損和上。使至和

上處云。奉勅取和上頭。禪師去不去。和上云。我終不去。使云。奉勅云。若禪師不來。斬頭將來。信大師引頭云。斬取。使返刀一頭。信大師喝言。何爲不斬。更待何時。使云。奉勅不許損和上。信禪師大笑曰。敎汝知有人處。

後時信大師。大作佛事。廣開法門。接引群品。四方龍像。盡受歸依。經三十餘年。唯弘忍事之得意。付囑法及袈裟與弘忍訖。命弟子元一師。與吾山側造龍龕一所。即須早成。後問。龍龕成否。元一師答功畢。永徽二年閏九月二十四日。大師素無痾疾。奄然坐化。大師時年七十有二。葬後周年。石戶無故自開。大師容貌端嚴。無改常日。弘忍等重奉神威儀。不勝感慕。乃

就尊容。加以漆布。自此以後更不問。

弟子甚多。唯有弘忍。傳衣得法承後。

中書令杜正倫撰碑文。

唐朝第五祖弘忍禪師。俗姓周。黃梅人也。七歲事信大師。年十三。入道披衣。其性木訥沈厚。同學輕戲。默然無對。常勤作務。以禮下人。晝則混迹驅給。夜便坐攝至曉。未常懈倦。三十年不離信大師左右。身長八尺。容貌與常人絕殊。得付法袈裟。居憑茂山。在雙峯山東。兩相去不遙。時人號爲東山法門。即憑茂山是也。非嵩山是也。

時有狂賊可達寒奴戮等。圍繞州城數匝。無有路入。

飛鳥不通。大師遥見來彼城。群賊退散遞言。無量金剛。執杵趁我。怒目切齒。我遂奔散。忍大師却歸憑茂山。

顯慶五年。大帝勅使黄梅憑茂山。請忍大師。大師不赴所請。又勅使再請。不來。勅賜衣藥。就憑茂山供養。後四十餘年。接引道俗。四方龍像。歸依奔湊。大師付囑惠能法及袈裟。

後至咸享五年。命弟子玄賾師。與吾起塔。至二月十四日。問塔成否。答。功畢。大師云。不可同佛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又云。吾一生教人無數。除惠能餘有十爾。神秀師。智詵師。義方師。智德師。玄賾師。老安師。法如師。惠藏師。玄約師。劉主薄。雖不離吾左右。汝各一

方師也。後至上元二年月二十一日。奄然坐化。忍大
師時年七十四。

弟子惠能。傳衣得法承後。

學士閭丘均撰碑文。

唐朝第六祖。韶州漕溪能禪師。俗姓盧。范陽人也。隨
父宦嶺外。居新州。年二十二。來至憑茂山。禮忍大師
忍大師問。汝從何來。答。從新州來。唯求作佛。忍大師。
曰。汝新州是獦獠。若爲作佛。能禪師答。身雖是獦獠。佛
性豈異和上。大師深知其能。再欲共語。爲衆人在左
右。令能隨衆踏碓。八箇月碓聲相似不異。忍大師就
碓上密說。直了見性。於夜間潛喚入房。三日三夜共

語。付囑法及袈裟。汝爲此世界大師。即令急去。大師自送。過九江驛。看渡大江已。却迴歸。諸門徒幷不知付法及袈裟與惠能。

去三日。大師告諸門徒。汝等散去。吾此間無有佛法。佛法流過嶺南。衆人咸驚遞相問。嶺南有誰。潞州法如師對曰。惠能在彼。衆皆奔湊。衆中有一四品官將軍。捨官入道。字惠明。久在大師左右。不能契悟。聞大師此言。即當曉夜。倍逞奔趨。至大庾嶺上。見能禪師。禪師怕急。恐性命不存。乃將所傳法袈裟。過與惠明禪師。惠明禪師曰。我本不爲袈裟來。忍大師發遣之日。有何言教。願爲我說。能禪師具說心法。直了見性。惠明師聞法已。合掌頂禮。發遣能禪師。急過嶺去。在

後大有人來相趁。其惠明禪師。後居象山。所出弟子。亦只看淨。能禪師至韶州漕溪。四十餘年開化。道俗雲奔。

後至景雲二年。命弟子立楷。令新州龍山造塔。至先天元年。問塔成否。答已成。其年九月。從漕溪却歸至新州。漕溪僧立楷。智海等。問和上。已後誰人得法承後。傳信袈裟。和上答。汝莫問。已後難起極盛。我緣此袈裟。幾度合失身命。在信大師處。三度被偷。在忍大師處。三度被偷。及至吾處。六度被偷。竟無人偷。我此袈裟。女子將去也。更莫問我。汝若欲知得我法者。我滅度後二十年。外竪立我宗旨。即是得法人。

至先天二年。忽告門徒。吾當大行矣。八月三日夜。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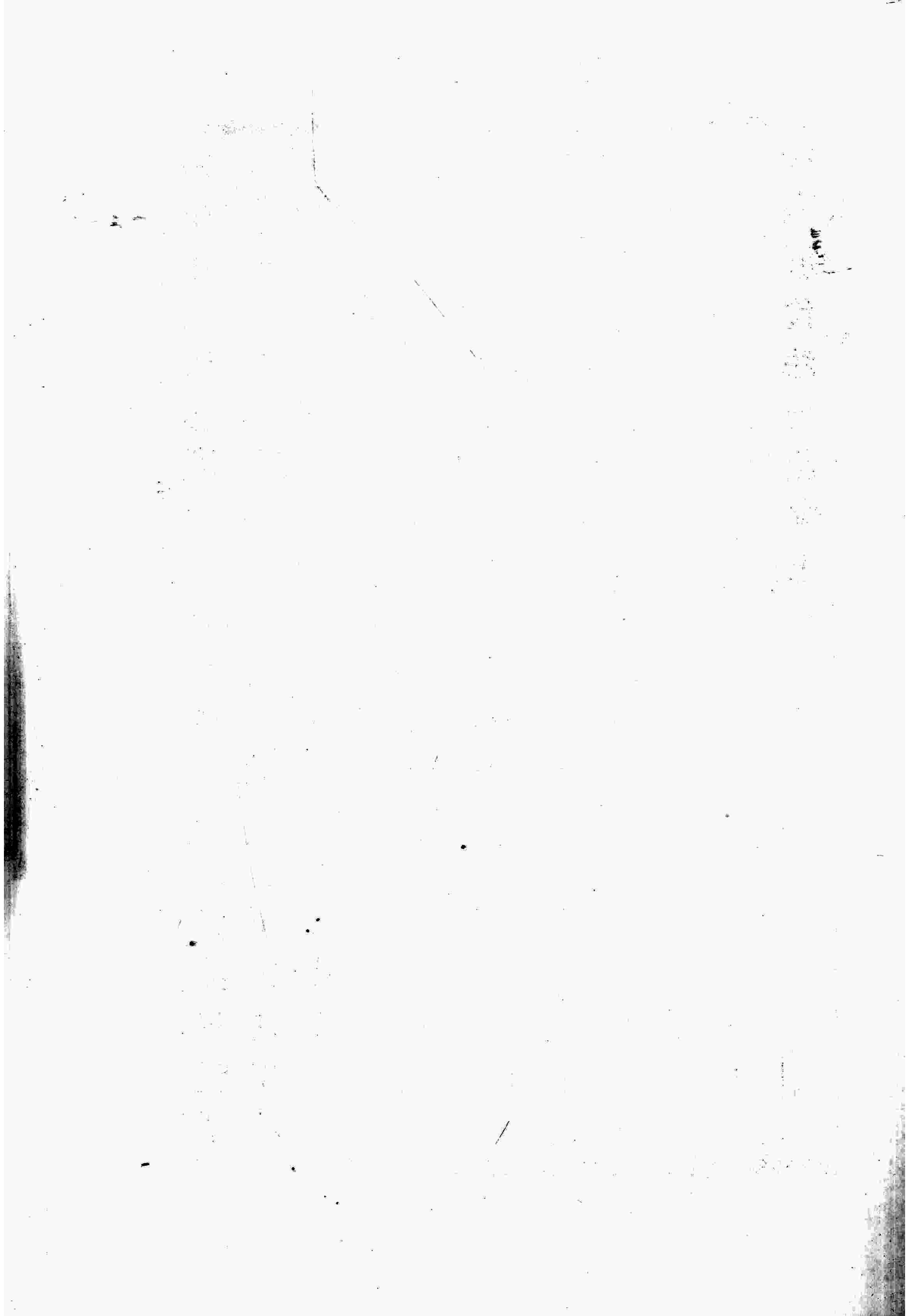
然坐化。大師春秋七十有六。漕溪溝澗斷流。泉池枯竭。日月無光。林木變白。異香氳氳。三日不絕。其年於新州國恩寺。迎和上神座。至十一月葬於漕溪。

太常寺承韋據造碑文。

至開元七年。被人磨改。別造碑。

近代報修侍郎宋鼎撰碑文。

校刊歷代法寶記卷上



校刊歷代法寶記卷中

雞林金九經明常校定

自教法東流三百年。前盡無事相法則。後因晉石勒時。佛圖澄弟子道安法師。在襄陽。秦苻堅遙聞道安名。遂遣使伐襄陽。取道安法師。秦帝重遇之。長安衣冠子弟。爲詩賦諷誦。皆依附學。不依道安法師。義不中難也。此是智辯聰俊。後又講造說章門。作僧尼軌範。佛法憲章。受戒法則。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坐。二曰常六時禮懺。三曰每月布薩悔過。事相。威儀。法事。呪願。讚歎等。出此道安法師。近代蜀僧嗣安法師。造齋文四卷。現今流行。

楞伽經云。乃至有所立。一切皆錯亂。

若見於自心。則是無違諍。
又云。若依止少法。而有少法起。
若依止於事。此法即便壞。
又云。隨言而取義。建立於諸法。
以彼建立故。死墮地獄中。
又云。理教中求我。是妄垢惡離。
離聖教正理。欲滅或反增。
是外道狂言。智者不應說。
金剛經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法。
又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思益經云。比丘。云何隨佛教。云何隨佛語。答言。

若稱讚毀辱。其心不動。是隨彿教。若不依文字語言。是名隨佛語。比丘。云何應受供養。荅言。於法無所取者。云何消供養。答言不爲世法之所牽者。誰人報佛恩。答言。依法修行者。諸小乘禪。及諸三昧門。不是達摩祖師宗旨。列名如後。白骨觀。數息觀。九相觀。五停觀。日觀。月觀。樓臺觀。池觀。佛觀。

禪祕要經云。人患熱病。作冷想觀。患冷病。作熱想觀。色相。作毒蛇觀。愛好飯食。作蛇蛆觀。愛好衣。作熱鐵纏身觀。諸餘三昧觀等。

禪門經云。坐禪觀中。見佛形像。三十二相。種種光明。飛騰虛空。變相自在。爲眞耶。爲虛耶。佛言。

坐禪見空無有物。若見於佛三十二相。種種光明。飛騰虛空。變爲自在。皆是自心顛倒。魔著繫網。於空寂滅。見如是事。即爲虛妄。

楞伽經云。如是種種相。　墮於外道見。

法句經云。若學諸三昧。　是動非坐禪。
心隨境界流。　云何名爲定。

金剛三昧經云。我不入三昧。不住坐禪。無生無行。不動不禪。是無生禪。

思益經云。不依止欲界。　不住色無色。
行如是禪定。　是菩薩遍行。

維摩經云。維摩詰。訶舍利弗。林間宴坐。訶須菩提。大迦葉。不平等。

轉女身經云。無垢光女。訶天帝釋。汝聲聞乘人。畏生死。樂涅槃。

決定毘尼經云。菩薩乘人。畏生持開通戒。聲聞乘人。持盡遮戒。盡護戒。

藥師經云。佛訶阿難汝聲聞人。如盲如聾。不識無上空義。

佛頂經云。訶聲聞人。得少爲足。

佛藏經云。舍利弗。如來在世。三寶一味。我滅度後。分爲五部。舍利弗。惡魔於今猶尚隱身佐助調達。破我法僧。如來大智。現在世故。弊惡魔衆。不能成其大惡。當來之世。惡魔變身。作沙門形。入於僧中。種種邪說。令多衆生。入於邪見。爲說

邪法。爾時惡人。爲魔所迷。各執所見。我是彼非。舍利弗。如來豫見未來世中。如是破法事。故說是深經。悉斷惡魔諸所執著。阿難。譬如惡賊。於王大臣。不敢自見。盜他物者。不自言賊。如是阿難。破戒比丘。成就非沙門法。尚不自言。我是惡人。況能向餘人說自言罪。阿難。如是經者。破戒比丘。隨得聞時。自降伏則有慚愧。持戒比丘。得自增長。

大佛頂經云。即時如來。普告大衆及阿難言。汝等有學緣覺聲聞。今日迴心。趣大菩提無上妙覺。吾今已說眞修行法。汝由未識。修奢摩他。毘婆舍那。微細魔事境現前。汝不能識。洗心非正。

落於邪見。或汝蘊魔。或復天魔。或著鬼神。或遭魑魅。心中不明。認賊爲子。又復於中。得少爲足。如第四禪無聞比丘。妄言證聖。天報已畢。衰相現前。謗阿羅漢。身遭難後。有墮入阿鼻地獄。所以釋迦如來。傳金襴袈裟。令摩訶迦葉。在雞足山。待彌勒世尊下生分付。今惡世時。學禪者衆。我達摩祖師。遂傳袈裟。表其法正。令後學者。有其稟承也。

忍大師當在黃梅憑茂山日。廣開法門。接引羣品。當此之時。學道者千萬餘人。並是昇堂入室。其中親事不離忍大師左右者。唯有十人。智詵。神秀。玄賾。義方。智德。惠藏。法如。老安。玄約。劉主簿等。並盡是當官領袖。蓋國名僧。各各自言爲大龍像。爲言得底。乃知非

底也。
忽有新州人。俗姓盧。名惠能。年二十二。拜忍大師。大師問。汝從何來。有何事意。惠能答言。從嶺南來。亦無事意。唯求作佛。大師知是非常人也。大師緣左右人多。曰。汝能隨衆作務否。惠能答。身命不惜。何但作務。遂隨衆踏碓八箇月。大師知惠能根機純熟。遂默喚付法。與所傳信袈裟。即令出境。後惠能恐畏人識。常隱在山林。或在新州。或在韶州。十七年在俗。亦不說法。後至海南制心寺。遇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惠能亦在坐下。時印宗問衆人。汝總見風吹幡于上頭翻動否。衆答言。見動。或言見風動。或言見幡動。或言不是動。是見動。如是問難不定。惠能於座下。立答法師言。

自是衆人妄想心動。動與不動。非見翻動。法本無有動不動。法師聞說。驚愕忙然。不知是何言。問居士從何處來。惠能答。本來不來。今亦不去。法師下高座。迎惠能就房。子細借問。惠能一一具說東山佛法。及有付囑信袈裟。印宗法師見已。頭面頂禮歎言。何期座下有大菩薩。語已又頂禮。請惠能爲和上。印宗法師自稱弟子。即與惠能禪師剃髮披衣已。自許弟子。及講下門徒歎言。善哉善哉。黃梅忍大師法。比聞流嶺南。誰知今在此間。衆人識否。咸言不識。印宗法師曰。吾所說法。猶如瓦礫。今有能禪師傳忍大師法門。喻若眞金。深不思議。印宗法師領諸徒衆。頂禮能禪師足。恐衆人疑。乃請所傳信袈裟示衆人。并自身受菩

薩戒。印宗法師共大衆。送能禪師歸漕溪。接引羣品廣開禪法。天下知聞漕溪法最不思議。

後時大周立。則天即位。敬重佛法。至長壽元年。勅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二月二十日。勅使天冠郎中張昌期。往韶州漕溪。請能禪師。能禪師託病不去。則天後至萬歲通天元年。使往再請能禪師。能禪師旣不來。請上代達摩祖師傳信袈裟。朕於內道場供養。能禪師依請即擎達摩祖師傳信袈裟與勅使。使迴得信袈裟。則天見得傳信袈裟來。甚喜悅。於內道場供養。萬歲通天二年七月。則天勅天冠郎中張昌期。往資州德純寺。請詵禪師。詵禪師授請赴京。內道場供養。至久視年。使荊州玉泉寺。請秀禪師。安州受山寺

請玄賾禪師。隨州大雲寺。請玄約禪師。洛州嵩山會善寺。請老安禪師。則天內道場供養。

則天本請諸大德。緣西國有三藏婆羅門。則天常偏敬重之。劍南智詵禪師當有疾。思念歸鄉。爲關山阻遠。心有少憂。其邪通婆羅門云。彼與此何殊。禪師何得思鄉。智詵答。三藏何以知之。答云。禪師但試舉意看。無有不知者。詵又云。看去也。想身著俗人衣裳。於西市曹門看望。其三藏云。大德僧人。何得著俗衣。市中而看。詵又云。好看去也。想身往禪定寺。佛圖相輪上立。三藏又云。僧人何得登高而立。詵云。赭迴好好。更看去也。即當處依法。相念不生。其三藏於三界內尋看。竟不可得。三藏婆羅門。遂生敬仰。頂禮詵足。白

和上言。不知唐國有大乘佛法。今自責身心懺悔。則天見三藏歸依詵禪師。則天諮問諸大德。和上等有慾否。神秀。玄約。老安。玄賾等。皆言無慾。則天問詵禪師。和上有慾否。詵禪師恐不放歸。順則天意。答。有慾。則天又問。云何得有慾。詵答曰。生則有慾。不生則無慾。則天言下悟。又見三藏歸依詵和上。則天倍加敬重。詵禪師因便奏請歸鄉。勅賜新翻華嚴經一部。彌勒繡像及幡花等。又將達摩祖師信袈裟。則天云。能禪師不來。此上代袈裟。亦奉上和上。將歸故鄉。永為供養。

則天至景龍元年十一月。又使內侍將軍薛間。至曹溪能禪師所。宣口勅云。將上代信袈裟。奉上詵禪師。

將受持供養。今別將摩納袈裟一領。及絹五百疋。充乳藥供養。

資州德純寺智詵禪師。俗姓周。汝南人也。隨祖官至蜀。年十歲。常好釋教。不食薰莘。志操高標。不爲童戲。年十三。辭親入道場。初事玄奘法師。學經論。後聞雙峯山忍大師。便辭去玄奘法師。捨經論。遂於憑茂山。投忍大師。師云。汝兼有文字性。後歸資州德純寺。化道衆生。造虛融觀三卷。緣起一卷。般若心疏一卷。後至萬歲通天二年七月。則天勅天冠郎中張昌期。於德純寺請。遂赴西京。後因疾進奏表。却歸德純寺首尾三十餘年。化道衆生。長安二年六月。命處寂扶

侍。遂付信袈裟云。此衣是達摩祖師所傳袈裟。則天賜吾。吾今付汝。善自保愛。至其年七月六日夜。奄然坐化。時年九十四。

處寂禪師。綿州浮城縣人也。俗姓唐。家代好儒。常習詩禮。有分義孝行。年十歲。父亡。歎曰。天地既無。我聞佛法不可思議。拔生死苦。乃投詵和上。詵和上問。汝何來。答云。故投和上來。和上知其非常人。當赴京日。遂擔大師至京。一肩不移。身長八尺。神情稟然。於衆獨見其首。見者欽貴。後還歸居資州德純寺。化道衆生二十餘年。

後至開元二十四年四月。密遣家人王鍠。喚海東無

相禪師。付囑法及信袈裟云。此衣是達摩祖師衣。則天賜詵和上。和上與吾。吾轉付汝。善自保愛。覓好山住去。後至其年五月二十七日。告諸門徒。吾不久住。至夜半子時。奄然坐化。處寂大師時年六十八。

劍南城都府淨泉寺無相禪師。俗姓金。新羅王之族。家代海東。昔在本國。有季妹。初聞禮娉。授刀割面。誓志歸眞。和上見而歎曰。女子柔弱。猶聞雅操。丈夫剛强。我豈無心。遂削髮辭親。浮海西渡。乃至唐國。尋師訪道。周遊涉歷。乃到資州德純寺。禮唐和上。唐和上有疾。遂不出見。便然一指爲燈。供養唐和上。唐和上知其非常人。便留左右二年。後居天谷山。却至德純

寺。唐和上遣家人王鍠。密付袈裟信衣。此衣是達摩祖師傳衣。則天賜與詵和上。詵和上與吾。吾今付囑汝。金和上得付法及信衣。遂居天谷山巖下。草衣節食。食盡喰土。感猛獸衛護。

後章仇大夫請開禪法。居淨泉寺。化道衆生。經二十餘年。後至寶應元年五月十五日。忽憶白崖山無住禪師。吾有疾。計合來此看吾。數問左右人。無住禪師何爲不來。吾將年邁。密使工人董璿。將吾信衣及餘衣十七事。送與無住禪師。善自保愛。未是出山時。更待三五年。聞太平即出。遙付囑訖。至五月十九日。命弟子與吾取新淨衣。吾欲沐浴。至夜半子時。儼然坐化。是時日月無光。天地變白。法幢摧折。禪河枯涸。衆

生失望。學道者無依。大師時年七十九

金和上每年十二月正月。與四衆百千萬人受緣。嚴設道場處。高座說法。先教引聲念佛。盡一氣念。絕聲停念。

說云。無憶無念莫妄。無憶是戒。無念是定。莫妄是惠。此三句話。即是總持門。

又云。念不起。猶知鏡面。能照萬像。念起。猶如鏡背。即不能照見。

又云。須分明知。起須知起。滅須知滅。此知須不間斷。即是見佛。譬如二人同行。俱至他國。其父將書教誨。一人得書。尋讀已畢。順其父教。不行非法。一人得書。尋讀已畢。不依教示。熾行諸惡。

一切衆生。依無念者。是孝順之子。

又云。譬如有人。醉酒而臥。其母來喚。欲令還家。其子爲醉迷亂。惡罵其母。一切衆生。無明酒醉。不信自身見性成佛。

又引起信論云。心眞如門。心生滅門。無念即是眞如門。有念即是生滅門。

又云。無明頭出。般若頭沒。無明頭沒。般若頭出。

又引涅槃經云。家犬野鹿。家犬喩妄念。野鹿喩佛性。

又云。綾本來是絲。無有文字。巧兒織成。乃有文字。後折却還是本絲。絲喩佛性。文字喩妄念。

又云。水不離波。波不離水。波喩妄念。水喩佛性。

又云。擔麻人伴。轉逢銀所。一人捨麻取銀。餘人言。我擔麻已定。我終不能棄麻取銀。又至金所。棄銀取金。諸人云。我擔麻已定。我終不能棄麻取金。金喻涅槃。麻喻生死。

又云。我此三句語。是達摩祖師本傳教法。不言是詵和上。唐和上所說。

又言。許弟子有勝師之義。緣詵。唐二和上不說了教。曲承信衣。

金和上所以不引詵。唐二和上說處。每常座下教直言。我達摩祖師所傳此三句語。是總持門。念不起是戒門。念不起是定門。念不起是惠門。無念即是戒。定。惠具足。過去未來現在。恒沙諸佛。皆從此門入。若

更有別門。無有是處。

東京荷澤寺神會和上。每月作檀場。爲人說法。破清淨禪。立如來禪。立知見。立言說。爲戒定惠。不破言說。云。正說之時即是戒。正說之時即是定。正說之時即是惠。說無念法立見性。開元中。滑臺寺。爲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會和上云。更有一人說。會終不敢說。爲會和上不得信袈裟。

天寶八載中。洛州荷澤寺。亦定宗旨。被崇遠法師問。禪師於三賢十聖修行。證何地位。會答曰。涅槃經云。南無純陀。南無純陀。身同凡夫。心同佛心。會和上却問遠法師。講涅槃經。來得幾遍。遠法師答。四十餘遍。

又問。法師見佛性否。法師答。不見。會和上云。師子吼品云。若人不見佛性。即不合講涅槃經。若見佛性。即合講涅槃經。遠法師却問。和上見佛性否。會答。見。又問。云何爲見。復眼見耶。耳鼻等見耶。會答。見無爾許多。見只沒見。又問。見等純陀否。會答。比量見。比即比於純陀。量等純陀。不敢定斷。

又被遠法師問。禪師上代袈裟傳否。會答。傳。若不傳時。法有斷絶。又問。禪師得否。答。不在會處。遠法師又問。誰得此袈裟。會答。有一人得。已得自應知。此人若說法時。正法流行。邪法自滅。爲佛法事大。所以隱而未出。

會和上在荊府時。有西國人迦葉賢者。安樹提等二

十餘人。向會和上說。法處問。上代信袈裟。和上得否。答。不在會處。會和上却問。賢者等從何處來。迦葉答。從劒南來。又問。識金禪師否。迦葉答。盡是金和上弟子。會和上問。汝金禪師。敎人敎道如何。迦葉答。無明頭出。涅槃頭沒。般若頭出。無明頭沒。有念猶如鏡背。會和上叱之。莫說此閑言語。汝姓迦葉。是婆羅門種。姓。計合利根。乃是尿床婆羅門耳。會和上云。汝劒南詵禪師是法師。不說了敎。唐禪師是詵禪師弟子。亦不說了敎。唐禪師弟子梓州趙是法師。陵州王是律師。已西表是法師。益州金是禪師。說了敎亦不得。雖然不說了敎。佛法只在彼處。

郎中馬雄使到漕溪。禮能和上塔。問守塔老僧

上代傳信袈裟何在。老師答。能和上在時。立揩師。智海師等。問能和上。承上袈裟傳否。佛法付囑誰人。能和上答。我衣女子將去也。我法我死後二十年外。竪立宗旨是得我法也。

校刊歷代法寶記卷中

校刊歷代法寶記卷下

雞林金九經明常校定

劍南城都府。大曆保唐寺。無住和上。常爲學道四衆百千萬人。及一人無有時節。有疑任問。處座說法。直至見性。以直心爲道場。以發行爲道場。以深心爲道場。以無染爲道場。以不取爲道場。以不捨爲道場。以無爲爲方便。以廣大爲方便。以平等爲方便。以離相爲火。以解脫爲香。以無罣礙爲懺悔。以無念爲戒。以無爲無所得爲定。以不二爲惠。不以嚴設爲道場。

和上云。一切衆生本來淸淨。本來圓滿。添亦不得。減亦不得。爲順一念漏心。三界受種種身。假名善知識直指本性。見性即成佛道。著相即沈

輪。爲衆生有念。假說無念。有念若無。無念不自。滅三界心。不居寂地。不住事相。不無功用。但離。虛妄。名爲解脫。

又云。有心即是波浪。無心即是外道。順生死即是衆生垢。依寂滅即是涅槃。動不順生。不依寂滅。不入三昧。不住坐禪。無生無行。心無得失。影體俱非。性相不立。

和上。鳳翔郿縣人也。俗姓李。法號無住。年登五十。開元年。代父朔方展効。時年二十。膂力過人。武藝絕倫當此之時。信安王充河朔兩道節度使。見和上有勇有烈。信安王留充衙前遊弈先鋒官。和上每日自歎。在世榮華誰人不樂。大丈夫兒未逢善知識。一生不

可虛棄。遂乃捨官宦。尋師訪道。忽遇白衣居士陳楚璋。不知何處人也。時人號爲維摩詰化身說頓教法。和上當遇之日。密契相知。默傳心法。和上得法已一向絕思斷慮。事相並除。三五年間。白衣修行。天寶年間。忽聞范陽到次山有明和上。東京有神會和上。太原府有自在和上。盡是第六祖師弟子。說頓教法。和上當日之時。亦未出家。遂往太原。禮拜自在和上。自在和上說。淨中無淨想。即是眞淨佛性。和上聞法已。心意決然。欲辭前途。老和上共諸師大德。苦留不放此眞法棟樑。便與削髮披衣。天寶八載。具戒已。便辭老和上。向五臺山淸涼寺。經一夏。聞說到次山明和上縱由神會和上語音。即知意況。亦不往禮。

天寶九載。夏滿出山。至西京。安國寺崇聖寺往來。天寶十載。從西京却至北靈州。居賀蘭山二年。忽有商人曹瓌禮拜。問。和上到劍南。識金和上否。答云。不識。瓌云。和上相貌。一似金和上。鼻梁上有靨。顏狀與此間和上相貌。更無別也。應是化身。和上問曹瓌。居士從劍南來。彼和上說何教法。曹瓌答。說無意無念莫妄。弟子當日之時。受緣訖辭。金和上問瓌。何處去。瓌答曰。父母在堂。欲歸覲省。金和上語瓌云。不憶不念總放却朗朗蕩蕩。看有汝父母否。瓌當日之時。聞已未識。今呈和上。和上聞說。豁然遥與金和上相見。遂乃出賀蘭山。至北靈州。出行文。往劍南。禮金和上。遂被留。後姚詞王不放。大德史和上。辯才律師。惠莊律

師等諸大德。並不放來。
至德二載十月。却從北靈州默出。向定遠城。及豐寧軍使楊含璋處。出行文。軍使苦留。問和上。佛法爲當只在劒南。爲復此間亦有。若彼此一種。緣何故去。和上答。若識心見性。佛法遍一切處。無住爲在學地善知識在劒南。所以遠投。軍使又問和上。善知識是誰和上答。是無相和上。俗姓金。時人號金和上也。軍使頂禮。便出行文。和上漸漸南行。至鳳翔。又被諸大德苦留不放。亦不住。又取太白山路。入住太白山。經一夏。夏滿。取細谷水路。出至梁州。諸僧徒衆。苦留不住。乾元二年正月。到城都府淨泉寺。初到之時。逢安乾師。引見金和上。和上見。非常歡喜。金和上遣安乾師

作主人。安置在鐘樓下院住。其時正是受緣之日。當夜隨衆受緣。只經三日三夜。金和尙每日於大衆中。高聲唱言緣何不入山去。久住何益。左右親事弟子怪金和上。不曾有此語。緣何忽出此言。無住和上默然入山。

後金和上憶。緣何不來。空上座奏。上座欲得相識。恐後相逢。彼此不知是誰。和上向倪朝說。吾雖此間。每常與金和上相見。若欲不相識。對面千里。吾重爲汝說一緣起。

佛昔在日。夏三月忉利天。爲摩耶夫人說法時。

十六大國王。及一切衆生。悉皆憶佛。即令大目揵連。往忉利天。請佛。佛降下閻浮。

時須菩提在石室中。聞佛降下。即欲出室。自念云。我聞世尊說。若在三昧。即是見吾。若來縱見吾色身。有何利益。便即却入三昧。

是時蓮華色比丘尼。擬除惡名。即欲在前見佛。諸大國王。龍神。八部。圍匝圍遶。無有路入。化身作大轉輪王。千子圍遶。龍神國王悉皆開路。蓮華色比丘尼。還作本身。圍遶世尊已。合掌說偈。

我初見佛。我初禮佛。說偈已。作禮而立。

爾時世尊。告比丘尼。於此會中。汝最在後。比丘尼白世尊。於此會中。無有阿羅漢云何言我在後。世尊告比丘尼。須菩提在石室中。常在三昧所以得見吾法身。汝縱來見色身。所以在後。

佛有明文。無住所以不去。

同住道逸師。習誦禮念。和上一向絕思斷慮。入自證。境界。道逸共諸同住小師。白和上云。逸共諸同住。欲得六時禮懺。伏願和上聽許。和上語道逸等。此間糧食。並是絕緣人。般運深山中。不能依法修行。欲得學狂。此並非佛法。

和上引佛頂經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同法界。無念即是見佛。有念即是生死。若欲得禮念。即出山去。山下大有寬閑寺舍。任意出去。若欲得同住一向無念。得即任住。不得即須下去。

道逸師見不遂本意。辭和上。出天蒼山。來至益州。淨泉寺。先見空上座等說。山中無住禪師。不行禮念。只

空閑坐。何空等聞說。倍常驚怪。豈是佛法。領道逸師見金和上。道逸禮拜未了。何空等咨金和上云。天蒼山無住禪師。只空閑坐。不肯禮念。亦不教同住人禮念。豈有此事。是何佛法。

金和上叱何空。道逸等。汝向後。吾在學地時。飯不及喫。只空閑坐。大小便亦無功夫。汝等不識。吾當天谷山日。亦不禮念。諸同學嗔吾不出山去。無人送糧。惟練土爲食。亦無功夫出山。一向閑坐。孟寺主聞諸同學說吾閑坐。便向唐和上讒吾。唐和上聞說吾閑坐。倍加歡喜。吾在天谷山。亦不知讒。聞唐和上四大違和。吾從天谷山。來至資州德純寺。孟寺主見吾來。不放入寺。唐和上聞吾來。使人喚吾至堂前。吾禮拜未

訖。唐和上便問。汝於天谷山。作何事業。吾答。一物不作只沒忙。唐和上報吾。汝忙吾亦忙矣。唐和上知衆人不識。

無住和上在山中。知金和上遙憶。彼即知意。遂向董璿說。居士。達摩祖師一支佛法。流在劍南。金和上即是。若不受緣。恰似寶山空手歸。董璿聞已合掌起立。弟子即入成都府受緣去。和上云。此有茶芽半斤。居士若去。將此茶芽爲信。奉上金和上。傳無住語。頂禮金和上。金和上若問無住。云無住未擬出山。璿即便辭和上。將所奉上茶芽。至逮已月十三日。至成都府淨泉寺。爲和上四體違和。輒無人得見。董璿逢菩提師。引見金和上。具陳無住禪師所奉上茶芽。便頂禮

金和上。金和上聞說。及見茶芽。非常歡喜。語董璿。無住禪師既有信來。何不身自來。董璿答。無住禪師來日云。未擬出山。金和上問董璿。汝是何人。董璿誑金和上答。是無住禪師親事弟子。金和上向董璿云。歸白崖山日。吾有信去。汝須見吾來。

至十五日。董璿見金和上云。欲歸白崖山。取和上進止。其時發遣左右親事弟子。汝等總出堂外去。即喚董璿入堂。依命入堂。湖跪合掌。金和上遂將袈裟一領。呈示董璿云。此是則天皇后與詵和上。詵和上與唐和上。唐和上與吾。吾傳與無住禪師。此衣久遠已來牢守保愛。莫遣人知。語已悲淚哽咽。此衣嫡嫡相傳付授。努力努力。即脫身上袈裟。覆膊裙衫坐具。共

有一十七事。吾將年邁。汝將此衣物。密送與無住禪師。傳吾語。善自保愛。努力努力。未是出山時。更待三五年間。自有貴人迎汝即出。便即發遣董璿急去。莫教人見。

董璿去後。金和上獨語云。此物去遲。到頭還達。金和上正語之時。左右無人。堂外弟子聞和上語聲。一時入堂。問和上。云何獨語。金和上云。吾只沒語。諸人爲金和。上四大違和。見已有疑。便問和上。承上所傳信衣何在。和上佛法付屬誰人。金和上言。吾法無住處去。衣向木頭上掛著。無一人得。此非汝境界。各著本處去。元年建巳月十五日。改爲寶應元年五月十五日。遙付囑法訖。至十九日。命弟子。與吾取新淨衣裳。

吾今沐浴。至夜半子時。儼然坐化。

副元帥黃門侍郎杜相公。初到成郡府日。聞金和上不可思議。金和上既化。合有承後弟子。遂就淨泉寺。衡山寧國寺觀望。見金和上在日縱跡。相公借問小師等。合有承後弟子。僧人得衣鉢者。小師答。亦無人承後。和上在日。有兩領袈裟。一領衡山寧國寺。一領留在淨泉寺供養。相公不信。又問諸律師。鴻漸遠聞金和上是大善知識。承上已來。師師相傳授付囑衣鉢。金和上既化。承後弟子何在。律師答相公云。金禪師是外國蕃人。亦無佛法。在日亦不多說法。語不能得正。在日雖足供養。布施只空。是有福德僧。縱有弟子。亦不閑佛法。

相公高鑒。即知盡是嫉言。即迴歸宅問親事孔目官
馬良。康然等。知劒南有高行名僧大德否。馬良答。院
內常見節度軍將說。蠶崖關西。白崖山中。有無住禪
師。得金和上衣鉢。是承後弟子。此禪師得業深厚。亦
不曾出山。相公聞說。問馬良等。鴻漸遠聞。金和上是
大善知識。昨日到衡山寧國寺淨泉寺。問金和上親
事弟子。皆云。無承後弟子及得衣鉢。又問律師。咸言
毀謗。據此蹤由。白崖山無住禪師。必是道者。
即於大衙日。問諸軍將等。知此管內。有何名僧大德
否。節度副使牛望仙。李靈應。歸城王。董嘉會。張溫。陰
洽。張餘光。張軫。章鸞。秦逖等。咨相公。白崖山中有無
住禪師。金和上衣鉢。在彼禪師處。不可思議。相公問

牛望仙等何以得知答云望仙高大夫差充石碑營使。爲去道場不遠。數就頂禮。知不可思議。相公又問。適來言衣鉢在彼。誰知的實。秦逖。張鍠咨曰。逖等充左右巡虞侯。金和上初滅度日。兩寺親事弟子。啾唧。囑何常侍。高大夫說。金和上信衣不知的實。及不肯焚燒。高大夫喇判付左右巡虞侯。推問得實領過。當日初只得兩領袈裟。兩寺各得一領。信衣不知尋處。當日不知有蠶崖關西。白崖山中。有無住禪師。後被差充十將。領兵馬上西山。打當狗城。未進軍。屯在石碑營。寄住行營。近道場。逖等諸軍將。齎供養到彼。見此禪師。與金和上容貌一種。逖等初見。將是金和上化身。借問逗留。知金和上衣鉢先遣人送。被隱二

年不送賣與僧人。僧人得衣。夜有神人言。遣還本主。若不還。必損汝命。買人遞相告報。後賣不得。還到彼問禪師處。逖等初聞。當時推尋。不知袈裟居處。今在此即請頂禮。亦不生難。便擎袈裟。出呈示諸軍將官。逖等所以知在彼處。

相公聞說。奇哉奇哉。僧人隱沒佛法。不如俗人。俗人却欲得佛法流行。節度副使李靈應。張温。牛望仙。歸城王。董嘉會。韋鸞。秦逖等。即衆連署。狀請和上。相公聞諸軍將。知無住禪師。自有心請。相公差光祿卿慕容鼎爲專使。即令出文牒。所在路次州縣。嚴擬幡華。僧道耆壽及音聲。差一了事。縣官就山同請。

文牒末。出淨泉甯國兩寺。小金師。張大師。聞請無住

和上。惶怖無計。與諸律師平章。擬作魔事。先嚴尚書表弟。簫律師等。囑太夫人。奪金和上禪院爲律院。金和上禪堂爲講律堂。小金師與簫律師等。苟且安身。囑都昂郎中計會。爲律院立碑。都昂撰碑文。律師張知足與王英耀。及小金師。張大師相知。律師王英耀。共王謇侍郎同姓。相認爲兄弟。囑崔僕射。任夫人。設齋食訖。小金師即擎裴僕射所施納袈裟。呈示僕射及夫人。小金師悲淚云。此是承上信袈裟。僕射言。肝由來不知此事。請無住禪師。相公意重。不關肝事。都昂。王謇曲党。恐奪律院。回顧問諸律師。此山僧無住禪師有何道業。吳耀律師等答。若據此無住禪師。無有知解。若請此僧。深不益緇流。尚書問。緣何

不益緇流。答云。有一工人。於汶州刻鏤功德碑得袈
裟一領。計値二十千文。被彼禪師奪去。工人衣不還。
云是金和上與我。不行事相禮念。據此蹤由。即是不
律益緇流。僕射向律師云。肝先在西山兵馬。具知意
況。師等何用相誣。語已離席。魔黨失色無計。魔事便
息。
永泰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慕容鼎專使縣官僧道等
就白崖山請和上。傳相公。僕射。監軍請頂禮。願和上
不捨慈悲。爲三蜀蒼生。作大橋樑。殷勤苦請。和上知
相公深閑佛法。愛慕大乘。知僕射仁慈寬厚。知監軍
敬佛法僧。審知是同緣同會。不逆所請。即有幡花寶
蓋。諸州大德。恐和上不出白崖山。亦就山門同來赴

請。即寶輿迎和上令坐輿中。和上不受。步步徐行。欲出山之日。茂州境內。六迴震動。河山吼。虫鳥鳴。百姓互相借問。是何祥瑞。見有使來迎和上。當土僧尼道俗再請留和上。專使與僧俗等言。相公僕射意重。爲三蜀蒼生。豈緣此境。約不許留。當和上未出山日。寇盜競起。諸州不熟。穀米湧貴。百姓惶惶。相公僕射迎和上出山。所至州縣。穀米倍賤。人民安樂。率土豐熟寇盜盡除。晏然無事。和上到州。州吏躬迎。至縣。縣令引路。家家懸幡。戶戶焚香。咸言。蒼生有福。道俗滿路唱言。無相和上去。無住和上來。此即是佛佛授手。化化不絕。燈燈相傳。法眼再朗。法幢建立。大行佛法矣。相公令都押衙欽華。遠迎和上。欽押衙傳相公語云。

鴻漸忽有風疾。不得遠迎。至日頂禮。劍南西川節度使。左僕射兼鄉史大夫成都尹崔公令都虞侯王休巖。少府監李君昭。前虞侯杜璋等。傳僕射語。頂禮和上。弟子是地主。自合遠迎。緣相公風疾。所以弟子及監軍使。不敢先來。伏願和上照察。傳語已。一時便引和上。至空惠寺安置。是九月二十九日。

到十月一日。杜相公。吳監軍。諸郎官。侍郎。東川留後。郎中杜濟。行軍杜藏。經劍南使中丞鮮于齊明。郎中揚炎。杜亞。都昂。馬雄。岑參。觀察判官。員外李布。員外柳子華。青苗使吳郁。祖庸使韋夏。有侍郎狄博濟。崔伉。崔倜。王謇。蘇敞。司馬廉。兩少尹成賁。白子昉。兩縣

令班孫。李融。捕賊官。總來空惠寺門。即都虞候王休巖相公。都押衙欽華。衙擇交等先來。白和上云。相公來謁和上。和上答。來即從他來。押衙等白和上。國相貴重。應須出迎。和上答。不合迎。迎即是人情。不迎是佛法。押衙又欲語。相公入院見和上。容儀不動。儼然安祥。相公頓身下階。作禮合掌。問訊起居。諸郎官侍卿。未曾見有此事。乍見和上。不迎不起。兩兩相看。問。緣何不迎不起。郎中楊炎。杜亞相久事相云。深識意旨。亦閑佛法。語諸郎官侍卿。觀此禪師。必應有道。相公自鑒。何用怪耳。

是日門外。節度副使都虞候。捕賊官。乍聞和上見相公不起不迎。戰懼失色。流行霡霂。使人潛聽。更待進

止。見相公坐定言笑。和上說法。相公合掌叩頭。諸郎官侍卿等喜悅門外人聞已。便即無憂。相公初坐。問和上。因何至此向。和上答云。遠投金和上。相公又問。先在何處。今來遠投金和上。說何教法。無住答。曾於臺山抱腹寺并汾州寺及賀蘭山坐。聞金和上說頓教法。所以遠投。相公問和上。金和上說無憶無念莫忘。是否。和上答。是。相公又問。此三句語。爲是一。爲是三。和上答。是一不三。無憶是戒。無念是定。莫忘是惠。又云。念不起是戒門。念不起是定門。念不起是惠門。無念即戒定惠具足。相公又問。既一妄字。爲是亡下女。爲是亡下心。和上答云。亡下女。又問。有證處否。和上答。有。即引法句經云。

說諸精進法。　爲增上慢說。

若無增上慢。　無善無精進。

若起精進心。　是妄非精進。

若能心不妄。　精進無有涯。

相公又聞說。白和上。見庭前樹否。和上答。見。相公又問。向後牆外有樹見否。和上答。見。非論前後。十方世界。悉見悉聞。庭前樹上鴉鳴。相公又問和上。聞鴉鳴否。和上答。此見聞覺知。是世間見聞覺知。

維摩經云。若行見聞覺知。即是見聞覺知。法維見聞覺知。無念即無見。無念即無知。爲衆生有念。假說無念。正無念之時。無念不自。

又引金剛經云。尊者大覺尊。說生無念法。無念

無生心。心常生不滅。
又引維摩經云。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常求無念。實相知惠。
楞伽經云。聖者內所證。常住於無念。
佛頂經云。阿難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云。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思益經云。云何一切法正。云何一切法邪。若以心分別。一切法邪。若不以心分別。一切法正。無心法中。起心分別。並皆是邪。
楞伽經云。見佛聞法。皆是自心分別。不起見者。是名見佛。
相公聞說。頂禮和上。白和上云。鴻漸初聞。和上未下

山日。鴻漸向淨泉寺寧國寺。觀金和上蹤跡。是大善知識。即知劒南更合有善知識。鴻漸遍問諸師僧。金和上三句語及妄字。皆云。亡下作心。三句語各别不決。弟子所疑。鴻漸問諸軍將。劒南豈無眞僧。無有一人紅對得者。節度副使牛望仙。秦逖諸將軍齊語諮鴻漸。說和上德業深厚。所以遠迎。伏願和上。不捨慈悲。與三蜀蒼生。作大良緣。語訖頂禮。弟子公事有限。爲僕射諸節度副使。未得禮拜和上。鴻漸未離劒南每日不離左右。語已辭去。

僕射知相公歡喜。云。和上不可思議。即共任夫人。及節度軍將。頂禮和上。起居問訊訖。坐定處分都押衙。放諸軍將。同聽和上說法。時有無盈法師。淸原法師。

僧中俊哲。在衆而坐。

和上引佛頂經云。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
種顚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
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
天。魔王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
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
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
生。用攀緣心爲自性。二者無始菩提涅槃。無淸
淨體則汝今者。識精無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
由失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在入諸趣。

和上又說。一切衆生。本來圓滿。上至諸佛。下至
一切含識。共同淸淨性。爲生衆一念妄心。即染

三界。爲衆生有念。假說無念。有念若無。無念不自。無念即無生。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愛。無念即無憎。無念即無取。無念即無捨。無念即無高無念即無下。無念即無男。無念即無女。無念即無是。無念即無非。正無念之時。無念不自。心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種法滅。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正無念之時。一切法皆是佛法。無有一法離菩提者。

又云。因妄有生。因妄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眞是稱如來無上菩提及大涅槃。

和上說法已。儼然不動。僕射聞說合掌。白和上云。弟子是地主。自合遠迎。爲公事不獲。願和上勿責。弟子先是

西上兵馬使。和上在白崖山蘭若。無是當家。若有所須。專差衙前虞候供和上。和上云。修行般若波羅密。百無所須。又云。汝但辦心。諸天辦供。何等心辦。不求心辦。不貪心辦。不受心辦。不染心辦。梵天不求。梵天自至。果報不求。果報自至。無量珍寶。不求自至。又云。知足大富貴少欲最安樂。

僕射聞和上說合掌頂禮清原法師作禮白和上。小師一聞法已。疑網頓除。今投和上。願和上慈悲攝受。然無盈法師。據傲。懍然色變。和上問無盈法師。識主客否。無盈法答。引諸法相。廣引文義。和上云。法師不識主客。强認前塵。以流注生滅心。自爲知解。猶如煮沙欲成嘉饌。計劫只成熱沙。只是自誑誑他。楞伽經

云。隨言而取義。建立於諸法。已彼建立故。死墮地獄中。

無盈法師聞說。側身偏坐。和上問法師。無記有幾種。法師答。異熟無記。變易無記。工巧無記。威儀無記。和上又問。何者是有記。法師答。第六意識是有記。和上云。第六意識是顚倒識。一切衆生不出三界。都由意識。意不生時。即超三界。剃頭削髮。盡是佛弟子。不須學有記。不可學無記。今時法師。盡學無記不住大乘。云何是大乘。內自證不動。是無上大乘。我無上大乘超過於名言。其義甚明了。愚夫不能覺。覺者覺諸情識空寂無生。名之爲覺。

無盈法師聞說。杜口無詞。和上云。無記有二種。一者

有覆無記。二者無覆無記。第六意識。至眼等五識。盡屬有覆無記。第六意識以下至第八識。盡屬無覆無記。並是强名言之。又加第九識。是清淨識。亦是妄立。和上引楞伽經云。八九種種識。如海衆波浪。習氣常增長。槃根堅固。依心隨境界流。如鐵於磁石。如水瀑流盡。波浪即不起。如是意識滅。種種識不生。種種意生身。我說爲心量。得無思想法。佛子非聲聞。

無盈法師聞說。唯稱不可思議。和上又問。楞伽經云。以楔出楔。此義云何。無盈法師答。譬如擗木。先以下大楔。即下小楔。令出大楔。和上報法師。既小楔出大楔。大楔既出。小楔還在。云何以楔出楔。法師更無詞敢對。和上即解。楔喻衆生煩惱。楔假諸佛如來言敎。

楔煩惱既無。法即不自。譬如有病。然與處方。病若得愈。方藥並除。今法師執言教法。如病人執方而不能服藥。不捨文字。亦如楔在木中。楞伽經云譬如以指指物。小兒觀指。不觀於物。隨言說指。而生執著。乃至盡命。終不能捨文字之指。取第一義。和上又問法師三寶四諦義。又問三身義。法師更不敢對。唯稱和上不可思議。

僕射聞說法已。倍加歡喜。弟子當日恐和上久在山門。畏衽對相公不得。深憂直緣。三川師僧。無有一人衽對相公意者。相公一見和上。向弟子說。眞實道者。天然特達。與諸僧玄殊。讚歎不可思議。弟子聞相公說。喜躍不已。弟子有福。登時無憂。諸軍將並皆喜慰。

不可言說。頂禮去。
時有東京體無師。僧中俊哲。處處尋師。戒律威儀及諸法事。聰明多辦。亦稱禪師。是聖善寺弘政禪師弟子。共晉原竇承。鄃李去泰。青城蘇承。判官周洽等。尋問和上。直至禪堂。和上見來。相然諾已各坐。體無問和上是誰弟子。是誰宗旨。和上答。是佛宗旨。是佛弟子。和上報。闍梨削髮被衣。即是佛弟子。何用問師宗旨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有疑任意問。體無知和上是金和上弟子。乃有毀言。希見鈠南人不起心。禪師打人云不打。嗔人云不嗔。有施來受言不受。體無深不解此事。和上答。修行般若波羅密。不見報恩者。不見作恩者。已無所受。而所受。未具佛法亦不滅受。

無住從初發心。迄至于今。未曾受一毛髮施。體無聞說。視諸官人云。禪師言語大曷。和上問體無。闍梨既口認禪師。云何起心打人。起心嗔人。起心受施。體無自知失宗旨。瞿然失色。量久不語。問和上。解楞伽經否。和上答云。解是不解。諸官人相黨。語和上。禪師但說。何用相詰。和上報諸官人。若說。恐諸官人不信。諸官人答言。信。和上即說。我若具說。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即引楞加經云。

愚夫樂妄說。　不聞眞實惠。
言說三界本。　眞實滅苦因。
言說即變異。　眞實離文字。
於妄相心境。　愚生二種見。

不識心及緣。　即起二妄相。
了心及境界。　妄相即不生。

體無救義引法華經有三乘。

和上引楞伽經云。彼愚癡人。說有三乘。不說唯心。無諸境界。心無覺知。生動念即魔網。

又引思益經云。云何一切法正。云何一切法邪。若以心分別。即一切法邪。若不以心分別。即一切法正。無心法中。起心分別。並皆是邪。

有惠憶禪師。時人號李山僧。問和上云。以北禪師。云何入作。和上答。禪師亦不南。亦不北。亦不入作。亦不出作。沒得沒失。不流不注。不沈不浮。活潑潑。惠憶聞已。合掌叩頭而坐。

有義淨師。處默師。唐蘊師。是惠明禪師弟子。來欲得共和上論說佛法。和上問。闍梨解何經論。唐蘊師答。解百法論。曾爲僧講。和上請說。唐蘊。答。內有五箇無爲。外有五箇有爲。總攝一切法。和上引楞伽經云。

有爲及無爲。　若諸修行者。
不應起分別。　經經說妄相。
終不出於名。　若離於言說。
亦無有所說。

唐蘊語義淨師。請闍梨更問。義淨即問和上。禪師作沒生坐禪。和上答。不生只沒禪。義淨自不會。問處默。此義云何。處默亦不會。更令義淨師別問。和上知不會。遂問義淨。闍梨解何經論。答。解菩薩戒。曾爲僧講。

和上問。戒以何為體。以何為義。義淨無詞可對。便出穢言。非我不解。直為試爾。如似異沒禪。我嫌不行。處默連聲。我嫌鈍不作我嫌悶不行。我嫌懶不作。我鬧慵不入。和上語諸僧。如如之理。具一切智。我無上大乘。起過於名言。其義甚明了。愚夫不覺知。

無住與諸闍梨。說一緣起。

有聚落。於晨朝時。有孩子啼叫聲。隣人聞就看。見母嗔打。隣人問。何為打。母答。為尿床。隣人叱母。此子幼稚。何為打之。又聞一啼哭聲。隣人聞就問。見一丈夫年登三十。其母以杖鞭之。隣人問。緣何鞭。母答。尿床。隣人聞說。言老漢多應故尿。直須痛打。如此僧等類。譬如象馬。攏悷不調

加諸楚毒。乃至徹骨。
和上再爲說。欲求寂滅樂。當學沙門法。無心離意識是即沙門法。諸闍梨削髮披衣。自言我是佛弟子。不肯學沙門法。口言慵作嬾作嫌鈍不入。此非沙門釋子。是野干之類。佛有明文。未來世。當有身著袈裟。妄說於有。毀壞我正法。譬如以指指物。愚癡凡夫。觀指不觀物。隨宣說指而生執著。乃至盡命。終不能捨文字之指。隨言而取義。建立於諸法。以彼建立故。死墮地獄中。
諸僧聞說忙然失色辭去。
西京勝光寺僧淨藏師。聞和上不可思議。遠投和上

和上問。云何知不可思議。淨藏師答。知金和上衣鉢傳授和上。和上問云。何以知之。淨藏答。僧俗咸言。和上嫡嫡相傳授。得金和上法。小師多幸有福。得遇和上。說已作禮。和上問。先學何經論。答小師曾看。維摩章疏。亦學坐禪。是太白宗旨。和上即爲說法。無憶是道。不觀是禪。不取亦不捨。境來亦不緣。若看章疏。即是相念喧動。若學太白宗旨。宗旨坐禪。即是意相攀緣。若欲得此間住。一生來所學者。盡不得在心。問淨藏得否。答。得。和上慈悲指授。一取和上規模。和上觀淨藏堪爲器。即再爲說法。

一物在心。不出三界。有法是俗諦。無性第一義。

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無念即無相。有念即虛

妄。無念出三界。有念在三界。無念即無是。無念即無非。無念即無自。無念即無他。自他俱離。成佛菩提。正無念之時。無念不自。

淨藏聞說。歡喜踊躍。即請和上。改法號。名超藏。不離左右扶持。

隴州開元寺覺禪師弟子知一師。時人號質直僧。來投和上。和上問。汝從何來。知一師答。從隴州來。和上問是誰弟子。知一師答。覺和上弟子。覺和上是誰弟子。是老福和上弟子。和上云。說汝自修行地看。知一師即呈本師教云。看淨。和上即爲說法。

法無垢淨。云何看淨。此間淨由不立。因何有垢。

看淨即是垢。看垢即是淨。妄相是垢。無妄相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無念即無垢。無念即無淨。無念即無是。無念即無非。無念即無自。無念即無他。自他俱離。成佛菩提正自之時。自亦不自。

知一師聞說。言下悟。於說法處。更不再移。和上見知一師。志性淳厚。有忠孝心。便爲改號。名超然。不離左右。樂行作務。

登州忠信師。博覽詩書。釋性儒雅。捨諸事業。來投和上曰。忠信是海隅邊境。遠投和上。語已作禮。和上答。道無遠近。云何言遠近。忠信啓和上。生死事大。聞和

上有大慈悲。故投和上。不緣衣食。伏願照察。和上問。學士多足思慮。若欲捨得。任住此間。忠信答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身命不惜。何但文字。和上即爲說法。尊者大覺尊。說生無念法。無念無生心。心常生不滅。於一切時中自在。勿逐勿轉。不浮不沈。不流不注。不動不搖。不來不去。活潑潑行坐總是禪。忠信師聞說。儼然不動。和上見已。即悟解大乘。改名號超寂。山中常秘密。夜即作務。不使人知。明即却來舊處。

有法輪法師。解涅槃章疏。博學聰明。傍顧無人。自言第一。故就山門。共和上問難。遙見和上。神威奇特。與諸僧不同。法輪師向前作禮。問訊起居。和上遙見。知

是法師。即遣坐已。和上問。法師解何經論。答。解涅槃經。和上問。云何解涅槃經。法師即引諸章疏。和上說云。非是涅槃經。此並是言說。言說三界本。眞實滅苦因。言說即變異。眞實離文字。高貴德王菩薩問世尊。云何名大涅槃。佛言。盡諸動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云何將言說妄相。已爲涅槃。若如此說。即是不解。云何言解涅槃。

法輪聞說。無詞敢對。和上云。

有法是俗諦。無性第一義。言解即是繫。聽明是魔施。無念即無繫。無念即無縛。無念是涅槃。有念是生死。無念即聽明。有念即暗鈍。無念即無彼。無念即無此。無念即無佛。無念無衆生。般若

大悲智。無佛衆無生。無有涅槃佛。亦無佛涅槃。

若明此解。是眞解者。若不如此解。是著相凡夫。

法輪師聞說。啟顙歸依。小師傳迷日久。今日得遇和上。暗眼再明。伏願和上。慈悲攝受。

綏州禪林寺僧兄弟二人。並是持法華經。時人號史法華。兄法名一行師。弟名惠明師。來投和上。和上問從何處來。先學何教法。惠明云。從綏州來。持法華經。日誦三遍。和上問。安樂行品。一切諸法。空無所有。無有常住。亦無起滅。是名智者親近處。惠明等聞說已。小師迷沒。只解依文誦習。未識義理。伏願和上接引盲迷。和上即爲說法。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是法

不可示。言詞相寂滅。離相滅相。常寂滅相。終歸於空。常善入於空寂行。恒沙佛藏。一念了知。若欲得住山中。更不得誦習。常閑徵徵。得否。

惠明等兄弟知誦習是不究竟。故投和上。和上即爲再說。

無念即無生。無念即無死。無念即無遠。無念即無近。無念即是史法華。有念即是法華史。無念即是轉法華。有念即是法華轉。正無念之時。無念不自。

惠明等聞已。心意決然。便住山中。常樂作務。

慶州慕容長史夫人并女。志求大乘。舉家大小並相

隨來禮拜和上。和上問。夫人從何處來。答。弟子遠聞和上有大慈悲。故來禮拜。和上即爲說種種法要。其女聞說。合掌䠒跪。啓和上。弟子女人。三障五難。不自在身。今故投和上。擬截生死源。伏願和上。指示法要。和上語云。若能如此。即是大丈夫兒。云何是女。和上爲說法要。

無念即無男。無念即無女。無念即無障。無念即無礙。無念即無生。無念即無死。正無念之時。無念不自。即是截生死源。

女人聞說。目不瞬動。立不移處食頃間。和上知此女人。有決定心。與法號常精進。母號正遍知。落髮修行。尼師中爲首

後引表妹姓韋。是蘇宰相女孫。聰明黠惠。博學多知。問無不答。來禮拜和上。和上見有剛骨志操。即爲說法。

是法非因非緣。非無非不無。是離非離。一切相即一切法。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離一切觀行。無念即無行。無念即無觀。無念即無身。無念即無心。無念即無貴。無念即無賤。無念即無高。無念即無下。正無念之時。無念不自。

女人聞說。合掌白和上。弟子女人。罪障深重。今聞法已。垢障消除。語已悲泣雨淚。便請法號。各了見性。得號已。自落髮披衣。尼師中爲首。

誰人報佛恩。　依法修行者。

誰人銷供養。　世事不牽者。
誰人堪供養。　於法無所取。
若能如此行。　有天廚供養。
和上向諸弟子說。攝己從他。萬事皆和。攝他從己。萬事競起不已。又說偈。
一念毛輪觀自在。　勿共同學諍道理。
見境即是丈夫兒。　不明同即畜生類。
但修自己行。　莫見他邪正。
口意不量他。　三業自然淨。
欲見心佛國。　普敬眞如性。
善男子於悕惜心盡。即道眼心開。明如日。若有毛輪許惜心者。其道眼即被翳障。此是黑暗之大坑。無可

了了。實知難出。又說偈。

我今意況大好。　行住坐臥俱了。

看時無物可看。　畢竟無言可道。

但得此中意況。　高枕木枕到曉。

和上所引諸經了義。不直旨心地法門。並破言說。和上所說。說不可說。今願同學。但依義修行。莫著言說。若著言說。即自失修行分。

金剛經云。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尙應捨。何況非法。

華嚴經云。譬如貧窮人。　日夜數他寶。

自無一錢分。
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
如聾設音樂。彼聞自不聞。
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
如盲設衆象。彼見自不見。
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
如飢設飯食。彼飽自腹餓。
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
譬如海船師。能渡於彼岸。
彼去自不去。
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

法句經云。說食之人。終不能飽。

佛頂經云。阿難縱强記。不免落邪見。
覺觀出思惟。身心不能及。
曆劫多聞。不如一日修無漏法。
方廣經云。一念亂禪定。如殺三千界。
滿中一切人。一念在禪定。
如活三千界。滿中一切人。
維摩經云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爲宴坐。若能如此者。佛即印可。無以生滅心。說實相法。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離一切觀行。法相如是。豈可說乎。是故文殊師利菩薩。讚維摩詰。無有言說。
是眞入不二法門。
和上說無念法。法本不自。

又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智見無見。思即涅槃。無漏眞淨。

又破知病。知行亦寂滅。是即菩提道。

又破智病。智求於智。不得贊參。智亦無得。已無所得。即菩提薩埵。

又云。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又破本病。云何爲本。一切衆生。本來淸淨。本來圓滿。有本即有利。爲有利故。心有採集。識家得便。即輪迴生死。本離離他。即無依止。已他俱利。成佛菩提。佛無根境相。不見名見佛。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

又破淨病。涅槃病。自然病。覺病。觀病。禪病。法病。若住此者。即爲有住病。法不垢不淨。亦無涅槃佛。法離觀行。超然露地坐。識陰般涅槃。遠離覺所覺。不入三昧。不住坐禪。心無得失。

又破一病。一亦不爲一。爲一破諸數。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參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一本不起。三用無施。其心不計。是有力大觀。汝等當離己衆他衆。己即是自性。他即是妄念。妄念不生。即是自他俱離。成佛菩提。

和上每說言。有緣千里通。無緣人對面不相識。但識法之時。即是見佛。此諸經了義經。

和上坐下。尋常敎戒。諸學道者。恐著言說。時時引稻田中螃蟹問。衆人不會。又引王梵志詩。

惠眼近空心。　非開髑髏孔。
對面說不識。　饒爾母姓董。

有數老人白和上。弟子盡有妻子。男女眷屬整捨。投和上學道。和上云。道無形段可修。法無形段可證。只沒閑不憶不念。一切時中總是道。問老人得否。老人默然不對。爲未會。和上又說偈。

婦是沒耳枷。　男女蘭單杻。
爾是沒價奴。　至老不得走。

又釼南諸師僧。欲往臺山禮拜。辭和上。和上問言。大德何處去。僧答。禮文殊師利。和上云。大德佛在身心。

文殊不遠。妄念不生。即是見佛。何勞遠去。諸師僧欲去。和上又與說偈。

迷子浪波波。　巡山禮土坡。

文殊只沒在。　背佛覓彌陀。

和上呷茶次。是日幕府郎官侍御。三十人。禮拜訖。坐定問。和上大愛茶。和上云。是。便說茶偈。

幽谷生靈草。　堪爲入道媒。

樵人採其葉。　美味入流坏。

靜虛澄虛識。　明心照會臺。

不勞人氣力。　直聳法門開。

諸郎官因此問和上。緣何不教人讀經。念佛。禮拜。弟

子不解。和上云。自證究竟涅槃。亦教他人如是。不將如來不了教。迴自已解。自已悟。初學佛印。即是入得直至三昧者。和上說訖。儼然不動。諸郎官侍卿。言未曾有也。

問和上。緣何不教事相法。和上答。大乘妙理。至理空曠。有爲衆生。而不能入經教旨。衆生本性。見性即是佛道。著相即沈輪。心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種法滅。誦經禮拜。皆是起心。起心即是生死。不起心即是見佛。

又問和上。若此教人得否。和上云。得。起心即是塵勞。動念即是魔網。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諸官聞說。疑網頓除。咸言爲弟子。

又有道士數十人。山人亦有數十人。法師。律師。論師。亦有二十人。皆釼南領袖。和上問道士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豈不是老君所說。道士云。是。和上云。尊師解此義否。道士默然無對。和上又問。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已至於無爲。無爲無爲無不爲。又問。莊子云。生生者不生。殺生者不死。道士盡不敢對。和上云。今時道士。無有一人學老君者。只學謗佛。道士聞已。失色合掌。和上又問諸山人。夫子說易否。山人答。說。又問。夫子說仁義禮智信否。答言。說。又問。易如何。山人並不言。

和上即爲說云。易言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義如何。山人不敢對。

和上更說云。易不變不易。是衆生本性。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是衆生本性。若不變不易。不思不相。即是行仁義禮智信。如今學士。不見本性。不識主客。强認前塵。已爲學問。大錯。夫子說無思無爲大分明。

山人問和上。感即遂通。義如何。和上云。梵天不求。梵天自至。果報不求。果報自至。煩惱已盡。習氣亦除。梵釋龍神。咸皆供敬。是故如來。入城乞食。一切草木。皆悉頭低。一切山河。皆傾向佛。何況衆生。此是感而遂通也。山人一時禮拜和上。並願爲弟子。

和上又問道士云。上得不失得。是以有得。下得以不

失得。是以無得。此義如何。道士云。請和上爲說。和上云。上得之人。無所得心。爲無所得。即是菩提薩埵。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上得之義。下得不失得。是以無得。下得之人。爲有所求。若有所求。即有煩惱。煩惱之心。即是失得。此是失得之義也。

又云。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若有學人。惟憎塵勞生死。此是不益也。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已至於無爲。無爲無不爲。道即本性。至道絕言。妄念不生。即是益之。觀見心王時。一切皆捨離。即是有益之。以至於無爲。性空寂滅時。是法是時見。無爲無不爲。即是不住無爲。修行無起。不以無起爲證。修行於空。不以空爲證。

即是無不爲義也。
又莊子云。生生者不生。妄念不起。即是不生。殺生者不死。不死義者。即是無生。
又云。道可道非常道。即是衆生本性。言說不及。即是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亦是衆生本性。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但名但字。法不可說。即非常名也。
道士聞說已。合掌問和上。若依此說。即是佛道無二。和上言。不然。莊子。老子。盡說無爲。無相。說一。說淨。說自然。佛即不如此說。因緣自然。俱爲戲論。一切賢聖。皆無爲法。而有差別。佛即不住無爲。不住無相。以住於無相。不見於大乘。二乘人三昧酒醉。凡夫人無明酒醉。聲聞人住盡智。緣覺人住寂淨智。

如來之智惠。　生起無窮盡。
莊老夫子說。　與共聲聞等。
佛呵聲聞人。　如盲如聾者。
預流一來果。　不還阿羅漢。
是等諸聖人。　其心悉迷惑。
佛即不墮衆數。超過一切。法無垢淨。法無形相。法無動亂。法無處所。法無取捨。是以超過孔丘。莊老子。佛常在世間。而不染世法。不分別世間。故敬禮無所觀孔老所說。多有所著。盡是聲聞二乘境界。道士作禮盡爲弟子。默然信受聽法。
又問諸法師。云何是佛寳。云何是法寶。云何是僧寳。法師默然不語。和上說云。知法即是佛寳。離相即是

法寶。無爲即是僧寶。

又問法師。法無言說。云何說法。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常知如來不說法者。是名具足多聞。法師云何說法。法師答曰。般若有三種。一文字般若。二實相般若。三觀照般若。

和上答曰。一切諸文字。無實無所依。俱同一寂滅。本來無所動。我法無實無虛。法離一切觀行。諸法師互相視面。無詞可言。

和上問律師。云何是戒律。云何是决定毘尼。云何是究竟毘尼。戒以何爲體。律以何爲義。律師盡不敢答。

和上問律師。識主客否。律師云。請和上爲說主客義。

和上答。

來去是客。不來去是主。相念無生。即沒主客。即是見性。千思萬慮。不益道理。徒爲動亂。失本心王。若無思慮。即無生滅。律是調伏之義。戒非青黃赤白。非色非心。是戒體。戒是衆生本性。本來圓滿。本來清淨。妄念生時。即背覺合塵。即是犯戒律。妄念不生。即背塵合覺。即是戒律滿足。念不生時。即是究竟毘尼。念不生時。即是決定毘尼。念不生時。即是破壞一切心識。若見持戒。即大破戒。戒非戒二是一相。能知此者。即是大道師。見犯重罪比丘。不入地獄。見清淨行者。不入涅槃。若住如是見。是平等見。今時律師。說觸說

淨。說持說犯。作相受戒。作相威儀。及以飯食皆作相。假使作相。即與外道五通等。若無作相。即是無爲。不應有見。妄相是垢。無妄相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顚倒是垢。不顚倒是淨。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非無遍一切。云何獲圓通。若說諸持戒。無善無威儀。戒相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心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種法滅。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今時律師。只爲名聞利養。如貓覓鼠。細步除行。見是見非。自稱戒行。此並是滅佛法。非沙門行。

楞伽經云。未來世當有身著袈裟。妄說於有無。毀壞我正法。未來世於我法中。而爲出家。妄說

毘尼。壞亂正法。寧毀尸羅。不毀正見。尸羅生天。增諸結縛。正見得涅槃。

律師聞說。惶悚失色。戰慄不安。和上重說。離相滅相。常寂滅相。終歸於空。常善入於空寂行。恒沙佛藏。一念了知。佛只許五歲學戒律。五歲已上。捨小乘師。訪大乘師。學無人我法。若不如此。佛甚呵責。

律師聞已。疑網頓除。白和上。小師傳迷日久。戒律盡捨。伏願慈悲攝受。一時作禮。雨淚而泣。和上云。不憶不念。一切法亦不憶。佛法亦不憶。世間法亦不憶。只沒閑。問得否。律師咸言。得。和上云。實若得時。即是眞律師。即是見性。正見之時。見猶

離見。見不能及。即是見佛。正見之時。見亦不自。

和上更爲再說。起心即是塵勞。動念即是魔網。只沒閑。不沈不浮。不流不轉。活潑潑。一切時中。總是禪。

律師聞已。踴躍歡喜。默然坐聽。

和上問諸法師。論師。作何學問。論師答。解百法。和上說。解百法。是一百箇計。總不解是無計。無計即無念。無念即無受。無念即無自。無念即無他。爲衆生有念。假說無念。正無念之時。無念不自。

又問論師。更解何經論。答。解起信論。和上說云。起即不信。信即不起。又問。論以何爲宗。論師不語。和上云。

論以摧邪顯正爲宗。

論云。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離念相者等虛空。遍法界無所不遍。如今論師。只解口談藥方。不識主客。以流注生滅心解經論。大錯。

論云。離言說即着言說。離名字即著名字。只解渾㖭餦子。不知衆素。

楞伽經云。乃至有心轉。是即爲戲論。不起分別者。是人見自心。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違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論師聞說。合掌作禮。

又有道幽師。旲法師。冠律師。法師。法名嗣遠。問和上。禪經云。貪著禪味。是菩薩縛。和上答。諸法師取相著相。是

衆生繫。又經云。鈍根淺智人。著相憍慢者。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和上言。經云。離相滅相。常寂滅相。律師法師。總違佛教。著相取相。妄認前塵。以爲學問。以犬逐塊。塊即增多。無住即不如此。如師子放塊尋人塊即自息。相念喧動。懷其善根。悟性安禪。即無漏智若於外相求。縱經塵劫。終不能得。於內覺觀。刹那頃便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又時有廣慶師。悟幽師。道晏師。大智師。已上師僧並是堅成禪師弟子。來至和上坐下。是時和上呷茶次。悟幽師向和上說。呷茶三五椀合眼坐。恰似壯士把一瘦人腰。著急腔腔地大好。和上語悟幽師。莫說閑

言語。永淳年不喫泥餺飥悟幽師聞已失色。和上云。阿師今將世間生滅心測度禪。大癡愚。此是龍象蹴蹹。非驢所堪。

和上語悟幽師。無住爲說一箇話。有一人高塠阜上立。有數人同伴路行。遙見高處人立遞相語言此人必失畜生。有一人云。失伴。有一人云。採風涼。三人共諍不定。來至高處。問塠上人。失畜生否。答云。不失。又問。失伴不。云。亦不失伴。又問。採風涼否。云。亦不採風涼。既總無。緣何高立塠上。答。我只沒立。和上語悟幽師。無住禪。不沈不浮。不流不注。而實有用。用無生寂。用無垢淨。用無是非。活潑潑。一切時中。總是禪。

有雄俊法師。問和上。禪師入定否。和上云。定無出入。

又問。禪師入三昧否。答云。不入三昧。不注坐禪。心無得失。一切時中。總是禪。

又有隴右法緣師。俗姓曹。遠聞和上。將母相隨。至白崖山。禮拜和上。和上問。講說何經論。答云。講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和上問。用誰疏論。答云。用天親無著論。暉壇達等師疏。和上問。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云何是此經。黃蘗是此經。紙是此經。墨是此經。法緣師答云。實相般若觀照般若。文字般若。和上語法緣師。一切諸文字。無實無所依。俱同一寂滅。本來無所動。法離一切觀行。經云。我法無實無虛。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爲謗佛。

法緣師答云。無師依章疏說。和上語法緣師。天親無著暉壇等疏。何如佛說。法緣答。不如。和上云。旣不如。緣何不依佛敎。經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經者。即是此心。見性成佛道。無念即見性。無念無煩惱。無念即無自。無念即無他。無念即無佛。無念無衆生。正無念之時。無念不自。法師聞已。合掌白和上。法緣多幸。得遇和上。法緣老親伏願慈悲攝受。便住山中。不離左右。

般若波羅密。不見報恩者。不見作恩者。無住行無緣慈行。無願慈行。不熱慈行。無恩慈行。亦不彼。亦不此。不行上中下法。不行有爲無爲。實不

實法。不爲益。不爲損。無大福。無小福。以無所受而授諸受。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若欲懺悔者。端坐觀念實相。無念即實相。有念即虛妄。懺悔呪願。皆是虛妄。

和上又說。誰人報佛恩。依法修行者。誰人堪受供。世事不牽者。誰人消供養。於法無取者。無念即無取。無念即無捨。無念即無垢。無念即無淨。無念即無繫。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自。無念即無他。正念之時。無念不自。無念即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者。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何其壇越拔妄相之源。悟無生之體。卷重雲而朗惠日。業

障頓袪。廓妄相以定心。寂然不動。眞如之義。非理非事。無生無滅。不動不寂。二諦雙照。即眞見佛。境越但依此法無慢。斯須開塞。雖阻遥即常相。見無異也。儻違此理。流注根塵。思慮競生。貪染過度。縱常對面。楚越難以喻焉。

大曆保唐寺和上傳頓悟大乘禪門門人寫眞讚文 并序

山人孫寰述曰。道也無名。悟道者方知得本。法也無相。識法者乃達其源。得本即道。知道體妙有無生。識法即源。見法性圓明自在。在無所在。在非彼此之方。生無所生。生非有無之際。故釋迦文佛。說十二部之

分法。總了於心。即說無所說。我和上。指八萬之塵積。直教見性。乃指無所指。矧知法離言說。法非言說不明。法離見聞。法非見聞不顯。因言顯義。得亡言。是故順言說者。言顯而法亡。返見聞者。言亡而法顯。無言無我。無我無爲。無爲之體如如。如如之理不一。不一不自。寔曰菩提。勝淨明心。周於法界。即我和上。處其門。傳其法。示無念之義。不動不寂。說頓悟之門。無憶無念。每謂門人曰。法即如是。非言說所及。吾祖師達摩多羅。傳此法要。嫡嫡相受。是諸佛之祕門。是般若波羅蜜。亦名第一義。亦名不二門。亦名見性。亦名眞如。亦名涅槃。亦名禪門。如是之名。是過去諸佛如來之假說。眞實之義。無有名字。時門人得教。如說修行

而味之。共相歎曰。蕩蕩乎如覩太虛之寥廓。無纖無埃。洋洋乎若覩滄溟之浩渼。無際無涯深知道。言不及。微妙無名。感荷大師。愍我迷愚。示我正法。不由階漸。直至菩提。若遇諸學我須轉示。不有師相。曷以顯諸。遂默然良工。繪事眞跡。容光煥然。相好成就。覩貌者可以摧邪。依法者可以至妙。更深處而未測。稽首瞻仰。强爲讚云。

最上乘法。無理非事。善說多門。皆歸不二。迦葉得之。西弘於佛域。達摩受之。東流於澤地。事即千有餘載。聖乃三十有四。嫡嫡相承。代代相次。得法契於道源。傳衣表於眞僞。吾師密受。堂堂顯示。豁諸佛之秘門。啓大乘之了義。不順有爲。

不依無記。離相離性。不愚不智。義非有無。有無非義。逆凡夫心。越賢聖意。行過三乘。頓超十地。非自非他。無自無他。用無生寂。影體俱離。見無明暗。無念即是。遂召良工。潛爲繪事。拙毫生相。覩巍巍之應身。離相窮言。見汪汪之法器。得猶天錫。骨與世異。默妙良哉。究得眞氣。貌惶惶而欲言。目瞬瞬而將視。仰之彌高。瞻之彌貴。不有吾師。此法將墮。

大曆九年六月三日。告諸門徒。與吾取新淨衣。吾欲沐浴。沐浴訖。著新淨衣。問弟子。齋時到未。答。到。約束門徒弟子。若是孝順之子。不得違吾言教。吾當大行。

吾去後。不得頻眉。不得同世間不修行人哭泣。著眼及頻眉者。即不是吾弟子。哭泣即是世間法。佛法即不然離一切諸相。即是見佛。語已奄然坐化。大師春秋六十有一。

校刋歷代法寶記卷下

曹溪大師別傳



曹谿大師別傳叙

吾始祖傳教大師之航海求法于唐也其所傳者三曰台教曰密乘曰禪門此時本邦唯有華嚴唯識等教而未曾知法華妙旨密乘奧義故專主張台教密乘而禪門但列相承譜而已古稱三藏十二分如畫龍直指之旨如點睛其龍未成何處復施其睛乎哉慈覺智證相嗣入于支那亦惟從事台密禪門旁參已於是圓頓之旨三密之宗光被四海其教大備矣後三百餘年而龍已成矣其睛可點也乃覺阿榮西道元之徒俱出乎本宗能體始祖相承之意乃入宋入元嗣法傳心歸以舉唱時至機熟風靡寰區也由是觀之則本邦之禪發源于傳教分委于慈覺智證覺阿波及于榮西道元乃遂滙歸于諸大宗匠耳予教門種艸誦法傳教者也而私淑直指之旨欲順祖承譜故遊乎吾門士每有禪機輒使勸參宗乘亦仰左溪激永嘉之高蹤也古人曰禪者教之綱教者禪之網豈惟有禪綱而無教網可乎哉豈惟有教網而無禪綱可乎哉夫禪有教而證悟其密矣如臨濟溈用則非鹵莽也教有禪而作略斯活矣如四明垂示則非按排也故禪者須達教教者須參禪也而後世不知三學一源甚則至分河飲水可歎哉禪人芳公持傳教請來曹溪大師別傳來請作之序予覩此勝舉乃言始祖所相承并所蘊于懷者以爲之序此傳與壇經等二三所出入者具于芳公之跋故不贅乎此云

寶曆十二壬午夏　金龍沙門　敬雄　謹撰

唐韶州曹溪寶林山國寧寺六祖慧能大師傳法宗旨并高宗大帝　敕書兼賜物改寺額及大師印可門人并滅度六種瑞相及智華三藏懸記等傳

梁天監壬午九年正月五日時婆羅門三藏字智藥是中天竺國那爛陀寺大德辭彼國王來此五臺山禮謁文殊時弟子數十侍從三藏博識多聞善學經論星象之學志弘大乘巡歷諸國遠涉滄波泛舶至韶州曹溪口村謂村人曰看此水源必有勝地堪爲

※九一作元

沙門居止代代高僧不絕吾欲尋之行至曹溪勸村人修造住處經五年號此山門名寶林寺人天所敬海內歸依至天監五年二月十五日 敕天下名僧大德令所在州縣進入內道場供養時韶州刺史侯公表進三藏入內使君問三藏云何以名此山門爲寶林耶答曰吾去後一百七十年有無上法寶於此地弘化有學者如林故號寶林耳三藏四月初得對奏爲寶林寺敕賜田五拾頃至天監十年三藏入臺山却還本國至隋大業十三年天下荒亂寺舍毀廢至天平元年樂昌縣令李藏之請寶林額於樂昌靈溪村置寺至咸亨元年時惠能大師俗姓盧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三歲而孤雖處群輩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其年大師遊行至曹溪與村人劉志略結義爲兄弟時春秋三十略有姑出家配山澗寺名無盡藏常誦涅槃經大師晝與略役力夜卽聽經至明爲無盡藏尼解釋經義尼將經與讀大師曰不識文字尼曰旣不識字如何解釋其義大師曰佛性之理非關文字能解今不識文字何怪衆人聞之皆嗟歎曰

見解如此天機自悟非人所及堪可出家住此寶林寺大師卽住此寺修道經三年正當智藥三藏一百七十年懸記之時也時大師春秋卅有三後聞樂昌縣西石窟有遠禪師遂投彼學坐禪大師素不曾學書竟未披尋經論時有惠紀禪師誦投陁經大師聞經歎曰經意如此今我空坐何爲至咸亨五年大師春秋卅有四惠紀禪師謂大師曰久承蘄州黃梅山忍禪師開禪門可往彼修學大師其年正月三日發韶州往東山尋忍大師策杖塗跣孤然自行至洪州東路時多暴虎大師獨行山林無懼遂至東山見忍大師忍大師問曰汝化物來能答曰唯求作佛來忍問曰汝是何處人能答曰嶺南新州人忍曰汝是嶺南新州人寧堪作佛能答曰嶺南新州人佛性與和上佛性有何差別忍大師更不復問可謂自識佛性頓悟眞如深奇之奇之忍大師山中門徒至多顧眄左右悉皆龍象遂令能入廚中供養經八箇月能不避艱苦忍同時戲調蔑然不以爲意忘身爲道仍踏碓自嫌身輕乃繫大石著腰墜碓令重遂損腰脚忍

◆一[illegible]經字

大師因行至碓米所問曰汝爲供養損腰脚所痛如何能答曰不見有身誰言之痛忍大師至夜命能入房大師問汝初來時答吾嶺南人佛性與和上佛性有何差別誰教汝耶答曰佛性非偏和上與能無別乃至一切衆生皆同更無差別但隨根隱顯耳忍大師徵曰佛性無形如何隱顯能答曰佛性無形悟即顯迷即隱于時忍大師門徒見能與和上論佛性義大師知諸徒不會遂遣衆人且散忍大師告能曰如來臨般涅槃以甚深般若波羅蜜法付囑摩訶迦葉迦葉付阿難阿難付商那和修和修付憂波掬多在後展轉相傳西國經二十八祖至於達磨多羅大師漢地爲初祖付囑惠可可付璨璨付雙峰信信付於吾矣吾今欲逝法囑於汝汝可守護無令斷絶能曰能是南人不堪傳授佛性此間大有龍象忍大師曰此雖多龍象吾深淺皆知猶兎與馬唯付囑象王耳忍大師即將所傳袈裟付能大師遂頂戴受之大師問和上曰法無文字以心傳心以法傳法用此袈裟何爲忍大師曰衣爲法信法是衣宗從上相傳更無

別付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傳於衣衣是西國師子尊者相傳令佛法不斷法是如來甚深般若知般若空寂無住即而了法身見佛性空寂無住是眞解脫汝可持衣去遂則受持不敢違命然此傳法袈裟是中天布梵云婆羅那唐言第一好布是木綿花作時人不識謬云絲布忍大師告能曰汝速去吾當相送隨至蘄州九江驛忍大師告能曰汝傳法之人後多留難能問大師曰何以多難忍曰後有邪法競興親附國王大臣蔽我正法汝可好去能遂禮辭南行忍大師相送已却還東山更無言說諸門人驚怪問和上何故不言大師告衆曰衆人散去此間無佛法佛法已向南去也我今不說於後自知忍大師別能大師經停三日重告門人曰大法已行吾當逝矣忍大師遷化百鳥悲鳴異香芬馥日無精光風雨折樹時有四品官俗姓陳氏捨俗出家事和上號惠明禪師聞能大師將衣鉢去遂奔趁南方尋至大庾嶺見能大師大師即將衣鉢遂還明明曰來不爲衣鉢不審和尙初付囑時更有何言教願垂指示能大師即爲

三一作五　一無合字　人疑仁　一無至字

明禪師傳囑授密言惠明唯然受教遂即禮辭明語能曰急去急去在後大有人來相趁逐能大師即南行至來朝果有數百人來至嶺見明禪師師曰吾先至此不見此人問南來者亦不見此人患脚計未過此諸人却向北尋明禪師得言教猶未曉悟却居廬山峯頂寺三年方悟密語明後居濛山廣化群品能大師歸南略至曹溪猶被人尋逐便於廣州四會懷集兩縣界避難經于五年在獵師中大師春秋三十九至儀鳳元年初於廣州制旨寺聽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法師是江東人也其制旨寺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置今廣州龍興寺是也法師每勸門人商量論義時囑正月十三日懸幡諸人夜論幡義法師廊下隔壁而聽初論幡者幡是無情因風而動第二人難言風幡俱是無情如何得動第三人因緣和合故合動第四人言幡不動風自動耳衆人諍論喧喧不止能大師高聲止諸人曰幡無如餘種動所言動者人者心自動耳印宗法師聞已至明日講次欲畢問大衆曰昨夜某房論義在後者是誰此人必稟承好師匠中有同房人云是新州盧行者法師云請行者過房能遂過房法師問曰曾事何人能答曰事嶺北蘄州東山忍大師法師又問忍大師臨終之時云佛法向南莫不是賢者否能答是既云是應有傳法袈裟請一覽看印宗見袈裟已珍重禮敬心大歡喜歎曰何期南方有如是無上之法寶法師曰忍大師付囑如何指授言教能大師答曰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無爲無漏法師曰如何不論禪定解脫無漏無爲能答曰爲此多法不是佛性佛性是不二之法涅槃經明其佛性不二之法即此禪也法師又問如何佛性是不二之法能曰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爲當斷善根佛性改否佛告高貴德王菩薩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之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斷名爲不二又云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無二能大師謂法師

日故知佛性是不二之法印宗聞斯解說即起合掌虔誠願事爲師明日講次告衆人曰印宗何幸身是凡夫不期座下法身菩薩印宗所爲衆人說涅槃經猶如瓦礫昨夜請盧行者過房論義猶如金玉諸人信否然此賢者是東山忍大師傳法之人諸人永不信請行者將傳法袈裟呈示諸人諸人見已頂禮咸生信重儀鳳元年正月十七日印宗與能大師剃髮落二月八日於法性寺受戒戒壇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所置當時遙記云於後當有羅漢登此壇有菩薩於此受戒今能大師受戒應其記也（出高僧錄）能大師受戒和尚西京總持寺智光律師羯磨闍梨蘇州靈光寺惠靜律師教授闍梨荊州天皇寺道應律師後時三師皆於能大師所學道終于曹溪其證戒大德一是中天耆多羅律師二是密多三藏此二大德皆是羅漢博達三藏善中邊言印宗法師請為尊證也又蕭梁末有眞諦三藏於壇邊種菩提樹兩株告衆僧曰好看此樹於後有菩薩僧於此樹下演無上乘於後能大師於此樹下坐爲衆人開東山法門應眞諦三藏記也（出眞諦三藏傳）其年四月八日大師爲大衆初開法門曰我有法無名無字無眼無耳無身無意無言無示無頭無尾無內無外亦無中間不去不來非青黃赤白黑非有非無非因非果大師問衆人此是何物大衆兩兩相看不敢答時有荷澤寺小沙彌神會年始十三答此之佛之本源大師問云何是本源沙彌答曰本源者諸佛本性大師云我說無名無字汝云何言佛性有名字沙彌曰佛性無名字因和上問故立名字正名字時即無名字大師打沙彌數下大衆禮謝曰沙彌小人惱亂和上大師云大衆且散去留此饒舌沙彌至夜間大師問沙彌我打汝時佛性受否答云佛性無受大師問汝知痛否沙彌答知痛大師問汝既知痛云何道佛性無受沙彌答豈同木石雖痛而心性不受大師語沙彌曰節節支解時不生嗔恨名之無受我忘身爲道踏碓直至跨脫不以爲苦名之無受汝今被打心性不受汝受諸觸如智證得眞正受三昧沙彌密受付囑大師出家開法受戒年登四十印宗法師請大師歸制旨寺今廣州龍

◎十一作千

◎傳字疑衍

興寺經藏院是大師開法堂法師問能大師曰久在何處住大師云韶州曲縣南五十里曹溪村故寶林寺法師講經了將僧俗三千餘人送大師歸曹溪因茲廣闡禪門學徒十萬至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敕迎大師入內表辭不去　高宗大帝敕曰　朕虔誠慕道渴仰禪門名諸州名山禪師集內道場供養安秀二德最爲僧首　朕每諮求再推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記傳傳達磨衣鉢以爲法信頓悟上乘明見佛性今居韶州曹溪山示悟衆生卽心是佛

朕聞如來以心傳心囑付迦葉迦葉展轉相傳至於達磨教被東土代代相傳至今不絕師旣禀承有依可往京城施化緇俗歸依天人瞻仰故遣中使薛簡迎師願早降至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下

韶州曹溪山釋迦惠能辭疾表

惠能生自偏方幼而慕道叨爲忍大師囑付如來心印傳西國衣鉢授東土佛心奉　天恩遣中使薛簡召能入內惠能久處山林年邁風疾　陛下德包物外道貫萬民育養蒼生仁慈黎庶旨弘大教欽崇釋門恕惠能居山養疾修持道業上答　皇恩下及諸王太子謹奉表釋迦惠能頓首頓首

中使薛簡問大師京城大德禪師教人要假坐禪若不因禪定解脫得道無有是處大師云道由心悟豈在坐耶金剛經若人言如來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無所從來曰生亦無所去曰滅若無生滅而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卽是坐大師告言中使道畢竟無得無證豈況坐禪薛簡云簡至　天庭聖人必問伏願和上指授心要將傳聖人及京城學道者如燈轉照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大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薛簡云明譬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若不用智慧照生死煩惱何得出離大師云煩惱卽菩提無二無別汝見有智慧爲能照此是二乘見解有智之人悉不如是薛簡云大師何者是大乘見解大師云涅槃經云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卽是佛性佛性在凡

夫不滅在賢聖不增在煩惱而不垢在禪定而不淨
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亦不中間及內外不生不滅性
相常住恒不變易薛簡問大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
道外道亦說不生不滅大師答曰外道說不生不滅
將生止滅滅猶不滅我說本自無生今即無滅不同
外道外道無有奇特所以有異大師告薛簡曰若欲
將心要者一切善惡都無思量心體湛寂應用自在
薛簡於言下大悟云大師今日始知佛性本自有之
昔日將爲大遠今日始知至道不遙行之即是今日
始知湼槃不遠觸目菩提今日始知佛性不念善惡
無思無念無知無作不住今日始知佛性常住不變
不爲諸惡所遷中使薛簡禮辭大師將表赴京
高宗大帝賜磨衲袈裟一領及絹五百疋　敕書曰
　敕師老疾爲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託疾金
粟闡弘大大法傳諸佛心談不二之說杜口毗耶聲
聞被呵菩薩辭退師若此也薛簡傳師指授如來智
見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
沙　朕積善餘慶宿種善因得値師之出世蒙師惠

＊一無大字

＊末疑不一本作來

頂上乘佛心第一朕感荷師恩頂戴修行永永不朽
奉磨衲袈裟一領絹五百疋供養大師神龍三年四
月二日下　又神龍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敕下詔
州百姓可修大師中興寺佛殿及大師經坊賜額爲
法泉寺大師生緣新州故宅爲國恩寺延和元年大
師歸新州修國恩寺諸弟子問和上修寺去卒未
歸此更有誰堪諮問大師云翁山寺僧靈振雖患脚
跛心裏不跛門人諮請振說法又問大師何時得歸
答曰我歸無日也大師在日景雲二年先於曹溪造
龕塔後先天二年七月廊宇猶未畢功催令早了吾
當行矣門人猶未悟意某年八月大師染疾諸門人
問大師法當付囑阿誰答法不付囑亦無人得神會
問大師傳法袈裟云何不傳答云若傳此衣傳法之
人短命不傳此衣我法弘盛留鎭曹溪我滅度七十
年後有東來菩薩一在家菩薩修造寺舍二出家菩
薩重建我教門徒問大師曰云何傳此衣短命答曰
吾持此衣三遍有刺客來取吾命吾命如懸絲恐後
傳法之人被損故不付也大師力疾勸誘徒衆令求

道忘身唯懃加行直趣菩提某月三日奄然端坐遷化春秋七十有六滅度之日煙雲暴起泉池枯涸溝澗絕流白虹貫日巖東忽有衆鳥數千於樹悲鳴又寺西有白氣如練長一里餘天色淸朗孤然直上經于五日乃散復有五色雲見於西南是日四方無雲忽有數陣涼風從西南颸入寺舍俄而香氣氤氳遍滿廊宇地皆振動山崖崩頹大師新州亡廣果寺寺西虹光三道經于旬日又寺前城頭庄有虹光經一百日衆鳥悲鳴泉水如稠泔汁不流數日又翁山寺振禪師於房前與衆人夜間說法有一道虹光從南來入房禪師告衆人曰和上多應新州亡也此虹光是和上之靈瑞也新州尋有書報亡曹溪門徒發哀因虹光頓謝泉水漸流舊至翁山振禪師聞哀設三七齋於夜道俗畢集忽有虹光從房而出振禪師告衆人曰振不久住也經云大象既去小象亦隨其夕中夜臥右脇而終也曹溪門人迎大師全身歸曹溪其時首領不肯放欲留國恩寺起塔供養時門人僧崇一等見刺史論理方還曹溪大師頭頸先以鐵鍱

◆一無頭字

◆去一作云

封裹全身膠漆其年十一月十三日遷神入龕至開元二十七年有刺客來取頭頸移大師出庭中刀斬數下衆人唯聞鐵聲驚覺見一孝子奔走出寺尋迹不獲大師在日受戒開法度人三十六年先天二年壬子歲滅度至唐建中二年計當七十一年其年衆請上足弟子行滔守所傳衣經三十五年有殿中侍御史韋據爲大師立碑後北宗俗弟子武平一開元七年磨却韋據碑文自著武平一文開元十一年有潭州瑝禪師曾事忍大師後時歸長沙祿山寺常習坐禪時時入定遠近知聞時有大榮禪師住曹溪事大師經三十年大師常語榮曰汝化衆生得也榮即禮辭歸北路過瑝禪師處榮頂禮問瑝曰承和上每入定當入定時爲有心耶爲無心耶若有心一切衆生有心應得入定若無心草木瓦礫亦應入定瑝答曰我入定無此有無之心榮答曰若無有無之心即是常定常定即無出入瑝即無對瑝問汝從能大師處來大師以何法教汝榮答曰大師教榮不定不亂不坐不禪是如來禪瑝於言下便悟去五蘊非有六

塵體空非寂非照離有離空中間不住無作無功應用自在佛性圓通歎曰我三十年來空坐而已往曹溪歸依大師學道世人傳埕禪師三十年坐禪近始發心修道景雲二年却歸長沙舊居二月八日夜悟道其夜空中有聲告合郭百姓埕禪師今夜得道皆是能大師門徒也

上元二年廣州節度韋利見奏僧行滔及傳袈裟入內孝感皇帝依奏

敕書曰　敕曹溪山六祖傳袈裟及僧行滔并俗弟子韋利見令水陸給公乘隨中使劉楚江赴上都上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下　又乾元二年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辭老疾遣上足僧惠象及家人永和送傳法袈裟入內隨中使劉楚江赴上都四月八日得對滔和上正月十七日身亡春秋八十九　敕賜惠象紫羅袈裟一對家人永和州　敕賜度配本寺改建興寺爲國寧寺改和上蘭若　敕賜額爲寶福寺又僧惠象隨中使劉楚江將衣赴上都訖

辭歸表

沙門臣惠象言臣偏方賤品叨簉桑門樂處山林恭持聖教其前件衣鉢自達磨大師已來轉相傳授皆當時海內欽崇沙界歸依天人瞻仰俾令後學覩物思人臣雖不才濫承付囑一昨奉恩命勒送天宮覩自保持永無失墜臣之感荷悲不自勝是知大法之衣萬劫不朽京城緇侶頂戴而行然臣師主行滔久傳法印保茲衣鉢如●護髻珠數奉德音不敢違命一朝已歿奄弃明朝臣今欲歸至彼啓告神靈宣述聖情陳進衣改寺之由叙念舊恤今之狀臣死將萬足不勝涕戀懇款之至供奉表辭以聞沙門惠象誠悲誠戀頓首頓首謹書

●護一作獲

孝感皇帝批僧惠象表

敕曰師之師主行滔戒行清循德行孤秀傳先賢所付衣鉢在炎方而保持亟換歲年曾不失墜　朕虔誠慕道發使遐求師緜歷畏途頂戴而送遂　朕懇願何慰加之行滔身雖云亡其神如在師歸至彼具告厥靈知　朕敘崇永永不朽矣卽宜好去

又乾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孝感皇帝遣中使程

京杞送和香於能大師龕前供養宣口敕焚香龕中一道虹光直上高數丈程使見光與村人舞蹈錄表送　又寶應元皇帝送傳法袈裟歸曹溪敕書曰袈裟在京總持寺安置經七年敕楊鑑卿久在炎方得好在否朕感夢送能禪師傳法袈裟歸曹溪尋遣中使鎮國大將軍楊崇景頂戴而送傳法袈裟是國之寶卿可於能大師本寺如法安置專遣衆僧親承宗旨者守護勿令墜失　朕自存問永泰元年五月七日下

六祖大師在日及滅度後六種靈瑞傳

大師在日寺側有瓦竈匠於水源所縛鷄水被觸穢旬日不流大師處分瓦匠令於水所焚香設齋稽告纔畢水即通流　又寺內前後兩度經軍馬水被觸汚數日枯渴軍退散後焚香禮謝涓涓供用　又大師住國寧寺及新州國恩寺至今兩寺並無鷂雀鳥鳶　又大師每年八月三日遠忌村郭士女雲集在寺營齋散衆人皆於塔所禮別須臾之間微風忽起異香裛人煙雲覆寺天降大雨洗蕩伽藍寺及村雨即不降　又大師滅後法衣兩度被人偷將不經少時尋即送來盜者去不得　又大師滅後精靈常在恍恍如覩龕塔中常有異香或入人夢前後祥瑞其數非一年月淹久書記不盡

書曹溪大師別傳後

曹溪大師初樵采供親一日負薪於市聞客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感悟直趨黄梅諸傳所載咸爾獨壇經記曰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悟今謂若不曾聞經於市鄽開悟豈往黄梅見五祖嗣問如流哉況自復言米熟久矣唯欠篩耳如言傳衣之宵聞經方悟則初後不應文理倒置大可疑矣嘗閱緇叢林公論四明竺仙梵仙述曰六祖初於市邸聞客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豁然開悟遂乃求謁黄梅此乃古本壇經所載由緒宛然豪於十七八歲時獲見之今悉無有且其自與黄梅相見至和秀禪師偈等語皆是妙悟性元深達法本異出天然非凡所

未悟所能道若今壇經謂五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恰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便悟蒙謂此乃六祖之下鄙俚之徒改竄造作之語而加恰至二字原其鄙意卽謂親從其師言下而悟親得其法乃紹六祖位也殊不知具無師智自然智自得自悟方堪傳受又云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其袈裟乃有神通人之不能見歟否則但是踏襲世尊於多子塔前命迦葉以僧伽黎圍之之語耳忠國師云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徒斯論盡矣昔於東武獲曹溪大師別傳蓋古傳教大師從李唐手寫齎歸鎭藏叡嶽何日流落子院秘之年尙享保乙巳春東武儒官山田大介延同學天野丈右衛門監視京師名區偶獲此寶冊拜寫十襲其家焉傳末有貞元十九二月十九日畢天台最澄封之字且搭朱印三箇刻比叡寺印四字貞元十九當日本延曆二十年乙酉也大師遷寂乃唐先天二年至于貞元十九年得九十一年謂壇經古本湮滅已久世流布本宋後編修諸傳亦非當時撰唯此傳去大師謝世不遠可謂實錄也而與諸傳及壇經異也然撿黃梅傳法一事師資唱酬機緣如此實可尊信哉乃前疑方消竺仙評論亦有驗惜乎失編者之名考請來進官錄曰曹溪大師傳一卷是也嗚呼何幸假瑞德手千年舊物流于吾桑域是國之寶也仍欲垂不朽授之欹劂氏云

寶曆十二年壬午夏四月　　祖芳謹識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

唐・智炬 撰

(以上缺三紙)

王子從德號能仁瞿曇之夕
而改立梵語釋迦文唐言能仁者
刹有利益謚之刹利王復案普曜
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之光
明照十方之世界地湧金蓮花自然
捧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
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
能尊我者後至昭王四十二年涒灘
之歲二月八日太子年登十九欲求
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
游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
此老病死終可猒離唯有迦葉彼羅
提佛末教弟子是真歸處既思念已
而作是言我求於出家必應有所契

父王大慈造必應聽許我尒時太子
志求出家父王愛念而當不許是時
父王勅諸伎樂悅樂太子太子不樂
復於分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
牕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當至時
可去矣時可去矣太子聞此語已心
生歡喜即念命車匿索馬四神捧足
踰城而去尒時太子當自念言夫出
家者心行哀愍具大慈悲當行敬順
不損於物若不留一馬跡王必罪於
門者即於城西北角留一馬跡知騰
空而去尒時太子後往檀持山中修
道此山有其五峯名字復各有異中
心最高之者號曰彌樓寶山此山出
其皓玉譯名那爛陀復名中象頭

第五紙

矣此山四面上各有一大峯南面名香山西面名檀特北面名斑吒峯東面名荼那⋯⋯山中於

（以下缺一紙半）

身三者煞盜婬口四者兩舌惡口忘言綺語意三者嫉妒恚此十事不順聖道而名十惡太業若解悔之而歸至理十善行耳佛言人有衆過而不自悔頓息威容諸惡生巳罪來赴身如水歸海自成深廣何能免離若人有惡自解知非改過得善罪自消滅

如病得汗漸有痊損耳佛言愚人聞善者善之故惡來撓亂汝自禁息當無嗔責彼自惡者而惡之有人聞吾守道行大慈悲惡者來往故致罵佛佛默不對懟之癡冥罵止問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禍歸子身矣猶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慎勿為

惡也

佛言惡人害賢者猶如仰天唾唾不至天公還從巳身墮逆風揚惡不能汙上人賢者不可毀禍必降亞身

佛言夫人為博愛道必難會守志奉道其道甚大覩人施道助之歡喜重加福報人天善利　佛言猶如炬火數千百輝洞見諸像道亦如之　佛言

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者飯持五戒者萬不如飯一須陀洹飯百萬須陀洹不如飯一斯陀含飯千萬斯陀含不如飯一阿那含飯一億阿那含不如飯一阿羅漢飯十億阿羅漢不如飯一辟支佛飯百億辟支佛不如飯一三世諸佛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　佛言天下有二十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判命不死難得覩佛經難生值佛世難忍色忍欲難見好不求難被辱不嗔難有勢不臨難觸事無心難廣學博究難除人滅我難不輕未學難心行平等難不説是非難會善知識難

見性學道難覩境不動難善解方便難隨化度人難有一沙門問佛以何因緣得知宿命會其志道明見諸有佛言道無形相知之何益要當守志如摩鏡師精心用意而得塵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如覩諸有斷欲無求當得宿命有比丘問佛何者為善何者最大佛言行道守真者善志與道合者大有沙門問佛何者多力何者最明佛言忍辱多力不懷惡故兼加安健忍者無惡必為人尊欲最明者心垢除滅盡清淨無瑕穢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未嘗不見無有不明無有不知無有不聞得一切智可謂明乎佛言人懷愛欲不見道者

譬如濁水致力攪之衆共臨水上無
能覩見形影者爲愛欲交錯心中興
濁故不見道若人漸解懺悔來近知
識水澄穢除清淨無垢即自見性耳
佛言夫爲道者譬如持炬入冥室中
其冥即滅而明猶存學道見諦無不
明矣佛言吾法念無念念行無行行
言無言言修無修修會者近尔迷者

遠乎言語道斷非物所拘差之豪氂
倏忽須臾佛言覩天地念非常覩世
界念非常覩靈覺即菩提如是心識
得道疾矣佛言熟自念身中四大各
自有名都爲我故我既不起其如幻
耳佛言人之隨情欲求聲名名之顯
照身之故耳身雖故已而受諸惡名
之顯已世之常名而不學道枉用功

勞譬如燒香雖人聞香香自燼矣危
身之火悔之在後佛言財色於人人
之不捨譬刀刃有蜜不足一食之飡
小兒舐之有害舌之患也　佛言人
繫於妻子士寶舍宅之患其甚牢獄
牢獄有散適之文妻子無合寃之理
情欲所愛於色豈憚驅驅雖有虎口

之禍心存甘伏投泥自溺故曰凡夫
透得此門出塵羅漢　佛言愛欲莫
同色若二同者孰爲道人　佛言愛
欲人猶如執炬逆風而行貪色興欲
而有損乎不順天道而必燒手也天
神獻玉女於佛欲以試佛觀佛道意
而定遐邇佛草囊衆穢尔來何爲以
可斯俗難動六情去吾不用汝天神

踰欲內問道意佛爲解說即得須陀
洹果
佛言夫爲道者猶若木在於水尋流
而行不觸兩岸不爲人取不令鬼神
所遮不爲波浪所住亦不腐敗吾保
其此木決定入海矣人爲道者不爲
欲情所惑不爲衆邪所撓精進無疑
吾保此人得其道矣　佛告學道者

愼無信汝意意終不可信愼勿與色
會色會即禍生當得阿羅漢乃不可
信汝意　佛告諸弟子愼勿視女人
亦莫共言語身得無上乘視語都無
汚視色無色想對欲無欲意蓮花不
著水清淨超於彼老者父母想中屬
如親屬稚者如子孫幼者如兄姊妹

一度一切衆見世得出世若依如是
解無錢亦富貴　佛言人爲道故當
捨情欲如彼乾草火來須避道人見
欲必當遠之佛言有人患婬不止踞
斧刃上以自除其陰佛謂之曰若斷
其陰不如斷心心爲功曹若止功曹
從者都息邪心不止斷陰何益斯須
即死佛言世俗倒見不善吾理如此

癡人殘形損質斷聖味故未可會道
佛爲偈曰欲生知汝意意以思想生
二心各寂靜非色亦非行佛言此偈
是迦葉佛說流在世間
佛言人從愛生愛從憂生憂從怖生
若離於愛何憂何怖　佛言人爲修
道譬如一人與萬人戰挂鎧排兵出
門欲戰意復怯弱畏生死魔乃自怕

怖或半路而還或格鬬而死或得大勝負還國高遷若人能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惑前境滅盡陰魔不久得道矣　有沙門夜誦迦葉遺教經其聲悲緊欲悔思反佛勑問之汝處于家昔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言絃緩如何對曰不鳴矣絃急如何對曰聲

絕矣急緩得中如何對曰諸音普矣佛告沙門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佛言夫人爲道者猶如鍛鐵去戾成精器必好也學道之人先去垢淶行自精細於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惱其意生惱行即退矣其行既退罪必加矣但清淨安樂不失道矣

佛言夫人離三惡道得爲人難既得爲人去女即男難既得爲男六情皃具難六情既具生中國難既處中國值諸佛難既值佛已遇道者難既遇道者興信心難既興信心發菩提難既發菩提無修證難　佛問諸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爲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

對曰在飯食間佛言子未能爲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噏間佛言善哉善哉可謂道者矣　佛言佛子去離吾數千里憶念吾戒必得道果在吾左右目常覩見心無思慕終不得道如不疏敬仰及無懈怠即得聖位當坐道場佛言若有人得道

猶如食蜜中邊皆甜吾經亦爾佛言
爲道人者佛所言說皆信順故能伏
愛欲之根不起三業當行佛道示三
昧果決得勝處佛言諸沙門行道當
如磨牛無有休息身雖行道心道不
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佛言吾視王
侯之位如過客視金玉之寶如覩
瓦礫視紈素之服如覩弊帛視大千
界如一訶子視四耨水如塗足油視
方便門如伐寶聚視無上乘如夢金
日視求佛道如眼前花視求禪定如
須彌柱視求涅槃如晝夕寤視倒正
者如六龍舞視平等如眞一地視興
化者如四時木如上四十二章經至
此土時當後漢第二主孝明帝永平
七年乙丑之歲正月十五日夜夢金

人身長丈六紫磨金色項有圓光赫
奕如日來詣殿前帝乃驚異詔群臣
問曰此爲何瑞是何神人也時有通
人蘇攸傅毅及扈多與蔡愔等對曰
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不言而自
信不治而不亂也巍巍乎獨出三界
之外飛行自在無人能名焉此聖者
滅後一千年外有教當被此土陛下
所夢將必是乎帝乃上寤即遣羽林
中郎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四人迎
佛教至大月氏國蹦遇摩騰竺法蘭
二菩薩僧以白氎畫釋迦像并四十
二章經載以白馬及修多羅等教至
永平十年戊辰之歲十二月三十日
摩騰達于雒陽明晨竺法蘭至自茲

巳降龕塔相望神人接踵道法流布處
處崇立逮人伏化願爲臣妾者不可
稱數遂得國雖淸休含靈該潤皆賴
家息聖澤代代不絕矣此經梵書一
十九葉即笁法蘭翻會梵音覽者
細披詳之而定參省也

度衆付法章涅槃品第三

尒時世尊說此經已復度諸衆而爲

說法時阿難白佛請度波闍波提毗
舍佉母等出家佛告阿難我正法住
世滿足千祀汝今請我度諸女人令
我正法當滅五百佛告阿難波闍波
提等能行八敬不波闍波提請爲白
世尊聽我出家依佛教勅當行八敬
阿難如上白佛佛告阿難及諸大衆

夫女人出家能行八敬無有缺犯於
我正法而得千載既受佛勅即令出家
須臾女衆而出家者有千二百人俱
合掌瞻佛而讚偈曰世尊大慈造度
我等出家女人五障身得遇佛解脫
說此偈已生歡喜心佛放眉間白毫
照于座前諸菩薩衆咸皆欣慶瞻仰
尊顏而說偈曰金色兩足尊德大至

無畏眉間玉毫相能照於大千尒時
如來說五乘法而能濟度一切衆生
宜三解脫而報諸有道德高遠非十
翼之所詮心行處滅覺觀莫能究其
終始永絕名言之外非稱量讚詠者
哉大之則無邊法界小之則本覺一
心內則包乎六合外則無壃遐域故
經云法廣大方啓而小域一心本覺

苞乎大千濟拔有無潤澤含識故我
牟尼從本原性海演大教化人靡不
周徧廣而無大微而非小興事法則
引諸子出於火宅談理教則非言像
之內一統一乘性極八周洞明十界
說法住世四十九年開般若之妙門
灌覺道於群友五天一化大備三明

得六神通及八解脫每告弟子摩訶
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
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
并勅阿難副二傳化無令斷絕佛爲
迦葉重說偈言法本法無法無法法
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
金縷僧伽梨衣轉付於汝傳授補處

至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佛
出世勿令其朽壞尒時迦葉聞佛偈
已頭面禮足頂出真光照二足尊如
金山聚尒時迦葉躬諾歎曰善哉善
哉願爲勿慮我當依勅敬順佛故
尒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
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
羅雙樹下右脇壘足泊然宴寂瞿那

慟哭八部傷情再從棺起爲母說法
大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
事不被無常吞假使妙高山劫盡皆
散壞譬如群宿鳥夜聚旦隨飛死去
別親知怪離亦如是特現雙足化示
婆耆并說無常以偈報曰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說此偈

已放大光明照曜天地降下金身處涅槃樂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竟茶毗之此火燼後金棺如故尒時大衆即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尒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返空中化火三昧須臾食頃灰生四樹收得舍利八斛四斗帝釋告請而得一牙海神興伐天使而失盜牙而起寶塔以三十二相全身建八萬四千之窣堵自世尊滅時即當此土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自世尊滅度後一千一十七年方至此漢土即永平十年戊辰歲矣賴我皇王霸善國界永清遂得天人戴仰神龍恭敬矣

第一祖大迦葉章結集品第四

第一祖大迦葉者摩揭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名飲澤母字香志昔緣所追而為金鍛善明金性而使柔伏有一貧女游行乞丐得一金珠内懷歡喜意欲為薄補治像面付法傳云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造塔塔中有如來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時此貧女將此金珠往金師所而請修薄擬飾像面是時金師修治金訖因共願言願我二人為無姻夫妻身真金色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真金色後生梵天彼天壽盡生中天摩揭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一由旬瞋奪

諸光悉不復現故云飲光亦名金勝
復號婆耆妻亦金色雖爲貴姻誓不
相觸深厭諸有欲求出家澤志聽許
便投世尊發弘誓願上法受戒清貞
守素無愛無欲常行頭陀世尊在日
命坐付衣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尒時
世尊未涅槃時每告弟子摩訶迦葉
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

二十二

寶林傳卷第一　第十九張　泰

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
斷絕迦葉敬諾唯然受教涅槃經云
尒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
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暢
正法眼藏并勅阿難與共傳化尒時
摩訶迦葉在耆闍崛山賓鉢羅窟覩
勝光明大地震動即入三昧以淨天

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涅槃全
身捨壽迦葉從定而起慘然不悅乃
告徒曰如來涅槃也何期駃哉嗚呼
正法眼滅世間空虛即領眷屬前後
圍繞向拘尸那城至雙林樹間悲戀
號泣佛於金棺内現金色雙足具千
輻輪相光明照曜猶如盛日迦葉遂
再開發更以千重白褺纏大化身香

二十三

油注滿金棺之内栴檀沈水積藂荼
毗佛力威神内外白褺而無損尒
時摩訶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毗金
剛舍利非我等事何以故自有國王
大臣長者居士樂寂勝福田者自當
供養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
爲未來世作大照明紹光正法尒時
迦葉作大神通往須彌頂而說偈言

如來弟子且莫湼槃得神通者當赴
結集說是偈已即擊揵銅揵銅之中
而傳此偈聲徧三千大千世界得神
通者其數四百九十有九悉集王舍
城耆闍崛山賓鉢羅窟亦云七葉巖
矣尒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當
自念言我事如來亦無缺犯自爲有

漏不及衆數思惟是已曉夜經行明
相出時身體疲極亞臥之次頭未至
枕得證阿羅漢果心生歡喜即往賓
鉢羅窟擊其石門尒時迦葉在於窟
中問是何人敲我此戶答言是佛侍
者比丘阿難迦葉語曰汝漏未盡不
得入來阿難答言我已證無漏迦葉
報言汝既證無漏可現神變以遣衆

疑尒時阿難即騁神通從戶鑰中入
得在衆會添數五百阿闍世王爲結
集主因茲國王得覽小乘之教也時
諸比丘即從座起詣閤長者大迦葉
於三藏中先集何藏迦葉語云當修
多羅藏迦葉白聖衆言此阿難比丘
多聞揔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
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

佛所讚歎聰慜第一宜可請彼集修
多羅藏大衆默然允之迦葉告阿難
曰汝於今者宜宣法眼阿難躬受敬
諸觀察聖心而說偈言　比丘諸眷
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
無月說是偈已禮衆僧足即昇法座
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城

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
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
謬乎諸比丘皆曰不異世尊所說於
是迦葉請優波離集毗尼藏次命迦
旃延集阿毗曇達摩藏迦葉即入願
智三昧觀所集法藏皆無欠少因玆
流布而不斷絕如上去先經次律後
論者並衣大智度論明也尒時迦葉

說法化度四十五年復應思惟既集
法竟一切皆通宣揚傳化作大善利
度脫衆生不可稱計作是念我極年
邁身為衰老腐爛之體甚可猒惡無
常危敗不可依護恒為諸苦之所惱
害誰有智者樂於此身我今宜往鷄
足入滅盡定而候彌勒尒時迦葉告
阿難言汝今當知昔婆伽婆欲涅槃

時以大法眼付囑於我我今年朽形
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
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
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此偈
已心生歡喜又作是念昔婆伽婆功
德所勲諸舍利我當盡禮敬而歸滅
盡定作是言已即昇虛空徧至諸處

所有塔廟盡皆禮辭禮辭已訖還王
舍城又自念言阿闍世王本與我約
若涅槃時必當相別遂入王城辭阿闍
世王故經云入大夢時預別勤敬之
士可適反也王寢不遇留言付於門
者令奏王知云吾當往鷄足山准西
域記云此山三峯如仰鷄足於此山
中以草敷坐結加而已作是念言今

我此身著佛所與糞掃之衣及持僧伽梨等經于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佛出世不令其朽壞作是念已遂語山曰若阿闍世王與阿難來山當為開令其得入若歸去後復當還合言訖便入滅盡定應時大地六種震動尒時阿闍世王於睡夢中見殿梁折遂即驚覺時執扃之使闍奏

王知云大迦葉辭王往鷄足山欲入涅槃遇王殿寢未敢奏聞王聞此語遂生悲泣云朕何薄祐諸聖涅槃不一覩見即詣竹園禮阿難足借問迦葉所在遂命阿難同往鷄足王到山已山自開闢迦葉在中全身不散王乃勅諸力士積諸香薪欲闍維之阿難白大王曰摩訶迦葉以定持身待於慈氏下生奉付僧伽梨竟方入涅槃如今切不可燒也王聞是說以種種供養心生悲戀然後禮辭定身却命阿難入於王舍阿闍世王與阿難纔出此山山合如故自婆耆入鷄足山時當此土姬周弟八帝孝王五年丙辰之歲矣帝釋諸天雨諸寶花於此

山上常當供養也

婆耆德政章徵述品第五

摩訶大迦葉尊容碑 一十五徵 并序

朝請大夫行尚書司門員外郎上柱國常山張亮述

聞如是須彌絕頂日宮照香積之天阿耨達池水輪繞金剛之地萬劫億劫有塵衆之如來三千大千有恒河沙之菩薩莫不生生積習揔十住者

謂之神念念勤修成六通者謂之聖
皮紙骨筆大莫大乎精心腦藥髓燈
難莫難乎練行割情捨欲禪定無雙
戒禁律儀頭陀第一或將身以替鹿
或委命以飼虎或迸血以救鵝或割
肌而代鴿或施其兩目或施以千頭
或哆肉於夜叉或磔形於羅剎大慈

苦行不可思議佛大眷屬獨覺聖人
摩訶大迦葉者中國言大龜氏本摩
揭國婆羅門尼拘律陀之胤一名畢
鉢羅亦名婆耆子產業豐厚初無係
嗣與瓶沙王覽富唯讓一犂共摩竭
以諍饒更逾千倍積長者之貝玉祈
請樹神獲貧女之金珠莊嚴塔像載
誕金光之子結成金色之妻果合前

緣深俯宿願雖為貴偶乃無欲情勤
苦出家勳修入道闡一乘而利物弘
二教以化人實得他心終無我相大
迦葉之應現也尒時賓鉢羅窟藥藏
香烟耆闍崛山竹林篁水瑞獸游集
吉鳥和鳴雅為習定之所正是棲禪
之地均佛寶座對盞拂以談玄揆佛
珍衣燒象沈而請益一乘正法逾於

五歲比丘一覩真容便成八日羅漢
啓護之禁不犯戒科齋鉢之道終無
捨悟靜以鎮物或掩室而息言寂以
凝神或杜口而傳意僧祇劫上初地
小於鍼鋒剎那頃閒祥河細於毛孔
信心易受遇緣覺而招提慚愧難馴
對諸天而不語大迦葉之演教也早

寤非相見非非相空預觀無明覺無
無明盡一坐摶食則持鉢周天百納
掃衣則捜針陷地或晨游棘塚四念
經行或夜宿榛檀六時禮敬貔豹枕
後禪心寂而莫驚虺蟒縈前戒定澄
而不亂被毀於偷蘭之妹不以為嫌
受罵於販針之子不以為辱守極貧
極賤處其至卑至微願在萬人之下

恥居一物之上三百斛金粟棄之若
遺塵九十劫玉顏捐之如脫屣不可
為而善者謂之善為不堪忍而能忍
者謂之能忍大迦葉之精苦也修阿
鞞跋致獲嚴定首楞志崇饒益情規
攝養韋陀山上備說良緣光耀林間
對談真相被煙火為喻去法彌傳乘
宮殿而行躡空如實不忘貧母廣現

仁慈能度本妻克明貞信帝釋靈化
施食充觴驕梵騰空流泉禮足給淨
人之驅策平等無偏聞緊那羅揮琴
安禪載竦積有學於蘭若物我虛澡
無欲於檀波色聲具絕八座精進並
獲牛軒千弟子之歸依皆乘康軫大
迦葉之普濟也既而大地六震驚雷

四起入定觀以思惟見人尊之善逝
振大法鼓動百億之天人吹大法蠡
集三千之部衆歎曰法山崩法海竭
法橋壞法舸裂法樹摧法幢折法雲
散法炬滅斯乃梵王二請論大而赴
之荼毗童子一言停涅槃而待迦葉
時佛降七處化六師說佛性之四種
開玄法於三德遂令刪闍頓賴須跋

摧心或喻之龜毛或方之鳥跡尋光於海底智者不惻其是非觀樹影於暗中明者不窮其虛實慈緣幽感難陀掩扉而復開願力潛通末羅已燎而還滅四相兼備照菩薩之五眼千轂俱開現如來之雙足佛日之日燭耀十方天中之天覆臨三界昔一乘月喻得戒於多子之辭今五指日光

剋期於育王之塔大迦葉之冥通也是時優那恍惚聞滅度而悲號彼或愚癡覩泥洹而慶快尊者開銀槨拂金棺以旃檀沈揥香被其體摩訶蔓陀羅花覆其上添油炷益香薪火不能燒烟不能起尊者訶曰夫出界常身金剛堅固凡俗猛熾何能致焚稽

首自請因而火化佛身毀滅惟居香炭之中佛影乘空獨坐蓮花之上厥生四樹用表四含願奉四人俱弘四大大迦葉之靈感也是以撥餘燼拾碎身一一滕理以成化佛片片骨節並變寶珠由是天逞天威將欲捧歸於天上神恃神力欲劫持於海下尊者任其樓豆厲聲而唱曰天有力能

下地人無力能上天神有靈能出涙人無靈能入海若賚舍利於天海人則永無見期汝等云何欲騁凡力違佛本願不遣利人天神乃止憤愧而退大迦葉之任運也

尊者乃收舍利分布人天以三十二相全身建八萬四千寶塔群龍頓足拜如來之影像衆獲稽首禮如來之

泰　新編入錄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卷第二 失第二第十兩卷而京師編聞皆無今遂取聖冑集立章品補此卷與第十

第二祖阿難章中流寂滅品第六

尒時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斛飯王子世厥即與佛同氣連枝出家即昇堂入室梵語阿難此云慶喜亦云歡喜為佛成道夜生父母歡喜故得嘉名於多劫中而修忍辱性不忤物常出美言情無卒暴多聞博達智慧摠持若海吞流如燈傳照佛智法藏悉在伊人先囑文殊今為近侍阿難乃先求四願允即依隨一者願佛不賜我故棄之衣及餘飲食二者聽我隨佛別請三者諸比丘見佛有時聽我出入無時不須制約四者我至佛前所說經藏重為我說文殊白

一

佛佛讃聰慧阿難善息譏疑皆聽所願二十年中侍奉無追所有法藏纖豪不遺凡見醜惡未嘗毀呰曾隨如來至一平墅見其穴墓佛告曰何以此墓穴敗無人封樹阿難曰此墳中人心達大道一無所有門不閇塞常覩佛曰清虛自在佛讃善哉又至一

寶林傳卷第二　第二張　泰字号

二

林見葉凋落顧問阿難曰此林何疏荅曰人無寒暑禮儀不生木無榮枯誰知稟氣佛言善哉又於路次見一死犬迴問曰此犬甚臭誰能近者荅曰雖復臭穢而無臭想其齒白淨甚是可愛世尊重嘆善哉阿難心無毀辱言多贊敬昔金龍尊佛所化功德

無量　時阿闍世王知其法藏悉付阿難白言仁者昔如來迦葉二師滅度自我多故咸不覩見仁者於後般涅槃時願垂告語阿難曰然即以巡遊國土宣暢眞宗次第經行至一竹林聞一比丘悞念偈云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潦涸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嗟歎曰

世間一凡有　不解諸佛意　徒載四圍陀
不如空身睡

阿難言已乃語彼比丘曰此非佛偈汝今當聽吾爲汝宣偈佛云

若人生百歲　不會諸佛機　未若生一日
而能決了之

彼比丘聞已即歸白師說阿難所正之偈彼師曰阿難老朽記念非眞智慧衰殘言多錯謬愼勿隨之阿難却後依前聞誦悞偈謂曰我曾教汝佛偈何故由念邪言比丘曰我師教招不令棄捨阿難返自思惟人不可言言須得地彼輕我言而諷魔偈佛當在世我即白佛聖已涅槃今向誰說作是念已地六震動須臾光輝下有一聖宿空中而說偈曰

彼者諷念偈　實非諸佛語　今遇歡喜尊
而可依了之

前師與弟子聞聖宿菩薩現身說偈心生恭敬隨順佛語於一食證斯陀含果心自念言吾身老朽不宜久停將入涅槃永歸常樂乃憶阿闍世王

與吾盟誓事須相告即詣王宮而語門者爲我奏王吾欲涅槃故來辭王閽官曰王當寢次覺即奏聞阿難曰然爲我陳說即趣毗舍離城恒河岸側王於夢中見一隊仗擁從一蓋七寶嚴麗瓔珞殊妙至一寬平處四衆圍繞恭敬供養須臾之間忽降風雨摧折蓋柄珍寶墜地因此驚覺神情

惘然門者奏曰阿難辭王入般涅槃值王寢次留言而去王聞悶絕良久乃甦顧問左右曰尊者當於何處入般涅槃大臣奏曰往毗舍離城王即嚴駕四兵賫持七寶至彼國土見阿難在殑伽中流而住王即瞻仰稽首三界人尊已棄我去暫憑願且莫涅槃毗舍離國王亦奉八珍精嚴三德在殑伽側而說偈言

至尊一何速　而歸寂滅場　願住須臾間
而受於供養

尒時阿難以偈辭曰

二王善嚴住　勿爲苦悲戀　涅槃當我淨
而無諸有故

阿難復念言我若向一國而趣涅槃者諸國持兵而諍舍利殘害他故何名慈慧可於殑伽中流而般涅槃令無爭競作是念已大地山河六種震動時雪山中有一仙人五通具足覩斯瑞應即與五百仙人飛空而至稽首禮足胡跪白言我於當證佛法願爲我等而度出家阿難既受請已即化殑伽變作金地爲諸仙人如應說法

復作是念我昔所受弟子宜當悉集未逾食頃有五百羅漢從空而至為諸仙人出家受戒第一羯磨得初果三法竟得第四果中有二人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亦名末田地迦末田地時度須跋陀羅便證道果云我不欲見師滅度遂先入寂阿難告二弟子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于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滅度用傳於汝汝等二人如法受行流通後世無令斷絕聽吾偈言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自須寤　寤了無無法

阿難又告商那和修曰汝善行化繼聖傳揚汝後有嗣者度人籌盈石室

後謂末田地曰如來語汝罽賓國中一百二十年間有一比丘字末田地迦於彼化道利濟無涯汝當持此正法彼土宣揚我憶如來以諸比丘至彼國土住一大池邊語吾曰我涅槃後有一比丘名末田地迦在此池岸修習禪定彼池龍王深生敬重請於龍宮精陳供養龍乃縮水奉池願元精

舍於池西北角別創小池可百餘里龍與眷屬五百自新而居龍因施池尅證那含尒時末田地迦受阿難旨往彼化緣一代光輝師資絕嗣阿難付法藏竟作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分身四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王一分奉阿闍世王一分奉毗舍

離王一分各起寶塔廣興供養自尒雲旋鶴繞梵奏香凝九月四生作禮祈禱當周第十主厲王十二年癸巳歳矣

第三祖商那和脩章降火龍品第七

尒時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離父名林勝母字憍奢耶於母胎中六年始生亦云商諾迦此云自在服是西天九枝秀草名也商諾迦者初生有自然胎衣隨身而長及後出家化為九條之衣彼國秀草生於淨地若有羅漢出世化為九枝和修出家感斯瑞應昔佛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數榮茂感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名商那和修

九

於此地上起僧伽藍廣敷法藏大化群生後經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眞林禪思有二火龍毒害猛熾暴物侵人和修即以神力震動此池火龍大瞋霆雨降風興雷掣電和修處慈心三昧安坐怡然龍覩希奇復身禮敬問曰願師慈悲當賜教誨和修曰佛記此地當建伽藍汝捨與吾利益無量龍曰若有教記我敢拒違願師慈愍勿嫌湫隘龍捨地已俱得生天表剎莊嚴播宣聖範和修又自念言我化導已久孰當繼吾入定諦觀見利吒國中有一長者名曰善意而姓首陀當生三子小者出家承襲於我和修乃不賫徒衆獨至彼舍而扣其扉

十

善意心一見瞻禮問訊欲何所須和修曰我無徒伴希一給侍善意曰我樂世俗無心出家我若生兒當奉尊者和修曰善即辭而還却歸本座知善意生一子名優波吉羅次生二子一名優波焰摩三名優波毱多柔和善順性好仁慈和修復至善意舍長者見之歡仰倍前和修曰汝先許我子出

家今寂小者願相給付長者愛心未肯與之和修曰非我栩縁昔佛記此子後二百五十年中當第四祖師名優波毱多度人籌壽形石室汝順佛旨慎勿遮障長者聞宣聖記心意精專即以其兒奉上尊者和修領得歸於寶坊問曰汝年幾耶毱多曰我年十

七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毱多曰師頭白耶心白耶和修曰我白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和修知是法器遂在左右三四年間師與剃度命諸賢而受戒和修乃告曰佛以無上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聽吾偈言

非法亦非心　非心亦非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和修曰汝當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無令斷絕吾自歸山深居寂淨汝當化道囑受以時毱多受教禮謝於師和修憶昔罽賓南面有象白山苔石幽奇松泉清峭即飛騰往彼三昧安祥於其定中見毱多五百弟子不重其師心常懈怠是非我難可

調伏即至毱多舍便唑毱多牀時毱
多不在彼諸弟子咸生瞋怒曰是何
弊人踞吾師牀勠力牽挽如山不摇
欲出惡言口便閉塞遞相顧盻遽往
告師曰有一比丘形容樵瘁踞師七寶
牀安止不伏起毱多念言自非吾師
無能唑者即統衆而歸果見是師頭

面禮足問評起居毱多徒衆念言師
雖作禮威德勝彼和修知諸孫衆輕
慢不悛即舉右手二指點其虚空俄
降白乳如膏尋時又降甘露和修語
毱多曰汝識此否毱多曰不識和修
曰汝審諦觀是何祥瑞毱多即入
三昧觀察了不能知乃出定整容而問
於師曰是何三昧和修曰此名龍奮

迅三昧如是次第有五百三昧名號
不同汝曾知不毱多曰我所得法盡
從師受唯此三昧未蒙師指引和修
曰如來三昧菩薩不知菩薩三昧辟
支佛不知辟支佛三昧羅漢不知羅
漢三昧吾師阿難不知阿難三昧我
亦不知今我三昧汝亦不知此三昧
者佛涅槃後有其至寂禪定無諸穢

意通明定慧心無生滅住大慈力遮
相恭敬者方能識此三昧彼五百比
丘聞師所說心各戰慄內自悔責云
我無智慧輕侮大聖願尊慈悲令罪
消滅和修聞已而說偈言
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
疾證阿羅漢

諸弟子聞已依教奉行皆證道果和
修乃呈十八變化三昧火用焚其身
所有舍利毱多收葬于梵迦羅山塔
崇高顯天樂名華歲盈時降五百
弟子各持幡華羅列供養天人禮敬
幽顯霑恩當周弟十一主宣王二十
三年乙未歲矣

第四祖優波毱多章化三尸品第八

尒時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
名優波掘多姓首陀父名善意十七
出家二十證果佛預記云吾滅度後
第四祖師度人無量號無相好佛承
商那和修傳付談論五天次至摩突
羅國大衆雲集半月說法天華時降
每地神現見聞獲益震動魔宮波旬
極生愁怖乃密騁神通雨眞金寶華

鬘瓔珞復現寶女窈窕殊麗艶態奇
希舉衆攀緣心意慢亂時八千大衆
於三日中無有一人而證道果魔王
歡喜慶快非常毱多即入三昧乃見
波旬致斯妒害退修道衆失其本心
魔王見毱多入定即以瓔珞繫於頸
上毱多出定即知是魔候得其便毱
多即化三屍所謂人狗蛇等以爲華
鬘魔時再現舞弄尊者毱多乃輭言
慰愈云汝與我瓔珞厚是厚意吾今
以少許華鬘聊相酬贈魔王大喜舒
頸受之尋變爲三屍蟲蛆晃爛穢汙
難堪魔王極生猒惡語毱多曰何以
死屍繫吾頸上毱多曰比丘之法不
應以華鬘莊嚴於人然腐爛腥觸汝

之因感何以輒恣妖邪敗吾聽衆汝
由不樂何及於我時波旬盡其神力
欲解三屍竟不能去乃踊身虛空告
諸天衆求解其屍諸天皆言此大聖
所加非我能解復詣梵王求免梵王
曰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今凡陋何
能解之寧以藕絲懸須彌山若解此
屍終無是處又爲說偈

俾退本心　若因地倒　還因地起
若無其地　終無所履　汝可歸心
尊者必當　爲汝解之

波旬受梵王教禮敬尊者誓願歸
依毱多曰汝於正法更不嬈害不波旬
曰我誓迴向永歸佛道毱多曰諸聖
使我降伏於汝汝因斯故不墮惡道

即爲解頸三屍魔王大喜敬禮尊者
曰我因師故得離邪見毱多曰汝昔
覩見如來今還記其容相不波旬曰
省毱多曰可謂現之我願覩見波旬
曰我見如來形相不敢故辭唯願尊
者幸莫禮拜毱多曰然波旬即入林
中變爲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面
如滿月身若金山進止威容釋梵圍

繞從林而出毱多一見生如來想瞻
奉化容忘與魔約不覺禮拜魔王不
勝致敬身體戰掉却復本形而說偈
言

稽首三昧尊　十力大慈父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

言訖拜辭尊者却返天宮至第四日
告諸天衆曰欲得人天利樂永離蓋

纏當數往毱多法會歎唉醍醐言已即率天衆賚持香華伎樂而來供養時毱多在世化道證正尤多單賢隻聖罔記其倫夫婦俱證道果者方折一籌籌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長十八肘廣十二肘寂後有一長者名香衆來詣出家師曰汝身出家心出家香衆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師曰不為身心復為誰出家香衆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生不滅即是常道既是常道諸佛亦然心無形相其體亦然毱多曰汝當明寤心自通曉宜依佛法紹隆三寶即與出家命聖受戒乃告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囑累迦葉如是展轉而

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保持傳化未來無令斷絕聽吾偈言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說此偈已復告香衆曰汝父夢金日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真量宜名提多迦以符冥既提多迦聞師賜名并傳法偈頭面禮敬頂謝畢三毱多乃騰身虛空作十八變使諸四衆發大信心却座儼然泊乎長往大衆以室內之籌用闍維之悉得充足提多迦即收舍利起塔供養四衆萬靈晨夕香唄當周第十三主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矣

第五祖提多迦章仙受化品第九

尒時提多迦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在舍
之日父夢金日從屋而出放大光明
照曜天地對一大寶山山頂有泉師
爲解曰寶山者吾身是也放大光明
者汝智慧也從屋出者汝入道也山
頂泉者無上法也毱多爲釋其夢并
賜其名而度出家兼付法藏提多迦
歡喜踊躍而說偈言

二十一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爲眞法味
能度於有緣
毱多聞已亦說偈言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今日從屋出
照曜於天地
提多迦聞師說偈禮敬奉持自統其
徒化遊諸國至中印土彼國有八千
丈仙化誘人衆仙尊號遮迦廣行仙

道閑師演範即領諸仙衆至法會所
瞻禮聽受乃語尊者曰我憶往昔與
師同生梵天我學仙道遇阿斯陀受
我仙法尊者修習禪定今證聖果自
須支離已經六劫提多迦曰適見仙
尊已知遠事我得證汝獲奚方仙曰
我於仙道虛設劬勞捕影繫風乘空

二十二

躡響流浪多劫一無所得尊者曰佛去
人修大仙功德無緣敬學小道又似纏
牽　佛說如此汝可捨之如棄小流而
歸大海宜捨仙道而入佛乘我化道
已久竟不在晚仙曰阿斯陀仙記我
却後六劫當遇同學而度於汝得證
聖果今此際會願度出家時八千人
見仙尊捨道從師心皆憤悱曰大仙

何故而歸小尊不閑呪術而無道藝削鬚披緇有何能勝我等雖順大仙心未降伏提多迦知諸仙衆我慢貢高即作神通放大光明足履虛空如地無異時現寶蓋而覆其頂手生五乳二乳中涌出蓮華二華中而現諸佛為說妙法仙衆見已發菩提心禮敬尊者俱願出家師曰汝既迴心聖必

加護各應自念非假刀剃可至誠歸命三寶自成聖相諸仙受教各自念佛專心靜慮應時鬚髮自落袈裟被體檀相如畦悉登法忍提多迦仍為說法咸證無生然命上首弟子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

護持聽吾偈言

通達本法心　無法無非法　寤了同未寤
無心亦無法

說是偈已即從座起踊身虛空現十八變作六神通化火光三昧而盡其體彌遮迦收其舍利於斑荼山中起塔供養當周第十五主莊王七年己丑歲矣

第六祖彌遮迦章除觸器品第十

尒時彌遮迦尊者中印土人也昔為大仙統八千衆五天大化四衆須誠遇提多迦而憶往事出家受教繼祖傳燈徧化群方弘宣法眼至北天竺國遠望城上金雲偃仰覆蓋雉堞尊者曰此城內有大乘氣必有奇人而紹聖種言訖即入此城路逢一人身

服嚴淨手執酒器來問師曰何方而來欲往何處師曰自從心來欲往無處又問曰識我手中物不師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又問曰識我不師曰我即不識識即不我師曰令雖識汝不知汝字汝暫稱名吾即省矣

彼曰我今生此國復憶昔時本姓頗羅墮名婆須蜜師聞姓字洞徹宿緣我師提多迦云昔佛游北天竺國謂阿難曰此國中有一大聖吾滅度後三百年當出于世姓頗羅墮名婆須蜜於禪祖中當于第七世尊記汝非吾能知汝可出家捨除觸器而證解脱婆須蜜聞已即擲歛器禮請於師云我適憶往事於無量劫中曽施寶座值於一佛與我受記云於賢劫中得繼玄範次當第七如世尊所說深叶宿緣願師大慈引接至道師即與出家命聖受具然告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囑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可護持聽吾偈言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得　若了心非法
始解心心法

師曰吾此偈者秘密心要法可諦思勤行覺道言已即於座上現大奮迅三昧於虛空中從無相入有相出有相入無相出乃成八支道却至本座化火焚軀人天感慟雲霧慘悽婆須蜜收取舍利以七寶函盛安塔上層人天龍神供養無虧當周第十八主襄王

十七年甲申歲矣

第七祖婆須蜜章梵王問品第十一

尒時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在彼國中或風或狂乍愚乍智手執酒器游佚四衢值彌遮迦明宣往事承佛遠記隨順出家受道傳輝殊方誘化至迦摩羅國大興佛事忽於座前有一智者稱佛陀難提起

白師曰解論議不師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佛陀難提聞師語勝心即敬伏即告師曰我願求道服甘露味唯冀慈悲而賜攝受尊者即與披剃命諸羅漢而為受戒然後告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囑累迦葉如是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護持聽吾偈言

心同虛空界　示同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說此偈已踊身虛空逞十八變化以慈悲心三昧而入寂定令身不散儼然如生經于七日梵王諸天而來座前禮敬而說偈曰

賢劫衆聖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我念

請為宣佛地

尊者聞梵王請即從座起告梵王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說此語已依前入定梵王聞師說法讚敬郡勤散諸寶華繽紛供養佛陀難提即從本坐起窣覩波時有一王名法莊嚴捨身所有瓔珞具珠而用莊嚴七衆巡繞當周第二十一

主定王十九年辛未歲矣

第八祖佛陀難提章白光通貫品第十二

尒時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波初生之時頂上有珠珠光遠照年四十聰明博達日唯一食常修梵行遇婆須蜜行化而往徵詰聞師如辯遂投出家復承法嗣援引導衆門闌範遐邇至提伽國彼國之人善有他心及以宿命若要除疑當俟彼至佛陀難提即入此城畄於彼舍上見白光貫霄漢師問衆曰識此光不衆曰匪知師曰今此俗舍當有聖人心如大海不含凡意口無言說是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當繼吾跡人天獲利此光上下通貫者亦有所以上通至天者吾所學者而出於彼下貫者吾數當第三師名脇尊者其行高廣五天欽崇說法度人不可稱計言由未已彼舍主出禮問尊者曰有何所須師曰我來求人不須其物蜜多父母曰我身老朽不堪出家唯有一子而復愚癡若要財寶供給不辭定見其人多應罔遂師曰我來求人不須其寶但得其人珍寶自至

多修定業有一毗舍羅家唯生一子名伏馱蜜多年登五十而不解語又所履步喻若孩穉父母常懷憂慮嘆曰是何因緣產生瘂瘖誰有智者為我訣疑乃問諸定者為是何因定者云我但習定是事莫知後有智人當為汝釋此智者心懷佛印身意清淨

父母日我有一子年已五十未解言語亦不行步師意若要我即不惜師日如汝所言便將與我父母即將此子奉上尊者尊者領得歡喜內盈至伽藍蜜多忽然自進七步合掌師前而吿問日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尊者觀行復語已是奇希聆問幽深倍常忻慶即以偈荅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若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蜜多聞師說偈敬奉彌勤即請出家師爲度脫命聖具戒乃告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付囑迦葉如是展轉而

至於我我今付汝汝善護持聽吾偈言

虛空有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眞如理

伏馱蜜多聞師偈已即從坐起踊身虛空灑諸甘露雨散天華說偈讚曰

我師禪祖中　當得爲第八　法化衆無量
悉獲阿羅漢

時佛陀難提即從座起卓然而立現五神通從其腹中光飛八道照曜大衆承此光者五百餘人悉證三果師方入滅高樹寶塔捧入星河梵衆人天香華供養當周第二十四主景王十二年丙寅歲矣

長安終南太一山豐德關利寺譯經沙門比丘勝[illegible]禮貴行借忘第二第十一卷咸平元年上表乞續編入開元年招昇撰錄後來唐宋五代德四朝七人三藏所翻并聖朝御製序并聖朝三藏集傳一千餘卷今取聖曹集補之闕

寶林傳卷第二

(以上原缺三行半)

第九祖伏馱□

尒時伏馱蜜多提伽國人生已來年近五十都不行履亦不解語彼國之人多修定業父母詣彼而欲語之說云因緣以何之故而生一子不解行語年近五十漸積癡老如何定者

而爲決剋定者曰我自唯定非能知諸當有智不久而至此大士心懷佛印身亦清淨善有他心而知宿命若欲決剋候彼問之尒時佛陀難提便入此城遊行教化說諸大衆而至毗舍羅家時彼父母同至尊前頭面作禮尊者見此宅上有一白光上下通貫而謂諸衆識此光不衆曰我不能

識唯師所辯尒時佛陀難提告諸大衆今此光者於此俗舍當有聖人心如大海不合凡意口無言說其行常異靜心寂然是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纖耳吾滅度後有此聖者而繼嗣之度諸羅漢而滿五百化道群有悉獲聖果父母禮已問佛陀難提曰所須何物尊者曰我來求人不須其物

□多父母自佛陀難提尊

朽

(以下缺一紙半)

曰我住此處與
得生惱尒時香蓋知子志意而求出
家其父白師云我此子欲住師所願
師納受爲與濟度尒時尊者即與出
家有七羅漢而爲受戒於戒壇中而
現一相天雨舍利三七粒亦受戒已
舍利亦隱時比丘難生在師左右常
坐不卧而心精進尒時伏馱蜜多告
比丘難生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
葉展轉相傳今至於我我今將此正
法眼藏付屬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
絶汝受我教而聽偈言眞理本無名
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

偈尒時難生聞説偈已心勤恭敬而
受詔尒時伏馱尊者付法已竟又自
念言化導已久於諸本縁悉皆度盡
我自三昧而自安息作是言已默然
入定天諸音樂而供養之時脇尊者
即以香薪用闍維之收得舍利於一
寶坊號爛那多而於此所起塔供養
此師入寂時當此土姬周第二十六
帝敬王三十五年甲寅之歲伏馱蜜
多涅槃也

第十脇尊者章稱感金地品第十四

尒時脇尊者中印度人也在毋胎中
六十年耳雖食五穀而復無漏欲生
之時父夢白象背有花座於此座上
而有一珠此象負之從門而出至一

法會暫然不見從此夢已其子已誕身有香氣光明滿室唯有一仙而辭此瑞謂父母曰汝所生子非是俗器當遇菩薩而見濟度尒時伏駄蜜多與諸大衆至中印度大作佛事是時香蓋即領難生至其師所時難生一見伏駄尊者便生敬慕欲求出家其父報曰汝若出家常在師所我若住

此汝即歡喜吾歸彼舍汝必生惱子曰我住處與彼不殊諸漏已盡何已生惱尒時香蓋知子志意欲覲師所而求出家其父白師令我此子欲依師法願納受之為我濟度尒時伏駄即與脇尊者出家有七羅漢而為受戒於戒壇中而現一相天雨舍利三

七粒亦受戒已舍利亦隱尒時脇尊者在師左右勤心精進常行苦行脇不至席因茲立名於彼國中而為其首得付法已遊行教化至一國土名曰花氏彼國土中有一長者名曰寶身而有七子一名富那般多二名富那金子三名富那月光四名富那勝童五名富那波豆六名富那吉舟七

名富那夜奢其第一子常好仙術多諸伎法其第二子常好寂靜每思善事不欲諠閙其第三子常好鬪打尅險之戲以為快活其第四子常行布施專好念佛其第五子唯敬殺害心好酒肉其第六子好行婬欲不以為猒其第七子心無所求亦不好樂亦不憎惡亦不作罪亦不求福亦不生

滅亦不居靜亦不處亂亦不求道亦
不求佛亦不求解脫亦不求菩提不
求聲聞及辟支佛自云我心所得咸
獲生滅我心所證亦復然矣若遇大
士而坐道場我至彼所親近隨喜時
脇尊者至彼國中於一樹下與諸大
衆俱會一處尒時尊者以手中指指

樹下地告大衆曰此地若變爲真金
色當有聖者而入此會言當未久其
地漸變須臾之頃以爲金色尊者舉
首而見一人當會前立尊者曰汝從
何而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何
處所住夜奢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
不定耶夜奢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
非諸佛夜奢曰諸佛亦非尒時脇尊

者心生歡喜諸佛慈造衆聖不絕度
諸有苦咸登覺場即說偈言歎夜奢
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於聖至當坐菩
提樹覺道而成已尒時夜奢而說偈
言用歎師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
義迴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說此偈
已禮師白言我今欲出家尊者當濟
度尒時尊者即爲出家請諸羅漢而

與受戒尒時脇尊者告富那夜奢曰
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展轉
相傳而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
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汝受
我教而聽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
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說此
偈已告曰汝善守護勿令斷尒時富

耶夜奢受尊教已作禮圍繞以諸花香而散其處時付法已即從座起合掌當心涌身虛空化火三昧而自焚爇須臾之頃空降舍利大衆以衣而共盛接安立塔廟六時恭敬又梵天人而持一蓋七寶莊嚴將奉塔上而為裝飾自脇尊者入寂時當此土姬周第二十八帝貞王二十二年己亥之歲涅槃也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章察馬鳴品第十五

尒時富那夜奢者花氏國人也姓瞿曇氏兄第七人而處最幼心明博達無諸所求復於諸有而不繫著心如大海智若須彌而感師故懸知來矣師統大衆而止一樹又已中指指樹下云此地變如真金色當有聖者一

而入此會言猶未已其地漸變如真金色師忽舉首而見尊者當會而立脇尊者曰汝何而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何處所住夜奢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夜奢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夜奢曰諸佛亦非尒時脇尊者心生歡喜諸佛大慈

造令衆聖不絕度諸有衆故咸歸佛道場尒時尊者即與出家命諸羅漢而為受戒即付其法并說其偈教詔守護無令斷絕時富那夜奢得付法已廣宣流布他方游化而教導之十力功德悉皆具足八解三明無不委知大行高廣而自安樂說法度衆而滿千萬得道果者而有五百次第游

化又至一城名波羅奈遇一長者名
曰馬鳴有大智慧心行佛事於諸有
故而能調伏尒時尊者顧視左右而
發問曰汝等諸人者知此來士而已
識不衆曰非我等知夜奢告曰今此
來者不是餘衆昔聞聖說佛已受記
吾滅度後六百年中當有聖者而號
馬鳴行步威德形貌端正於波羅奈

而自出現彼出家後而至花氏說法
度衆而滿三千摧伏衆魔而壞邪見
因此起信而造其論當後世中而悉
致敬夜奢曰此之來者合其事已何
者吾於昨夜夢見大海當於一隅吾
欲決之此水奔流而潤沙界今此來
者即是大海吾與出家有潤含識說

此事已馬鳴至前合掌當心而白尊
者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夜奢曰汝欲
識佛不識者是馬鳴曰佛旣不識爭
知不是馬鳴曰此是鋸義夜奢曰彼
是木義夜奢又問曰鋸義者何馬鳴
曰共師平出又馬鳴問曰木義如何
夜奢曰汝被我解尒時馬鳴聞師義
勝心即歡喜而求出家尒時衆中達

此義者二百人俱悉獲羅漢於此會
中共度馬鳴而受戒品尒時富那夜
奢告鳴曰汝知先世昔事以不馬鳴
曰我昧如夢請師爲決夜奢曰汝先
世中曾生梵天而爲愛故生毗離國
中人無衣服身生其毛猶似其馬雖
有其口不解言說汝興慈故而化小
蟲分身萬億於彼樹上而食其葉不

經旬日而有窠園彼國人衆而有三等家上之者身有光明而能言說所念衣服而能自資中等人者身無光明自求衣服家下之者身形如馬號爲馬人於此樹上拾其窠園將充衣服此窠園者彼號天子衣即此土蠶子是也因此一國馬人而充衣服爲

獲此利而生中國昔離彼國馬人感故而共鳴喚汝心感故而說偈曰我昔生梵天爲有小愛故而惶此離國與汝同憂苦我見汝無衣心生善報護示化於窠園當得諸濟度說誦此偈已便生波羅奈汝今轉法輪次第當十二因此所感故號於馬鳴又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絶汝受我教當聽偈言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時馬鳴尊者聞說偈已心生恭敬頂戴奉持時富那夜奢付法已竟即現神力飛行自在作十八變訖却至本座而入寂定時當此土姬周第三十三帝

安王十四年戊戌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二馬鳴菩薩章現日輪品第十六

尒時馬鳴菩薩波羅奈國人也尒時世尊與諸聖衆而至此國謂諸衆曰吾滅度後六百年中當有智者號曰馬鳴而於此土爲化道首後至花氏度諸外道而滿三千見彼起信而造

其論此人先世曾生梵天而爲愛著
憧毗離國彼國三衆而各有異於寂
下者身無衣服不解言語上彼二衆
號之馬人當此人者曾化天衣而覆
此衆稟圍蠶繭之所等物爲此善利
而生中國後傳我教次第十二行步
威德形貌端正當出毗離感馬鳴故
故號馬鳴亦名功勝於諸功德而獲

寂勝介時馬鳴得付法已游行教化
又至他土名曰花氏於此國中常演
妙法度三乘人有一老者去我病疾
於馬鳴前以面覆地後便不語衆者
所怪去是何物當於會前而伏於地
介時馬鳴告衆人曰此非凡者不久
之間而現異相語猶未訖早已不見
須臾之須從地涌出身如金色化爲

一女其顏端正手指尊者而說偈言
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
上而度生死衆說此偈已瞥然不見
介時尊者心自思惟必有魔至與我
論義今此賢聖而預境界介時尊者
爲衆說法須臾食頃有大風雨尊者
曰此是魔作若我不除必當興害介

時馬鳴以手揮空現一金龍身長千
尺復更雷電迴風大雹以吹彼衆此
即安樂須臾之須魔即退散又經七
日是時魔等化一小蟲至尊座上介
時馬鳴以手捉得謂諸衆曰識此蟲
不衆曰非我所測尊者曰此是魔王
而盜聽法尊者縱之住作神變彼魔
力小而不敢動尊者曰汝現本身我

非損汝尒時魔王即現本身禮尊者尊者問曰汝之眷屬有幾多衆答曰有三千衆又問曰汝之名字復號云何荅曰我號迦毗魔羅尊者曰汝有何聖荅曰我化大海不足為難尊者曰汝化性海當可得不迦毗魔羅曰非尊不才我當未得尒時馬鳴即以說法并現神力大地振動發三昧火

而照天地尒時毗羅見現神力心即起并三千衆而亦起信尒時馬鳴既見伏巳即度出家於大衆中告毗羅曰汝發菩提當得聖道不久獲果汝非覺知尒時毗羅心淨恭敬未久之頃有五羅漢當為證果身則輕健而得其戒異香徧覆大衆咸知時有光

明身中而出尒時尊者馬鳴告毗羅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汝受吾教當聽偈曰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寤了法非取亦非棄尒時毗羅尊者聞說此偈心生欣重而依教囑尒時馬鳴付法巳竟即於本

座入奮迅三昧現神通巳即於座上卓然而立化為一相猶如日輪良久即隱而入大寂時當此土姬周三十五帝顯王三十七年甲午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三祖毗羅尊者章他心知疑品第十七

尒時毗羅尊者花氏國人也於彼國土而隱陰界時現風雨常作外法有

所仰衆而僅三千尒時馬鳴菩薩游行教化至彼花氏於一樹下常演妙法以度諸衆令得解脫時有一人年似衰老至尊座前云我疾病覆面在地良久不動更不言語大衆共恠云是何物尒時馬鳴告大衆曰此非凡人不久之間當有變異語猶未訖早

已不見須臾之頃從地涌出化為一女身如金色以手指尊者而說偈語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而度生死衆說此偈已瞥然不見尒時馬鳴尊者心自思惟若觀此相必有魔至於此地上當得成道而此魔衆於我道場徵責佳覆而必持論即降風雨或現小蟲盜聽我語尒時

馬鳴為衆說法須臾之頃有大風雨尊者告衆曰此是魔作我若不除必當興害尒時馬鳴以手揮空現一金龍身長千尺復降雷雹迴風電卷以吹彼衆此不覺知須臾之頃魔即退散後經七日是彼魔王作一人蟲其狀微小至尊座上盜聽其語尒時馬鳴以手捉得謂諸衆曰非我所惻尊

者曰此是魔王而盜聽法是時尊者而乃縱之彼魔力小而不敢動尊者曰汝現本身我非損汝尒時魔王即現本身禮覲尊者尊者問曰汝之眷屬有幾多衆荅曰有三千人又問曰汝之名字復號云何荅曰我號迦毗魔羅尊者曰汝有何聖荅曰我化大

海不足為難尊者曰汝化性海當可得不迦毗羅曰非尊不才我當未得尒時馬鳴即以說法并現神力大地震動發三昧火而照天地尒時毗羅見現神力心即信伏并三千衆悉起信心尒時馬鳴既見伏已即度出家於大衆中告毗羅曰汝發菩提當得聖道不久獲果汝非覺知尒時毗羅

二十一

心淨恭敬未久之須有五羅漢當為證果身則輕健而得其戒異香徧國無不知悉時有光明身中而出尒時馬鳴即付寶藏并說其偈尒時毗羅尊者得付法已至西天竺國化道群品有一太子名雲自在領諸徒衆而至道場欲請尊者宮內供養尊者曰佛法不得親近國王王子諸朝宰等

爾即樂後必有怖太子曰我國土中有一大山多諸惡鬼并毒龍等彼有道者心多藝術此山方廣近五百里於此山南而有一窟毒龍居中非人所止尊者意不近人當於所止甚是寂靜而可安道尒時毗羅尊者即往彼所欲至山所有一大虵從山而出

二十二

來逆尊者尊者見已身長一里其眼如日尊者便往亦不顧視行至山南住一平處其虵亦來至彼盤繞尊者端然而不傾動其虵却解尋入窟穴尊者迴顧左右人衆無一住者盡皆退散又至須臾有一老人從窟而出白尊者曰欲居此不尊者問曰汝是何人當居此窟老人曰我居此山以

經千歲奉上尊命而配住此尊者問曰於此山内更有何人是修道者我欲知識老人曰從此行去直至於北十里已來有一大樹覆陰多龍近有五百中有一人名曰龍樹心樂正法曾近諸佛常修梵行化諸龍王漸得道果我亦敬仰而師於彼尊者欲識而當往之尒時尊者便往至彼龍樹

一見心生歡喜禮拜尊者合掌問訊深山孤寂龍居窟穴尊者至聖何因降此尊者曰慕道非深得人在遠我非至聖而覲賢者尒時龍樹欲求出家心自念言此師聖不尒時毗羅尊者告龍樹曰汝雖心語我已知之但自出家何慮吾聖尒時龍樹依師學

道至求出家是時毗羅尊者而度龍樹時大國王悉皆在會感天帝釋降下香乳幷諸梵衆而散天花國王捨施惠利甚厚又得羅漢而受禁戒當獲聖果而得神通尒時毗羅尊者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迦葉展轉相傳當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當護持物令斷絶汝

受吾教而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寤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是時龍樹聞師偈已心生歡喜頂戴奉持時毗羅尊者付法已竟即從座起涌身虛空現十八變訖化火焚身而歸寂滅尒時諸天幷諸大衆各持瓔珞奉上塔廟又散天花而徧其地尒時毗羅尊者入滅當時此土姬周三

十七帝赧王四十一年壬辰之歲般
涅槃也

第十四龍樹菩薩章辯天戰品第十八

尒時龍樹菩薩者西天竺人也當學
道時居一大山名曰龍勝此山之中多
諸毒龍時毗羅尊者而降於彼先遇
太子名雲自在欲請歸宮而不受之
又至一山名曰龍勝於此山中而見
一蛇其蛇長大近有一里漸近毗羅
其眼如日尊者所見而似夢之既到
山已其蛇亦至盤繞尊者而得數帀
是時尊者心不傾動如須彌山其蛇
漸解而歸窟穴須臾之頃現一老人
從窟而出白毗羅曰欲居此不毗羅
問曰汝是何人當居此窟老人曰我

昔世中曾為比丘於一林野多樂寂
靜有諸道衆時來問我我心煩燥不
樂言說意有瞋彼天罰我當作一蛇
長四百步朝所出者即是我身當住
此山已經千歲尊者曰於此山中更
有何人是修道者我欲識之老人曰
從此行去直至於此十里以來有一
大樹陰覆多龍即此樹王名曰龍樹

彼樹王者心樂正法曾於昔劫而覲
諸佛化諸凡等常修梵行而度彼衆
漸得道果我亦宗仰而師於彼尊者
欲識當宜往之尒時毗羅尊者疾步
至彼龍樹一見心生歡慶而自歎訝
何得聖者迂臨而至作禮圍繞散龍
金錢合掌當心而問訊曰深山孤寂

龍居窟宅尊者至聖何因降此尊者
曰慕道非深得人在遠我非至聖而
近賢者尒時龍樹欲求出家心自念
言此師聖不尒時毗羅尊者告龍樹
曰汝雖心語我已知之但自出家何
慮吾聖尒時龍樹聞師之言心即驚
異便求出家依師善法至近佛道是
時毗羅尊者而度龍樹天竺國王悉
在其會時感天帝降下香乳并諸梵
衆而散天花國王捨施惠厚珍寶又
感羅漢而與受戒當獲聖果而得神
通尒時毗羅尊者便付法藏彼受教
詔而為說偈尒時龍樹得付法已心生
欣慶涌身虛空徧至佗國作神通已
却復履步至一國界名南印度彼國
人民多信福業而不會佛眞如至理

唯行小辯不具大智及問佛性而但
布施云我求福非解佛性汝會佛性
而為我說尒時龍樹菩薩告彼衆曰
汝欲學道先除我慢心生敬仰方得
佛性彼衆曰佛性大小龍樹曰非汝
所知非說大小若說大小即是大小
非佛性也彼衆曰我於菩薩欲求其
理而棄小辯歸于大智尒時龍樹即
為說法對諸大衆而現異相身如月
輪當於座上唯聞說法不見其形彼
衆之中有一長者子名曰提婆謂諸
衆曰識此瑞不衆曰非其長聖誰能
辯耶尒時提婆心根宿靜亦見其相
默然契會乃告衆曰今此瑞者師現
佛性非師身也無相三昧形如滿月

佛性之義語猶未訖師現本身座上
說偈曰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
法無其形用辯非色聲尒時彼衆聞
此偈已心各踊銳便求出家尒時龍
樹而即度脫幷與命聖而為受戒合
會大衆悉獲解脫於中提婆而為上
首尒時龍樹菩薩化彼國土時五千
外道作大幻法令王敬仰是時王者深

信其事宗事外道却惡佛法云彼是
時龍樹改其容儀著白褺衣手執赤
旛在王前行覓即不見不覓即現如
是隱顯經于七年王苦怪問汝是何
人在吾前行時隱時顯經于七載龍
樹曰我是智人善知他事王聞此語
甚大驚愕王曰汝自云智人以何驗

之龍樹曰王自知者宜當試之尒時
大王俛仰問之諸天今者當何所為
龍樹曰諸天今者與修羅戰王曰彼
是天事此復難明龍樹曰但待須臾
即當有驗語猶未訖干戈戟稍降下
如雨耳鼻腳手從空而落王見是事
特生珍敬命彼外道令禮龍樹是時
道衆同見斯事深共歎訝尒時龍樹

菩薩為彼諸來宗衆而說大智度論
今現行於世故不錄焉幷造中論誦四
百餘偈又造十二門論此三本論廣
明佛理而濟道牙立勢摧耶備開宗
要亦行於世故不書之尒時龍樹告
迦那提婆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
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持此正
法眼藏付囑於汝汝當受敎諦聽吾

偈偈曰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
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尒時迦那提
婆聞師付囑并說其偈心自慶幸而
受教詔尒時龍樹告提婆曰汝善護
持勿令法眼斷絕爲未來世廣度群
品作大佛事令得解脫尒時龍樹付
法已竟即於座上涌身虛空入月愛

三昧現神變已却歸座上而入禪定
至于七日天雨舍利復從定出以手
指空謂衆人曰識此事不衆曰我不
能辯非聖可知龍樹告曰此舍利者
是拘那含弟子摩訶迦尊有其宿願
而發三等第一願者我作佛時有聖
化度遇天雨下到其身上悉爲舍利
以表其瑞第二願者地所生物而堪

爲藥救諸衆生第三願者所有智者
令智高廣而知宿命言訖入定寂然
長往時當此土秦第四帝始皇三十
五年己丑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章與百論品第十九

尒時迦那提婆者南印度人也姓毗
舍羅昔求福業而學小辯因遇龍樹
而寤大智尒時龍樹告迦那提婆曰

欲學其道先除我慢心生敬伏方入
佛海而見道性智慧明朗於諸見中
常獲第一是時迦那提婆心即悚慄
與諸大衆虔誠宗奉尒時龍樹即爲
說法提婆曰我於菩薩欲求其理棄
于小辯歸乎大智尒時龍樹即爲說
法對諸大衆而現異相身如月輪當

於座上唯聞說法不見其形彼衆之
中唯有提婆知其宿命而能辯了提
婆為衆人曰識此瑞不衆曰非尊不
才提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用以
表之說法無形聲色都寂議猶未訖
師現本身座上說偈曰身現圓月相
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相用表非色
聲尒時提婆等聞此偈已心各誦銘

三十三

便求出家而師龍樹尒時龍樹便度
出家并為命聖而為受戒合會大衆
皆獲解脫提婆於中冣為上首尒時
龍樹菩薩為彼衆故而說大智度論
并撰中論誦四百餘偈又造十二門
論廣明佛理而濟道牙立勢摧邪備
開宗要盡行於世故不録焉尒時迦
那提婆得付法已擅步諸國建立勝

幢降伏異道以智慧力斷諸邪見化
度群品游歷他土又至一國名迦毗
羅於此國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而
有二子一名羅睺羅琰二名羅睺羅
多尒時長者而姓梵摩復名淨德於
一居舍好持園苑修理平正多諸花
藥及其雜樹於衆樹中而有一樹陰

三十四

茂多衆於此樹上而生一耳大如車
輪唯供長者之所食噉諸有眷屬悉
不獲之此二子問父覓食欲知此耳
氣味何以尒時長者即至樹所擬取
其耳摠皆不見迴語子曰此樹耳盡
欲至食時其子自取亦皆不遇又此
二子醉酒而臥其父欲食其耳即出
以充飽食食既足已亦無餘者又諸

家衆而擬盜取至彼樹上亦不復見
尒時長者心自念言我何因緣而食
此耳甚是甘美餘人無分又曰天生
奇耳非有命者依樹而生亦須有分
若無分者不得食之誰有聖人而能
知故尒時長者作是語已其第二子
至彼樹所見此樹耳懊惱前後我不
得令此見者悉皆屬我即使左右而

修理之以充一食其子食已亦無餘
者心即安樂不同前後身得輕健心
不卒暴其次二子而向兄說兄既聞
已亦命人取都不見有除第二子及
其長者即得食之餘所求者悉皆不
獲父子二人自思念之家千口餘揔
不得食唯我父子而食樹耳故知此

事必非常木有人決得我從所使第
二子曰此木生奇耳我食不枯槁智
者解此因我迴向佛道尒時長者與
子歎已至於園觀散步游行是時提
婆教化諸衆當會前立白大師曰佛
授記云吾滅度後二五百年中有大
菩薩因耳而寤若出家時當有聖者
而謂詺果當在一國中名羅睺羅多

吾於此土化而故接此衆言已又與
大衆巡行城邑至梵摩家是時長者
深生敬重而供養之即於尊者而說
此樹請解本因復緣何以尒時提婆
即於座上而入三昧觀其昔緣須臾之
須却從定起告長者曰汝年二十時
供養一比丘及此第二子亦爲侍衛
者合家諸眷屬而悉不樂見唯父與

小子心常生敬慕此維佛弟子而無道德之外相有節行心不通大理在汝此家舍而經三十年從此滅度後而作此樹耳爲有少節行不繫諸惡業爲受此供養故來塡酬尓是時尊者問長者曰汝年多少梵摩淨德曰巳年七十九尓時提婆菩薩以偈記

曰入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亦無耳尓時淨德及第二子聞師說偈心開意寤同白師曰我欲出家身巳老朽其子年少而樂入道并有宿願故今復當其時願師哀納我其父亦聽許尓時提婆心思佛記却問其子汝名云何荅曰我名羅睺羅多尊者曰天生佛記非我能爲汝若出家必大果報尓時提婆即與出家命諸大衆而與受戒領行化導游諸魔所彼外道等第相謂曰此所來者當伏於我各各用心而共持論彼衆我寡宜共齊力尓時提婆至彼立巳手執一旛其旛八尺竿長丈二於彼而立敬不移步外曰汝何不前師曰汝何不後外曰汝似賤者師曰汝似良

人外曰汝解何法師曰汝百不解外曰我欲得佛師曰我灼然得外曰汝不合得師曰元道我得非汝所知外曰汝既不知云何言得師曰爲汝我故所以不知我無我故自當得佛時諸外道咸相謂曰此大聖者而號提婆曾於我衆而久調伏宜可就彼宗

仰歸依于時外衆而悉敬伏又發大
問一千九條尊者所荅悉不失地二
五十衆咸坐道場對荅六疑而興百
論得神通力周徧十方大建法幢摧
邪顯正尒時提婆菩薩告羅睺羅多曰
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
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
於汝世尊記汝佛滅度後二五百年

中有大菩薩羅睺羅多汝宜傳授無
令斷絶受吾教誨而聽偈言本對傳
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
復無始尒時羅睺羅多聞說此偈幷
付法已心生敬重而順教詔師付法
竟即從坐起入奮迅定分身八布而
歸寂滅時諸梵衆起㙛供養用諸寶
翻而絲其上細妙雜玲裝挍嚴飾而

偏其處自此師滅度時當前漢第四
主文帝十九年庚辰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章取甘露品第二十
尒時羅睺羅多者迦毗羅國人也姓
梵摩父名淨德本因樹耳有多願故
若有智者為我解說知其往事我即
恭敬迴向佛道不久之須當遇提婆

而為入定白其前事不享宿願而便
出家師將化緣游至魔所廣立其義
手執勝幡足理堅覈口談千論心思
萬義宗生有之宗從立無為之至理
于時外魔崇敬伏至聖於迦毗顯揚
真乘會萬攙於香域然則不生不滅
知者見者乃達於本原無去無来會
者則方持於覺路是時羅睺羅多之

大士持法印而化迷徒六通以獲於一
前緣三明備陳於後聖故乃統領大
衆至羅伐城中於彼城南而有一河
名曰金水尒時羅睺羅多告大衆曰
識此水不大衆曰非尊不才尊者曰
此河之上近五百里有其至人應住
於此衆曰尊何知之師曰吾嘗此水
其味在上又見水中而有五影以顯

前事而在此相又佛記曰吾滅度後
二五百中當有聖者僧迦難提而生
羅伐於諸祖中次第十七尒時羅睺
羅多說是語已領諸大衆尋水而上
便作神力未到食頃而至彼所時彼
尊者而入其定羅睺等衆共止一窟
俟得三七日中方始出定尒時羅睺

羅多問僧伽難提曰汝身定耶汝心
定耶僧伽難提曰我身心俱定羅睺
羅多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僧伽難
提曰雖有出入而不失定相如金在
井如金出井在井出井世相去來若
約金體都無動靜羅睺羅多曰若金
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井
僧伽難提曰言金無動靜何物出井

許金出井金非動靜羅睺羅多曰若
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
物僧伽難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
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羅睺羅多曰此
義不然僧伽難提曰彼理非著羅睺
羅多曰彼義當墮僧伽難提曰彼義
已不成羅睺羅多曰彼義不成我義
成矣僧伽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

故羅睺羅多曰我義以成我無我故
僧伽難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羅
睺羅多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僧伽
難提曰仁者曾師何尊羅睺羅多曰
提婆菩薩僧伽難提曰稽首提婆尊
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
者羅睺羅多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

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尒時
僧伽難提聞師說法心意朗然稽首
人者而歸依曰三界一明燈迴光而
照我十方悉開朗如日虛空住尒時
僧伽難提稽首此語已右繞三帀而
作是言三界諸苦衆願依師解脫稽
首而作禮惟垂哀納我尒時羅睺羅
多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何依何託

皆悉解脫尒時羅睺羅多語已即舉
左手於虛空漸漸而長手持金盂用
取齋食不起于座而至梵天須臾之
頃却收左手還于本座而現鉢中所
有飲食即命諸衆而共同食諸衆至
已皆不能食欲擬食之心即猒惡身
復戰慄不可近執尒時羅睺羅多告
大衆曰吾不讓汝爲吾惜食已命汝

故悉不得食非我之咎汝自業故說
此語已即命僧伽難提而分半座即
共食之尒時大衆咸悉驚訝此是弟
子云何命座而復共食非其禮也作
是念已不敢發言尒時羅睺羅多知
其宿命復有他心衆雖不言默然知
矣乃告衆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今

得食者非汝等故過去劫中娑羅王
佛而當化度爲第十七有大神力多
所饒益我滅度後此人度衆如殑伽
河沙於摩提國又出一師名伽耶舍
多汝等此衆曾爲聲聞當第八劫而
事羅漢至獲其果到須陀含於彼終
後而至吾所雖得近吾猶未見性汝
宜迴心當禮此尊於我滅後而爲上

四十五

首尔時大衆聞師說已心生疑惑我
師神力能取天食彼者非聖何當敬
之尔時僧伽難提深知衆意而不敬
伏即共尊者議佛在日世界平正無
有堆阜一切江河悉皆潤美樹上甘
露露如縣珠食者安樂而無諸衰自
佛入寂當近八百世界衰弱人多少
信要假神力而爲勝負我即不作作

亦非難汝即不信信亦不易作是語
已用其右手漸漸入地至金剛輪取
少甘露却收手已還至會上而現甘
露彼衆見已心生敬重師知敬已而
用甘露分布一衆命令食之彼既食
已身心安樂瞻奉尊者合掌敬禮尔
時羅睺羅多曰如來以法眼付囑迦

四十六

葉迦葉展轉相傳而至於我我今年
朽邁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尔
時僧伽難提聞師付囑心生敬慕而
問師曰法有證不有取捨不有有無
不有内外不尊者慈造而爲解說尔
時羅睺羅多以偈荅曰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内外云何
起尔時僧伽難提聞師說偈歎言善

哉大聖者心明如日月一光照世界
暗魔無不滅讃尊者已受教奉行尒
時羅睺羅多付法已竟即於座上全
身入定天衆散花而來供養時當此
土前漢第六主武帝十年戊辰之歳
入涅槃也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章辯金河品第二十一

尒時僧伽難提者羅伐人也昔居此
城南有一大河此河名金水於此河
向上而行五百里有二大石窟僧伽
難提而處一窟中常樂修禪定此師
過去劫而號娑羅王次生此國土而
誕刹利家名僧伽難提父名寶莊嚴
母號芬陀利亦生而解語分明曉了
之而為母說法化令入佛道國有一

大師善明諸典詰能辯先世事一國
悉知聞尒時刹利王有詔命師對師
至王宮殿當居一寶座王問此太子
有何因緣故纔生未一歳而能解言
語兼會諸佛義化母而入道師善知
往事請為我決䟽尒時大師告父王
曰今此太子年經七歳而寤佛道後
學禪定而止一窟處于金河當遇聖
者而獲道果尒時父王告大師曰今
此太子先世之中而居何位大師曰
先世之中而處聖位有迎化衆號娑
羅王尒時父王思念前事我此太子
是吾之寶當捨出家報何薄祐尒時
太子已七歳而白父言稽首大慈父
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
故尒時父王及其親母聞辭出家至

不聽許又苦求父及求其毋云不聽出家我與父毋情已斷絕尒時父毋即聽出家乃命一僧名禪利多請入宮中而與度脱在彼宮内一十九年方命衆僧而爲受戒於一靜夜當自念言我名出家元處于舍年二十六曾不近聖即於此夜天有光明是聖感故非其月也忽見一路蕩蕩而直亦無別衆又於面前有一大山太子即尋其路至彼山所須臾之頃其天似明太子在山處一石窟而習禪定尒時父王至於天明不見太子僧利多而被擯出諸處追求而悉不獲在彼石室身心安樂而經十年小小衞衆還有三五而近學道尒時僧伽難提於窟而出面北觀望忽見一瑞而喜曰天生聖者不久届此佛大慈故而度脱我即令衞者而淨前窟不久之頃大聖當至汝可速疾而淨道場不久須臾而至尒時僧伽難提繞此語已即入禪定經于二七尒時羅睺羅多游行國土至彼羅伐而見金河迴告衆曰識此水不衆曰唯尊能辯羅睺羅多曰此河之上五百里來有一智者而入禪定衆曰師何辯之師曰吾嘗此水其味在上并現其影影有五運當視此相尒時尊者說此語已便作神力須臾之頃至於彼所時僧伽難提而入其定羅睺羅多衆等共止一室俟至二七日中方乃出定

尊者相見持論如上佛記僧伽難提吾滅度後二五百年中當有聖者生羅伐城於諸祖中次第十七此二尊者各現神力用發衆意而取天饌共會同食無威德者悉不敢近衆見師命難提尊者分座共食咸悉不敬難提知已即低右手入地徐徐至金剛際而取地味舉衆得食悉皆安樂彼衆見已心即敬伏食甘露已悉得解脫尒時僧伽難提得付法已離彼國土又化他境名曰摩提羅睺記云吾化大衆如殑伽河沙從吾之後於摩提國又出一師伽耶舍多吾與汝等同尋此聖而必知識如是行已教化大衆忽於一日而有微風從西而來尊者面西而俟其事乃告大衆汝等衆

人識此風不衆曰聖智非惻尊者曰今此風者名曰道風從此西至三千餘里而有聖者欲出現世先淨國土而生其風今此風者不同天風龍風神風鬼風阿修羅風不同諸百風名曰道風亦名淨土風此風和涼不損一切雖入大海不作諸浪雖入林木不動枝葉所有疾病遇此風者皆得痊退所有諸業懺不消者遇此風故皆得除滅所有習學心不通者遇此風故心即朗暢而會其理尊者言已即命大衆西尋聖者而化導之即作神通舉衆皆攝未至食須到一大山山上有蓋如寶落迦尊者曰此是聖所聖亦止此言猶未訖見一俗舍杭於

此山除此一家餘無別止是時尊者
至彼舍宅云此聲歌聖賭未久忽見
一子手執銅鏡而至師所尊者曰子
幾歲耶子曰我當百歲是時尊者見
荅百歲覆而問曰汝當無知看甚幼
小荅吾百歲非其理也子曰我不會理
正當百歲尊者曰子善機耶子曰佛
偈云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

生一日而得決了之時尊者敬之深
知是聖又致問曰汝執此鏡意況如
何尒時童子以偈荅諸佛大圓鏡内
外無瑕翳兩人得同見心眼皆相似
時彼舍父母見子奇異欲令出家尊
者遇之而爲度脱父母捨已即領遊
化至一古寺而爲受戒名曰伽耶舍

多於彼殿上有一銅鈴被風搖響尊
者問子曰彼鈴鳴耶彼銅鳴耶子曰
我心鳴也非風銅鈴耳尊者曰非風
銅鈴我心誰耳子曰俱寂靜故非三
昧耶尊者曰善哉眞比丘善會諸佛
理善說諸法要善識諸佛義又告曰
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
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

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絶汝受吾偈
當行化之偈曰心地本無生因種從
緣起緣種不相妨花果亦復尒尒時
伽耶舍多聞師說偈及受法藏心生
敬重頂戴受持尒時僧伽難提付法
已竟即離本座至樹下立而舉左手
把其樹枝尋即化度而歸空寂是時
大衆咸作是言今此聖者樹下而終

當於後世而必滋茂尒時大衆即散
瓔珞塗香粖香燒香供養復共焚爇
而起塔廟分布舍利咸資大衆衆取
舍利欲於平地而起一塔在於樹側
衆不能移及諸大衆盡其神力如須
彌山不可傾動即就本處而致供養
復天花諸梵天衆而雨寶衣用散塔
處時當此土前漢第七主昭帝十年
辛酉之歲入涅槃也

寶林傳卷第三

農新絲入錄　秦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卷第四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章簷狗品第二十二

尒時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昔所
生處於此國西三千之里有一大山
名寶落迦其山南面居于一足地廣
平正父母舍宅而悉在中姓鬱頭藍
號伽耶舍多父名天蓋母字方聖而
初孕時夜夢神人告方聖曰我來也
手執寶鏡而就其母於此寤覺身軆
安樂時出異香徧滿於室時時舍內
每現圓光懷得七日而自誕育身如
瑠璃內外明徹年甫十二都不洗浴
其身清淨絕無塵垢時人共語悉不
勝彼心常閑靜亦不多語處于舍宅
亦不執恡尒時僧伽難提告大衆曰

我昔本師羅睺羅多當受記云從吾之後於摩提國又出一師名伽耶舍多吾與汝等同尋此聖如此行已當會遇之尊者語訖與諸大衆至摩提國於法座上爲衆演說忽於一日而有微風從西而起尊者迴面向西而候其事已乃告大衆汝等諸人識此

風不衆曰聖智非惻尊者曰今此風者名曰道風從此而去三千里内而有聖者欲出于世先淨國土而生其風又告衆曰今此風者不同諸風亦名淨土風此風和涼不損一切雖入大海不作諸浪雖入林木不動枝葉所有疾病遇此風者皆悉痊退所有諸

業儀不消者遇此風故皆悉除滅所有習學心不通者遇此風故心即朗暢而會其理尊者言已命大衆曰西尋聖者而化道之即作神通舉衆皆攝未至食頃到一大山山上有蓋如寶落迦尊者曰此是聖所聖亦止此言猶未訖見一俗舍桃于此山除此一舍更無他止是時尊者至彼舍宅

云此塹是歇坐猶未久見一童子年當十二手抱銅鏡至于師所往返問荅具如上說父母見子有此奇異欲令出家遇尊者故方得度脫將至古寺登羅漢壇而爲受戒師賜法藏并說其偈而教囑敬而奉行尒時伽耶舍多得付法已游行教化到一世界名月氏國於彼國土大作佛事說法度衆

導化無量又彼國中有婆羅門家養得一犬常於屋簷下卧縱蹔逐去還來本處如是卧此簷下經于十年不止別處人有所怪何好於此或復有雨并水所浸亦不離此卧於水中尒時婆羅門心自念言此犬何意而好處此更不餘止以杖驅逐趁去還返如是打喝又經五年尒時婆羅門年始三十名曰鳩摩羅多心常勇健不信有佛亦不信法不信因緣及諸果報而信外道常師梵志談非因緣何有果報俱是自然梵志所說甘心信伏時鳩摩羅多告梵志曰師說自然非因緣法今此猶者當何自然而處于此梵志曰此猶其心自然而好低下亦非因緣之所感故尒時鳩摩羅多又告梵志曰我於昨夜而作一好夢夢見真金日赫赫照天地我與梵志等處于一暗室忽被日光射二身如琉璃師身淨無物我身蟻衆食師說達自然而為我消釋尒時梵志告鳩摩羅多曰此日出自然赫赫自然亦真金軀自然非物能賤貴天地本自然

光照於彼此二人處于室明暗各自然汝身蟻衆食我軀常自然尒時鳩摩羅多雖聞所解心猶未釋又曰我所作夢欲釋其原師所解夢還如說夢如此解已非我意中揔說於自然何如夢說夢又曰願逢一智者而為我解釋與彼事相應我願隨師學作是

念已即捨梵志而歸本舍尒時伽耶
舍多在彼國中於一座上告大衆曰見
此氣不大衆曰見師曰教説此氣者
大乗氣也何以夫氣像者氣如虹環
其事必圓氣如玉璫菩薩在傍今此
氣者猶如玉璫下有聖者不久出世
又云佛記云吾滅度後九百年中當
有菩薩現月氏國後而化導至于比

天復度一衆次第二十今此氣者必
當是乎尒時伽耶舍多即下本座與
諸大衆至于氣所到彼氣所其氣漸
隱師即立住轉復不見師曰此聖非
遠且候從容須臾之間有婆羅門年
甫三十來問左右曰此是何人左右
報曰是佛弟子尒時婆羅門却歸本
舍而閉其戶是時伽耶舍多告大衆

曰前瑞所起不離此宅尊者進步漸
至宅所而扣其戶尒時婆羅門報曰
此舍無人尊者問曰荅無者誰時婆
羅門鳩摩羅多聞其語異不同梵志
必是智人而可屈就特鳩摩羅多即
開其門禮覲尊者請於舍内而踞其
塌以諸果藥而供養之是時尊者作

是念言今此人者必當是矣時鳩摩
羅多而供養已乃問師曰我家有一
犬常於檐下溼地而臥前後打趂轉
去還返至於彼臥更不移止今請智
者爲説其事與意同故我即師學尊
者曰若我所説定其昔事與汝意通
實師我不鳩摩羅多若與意合當隨
師學伽耶舍多曰今此犬者是汝父也

何以故爲有少業所障猶中其父死
時汝身不在父有黄金未付於汝金
在甕下以甕盛之可有千鋌汝若不
信但掘於此汝収金後狗臥隨處不定
於彼時鳩摩羅多即致其功便掘其
地未至五尺掘著其甕甕有黄金實
千餘鋌收拾以訖其犬不止隨其處
所而自安臥時鳩摩羅多不違願

故便隨師學又問昔夢具如前白尊
者曰汝夢見日是佛日照曜天地者
度二衆也二人處暗室者心未明了
也日光照身者出無明宅也身如琉
璃彼所淨者自利一身非度他衆汝
身有蟻衆所知識而自湊泊當於彼
所而食汝祿尒時鳩摩羅多聞說二

事心即决定即離居舍隨師敬奉而
爲給侍尒時伽耶舍多深知宿命知
此弟子道力當備而命聖衆而與出
家受具足戒令證道果時伽耶舍多
告鳩摩羅多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
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傳此
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受吾教聽吾
偈言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

不能礙當生生不生尒時鳩摩羅多聞
師說偈心生歡喜得法眼故當自安
樂而受訓誨敬重頂戴尒時伽耶舍
多付法已竟即從座起踊身虛空作
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亦不至
地雨下舍利衆拾供養隨收得處各
塔廟而供養之時當此土前漢第十
主成帝十四年戊申之歲入涅槃也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章試神足品第二十三

尒時鳩摩羅多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昔於無量劫中曾生他化自在天上忽見菩薩身有瓔珞心生愛美次墮他化而生梵天與一天仙說佛知見彼仙證果獲須陁洹承此力故而為導師度諸天衆有一天女其皃端正多修忍辱而至此會禮覲導師時一座中人千二百俱瞻此女心起愛樂累彼導師墮於梵天而生此土彼天女者亦生此土而姓梵志尒時導師生婆羅門家其人財富多諸金銀七珍等寶心長悋惜人所難得尒時有一羅漢名曰海勝知彼導師昔之因緣當墮於此羅漢曰我於先世曾生梵天因得此師說佛知見今者當證道果我既得果須化此師而令出世作是念已即至婆羅門家見一童子名鳩摩羅多便問乞金汝若施我當獲解脫童子曰我年十五未至自由父雖不在待白其母童子白母母即聽施隨汝所與亦不留難是時童子施金一斤與彼羅漢羅漢記曰汝

從向去又經一十五年當遇菩薩出世而引入道化度無量盡獲聖果已授記畢羅漢又曰汝有小難而折大葉不久解脫疾證菩提尒時羅漢言訖即去未至須臾其父歸舍子白前言猶未訖叫喚罵詈即取其杖決子一百從此決已父身病疾於夜分中

客自執器於其誓下而掘其坑可深
一丈埋其瓮金近一千鋌恐子枉用
而破家業從此埋已不令大小而知
處所唯自側臥瞻望誓下從此病已
直至于死却於本舍而作一猶唯臥
誓下先問梵志而不能釋次遇伽耶
舍多而悉往事前文已明不能再述
尒時鳩摩羅多得付法已與諸大衆

游歷他國化導衆生行菩薩道植諸
善本名稱諸土時北天竺有一大士
而塗足油歷諸國界而遇尊者作禮
圍繞却住一面而白其事我家有父
母心常好供養亦求於佛道至樂禪
寂者未知何因緣長疾而不効我有
一隣舍心常行兇險煞害一切物不
解求佛道亦不識供養豈會禪寂者

十二

如此行惡故常獲無病疾未知此二行
惡者却善資善者却惡報伏願尊解
說令我得見之尒時鳩摩羅多告大
士曰佛云人生在世有三等業吾悉
知之何等爲三亦曰三世前生福業
大而積功德厚當報於今身今身作
諸罪惡業力微劣未及功德多且受

善業報不現其惡相從此一報中更
不作功德盡此一報畢當墮於惡道
一入無有出更不復人道又曰前世作
惡業其罪如丘山今世作少善猶未過
於彼其善力微薄且受諸惡故不現
其好相從此一報中更不作諸惡盡
此一報畢當獲諸善報於此善報時
更不作諸惡而不煞害故更不復惡

十三

道永永生善刹又曰前生修功德而
致彊半功有少破和故迴心修惡行
罪業少功德亦死先受福正快活心
似得安樂忽降諸凶裹其家漸殘破
承彼先惡業相續致於此非是今修
福而招此惡報又曰前世作惡業其
罪彊半功忽遇一智者而敎修福德
福德雖修已其善未過彼功德少於

十四

罪亦死先貧窮心不敬信佛亦不重
三寶如是過半已其家漸富有資生
多財帛承彼先善業相續致於此非
是今作惡而招此善報尒時大士聞
師說法心開意朗欲依師法如師出
家師曰汝有父母當在何國而須就
彼白言出家父母聽汝許可即來大

士曰我去本國難可得迴從此至舍
三千餘里我請尊者彼國供養度我
出家尊者曰我往彼土不足食須汝
所致步應難得至大士曰我往不難
亦是食須尊者曰汝有何法大士曰
我在家時有一師兄名闍夜摩曾在
彼國主一佛塔其塔中佛名俱那含
於此塔前先有一樹樹生其子多不

十五

越百其大如棗名末訶子此佛滅度
生此一樹其子爲油將塗其足須臾
之頃游三千里又欲住時將此樹葉
隨身多少拭此油盡要住即住欲擬
行又將塗足如是住法准如前事尊
者曰汝有此油已非凡故共汝即同
往彼國尒時鳩摩羅多即作神通而
往比天竺國如是神力至彼佛塔作

禮圍繞却住一面瞻仰尊顏目不暫捨尒時俱那含佛放白豪光照彼大衆盡獲阿羅漢果各有神力而自在故尒時大士辭父母竟而至師所志求出家時鳩摩羅多尊者即於塔前度闍夜多復命聖衆而爲受戒尒時鳩摩羅多度大士已用偈告曰此佛放光明是度於汝相汝已得解脫諸衆當亦然尊者說此偈已乃告闍夜多曰如來已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法藏付囑於汝汝當守護聽吾偈言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决不决尊者說此偈已乃告衆曰今此偈者妙音如來見性之偈汝可禮重當

獲覺路時闍夜多深心敬重依師教詔頂戴奉持時鳩摩羅多付法已竟即於座上以爪劈面各分兩向當此分處有大光明照諸大衆照大衆已寂然滅度諸衆感慟起塔供養時當此土王莽十八年壬午之歲入涅槃

第二十祖闍夜多尊示終神力品第二十四

尒時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以兄

油故用塗其足至彼中印度禮覲鳩摩羅多尊者問其業報善惡各異上修福德便有凶衰而作諸惡咸昭善瑞其此二者前文以錄故不說馬時鳩摩羅多而爲說已大衆闇竟悉獲聖位尒時闍夜多聞師所說心意朗然即欲出家隨師侍衛尊者曰汝父

母何處即辭父母父母聽許即來吾所爲汝出家闍夜多曰我之父母去此三千我去即易來曰無由以尊力故共至彼時尊者我去三千未消食須汝去歸國非得易耶闍夜多曰我之有兄而入佛道於彼國中供養一塔塔中有佛名拘那含此佛滅時當於塔前而生一樹彼樹有子如其棗

十八

大極結繁寶方得百顆將得此子以充其油塗其足下須臾之頃行三千里不將難矣尊者告曰汝有此油是非凡者我今共汝同往彼國得覲佛塔瞻禮圍繞尒時鳩摩羅多即作神力而至佛塔見其塔已作禮瞻仰尒時拘那含佛從其頂相放大光明照燭一衆皆獲解脫闍夜多亦至彼所

寶林傳卷第四　第十[illegible]張

而求出家白尊者曰父母聽我而依尊者尒時鳩摩羅多便與度脫命諸羅漢而與受戒師見度已而說偈言

此佛放光明　是度於汝相
汝已得解脫　諸衆當亦然

尊者付法幷說法偈受其教囑頂戴奉行尒時闍夜多得付法已心得自在行菩薩道宣正妙

十九

法名徧諸國度衆無量佛授記云吾滅度後九百年中至于北天復度一衆次第二十名闍夜多佛記第二十祖智慧超勝辯才無礙游歷國土靡不周徧至一聚落名羅閱城彼城之中多諸道衆而見尊者咸皆宗仰彼諸衆等善解三藏甚深淵博辯惠聰慜諸有來者無能敵彼是時衆中有

一頭陀六時禮佛少欲知足長坐不臥一食而已尒時尊者告大衆曰此頭陀者汝見如何諸六衆曰不可思議常修梵行長坐不臥一食而已尊者告衆曰此是道耶衆曰誠如尊說尊者曰今此頭陀不久墮落與道懸遠心有所得不名道故衆曰師如何尊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六禮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尒時頭陀聞說法已心生敬重即於座前以偈讚曰稽首三昧尊不求於佛道不禮亦不慢心不生顛倒不坐不懈怠但食無所好雖慢而不遲雖急而不躁我今遇寶尊和南依師教尒時尊者告大衆曰會吾語不大衆曰依教奉行尊曰此頭陀者非是汝背曾過去劫常行不輕行至于今日吾所言者爲彼求道者心如彼緊絃曰賛曰急此絃急故其聲斷焉此聲緊故行者絶矣故吾不賛今彼寬慢無有所得方始安樂此北天竺呼爲徧行頭陀此羅閲城衆共號此徧行頭陀爲婆修盤頭也是梵語矣尒時闍夜多尊者知此婆修盤頭是其法器雖遭逆語心不動搖轉生恭敬意如大海又問婆修盤頭曰汝生恭敬心不退轉有此逆言當何不動尒時婆修盤頭白尊者曰我昔前世第七劫中至行勤敬常樂供養於一國土名常安樂我於彼所心不懈息常行教化見一智者名曰

月淨乃命我住而語我言汝當不久證斯陀含果宜應勤敬勿可犯也又語我言至修行者如彼昇天漸漸而上去地遙遠不可退墮若退墮者終有所損而不復上我昔世中年已八十復患腰脚不能自履以杖扶策隨其處所有一菩薩名大光明而處一寺居止一房我就致敬已畢却歸本座尒時月淨而來至彼當語我言前者見汝不久證果今度一覩却在凡地苦哉苦哉何因始此知汝其過輕父重子婆修盤頭問月淨曰此非可懺不月淨曰汝識罪不婆修盤頭曰我未省犯月淨曰汝懺何罪婆修盤頭曰我多忘失未省此罪月淨曰汝禮拜大

光菩薩不婆修盤頭曰我曾禮拜汝省彼房門外有畫佛不婆修盤頭曰不見月淨曰汝倚其杖在其佛面爲彼輕故不得斯陀含果當退八位汝須知之時婆修盤頭即至彼寺其壁上實有一佛爲禮大光倚此杖故上墮於我而歸八位今見尊者所出言教無不信受縱有逆語如風度耳亦不停滯願尊慈造有法教誨時闍夜多告婆修盤頭曰如來已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受吾教已而聽偈言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時婆修盤頭聞說法及其偈言心

生歡喜頂戴奉行尒時闍夜多付法
巳竟即於座上巳首在下卓然倒立如
娑羅樹枝舉衆共取欲擬闍維悉不
能動又諸羅漢盡其神力欲擬取下
亦不能動如須彌山不可傾覆尒時
大衆同用神力有百千衆亦不能動
時衆共集焚香白日請師下本座我
等欲闍維願師大慈故令我得舍利

繞㯽衆首而共向前忽然自倒如五
大山崩地皆震動尒時大衆用巳香
薪而共闍維闍維既畢收得舍利起
窣堵波共其供養時時瞻覲時當後
漢第二主明帝十六年甲戌之歲入
涅槃也

第二十祖婆修盤頭章舉太子品第二十五

尒時婆修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毗

舍佉父名光蓋母字嚴一家有財寶
供給四方唯無其子光蓋曰我無子
嗣當何求之嚴一曰於彼城北有一
佛廟共至所求必應得之是時光蓋
而共嚴一至彼塔所合掌禮敬散諸
花香徧於佛上又致供養而細嚴飾
咸共尊仰而啓其願曰我於世尊所

而欲乞一子願尊大慈故不遺我等
願是時願巳却至本舍於一夜中夢
見二珠一珠光明而能徹耀又一珠
故亦有光明其光如電有無不定前
一珠者光明照耀亦不歇滅食二珠
巳尋即夢覺身躰悦澤無諸苦惱懷
至七日當有一僧名曰賢衆至於門
首而問之曰我行四國土尋光至於

此汝彼是誰含當生一賢子尒時光
蓋長者聞是語已即出逢迎彼師見
已心即歡喜尒時嚴一亦出禮拜賢
衆見禮不敢當次去禮佛自禮法身
福智尊者尒時光蓋作是思惟此僧
非聖當鄙凡者我是丈夫禮却不起
彼女人敬心即恐悚尒時光蓋却歸房
室取一寶珠奉上賢衆以試其心又

更作禮尒時賢衆端然不動亦不止
遏受其寶已去汝好在令更作禮光
蓋致禮近將百拜既見不止心自停
息猶不會意去我見尊者受我寶珠
心即歡喜復見尊者不受女人拜敬
心自恐悚不敢安座其事云何請爲
宣說賢衆曰汝不問我我即不說受

汝拜者汝是凡夫有少福德合遇於
我我受汝珠以用資福當生之中而
獲財利不令欠我受汝拜資得當生
和合眷屬不令返逆彼女人者身懷
菩薩是冣上乘不久當世化度無量
三昧果中亦得冣上而當十五即應
出家次遇毗婆訶薩而得受戒從此
去已常行苦行日食一中此國名曰

徧行頭陀亦曰婆修盤頭當度賢者
如我等輩約殑伽沙所以見者不敢
輕慢非貴女人而致於此光蓋曰善
哉大士而有他心於此三世悉能覩
見讚禮而已深生敬重自責輕慢至
悔前預而知其本又賢告曰汝有二
子一者上說更不再言其第二者名
曰芻尼芻尼者梵言也此曰野鵲此

子者於先世時世尊入定在於雪山
彼子為鵲泊於佛首又作一巢時來
時去世尊成道彼鵲為近佛故而獲
此報世尊出世天龍八部游那提國
彼國王者是此子也世尊至彼王即
出迎瞻奉隨從請尊至殿而設供養
欲問往事以何因緣我名𦤶尼尒此

過去經多少歲而親智者願尊慈造
為我解說尒時世尊告𦤶尼王曰汝
先世中曾作野鵲吾入定時汝於吾
頂置一鳥巢或來或去已經六載吾
已成佛汝作其王為近我故而獲此
利於後五世悉名𦤶尼吾滅度後二
五百未當生羅閱城中毗舍佉家得
與聖者婆修盤頭同處一胎而出于

世此婆修盤頭者是賢劫祖次二十
一其師之後當出弟子有大神力十
那羅延一切諸衆悉不能及以此力
故號大力尊尒時𦤶尼王聞佛所說
先世為鵲心即驚悟以其瓔珞用嚴
一蓋共成奉上世尊伏賀先世願尊
慈造當為領納尒時世尊作少神力
即用此蓋而處其頂尊又告曰汝後

五世中為遇此菩薩當獲大神力而
生忉利天尒時𦤶尼王聞佛說已心
即歡喜合掌尊前以偈讚曰與聖同
處胎當於第五世為遇婆修故而得
生忉利我昔為野鵲在尊頂上止奉
此七寶蓋以荅先世耳尒時婆修盤
頭年當十五遇一尊者名曰光度而

與出家後逢毗婆訶蓙而與受戒至行頭陀心不退轉縱遇諸境生滅不起猶若須彌八風共吹至無量劫悉不能動尒時闍夜多知此婆修盤頭是其法器雖遭逆語心不動搖轉生敬重意如大海當付法偈而受教詔即往他土而行化之至那提國之南有其大象頻下損物人不敢觸自三

三十

十年來其象不下一國人民皆得快活心不憂懼亦不損耗彼由何故凡不可知願遇聖者而為我說彼城之衆咸悉安樂無有患故不作惡夢彼國有王名常自在有二太子一名摩訶羅二名摩拏羅此初太子年已四十其第二者年巳三十常得安樂不被諸境之所惑亂每至園觀心自念

言聖者合至何當晚乎尒時婆修盤頭至此國巳大作佛事廣為說法化諸道衆皆蒙獲益時彼王者忽聞此師即令使者而請供養尒時婆修盤頭至王宮殿王即禮敬心生瞻慕即命二子令致敬師用資福業王白師曰師在他國見彼人衆得似此不婆

三十一

修盤頭曰諸國土中業感不等為取何國而況此之王曰師羅閱城何如此土師曰彼國曾有三佛出世此土即有二師化導以其父子而況得之王曰今此國中未有佛出大衆安樂猶何善耶王曰若佛出世王非在此承此二師故有此善瑞王曰二師者誰師曰佛記云吾滅度後二五百未那提

國王刹利多滿名常自在生二太子其第二者有大神力一切諸衆悉不敢敵其力一舉昇十那羅延八地四衆悉不能及從此因故號摩拏羅王今太子即當其事王曰其次者誰師曰吾亦預此王即致敬心生歡喜未至食頃有一使者奏曰象兵百萬至于南面欲近城門漸漸而進王曰此事非小如何抵敵師曰不用軍衆亦不須刃令此太子輕喝一聲悉不能動何用憂慮王曰得不師曰今此太子非百萬象更有十倍亦不可敵王即命太子令至城南象兵漸至彊過百萬尒時太子即舉右手拍其腹上而喝一聲其那提國中所有宮殿及諸

三十二

舍屋悉皆振動象兵百萬悉在于地不復更起尒時大王見子勝已深生敬伏不敢輕慢而禮尊者曰我此子者佛已授記生于此國爲大沙門而有其力昇十那羅延伏願尊者而與出家依佛記故勿令違犯尊者曰今此太子非我出家復至他日無人度者尒時尊者婆修盤頭即就王宮命語聖衆而與太子出家受戒尒時太子得度脫已心生恭敬即於尊前以偈讚曰爲摧百萬象鼓腹作神通一切諸宮殿無不振動者遇師方便力而得度脫我稽首辭父母而出於愛火尒時尊者即領太子摩拏比丘聚落行化乃告王曰我爲此太子而至于那提今已得解脫宜令化導之尒時那提

三十三

國王常自在等與諸眷屬共送此子而至分首隨緣往所是時婆脩盤頭在彼國中游行教化建勝法幢辯才無礙摧諸邪見而歸降伏隨彼化導百千萬衆悉得度脫而證聖果乃命弟子摩拏羅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受吾教聽吾偈言

泡幻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尒時摩拏羅聞說法偈心即歡喜而生恭敬頂戴奉行時婆修盤頭付法已竟即於座上高半由旬其身在空亦不神變凝然而住尒時大衆咸共合掌而啓告曰至尊大慈故令我得舍利莫現是神變願師歸本止時諸大衆作是語已颯然從空却還本座便焚舍利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後漢第五主殤帝九年丁巳之歲入涅槃也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章伏術師品第二十六

尒時摩拏羅者那提國人也姓刹利帝亦名大力尊有云摩奴羅者此非理也昔在國時身為太子父名多滿亦名常自在佛記云吾滅度後二五百末那提國王刹利多滿亦名常自在生二太子其第二者有大神力一切諸衆悉不敢敵其力一舉舁十那羅延八地四衆悉不能及從此因故號摩拏羅佛已授記其實如之尒時婆修盤頭者得五神通及八解脫隨

彼國王而行化之以大福力多所饒益
次至一國土名曰那提彼國刹利王
而生二太子其次第二者而有大威
力彼國多象衆而頻侵聚落自生太
子來其象並不國土無褱惱以經三
十年尊者婆修至化導無量衆受王
請供養到彼宮殿已命出二太子令
禮婆修尊欲求於福報今時大王問尊

者曰師在他土見彼人衆得似此不尒時
婆修盤頭對曰諸國土中業感不等為
取何國而況此之王曰師羅閱城何如
此土師曰彼國曾有三佛出世此土
即有二師化導以其父子而況得之
王曰今此國中未有佛出大衆安樂由
何善耶師曰若佛出世王非在此承二
師故有此善瑞王曰二師者誰師曰第

一者是吾第二者太子此國無患得
三十年今此太子亦年三十此事現
在非無信耶師曰此太子者身有大
力能摧諸魔心有智力能伏生死王
曰如何得知師曰不久之須當有一信
從南而來以此事故而顯太子師與
王語言猶未畢忽見一人而至殿前

奏曰今此城南有百萬象兵而入國
界王聞此事心生憂惱以何兵衆而
戰得勝尊者曰今此事者而亦易為
王有太子其力難比令此太子而敵得
之王曰此事非小如何抵敵師曰不
用軍衆亦不須刃惟此太子輕喝一
聲悉不能動何懷憂慮王曰得不師
曰今此太子非百萬象更有十倍亦

不怯羽王曰令命太子戰彼象兵尒
時太子奉王勅詔命戰象兵即至城
南端然而立其象兵衆漸漸而進尒
時太子即已右手拍其腹上此象衆
等悉皆崩倒更不復起試喝一聲六
返振動父王見已深自歎訝此子出
世非我等輩佛已授記云生彼國因
師證故而得知之又曰我有二子其

五十八

寶林傳卷第四

第二十六作 秦字号

一敢異若紹我位必應勝之師曰此
子在舍非登此位若作王者為銀輪
王王三天下非此小國而及用之又
曰若出家時定作法祖而繼於我化
導九衆尒時大王見子勝已深生敬
伏不敢輕慢而禮尊者曰我此太子
佛已授記生于此國為大沙門而有

其力昇十那羅延伏願尊者而與出
家依佛語故勿令違負尊者曰今此
太子非我出家復至他日無能度者
尒時尊者即詣王舍而與出家又命
聖衆并受具戒尒時摩拏羅得度脫
已心生歡喜瞻仰尊顔目不暫捨尒
時婆修盤頭即領摩拏羅欲化道衆
故辭王曰我欲化導衆隨所諸聚落

五十九

願捨摩拏羅而隨於我去王曰師與
出家竟即是師弟子非我等拘束聽
從隨師化度尒時婆修盤頭當行化
時度諸有衆而滿三萬得聖果者近
自五千而化度已告摩拏羅曰如來
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
于我我持此法付囑於汝汝可流布
無令斷絶并傳法偈具在前文而不

再說婆修示化終于本緣尒時摩拏
羅得付法已心得自在隨化他土接
諸有衆而為說法次第游行至于一
國名西印度彼國國王於宮苑中常
自行道名曰得度姓于瞿曇手執金
蓮如供養佛於苑空地弁自閑靜唯
置一爐常焚寶香而呪願曰願我過

聖而得了知前後際中一切諸境王
發願已而又行道如是行道經于七
年當於行處而現一塔亦不高廣至
甚低小從座至頂一尺四寸其色青
黑四面有相各自而異前一面者有
尸毗王割股救鴿又左一面者有其
薩埵投于險崖復右面上有月光王
而捨寶首當後一面有慈力王剜身

千燈尒時大王行道已竟忽見一塔
至是低小極而高廣未過二尺以手
欲擡都不能動又令淨者而有二人
共舉此塔亦不能動又命五人依前
所舉亦不能動尒時大王既見如此
廣命多衆可滿一百悉有其力共舉
此塔亦不能動尒時大王當自念言
此塔至小亦不連地何故多衆悉不

能動王就塔所而致供養焚香散花
徧滿其處即命國內諸有智者咸共詳
察尒時摩拏羅尊者在此會中亦不
先說讓諸智者而為其首一會大衆而
有五百王致供養而設衆僧彼國僧衆
多修梵行復有一衆而修禪觀自有一
等而善術誓彼三衆等悉赴王會時

衆食已王白前事問諸智者今此菀中我常行道於此淨地而湧一塔未至高廣人不能動我欲將彼就此宮殿置於高處而供養之一衆智者誰能爲我移得此塔就其宮殿是時會中有一智者善明呪誓白大王曰我當移得王曰便請尊者尒時術師即於王舍請一大物衆不能舉我且試之

四十二

然移此塔王曰我有殿前銀山高廣極重今此力士非論一百二百三四五百悉不能出此山入地深至水際昔時鑄作將鎮此殿師有力故一任出之尒時術者即作其法以手結印用按于地即舉左手而曲其肱高聲喝咄未至食頃其山漸動舉衆皆見颯然而出三衆歡喜無不欣訝王見是已其心

豁然讚言善哉壯哉其力如此何憂移塔尒時術師即至塔所見塔位小心不敬重又曰此是小小何足其力王曰便命術者而爲移塔尒時術師即就塔邊以手欲舉其塔安然都不能動術師却後七步便作前法先喝一聲牙齒墮落其術師自不覺知又喝一聲

四十三

眉毛亦落其此術者上未覺知又喝一聲其鼻崩倒時諸大衆喚言且住術師即走東西南北又不遠去只在衆前大衆又喚術師術師且來此座何用亂走術師叫曰諸人等復在何處而不出來救我之命三衆共起向前捉之悉捉不住尒時大王既見是已即命五百力士令捉術師如捉得住當厚與賞是

時力士同共向前便擬把捉悉被衝到
亦不可近其身如鐵把亦不住尒時大
王告大衆曰今此衆中誰能誡此我見
此事何由可當雖有身力亦不敢爲
是彼自顛倒爲是聖者所作爲是法
合如此爲是自失心力彼衆之中誰有
諳者當爲我誡令免任亂我所敬信
亦不害此當願依舊如前無異

四十四

寶林傳卷第四　第三十張

寶林傳卷第四

山三物
日若人

（以上缺一紙）

（兩行下原殘）

脫皆爲此
具七事者前際後際悉能了知
劫中亦如眼見他心宿命從此而通
八解三明皆因始發欲近佛地方獲
菩提踏著六通便成羅漢是時王聞
深生信重問尊者曰師久修行善知
宿命又知奇事明前後際未審此塔

當是何佛我欲知識今請尊者而爲說之尊者曰今此一會衆賢非一願王見念當廻問彼尒時大王即從座起整頓衣服而請諸衆曰願諸衆等哀念我等有他心者而知昔事今此塔者當是何佛是何弟子而造此塔爲是何物之所成就伏願衆聖而爲解說尒時大衆一時起立合掌白王我等三

衆非見彼事願王廻信當請摩拏尊者必當爲說又此摩拏尊者昔爲太子時能戰百萬象佛已曾記之次當二十二想此往勝事今覩非凡者願善哀請故而當說之尒時大王却至尊所而白前事具如上陳時摩拏羅曰此衆諸聖咸悉知之故讓於我而今爲說又曰今此塔者是我本師釋迦

如來七寶舍利塔也何以故尒時如來在王舍城東游行教化之次時有一童子年已七歲名曰舍耶是時童子在河弄沙見世尊過手執金鉢入王舍城時此童子即以此沙如其餅想將奉世尊尒時世尊以鉢受之爲尊感故化爲金粟將供一衆而悉充

足爲獲此報而作輪王化一天下能使鬼衆悉伏宗仰即時童子身爲輪王心多暴燥虐損殘劣少少信故違犯多殺自此童子生於宮時有一大樹其葉鮮澤婆娑陰茂上有其子時放光明入至於下心即安樂其樹初生時與此太子同時而出太子登位年已四十時與音樂一切御衆每至於

卷五（摩拏羅印國士章——師子弟子章）

樹在此樹下王即安樂若離此樹心
不悅澤其本性中常好歆酒一度酒
醉常損御衆三十五十所有行事皆
背天地又作大地獄一十八所還像
陰道如是行法乖治國土又於一日
領諸嬪妃一千餘衆同至樹下以酒
歆樂直至過度王便寢卧未至須臾
有大風至王亦不知其風損樹花果

墜地良久之須其風靜已王便睡覺
酒醉作怒云我暫睡便損其樹此過
難捨而當殺之如是損衆人經千百
前後共損不知其數彼鐵輪國亦有
一僧名曰耶舍亦是菩薩而有六通
王雖知有不至深信又有一僧名曰
海意見王損衆而滿八萬海意念曰

今此王者前世舍耶過我世尊而施
沙故因此果報而獲王身若不救之
當墮蠅虻無有出期又曰此八萬衆
而復枉死悉未得生為王福感不可
取之更待三白當必死矣尒時海意
即作神通入彼地獄法者曰沙門何
故而至於此海意曰我欲入鑊湯如
何庇護法者曰此鑊湯中而無冷處

幸不入得尊者曰我有少病而欲入
之法者曰此湯若入骨肉俱盡斷其
根本非除病也尊者曰我為無明顛
倒皆由此病若得除本何由可論又
曰我為枉殺一切衆生今當合償前
後計衆近有八萬為歆酒故而悮殺
之當獲是報皆是我過非因汝事而
但放我令入鑊湯若得盡我惡業汝

亦利故法者曰我損於師天之不祐為無罪故非是過者若欲入鑊待我奏王取王進止尊者曰然法者修表以說前事奏上大王王聞大怒此妙門者當識於我我不誅之受彼鈍故即令處置何在於晚尒時法者而奉敕旨依法處置令入鑊湯尒時海意被拋鑊中其佛波湧不可近處尒時海意從鑊中心涌出蓮花高七多羅樹端然處座亦不損故法者奏曰奉敕處置比丘海意拋在鑊中都無有損又乘一花從鑊而舉高七多羅樹端然不動見在法所伏聽敕裁尒時大王聞說前事即與御衆同往觀之纔至彼所王一見已便致禮信廣發大願而懺謝之尒時海意便被王請與耶舍比丘同止一寺時時禮覲而問之曰我昔作罪多不知數二尊方便令我懺悔又耶舍曰王昔所損近八萬衆宜可廣作諸大佛事方得勉之若不如此當作蠅蚍不可得度尒時大王告海意曰我有一樹與我同生其葉潤澤亦有其子子有光明每至此樹心即安隱故乃名之阿育之樹我為此樹忽爾凋殘醉悮損從亦有數千今遇尊者如何拔濟我所力及悉不惜之尒時海意告王曰王欲修累無過造佛寶塔而用嚴飾散于他土彼國見之當生希有而貴後福今亦有益王曰何物所造復高多

少并是幾所又安何處海意告曰宜
造八萬四千所用以七寶五寶爲粖
二寶銷鑄以爲一摸高一尺四寸若
此塔成其罪消滅當於後世又生梵
天非處於此尒時大王因樹立名爲
阿育阿育王者此土譯云無憂王也
尒時無憂王聞師所說心生歡喜悔
改前行即敕鬼衆并及御者而索七
寶便造此塔每一塔中置一垂鍾感
佛舍利四面無門唯有四相如上已
說更不再舉王置功勳衆共辯彼不
久一白當得畢功尒時大王白耶舍
曰此塔已成就畢當有八萬四千所
伏願二尊指示於我當安何處尒時
海意又告王曰其塔既成請取鬼衆
八萬四千各持一塔而候耶舍尊者

而作神通其光盡處當下一塔其所
下處皆是諸佛入滅處菩薩化度處
羅漢神通處導師三昧處聖賢證果
處修習禪定處此六上妙地而可安
此塔尒時阿育王即敕鬼衆八萬四
千至於會所各持一塔而候尊上尒
時耶舍比丘即從座起用其左手五
指甲内忽放光明照曜天地其光道
數八萬四千八方輝赫如日無異尒
時摩拏羅告王得度曰今此苑中於
先世中曾有一僧名波羅迦於此證
果後遷宮殿方飾于此今現此塔是
其一數昔時育王所制也

摩拏羅印國土章指泉示化品第二十八

尒時西印度國王得度聞摩拏羅而

說昔事心自歎言即日時中虛度多世如盲摸象非辯處所我今有者咸悉昔福非是今日而能建立我此身者猶如夢幻終不堅實今遇尊者須投告之令此身心速寤先世所有業累當自殄滅即命太子冊立為王而付國位致一大會廣施幡蓋多設寶座而命衆聖咸登此會王供養已便令雜衆在王宮室所有雜衆悉自不住直至午時王在道場合掌端座須臾之須猶如夢中又自坐睡夢見一人手長萬丈身處于座其座亦高垂手執果當令食之既夢食畢地大振動王即座覺心如日月靚見他國舉身輕利不似昨日信禮諸佛深自幸故得遇其事當何如之王出家已得證道果獲阿羅漢得六神通即作神通而入三昧離彼宮殿別處幽閑即與尊者而共持論曰故知我昔未得證果時唯有彼國不知諸佛國土有若干種今此寤後却返觀彼至是微劣最小一國又曰其人未證果唯見彼及處今日證果後如日虛空住又人未寤時猶如一小蟻唯知窠穴測

投出家尒時摩拏尊者即與出家出家既已取一金鑪焚香告白云西印度天子得度投佛出家願尊憶持令至道果尒時空中而有聲曰汝度此王當不憂慮却後七日而獲羅漢師聞是說衆亦歡喜是時衆僧守王七日觀成證道當第七日有大風雨不

更不知他土不信有諸邑唯人所到處其蟻未曾至悉言彼非有蟻中修行者後得爲其人能見諸聚落亦復能往返此人行百里更遠不能至猶於果位中聲聞小通者爲有胥脚疾遠行不能及聲聞多疑礙不得至菩提又有不能行人心亦不怯弱游諸國土中已經千萬里若約於蟻衆如我得神通我雖說向彼彼亦如夢中衆生不信佛不知有佛國亦不信賢聖如彼人世蟻蟻即遠不知其人悉能到我今得神通佛土亦知悉一切十方土無有不達者我今對人況猶彼蟻中人我化諸有衆說向我證果以游諸國土後衆心不信亦不入彼

意引此前事況猶若人中蟻又曰我觀此南閻浮提如一食盤於其中間數有八萬上中下等各有多少其上國者而有一萬中國者而有二萬下國者而有五萬此三等者大編其數於上國中自有三等於中國中亦有三等下國中亦有三等如九品法隨已修行盡得生彼尒時摩拏羅告得度曰我欲化導至于他國有一智者欲出于世得度曰尊者神力能應十方此作神通何假就彼尒時摩拏羅即以金鑪焚其寶香乃告月氏國鶴勒那曰汝在彼國能化鶴衆道果當至汝知之乎尒時鶴勒那比丘在月氏國於一林中常念大品彼國國王名

日寶印常供養此鶴勒那比丘此尊
者常住此林經于九百常感鶴衆銜
花獻之彼王請出此林而命宮中供
養尒時尊者即順王意隨至宮殿座
猶未久有一道香煙至于尊前鶴勒
那謂王曰今此香至王可識不王曰此
香是天信不鶴勒曰不是天信王曰
是何香故而至于此鶴勒曰是西印
度摩拏羅尊者信至于此王曰此師
者當是何人鶴勒曰是那提國王之
子身有大力過去劫中曾遇娑羅
樹王佛而與授記汝於賢劫之中當
得為祖導化無量次二十二王宜面
西而作頂禮尒時大王合掌遙禮是
時鶴勒即從座起整頓衣服面西而
作禮尒時摩拏羅尊者與得度羅漢

言說法要之次忽然以手點地三下
得度羅漢曰何以摩拏羅曰此是鶴
勒望此作禮我以手按地而用荅之
告羅漢曰我欲往彼而化導故此者
得通而繼於我尒時尊者即作神通
往于月氏是時鶴勒告寶印王曰師
欲來也宜當迎之尒時大王即嚴四
兵而近千數又以象輦莊嚴一座王
與鶴勒俱乘一象同至西來未至于
遠當逢尊者同歸宮殿二俱禮信深
共瞻仰尒時鶴勒有一弟子名曰龍
子年二十二才名奇特師欲觀彼作
何智慧而足聰辯繞入定中悉不觀
見不能辯了尒時鶴勒即問尊者此
子先世曾為何業於此今世而有智慧

我昔曾觀都不了見未明此子是何
因緣尒時摩拏羅問鶴勒曰汝入定
時觀于此世當得幾劫鶴勒曰我入
於定當觀三世摩拏羅告曰此龍子
者非在三世之內而修功德鶴勒曰
於何世中摩拏羅曰此龍子者於第
五減劫中而於妙喜國土生婆羅門
家有一伽藍新鑄一鐘可重一萬彼

子長大善採栴檀見鐘既成而奉一
搥以充擊而施鐘者已獲菩提於
三世彼子施搥感於因緣聰明獲於
五劫非是三世之內而能辯之尒時鶴
勒聞辯其事心生信慕而欲奉延依
從事之間尊者摩拏羅曰我於昔劫
曾在何土以何因緣而感鶴故我久之

觀察亦不明了伏願尊者為我說此
因緣而令得知尒時摩拏羅告鶴勒
曰汝先世第四劫中曾為比丘有大福
德心通至理廣演言教化度一切雖
神通故而無宿命每將弟子一百二
百常受供養尒時大海有一龍王請
汝供養汝作神力獨自往彼尒時弟子
各自念言其師往彼何當不歸汝在

龍宮亦知弟子思念即於龍宮受供
養已却作神通至于本座時諸弟子
忽然見師却歸本座諸弟子曰師前
往何所又至誰舍未至須臾還來本
位師曰我至龍宮當受供養諸弟子
曰師當後去我亦隨彼尒時龍王復
命尊者時諸弟子欲擬隨往師曰今
此齋者非汝所食諸弟子等第相謂

曰師常說法於食若等於法亦等云何獨往而彼食之尒時尊者却歸本座便入禪定觀諸弟子有大福德消彼龍宮供養得不於彼定中無有一人可消此食師出定已默然不說又於一日龍王自來至師座前復請供養時諸弟子便欲隨往師曰汝等諸

人不用隨我我念汝故故不將汝諸弟子曰師不念我我不隨師師既念我我即合去尒時尊者即領弟子同赴此會餅食充足亦無諸患此諸弟子雖無諸患為師蔭故當獲如是師後滅度已當生諸國隨所福業而生勝處其諸弟子為受此食經于五劫不得為人常生鳥中今此巡受當作此鶴共

會一林師巡勝處合生此土月氏之國婆羅門家而處此土常念大品人禽雖異各處一途為昔業故而當再會尒時鶴勒聞師說已殷重恭信心生悚慄乃告尊者曰我修何法當令鶴衆而得成人摩挐羅曰我有無上法寶是如來藏尒時世尊付于迦葉如是展轉乃至于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

付囑於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彼衆因汝悉得解脫汝受吾教而說偈言心逐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是時鶴勒聞師法偈踊躍歡喜作禮圍繞頂戴奉持尒時摩挐羅付法已竟即從座起俑身虛空作十八變訖却歸本座以手指地化

爲一泉而說偈曰心地清淨泉能潤於一
一切從地而涌出徧滿十方濟說此偈
巳寂然不動尒時大衆號慟舉懲共
焚舍利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後漢第
十主桓帝十八年乙巳之歲入涅槃也

第二十三祖鶴勒尊者章辯難氣品第二十九

尒時鶴勒尊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
門父名千勝母號金光尒時千勝長者

在于彼國多有財帛其富無量雖有
財寶而無子息彼國之中有一金幢
所有人衆心有求者悉皆得遂幢上
有字以銀作之名爲七佛眞幢彼千
勝長者爲無男女至于此幢而設供
養乃稽首曰稽首七佛師我今求因
緣爲無子息故從尊丐一子尒時千
勝長者願是事巳却歸本舍謂金光

曰我於勝幢處供養七佛巳發其一
大願求丐一子息此母聞其事即以
金鑪而焚寶香至心虔重忽於夜後
子時夢見須彌山上有一童子手持
玉環告金光曰我來也其母夢巳當
告千勝曰我於昨夜子時夢見須彌
山上有一童子手持玉環云我來也

其父聞說心即歡喜告金光曰其夢
甚善必當有子從此夢巳身體安樂
無諸疾患其家清淨人悉好善往來
比丘時時至舍忽於一日有一三藏來
至此舍是時金光頭面作禮時三藏告
曰汝善保護勿令此子而有觸汙金
光曰我自懷來近經十月一身清淨
舍舍亦然金光又問三藏曰此子生後

有少福德不三藏曰此子福德不同俗世多有財寶佛已授記爲大祖師當度千衆演無上法利益七世得五通果而具三明及八解脫此子先世第四劫中曾於龍宮廣開法藏當須善育而自保愛尒時金光十月滿足當誕其子於此日中天花自落地現金錢遍覆于路彼國使者聞奏於王王自至彼觀其異瑞天花地錢王曰我借此子將至宮內父母奉敕不敢違製尒時大王將入宮內與諸采女令信養之時諸采女有百千衆彼此爭覔各欲養之其子分身徧百千女尒時大王忽覔此子其諸采女有百千人各執一子而奉上王王曰我只一子何有多許采女具白一一前說王曰此諸子等都有百千我將來者爲復何是諸采女等各言此是尒時童子化身徧宮廷有百千本來身者而歸父舍尒時大王即啓告曰我今無太子欲收於汝故尒現多身者令我心不定汝有神通故當現卦變化汝無神通者常作宮千子尒時大王言猶未訖百千采女各於懷中所抱子處放其光明有百千道皆然不見更無一子唯有眞者在父母處而自安養年至七歲獨往諸處彼國有鬼號曰拘羅每有人衆共相祭祀時彼童子而至此處其鬼眞影悉自崩倒每自歎曰三界微薄多有邪鬼不過一人而會正法如是長大年二十二過一尊者

而與出家又於羅漢山受戒此師唯
教念大品經如是念經至三十年當過
摩拏尊者有信香煙而至月氏此縣
致禮彼接手地彼欲降至此自覺知
共王計會而往迎奉并問先世而悉
了知致信為師近侍接足得付法已獲
五神通游化他國至于一剎名中印度

彼國有王名無畏海深信三寶而樂
說法欲識往事常靜思念鶴勒欲至彼
國王作一夢夢見日出照我身心於此
夢覺命大目至而說此夢大目曰王
此夢者必有聖賢不久入國尒時大王
即敕諸門有聖者來當須奏報尒時
鶴勒尊者與諸大衆同入此國彼城
門者而當告奏王聞是已即出四兵嚴

諸衆輦如法奉迎至于殿所瞻仰作禮
深自信慕尒時鶴勒尊者坐猶未久有
二人至禮拜尊者卓然而立一人著緋
一人者白尒時無畏大王心自念言此
二何人不信於我尒時鶴勒尊者知
王舉意怪此二人乃告大王曰識此二
人不王曰未者師曰此是日月天子
致信於我王曰云何識知師曰我於

昔劫曾生於彼而為說法當因我度
生於日月之宮尊者言訖忽然不見
唯聞異香徧于國土王問師曰今此
日月約有幾許所生國土合有多少
師曰似此日月約有三千如彼國土
近有八萬王曰此諸國土為復一時
為復先後師曰於此數內而有三等

隨劫前後王曰此之三等復名之何
師曰名之六冥而有先後六冥者上
氣貫下下氣昇上四維交合名之六
冥六冥之中而有三等何等為三大劫
之初四禪下降而為田主亦曰大人
而姓剎利日月天子而興光明此為最
初名之大劫其數國土前後有者共
計八萬四千用為正數始分三等有

二十六

一處所上下四維其氣交貫唯四禪
天獨能觀見同地諸界悉不知及亦
不聞說何以故雖從天降而生剎利為
墮凡故而闕他心除此天見復有聖者
羅漢而生人中為化衆生者亦能知
之六冥世界六冥三等一等六冥命
壽千萬一等六冥命壽百萬一等六
冥命壽十萬上壽千萬歲者其形神

頭龍身至於減數其形漸好亦有男
女當後資戚中百萬歲者其形龍頭
人身至於減數其形漸好亦有男女
漸漸資繼下十萬歲者其形人頭蛇
身至於減數其形漸好滋茂繼續儒
童菩薩亦能辯此迦葉菩薩故以知
之釋迦如來無不見耳唯我小通悉

二十七

不遠見一城芥子未捻一顆尒時無
畏大王聞師所說心開意解深知世
界而有無量凡夫見淺悉不識知將
謂此國諸所不及尒時鶴勒尊者即
辭出宮而欲往化王曰尊者時降不
為猒離尊者曰我受王施當荅之是
時尊者隨所行化有一弟子名龍子
其此弟子兄弟二人兄名師子其次

龍子事於尊者經于七年至二十四
身已滅度乃告彼舍父母而令知委
尒時父母并與師子比丘同至師所
欲舉此弟將歸舍宅而安殯之衆共
昇舉悉不可動乃白尊者曰此子既
亡我不能舉為是何故當因致此尒
時尊者告師子比丘曰此非我咎當
因汝焉師子曰我有何故當不了知

請師為說鶴勒告師子曰汝弟去後
經于二年汝事婆羅門常學修定忽
於夜靜心念龍子欲造功德汝師善塑
塑得一佛為汝弟故汝未莊嚴便經
暗昧汝棄此像在於地下別置新者
安乎座上汝今歸去收取地像安于
座上其弟必舉更無再三尒時師子

比丘歸至舍所收得地像歸于座上
即焚其香廣發其願禮信懺悔從此
而已却來師所共取其弟更不難舉
當時歸舍而安塟畢尒時師子彼師
亦亡心樂尊者來師鶴勒年二十五
福德深遠才明絕世遇於尊者禮事
為師而問之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鶴
勒曰汝若來道無所用心師子曰既

無用心爭作佛事鶴勒曰汝若有用
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何以
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尒
時師子比丘聞師說法心開意朗作
禮圍繞却住一面是時會中有一比
丘即從座起合掌恭信問鶴勒尊者
師既無我所勤久修功德而獲於宿
命合知我等衆有無諸福業師舉

寶林傳卷五　第二十九張

右手指於東北告大衆曰見此氣不大衆曰不見師曰此是麁相尚由不見何況微細功德欲知他心宿命時師子比丘白師曰衆雖不見我適觀及師曰汝言覩見試說其相令吾知悉師子曰今此氣者其色如雪卓然上下而貫天地復有一氣其色如墨有其五道橫通前氣如刃利樣師曰汝識此氣知乎首事及未來應不師子曰我見此氣唯覩現在未來昔事不能知悉尊者慈造爲我解說師曰吾滅度後五十年末此北天竺國而有其難我今不說汝當後知尒時師子比丘當自念言我師大惠深達其事非我所及而不說之乃告師曰欲

寶林傳卷五

詣諸方而徧參覲願師慈造當賜我去鶴勒謂曰吾今年邁欲入涅槃擬持此法將付於汝汝有深達當赴我意又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善護持外方行化國當有難形在汝身早須付授無令斷滅汝受吾教聽吾偈言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尒時師子聞說法偈深生信重而受教誨又問師曰我有何難復是何業而致形害尊者語曰汝於先世第五劫中作一白衣身多學業無不解者汝於佛法亦少存意於諸學衆皆得第一心常得便亦不跡失有一

白衣好設無遮大齋示明佛法常修善業汝赴此會與此無遮心復輕倨不有彼士汝便致問彼士酬答皆論佛事不失聖意汝即横難多有蹤失不自思惟心有憤怒汝令隨侍之者執其毒藥損此齋首唯此一事而未還之探受福報經于四劫今世相逢定是還矣尒時師子比丘依師言教頂戴奉持是時鶴勒尊者付法已竟即從座起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已却歸本座寂然滅度尒時大衆欲分舍利各自起塔臨闍維說偈分舍利尒時鶴勒尊者現身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時衆聞偈更不敢分即於本處起塔供養時當後漢第十二主獻

帝十九年己丑之歲入涅槃也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章辯珠品第三十 五明大集

尒時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自小聰辯多有智慧於彼國土有一婆羅門僧而爲度脫少習禪定常好安靜兄弟二人悉入佛道其弟龍子尊先事鶴勒尊者得于七年彼尊者從月氏國往其中印度其弟亦至纔到本國其弟亾化昔師子尊思念此弟爲塑一佛未得莊嚴經于暗昧棄于在地别置新者後弟終沒取其靈骸重如山岳悉不能動即白鶴勒尊者而問此事師即爲說具在前文即舉其弟悉不爲重將歸本舍而安塟之尒時師子師巳亾殁遂至尊

處依止禮拜而問學道當何用心鶴勒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師子比丘曰旣無用心爭作佛事鶴勒曰汝若用心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何以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又告師子比丘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當護愼無令

斷滅汝若外方行化國當有難彬在於汝早須付授勿令斷絕尒時師子尊者受鶴勒言教戴奉依命而自重信是時師子比丘得付法已身心安樂隨所教化至于罽賓彼國之中有一僧塔常多供養此塔中僧名波梨迦先在世時有大福德智慧深遠常

習小觀而學禪定善巧通達辯才無礙雖是一法而出五衆有學禪定有學知見有學執相有學捨相有學不語此五衆中各依本學皆得其意尒時師子比丘至彼國中與此五衆而共持論先與持不語衆而爲說佛眞教演波羅蜜誰教不語而禁佛耶又爲捨相者曰佛說威儀具足梵行清白

何於此相而爲捨耶又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於執相而定得耶又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爲無相何知見耶尒時四衆悉被徵責皆悉杜嘿猶有一衆多習禪定彼衆之中而有一師名達磨達久近尊者波梨迦師深達實相樂學禪定聞此四衆悉被徵

責而故來此欲難師子比丘尒時師子亦見來已謂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若也來此何曾習定達磨達曰我來此處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師子曰仁者來也其習亦至旣無處所豈在人習達磨達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去其定常習師子

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去其定誰習達磨達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瞖定若通達必當如此師子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達磨達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師子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識物非搖動此定不是淨尒時達磨達即從座起禮拜師子

尊者云久受勤苦亦無所解今遇尊者如飢渴人得近天饌當賜依近而可得食是時師子尊者告達磨達曰彼諸衆等瞻仰仁者年德高厚今於此住當乘衆意尒時達磨達頭面作禮歡喜踊躍伏願尊者當賜教誨師子告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眞解脫又

曰道無所得定無所證於諸相中悉不能主行住自在無所計著酬因荅果世所業報於此道中悉不如是若言道者進之不先退之不後單之不隻雙之不闕薄而不輕重而不厚汝學於定其道相湊尒時達磨達聞師說法心生恭信瞻仰尊者如巳父母

尒時師子尊者在彼國土之中說法
度衆如殑伽沙是時國中有一長者
生得一子名曰斯多年近二十左手
之中拳似執物自生已來悉不曾開
其父夜夢有神人令將此子送與師
子教豎此等其父覺已心自念言雖
有一子手不具足若遇善者當從出
家我不留悋尒時師子比丘在於座
上作是思惟我至此國近五十年無
一法器而成立者作是語已入定觀察
得痛昔事即出定日有一童子不久
合至尒時長者即領其子依夢神語
借訪師子至于座前禮信尊者白其
前事令子事師尊者納受亦無所疑
告衆人曰汝等識此童子手中而有
何物衆人曰不惻尊者曰此童子手中

是一寶珠何以故我於先世之中曾
爲比丘常念龍王經有一童子名曰
婆舍將隨諸處受其供養忽於一日
有一龍王請吾赴齋令此童子而隨
從之至彼齋畢龍惠一珠令彼童子
而收掌之我於一日當自滅度忽處
于事而生於此彼子後終手執其寶
心常孝順感于生此尒時尊者即令
婆舍童子汝便開手當過珠來尒時
婆舍童子即展其手當現一珠不失
前意尒時師子尊者即與出家當命
聖者而與受戒得度脫已師告曰汝
先名婆舍今字斯多汝莫別號統爲
一名名婆舍斯多又曰吾常觀察今
此國土當有魔起吾今年朽恐入涅

解師預記我法在吾身必當刑害又
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
乃至於我我將此法并僧伽梨衣付
囑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絶汝受吾
敎聽吾偈言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
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又告曰汝
受此教傳於外國勿令斷滅彼若生
疑當巳吾衣用爲法信汝速出國莫

住於此尒時婆舍斯多言善哉善哉
躬受其教頂戴奉行時師子尊者付
法既已時罽賓國中有外道兄弟二
人隱山學術兄名魔月多弟名都落
遮落遮學法纔成啓兄言曰我欲馳
術盜入皇居作法變徒欲篡寶位兄
語曰汝若現身應須變相恐後究跡

悞累宗枝落遮既聞兄許即馳神術
夜往帝宮化徒爲僧覆思二事我法
若成便昇寶位我術若敗過落沙門
纔起此念神力不加宮巡覺而射之
中箭悉皆墜地而死宮官聞奏北天
王彌羅崛云有數百沙門夜後作法
入宮遇宮巡使揔皆射落尒時北天大
王極甚驚怒此事非輕不可容捨順

遵善事宗信如天逆惡生殞不疑之
地朕虔崇釋教將爲導師何期沙門
亂我宮國古來塔寺多藏怪徵訛見
道人揔須歇滅王乃邪見熾盛破壞
寺塔殺害衆僧每加惡言謗毀正法
時師子尊者數告衆僧曰王有惡念
必當爲我等華而無利益諸人聞師
子語遂欲移尊者隱山師曰吾觀蘊

空故不迯耳後北天王彌羅崛果杖劍而來至師子所問曰師所得法豈不無相耶師今得不荅云已得王曰旣得無相生死有懼不荅已離生死王曰旣離生死計應無懼可施我頭師曰身非我有何況於頭王即舉利劍斷師子首斷已無血白乳涌出舉

高一丈其王右臂忽然自落王便驚怖悔過邪見時有太子名曰光首見父如此心大憂怖乃問諸臣設何方便救得父王時群臣曰當在聖旨太子曰若有智者能觀察故知我父王以何業故至于此地尒時北天王後至七日當爾命終時當此土前魏第三主少帝己卯之歲入涅槃也

師子弟子章撰師統引品第三十一（此下一章闕支彊梁譯三藏續法記）

尒時北天罽賓國王有一太子名曰光首見王崩化心即驚寤當自念言我王何故而有此報彼至小國無有大智爲我觀察今知昔由是時太子即出一敕詔諸智者同會于殿是時有一仙人止于象白山間有此詔當自往王宮殿云我善智者而聞命故特至

於此太子見已生信重問大仙曰父王何因緣而致崩于此此國有智者名曰師子尊在此五十年忽爾被王殺此師無他故不省有過譏願仙觀察知今我心安穩尒時仙人告太子曰此是先世業非因今日遣太子善諦聽當爲廣宣說尒時父王曾於先

世第五刼中好為無遮齋頭此師子
者當於此時作一白衣多聞智慧領
從衆至于會上心生輕慢尒時齋主
即至會中此白衣與齋主言論多有
疏失齋主荅應皆合大理亦不失文
衆人共笑云此無理此白衣人心多
勇健於諸言論悉得第一忽於此日
而失其便即令從者密持毒藥損此
齋主尒時齋主尋被此藥悶絶而卒
此白衣者經于四刼彼福壯故諸患
羸弱且受福報今此果熟而來還債
齋主福報當合為王彼道業成而為
師子今此相會而酬宿因非是今生
斬新造得尒時光首太子聞說昔事
心即崇重為王作福廣設檀施又捨
玉石而與尊者起塔供養光首太子

重賜仙人金銀玉帛是時仙人不受
一物即告太子云歸本山仙人語光
首太子曰深生信敬不久即位當得
為王名光首尊太子作禮送出宮門
尒時達磨達是罽賓國人也與師子
尊者道德並興因師子尊者破彼五
衆其師自至欲與師子尊者徵責其
義經于數疊悉不得勝心自賓伏依
從侍覲彼達磨達是北天七萬七千
羅漢之上座也其後當時五天獨秀
師資相受都計三代自有二十二人
此達磨達下有二弟子一名因陀羅
摩二名瞿羅忌利婆此上二師是達
磨達親承弟子二人共造毗婆沙論
現行於世故不錄焉此達磨達遷化

當此土前魏第三主少帝時癸未之歲也此因陀羅摩遷化當此土東晉元帝二年巳卯之歲也此瞿羅忌利婆遷化當此土東晉元帝十年丁未之歲也此因陀羅摩者有四親承弟子第一者名達磨尸利帝當此土東晉第七主廢帝時壬申之歲滅度第二者名那伽難提當此土廢帝時癸

酉之歲滅度第三者名破樓求多羅當此土東晉第五主穆帝時辛酉之歲滅度第四者名波羅婆提當此土東晉第七主廢帝時庚午之歲滅度此上四人並是因陀羅摩親承弟子也此瞿羅忌利婆有二弟子第一者名婆羅跋摩當此土東晉第九

主武帝時壬午之歲滅度第二者名僧伽羅叉此師作禪經數千偈五百羅漢之上首也當此土東晉第七王廢帝癸酉之歲滅度此上二師並是瞿羅忌利婆親承弟子也前達磨尸利帝有二弟子第一名摩帝鞞拔羅當此土宋第三主文帝元嘉八年辛未之歲滅度也第二者名訶利跋茂

當此土宋第三主文帝十二年乙亥之歲滅度此上二師並是達磨尸利帝親承弟子也前破樓求多羅者有三弟子第一者名和修盤頭當此土宋第二主少帝景平二年甲子之歲滅度第二者名達磨訶帝當此土宋文帝時四年戊辰之歲滅度第三者名旃陀夜羅多當此土宋文帝二年

寶林傳卷第五　第三十五張　某字号

丙寅之歲滅度此上三師並是破樓末多羅親承弟子前婆羅跋摩者有三弟子第一者名勤那多羅當此土東晉安帝時丁巳之歲滅度第二者名盤頭羅多當此土宋文帝二年丙寅之歲滅度第三者名婆羅婆多當此土宋文帝十八年壬午之歲滅度此

四十八

上三師並是婆羅跋摩親承弟子也前僧伽羅叉者有五弟子第一者名毗舍延羅多當此土東晉第十主安帝丁巳之歲滅度也第二者名毗樓羅多摩當此土宋第二主少帝時癸亥之歲滅度第三者名毗栗慧多羅當此土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之歲滅度第四者名憂波羶馱當此土宋

文帝十年癸酉之歲滅度第五者名婆難提多當此土東晉第十主安帝時乙卯之歲滅度此上五師並是僧伽羅叉親承弟子此上并達磨達四代共有二十二師介時迦葉為首直下血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師名為正祖自達磨達下二十二人自為一枝於罽賓國中王化為有難後隱于罽

四十九

寶林傳卷第五　第三十四張　某字号

賓南象白山葱塗源經得一百後中天竺國支疆梁樓游北天至罽賓國南届葱塗源尋象白山忽見一僧居一茓室有二弟子親承事之即是因陀羅摩瞿羅忌利婆也三藏向前致禮問曰和上於此山中經多少歲復名云何是誰弟子達磨達荅曰是北天

生人因彌羅崛王起難方隱妓山自
從此居已經一百年朽衰邁行不堪
任本師波梨迦次依師子任三藏又
問曰某乙昔聞師子否迷於此特訪
其由五教興衰為是禪是律達磨達
答曰自罽賓御滅後法教流行迦葉傳
持大象心印如是相付至師子大尊
見授命衣法正任其嗣者則有南天

竺國同學婆舍斯多彼南天梵名曰
婆羅多那也自師子尊者在日傳付
衣法令達往南天唯此同學賑物利
生是傳師教此三藏既蒙師說則知
其由云某某昔留南天早覩婆舍今
覩尊語實無誤焉便辭達磨達而
東震旦至于雒陽住白馬寺當前魏
第五主常道卿公諱奐字景明丙元

寶林傳第五　第三十九張　泰字号

元年辛巳之歲去師子遷化時經于
二載方降此土即當此時也此常道卿
公燕王彭祖之子雖在其位不蒙其
志不稱天子常自謙讓又叔少帝齊
王一歲登位至年十六讓位與定王
霖子定王霖子懼司馬昭不敢稱王
號高貴卿公在位六年年二十薨雖

有六年之位少帝助之洽化不顯其
謀前常道卿公便次于後而座四年
亦讓少帝不敢自尊此二公登位如
攝國朝非帝名也尒時支疆梁樓在
白馬寺此常道卿公曾至禮覲問於
國壽後當永不三藏識曰二公賴虛
位獼猴正當路五人抱一雞雞鳴獲
不措常道卿曰此言甚善必無累矣

作禮辭去三藏又曰一一人好去兩兩歲平安女子生河内朱輪上進壇是時常道鄉公即歸宮内告諸王子說此前事悉不能恻自茲已還經于四載前魏絶嗣乙酉之歲司馬炎登位稱于西晉河内人也即是司馬昭之子也改爲太始元年是時晉魏之間名僧二人三藏四人悉會此處共

譯經一十三部以爲魏朝經録矣并括祖師遷化年代共詳本事僉于此名僧二人者一名曇柯二名白延三藏四人一名支疆梁接二名安法賢三名曇諦四名康僧鎧此上六人並通聖矣

寶林傳卷第五

大唐韶州雙峯山曹溪寶林傳卷第六

朱陵沙門智炬集

三藏辨宗章示化異香品第卅二 此章有名光孫録

(一)此前魏第一主文章黄初三年壬寅之歲十月中旬建業孫權稱于吳主在位卅一年是時赤烏三年辛亥歲有沙門康僧會至於于上元立第茨設像行道吳主問曰佛法有何靈驗僧會答曰佛有遺骨舍利神應無方有求皆見吳主即令祈請是時僧會至念虔誠不遺其事得于舍利進上吳主是時吳主乃命力士種種

試練而光彩璨然都無有損吳主得信遂爲塔即今上元建初寺是也所以先立塔廟者爲佛法初到凡情久昧若即傳眞理取信誠難故先立塔像使修崇有在也自佛入涅槃後經一千七十年至於漢地佛法到後又經一百六十三年至于吳地

（文章應作文帝　第茨應作茅茨）

(二)是時有一三藏名竺大力在後漢末第十二主獻帝請翻大品翻經既畢一會七人同遊上苑其三藏是月氏國第廿三祖鶴

勒尊者弟子忽於苑中見一道白光倐然而滅衆相謂曰此是何相偶是一光瞥然而沒三藏曰今此光者不是別相我鶴勒滅度當于此時衆人聞之已咸共傷動遂聞奏獻帝編于此記云後漢十九年己丑之歲月氏國鶴勒應光示化

（二）○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月支國沙門竺大力者蓋第二十三祖鶴勒那之弟子也性素聰悟能通大小乘學其國號爲三藏以漢獻帝之世至乎雒邑嘗與沙門康孟詳譯正二本起（大品竺大力不出大品契嵩改作本起）

經一日所館有白光一道忽發於前大力歛容曰此光乃我師鶴勒那入滅之相也衆異之遂以聞帝帝卽命誌之其時己丑歲也

三二甲

（三）此三藏從玆遊化至於上元禮覲僧僧會會曰將得佛法來不三藏曰問我作甚沒僧會曰故問凡僧三藏曰汝其聖人會曰我是聖人汝是凡夫三藏曰我是聖人更何用問僧會深知失意歎曰善哉智者當師何尊言論開宗妙知決盡三藏曰我師鶴勒智辯他心暗昧不通無過於我會曰似師辯利當有幾人爲自一身別有兄弟三藏曰似我等輩而有三千穎拔出羣名曰師子受師教囑當化北天智惠弁才他心宿命（僧僧會會是僧會僧會之逮讀也以下準之）

（三）○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尋游江南適値孫權稱王於建康方佛法乃置寺禮沙門康僧會於其國僧會初見大力甚不德之尋用問答遂相推重因曰仁者何師乃能如是大力曰我師鶴勒那故得此妙悟乃通他心僧會曰鶴勒之徒如師利智凡幾何人復有遇之者乎大力曰似我儔三千若其穎達離倫唯一上人耳號師子比丘其人密受正法與師繼世方揚化於北天竺國

三

（四）三藏曰我欲見王會卽引見吳吳主主問曰朕當化洽合得幾年之歲讖曰淸霄喫飯雲開闔走十四年末逢猪閑□（逢猪閑口因蠹魚一字不明或是口字）

（四）○傳法正宗記

僧會遂引見於吳主稱道其異吳主乃問力曰孤忝此有土國祚其有幾何力遂說偈答之曰

淸宵喫飯　雲開闔走　十四年末　必逢猪口

當時權不曉其言而亦甚禮之大力留吳久之及權死其子亮卽位益相見問而言皆有効驗

三二甲

（五）是時吳主悉不知會自爾三藏只在上元五十年間不離長乘寺吳主崩後七年第二主

再有請命至殿坐猶未定帝問曰師有聖眼不
對曰未得上人法不敢深保帝曰今日西天五
土有何氣像師曰今日北天當有難起帝曰天
上氣像朕不深知北土難與誰能體悉帝曰欲
有近問將代遠疑請師善決以表忠信師曰有
疑請問不在試之帝曰今此殿前有一大樹師
可見
不師曰西國呼爲石陁此土名爲松樹帝曰此
中有物師曰有乖龍帝曰如何驗實師曰且待
須臾風雨卽至帝曰天上無雲如何有雨師曰
聖者作用不以爲難言論未止有大風雨雷電
動作一霹靂樹如粉碎帝卽禮拜讚曰神通自
在人已得他心智乖龍在於樹其師心便契與
師言未盡風雨須臾至

（乘字字劃不明或敬或樂　氣像卽是氣象）

（六）自後三藏至吳第三主休庚辰之歲却歸
西天

○傳法正宗記卷九

（六）大力尋至孫休之世庚辰歲復還西域

（七）自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中天沙門曇摩

四

三二甲

迦羅來至許昌觀魏境衆僧全無律儀時有當
土名僧光璨問三藏曰西國律儀軌則當何主
持示其滅度當有何相莫說昔世師親覩者請
爲寅白答曰我所見者而有二師一曰摩拏羅
二曰鶴勒那此二尊者我悉睹之見於神變不
可測量說法化度揔獲聖果

○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七）中印度沙門曇摩迦羅者以魏黃初壬寅之三年至乎許昌初視僧威儀不整頻嘆之謂其不識法律當時許昌有僧曰光璨者賢於其衆能善遇之乃禮而問迦羅曰師於西國所見何者勝師乃以何法住持幸以見教迦羅曰西土凡有二大勝僧一曰摩拏羅二曰鶴勒那我皆禮遇二大士者皆傳正法以法住持預其衆者寡不莊整然而大士俱得聖道而異德皆不可測

（八）彼摩拏羅臨門神力敵百萬象又復通聖
知其昔劫育王之塔所因又當滅度時手指一
泉從地涌出幷說偈我悉記得光
璨請說偈言偈曰　心地淸淨泉　能潤於一
切　從地而涌出　遍滿十方濟　說此已寂
然入滅璨又問曰此師滅來至今多少年代師
曰此師滅來五十八白

○傳法正宗記卷九

五

三二甲

（八）摩拏羅者始於那提國以神通力一鼓其腹乃能威伏百萬惡象及其出家致化於西印度於其國辨塔指泉皆有驗效（事具其本傳）

（參照）傳法正宗記摩拏羅大士傳

大士卽騰身太虛呈一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

心地淸淨泉　能潤於一切
從地而涌出　遍濟十方世

已而泊然寂滅

（九）又問後師化度如何師曰後師者卽前師弟子名曰鶴勒那所作神通非凡所測亦見神變一十八數作聖已入滅大衆欲以火焚各分舍利是時鶴勒見身說偈不許分布其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切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九）○傳法正宗記卷九

鶴勒那乃其繼世之弟子也大興佛事於中天竺國及其寂滅四衆焚之將分去其舍利鶴勒那復能示現說偈誡之不容其分（偈亦具其本傳）

（參照）傳法正宗記鶴勒那大士傳

四衆闍未已將分去其舍利務各塔之大士復現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切法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衆卽合一浮圖而供養之

（九）○傳燈錄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章

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切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十）此師入滅今一十四年矣又問彼土年代與此不同師曰名字有異時節一也中天竺國多遇雪以此名之呼爲一白北天有多羅樹葉如輪若遇夏其葉如玉取此印之亦名一白西天其葉彫盡名之曰宵亦云一寂南天有諸樹木遇秋如今名之一黃東天樹木遇春如藍亦曰一青共此國中正春不異名號雖異四氣則同就彼五天不失正氣何故此五天竺國世界中心納氣受息悉不失度於彼中有人者多獲長命當報終後不受衆苦爲少欲不貪

彼我如一

光璨命筆錄之編入僧史

（十）○傳法正宗記卷九

光璨曰其滅度久耶近乎迦羅曰十二年矣光璨曰西國歲歷頗與此同乎迦羅曰號謂雖異而氣候不別也遂說五天竺之曆數云云迦葉尋亦西還光璨亦卽傳其事後之爲僧傳者得以書之（十二年應作十四年　迦葉應作迦羅）

（十一）此三藏去後又經廿八年至齊王嘉平二年春於洛陽更集梵僧重受戒此三藏名曰波羅芬多爲衆之首本是龍身爲聽中天比丘

念發聖經云說諸等類耳所聞故當得爲人心生恭敬故而獲此報常修梵行爲衆所重

（十一）○傳法正宗記卷九　中天竺沙門婆羅芬多者亦神通不測人也或謂其前身爲龍以聽經故得今所生齊王嘉平二年庚午至洛洛僧多從其重受大戒

（十二）復有弟子名摩迦陁當西晉第十一主武帝太始三年丁亥之歲而降雒陽禮覲波羅芬多師問曰汝雖彼國遊諸土得諸傳法道衆平安以不摩迦說曰當問何衆師曰北天汝到不答到我聞師子尊者而被王戮今當後世所繼習者而誰得之答曰自師子尊者滅後至今九白有一罽賓沙門婆舍斯多受尊者并傳一衣復說一偈師子在日即出此罽賓國土今此師者深達法界辯才無礙具六神通及入解脫

（十二）○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及晉武太始乙酉之元年會其弟子曰摩迦陀復來芬多因問曰汝在西國頗游北天竺耶或謂師子尊者無辜爲其國王所戮是乎今復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迦陀曰然師子誅死今已二十三白有沙門號婆舍斯多者本罽賓國人先難得其付法授衣即日去之方於中天竺大隆佛事其國王迦勝甚器重之雖外道強辯者皆亦屈伏與王辯其苑中業泉國人異之復號爲婆羅多那（事具其本傳）

（十三）從罽賓國出于南天大作佛事彼國王名迦勝迎此尊者而供養有一外道名無我尊是時王命此外道與婆舍斯多持論爾時外道云解默論不好言說尊者詞曰若不言說爭知勝負外道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尊者曰何者多名義外道曰無心爲義尊者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義非名尊者曰汝說非心當名無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所言往返問答如此外道敬伏更不措說

（十三）○正宗記　婆舍斯多章　初至中天竺國其王曰迦勝逆而禮之先是其國有爲外道者號無我恃其術頗訾佛法王常不平至此命尊者抑之及會外道者要之默論欲不以言尊者詆之曰若不以言爭辯勝負外道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尊者曰何者名義外道曰無心爲義尊者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尊者曰汝說非心當名無義我說非心常（當之誤）義非名外道復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尊者曰汝當名非義此名何名外道曰爲辯非義是無名名尊者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辯者是誰當辯何物如此凡五十餘反外道詞屈遂伏之（無我應作無我尊）

○傳燈錄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章

（十三）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議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旣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旣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此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

于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

（十四）爾時婆舍斯多當於殿上聞異香氣卽起面北合掌作禮大王問曰師禮□□尊者曰今日我師當已命過深可惜哉深可痛哉是時大王慰喻問訊

（□□二字貼紙不可見恐是何物二字）

○傳法正宗記

（十四）時王宮殿俄有異香酷烈尊者肅然曰此吾師謝矣其信適至遂北面作禮

（十五）尊者告王曰我住南而化印度師已滅度何此久留深敬供養當辭之者王曰我有一事欲白尊者宮有一石夜放光明白日如故於此石畔復有一泉常流不絕其水熱如湯我今宮內悉使此湯將充洗浴而不曾歇除尊者固難詳察此是何因而感如此尊者告王曰凡似此者其事有三一者神業二者鬼業三者其地有石石如金色其石如火以因感故亦得其熱此名藥湯亦號自然湯其第二者有人在世不修福德亦不信業廣作諸罪如山不可消盡爲無少善不解懺悔命終之後當入惡道餓鬼之中受其業或經一劫二劫三四五劫得方暫出至于人中還作其鬼餘業不盡漸漸償納以溫此水令彼償主而來所用當如此者名曰業水亦曰債湯第一者昔在神中不守本業興波動浪令送錢帛或止古廟廣作殃咎徒祀酒肉神身是業在業作業以此因故無有出離天罰彼衆當還人業以此附水酬答往業爲此之故感合如是于時大王卽命尊者親察此泉當是何等尊者到泉所纔見便識告王曰此者債湯及此石者是於鬼火今將欲滿而故時見大王曰當合如何尊者曰須一爐香當爲懺悔王取香爐奉上尊者尊者爲懺願罪消滅如此三說于

時泉邊忽見一身可長一丈至尊者前作禮歡喜云我有少福得遇尊者而爲懺悔得克斯務合生人中不敢便去故來辭耳纔此語已瞥然不見尊者告王曰此湯却後七日當自不熱

（是于鬼火難訓恐是于二字間脫一字）

○傳法正宗記

（十五）尋謂王曰我始去師計往南印土今此久留豈辭師之意遠別王將去王曰尊者少留容有所請余苑中有泉熱不可探其涯之石夜則發光雖甚怪之終不知其然願爲決之尊者曰此爲湯泉有三緣所致其一神業其二鬼業其三熱石熱石者其色如金其性常炎故其出泉如湯鬼業者謂其鬼方出罪所遊于人間以餘業力煎灼此泉以償其夙債神業者爲神不守其道妄作禍福以取饗祀惡業貫盈冥罰役之亦使煎灼此泉以償濫察王曰幸尊者驗之三緣此果何者而致之尊者曰此神業所致也即命爇香臨泉爲其懺悔須臾瀕水現一長人前禮尊者曰我有微祐得遇尊者即生人中故來辭耳已而遂隱後七日其水果清冷如常泉

（十六）是時尊者即往南天六王即嚴四兵送于出城并賜象輦深奉細妙自此得號波羅多那梵名也此言善別業泉衆

○傳法正宗記宗證略傳

（十六）時中印之人以其言有効乃以婆羅多那稱之及北天竺聞之復以婆羅多羅稱之然二國之所稱猶此曰別業泉衆也

時波羅芬多聞弟子說五天識知心自踴躍告摩迦陁曰汝善知悉我亦懸覩深委彼事定不錯謬遂於西晉武帝太始三年書記東京白馬寺因玄朗法師至白馬錄得此本編之入集永訣古今之疑定知不誤矣

○傳法正宗記宗證略傳

（十七）芬多謂其弟子曰我亦知之適驗汝說識有所合當時好事者即書于白馬寺後有沙門號賢朗法師者得于其寺乃傳于世以芬多到中國在齊王之世則當列支彊之前爲其始顯於晉太始中故次之也

第廿五婆舍斯多章梵衣感應品第卅三

亦名後魏佛陁三藏五明集

（十八）爾時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名寂行母號常安樂於夜夢中見一神人手執寶劍內外明徹斷無瑕穢驗此神人者以手度劍付常安樂云汝善保護勿令有損夢覺即如有孕其身如風常有異香遍滿宅舍時有天花自空而墜十月既滿不覺產度又見手中

如執其物復不開展年至十一有一三藏來至
其家告其父曰此小童子如斯人者年至廿
當坐道場獲無上竅其父問曰此子手中似執
一物不知其因三藏曰此所執者非是己物年
至廿自當還他三藏記已出門不見及年廿父
夢神人令送此斯多付與師子令驗此手必得
平復云云父在前卷不復重錄及出家受戒得
付法已行化至于中天降伏外道爲王弁泉已
具前章云云

○傳法正宗記卷四

（十八）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
氏（亦號婆羅多羅亦說婆羅多那）
父曰寂行母曰常安樂初常安樂夢人
授之寶劍因孕尊者此後室有異香天
數雨花其家及誕拳其左手常若握物
至年十一有異僧來其舍謂寂行日此
子年至二十當得大法寶其手所握亦
得發明言已僧忽不見及尊者勝冠父
寂行攜詣師子尊者辨其宿緣印恣從
師子出家因加令名既爲沙門而師子
方老又其夙累留遇乃以法付之苦令
其去國尊者從命即日去之

○傳燈錄

（十八）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
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
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
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

同錄　第二十四祖師比丘章

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
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
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
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即以手接
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

○祖堂集

（十八）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
人姓婆羅門父名寂行母號常安樂夜
夢神人手執寶劍付常安樂因此有孕
滿月產下其子左手常拳似執物從此
出家證果得法

（十九）又至于南天化導羣品百千萬衆時南
印度王名曰天德即請尊者宮內供養是時彼

國有一咒師名曰通靈彼王被惑多取其語縱
有善者志不存立見師到已王請供養心生嫉
妬多設方計欲損尊者爾時尊心常自安樂不
疑懼之時天德大王告尊者曰我有二子常修
功德不好財色亦不多語每佛至前觀禮尊像
自近一年長臥床不得健好既作多善合得好
報以何因緣而招此果時尊者告大王曰今此
病者却是功德作之此王子者於後世中必無
其罪今世之中不作功德當於此時亦無其病
何以故佛云人業惡故常在身心猶如內病藥

不相應

彼病不出亦不動作直至死後其病卽見人業輕故亦在身心猶如霜露遇其好藥眼卽病見見盡其病身卽安樂何以故身有其業志心懺悔有功其病自見不受後業此太子者亦復如是故佛云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又云衆罪如霜露惠日能消除是故應至心勤懺六根罪王聞是說心生歡喜卽與太子廣作利益願病痊可（每佛至前恐傳改作每至佛前　眼病見實暴不通）

十六

三二四

○傳法正宗記

（十九）尊者終告往於南天竺王躬羅御仗以送之旣至南印其王曰天德者亦逆而禮之初王有子奉佛頗如法爲其功德然病日經年王因以問尊者曰吾子奉佛作善而乃得久疾善惡報應將如之何尊者謂王曰王子之疾誠功德之所發也然此理幽遠王其善聽佛謂人有重業在躬猶內病已深藥不能攻將死其病益作病之在淺遇藥即動動而後較重業亦然雖有功德無如之何及其死矣業報益現業之輕也資於功德其報即現後乃清淨今王之子爲善久疾必其所爲功德發此微業適雖小苦後當永窮經不云乎於三惡道中苦應受業報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王疑乎王信其說復爲營福其疾果愈何

○傳燈錄　婆舍斯多章

（十九）卽辯王南邁達於南天潛隱山谷一時彼國王名天德近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凶暴而色力充盈一柔和而長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卽頓釋所疑

（二十）是時呪師聞王敬於尊者內自設計用以毒藥藥彼尊者當食此藥亦不言說旣食已命無所損爲藥毒故其氣上昇從頂而出化爲一蓋覆在頂上可高三尺王見已不知着藥告呪師曰尊者頂上可高三尺猶如其蓋當是何物時呪師卽至尊所以手頂上摟攬三二十下却歸本座遺在手地都不覺知爲毒藥故非尊所

爲王見驚訝問呪師曰手在何處呪師曰在此地上心猶不伏卽命同徒可近一百俱至王殿恐此尊者多有妖幻恐損於國

我欲共鬪令知勝負王勅一任時尊者不起於座頭上藥毒尚未消滅疑如一蓋澄澄不動是時呪師遞相問曰適來手落因何之故其先呪師曰此者頭上有劍我不覺知遂損於生時諸呪師一時向前各說我能有一師手持一木可長七尺就頭上空中托撈亦無所礙一時以手空中揮略只着藥氣其手卽殞悉不能動是諸

十七

三二四

咒師心卽廿伏不敢衷鬪着藥氣者悉皆自死
有不著者重來歸依欲求出家尊悉領受感與
度脫

（遺在手地恐是遺手在地之衍）

○傳法正宗記

（二十）然其國先有呪師曰靈通者王所信重及此乃嫉斯多謀以毒藥中之藥不能害復以術較術益不勝以是深銜之

○傳燈錄

（二十一）又有呪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飮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而出家祖卽與受具

十八

三二甲

（廿一）爾時尊者卽出宮苑在於國內遊諸聚
落化四部衆經六十年是先大王身已崩化復
立一王名曰得勝常崇咒師心不信佛被其咒
師於王所說言彼婆舍斯多不會其道亦非師
子弟子王若不信請當試之王曰何以試之咒
師曰此云聖人問其差事若答不得卽非師子
繼業弟子爾時大王有一太子名不如密多聞
王欲試尊者卽諫父王曰今此尊者昔王供養
甚是威德不可思議昔
有咒師而試尊者當於其時手皆墮落悉不可

比願王慈造當勿試之王聞子語切齒訶責不
取其諫卽因太子在於宮內不令出入不給供
侍每加惡言不自解悔卽於一日命其尊尊者
者赴命王見尊者亦不命坐當殿誡語而問之
曰我國之中無諸邪法師所學法當是何宗尊
者曰此國之內無諸邪法我所學者當是佛宗
王曰佛滅度來千二百歲師今七十當何得之
尊者曰自釋尊傳敎歷于廿四師
我今所學當繼師子尊者王曰師子自身已遭
刑戮師有何法囑付於汝當此傳授尊者曰我

十九

三二甲

受其法亦有其信僧伽梨衣見當在此王曰便
請此衣我欲覩見爾時尊者則於囊內取僧伽
梨衣奉上大王王雖見衣不生信敬卽命左右
以火焚之使人奉命卽執其炬當于殿前再候
進旨王曰便當焚爇何更在久是時使臣卽便
焚爇其火熾盛上下通貫發于時光明貫天祥
雲覆地四花亂
墮芬馥異香火燼衣存不損如故王見此已心
卽敬伏卽請尊者登于殿上深自發信便請懺
悔尊者便爲懺悔王所不信願罪消滅如是三

說即放太子

○傳法正宗記

（廿一）時尊者去王之宮化於他部已十六年會天德崩後王德勝即位尤好呪者之說呪者因讒之謂其王曰婆舍斯多非師子弟子豈有道耶請王試之王從其言時王太子曰不如密多者知其構惡於尊者乃評之曰婆舍斯多祖王所重前呪師不能害尋亦自斃其道甚至國家不須試之王怒謂太子黨於斯多遂囚之一日果召尊者御正殿而問之曰我國不容邪法師之所學乃是何宗斯多對曰我所學者佛法之正宗也王曰佛滅已過於千歲而汝安得之尊者曰自釋迦如來傳法更廿四世至於吾師師子我適所得蓋承於師子比丘也王曰師子戮死安得以法相傳果爾亦何以

二十

爲信尊者曰吾師授我傳法僧伽梨在焉即進於王王初不然遂命焚而驗之火方熾遽有異光自其衣而發掩於世火祥雲覆之天香馥郁及燼而僧伽梨如故王大信乃盡禮於尊者其僧伽梨衣王即請之遂詔出其太子

（及應作火）

○傳燈錄

（廿一）後六十載太子得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

三二甲

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

眞嗣既明乃赦太子

○祖堂集

（廿一）行化至中天竺國廣化羣迷次第遊行至南印土有一國王名曰得勝常崇呪師不信佛法呪師奏王婆舍斯多不會佛法請王試之此人云聖問其異事若答不得則非師子繼承弟子大王有一大子名不如密多則向王曰今此尊者先王供養有大威德不用試之王切齒呵責則囚太子王乃命師師則赴王命不令坐當殿試語問曰我國之中無諸邪法師所學者當是何宗師曰此國之內無諸邪法我所學者當是佛宗王曰佛滅度已千二百年師今七十當何得之師曰自釋迦傳教歷於二十四人我今所學當繼師子尊者法亦

二十一

有信衣名僧伽梨衣現在囊中取呈大王王雖見傳法袈裟心不敬信則命左右以火驗之其火熾然光明貫天祥雲覆地而雨四花異香氣馥火燼衣存王覩斯瑞方乃發心求哀懺悔（此衣在於王宮起塔供養）

婆舍斯多濟儲見乳章并瑞日月品第卌

四

（廿二）爾時王子在於宮內身被囚縶亦不得食作是思惟我爲佛故而被囚縶今我飢渴如何存濟作是語已于時有一道白乳從空來入於口中如甘露味食此乳

已身心明朗身輕健無復燥悶而自安樂又言

三二甲

我雖快樂不樂宮殿若出于此便即出家語已使至宣王詔命令放太子于時太子出謝父王又啓王曰身有疾病不任繼嗣欲近道者而求出家王不留難告曰願汝善勤莫退其志且證道果不退菩提爾時密多謝王已即辭出家王任汝去太子即往師所頭面禮敬而白尊者曰故來禮侍欲求出家尊者問曰父王聽不密多曰我已諮白悉不留難任我出

家命至師所師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密多曰我所出家不為其事師曰汝云不不為為何事

密多曰我所不為為為俗事師曰不為俗事當為何事密多曰當為佛事尊者念言當是如來以大悲力令此太子助作佛事太子在師左右六年所言皆異尊者就王宮與出家兼請賢衆與之受戒是太子當受戒已其地振動白日月見衆會悉觀

（汝云不不為為何事是汝云不為不為何事之略體）

(廿二) ○傳法正宗記

初不如密多被因左右不得以時進膳饑渴之甚方慮死在旦夕餓有白乳一道自空而來注其口中味若甘露神即淸因有所感竊自謂曰我若脫此形當求出家少頃而赦命至太子見王謝已遂稱疾請免饋副乞從出家王詳其志不可奪許之太子即詣尊者致弟子禮尊者曰父王聽乎曰俞又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曰我為佛事尊者以其懇至尋為度之當此（）地動月於晝現舉國皆驚

(廿二) ○傳燈錄

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為何事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曰當為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振動頗多靈異

(廿二) ○祖堂集

時太子被因深宮并不得食乃云我為法故今此飢渴如何存濟其時天降白乳入口味如甘露食了輕健乃作是言我若出宮則便出家王詔出宮投師出家師云汝欲出家當為何事太子曰我所出家不為其事師曰汝言不為不為何事太子曰我所不為不為俗事師曰不為俗事當為何事太子曰不為俗事當為佛事師自念言如來以大悲力令此太子助作佛事在師左右出家具戒

(廿三)王見此月并又地 告尊者曰今此疑瑞有似非好尊曰今此祥瑞是善利王曰我問白日月見陰陽相逆夜中見日亦復如是尊曰白日見月得遇聖者夜中見日暗者皆明王聞師解心即歡喜又問尊曰

我自此來心有五疑今遇尊者心應決了常見世界有地振動有不動處有時遠振不知其際今日地動是何所作及遍不遍亦復如是又疑天上日月星宿當有何感時隱時見下有識者悉知其事有不知者如我無異及彼之者時會不會又疑地上所感生于異物將應何事用表何人雲虹氣象悉從地起有何等人當感此事又疑東西二際有其霞彩色種不等朝有暮有時散時聚又疑其天淨無雲時其色青紺以何感故當獲如是我願尊者心如大海不異小流雖說佛法亦說世法而此前事非因尊者難可知解尊者白大王曰千世界即是佛界百億如日月亦復如是豈會佛法不說世法若作是解無有是處此五事者何以故今者地動及諸異瑞日月星像悉有由矣世有諸佛出見地四振動白日見月夜見於日世有諸佛成菩提道地五振動日月光明世有諸佛涅槃地六振動日月暗昧世有菩薩出見地三振動白日月見世有菩薩成道地四振動夜中見日世有菩薩滅度地五振動天上明

星皆悉暗昧世有羅漢出見地二振動白日星見世有羅漢證果地三振動夜星衆明世有羅漢寂滅地四振動夜星不明世有比丘學佛道不退堅志一生二生亦出見世地一振動此佛道比丘欲證果地二振動此佛道比丘欲遷化時地三振動若有比丘學菩薩道不退堅志一生二生至於三生出見於世地半振動此學菩薩比丘若證於果地一振動此學菩薩道比丘若滅度時地二振動若有比丘學羅漢道不退堅(志)一生乃至四生等出見於世感其星明此比丘當證果時地半振動此比丘入滅時地一振動於世界中有一衆生至孝至順者地半振動於世界中有一衆生犯五逆者地半振動如地振動而有入等其事皆爾又東西有霞者爲須彌山東西二面黃金諸發各見其氣爲日光所照雜發氣見當日盛時此氣不見日此氣出見即遙遠此聚散者日行三道各不同時春夏秋等亦復如是又此天如紺色者爲須彌山南面所嚴飾處是吠瑠琉所作以應故常作青色

也此天上祥瑞而有三等人中祥瑞及地亦各有三而此祥瑞各見不同故如是說大王問曰天上三者何尊者曰感日上上祥瑞感月上中祥瑞感星上下祥瑞日月星等悉在于上隨所感衆呼爲上中下感日者是佛世尊最爲其上以感於日名爲上上祥瑞感月者皆是菩薩羅漢中果之聖感感其月故名爲上中祥瑞感星者皆是下界名賢感於上象名爲上下祥瑞從地所起而無根株如此祥瑞亦有三等地生虹名上上祥瑞地生雲其雲五色名爲上中祥瑞地生於氣氣如蓋名上下祥瑞又於人中而有三等若感於君上上祥瑞感於臣上中祥瑞感於人上下祥瑞又禽獸之中而有九等悉皆不同何以故其弟子一者比而未有忽而有者又非雌物其形妙妙身如銀色此名上上祥瑞又禽獸之中以有形者不是雌物本非白而忽自白師子龍龜等并爲上中祥瑞又於禽獸之中最精妙者本非有角忽如自有者并爲上下祥瑞又於禽獸之中本非有翅忽而有并白色者名中上祥瑞又於禽獸中本非有鱗者忽爾生鱗并變白者名中中祥瑞又於禽獸中非紫者忽而變紫名爲下上祥瑞又於禽獸中本非青色黃色不是雌者名下下中祥瑞又於禽獸中本非黑者忽爾變黑不論雌雄名下下祥瑞又於草木之中而有九等又草木之中本自堅貞更加異瑞本非白者忽而自白此名上之瑞又於草木中比少有者其心堅實復加紫者名上中祥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葉忽爾自有者名上下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子菓如有得結實者名中上瑞又於草木中相擁生者名中中瑞又於草木本非有花者忽爾著花花色紫者名中下瑞又於草木中本非人形忽作人形者聖名下上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光忽而有者名下中瑞又於草木中本非禽獸形者忽作獸形者名下下瑞爾時尊者告大王曰若於三千大千世界如此祥瑞無量無邊不可窮極且數此世界略舉少多王曰若非尊者誰能弁此祥瑞我今有福當遇尊者得聞此事

深達其意卽於座前作禮（百億如日月恐是如百億日月）（不退堅恐脫堅下志字）（口五逆因盡魚一字不明契嵩作作今訓犯字）（相口生因盡魚一字不明契嵩作接今訓擁字）

○傳法正宗記

王恐其不祥尊者告曰此非不祥勿（廿三）憂也王曰吾聞月晝出日夜現此陰陽相反安得祥乎尊者曰晝而見月表遇聖人夜而覩日表大瑞皆明王憂遠辭因謂尊者曰我亦夙有五疑今遇尊者聖智敢以問之一昔往見地動或近或遠由何所致今日與爾同不同耶二者日月星宿何故隱現不時三者地塵異物其應誰乎雲霓住氣自虵頭作何人惑召四者東西極望霞彩不定悠明發

滅與其五者天色青紺其孰使然尊者無專佛法而不言世諦願爲決之曰三千大千百億日月皆佛境界而孰不可談豈有佛法世諦說不說耶王無爲是語然王之所疑皆以也君其聽之世有佛出地則四震有則現月變則現日世有佛成道地則五震日月增明世有佛涅槃地六震日月皆晦世有菩薩出者地則三震晝則現月世有菩薩成道地則四震夜則現日世有菩薩滅度地則五震天之明星皆即變昧世有羅漢出者地則一震晝則星現世有羅漢證果地則三震夜星皆明世有羅漢寂滅地則四震衣星皆晦世有比丘二生不退學佛之道及其出世也地則一震若是比丘將證聖果地則二震若是比丘還辯之時地則三震世有比丘三生不退學菩薩之道及其出世世也地則半震此學比丘將證聖果地出一震此學比丘欲寂滅時地則二震世有比丘

二十八

三二日

四生不退學羅漢道者及其出世也衆星皆明此學比丘將證聖果地則半震此學比丘將入滅時地則一震世有人爲至孝者地則半震世有人作五逆者地亦半震是八者功德有大小而業有善惡隨其所感故地動有遠近日月隱顯東西霞氣不定其色者蓋須彌山之東西二面隨曰薇薔故衆賓之色明滅不一天色紺青者亦須彌山之南面以吠瑠璃所成及其晴映故有是色夫天地人三者之瑞各有上中下三品其應現不同王曰夫三品者何尊者曰感曰上上瑞或月上中瑞感星上下瑞感其上上瑞者唯佛大聖人能之感其上中瑞者唯菩薩其次聖人能之惑其上下瑞者唯阿羅漢又其次聖人能惑之雲氣虹霓起於地上亦有上中下之三品也虹霓之氣上瑞也唯君有道故能感之景雲五色上中瑞也唯人有善乃能感之禽獸之瑞亦有九品夫物有

罕見於世而忽有之形非雖牝色如璧玉若鱗龍之類者此上上瑞也物有本非白色而忽雪如若龜師子之類者此上中瑞也物有本非角者而忽角之色復如金此上下瑞也物有本非翼者而忽翼之色復如銀此中上瑞也物有本非鱗者而忽鱗之色復蛟如此中中瑞也（其中下一現元古本說誤）物有本色非紫者而忽紫之此下上瑞也物有其色非青非黃復不雖牝此下中瑞也物有本色非黑而忽緇之不必雄雄此下下瑞也草木之瑞亦有九品夫草木有本性堅正而益其秀異本色非色而忽蛟如此上上瑞也草本有性稍堅正本色非紫而忽紫之此上中瑞也草木有本非標秀而忽秀之此上下瑞也草木有花而不實而忽實之此中上瑞也草木以異本相接而生者此中中瑞也草木有忽變而生異花者此中下瑞也草木有忽生人之象似者此下上瑞也草木有忽

二十九

三二甲

發光者此下中瑞也草木有忽生飛走之象者此下下瑞也夫釋迦佛化境若此祥瑞者無限殆不可紀然皆隨世福力大小感召而出之王得其異聞前而加禮（與其二字恐錯簡）

（廿四）時尊告王曰今此太子定是菩薩當感月見得地振動以感乳故深免渴乏終是聖人當合繼我爾時太子不如密多出家已畢并復受戒不起于座得三昧果身心清淨獲他心智尊者卽歸本所化度無量乃告不如密多曰吾今年邁欲入涅槃重持此法付囑於汝又曰今此法者是如來正法眼藏傳大迦葉如是展轉

乃至於我我將此法特付於汝汝受吾敎聽吾偈言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非是　我今悟眞性
無道亦無理

不如密多歡喜受敎而又告師曰今此僧伽梨衣在於王宮起塔供養師不傳我當由何以尊者告曰我所受衣爲此難故汝前無難當何用衣後世禪法遍于十方所在國土無不遵仰汝善行化當自保護爾時不如密多禮辭尊者心壞踴躍當自慶幸而順敎詔尊者付法旣竟卽

從座起湧身虛空作十八變放大光明照耀天地用三昧火以自焚身所有舍利從空散下不至於地於其地面可高一尺是時大衆悉皆驚訝云此尊者神力無比爾時大王聞師滅度卽嚴四兵廣飾象輦以諸妙殺共莊一蓋價直千萬持至會所奉上尊者用嚴舍利當此東晉第一主元帝八年乙酉之歲矣

（心壞恐心懷之衍　湧身恐應作踴身）（元帝八年乙酉傳燈改作明帝太寧三年乙酉）

○傳法正宗記

（廿四）尊者謂王曰王子出家其所感若是誠大士也宜其繼我紹隆法寶不如密多尋亦證果卽與密多還其前之化所其後乃命曰吾老甚非久謝世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其性　無道亦無理密多旣受付法復告斯多曰尊者以祖師僧伽梨衣祕於王宮不業授之其何謂耶斯多曰我昔傳衣蓋先師遇難付法不顯用爲今之信驗汝適嗣我五天皆知何用衣爲但勤化導汝之已後者度人無量密多默然奉命已而尊者超身太虛作一十八變大放光明照耀天地卽於空中化火自焚雖雨舍利而不墜于地大衆各以衣裓接之尋建浮圖合而祕之其時當此東晉明帝之世也（其性應作眞性）

○傳燈錄

(廿四)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
當善護正法眼普濟羣有聽吾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眞性　無道亦無理

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
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爲證明汝身
無難何假其化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
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
祖現于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
可高一尺得勝王創浮圖而秘之當東
晉明帝太甯三年乙酉歲也

○祖堂集

(廿四)便證道果乃命付法而說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非是
我今悟眞性　無道亦無理

此師入滅時當此土東晉第一主元帝
八年乙酉歲矣
淨修禪師讚曰婆舍斯多久離攀緣

未逢作者終不開拳傳師衣鉢度物
橋舡當心妙見豈假言宣

第廿六祖不如密多章辨毒龍地品第卅
五

(廿五)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
也王名得勝彼此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散
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
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
爲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
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天竺第二十
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傳

(廿五)不如密多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剎
帝利父曰得勝卽其國之王密多蓋得
勝之太子也誕時宮中有異香氤氳家
人奇之然其天性淳懿少崇佛事初婆
舍斯多道化其國尊者會事因稱疾乞
免太子從道斯多出家王聽斯多卽宮中
爲其剃度會勝僧受之具戒事見於斯
多傳

○傳燈錄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章

(廿五)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得
勝王之太子也

○祖堂集

(廿五)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土
國王太子正名得勝具如寶林傳也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得付法已次第行化至
東印度國王名曰堅固姓剎利迦常敬長爪外
道爾時此王欲移本城向東面五十里來王登
高樓命長爪外道令向東望近五十里甚好氣
象外道見此亦不知是好是惡而隨王語亦云
甚好外道曰此地境異宜
可安城甚是滋茂常有紫氣蓋覆若是惡處必
無此瑞又南望見一大山去此城邑可近百里
又告長爪曰此山之中應有異物上有㝎氣可
高千尺于時長爪有一弟子在外先見不如密
多入此東印度界密來報長爪云此尊者有福

德善說佛法多諸機辨恐至王處王便宗敬損滅我徒大仙有便勿令王敬特疾來報當望速計長爪聞已後共王登樓令王西望不見一物王問曰西方有何物長爪曰西有魔至行李可畏王問如有魔至當合如何長爪曰若有此魔國即衰喪王曰當有何計長爪曰宜便誅戮王曰凡欲誅戮當須有過若未有過難可形害長爪聞語已辭王下樓歸其本所命同徒者令各在意有一瞿曇弟子不久即至王必歸敬我等諸人恐被損滅如有智者宜說方計

衆中有長爪告大仙曰我自有法當共鬪之彼若不得自王不敬何用憂慮長爪告法者曰所解法者其有幾人法者曰似我等者面有一百次於我者有三百人長爪又門法名云何法者曰我法咒天咒地悉得振動入火入水不被燒溺長爪喜曰仙法行皆由法尊法者又曰我法一化直得驚忙非假大法不消小術長爪即往白王此魔若來請王不憂我自有法對王調伏王曰來須鬪敵莫宜排拟不得疏慢是時長爪五百餘人銜牙頓齒唯待尊

者尊於時該諸大衆欲入此城到門外告衆人曰小諸又識此氣不衆曰非尊不才尊者告曰此城之中欲起少難而隔於我隔即不得當自損之若損人衆近滿五百語已入城見王王問曰師所來者其意云何尊者曰我所來者當度衆生王曰以何等法而度衆生尊者曰剛強衆生剛強化柔耎衆生柔耎調王曰若有善術師何以敵尊者曰若會佛法一切天魔上自消伏小小善術之類斯不足言不假神通而自調伏于時長爪道衆悉在此會聞

尊者語已便設法術密作禁呪化出一山可高千尺不着於地在於空中當尊者頭上尊者知是術法即以手二指按地彼五百衆各見其身在嶮而立不復敢動所化之山却在彼衆頭上可去一尺危危欲墮彼長爪衆一時乞命尊者即以左手却黜其地悉復依舊諸長爪衆一時作禮云我等輩不識賢聖當願弁哀敏我等王即禮敬云我凡眼不識尊者令彼小螢而對金尊者即爲王說法王即悟解深自悔責長爪之衆一時退。

散各相謂曰尊者神通如此我爭比之(開應作聞 非尊不才才恐識字略體)

○傳法正宗記

(廿六)祖婆斯多出宮乃得付法其後遊化至東天竺國先是其國王剎帝堅固信重長爪外道梵志者及尊者入境外道之徒患之以告其師曰適知不如密多入國其人道勝恐吾黨不如宜先謀斥之外道即請從其王登高因西望謂王曰西有妖氣必魔入境王見之乎王曰不見然則奈之何外道曰此魔所至家國必衰然爲王計者不如誅之王曰未見其羿豈忍爲乎外道復進其徒之善咒者曰其法能動天地此可以禦魔然尊者已知託以望氣先戒其衆曰我至此城必有小難汝輩勿驚及見王果詰曰師來何爲尊者曰我來欲度衆生曰當以何法度何類衆生曰隨其類而以法度之曰苟有術者師敢敵乎曰我佛法至正雖天魔不足降之安有妖術而不敢當耶外道輩聞其語益憤作法即化一大山凝空將壓尊者尊者遂以指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移山即臨其首外道黨大懼尊者復按地地靜化山亦沒外道皆羅禮悔過王亦謝之曰不識大士乃令螢火欲爭曜日月

○傳燈錄

(廿六)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於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衆識曰不如審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尊者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尊者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懸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眞乘

(廿七)時堅固王於新遷城所致一大供設彼長爪五百人意恐悵怏故悅預之并迓尊者同赴此會尊者不受其請王有怩意尊已遙知又自念曰我是如來弟子具大慈故若不救命何名沙門即於座上作少神通往至會所王見尊者而便問曰適請不來當復還至尊者曰我念汝一衆須臾陷溺我若不來當誰救汝舉衆聞言皆悉驚訝遞牙相問云是何事王催齊食令速持辦尊者曰今此一會非得此會王曰何以尊者曰此是龍地須臾即陷汝等若信便隨吾起于時一會并王部從一千二百揔遂師起離此會所向一高處相去五里迴面未正其地即陷不損一人而脫彼難王深敬重以二象輦七寶嚴飾細妙好者而載尊者還迤話言往故城所前妙音聲及諸伎樂四兵如雲漸漸歸止王曰五日向前作一大夢今日有此便應前瑞

其事甚妙孰能先覺自非尊者而不造此尊者
曰佛具大慈愍我當亦合爾心不彼
我者損已又大王曰我所夢者見一金鐶從空
而垂我以手執光照一衆良久收上亦不落地
今尊者救我等事與此無異尊者復告王曰我
於路上未至此國亦作此一夢夢見一子手執
珠蓋隨我後行亦不退步我觀王國當出一人
以繼於我王曰今此小國不生大賢縱有其人
不繼於聖尊者曰彼濁泥中尚出青蓮豈況勝
國而無賢者

三十八

三二甲

（遞牙即遞互　齊食即齋食）（龍地恐龍池之衍　遂師恐逐師之衍）

○傳法正宗記

廿七、是時王新選其都他日張大齋落之亦以慰外道欲尊者預會尊者初不奉命徐觀其地將陷即以神通往之王曰師果來耶曰我非應供來欲有所救耳王曰何救曰此地已為龍之所有須臾當陷衆不便去必禍王恐即起其衆去之未遠至二高原反顧其地果陷淵然成池王益歎密多即嚴饌為命尊者僧選其故城因曰余五日之前嘗夢中墜一金鐘垂至於地我即舉之今日之事非其應乎尊者亦謂王曰吾昔將至此國嘗夢一奇童持寶蓋趨我之後此必聖人出王所治以相繼傳法王曰下國豈有至人耶曰王無謙是必應之

（廿八）是時彼國有婆羅門家生得一子年近
廿父母俱
喪亦少親族常自求乞隨時而已有命使者亦
不辭苦當行即行意往即往或念佛語或唱三
昧意無所執亦不於放逸或居鄽肆或上村落
曾處至陷處有識詞曰　神人脚踏土　會裏
逢龍虎　是日取王來　王便隨他去　出此
識已自隨所之不定居止又問曰汝行何急童
子曰汝行何慢人問姓何答與汝同姓或凡或
聖皆不能測此童子口稱瓔珞即往城東而迎

三十九

三二甲

尊尊者者爾時與王徐徐進輦尊
者告大王曰此國聖者不久出見王曰作何形
狀尊者曰人不可識王曰早晚見尊者曰即至
言論之次是瓔珞童子至於輦前頭面作禮師
告王曰此者是也王於輦中小禮合掌尊者告
童子曰汝憶前世事不瓔珞曰我憶前世當與
尊者在法會中而說般若我在會上轉修多羅
為化緣故特此相候尊者告大王曰今此菩薩
王當識不王曰我雖覩見心且不識師曰欲識
此童子者不是別

聖是大勢至菩薩又曰吾今不憂於此聖後當
出二人一人當住此國土盡皆化導一人化導
南天度衆無邊悉獲善利得果之衆近有三千
獲小乘禪而當一万後化導六十年已更往東
方至震旦中居一九

（不辯苦苦字字劃不明或告或去）
（取字契嵩作趣　一万恐一方之訛）

○傳法正宗記

（廿八）先是其國有婆門子幼無父母子然放達自號瓔珞閭里不能測其為人一日遇發隱語曰神人脚踏土會裏達龍虎是日趣王來王便隨他去

自是出處益不常及王與尊者駕至其舊城之東此子特來迎之禮於駕前尊者語王曰所謂王國之聖士此其人也尊者即謂瓔珞曰汝記往事乎瓔珞曰我念昔同法會尊者演摩訶般若波羅蜜而我轉甚深修多羅緣當復會故此相候密多謂王曰此子蓋大勢至菩薩降迹為吾嗣法然其後復出二大士其一先化南天竺而後緣在震旦然其九年即返本國

○傳燈錄

（廿八）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孩行何急即答云汝行何慢或問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

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

（廿九）爾時大王告尊者曰若擬與此童子出
家受戒我願供給所須當欲求福是時尊者與
王到城即度童子出家受戒尊者告瓔珞曰汝
憶前世我說般若汝契多羅可以此號稱之名
為般若多羅
瓔珞欣慶依師改名即從會起見三昧光而照
一衆所見光者咸得安樂心不燥悶身形光澤
行步輕健

○傳法正宗記

（廿九）尊者即為之剃度謂瓔珞曰以前吾談般若汝說修多羅致今復會便宜以吾般若多羅為汝之名

○傳燈錄

（廿九）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

（三十）爾時不如密多在東印度六十餘年化
度無量化緣漸畢乃告般若多羅曰如來以大
眼法付囑伽葉轉次至我我今授汝宜當護持
勿令斷絕聽吾偈曰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
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於時般

若多羅受教奉持尊者何法既竟卽入王宮而
告王曰我受王施當不輕利度
人已畢佛事亦竟願王好住我入涅槃王卽悲
泣聖何速哉且願住世尊者曰時當行矣更不
久言却歸本座化身如日良久不滅王施金塔
以盛舍利尊者見日相已騰身空中作十八變
訖化火三昧自焚其身所下舍利皆如金色王
收供養時當此土東晉第九主武帝戊子之歲
矣

寶林傳第六

○傳法正宗記

（三十一）當此不如密多化道於東天竺逾六十年矣一旦遂命般若多羅而告曰昔如來付大法眼藏展轉至我我今用傳於汝汝宜流通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付法已尊者告王曰荷國惠施甯不感之但其化緣殆盡不能久戀仁德吾將往矣王善保之王泣下如喪所親尊者乃於王宮卽座化形如日少頃復之呈一十八變以三昧火卽自焚之雨金色舍利王後爲金塔以閟之其時當此東晉孝武帝之世也

○傳燈錄

（三十一）付法藏偈曰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四十二
三二甲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尊者付法已卽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卽還本坐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塵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祖堂集

（三十一）爾時不如密多告般若多羅曰我持此法用付於汝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而聽吾偈言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此師入滅時當此土東晉第九主孝武帝戊子歲矣

淨修禪師讚曰不如密多勝王誕慶高遠宮嬪迥惇道行佛法棟梁王臣欽敬洞鑒燭妍祖堂金鏡

（參考）淨修禪師讚曰般若波羅幼名瓔珞父母淪亡東西盤泊一曉龜毛恆瑳水涸果滿菩提道源遼廓

此傳原刻十卷缺六、七、九、十、四卷今僅據日本昭和八年東方學報第四期所載常盤大定發現第六卷補入

四十三
三二甲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卷第八　秦　新編入録

達摩行敎游漢土章布六葉品第三

十九 并梁武帝碑文昭文祭文並集於此一章亦名東流小傳

尒時菩提達摩者南天竺國王第三子學通三藏尤功定業天竺相承此三昧是如來密意也達摩既得法已并受法偈住于彼國六十七歲說法化導而演一乘接六部衆如是神力宿命他心廣作佛事報于大衆時現定力即入三昧觀震旦衆生有大乘性與彼縁熟而可堪化先辭師影後别於王而告之言欲往東土王乃啓留不住遂勑大㠶御已舶送經于三載至于廣州刺史蕭昂出迎時當梁普通八年丁未之歲九月二十一日聞奏梁帝梁帝勑下詔赴京師師取十月一日而赴上元武帝親駕車輦迎請大師昇殿供養是時志公和尚監修高座寺在彼言笑謂寺僧霊觀曰汝名霊觀實霊觀不霊觀曰願和尚指示志公曰從西有一大乗菩薩而入此國汝若不信聽吾讖曰仰觀兩扇乜胥捻鉤九烏射盡唯有一頭至即不至要假須刀逢龍不住遇水即逃是時霊觀即以紙筆録于記之尒時武帝問達摩曰朕造寺寫經及度僧尼有何功德達摩荅曰無功德武帝曰太何無功德達摩曰此有爲之善所以無功德是時梁帝不晤此理遂

普通八年十月十九日䟦過江北後
釋寶志問梁帝曰昔聞達摩至國
大王何不敬仰留住武帝曰未知此
人志在上乘意趣沖遠凡情不惻因
玆致謗故不留耳寶志曰王雖遇而
不遇也武帝曰何人寶志曰此是傳
佛心大士乃觀音聖人乎王乃良久
驚恨即發中使趙光文欲往取之寶

志曰非論光文一人能取彼者盡王
一國之力此人不迴也因此異知高
座寺靈觀送述前事通于此文因爲
東流小傳而彰在玆以顯後事尒時
達摩十月十九日離此梁土至十一
月二十三日過江至北時當後魏第
八主太和十年行至東京有一僧名
曰神光昔在雒中久傳莊老談吐淸

奇每自歎言未盡理妙孔老之説禮
述風規志士不遙當造玄境年逾四
十始遇菩提達摩禮事爲師從達摩
行至少林寺每問大師師不言説又
自歎曰昔人求法敲骨取髓刺血圖
像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人如此我
何藉焉時太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爲

求勝法立經于宿雪齊至膝天明大
師見而問曰汝在雪中立有何事是
時神光悲泣而言曰惟願和尚大慈
大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是所願也
達摩告曰諸佛無上菩提曠劫修行
汝不以小意欲求大法終不能得尒
時神光聞是語已即取利刀自斷左
臂置達摩前達摩語神光曰諸佛菩

薩不以身爲身不以命爲命汝雖斷
辟求亦可在達摩遂改神光字惠可
侍奉左右經八九年是時後魏明帝
發中使黃自立馳詔徵請如是三度
不赴京師賜磨納袈裟二領金鉢一
口絹三百匹銀瓶一口是時大師志
不受之勑又馳送如是三度後當領
受此上勑書三封及袈裟金鉢銀瓶

五

等物自魏末周初作亂漏失更無所
追閼於供養是時可大師勤苦精謹
不惜身命如是供給經于九載即以
無上正法及一領袈裟付囑惠可達
摩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
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
付囑於汝以此袈裟吾用爲信汝受

吾教聽吾偈言吾本來茲土傳教救
迷情一花開五葉結菓自然成介時
惠可聞付囑已及說法偈心生敬仰
依教奉行介時達摩告可曰吾以楞
伽經四卷用明佛性汝須知之吾自
到此國六度被藥我皆捻出今此一
度被菩提流支三藏光統法師等
食中下藥吾不捻出也何以故已得

六

付法人竟時後魏第八主孝明帝大
和十九年而入涅槃也葬熊耳山吴
坂至三年後時有魏使宋雲西嶺爲
使却迴逢見大師手携隻履語宋雲
曰汝國天子早已崩矣宋雲問和尚
曰何處去達摩曰吾皈西天是時宋
雲却到本國國王果已崩也遂聞奏
後魏第九主孝莊帝帝乃命使令發

此塔開棺而看全身已還西天唯見一隻履在遂奉詔取出於東京少林寺供養自開元十五年丁夘之歲被竊將五臺山花嚴寺中供養梁大同二年者即是後魏大和十九年也爲南北異都各有年號前後改立所以不同自武帝在位都得四十八年起

壬午終巳巳梁武帝登位得二十六年十月一日達摩大師至於上元爲對荅武帝不稱王情當年十月十九日離梁土至十一月二十三日過江入後魏雒陽住少林寺至大和十一年戊申之歲正月十九日勑賜前件袈裟金銀瓶鉢及絹等物明帝徵命不赴三請在彼少林寺經于九載方持

法印而付於可又告曰吾有一領袈裟賜汝爲信恐後疑者云吾西天之人道汝是此土之子以何得法而實難信汝便以此衣用爲信服并說前偈及傳衣巳是時達摩領衆雲往而湊禹門彼處有寺額名千聖大師止此經于三日時有期城太守揚衒之問大師曰西國五天師承爲祖未曉

此意其義云何師曰明佛心宗寸無差寤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爲秖此一等更有別耶師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猒有無亦非取故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爲祖衒之又問曰弟子久在惡業不近知識動坐來敬被少智慧而生纏縛却成

愚惑不得寤道而致於此伏願和尚
指示大道通達佛心修行用心何名
法祖師以偈曰亦不覩惡而生慊亦
不覩善而勤措亦不捨愚而延賢亦
不拋迷而就寤達大道兮過量通佛
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
曰祖是時衙之作禮願和尚久住在世
化導群品師曰吾即往矣不宜久停人
多致患常疾於我衙之曰是阿誰弟
子欲知其人願師指示當爲治病師
曰吾寧往矣終不明爲寧自損已不
可損彼衙之曰和尚不言誰表道力
而辯他心師曰吾不明言恐損此人
汝若苦問記吾讖曰紅𣏌分玉浪管
炬開金鏁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
衙之重禮曰且辭尊長善自保愛弟

子赴覲未遠別矣是時學徒千萬瞻
仰大師得契心者花多葉少時魏法
侶崇隽數人豪壯英資流支光統覩
達摩興化傑出衆倫二師心有所謀
覓陳扇論特至師所廣召宗由達摩
乃雷辯一聲蟄戶俱啓是時難問往
返過從言發三千迴人萬意諸宗異學
咸伏賓崇光繞流支猶生偃蹇六度
中毒師志除之後食再施師不捻出
得人付法何此久停示化洛陽應現西
嶺是時達摩遷化正當梁武帝在位
三十五年丙辰之歲十二月當于辛
丑矣五日丁未焉于時魏明帝發中
使何弘簡至梁土告哀緣蕭梁武帝
戊申年中將詔書至魏通家結好弁

述感化云菩薩入國土厚君賢德在
上邦朕不及也明帝廻詔亦述本風
云朕雖不才天降上德人道習矣佛化
備焉上聖南离宮行九紫寶志尊長
一而足焉武帝却返詔白而重摽孤
云示觀音與朕分徼南邦北洛並得
奇人松鎮金峯珠歸玉浦至大師滅
度時孝明帝發中使何弘簡馳詔書

去師某月日滅度梁武帝歎曰至魏
九年通化十方緬尋瞻仰祿積如山
未覩聖顏忽加鍾罣哀之悵之悲之
感之願數龍圖陳辭玉版下詔儲子
以備諫文響望神歸宜加就奠時梁
大同二年丙辰之歲十二月辛丑二
十八日庚午葬于大師是時武帝勅

賜大師珍奇雜寶共一十六事以充
祭礿又賜絹一千匹以充助祐于時
太子奉勅奠饗諸王百官而共持告
時魏太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即是梁大同二年而不殊也是時昭
明太子而撰祭文編于此章始陳序
曰尒時大師示涅槃已哀動人倫若曾
考妣如覆乾坤苦霧霄結愁雲晝昏

月含悲而醉醽日帶慘而昷暾震山
岳以磖礏壅衆源而氤氳簪梧頓顙
縷褐迷魂一氣一絶呼蒼叫旻駢布
擗踊亙相捫搎徧軀血現衣裳變勲
面投凷草髮散蓬塵纖鬡擁轂縗經
盈輪百帀千帀如雨如雲是時也有
異類諸鳥相和悲鳴謳謳諏諏酸動
人情皷翼張肘盤旋繞廷頡之頏之

以暮繼明撫幹不去攀條忽驚引吭哀悲人不忍聽復有群獸吠咋哮吼嗜吁跐蹄擲耳吒口咆地號叫旋龍威揉踏奮呀呷咆咽毀首悶亂驚躃悲呼良久慈心相視見人不走揔來號泣大師皆稟人靈之友羞熊耳之左鑿吳坂為塋山谷崩岁巖崖倒

傾古木森聳皴剝陵競芝田萃蕁蘿蔦垂縈捲木通道攤土齊平荷幽凝雪匠碩如星高墳雲砌不日而成其勢也左同軌右洛陽背灑池面福昌夾二都之勝地堑五天之法王于時兩京羅帛五府英華奇希心眼驕結靈車輪搖鳳轉帳聳煙霞稜層窣堵岝岈嗜闍左邊力士右畔軍吒前有

散脂大將後有北方毗沙素帳白帶紙蓮縈花雲盤素鶴樹擬啼鴟寶鐸搖韻緇箸拽麻挽歌興兮嗟薤露悲風動兮鳴蒹葭由是駟馬臨歧百官奠祭朱幕霞展青樓雲掣燈搨重疊幡花擁弊帳闇邏逾途數轟冥從禹門而邐迤枕熊耳而相繼剪刻通草折枝芳桂菓蔬爛熳棍生勢聚拂臨晉短

胡騰脚細崑崙香山巖懸薜荔花藥犄旋蘇胡甘脆王液瓊漿珍嘗寶饋倚床金數瓜杖珠翠百和氤氳六銖煙羽士庶駕肩黃巾相綴悲變六合愁添四裏然則百宮烈位而祭曰

維大魏大同二年歲次丙辰十二月辛丑朔二十八日庚午皇太子諸王

及百官等謹以珍饌之奠敢昭告于
南天竺國聖曹大師之靈伏惟大師
閱闠天機岌然像外貯江湖於方寸
含太虛之境界恢廓正慧沖融三昧
賀十力之智印乘六通而泛海運悲來
兮梵方拯顛危於漢代降法雹以挫
拉慴我山而瓦解賜之以黠慧蕩滌
其儓儗指我心而即佛頓超地位之

輩冀其可大可久永休無咎日月融
而不融劫石朽而不朽靈臺鎮照廣
彰妍醜永作心師長爲導首何哉不
啚墜我嘉謀神道罔頓皇穹有辜折
鎮鄉之慧劒亶驪龍之心珠峻岳倒
滄溟枯巨舟覆大厦鋪雲潛素兎霧
翳朱烏眚者沉弃迷人謬途哀哉薩
訶去佛來魔尼乾跌踼興盛世摙疾

紛紜當奈何幻惑我黎庶踐蹋我娑
婆撲滅我寶炬隳壞我金柯騁六入
之窟宅縈五陰之細羅嗚呼哀哉大
圓寶鏡落心臺塵黷靜然將沒照迷
門關㩼若爲開嗚呼痛哉肝膽俱摧
涙淚如雨吁號駭雷悲鳴鵠鴉愁雲
衰回寧知物外有襄𡨋幽寘不促何

相催我大師眞身化佛妙湛空量來
尠有形去乃無相一彈指頃十方通
暢辭震旦而東背往天竺而西向應
沐清流八解池游戲一朶紅蓮上睿
哲斯逝高賢何御寂寂山谷蕭蕭草
莽園藥戀躅庭軒罷賞般若葬林巖
崴凋無明荒草年年長但某乙等叨
遊鄔庭不勝悲痛早習曾損滿懸然哀

慟胡為覆車不畐摧棟世界空間誰
當應供無福者蒼蒼疊之不共恨號
泣以依悕想像願神道兮滋慧用謹
奉庚著伏惟尚饗
是時太子癸巳後經三年宋雲西嶺
為使却迴逢見大師手携隻履語宋
雲曰汝國天子早已崩矣宋雲問曰
何勉去師曰吾歸西天於是武帝重

聞心加慰厚本許製碑心未承暇冊
因此事而敬虔虔乃製此碑編為文曰
我聞滄海之内有驪龍珠自豪色中
現楞伽月唯我大師得之矣大師
諱達磨云天竺人也莫知其所居未
詳其姓氏以精靈為骨陰陽為氣性
則天假智乃神與含海嶽之秀乃拖陵

雲之氣類鄔陀身子之聡辯若雲靡
弗利之博聞摠三藏於心河蘊五乘
於口海為玉氍久灰金言未剖誓傳
法化天竺東來杖錫於秦說無說法
如暗室之揚炬若明月之開雲聲震
華夏道邁今古帝后聞名欽若昊天
於是躍鱗慧海振羽禪河法梁擴天
佛日高照是其育物也霆無霆之法
雨灑潤身田說無說之心燈證開明
理指一言以直說即心是佛絕萬緣
以泯相即身離衆生實哉空哉凡哉
聖哉心無也剎那而登妙覺心有也
曠劫而滯凡夫有而不有無而不無
智通無礙神行莫恻大之則無外小
之則無内積之於無成之於有其教
示乎千時奔如雲學如雨花而多果

而少其得意者唯可禪師矣大師乃
舒容而歎曰我心將畢大教已行一
眞之法盡可有矣命之以執手付之
以傳燈事行物外理在斯矣意之來
也身之住乎意之行也身之去乎嗚
呼大師可謂壽逾天地化齊日月使
長流法水洗幽冥而不竭永注禪河

灕頓籠而無盡豈期積善不祐皇天
何辜月闇禪庭風迷覺路法梁摧折
慧水潛流夜壑藏舟潮波汨起何圖
不祐俄然往矣神色無異顏貌如常
其特也地物變白天色蒼茫野獸鳴
庭甘泉頓竭嗚呼無爲將來有爲將
去遺寄茲行示現生滅以梁大同二
年歲在丙辰十二月辛丑五日丁未

終于洛州禹門未測其報齡也葬于
熊耳山吳坂於是門人悲感號動天
地泣流徧體傷割五情如喪考焉如
喪妣焉生途眼閉傷如之何嗟乎法
身示現無方骸塋茲墳形游西域亦
爲來而不來去而不去非聖智者焉
得而知之乎朕以不德忝統大業上
虧陰陽之化下闕黎庶之歡夕惕勤

肝不暇食萬機之內留心釋門雖無
九年之儲以積群生之福緬尋法意
恒寄茲門安而作之精矣妙矣傳之
耳目乃大師之苗裔也嗟呼見之不
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
雖一介凡夫敢以師之於後未獲現
生之福亦冀當來之因若不刻石銘

心何表法之有也亦恐天變地化將大教而不行或建鳴碑以示來見乃為頌曰

楞伽山頂生寶月中有金人披縷褐形同大地體如空心若瑠璃色如雪匪磨匪瑩恒淨明披雲卷霧心且徹芬陀利花用嚴身隨緣觸物常歡悅不有不無非去來多聞辯才無法說實哉空

二十二

哉離生有大之小之衆緣絶刹那而登妙覺心躍鱗慧海超先哲理應法水永長流何期暫涌還復竭驪龍珠內落心燈自豪慧刃當鋒斁生途忽焉慧眼閉禪河駐流法梁折無去無來無是非彼此形骸心碎裂往焉去焉皆歸寂寂內何曾有哽咽命之執手以傳燈生死去來如電掣若能志

誠心不退劫火焚然斯不滅一真之法盡可有未寤迷徒玆是謂

至唐大曆年中代宗睿聖大文孝皇帝謚號圓覺禪師　勑空觀之塔

第二十九祖可大師章斷臂求法品第卌

介時惠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初無其子共室念言我今至善

二十三

家無惠子深自歎羨何聖加衛時後魏第六主孝文帝永興十五年正月一日夜現光明徧于一宅因玆有孕乃生此子目受胎瑞名曰光光年至十五九經通誦每發言說常人難會心好儒學每讀仲尼性近逍遙頻推伯氏一言一氣不與凡同每吐每談恒加妙健年近三十重覽佛書每集

賢良猶宗子史自兹已降不處家庭
遠邁參風時加慨歎偶至龍門香山
寺事寶靜禪師常修定慧既出家已
而至東京永穆寺具戒年四十二卻
步香山寺侍省尊長又經八載忽於
夜靜見一神人謂光曰當欲受果何
於此住不南往乎而近於道是時本
名曰光光見神人現故乃號神光於

第二夜頭痛如裂其師寶靜欲與炙
之空中有聲且莫且莫此是換骨非
常痛焉師即便止遂說前事見神之
由以白寶靜師曰汝依此言必是吉
瑞汝頂變矣非昔首焉上有五峯垂
墜玉軟其相異矣其祥吉矣汝勿久
住便當行乎于時神光禮辭寶靜徐

徐進步直往南行時有西國達摩大
師乃示揔持之林苑興不二之川澤
者也發悲愍之佛心傳金風於東夏
大敎斯而復隱其誰導而知之於是
神光大師乃湊玄旨遂禮辭近隨而
從之不經旬日至少林寺頻有扣門
師不發機復於一夜中庭雪立大師
乃見而問之曰汝在雪中立有何事

神光悲泣而言曰惟願和尚大慈大
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是所願也達
摩告曰諸佛無上菩提曠劫修行汝
不以小意欲求大法終不能得神光
聞是語已即取利刀自斷左臂置達
摩前達摩大師乃喜曰一眞之法盡
可有矣語曰諸佛菩薩求法不以身為
身不以命為命汝雖斷臂求亦可在是

時達摩大師遂改神光字惠可侍奉
左右經于九年即以無上法寶及以
一領袈裟付囑惠可并宣法偈師謂
可曰吾自到此國來六度被藥我爲
未付法教且皆捻出今此一度被菩
提流支三藏光統法師等食中下藥
吾不捻出也是時達摩密語惠可曰
此事非愱汝勿言矣何以故恐損其人
當我悲愍汝須好去吾自善安以吾
袈裟衣用爲法信又告曰所得吾法者
四人一人得吾髓一人得吾骨一人
得吾肉一人得吾血得吾血者偏頭
副得吾肉者尼捴持得吾骨者僧道
育得吾髓者汝惠可汝善守護勿令
斷絶又告曰汝得吾法并受信衣各有

所禀宜可知矣可曰請和尚述其本
事而有何表師曰内傳法印以契證
心外受袈裟以定宗旨不錯謬故而
自明焉吾滅度後二百年中此衣不
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
理者多通理者少後得道還近千萬
汝所行道勿輕未學此人迴志便及
菩提初心菩薩與佛功等尒時惠可

大師得付囑已廣宣流布度脫無數
於天平年中後周第二主己卯之歲
有一居士不說年幾僟有四十及所
禮拜不稱姓字云弟子身患風疾請
和尚爲弟子懺悔可大師曰汝將罪
來爲汝懺悔居士曰覓罪不見大師
曰我今爲汝懺悔竟宜依佛法僧居

士曰但見和尚即知是僧未審世間何者是佛云何爲法伏願和尚而爲開示可大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是時大師知是法器後與剃髮云是師寶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戒却歸覲侍經于二

載大師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達摩大師師付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并師袈裟以爲信故汝受吾教聽吾偈言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能生說此偈已又告璨曰吾歸鄴都還債汝善護持勿令法眼斷絶大師又曰汝後有難當勿出焉璨問

曰和尚聖者當預知之師曰非吾能明是先代祖師而有讖云璨問曰是何祖師師曰是西天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預知于此云吾滅度後一百五年而有小難讖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吾算此年恐及

於彼汝善行化勿令斷滅大師言訖便往鄴都化導群品三十四載後而變行復異尋常或在城市或於巷陌不揀處所說法度人或爲人所使事畢却往彼有智者每勸之曰和尚高人莫與他使可大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其年正月一日有辯和法師於鄴都管城安縣匡救寺講涅槃經是時

大師至彼寺門說法集衆亘多法師
講下人却衰少時辯和法師再三恡
於大師遂於縣令翟仲侃言之云彼
邪見道人打破講席亂壞佛法誑惑
百姓于時翟令不委事由非理損害
而終瘞在磁州滏陽東北七十餘里
時當隋第一主文帝開皇十三年癸
丑之歲示于滅度春秋一百七歲遇

二十九

寶林傳卷第八　第二十張　秉字号

唐内供奉沙門法琳撰碑文曰
夫思不可得惻不可知惟禪門之法
乎故無形無相潛流沙界使有情者
歸於妙覺味道者普會於眞如或開
小也言說或談大也不二無心即心
即色非色至如乘幽入微處默顯寂
臥佛性海登涅槃山闇而惟明凡而
大聖其誰能之可禪師矣禪師諱惠
可武牢人也俗姓姬氏禪師挹氣非
凡禀天靈骨頭如五岳掌若開蓮少
爲儒生博聞世典莊易大義無不精
研每聞老聃談天竺我師夫子說西
方之聖未曾不引領西望冀聞甚深
之法乎三十年間寤寐慨歎時有西
國達摩大師乃摠持之林苑不二之

三十

川澤也爲金棺久寂微言且絕大教
斯隱其誰遵之於是發悲愍心傳風
東夏策杖請益蹴踏禪門如滿月之
顯高山若渤澥之吞巨海禪師年逾
四十方始遇也不捨晝夜精勤九年
大師曰夫求法者不以身爲身不以
命爲命方可得也禪師乃雪立數宵
斷臂而無顧投地碎身營求開示大

師乃喜曰我心將畢大教已行一眞之法盡可有矣命之已執手默付以心燈特奉楞伽將為決妙尒乃啓慈顏授眞教開寶鏡照心河如天牧雲風養塵霧德餅膏水置異器中其時則淨五眼朗三明會一乘圓萬德乃法山峩峩禪河汨汨東山之法於是流焉即非久植宿因其孰能至於此也然門人滋廣開寤者甚多散滿諸山落落星布隨方利物波湧雲華或居巖而棲心或道世而怡德其衆學徒請益往來如市稻麻竹葦未足為多至如聽鑒精微明鏡照隱決禪河於口海朗慧日於心端大師印之唯可禪師矣繼明踵跡則僧璨得之相承

寶光明明大照導蒼生而無盡將萬劫而無墜也嗟呼達摩大師乃觀音聖人也現多身於像運霔甘露於沙界一沐法雨群動洗心長開道光寂寂恒照大師思寶珠已明智燈將曜法化有人西歸示滅但法琳生居像末長遇明時天澤普流預蒙出俗雖形如草芥學劣鏤氷心不證於正眞

敢見聞於法將復備綜玄教歷踐多門超聖剎那滯凡累劫究妙覺於情界得眞如於俗品者未若斯法門也吁嗟彼禪師不知其所之唯法斯在不以書記焉知法之尊或恐蒼山變谷渤澥成田萬古摧殘高風見隱乃為讚曰

善哉大士應物為器秉心唯德釋門宗志因達而通為法指辟一受不退位登聖地心唯佛心事唯佛事累世重光易刧之美此可大師下除第三祖自有一支而有七人第一者峴山神定第二者寶月禪師第三者花閑居士第四者大士化公第五者向居士第六者弟子和公第七者廖居士

第二寶月者有一弟子名曰智巖後為牛頭第二祖師是也第三花居士有弟子名曰曇邃雲人也此曇邃出三弟子第一者延陵惠簡第二者彭城惠瑳第三者定林寺惠剛下自出四代惠剛弟子六合大覺大覺弟子高郵曇影弟子泰山明練明練弟子揚州靜泰此上七代並是可大師之苗裔矣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章却歸示化品第卅一

介時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不得姓字以後周第二主天平三年己卯之歲遇可大師去身患風疾請和尚為弟子懺悔可大師曰汝將罪來為汝懺悔居士曰覓罪不得可大師

曰我為汝懺悔罪竟宜依佛法僧居士曰但見和尚即知是僧何者是佛云何為法伏願和尚而為開示可大師告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是時大師知是法器汝與剃髮云是吾寶宜名僧璨焉又其年三月十

八日於光福寺受具當年却歸侍覲
左右經于二年大師乃付法及衣并陳
昔讖而告縣事是時璨大師得付法
已遇周第三主武帝誅邑破滅佛法
隱於峴公山十有餘載後漸出化又
經二十一年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
之歲導利沙界大集群品普雨正法
是時會中有沙彌年始十四名曰道

信來禮大師而致問曰惟願和上教
道信解脫法門師問信曰誰人縛汝
信荅曰無人縛大師曰既無人縛汝
即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信於言下
豁然大寤侍奉左右經八九年於吉
州受戒却來侍奉璨大師大師乃告
信曰汝既尸羅具矣其道明矣吾何

住乎又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
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
眼藏并達磨袈裟付囑於汝汝受
吾教聽吾偈言花種非因地從地種
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又告
信曰汝善護持勿令法眼斷絶又告
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又於鄴洛二
都而自化導經乎三十四年吾今付

汝法後三二年間悠悠在世然往羅
浮而整觀歷非此久止汝當好住吾
自善去言訖便往更不住此四年甲
子後經于二載從羅浮還却歸舊止
樹下合掌而終時當隋第二主煬帝
大業二年丙寅之歲入涅槃也
唐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河
郡開國公房琯撰碑文曰

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而佛性如之萬物變化陰陽不可思量而佛法如之如來以諸法囑群龍以一性付迦葉付阿難至菩提達摩東來付可可付大師傳印繼明累聖一體自迦葉至大師西國有七中土三矣至今號爲三祖焉大師以沒生猶幻何有於

家變滅如雲其誰之子故蒙厥宅里黜其姓氏代莫得而聞焉又以諸行生滅是相虛妄故隨無朕諸心無所或持衡審門或操量酒肆不及其味不言所利聲場婬室不累其志驍騑乎維摩之儔歟此蓋大師天受之奇也後見先師可公請爲懺悔可公曰將汝罪來與汝懺悔大師曰覓罪不

得可公曰與汝懺悔矣大師白先師曰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先師曰如是一言已發廓然昭爽大師含道而生抱理而息廣量大度遺相性情先師察其熟根爲之寶器認之般若證之彼岸祖師所付一以與之譬如東方明矣而又登之以天光於是群迷

利見蠢動皆覩矣大師未得無求得之不有同夫太陽與萬物齊運後何心於暉燭耶此又大師授之奇也當周武滅佛法可公將大師隱於舒州峴公山峴山之陽有山谷寺超雲越靄逈出人寰寺後有絕巘登溪更爲壺覽二公即其遯焉居五年風疾都

老時人號爲赤頭璨可公將還鄴謂
大師曰吾師有袈裟一領隨法傳予
法在汝躬今將付汝山谷寺數有神
光甘露之瑞人怳而問焉大師曰此
是佛法將興舍利欲至耳後京城大
獲舍利分布天下山谷寺果置塔此
又大師玄覽之奇也先是此山多猛
獸毒蟲大師至止遂絶其患門人有
道信者大師異其神意傳付之道如
可公之於大師焉告之曰有人借問
勿道於我處得法從此便託疾山阿
向晦宴息忽大呼城市曰我於峴山
設齋汝等當施我齋食於是邑咸集
乃於齋場樹下立而終焉異香滿空
七日不散道信奔自雙峯領徒數百
塋大師於所居之處時人始知道信

得法於大師尒時隋末崩離不遑起
塔洎皇唐天寶五載有趙郡李常士
林精奕朝奕朝端問塋自河南少尹
左遷同安郡别駕憺經行之丘墟慨
塋壠之蕪沒興言改舉遐迹一辭於
是啓墳開棺積薪發火灰燼之内其
光耿然脛骨牙齒全爲舍利堅潤玉
色鏗鏘金振細圓成珠五彩相射者
不可勝數四衆爭趨歎未曾有遠方
後至滴無所獲或取親身一片之襯
周棺一掬之土頂戴虔誠歸至郡縣
振木撥土舍利復生焉自發舊封逮
乎新定祥光瑞氣覆冒其山此又大
師通感之奇也寶塔肇興莊嚴云備
古木新洪丹翠相發松梢林於月桂

輪珽足其辰極迴廊共崇崗複挹長
鍾與嵌巖疊巇兩方登降雙刹俯御
煥彼幽谷燭乎長川嘻大師之法傳
乎無窮大師之儀翳彼荒楚豈其道
而尊重其師歟非別駕李公孰能權
輿建立光若此者乎上座惠欽寺主
崇英都維那湛然禪師道幽孰能保
護營衛自初有終群財衆心願力斯

四十一

寶林傳卷第八　第二十八張　大

畢一佛出世再現此邦彼舒之人良
緣何其言鏤金石垂之不朽有處士
樊定超不遠千里來訪三居乃梗槩
其晦明存時之奇死生自在之異豈
伊言字能語至極辭曰
聖人何思兮其心本如如生萬法兮
如等太虛法則可說以心證心兮千

載不絶迦葉至我兮聖者十人良殊
心一兮相續一身與佛在日兮法無
有異八萬四千兮斯爲不二大師於
我兮如彼浮雲惟桑與族兮口未嘗
分大師於物兮幻彼邪正不垢不淨
兮一其凡聖以蒙養正兮人謂之狂
慧炬一發兮光照十方然後人兮
示沒於代遭亂遂翳兮僅二百載明

四十二

時勝因兮啓封以火盡成舍利兮證
知佛果如彼前佛兮寶塔巍巍與法
俱崇兮永世歸依
有人云此大師不還者悞也何以今
於韶州清遠縣禪居寺現有三祖大
師堂隋甲子年末而届于此住得一
年便往羅浮遊諸名聖至隋大業二
年却歸山谷而示遷奄於天寶五載

乙酉之歲有河南少尹李常特往荷澤寺問神會和尚三祖大師墓在何所弟子往往聞說入羅浮而不還虛實耶會和尚答曰未但取文佳合韻讚大道而無遺若據實由墓在舒州山谷寺北是時李尹雖知所止心上懷疑其年七月十三日奉　玄宗勅貶李

尹為舒州別駕至任三日僧道等參李尹李尹問曰此州有山谷寺不三綱答有李尹問曰承寺後有三祖大師墓虛實上座僧惠觀答實有其年十一月十日李尹與長史鄭公及州縣官寮等同至三祖墓所焚香稽白發棺而得果有靈骨便以闍維光現數道收得舍利三百餘粒李尹既見

此瑞遂捨俸祿墓所起塔供養一百餘粒現在塔中使人送一百粒與東荷澤寺神會和尚於浴堂院前起塔供養一百粒李尹家中自請供養至天寶十載庚寅之歲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謚號鏡智禪師勅覺寂之塔時天寶五載十二月八日李尹設舍利齋時有西國三藏二

人同赴此會李尹問曰師名云何三藏曰名揵那尹問曰西天有多少祖師揵那曰四十九祖李尹曰為是一宗直下更合別宗三藏曰其數叵多尹曰多少三藏曰若從迦葉為首直下血脉相承至于般若多羅即有二十七師若取罽賓師子比丘依止弟

子達摩四代二十二師編入此前二
十七師數内即是四十九若取七佛
并迦葉二十七師至此土璨禪師即
三十七祖也李尹又問諸老宿曰此
土有圖空寫單名并五十餘祖或前
或後或少或多但有空名不見說事
者何也是時衆中有一禪師名曰智
本是六祖能大師弟子住禪衆寺荅

四十五

曰諸祖師名多有差互者有其由矣
何者昔後元魏初佛法倫替聖教焚
爇其時所有沙門悉令還俗所有佛
經不遺一字並無流布時有沙門曇
曜其時還俗遂單録得諸祖師名心
中草草不備次第著衣領中經四十
五年屬後魏第四主文成帝再建佛
法曜為僧統恨正法陵遲遂集諸沙

門共再結集目為付法藏傳或前或
後而有差悞者皆由此也自此集後又
經一十三年丙午之歳成帝勅國子
監博士黄元眞再窮佛典特究餘墳
時有北天三藏吉弗煙譯名佛陀扇
多也五天通明并善神足秦梵俱契
吴楚同該先翻釋氏之經次明菩薩

四十六

之傳就此之中辯其前後於彼教綱
甄蒳宗承編補五九之章分經四六
之軸就其本傳纂彼珠金兼覆外義
仍佳寶王高峯羿巘迴合四賢廣博
異聞目為神足先陳六葉次述五明
指定古今共詳佛事者即當時之明
矣即今時之識矣

寶林傳卷第八



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

唐・宗密 撰

一丰



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

內供奉沙門宗密答裴相國問

裴休相國問

禪法大行宗徒各異互相詆誹莫肯會同切要辨其源流知其深淺比雖留意未得分明撰錄之時恐有差錯伏望略爲條流分別三五紙示及大抵列北宗南宗南宗中荷澤宗洪州牛頭等宗具言其淺深頓漸得失之要便爲終身龜鏡也　休再拜

宗密禪師答

然達磨所傳本無二法後隨人變故似殊途窮之即俱非會之即皆是前者所述傳記但論直下一宗若要辨諸宗師承須知有傍有正今且叙師資傍正然後述言教淺深自然見達磨之心流至荷澤矣

牛頭宗者從四祖下傍出根本有慧融禪師者道性高簡神慧聰利先因多年窮究諸部般若之教已悟諸法本空迷情妄執後遇四祖印其所解空理然於空處顯示不空妙性故不俟久學而悟解洞明四祖語曰此法從上只委一人吾已付囑弟子弘忍(訖即五祖也)汝可別自建立後遂於牛頭山別建一宗當第一祖展轉乃至六代(後第五祖師智威有弟子馬素素有弟子道欽即徑山是也)此一宗都不關南北二宗其南北二宗自出於五祖門下五祖已前都未有南北之稱

北宗者從五祖下傍出謂有神秀等一十人同是五祖忍大師弟子大師印許各堪爲一方之師故時人云忍生十字(能和尚直承其嫡非此十數也)於中秀及老安智詵道德最著皆爲　高宗皇帝之所師敬子孫承嗣至今不絕就中秀弟子普寂化緣轉盛爲二京法主三帝門師但稱達磨之宗亦不出南北之號

南宗者即曹溪能大師受達磨言旨已來累代衣法相傳之本宗也後以神秀於北地大弘漸教對之故曰南宗承稟之由天下所知故不叙也後欲滅度以法印付囑荷澤令其傳嗣傳嗣之由先已叙之呈上然甚闕略今蒙審問更約承上祖宗傳記稍廣傳中叙能和尚處中間云有襄陽僧神會俗姓高年十四(即荷澤也荷澤是傳法時所居之寺名)來謁和尚和尚問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答將來若有本即

合識主答神會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大師云遮沙彌爭敢取次語便以杖亂打神會杖下思惟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大師察其深悟情至故試之也(如堯知舜歷試諸難)傳末又云和尚將入涅槃默受密語於神會語云從上已來相承准的只付一人內傳法印以印自心外傳袈裟標定宗旨然我爲此衣幾失身命(數被北宗偷衣之事在此傳之前文今不能錄)達磨大師懸記云至六代之後命如懸絲卽汝是也(此言在敍達磨傳中)是以此衣宜留鎮山汝機緣在北卽須過嶺二十年外當弘此法廣度衆生和尚臨終門人行滔超俗法海等問和尚法何所付和尚云所付囑者二十年外於北地弘揚又問誰人答云若欲知者大庾嶺上以綱取之(相傳云嶺上者高也荷澤姓高故密示耳)

荷澤宗者全是曹溪之法無別教旨爲對洪州傍出故復標其宗號承稟之由已如上說然能和尚滅度後北宗漸教大行(亦如上敍)因成頓門弘傳之障曹溪傳授碑文已被磨換故二十年中宗教沉隱(大師遭百種艱難等事皆如先所呈略傳廣在本傳他日具呈)天寶初荷澤入洛大播斯門方顯秀門下師承是傍法門是漸既二宗雙行時人欲揀其異故標南北之名自此而始問既荷澤爲第七祖何不立第八乃至九十後既不立何妨據傳衣爲憑但止第六答若據眞諦本絕名數一猶不存何言六七今約俗諦師資相傳順世之法有其所表如國立七廟七月而葬喪服七代福資七祖(道釋皆同)經說七佛持念遍數壇場物色作法方便禮佛遶佛請僧之限皆止於七過則二七乃至七七不止於六不至八九今傳受儀式順世生信何所疑焉故德宗皇帝貞元十二年勅皇太子集諸禪師楷定禪門宗旨搜求傳法傍正遂有勅下立荷澤大師爲第七祖內神龍寺見有銘記

又御製七代祖師讚文見行於世

洪州宗者先卽六祖下傍出謂有禪師姓馬名道一先是劍南金和尚弟子也(金之宗源卽智詵也亦非南北)高節至道遊方頭陀隨處坐禪乃至南嶽遇讓禪師論量宗教理不及讓方知傳衣付法曹溪爲嫡乃迴心遵

稟便住處州洪州或山或郭廣開供養接引道流後於洪州開元寺弘傳讓之言旨故時人號為洪州宗也讓即曹溪門下傍出之派徒（曹溪此類數可千餘）是荷澤之同學但自率身修行本不開法因馬和尚大揚其教故成一宗之源

右且略敘諸宗師承大槩如此然緣傍正橫竪交雜難記今盡出為圖冀一覽不遺於心腑謹連次後

凡與祖師平書者悉是同學兄弟

達磨第一

名下連書者可認相承傍正堂從

尼總持得肉　斷煩惱得菩提

慧可第二得髓　本無煩惱元是菩提

道育得骨　迷即煩惱悟即菩提

寶月禪師

僧璨第三

向居士

花閑居士

道信第四

黃梅朗禪師
荊州顯
舒州法藏

弘忍第五

法淨
牛頭山慧融初祖
智巖第二　惠方第三
法持第四　智威第五
惠忠馬素　徑山道欽

襄州通　潞州法如
北宗神秀　普寂
西京山北寺敬寺澄
東京同德寺
越州方
果閬宣什

慧能第六

棗州法
資州侁　資州處寂
益州金　益州石
江州寧持
老安陳楚章
保唐李了法　楊州覺

江陵悟兼　敬山禀

南岳讓洪州馬章敬禪

百丈海
西堂藏
興善寬

神會第七

印宗法師
能和尚於座下聽涅槃經

魏州寂
邢州惠覺
太原光瑤
洛州朗
襄州寂芸
摩訶衍
西京大願
淨住晉平
河陽空

磁州智如

荊州衍
浮查無名　花嚴
東京恒觀　疏主
路州弘濟
襄州法意
西京法海
陝州敬宗　西京堅
鳳翔解脫

益州南印

東京神照
益州如一
遂州道圓
建元玄雅

上已叙諸宗師資今次辨所傳言教深淺得失然禪門之旨在乎內照非筆可述非言可宣雖不及猶可强言筆不可及直下筆今不得已而書望照之於心無滯於文矣

然達磨西來唯傳心法故自云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此心是一切衆生淸淨本覺亦名佛性或云靈覺迷起一切煩惱煩惱亦不離此心悟起無邊妙用妙用亦不離此心妙用煩惱功過雖殊在悟在迷此心不異欲求佛道須悟此心故歷代祖宗唯傳此也然若感應相契則雖一燈傳百千燈而燈燈無殊若機教不投則雖一音演說法而各各隨所解故諸宗異說過在後人今且各叙諸宗然始判其差當

北宗意者衆生本有覺性如鏡有明性煩惱覆之不見如鏡有塵闇若依師言教息滅妄念念盡則心性覺悟無所不知如磨拂昏塵塵盡則鏡體明淨無所不照故彼宗主神秀大師呈五祖偈云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須拂拭
莫遣有塵埃

評曰此但是染淨緣起之相反流背習之門而不覺妄念本空心性本淨悟既未徹修豈稱眞叙南復有淨衆宗旨與此大同復有保唐宗所解似同所修全異不可繁叙他日面李一一辨之

洪州意者起心動念彈指動目所作所爲皆是佛性全體之用更無別用全體貪嗔癡造善造惡受樂受苦此皆是佛性如麪作種種飲食一一皆麪意以推求此身四大骨肉喉舌牙齒眼耳手足並不能自語言見聞動作如一念命終全身都未變壞即便口不能語眼不能見耳不能聞脚不能行手不能作故知能言語動作者必是佛性且四大骨肉一一細推都不解貪嗔煩惱故知貪嗔煩惱並是佛性佛性體非一切差引種種而能造作一切差別種種體非種種者謂此佛性非聖非凡非因非果非善非惡無色無相無根無住乃至無佛無衆生也能作種種者謂此性即體之用故能凡能聖能因能果能善能惡現色現相能佛能衆生乃至能貪嗔等若覈其體性則畢竟不可見不可證如眼不自見眼等若就其應用即擧動運爲一切皆是更無別法而爲能證所證彼意

寧疑莫

准楞伽經云如來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受苦樂與因俱又佛語心經云或有佛刹揚眉動睛笑吹謦欬或動搖等皆是佛事既悟解之理一切天眞自然故所修行理宜順此而乃不起心斷惡亦不起心修道道卽是心不可將心還修於心惡亦是心不可將心還斷於心不斷不造任運自在名爲解脫人無法可拘無佛可作猶如虛空不增不減何假添補何以故心性之外更無一法可得故但任心卽爲修也

評曰此與前宗敵體相返前則朝暮分別動作一切皆妄此則朝暮分別動作一切皆眞奉問疑其互相詆譏寧肯會同且所見如此相違爭不詆譏若存他則失己爭肯會同

牛頭宗意者體諸法如夢本來無事心境本寂非今始空迷之爲有卽見榮枯貴賤等事事跡既有相違相順故生愛惡等情情生則諸苦所繫夢作夢受何損何益有此能了之智亦如夢心乃至設有一法過於涅槃亦如夢如幻既達本來無事理宜喪己忘情

妄疑忘次同

情妄卽絕苦因方度一切苦厄此以忘情爲修也

評曰前以念念全眞爲悟任心爲修此以本無事爲悟妄情爲修又上三家見解異者初一切皆妄次一切皆眞後一切皆無若就行說者初伏心滅妄次信任情性後休心不起宗密性好勘會一一曾參各搜得旨趣如是若將此語問彼學人卽皆不招承問有答空徵空認有或言俱非或言皆不可得修不修等皆類此也彼意者常恐墮於文字常怕滯於所得故隨言拂也有歸心學者方委細教授令多時觀照熟其行解矣然每宗復有多種方便拒於外難誘於徒屬不可具書今但羅其意趣舉其宏綱也

荷澤宗者尤難言述是釋迦降出達磨遠來之本意也將前望此此乃迥異於前將此攝前前卽全同於此故難言也今强言之謂諸法如夢諸聖同說故妄念本寂塵境本空空寂之心靈知不昧卽此空寂寂知是前達磨所傳空寂心也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藉緣生不因境起迷時煩惱亦知非煩惱悟時神變亦知非神變然知之一字衆妙之源由迷此知卽

知下疑脫知字

起我相計我我所愛惡自生隨愛惡心即爲善惡善惡之報受六道形世世生生循環不絕若得善友開示頓悟空寂之知知且無念無形誰爲我相人相覺諸相空眞心無念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修行妙門唯在此也故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爲宗但得無念之心則愛惡自然淡薄悲智自然增明罪業自然斷除功行自然精進於解則見諸相非相於行則名無修之修煩惱盡時生死即絕生滅滅已寂照現前應用無窮名之爲佛

上已各叙一宗今辨明深淺得失然心貫萬法義味無邊諸教開張禪宗撮略撮略者就法有不變隨緣二義就人有頓悟漸修兩門二義顯即知一藏經論之旨歸兩門開則見一切賢聖之軌轍達磨深意實在斯焉不變隨緣者然象外之理直說難證今以喩爲衡鏡宗諸宗之是非（便隨喩以法合之隨文以注對之冀法喩一一相照易見也然初覽時但請且一向讀喩辨本末了然後却再以注文對辨其理）

如一摩尼珠（一靈心也）唯圓淨明（空寂知也）都無一切差別色相（此知本無一切分別亦無聖凡善惡）以體明故對外物時能現一切

（是一作見）

差別色相（以體知故對諸緣時能分別一切是非好惡乃至經營造作世出世間種種事數此是隨緣義也）色相自有差別明珠不曾變易（雖愚智善惡自有差別憂喜愛憎自有起滅能知之心不曾間斷此是不變義也）然珠所現色雖百千般今且取與明珠相違者之黑色以況靈明知見與黑暗無明雖即相違而是一體（法喩已具）謂如珠現黑色時徹體全黑都不見明（靈知之心在凡夫時全是迷惑貪愛都不見如來知見大圓鏡智故經云身心等相皆是無明也）如癡孩子或村野人見之直是黑珠（迷人但見定見凡夫）有人語云此是明珠灼然不信却嗔前人謂爲欺誑任說種種道理終不聽覽（宗密頻遇如此之類向道汝今了了能知見是佛心灼然不信却云此是誘三嬰二乘之言直不肯照察但言某乙鈍根實不能入此是大小乘法相及人天教中著相之人恣見如此）縱有肯信是明珠者緣自覩其黑亦謂言被黑色纏裹覆障擬待磨拭揩洗去却黑暗方得明相出現始名親見明珠（北宗見解如此）復有一類人指示云即此黑暗便是明珠明珠之體永不可見欲得識者即黑便是明珠乃至即靑黃種種皆是致令愚者的信此言專記黑相或認種種相爲明珠或於異時見黑㮹子珠米吹靑珠碧珠乃至赤珠琥珀白石英等珠皆云是摩尼或於異時是摩尼珠都不

對色時但有明淨之相都不認之以不見有諸色可識認故疑恐局於一明珠相故 洪州見解如此也言愚者彼宗後學也異時見黑柿子等者心涉世間分別塵境時見貪瞋愛慢之念也琥珀石英者如慈善謙敬之念也不對色時者無所念也但有明淨者了了自知無念也疑局者彼之唯認知是偏局也 復有一類人聞說珠中種種色皆是虛妄徹體全空即計此一顆明珠都是其空便云都無所得方是達人認有一法便是未了不悟色相皆空之處乃是不空之珠 牛頭見解如此也聞說空等者諸部般若說空之經也計此一顆等者計本覺性亦空無有所認認等者聞說諸法空寂之處了了能知是本覺眞心卻云不了不知心體不空不空者涅槃經說如藏空者謂藏中無物名爲藏空非謂無藏言無者心之中無分別貪瞋等念名爲心空非謂無心言無者但爲遣卻心中煩惱也故知牛頭但遣其非未顯其是從此下皆敍荷澤意 何如直云唯瑩淨圓明方是珠體唯空寂知也若但說空寂而不顯知即何異虛空亦如圓顆瑩淨之瓷雖圓淨而無明性何名摩尼何能現影洪州牛頭但說無一物不顯靈知亦如此也 其黑色乃至一切靑黃色等悉是虛妄 善惡分別擧動運爲如洪州所認起心動念等即是一切相此相皆妄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皆知彼宗認虛妄爲眞性也 正見黑色時黑元不黑但是其明靑元不靑但是其明乃至赤白黃等一切皆然但是其明既即於諸色相處一一但見瑩淨圓明即於珠不惑 一切皆空唯心不變迷時亦知知元不迷念起亦知知元無念乃至哀樂喜怒愛惡一一皆知知元空寂空寂而知即於心性了然不惑此上皆迴異諸宗也故初標云將前望此此即迴異於前 但於珠不惑則黑既無黑黑即是明珠諸色皆爾即是有無自在明黑融通復何礙哉 此同彼二宗也黑即無黑同牛頭牛頭但云一切皆無黑即是珠已下同洪州洪州云一切皆是佛性凡聖善惡皆無所礙故初標但云將此攝前前即是全同於此自此已下敍意再將荷澤本宗結束三宗也 若認得明珠是能現之體永無變易 荷澤 但云黑是珠 洪州宗 或擬離黑覓珠 北宗 或言明黑都無者 牛頭宗 皆是未見珠也 都結 問據大乘經及古今諸宗禪門乃至荷澤所說理性皆同云無生無滅無爲無相無聖無凡無是無非不可說不可說今但依此即是何必要須說靈知耶答此並是遮遣之詞未爲顯示心體若不指示現今了了常知不昧是自心者說何爲無爲無相等耶是知諸教只說此知無生滅等也故荷澤於空無相處指示知見令人認得便覺自心經生越世永無間斷乃至成佛也荷澤又收束無爲無住乃至不可說等種種之言但云空寂知一切攝盡空者空卻諸相猶是遮遣之言唯寂是實性不變動義不同空無也知是當體表顯義不同分別也唯此方爲眞心本體故始自發心

●意與覺

乃至成佛既寂唯知不昧不斷但隨地位名義稍殊謂約了悟時名為理智（理即寂也智即知也）約發心修行時名為止觀（止息攀緣契於寂也觀照性相冥於知也）約任運成行多為定慧（因止緣而心定定者寂然不變也因觀照而發慧慧者知無分別也）約煩惱都盡功行圓滿成佛之時名為菩提涅槃（菩提梵語此翻為覺即是知也涅槃梵語此翻為寂滅即是寂也）當知始自發心乃至畢●竟唯寂唯知也若知二宗但言空寂無為等者則闕菩提義也問洪州亦云靈覺及鑒照等何異於知答若據多義以顯一體即萬法皆是一心何唯靈覺鑒照等今就尅體指示即愚智善惡乃至禽畜心性皆然了了常知異於木石其覺智等言即不通一切謂迷者不覺愚者無智心無記時即不名鑒照等豈同心體自然常知故花嚴疏主答順宗云無住心體靈知不昧又云任運寂知又云雙照寂知華嚴經亦揀知與智別況洪州雖云靈覺但是標衆生有之如云皆有佛性之言非的指示指示則但云能言語等若細詰之即云一切假名無有定法且統論佛教有遮顯二門推其實義有真空妙有空其本心具體具用今洪州牛頭以拂跡為至極但得遮教之意真空之義唯成其體失於顯教之意妙有之義闕其用也問洪州以能語言動作等顯於心性即當顯教即是其用何所闕耶答真心本體有二種用一者自性本用二者隨緣應用猶如銅鏡銅之質是自性體銅之明是自性用明所現影是隨緣用影即對緣方現現有千差明即自性常明明唯一味以喻心常寂是自性體心常知是自性用此能語言能分別動作等是隨緣應用今洪州指示能語言等但是隨緣用闕自性用也又顯教有比量顯現量顯洪州云心體不可指示但以能語言等驗之知有佛性是比量顯也荷澤直云心體能知知即是心約知以顯心是現量顯也洪州闕此

已上述不變隨緣二義

今次明頓悟漸修兩門者然真如之理尚無佛無衆生況有師資傳授今既自佛已來祖祖傳授即知約人修證趣人之門也既就人論即有迷悟始終凡聖從迷而悟即頓轉凡成聖即頓悟也頓悟者謂無始迷倒認此四大為身妄想為心通認為我若遇善友

◆性常之間佚失十六字詰十八行

爲說如上不變隨緣性相體用之義忽悟靈靈知見是自眞心心本空寂無邊無相即是法身身心不二是爲眞我即與諸佛分毫不殊故云頓也（此下擧喩便隨文注）（以法合之）如有大官（佛性）夢（迷也）在牢獄（三界）身（本識）著枷鎖（貪愛）種種憂苦（一切業報）百計求出（問法勤修）遇人喚起（善知識也）忽然覺悟（聞法心開）方見自身（法身眞我）元在自家（淨名經云畢竟空寂舍也）安樂（寂滅爲樂）富貴（證上本有河沙功德也）與諸朝寮都無別異（同諸佛之眞性）（法合一一如注可知）擬此法喩一一分明足辨夢悟身心本源雖一論其相用倒正懸殊不可覺來還作夢事以喩心源雖一迷悟懸殊夢時拜相（迷時修得大梵天王等位）不及覺時作尉（悟後初入十信位也）夢得七寶（迷時修無量功德也）不及覺時百錢（悟時持五戒十善）皆以一妄一眞故不可類（諸教皆云施三千七寶不如聞一句偈是此意也）今洪州但言貪嗔戒定一種是佛性作用者闕於揀辨迷悟倒正之用也彼意在眞如心性◆常知如不變之濕性心既無迷即非無明如風頓止悟後自然攀緣漸息如波浪漸停以定慧資熏身心漸漸自在乃至神變無礙普利群生如春陽氷泮漑灌洗滌善利萬物也洪州常云貪嗔慈善皆是佛性

乇要疑丞

有何別者如人但觀濕性始終無異不知濟舟覆舟功過懸殊故彼宗於頓悟門雖近而未的於漸修門有誤而全乖牛頭以達空故於頓悟門而半了以忘情故於漸修門而無虧

北宗但是漸修全無頓悟無頓悟故修亦非眞荷澤則必先頓悟依悟而修故經云若諸菩薩悟淨圓覺（悟也）以淨覺心取靜爲行由澄諸念覺識煩動（此修也）頓悟漸修之意備於一藏大乘而起信圓覺華嚴是其宗也

若約各爲一類之機善巧方便廣開門戶各各誘引熏生生之習種爲世世之勝緣則諸宗所說亦皆是諸佛之教也諸經諸論具有其文矣

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

去明治四十三年十二月續藏經編集長中野達慧師曰此書者希代之書而於他家無所藏請謄寫之以編入續藏辰乃速應請求許謄寫且記其

奉寶以授焉

于時明治四十有四年一月吉旦

四海唱道五十四傳燈沙門靜照日辰

謹識於日蓮宗大本山妙顯精舍方丈

全唐文禪師傳記集



一、重建禪門第一祖菩提達摩大師碑陰文

唐　李朝正

此碑文布傳於天下久矣未詳其所立處頃日得之字闕二其文迺知梁武帝深達元旨若非留心此宗則罕測其涯際或者云梁武帝崩後菩提達摩猶行化人間蓋或者自惑耳考諸史籍則梁大同二年歲在乙卯至太清二年歲在戊辰相去一十四年矣武帝殁於侯景自大同單閼之歲至我唐元和閹茂之歲凡三百四十三年矣朝正嘗願於熊耳吳坂再立此碑屬以戎事多故遂乖本志今迺就二祖可大師塔前建之用表眞宗之所由也菩提達摩自西域至中國爲禪宗第一祖內傳心印以爲宗謂意出文字外外傳袈裟以爲信信表師資其袈裟授可大師可授粲粲授信信授忍忍授能達摩遺言云我法至第六代後傳我法者命如懸絲故能受付囑後猶隱迹人間事在本傳祖師知當來學徒必注意謂法在衣上不知法本無爲得之者永超三界了斯元旨是達眞宗所以識絕傳衣令學人得意者廣通流布化及無窮拯溺俗於沉沙擢迷途於苦海者矣曹溪能弟子南嶽惠讓讓弟子龔公山洪州道一洪州弟子信州鵝湖山大義大義貞元中內道場供奉大德每數演妙理萬法一如得無所得證無所證開合不二是非雙泯夫無像之像像遍十方無言之言言充八極可謂眞證直得涅槃宗源乎至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德宗皇帝迺度中貴王士則命捨官賜法名惠通充弟子又度官生童子惠眞充侍者惠通由是親承教旨妙達眞宗自祖師歷六代後名流大德學徒得意者在行天下敷演妙理不可殫紀朝正但據所稟本教來處敘之將來幸辯由戶不謬矣今恐年代久遠故重刊石紀之

—錄自『全唐文』第九九八卷—

二、黃山三祖塔銘 并序

唐 郭少聿

原夫象教東傾正宗西域大塊連鑄造化無功應現十方漸流萬品惟正覺之元妙也傳如來之正教得佛法之寶印者即我和尚三祖諱璨矣澄神寂靖散識歸真者艾相承傳云黃山東是有窀穸元宮焉歿故僧智藏尋此勝山經遷銘記苔文半滅微辨云和尚諱璨矣遂瞻仰於青山之下頂禮於荒墳之前於大唐廣德二年歲次乙巳發心建啟靈塔元宮之上未圓備卒此助成僧智空覩此營修果未圓滿師資相傳願結構與功德主霍待璧孫待敬等各施淨財成玆勝業各願生生值善四行果圓離苦脫塵又爲大唐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聖化無竭大寶常存福祚遐長萬品安樂蠢動含靈同霑斯福於唐大歷二年歲次丁未慶讚已畢傳芳永代稱慶遠年若不刻石鐫銘無以示其來者其詞曰

佛日高懸神通應異東流像教號曰大智師資相傳三祖諱璨應現無所靈化無岸凝神 西域抱歸山半道俗瞻仰尋求聖蹤 開舍利於元宮之上建寶塔於黃山之東功德相好圓滿頂禮獲福無窮題之永為不朽鐫石以表其神功

—錄自『全唐文』第四四〇卷—

三、三祖大師碑陰記

唐　張彥遠

大歷初彥遠曾祖魏國公留守東都兼河南尹洛陽當孽火之後寺塔皆爲邱墟迎致嵩山沙門澄沼修建大聖善寺沼行爲禪宗德爲帝師化滅詔謚大證即東山第十祖也洎鎮於蜀皆有崇飾在淮南奏三祖大師謚號與塔額刺史獨孤君爲之碑張從申書字夫稟儒道以理身理人奉釋氏以修心修性其揆一也會昌天子滅佛法塔與碑皆毀像雖毀而法不能滅是法也不在乎塔不在乎碑大中初塔復置而碑未立咸通二年八月遂與沙門重議刊建舒州刺史河東張彥遠遂書於碑之陰

—錄自『全唐文』第七九〇卷—

四、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 幷序

唐　獨孤及

按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出見於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師摳衣於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眞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所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爲病故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不在其中間故足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畧以寂照妙用攝羣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亦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門率是道也上膺付囑下拯昏疑大雲垂陰國土爲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旣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及剖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陳迹明徵故事其荼毘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戌中別駕前河南少尹趙郡李公嘗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琯繼論譔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邱

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硐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釋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爲請會是歲嵩岳大比邱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邱釋開悟至自廬江俱慕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像法之本根墜於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宏誓以抒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七年夏四月上沛然降興廢繼絕之詔冊諡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供養天書錫命暉煥崖谷衆庶踊躍謂大乘中興是日大比邱衆議立石於塔東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及以爲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施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禪師三葉其風浸廣眞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化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燦然行於世間浹於人心當時問道於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爲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之照物朝爲凡夫夕爲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教傳宏忍忍公傳惠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無聞焉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慧者一曰宏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嗚呼微禪師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爲諸佛故現比邱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宏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可得而祖焉天以聖賢所振爲木鐸其揆一也諸公以爲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慧遠法師碑銘將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丕顯在此山也則揚其風記其時宜在法流及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

衆生佛性莫非宿植知誘於外染爲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騃貪怒爲刃爲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爲闢度門即妄了眞以證覺源啟迪心印貽我後昆閒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劫迭付微言如如禪師膺期宏宣世溷法滅獨與道全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無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三十紀

妙經乃居皇明昭賁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錄自『全唐文』第三九〇卷—

五、舒州山谷寺上方禪門第三祖璨大師塔銘

唐 獨孤及

右淮南節度觀察使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延賞狀得舒州刺史獨孤及狀得僧湛然等狀稱大師遷滅將二百年心法次第天下宗仰秀和尚寂和尚傳其遺言先朝猶特建靈塔且加塔冊諡大師爲聖賢衣鉢爲法門津梁至今分骨之地未霑易名之禮伏恐尊道敬教威典猶闕今因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齋忌伏乞准開元中追褒大照等禪師例特加諡號兼賜塔額諸寺抽大德僧一七人灑掃供養冀以功德追福聖靈中書門下牒淮南觀察使牒奉勅宜賜諡號鏡智禪師其塔餘依牒至准勅故牒大歷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牒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司徒兼中書令使

—錄自『全唐文』第三九二卷—

六、光孝寺瘗髮塔記

唐　法才

佛祖興世信非偶然昔宋朝求那跋陀三藏建茲戒壇豫讖曰後當有肉身菩薩受戒於此梁天監元年又有梵僧智藥三藏航海而至自西竺持來菩提樹一株植於戒壇前立碑云吾過後一百六十年當有肉身菩薩來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眞儒佛心印之法王也今能禪師正月八日抵此因論風幡語而與宗法師說無上道宗踴躍忻慶昔所未聞遂詰得法端由於十五日普會四衆爲師祝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受具足戒既而於菩提樹下開單傳宗旨一如昔讖法才遂募衆緣建茲浮屠瘞禪師髮一旦落成八面嚴潔騰空七層端如湧出偉歟禪師法力之厚彈指即遂萬古嘉猷巍然不磨聊叙梗概以紀歲月云儀鳳元年歲次丙子吾佛生日法性寺住持法才謹識

—錄自『全唐文』第九一二卷—

七、六祖能禪師碑銘

唐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枻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爲非無爲者其惟我曹溪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其道羶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即安於井臼素刳其心獲悟於稊稗每大師登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迴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受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賜也吾與汝弗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而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己吾

土雜居止於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眞乘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眼凡夫願開慧眼遂領其（一作徒）屬盡詣禪居奉爲挂衣親自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成於初發心以爲教首至於定無所入慧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卽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實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慧日之咎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運無礙之慈宏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之口駢立於戶外趺坐於牀前林是栴檀更無雜樹花惟薝蔔不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願乂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

虵雄虺毒螫之氣銷跳殳彎弓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酖知非多絕羶腥效桑門之食悉棄罟網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心利智踰於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一作顧）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衆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苟離身心孰爲休咎（其一）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其二）

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於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金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座於某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靑烏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譚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稽首修

慈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敎忍斷嗔修慈
捨獵世界一花祖宗六葉其三大開寶藏明示衣珠本源常
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其四
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
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其五

—錄自『全唐文』第三二七卷—

八、曹溪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并序

唐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諡曰大鑒實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曶爽復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異同世之言眞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眞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耶芻狗耶將人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耶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而諡始自蘄州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為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瘥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眞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錄自『全唐文』第六一〇卷—

九、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幷序

唐 柳宗元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於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鬭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誖乖淫流莫克返於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

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旗纛節戟來莅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允克光於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於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於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於素不植胡根不耘胡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於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於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於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允不已

—錄自『全唐文』第五八七卷—

一〇、召曹溪惠能入京御札

唐　中宗帝

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幾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内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

—錄自『全唐文』第十七卷—

一一、遣送六祖衣鉢諭刺史楊瑊勅

唐　代宗帝

朕夢感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

—錄自『全唐文』第四八卷—

一二、嵩山會善寺故大德道安禪師碑銘

唐　宋儋

上闕祐所闕識曠劫誰比次有闕大禪師乎禪師法諱道安俗姓李氏闕獨闕塵惑闕被艱難行洞精苦越生於開皇洎夫大業龍戰在野烝人狼顧無家而塵垢惟深不霾珠曜冰霜惟慘不奪松貞闕乘揚闕以曳闕禪池洌淨以通原是日大師宏忍傳禪要於蘄下闕密闕會同闕片言洞闕念闕則佛池淨其法身圓月湛於清空傳燈闕達摩納衆流以成海總闕沙以立身一香普聞千光分照闕而闕大師大師每歎曰予嘗有願當令一切俱如沙門獲所安樂學人多矣闕秀闕安闕徵請之八師受禪要禪師順退遜位推美於玉泉大通也從此就闕泉足以漱與道而遊不樂何求竟居嵩山會善寺焉夫日登渾天苦遥夜者利見火闕忝爾懷誓塗我闕拂衣而起却遊以辭益指於荊州玉泉已而返覆年序矣闕有涕闕若夫高密諸耶則無務薄言神梵儀耶則無閒往教哲后躬親禪窟咨闕道門闕而以月繫年非道妙動於時能仁感於俗安至如是予遂不得已而心副於世闕或闕以闕遣義維遠悟之者意豁而無住昧之者思絕而失常闕詬或揚而闕虛空渾大得之同體日月融朗得以同彈始自山門徧於天下也烏感韶樂者美克紹之闕心於禪師有之惟景龍二年二月三日中夜禪師忽而令門弟子等謂闕以山無闕無闕深以林闕因之野火尋焚而滅惟吾之初願也操必化之闕大闕自書馳闕納闕相渝至八日遂闔户去人臥脇黑足而闕詢諸者宿蓋云闕其聖道闕其歲時故莫得實其報闕也鳴呼是生如電隨風闕盡即風如我隨闕從遊者不能盡造希聲者不能畢聞門人之間故有百身請代闕血闕而不得者既而闕主君輟朝可其付託侯王哀赴侑以禮儀道遠惟光闕嵩巖焚餘起幽闕於道場瑞氣結於林頂異虹奇鳥首末連見因感盛賢之去也以予度禪師之至採闕由下而轉高斯固道以生之德惟天縱者也以爲教必稱師是有雙峯之學貞不愚俗自有闕洞於存沒勝被於師資一爲聖胎一爲僧寶是以弟子慧遠者襲明承慶演末裕源東傳之闕高標業精深寄永慕師道長懷友風緣幽石以形言向遺履以投體式資墨客而揚德馨

闕

闕定之以清沄沄者心慧之以明定復伊何清照萬有慧復伊何明徹重垢是訓是學惟德惟師闕俗諦闕眞如萬法都胎五蘊何儲堂堂如月光流不極撫照餘暉取捨無得衆所瞻仰香闕齊致離會同然永痛斯日載奉何年解吾人之慍妙覺常存化吾人之道淨戒彌尊勿闕

—錄自『全唐文』第三九六卷—

一三、唐湖州佛川寺故大師塔銘并序

唐　皎然

夫萬有朝徹獨立而不改其妙空乎泊鴻濛以還民溺情海安不幻之跡喪全眞之旨若識浪不作幻何有哉我釋迦本師獨開宗極遽而告滅降蘊魔也在而言逝爲狂子也以八萬四千正法首付飮光飮光以下二十四聖降及菩提達摩繼傳心教有七祖焉第六祖曹溪能公能公傳方巖策公乃永嘉覺荷澤會之同學也方巖卽佛川大師也大師諱惠明俗姓陳氏漢太邱長寔之後世居穎川顯祖某永嘉南遷爲司徒掾陳氏受禪四代祖仲文有佐命之勳封丹陽公祖某雙溪穀熟二縣宰考某蘭陵人也大師雖世有榮閥而未嘗自稱蓋處塵世之餘累矣先夫人初感之日如持佛戒足惡履於葷圃口不嘗於鱻器神夢髣髴長聞法音旣而誕焉年漸及丱方祈捨俗大人從之至受具時卽開元七年也耳未誘於聲戒眼不瑕於色塵清行尅終如鑒寒玉嘗謂人曰昔者繁刑首作伯成子高遁焉吾雖不捨律儀而惡乎淨論紛若心卽心之法至矣

哉西詣方嚴頓開心地於戲冥冥其機赫赫其師寂乎大空之淵而不疑放乎萬緣之律而不變天寶年將有願於清涼山淮汴阻兵師乃旋策偶與禪侶西之宛陵闕文於上石爲神明柰何使我蒼生每被血食豈知此事殃爾業耶神曰非弟子本意人自爲之禮懺再三大師乃授以菩薩戒神欣然曰若和尚移寺弟子願捨此處永奉禪居言畢不見其後果移寺焉於祠側獲銅盤之底篆文是吾師法號更有異器器而不書建中元年春忽顧左右愀然而歎曰夫人生百年蓋一念耳昧者安知揭日月以趨新哉吾將往淨方爾曹勉之於時報年八十四僧臘五十一以其年正月十一日有疾其日庭木春悴山雨晝冥猛虎繞垣悲嘯而去十二日奄然長往二月十二日建塔於佛湘川西山有慈烏滿林舉眾驚異受法門人自湘淮楚不遠而至有若孤秉律網默持心印惠解比邱即其人也德與物敷言隨性寢聲釆不飾世謂渾金惠敏比邱即其人也外學以文內修心行跡不疑聖機能造微如知比邱即其人也菩薩戒弟子刺史盧公幼平顏公真卿獨孤公問俗杜公位裴公清惟彼數公深於禪者也謝太傅之通於宗要殷深源之造於精微常恐大師之言將墜於地顧謂小子志之予曰必使覩至人之奧知地位之極則未敢聞命若盛美之跡人所見聞何嘗敢忘請退而記之刻諸靈石

詞曰

青山我廬白雲我曹吾師處焉人遐跡高跡高伊何降心鍊魔傳教方嚴傾珠竭河持而不檢放而不過匪雲異月如水與波見獨超超證法無兩生死誰羈我不可執若搖空輪如聾風響何爲吉滅亦由狂子忽示雙桐空棺隻履佛去川在人亡寺留使吾舊境寂寞長秋泣露草繁悲風樹滿此物無心盡如淒斷門人千萬昔爲法來悟者不變常情自哀祥花雨墜靈峯晝開真子相顧全身在哉

—錄自『全唐文』第九一七卷—

一四、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銘 并序

唐 張正甫

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於衡嶽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元和十八年故大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暉感塵刦遽遷莕樹已拱懼絶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丕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託於廢文彈名無迹以慰乎罔極之恩曰自騰蘭演教於此土也殆將千歲達摩傳心至六葉也分爲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惠曹溪教旨於是乎傳宏而信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懷讓京兆杜氏其先因家安康郎爲郡人髫年俊發聰悟絶衆羣言所涉一覽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褻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顧影形儀禺若宛在鏡中三反厥像如初沛然而心乎獨得還步未輟聞於空中曰佛法津梁侯子而大旣應付囑爾盍勉之乃深割愛緣亟從剃落以荊土律藏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焉攝衣從之旣進而儀法峻整冠於等輩以嵩嶽禪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焉稽首咨之旣授記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厭離文字思會宗元周法界以冥搜指曹溪而遐舉能大師方宏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閫者十一二焉躋其室堂者又十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爲末席虛中而若無所受善閉而惟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音吹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焉而交暢異焉而脗合同授祕印目爲宗師乃陟武當窮棲十霜竭來衡嶽終焉是託惟般若聖槩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爲號或微言析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撰山靈借留而規於夢達自梁益近從荊吳雲趨景附風動川至靈山聖會今古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宏教鍾陵鬱爲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追琢琬琰揭於故山揚其耿光以示來刦其受法弟子亦序列於左式明我教之有開焉銘曰

不疾而速平平南宗窮行其教嶽嶽讓公秀發之英激於童齒出塵之像光於止水乃趣律會儀範孔修乃探密藏先覺同求曹溪實歸般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反照一從委順六紀於茲教跡未衰靈峯巋而一公丕承峻其廓廡寬暉繼起重規疊矩乃掃塵塔乃植豐碑率是教者茲焉有歸

—錄自『全唐文』第六一九卷—

一五、龍安海禪師碑 并序

唐　柳宗元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載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眞眞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於嚚昏放於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二世而離離而爲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爲秀爲能南北相訾反戾鬬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慁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眞混萬而歸一則眞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於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眞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卽其處而成室宇遂爲寶應寺去於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礱密石以益其居又爲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

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爲僧五十三春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元覺泊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予爲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爲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爲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爲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徒聽浮言空有互鬬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幷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静功流無極動言有爲溺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眞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兹碑

—錄自『全唐文』第五八七卷—

一六、唐故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銘并序

唐　權德輿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塔廟之所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遊大師之藩俾文言而楊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爲之本六波羅密以般若爲之鍵非上德宿殖者惡乎至哉大師法諱道一代居德陽生有異表幼無兒戲嶷如山立湛如川渟舌廣長以覆準足文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嘗以爲九流六學不足經慮局然理世之具豈資出世之方惟度門正覺爲上智宅心之域耳初落髮於資中進具於巴西後聞衡岳有讓禪師者傳教於曹溪六祖眞心超詣是謂頓門跋履造請一言懸解始類顔子如愚以知十俄比淨名默然於不二又以法惟無住化亦隨方嘗禪誦於撫之西裏山又南至於虔之龔公山攫搏者馴悍戾者仁瞻其儀相自用丕變刺史今河南尹裴公久於稟奉多所信嚮由此定惠發其明誠大歷中尚書路冀公之爲連帥也舟車旁午請居理所貞元二年成紀李公以侍極司憲臨長是邦勒護法之誠

承最後之說大抵去三以就一捨權以趨實示不遷不染之性無差別次第之門常曰佛不遠人即心而證法無所著觸境皆如豈在多岐以泥學者故夸父喫詬求之愈踈而金剛醍醐正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刃之破胥索甘露之洒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哉化緣既周趺坐報盡時貞元二年四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臘六十前此以石門清曠之境爲宴默終焉之地忽謂入室弟子曰吾至二月當還爾其識之及是委化如合符節當夾鍾發生之候叶拘尸薪火之期緇素幼艾失聲望路渡洄流而法雨滂灑及山門而天香紛靄天人交際昧者不知沙門惠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體服其勞心通其敎以爲吾師眞心湛然與虛空俱惟是體魄化爲舍利則西方之故事傳焉不可已也乃率籲其徒從茶毗之法珠圓玉潔煜燿盈升建茲嚴事衆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成竭誠信故緩也德輿往因揞首麤獲擊蒙雖飛鳥在空莫知近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茲銘表之事敢拒衆多之請銘曰

達摩心法南爲曹溪頓門巍巍振拔沈泥禪師宏之俾民不迷九江西部爲一都會亦旣戾止元津横霈慈哀攝護爲大法礪五滓六觸翳然相蒙直心道場決之則通隨器受益各見其功眞性無方妙道不竭顧茲夢幻亦有生滅微言密用煥如昭晰過去諸佛有修多羅心能悟之在一剎那何以寘哀茲窣堵波

—錄自『全唐文』第五〇一卷—

一七、唐洪州百丈山故懷海禪師塔銘

唐　陳詡

星躔斗次山形鶩立系門上首曰懷海禪師室於斯塔於斯付大法於斯其門弟子懼陵谷遷貿日時失紀託於儒者銘以表之西方教行于中國以彼之六度視我之五常遏惡遷善殊途同轍唯禪那一宗度越生死大智慧者方得之自雞足達于曹溪紀牒詳矣曹溪傳衡嶽觀音臺懷讓和上觀音傳江西道一和上字闕二詔謚爲大寂禪師大寂傳大師中土相承凡九代矣大師太原王氏福州長樂縣人遠祖以永嘉喪亂徙于閩隅大師以大事因緣生於像季託孕而薰羶自去將誕而神異聿來成童而靈聖表識非夙植德本曷以臻此落髮於西山慧照和尚進具於衡山法朝律師既而歎曰將滌妄源必遊法海豈惟心證亦假言詮遂詣廬江閱浮槎經藏不窺庭宇者積年既師大寂盡得心印言簡理精貌和神峻睹即生敬居常自卑善不近名故先師碑文獨晦其稱號行同於衆故門人力役必等其艱勞怨親兩忘故棄遺舊里賢愚一貫故普授來學常以三身無住萬行皆空邪正並捐源流齊泯用此教旨作人表式前佛所說斯爲頓門大寂之徒多諸龍象或名聞萬乘入依京輦或化洽一方各安郡國唯大師好軌幽隱棲止雲松遺名而德稱益高獨往而學徒彌盛其有偏探講肆歷抵禪關滯著未祛空有猶閡靡不緘藏萬里取決一言疑網雲張智刃冰斷由是齊魯燕代荊吳閩蜀望影星奔聆聲飇至當其饑渴快得安隱超然懸解時有其人大師初居石門依大寂之塔次補師位重宣上法後以衆所歸集意在遐深百丈山碣立一隅人烟四絕將欲卜築必俟檀那伊蒲塞游暢甘貞請施家山願爲鄉導庵廬環遶供施稠積衆又踰於石門然以地靈境遠頗有終焉之志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證滅於禪床報齡六十六僧臘四十七以其年四月廿二日奉全身窆于西峰據婆娑論文用淨行婆羅門葬法遵遺旨也先時白光去室金錫鳴空靈溪方春而涸流杉燎竟夕以通照妙德潛感予何不有門人法正等嘗所稟奉皆得調柔遞相發揮不墜付囑他年紹續自當流布門人談敘永懷師恩光崇塔宇封土累石力竭心瘁門人神行梵雲結集微言纂成

語本凡今學者不踐門閫奉以爲師法焉初闡越靈鷲律師一川教宗三學歸仰嘗以佛性有無嚮風發問大師寓書以釋之今與語本並流于後學翊從事于江西府備嘗大師之法味故不讓衆多之託其文曰

梵雄設教有權有實未得頓門皆爲暗室祖師戾止方傳秘密如彼重昏忽懸白日其一唯此大士宏紹正宗雖修妙行不住眞空無假方便豈俟磨礱恬然返本萬境圓通其二百千人衆盡袪病熱彼皆有得我實無說心本不生形同示滅此土灰燼他方水月其三法傳人代塔閉山原杉松日暗寺塔猶存鵠鵠學徒無非及門唯能覺照是報師恩其四

元和十三年十月三日建

—錄自『全唐文』第四四六卷—

一八、西京興善寺傳法堂碑銘 并序

唐　白居易

王城離域有佛寺號興善寺之坎地有僧舍名傳法堂先是大徹禪師晏居於是寺說法於是堂因名焉有問師之名迹曰號惟寬姓祝氏衢州西安人祖曰安父曰皎生十三歲出家二十四具戒僧臘三十九報年六十三終興善寺葬灞陵西原詔謚曰大徹禪師元和正眞之塔云有問師之傳授曰釋迦如來欲涅槃時以正法密印付摩訶迦葉傳至馬鳴又十二葉傳至師子比邱及二十四葉傳至佛䭾先那先那傳圓覺達摩達摩傳大宏可可傳鏡智璨璨傳大醫信信傳圓一作大滿忍忍傳大鑒能是爲六祖能傳南嶽讓讓傳洪州道一一謚曰大寂寂即師之師貫而次之其傳授可知矣有問師之道屬曰由四祖以降雖嗣正法有冢嫡而支派者猶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即師與西堂藏甘泉賢勒潭海百巖暉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從父兄弟徑山欽若從祖兄弟鶴林素華嚴寂若伯叔然當山忠東京會若伯叔祖嵩山秀牛頭融若曾

祖伯叔推而序之其道屬可知矣有問師之化緣曰師爲童男時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退而發出家心遂求落髮於僧曇受尸(一作戸)羅於僧崇(一作僧藏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乘法於天台止觀成最上乘道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於閩越間歲餘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馴猛虎於會稽作滕家道場八日(一作年)與山神受八戒於鄱陽作迴嚮道場十三年感非人於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爲功德於衞國寺明年施無爲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召見於安國寺五年問法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池十二年二月晦大說法於是堂說訖就化其化緣云爾有問師之心要曰師行禪演法垂三十年度白黑衆殆百千萬億應病授藥安可以一說盡其心要乎然居易爲贊善大夫時嘗四詣師四問道第一問云既曰禪師何故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有三其實一也如江湖河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第二問云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第三問云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第四問云無修無念亦何異於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名貞修貞(一作眞)修者不得動不得忘動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其心要云爾師之徒殆千餘達者三十九人其入室受道者有義崇有圓鏡以先師常辱與予言知予嘗醍醐嗅薝蔔者有日矣師既歿後予出守南賓郡遠託撰述迨今而成嗚呼斯文豈直起師教慰門弟子心哉抑且志吾受然燈記記靈山會於將來世故其文不避繁銘曰

佛以一印付迦葉至師五十有九葉故名師堂爲傳法

唐故湖州長城縣令贈戶部侍郎博陵崔府君神

—錄自『全唐文』第六七八卷—

一九、興福寺内道場供奉大德大義禪師碑銘

唐　韋處厚

應身無數天竺降其一禪祖有六聖唐得其三在高祖時有道信叶昌運在太宗時有宏忍示元珠在高宗時有惠能筌月指自此脈散絲分或遁秦或居洛或之吳或在楚秦者曰秀以方便顯普寂其允也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習徒迷真橘枳變體竟成檀經傳宗優劣詳矣吳者曰融以牛頭聞徑山其裔也楚者曰道一以大乘攝大師其黨也三祖之德之疑也則無一心可攝無一境可遣不攝不遣冥於大順之言也則稱器投物量機應命皆持權以明實用實而照權自時厥後迷方滞跡是非迭興物我不泯正南而邪北有北而空南而不知南之心生自同北矣北之見滅乃允南矣大師振法之鐸操化之衡非中非徼非妄非覺無居可以留神無入而不自是乘大智而獨逝遊法區而無涯大師東海徐氏衢州須江人也母氏方娠必絶葷而後食合宿既誕必擇乳而後飲幼而出世奇表秀物童而落髮異骨見頂依本郡潛靈寺僧惠績二十受具戒若律若禪無不通貫後謁道一於江西時趨者川奔學者市聚一扣祕賾廓然懸解乃以拯物為心博施為任契心於洪州應緣於上京孝文皇帝既清大難齋心無為建中尉以總武旅名功德以統緇黃大師來之夕也右神策護軍霍公見夢焉翌日訪之於慈恩寺且與寐合遂表聞為内道場供奉大德順宗皇帝之在儲闈問安之餘棲神道域嘗問尸利禪師經言大地普衆生見性成佛道答曰佛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後因問大師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何不攫取順宗然之復問何者是佛性答曰不離殿下所問默契元關一言遂合後入内神龍寺法會羣僧有湛然法師者登座云佛道遐險經刧無量南鄙之人欺紿後學大師曰彼自迷性盲者可咎白日耶順宗顧謂諸王曰彼不諭至道其儔叱下數旬而卒後德宗降誕日於麟德殿大延論議龍梵冥護人天傾聽時有問者曰心有也曠刦而滞凡夫心無也刹那而登妙覺何也大師曰此乃梁武帝云然心有者是滞於有既有矣安可解脱無也何人而登妙覺大師之旨蓋以為羣生十號等為有已迷者終不復悟等為無已悟者終不復迷時會中有讚道云云無以比大師曰行止偃息畢竟以何為道

對曰知者是道大師云經云不可以不識識不可以不知知安得知者乎復曰無分別是道大師曰經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者乎復曰四禪八定是道大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衆安在四禪八定者乎問者辭窮衆皆愕眙大師之旨蓋以一切法是一切法非於無性無象而有得有喪一切亦非於有形有紀而無取無捨一切亦非夫然豈可以一方定趣決爲道耶故大師以不定之辨遣必定之執祛一定之說趣無方之道自是兩宮崇重道俗宗仰累錫繼繒不可畢紀奔問禪扃日闐祕偈一味之雨雖無二波衆殊之器皆有所拘以是及門者至多入奧者蓋寡大曆中遊上饒郡西百里所山名鵝湖三峯秀揭摩霄蔭江雞犬四絶植錫宴坐三日有獵者棄弓矢奔告邑落或披苫蓋或窟巖石未逾旬而來者襁屬其格物也如此既而涉夏學者如麻朝粥既罄咸請白六師師曰無憂及旦有負米而施者其前知也如此先是羣虎暴噬大師遇之於路以杖扣其首曰當息害心自是虎遠遁其仁感也如此貞元初禮部侍郎劉太眞出典是郡通津修梁爲水所敗以大師爲衆嚮伏虔請下山成於不日其應物也如此永貞初順宗不康大師遂歸本郡京師祖道者自皇都及灞上車蓋溢路所至皆嚚傲恥革刑獄用省故郡守藩岳無不請益以爲有助於政術元和十三年正月甲子告門人曰我七日爲最後供是日清晝澄霽當峯有雲沓起俄而覆於禪室衆鳥鳴號哀聲如人時左右進藥侍者曰此宜在晨旦大師曰汝果知有晨旦乎其夜恬然順化報齡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四門弟子無數或巡名山百郡令親侍左右者則廣濟脩然獻中普修靈習宏昭并徒衆等奉其全身建塔於其地夫無生之應物動而皆寂順緣而無生靜而無窮故其來則入皇宮登寶座而痦異論其往則 闕 下國感殊類而遵法存委和也吾何恃存委蛻也吾何恒亡門人宏鑽仰之志存示現之轍僉議琢石傳之無窮銘曰

峻頂方額蓮目秀眉望焉溫溫即焉熙熙示爲法器載爲德儀我與五蘊不即不離鏗然華鐘擊之不窮無跡無眹如指揮空了性非言捨言何從無患言說如響隨風溺權遠實滯實異權權實合融正智乃圓獨覺利器無漏後根奚思爰度莫究其源清靜久虛包囊無裔無起無滅無縛

無解迷者炎宅悟者涼界是中不二乃造實際資是至因
登平極報具三十二成八十好御一乘車摧五魔道以色
觀我是謂邪倒花房百億一土一佛澄波千川一水一月
月體其二波影千別吾師於斯善行無轍

—錄自『全唐文』第七一五卷—

二〇、楊岐山甄叔大師碑銘

唐　至賢

楊岐大師法號甄叔幼而聰敏倜儻不羣心月貞明具大
人相觀死生輪上見三聚羣迷猶焦螟處在蚊睫勝妙欲
藥似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壇式求正覺了義扣大
寂禪門一造元機萬慮都寂乃曰羣靈本源假名爲佛體
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樸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心
靈絕兆萬象齊昭體斯理者不行而遍歷沙界不用而功
益元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蔭界中妄自囚縶形同水
月浪跡人天見岐山羣峯四合乃曰坤元作鎮造我法城
纔發一言千巖響答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青嵐色中化出
金堺一所宴坐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宜城化緣
已畢機感難留元和庚子歲正月十三日忽棄塵區選歸
大定門弟子如父母逝痛勝於心泣悲震海哀聲動山如
月隱天衢羣星失曜大集衆木積爲香樓用建荼毗獲舍
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窣堵坡巖捉錦障列其前澗撲銀
河落其後永光法嗣用鎮山門上足僧有任運者飽飲法
乳誓報深恩涉萬重山經三千里來投於我請述斯文將

副其心式旌不朽銘曰
吾師內外皆明澈如淨琉璃含寶月常將定水灑群靈大
注禪河未曾竭獨步楊岐山字闕一頂建出花宮勝仙闕樓
臺扛勢字闕一虛空魔界輪幢盡摧折閻浮月隱須彌爭一
念收光歸寂滅長留舍利鎮山河光透支提照巖穴猶如
薝蔔花飛去枝上餘香常不歇無限門人臭此香還向枝
頭香更發
師用
師用太和中沙門

—錄自『全唐文』第九一九卷—

二一、杭州鹽官縣海昌院禪門大師塔碑

唐 盧簡求

粤若大師示滅之四月院主僧法昕萃諸門人授簡於簡
求曰若之師深索禪悅爲本宗之門人前時來謁我師一
言有得今將以是月十七日謹護法器藏於靈龕紀徽烈
於樂石者非子而誰歟簡求於義諦無文字之解辭不得
已乃粗舉其要以備用焉師諱齊安知者謂帝系之英高
門之出先人因難播越故師生於海汀郡焉深避世榮終
秘族氏尊其雅尚故亦不書在胎而夢日兆祥既孕而神
光下燭數歲有異僧款門召見摩其頂曰鳳穴振儀龍宮
藏寶紹隆之業其在斯乎及丱亟請出家父母呵止之師
曰祿利之養止於親爾冥報之利不其遠耶珪組之榮止
於家爾濟拔之利不其廣耶父母感悅而順聽遂依於本
郡雲宗禪師雖勤勞謙黙和光同塵而瑩月殊輝鷄鶴異
態矣當年受具乃詣南岳知嚴律師外檢律儀內照實相
非修非證雅會眞詮後聞南康之龔工山大寂大師隨化
度人慈緣幽感裹足振錫不日而至本師奇而悅之乃以
辨惠暢其指歸俾於刹那而登妙覺及大寂蛻去盡力送

終後遊他方爰宏般若且曰胎卵濕化無非佛種行住坐臥皆是道場方便隨迎各安性類妙心法眼其有限乎元和末師春秋已逾七十而居於越蕭山之法樂寺寺古製陋垣屋靡完補壞扶傾不克晏坐時昕於海昌放生池壖廢地肇葺禪居焉修廊大殿彩壁層甍眾習自屏鱗介咸若昕謙不自有延請我師慕學之徒從而至者日比百數迨今委化年整二紀釋子仰食信士檀施秔稌粳餌蔬果飴糖無精粗之分別無凶札之隆殺星馳阜積莫辨誰何非實報勝因何以臻此師不言寒暑不下堂廡無留盼無傾聽如此者蓋有年矣每五日開法四座屏氣直心示體引經證心法外無言叩之卽應不分迷悟剏勝負之機耶不有定慧剏是非之相耶與夫顯神通而振道業者固相遠也而又法身魁岸相好莊嚴眉毛紺垂顱骨圓聳望之者如仰高華而揖滄溟曾不測乎高深者也於戲德由天縱爲傳教之法雄道實生知蓋積習於聖位聆其風者皆曰不可思議粤以會昌壬戌歲十二月二十一日泊然宴寂俄爾示滅先時而竹柏盡死至是而精彩益振爰有清響扣户祥光滿室如環佩之鏗鳴若劍戟之交射示現之相豈由於我哉嗟乎流禪河於法海寧有盡期詮羣品於三乘同歸聖果今也徒瞻妙相永閟輝容橋壞元津雲霾瑞日學徒信士哀可既乎是用追采遺言重宣教旨銘曰

人心常靈法證常明定慧一相有無俱名於此有得自師歸寂近取諸身胡云不識五千尊經何限奧義迷者見文悟者見意見者無住指卽是處醫病未除徒勞迴顧我行慈悲示爾蚩蚩無鑿高原自有清池大師之言一一眞詮不疑不怖同歸善緣

—錄自『全唐文』第七三三卷—

二二、百丈山法正禪師碑銘

唐　柳公權

敷演毗尼洪嚴戒範覃思探賾會理研幽振發長途擺捐素習入百丈深山與衆悅隨谿谷脫遺身世年光六易度衆千餘

—錄自『全唐文』第七一三卷—

二三、天王道悟禪師碑

唐　邱元素

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允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三參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反荆州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削覩玆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旋旆才歸乃見徧衙火發內外洪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溼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壽八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曰崇

信卽龍潭也

—錄自『全唐文』第七一三卷—

二一四、荊州城東天皇寺道悟禪師碑

唐 符載

師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服勤五年大歷十一年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荊南城東有天皇寺頃因火廢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迎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愈加敬石頭之道殆盛於此師患背痛臨終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卽便告寂壽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世曰惠眞曰幽閒曰文賁實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

—錄自『全唐文』第六九一卷—

二二五、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銘并序

唐　唐伸

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於修心之所後八歲門人持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於崇敬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寺大德於余爲從毋兄也嘗叅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寬敬示滅之後四方從道之人將質疑傳妙罔不詣崇敬者嘗謂伸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於洙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湮沒哉惟大師生南康信豐縣自爲兒童時未嘗處群子戲弄之中往往獨坐如思如念年十七卽南度大庾抵潮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執禮以事大歷八年受具於衡嶽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宿習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耶是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嶽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質豈俟磨礱照乘之珍難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聞四方學徒至於指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曰爾之所得可謂浹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大無吾無有以教矣佛法以開示群盲爲大功度滅衆惡爲大德爾當以功德普濟迷途宜作梯航無久滯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歷三峽游九江貞元初因憩藥山喟然嘆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效其飄轉耶既披榛結菴纔庇趺坐鄉人知者因貴攜飲饌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吾何以勞人乎哉並謝而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常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若一始終如是殆三十年矣遊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後數歲而僧徒葺居禪室接棟鱗差其衆不可勝數至於沃頻正覆導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忽一旦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暮而息未有久行而不息者我至所詣矣吾將有以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二色窮本絕外爾其悉之語畢隱几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後二十日入室弟子冲虛等遷座建塔於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嘗以大練布爲衣以竹器爲蹻自薙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百數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品鮮

果騈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襖暑服輕疎未嘗易其衣華室淨深香榻嚴潔未嘗易其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賤迭來頂謁牀下未嘗易其禮非夫磬萬有契眞空離攀援之病本性淸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慾久而如一者耶其他碩臣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閫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

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元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道要道要旣得何言惟妙我源自濟我眞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所傳徒藏於密身世俱空曾何有物自見曰明是謂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刻之琬玉立此巖岫作碑者伸期於不朽

—錄自『全唐文』第五三六卷—

二六、漳州三平大師碑銘 并序

唐 王諷

得菩提一乘嗣達摩正統誌其修證俾人知方則有大師法名義中俗姓楊氏爲高陵人因父仕閩生於福唐縣年十四宋州律師元用剃髮二十七具戒先修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禪那大師幼悟法印不汨幻機日損薰結元超冥觀先依百巖懷暉大師歷奉西堂百丈石碧後依大顛大師寶歷初到漳州州有三平山因芟薙住持敞爲招提學人不遠荒服請法者常有三百餘人示以俗諦勉其如幻解脫示以眞空顯非秘密度門虛往實歸皆悅義味知性無量於無量中以習氣所拘推爲性分知智無異於無異中以隨生所繫推爲業智以此演教證可知也大師一日病背疽閉戶七日不通問洎出疽已潰矣無何門人以毋喪聞又閉戶七日不食飲武宗皇帝簡併佛刹冠帶僧徒大師至於三平深巖至宣宗皇帝稍復佛法有巡禮僧

常肇惟建等二十人刺史故太子鄭少師薰俾蒧其事旬歲內寺宇一新因舊額標曰開元於戲知物不終完成之以禅教知像不盡法約之以表微晦其用而不知其方本乎跡而不知其常咸通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宴坐示滅享年九十一僧臘六十五諷自吏部侍郎以旁累謫守漳浦至止二日訪之但和容瞪目久而無言徵其意備得行止事實相見無問然也問曰周易經歷三聖皆合天旨神道注之者以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爲稱以不思而元覽則以神爲名達理者也經云隱而顯不言而喻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後之通儒有何疑也異日又訪之適有刑獄因語及師曰孝之至也無所不善有其跡乃匹夫之令節法之至也莫得而私一其政則國之彝典其於適道適權又如此言訖領之不復更言今亾矣夫强擬諸形容因爲銘曰

觀跡知證語默明焉觀證知教權實形焉體用如一曷以言宣太素浩然吾師亦然觀其定容見其正性不閱外塵朗然內淨智圓則神理通則聖師能得之隨順無競吾之行止師何以知得性之分識時之機達心大師邈不可追

—錄自『全唐文』第七九一卷—

二七、福州雪峯山故真覺大師碑銘

唐 黃滔

大師法號義存長慶二年壬寅生於泉州南安縣曾氏自王父而下皆友僧親佛清淨謹志大師生而鼻逆葷血乳抱中或聞鐘磬或見僧佛其容必動以是別鍾愛於膝下九歲請出家叶而未即十二從家君遊莆田玉澗寺寺有律僧慶元持行高潔遽拜之曰我師也遂畱爲童子焉十七落髮淳樸貞古丁與流輩異暨武宗皇帝乙丑之否乃束髮於儒冠莢中而蓬跡來府之芙蓉山宏照大師見奇之故止其所至宣宗皇帝之復其道也湼而不緇其身也褎然而出北遊呉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於幽州寶刹寺訖巡名山扣諸禪宗突兀飄颻雲翔鳥遊爰及武陵一面德山止於珍重而出其徒數百咸莫之測德山曰斯無階也吾得之失咸通六年師歸於芙蓉之故山其年圓寂大師亦自潙山擁徒至坐於怡山王真君上昇之地其徒熟熟師已嗣德山纍纍而欵關師拒而久之則有行實者始以師同而議曰師之近巍巍乎法門圍遶之所不可造次其地宜

若鷲嶺猴江之爲卜府之西二百里有山焉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嵦崒以支圓碧培塿以覜羣青怪石古松棲蟄龜鶴靈湫邃壑隱見龍雷山之半頂之上則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其樹皆别垂藤蘿苹茸而以爲之衣交錯而不呈其形奇姿異景不可殫狀雖霍童武夷無以加之實閩越之神秀而古仙之未攸居誠有待於我師也祈以偕行去聲秋七月穿雲躡蘚陟險昇幽將及之師曰真吾居也其夕山之神果效靈異日巖谷爽朗煙霞飛動雲庵既立月構旋隆遜是柅法輪於無爲樹空門於有地行實乃請名其山曰雪峯以其冬雪夏寒取鷲嶺猴江之義斯則庚寅逮於乙未師以山而道倖山以師而名出天下之釋子不計華夏趨之如赴召乾符中觀察使京兆韋公中和中司空穎川陳公每渴醍醐而不克就飲交使馳懇師爲之入府從人願也其時内官有復命於京語其道其儕之拔俗悟空者請蛻浮華而來雍僖宗皇帝聞之翰林學士訪於閩人陳延郊得其實奏於是聖錫真覺大師之號仍以紫袈裟俾延郊授焉大師授之如不授衣之如不衣居累夏辛亥歲朔遽然杖履其徒啟而不答雲以隨之東浮於丹邱四明明年故府侍中之有無諸閩尅句洗兵於法雨致敬於禪林馥師之道常東望頂手後二年自吳還閩大加禮異今閩王誓衆養民之外雅隆其道凡齋僧構剎以之龜焉爲之增宇設像鑄鐘以嚴其山優施以充其衆時則迎而館之於府之東西甲第每將儼油幢聆法輪未嘗不移時餘乎一紀勤勤懇懇熊羆之士因之投跡檀那漁獵之逸其或弭心鱗羽戊辰年春三月示疾吾王走醫醫至粒藥以授師曰吾非疾也不可罔子之工卒不之餌其後札偈以遺法子幽翰以别王庭夏五月二日鳥獸悲鳴雲木慘悴其夜十有八刻時滅度俗八十有七僧臘五十有九以其月十五日塧其藏焉其塧也其徒僉云以山之奇堂之峻也法堂大師之生也王去聲是其歿也不宜捨諸故坎其中焉若千尺之高若千尺之周皆雕珉石錯火壞磷磷焉業業焉四隅則環宇以庥冷瓏窗寮雲霞時入風雨罔侵其日奔閩之僧尼士庶僅五千人閩王娣之子降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刑部尚書延稟始陳祭是設齋焉大矣哉大師之見世于是罔量其僧耶自始及茲凡四十年東西南北之夏往秋適者不可勝紀而常不滅一千五百徒之環足

其趣也馳而愈離辯而愈惑常曰三世諸佛十二分教到此乃徒勞耳其庶幾者若干人其一號師備擁徒於元沙（今安國也）其二號可休擁徒於越州洞巖其三號智孚擁徒於信州鵝湖其四號慧稜擁徒於泉州招慶其五號神晏今府之鼓山也分燈之道皆膺聖獎錫紫袈裟而元沙級宗一大師招慶元晤大師鼓山定慧大師之命焉其曹早曰法雖無說名以文垂自少林之建曹溪無不刻碑而紀頌我師其默乎一旦揔其曹句首曰從智如堵而扣愚求文滔老且病刊勒之加多已辭避欽師之道不覺聳然偉夫恭聞釋波之東注也流其象則不流其旨流其旨則不象其形厥初大迦葉之垂二十八葉至於達摩達摩六葉止於曹溪分宗南北德山則南宗五葉大師嗣句其今六葉焉雪峯之分元沙洞巖鵞湖招慶鼓山其道皆離貝葉以祇其七非滔之能言也但美數公葳甤其葉衆多殷勤之請遂爲之銘而應其求其詞曰

曹溪分派誰繼南宗一言冠絕六葉推雄無物之物非空之空不瑩而明不增而隆縮靡秋毫舒靡鴻濛不有靈鏡曷揚真風懿彼閩越巍乎一峯洞壑斯異雪霜罕同天之有待師也云鍾名將道協跡與仙崇奔走厥徒百千其叢庶幾幾人莫不元通分燈照耀樹本玲瓏聖君寵疊賢王敬重不生不滅曷始曷終刻貞石於斯文旌厥德於梵宮

—錄自『全唐文』第八二六卷—

二八、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 并序

唐　張說

謨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眞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眞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受佛身誰其宏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漏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王伯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爲諸生游問江表老莊元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參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允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宏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眞乘同徹盡捐妄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即燃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隷玉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峯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覩岐陽之地就者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以拂三有超四禪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則慧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持奉楞伽近爲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爲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混處都邑婉其秘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鵷鷺四匝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降時診飢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溥霑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焉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和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閭名鄉表德非擬局厭諠輦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衰憊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

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顧命趺坐泊如化滅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水背樓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弔哀侯王歸賵三月二日冊謚太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闕塞緩及葬之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寘遂宿心太常卿鼓吹導引城門郎護監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泫金襯登高停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로花ㅂ輦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鍾是先帝所鑄羣經是後皇所錫金牓御題華幡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荆白霧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達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七人二祥練縞也咸就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迴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價敵國親舉寵費侑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痛慈舟之遽失恨涌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迹以慰其心銘曰

額珠內隱匪指莫效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不入度門孰探元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詰解却名假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衆爲父爲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冀將住世萬壽無期柰何過隟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兹在兹敢告無學

—錄自『全唐文』第二三一卷—

二九、大智禪師碑銘 并序

唐 嚴挺之

夫聖人以仁德育物者則醴泉潛應而湧嘉禾不播而植神功以不宰寧運者則元宗會境而立正法由因而備然則有靈允荅爰九疇而式敘無爲克成超萬象而宏濟暨今上文明大開淨業溥福利眞慈之澤闢權智衆善之門精求覺藏汲引僧寶往必與親念則隨應張皇通達之路騰演元亨之衢者其惟我大智禪師乎禪師諱義福上黨銅鞮人也俗姓姜氏系本於齊官因於潞載鴻休於邦牒踐貞軌於家範曾祖鴈門令大父烈考並棲尚衡門禪師始能言已見聰哲稍有識便離貪取先慈矜異遺訓出家年甫十五遊於衛觀藝於鄴雖在白衣已奉持沙門清淨律行始爲鄴衛之松柏矣乃遠迹尋詣採極冥搜至汝南中流山靈泉寺讀法華維摩等經勤力不倦時月遍誦畧無所遺後於夜分端唱經偈忽聞庭際若風雨聲視之乃空中落舍利數百粒又於都福先寺師事朏法師廣習大乘經論區析理義多所通括以爲未臻元極深求典奥時嵩嶽大師法如演不思議要用特生信重夕惕不遑既至而如公遷謝悵然悲憤追戢經行者久之載初歲遂落髮具戒律行貞苦自爾分衛一食而已聞荊州玉泉道場大通禪師以禪惠兼化加刻意誓行苦身勵節將投勝緣則席不暇煖願依慈救故遊不滯方既謁大師率呈操業一面盡敬以爲眞吾師也大師乃應根會識垢散惱除既而攝念慮棲榛林練五門入七淨毀譽不關於視聽榮辱豈繫於人我或處雪霜衣食罄匱未嘗見於顏色有厭苦之容積年鑽求確然大悟造微而內外無寄適用而威儀不捨大師乃授以空藏印以總持周旋十年不失一念雖大法未備其超步之迹固以遠矣後大師應召至東都天宮寺現疾因廣明有身之患惟禪師親在左右密有傳付人莫能知後聖僧萬迴遇見禪師謂衆人曰宏通正法必此人也神龍歲自嵩山嶽寺爲羣公所請邀至京師遊於終南化感寺棲置法堂濱際林水外示離俗內得安神宴居寥廓廿年所時有息心貞信之士抗迹隱淪之輩雖負才藉貴鴻名碩德皆割棄愛欲洗心清淨齋莊肅敬供施無方或請發菩提或參扣禪契有好慕而求進修者有厭苦

而求利益者莫不懇誓專一披露塵惱禪師由是開演先師之業懋宣至聖之教語則無像應不以情規濟方圓各以其器陶津緣性必詣其實廣燎明哲之燈洞鑒昏沈之路心無所伏故物無不伏功不自已乃功無不成迷識者以悟日新愛形者由化能革不遠千里曾未旬時騰湊道場延袤山谷所謂旃檀移植異類同薰摩尼迴曜衆珍自積其若是乎如來以四諦法濟三乘衆生以八正道示一切迷惑其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夫行可與真靜齊致道可與法身同體者固難議於斯開元十年長安道俗請禪師住京城慈恩寺十三年皇帝東巡河洛特令赴都居福先寺十五年放還京師廿一年恩旨復令入都至南龍興寺曰此人境之靜也遂留憩焉沙門四輩靡然向風者日有千數其因環里市絶葷茹而歸向者不可勝計廿三年秋八月始現衰疾閑關晦養不接人事誡諸門徒曰吾聞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非由人當自勤力以濟神用衆以爲付屬之萌也明年夏五月加疾減膳廿四日申酉之間有白虹十餘道通亘輝映久而不滅廿五日際晚攝念開顏謂近侍數人云本師釋迦示現受生七十有九乃般涅槃吾今得佛之同年更何所住又云臥去坐去亦何差

別便右脅枕手壘足而臥此則知身非實處疾不亂奄忽棄世無覺知者皇帝降中使特加慰賵尋策謚號曰大智禪師即大智本行皆悉成就以禪師能備此本行也禪師法輪始自天竺達摩大教東派三百餘年獨稱東山學門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遞相印屬大通之傳付者河東普寂與禪師二人即東山繼德七代於茲矣禪師性篤仁厚天姿通簡取舍自在深淨無邊苦已任真曠心濟物居道訓俗不忘於忠孝虛往實歸尤見其困默有無不足定其體名數安能極其稱元波難挹高棟云摧既離形器之表當會神通之域粵七月六日遷神於龍門奉先寺之北岡威儀法事盡令官給搢紳縞素者數百人士庶喪服者有萬計自鼎門至於塔所雲絶雷慟信宿不絶棺將臨壙有五色祥雲白鶴數十雲光鶴影皆臨棺上鬱靄徘徊倏掩而散近古歸墓靈相未有如斯之盛也禪師之季曰道深力方墳而心靜弟子莊濟等營豐碑而志勤伊余識昧昔嘗面稟非以文詞取拙將爲尅慕在懷覽江夏立銘湍增横壁覩太原成論悲甚慨然攀緣苦集願望都斷有太僕卿濮陽杜昱者與余法利同事共集禪師衆所知見實錄其餘傳聞不必盡記且離生滅是究竟無餘鏤盤盂乃古

今難沫顧才不稱物短綆汲深猶昔人稽首東向獻心廬嶽者以爲懇慕之極況鐫刻永世不猶愈乎其銘曰

契眞慈者道爲物先靈力幽授降劫生賢爰茲大士寂照宏宣惠超三業心空四禪德溥甘露言感淸泉翔軒宗極念護無邊猶彼檀施兮福未嘗有如彼戒瓶兮物無不受石無磷兮白不涅柏耐霜兮竹亭雪兮將離世兮無有量永離蓋纏兮辭生滅門人法侶兮無歸仰刻石琱金兮狀高節望廬山兮摧慕瞻朗谷兮悲絶

—錄自『全唐文』第二八〇卷—

三〇、大照禪師塔銘

唐 李邕

奐上人至傳諸大德意令弟子撰和上碑但重元門深閟四海大君者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之謂也入佛之智赫爲萬法宗主者我禪門七葉大照和尚之謂也是以從無因得不出三界於淸泰運敎昭宣圓常洽著菩薩之本心窈住依國王之信力四生於涅槃者不其廣歟和上諱普寂俗馮氏長樂信都人也其先畢公高之後畢萬入晉受邑於魏支子食采馮城因而得姓洎亭爲韓上黨守在趙爲華陵君異漢征西將軍思義晉驃騎將軍家於河南今爲河東人也祖居士諱道相經德晉道晦用藏密考居士諱會均良背園廬飛遁鄉邑和上生而茂異長而開明神淸體閑氣和志遠栝樹雖小其根已深河源則微其流可大欣願去結永言依僧嘗以德業書紳藝術從學負笈梁許樞衣班馬博總經籍殫極天人以爲洪範九疇周易十翼雖奧旨元邈然大畧迴窮不若別求法緣幽尋釋教時大梁璧上人以義解方聞敷演雲會遂聽法華經唯識起

信等論巨石投水其入甚多修坂走丸所適彌遠重依東
都端和上受具轉奉南泉景和上習律超契心地忽見光
明隨止作行得親近處於是貞觀嵩阜隱居半巖布褐一
衣麻麥一食中夕歎曰文字是縛有無是邊盡不以正戒
爲㨛智常爲座發廣大願修具足慈他方七寶之山路遠
難到自境四念之地身樂且安猶曰密印者謂之師先覺
者謂之達吾當求矣此其時哉將尋少林法如禪師未臻
止居巳承往化追攀不及感絶無時芥子相投遇之莫遂
甘露一注受之何階翌日遠詣玉泉大通和上膜拜披露
涕祈浴稟良馬易進良田易平加之思修重之勤至寶鏡
磨拂萬象乃呈玉水清澄百丈皆見衡山之石更悟前身
新豐之家自然本處如此者五歲約令看思益次楞伽因
而告曰此兩部經禪學所宗要者且道尚祕密不應眩曜
和上旁求僻陋宛在園林夾江之間蘩竹之下虵蠆每作
虺蜮交馳頃差他人必辭痼疾和上願充僧使便得經行
心無所存背無所倚都忘禪睡了悟佛知兩馬一車進念
同轍一鳥二翼定慧皆空如此者復二年大通和上深賞
重之人未之蘭若今將自之大通止曰嵩山亦好至於再
諾而居焉長安年度編岳寺神龍歲請不哭泣而不言繼

素墜心棟梁落構以爲四害騰口誰者能緘五欲亂繩誰
者能截乃合謀悉意聞香求花如鳥隨風如輪隨跡咸請
和上一開法緣使四園可遊八池可浴則僧非聚食人異
散心願聞樂器之音用滋毛孔之潤和上曰夫淨燈可以
照勝宅助風可以持寶城今何爲乎且千車之聲不入於
耳萬人之請誰聽其言神龍中孝和皇帝詔曰大通禪師
降迹閻浮情存汲引戒珠圓澈流洞鑒於心臺定水方澄
結清虛於意府原其行也旣無人而無我測其理也亦非
斷而非常然而示彼同凡奄隨運往形雖已謝教乃恒傳
其弟子僧普寂夙參梵侶早莅法筵得彼髻珠獲茲心寶
但釋迦流通之分終寄於阿難禪師開示之門爰資於普
寂宜令統領徒衆宣揚教迹俾夫聾俗咸悟法音考功員
外郎武平一奉宣聖旨慰喩敦勸和上猶逡巡辭避不獲
巳仍曰廣大者莫極於虛空我性相能遍元妙者莫深於
開示我定慧能傳未或不從應身而建四生法主未或不
登正覺而啟一佛度門曷敢當仁以膺求我且正見了見
轉次旣殊浣家鍛家習性亦別草席遇水而縈草繩遇水
而舒地水火風青赤白黑八萬煩惱八萬解脫翳憍慢之
山金椎難碎貪恚之毒龍珠不消諸生當誦戒經以傳正

受開元十三年恩詔居於敬愛寺宴坐逮十五年皇上將幸於京師也優詔曰愼言義福宜從駕和上留都興唐寺安置由是法雲遍雨在其根莖妙音盡聞惟所圍繞其始也攝心一處息慮萬緣或刹那便通或歲月漸證總明佛體曾是聞傳直指法身自然獲念滴水滿器履霜堅冰故能開方便門示直實相入深固藏了清淨因耳目無根聲色亡境三空圓啟二深洞明是故聞者斯來得者斯止自南自北若天若人或宿將重臣或賢王愛主或地連金屋或家蓄銅山皆轂擊肩摩陸聚水咽花蓋拂日玉帛盈庭和上洸然若虛曠然若谷不見施者不知受焉遂龍象之所崇惟塔廟之所供但趫猿自息醉象皆調聞是名者不生四趣蒙其潤者便過四禪則有學富蓬山經通貝葉百家奧旨三藏眞言目如矅星舌如飛電莫不杜口折角失容革心二十七年秋七月誨門人曰吾受託先師傳茲密印遠自達摩菩薩導於可可進於璨璨鍾於信信傳於忍忍授於大通大通貽於吾今七葉矣尸波羅密是汝之師奢摩他門是汝依處當眞說實行自證潛通不染爲解脫之因無取爲涅槃之會諸生殊不知其故嗚呼八月二十四日有彌留怡然坐滅於都興唐寺享壽八十九僧夏五十二聞哀行哭臨堂撫膺雲霧冒山江河奔海沸渭坌入陰沈彌望者至於百萬皆曰天地德不踰晝水神明之祐未際入流今之我聞異於汝說沐浴智慧之海超騰生死之河恩崇化先痛深物表情可理割義可事詮者嘗以前聖後賢示跡開教降生所以傳法歸盡所以同凡久留則厭聞恐其慢易終去則追遠欲其懷思忘其身而神還益高聞其法而事稀彌重始終權實之化不斷不絕究竟誘進之益無去無來河南尹裴公名寬飛表上聞皇情震悼詔曰大士遺榮豈貴於名稱前王表德必在於褒崇都同德興唐寺故大德僧普寂資於粹靈是爲法器心源久寂戒行彌高既來理而悟空每導凡以宗聖慈悲所應汲引蓋多方冀永年式宏像教遽從遷化用謝浮生言念於此良深惆惜宜稽其淨行錫以嘉名示夫將來使高山仰止可號大照禪師歸本居葬日量借威儀手力和上將變易之歲果告門人曰吾久居山水緣亦在焉及泥日天竺異唐緇侶皆請卜而厝之表而祈之唯岳寺一方地震雪下少室羣巒樹折霜封洎九月八日恩私果令歸葬二十一

日金棺發軔鹵簿啟行或兩都傾城或四方布路持花者林指執緋者景移三條之中泣淚如雨重城之外號叩若雷緤雲二時自都達岳白露數里彌川遍空二十四日窆於岳寺之舊居禮也門人等修羅死慈島人死義血現於體繩繫於牀僉菜捨衣一心起塔壘多折軸箭重迴舟銜石而海水可填結竹而佛恩難報二十八載十一月十五日恩旨許焉仍委寺主慧遠上座崇泰都維那曇慶等載令構緝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恩旨還藏海寺於和上河東舊宅廓爲寺焉建塔追崇福也且爰自六葉式崇一門未誦戒經或傳法要大通以凡例起謗將棄我聞深解依宗遠求聖道所以始於累土漸於層臺攝之孔多學者彌廣故所付諸法不指一人卜夏西河有疑夫子鄭元北海自襲馬融至於密意除知慧心入境如因日照方見日輪終以佛光乃明佛道豈伊邑也而敢議之大弟子惠空勝緣等相與追過去示方來一以抒宿心存妙用一以奉慈訓宏教門騰淨行於松阡刻師資於石字其詞曰

三界渺茫四生沈海塵境延歊蔭欲攻內明鏡虛受大慈圓對法鼓震驚魔軍消潰其一千佛轉覺七葉相承護持俗諦應現眞僧長河皎月靜室明燈梵經滋廣禪林蔚興其二童稚初心儒釋兼致梁陳咨稟伊洛勤匱雖臻閫域猶執文字古城元遠空門深邃其三逝將分赴曾是幽求玉泉谷口甘露山頭慧日一照浮雲四收給園都邑鷲嶺嵩邱其四大通往生後覺來問妙法終啟苦言未順願發他心稍宏本分固讓固請不矜不訓其五德音光被皇華洊臻曲荷天眷昭宣法輪總總緇素憧憧搢紳以智慧水洗煩惱塵其六慈攝雲奔檀施山積無相無願不受不斥龍象輿補塔廟光益香花户庭護念泉石其七同人將滅依宗闡教草繫爾師宴居爾照聞哀行哭惟艾及少命鳥無翼慈舟失棹其八遲恩痛悼追謚哀榮塔遂嵩岳儀從洛城靈輿顧步天樂淒清追攀霧委感動雷驚其九入室來思登壇永慕密教不紀後生何趣禮石塔兮若割仰金字兮如注杖億劫兮昭陽與四法兮安住祺天寶元年二月十五日建

—錄自『全唐文』第二六二卷—

三一、嵩山會善寺故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唐 羊愉

大師諱景賢菩提大通法允也本姓薛氏汾陰人世爲著族容貌秀偉見者肅然幼而神明周覽傳記弱冠投心大覺宿好都遣問道於（闕一字）陽智寶禪師師言法王太寶世傳其人今運鍾江陵玉泉次一佛出世亦難遭矣則星馳駿邁而得大通發言求哀揮汗成血大通照彼精懇喻以方便一見悟入冏然昭洗屬世議迫隘遠迹幽絕客居巴峽三抗山中山尋霓谷無景豺虎搏噬毒癘蒸鬱而我虔時宴居初無惱害豈（闕一字）爲之守而神靈保綏良可知也久之廣大圓極悉心以獻大通怡然克荷相許付寶藏傳明燈爲不讓矣時神龍（闕一字）歲也中宗聞風詔請內度法衆仰德乞留都下大師雅尚山林迫以祈懇或出或處存乎利濟化自南國被乎東京向風靡然一變於代蓋三世諸佛意（闕一字）法印妙極之用言外之功不可得而聞也觀乎萬形蠢蠢於黑闇千界熙熙於熱毒如來有以登大明灑甘露雖相示寂滅而業運龍象則我先佛法身湛然常住者矣始先祖師達摩西來歷五葉而授大通赫赫大通濟濟多士寂成福藏爛其（闕一字）門同波派流分景並照亦東（闕一字）之盛也嘻世相不實應盡誰留菩薩知時示同於物開元十一年龍集癸亥歲八月在嵩山會善道場現有微疾沐浴宴坐神情儼然翌日而謝春秋六十有四雲山慘悽庭樹彫摧矧夫情靈痛可言也門人比丘法宣比丘慧巘比丘敬言比丘慧林等不勝感戀奉爲建塔迢亭艷赫出於嵩半主上追懷震悼賜書塔額署曰報恩存沒榮幸山川光燭廿年又起身塔於北巖下永奉安焉若其積微成著之勤乘定發慧之用堅剛勇猛之操大悲廣衍之業率皆碑版所詳不復多載也

—錄自『全唐文』第三六二卷—

三二、東京大敬愛寺大證禪師碑

唐　王縉

醍泉湧而獨疾寶炬然而破暗蓮花無染而獨淨夜光不繫而自得其惟上智乎夫上智之身曲隨世界上智之心密遊聖境或宿植德本乘願復來或意生人間用宏開示非慧見孰能知之大德號曇真姓邊陳留開封人也厥初爲孩稟知特異亦既有識用晦如愚家有耕桑未嘗問鄉有學校未嘗顧則曰處豐屋何如方丈馳良馬何如振錫珪組耀世不如被褐金玉滿堂不如虛白食珍者豈覩飯來香積聽樂者豈聞梵唱云何戰旣勝矣出門絕迹潛萬少間專於讀誦年至二十遂適太原受聲聞戒習根本律性甚聰敏博涉經論時同學者仰之爲師久而歎曰大聖要遵存乎解脫不入其門非佛之子乃損落枝葉澄清泉源詣長老大照醒迷解縛開心地如毛頭掃意塵於色界從此日益唯師能知於四威儀之中無一剎那有息不住以至於大寂無作以至於恒用我止無所虛空未爲廣我照能遍日月未爲明震雷破山聞不聞等烈風拔樹見不見等是身無主與四大假合方寸無生於一切離相猶以爲未出心量彌勤深入大照既沒又尋廣德大師一見而拱手再見而分座問之於了答之以默俱詣等妙智合自他梵衲之行楞伽之心密契久矣廣德又謝學徒嗷嗷相顧靡依來求於我嗣續前教皆以實歸出宅諸子俾稱所乘渡河三獸自止於分天寶季年祿山作逆陷我洛陽亂兵蜂螫大德澹然獨在本處天龍潛衛於左右豺狼仰瞻而讚歎施財獻供終朝盈門於善惡等以慈於苦厄人以忍言說不爭無畏故也動靜皆如自在故也度衆無邊大願力也依報無量遍種福也夫修行之有宗旨如水木之有本源始自達摩傳付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宏忍忍傳大通大通傳大照大照傳廣德廣德傳大師一一授香一一摩頂相承如嫡密付法印惟聖智所證非思議能測也大德既捨眷屬竊爲沙彌身不顧名志在成道聲稱浸遠歸向如林天寶八年緇侶領袖舉以上聞乃蒙正度初隸東都衛國寺旋爲敬愛寺請充大德遷彼與住此有緣非無因地雜人天之會法如雲雨之施衆有塵勞之悟寺盈河潤之福今學與其進當學起其信善誘不倦得師則喜利往者導之以捷覩奧者辨之以正深在定者戒於貪悟所覺者使之遠視彼來學如菴摩勒果冀其出世

如優曇鉢花齊我者稀故我貴矣寶應二年正月十四日趺坐如生薪盡火滅年六十夏四十哀纏門人悲及塵衆樹爲之變色獸爲之失聲棟折航沈佛土蕭索其年九月葬於嵩岳寺之北阜大曆二年有司奏謚上聞惻然乃賜號曰大證禪師縉嘗宦登封因學於大照又與廣德素爲知友大德弟子正順即十哲之一也視縉猶父心用感焉以諸因緣爲之強述銘曰

上德不德與慈運悲現於濁界俯爲人師以我無思破彼盡思爾方厭俗我則隨時由多分別妄生垢淨根不緣廢象豈樂鏡法不可著空即是病無得之得絕聖而聖文字非文字言語非言語云何以解脫云何而語汝隨宜說方便究竟非我與舍利依嵩山寂寥松柏所

—錄自『全唐文』第三七〇卷—

三三、大唐大安國寺故大德淨覺師塔銘

唐 王維

光宅眞空心王之四履建功無旱法將之萬勝故大塊羣籟無弦出法化之聲恆沙衆形字闕二爲寶嚴之色至如六師兆亂四諦徂征開甘露狹小之門出臭烟朽故之宅踞寶牀而搖白拂絲誘草菴沃金瓶而繫素繒遂登蓮座足使天口雄辯刮語燒書河目大儒捨仁擊義斯爲究竟孰不歸依禪師法名淨覺俗姓韋氏孝和皇帝庶人之弟也中宗之時後宮用事女謁寖盛主柄潛移戚里之親同分珪組屬籍之外亦綰銀黃況乎天倫將議封拜促上方令鑄印命尚書使備策誥朝而五土開國信宿而駟馬朝天禪師歎曰昔我大師尚以菩提釋位今我小子欲以恩澤爲侯仁遠乎哉行之卽是裂裳裹足以宵遁乞食餬口以兼行入太行山削髮受具尋某禪師故蘭若居焉猛虎舐足毒蛇熏體山神獻果天女散花澹爾宴安曾無喜懼先有涸泉枯柏至是布葉跳波東魏神泉應焚香而忽湧北天衆果候飛錫而還生禪枝必復之徵法水再興之象聞

東京有頤大師乃脫履戶前摳衣座下天資義性半字敵於多聞宿植聖胎一瞬超於累劫九次第定乘風雲而不留三解脫門揭日月而常照雪山童子不顧芭蕉之身雲地比丘欲成甘蔗之種大師委運遂廣化緣海澄而龍頷珠明雷震而象牙花發外家公主長跪獻衣薦紳先生却行擁篲乞言於無說請益於又損天池杯水遍含秋月之輝草葉樹根皆霑宿雨之潤不窺世典門人與宣父中分不受人爵廩食與封君相比至於律儀細行周密護持經典洪宗毫氂剖析窮其二翼卽入佛乘趣得一毛亦成僧寶於是同凡現疾處順於終忽謂衆人有疑皆問我於是夜當入無餘開口萬言音和水鳥踴身七樹光映天人如甓出行泯然趺坐以某載月日歸大寂滅某月日遷神於少陵原赤谷蘭若香油細氎用以荼毗合璧連珠爲之葬具城門至於谷口幡葢相連法侶之與都人縞素相半叩膺拔髮灑水坌塵升堂入室之徒數踰七十破山澍海之哭聲振三千則有僧某乙尼某乙故惠莊某氏某郡主賢者某乙等各在衆中共爲上首或行如白雪或名亞紅蓮或爲勝鬘夫人或稱毗邪居士二空法外何處進求七覺分中誰當決擇猶衣舍利莫獲菩提身塔不出虎溪淚碑有同羊峴表心成相相非離於眞如敘德以言言豈著於文字乃爲銘曰

小三千界後五百年空乘玉牒莫覩金仙無量義處如來之禪皆同目論誰契心傳其一弟在人間姊歸鳳闕去日留訓別時翦髮累賜金錢將加印紱忽爾宵遁終然兩絕其二救頭學道裏足尋師一花寶樹八水香池戒生忍草定長禪枝不疑少父更似嬰兒其三既立勝幡併摧邪網利眼金翅圓身寶掌巧撮死龍能調老象魔種敗壞聖胎長養其四四生滅度五陰虛空無說無意非異非同此身何處彼岸成功當觀水月莫怨松風其五

—錄自『全唐文』第三二七卷—

三四、少林寺碑

唐 裴漼

原夫星垂梵界聖緣開萬化之先日照王宮神跡蘊三靈之始包至虛以見世象教久傳於曠劫籠羣有以示凡法身初應於中古見神通之力廣拔苦因開智惠之門深明樂界鶴林變色覩其戀慕之心鴈塔開扉通其瞻仰之路少林寺者後魏孝文之所立也東京近甸太室西偏正氣居六合之中清都控九州之會緱山北峙亘宛洛之天門穎水南流連荆河之雲澤信帝畿之靈境陽城之福地沙門跋陀者天竺人也空心元粹惠性淹遠傳不二法門有甚深道業緬自西域來遊國都孝文屈黃屋之尊申緇林之敬太和中詔有司於此寺處之淨供法衣取給公府法師廼於寺西臺造舍利塔塔後造翻經堂香水成塗金繩爲約苦心精力俾夜作晝多寶金身之地不日就工如來金口之說連雲可庇西緣長澗夾松柏之蕭森北拒深崖覆筠篁之冥密烟花濃藹暝下天香泉籟清音曉傳空樂跋陁息心茲地樂靜安居感而遂通境來斯證寤寐之際若有神人致石磬一長四尺規制自然聲律咸具得之河曲空聞漢使之談浮於泗濱徒入夏王之貢管絃風夜合清響於中天鐘梵霜晨諧妙音於上劫時有三藏法師勒那翻譯經論遊集剎土稠禪師探求正法住持塔廟虬箭不居光塵易遠虹梁所指象設猶存周武帝建德中納元嵩之說斷佛老之教率土伽藍咸從廢毀明皇帝繼明正位追崇景福大象中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廼於兩京各立一寺因孝思所置以陟岵爲名其洛中陟岵即此寺也隋高祖受禪正朔既改徽號已殊惟此寺名特令仍舊開皇中有詔二教初興四方普洽山林學徒皈依者衆其柏谷屯地一百頃宜賜少林寺大業之末九服分崩羣盜攻剽無限眞俗此寺爲山賊所劫僧徒拒之賊遂縱火焚塔院院中衆宇倏焉同滅瞻言靈塔巍然獨存天龍保持山祇福護神力所及昔未曾有寺西北五十里有柏谷墅羣峯合沓深谷逶迤複磴緣雲俯窺龍界高頂拂日傍臨鳥道居晉成塢在齊爲郡王充僭號署曰轅州乘其地險以立烽戍擁兵洛邑將圖梵宮皇唐應五運之休期受千齡之景命掃長蛇薦食之患拯生人塗炭之災太宗文皇帝龍

躍太原軍次廣武大開幕府躬踐戎行僧志操惠瑒曇宗等審靈睠之所往辨謳歌之有屬率衆以拒僞師抗表以明大順執充姪仁則以歸本朝太宗嘉其義烈頻降璽書宣慰旣奉優教兼承寵錫賜地卌頃水碾一具即柏谷莊是也迨海寓旣平憲章云始僞主寺觀盡令廢除僧善護洞曉二門遠該三行詣闕進表特蒙置立武德中寺有白雀見貞觀中明禪師造重塔之辰白雀復示見璿圖肇啟初欲呈祥寶殿纔興遽聞相賀高宗天皇大帝光紹鴻業欽明至理嘗因豫遊每延聖教咸亨中乘輿戾止御飛白書題金字波若碑留旛像及施物永淳中御札又飛白書一飛字題寺壁雲開顧鶴電轉游龍神草競秀於椒塗雲泉迴飛於錦石雕甍增耀若綴春葩金疊分輝似懸秋露天皇升遐則天大聖皇后爲先聖造功德垂拱中有冬竹抽筍塔院後復有籐生證聖中中使送錢於籐生處修理陛階寺上方普光堂功德隨日修造自爾飛鳥莫敢翔集此寺跋陁疏置業造神徽皇家尊崇事光幽祕珍符薦臻於動植靈應亟發於庭除累聖屬心每頒渥澤王言宸翰旣疊映於雞峯寶象珠幡亦交馳於龍壑皇上睿圖廣運

神用多能藉明臺之化清繹天池之墨妙以此寺有先聖締搆之跡御書碑額七字十一年冬爰降恩旨付一行師賜少林寺鐫勒梵天宮殿縣日月之光華佛地園林動烟雲之氣色漢元魏武徒衒奇於篆素鍾繇蔡邕虛致美於緗簡日者明勅令天下寺觀田莊一切括責皇上以此寺地及碾先聖光賜多歷年所襟帶名山延袤靈跡羣仙是宅邁羅閱之金峯上德居之掩育王之石室特還寺衆不入官收曽是國土崇絶天人歸仰固以名冠諸境禮殊恒刹矣高僧跋陁明三藏心禪諸門弟子惠光道房稠禪師等精勤梵行克傳勝業惠光弟子僧達曇隱法上法師等十大德亦號十英復有達摩禪師深入惠門津梁是寄弟子惠可禪師等元悟法寶嘗託茲山周大象中寺初復選沙門中德業灼然者置菩薩僧一百廿人惠遠法師洪遵律師即其數也皇唐貞觀之後有明遵慈雲元素智勤律師虚求一義洞眞諦之源復有大師諱法如爲定門之首傳燈妙理弟子惠超妙思奇拔遠契元蹤文翰煥然宗途易曉景龍中勅中岳少林寺置大德十人數内有缺寺中抽補人不外假座無虛授澄什聯華林遠接武星霜殆周

於二紀蘭菊每芳於十步上座寺主都維那等牢籠法藏遊息禪林德鎣神珠戒成甘露海內靈岳莫如嵩山山中道場茲爲勝殿二室迴合八谷潺湲地匝貝花門連石柱妙樓香閣俯映喬林金刹寶鈴下搖清漢法界之幽贊如彼皇家之福應如此天長地久不傳悅利之宮劫盡塵微執記鐵圍之會精求貞石博訪良工將因曇客之詞或頌金仙之德聿宣了義遠喻眞空其詞曰

恒沙國土微塵品類妄見飛奔正心蘊櫃昏途莫曉淨根將墜樂於益纏若安夢寐悉哉大聖降跡閻浮潛迴寶軸廣運慈舟實無滅度示有降柔紺宮西闢白馬東流迷因慢生悟爲信起玉刹斯建寶山載峙花臺竹林清泉妙水靜惟眞相湛然攸止巖巖嵩嶺河洛巨鎮下屬九溪上干千仞天磴重阻仙都清竣式創招提是資誘進婉彼上德載誕者闍傳業西土演教中華孝文申敬恩賜仍加經營宴室迴出雲霞中岳北阯嵩山西麓斜界玉池洞開柏谷紆餘崗澗連延水木鬱起旃檀云誰卜築吾師苦行清修道場勵精像宇專力經堂金界繩直椒塗水香散花有地棲禪得方解空應眞默識開士乘盃遊集振錫戾止翻譯幽偈發揮妙理仙磬感靈神雀降祉運交土木代歷周隋劫火遞起魔風競吹法身咸翳淨國同隳式聞興復詎振奔離神堯應期撥亂反正皇矣覺力大宏福慶式遏醜徒聿扶神聖屢降恩旨兼敷錫命高宗時豫先后卜征亟迴雕輦屢倚虹旌嚴題玉札地振金聲珍符薦至在物斯呈我皇龍興有典咸秩懿茲上界式諧神筆雲搖大圜鑿迴少室草垂仙露林昇佛日護持八正年候能仁跋陀降德稠公有鄰厥後眞侶更傳了因辨才高行無替清塵倬焉梵衆代有明哲今我諸公蘊彼禪悅芳越蘅杜淨踰冰雪遠締津梁無非苦節穎上靈岳山開寶殿秀出梵天孤標神縣芥城可竭桑田有變貞石永刊靈花常遍

—錄自『全唐文』第二七九卷—

三三五、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雲禪師碑

唐　李華

東南苾芻之上首曰長老雲公報年若干僧夏若干永泰二年某月日涅槃於潤州丹徒天鄉寺人天痛慕江海寂寥御史中丞韋公元輔頃臨潤州嘗申跪禮無何韋公兼觀察領浙西按部至京江來修謁問長老曰如來遺教付囑仁賢貧道有檀像一龕敬以相奉意深言簡聞者淒然韋公致別之明日長老繩牀跏趺無病而滅嗚呼至矣哉昔支遁與謝公爲山水之遊竺法師與王度爲生死之約古今同道如見其人長老每言曰得天師於牧馬求善法於鬻香不可不敬樂羊以食子見疑苾芻以草繫成忍不可不仁智瑤死於大縣頂生退於釋宮不可不廉留侯先期而黃石悅元謀懇乞而觀音降不可不信學此四者以爲教端內訓緇褐外化羣品其餘觸類而長道遍恆沙長老法號法雲獲度於神龍之歲俗姓申氏其先魏都之望出於姜姓左右宣王詩所謂惟嶽降神者也曾祖寧皇朝考功員外郎祖靖睦州遂昌縣令父儉不仕以復楚之忠烈相韓之勳伐蓄靈韜曜鍾美後人長老童丱入道誦法華經景龍歲受具於本州龍興寺元袒律師由是萬計俱圓名冠同列與鶴林絢律師偕往嵩潁求法於大照和尚以心眼視微見無邊界果在掌中隨心舒卷喻菴羅熟終當自知此其端也道其兼受故無棄物有志於道來問長老曰飲甘露者當淨其身有涉道未宏來問長老曰菩提爲實耶無知無德涅槃爲空耶常樂我淨由是江表禪教有大照之宗焉至若願力所宏莊嚴佛教像飾同日月之照廚供盡人天之福積若山川流於他方凡聖去來緇素皆以天鄉爲中路之化城也夫三界爲牢鬼神同死使桎梏輪轉無解脫時佛性在煩惱之中佛身即衆生之體大法平等無所不同雪山滿月是爲眞語同音半字寧爲妄說如來毫相始於東土菩薩求法遍在西方慈悲之間固非一致若乃昆明劫灰夏時同學化人來周穆之歲恆星隕魯莊之年甘泉金人之祀伊蒲浮圖之說謂之爲妄則常情不測謂之爲實則迂闊難明立定哀之時書隱桓時事憑魯史之文猶未之詳況乎視聽之外出乎名言之域固宜然也國史傍錄往往合符者則宣尼稱西方有聖元老云吾師竺乾厥後感夢李明漸於中國楚王英尤敦此道常奉縑贖罪詔曰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

齋三月與神而爲誓其還𥿻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餝浮圖仁祠卽塔廟也潔齋爲誓卽禮懺也伊蒲塞則優婆塞也至魏受禪洛陽宮中有浮圖毀除之沙門以佛舍利擲水生光由是移於車道廣開禪室僧會揚化於三吳惠持演教於三蜀震曜聾瞽無代無之法壞也因盜吳同亂之積其後也賴曇休堅持之誓自菩提達摩降及大照禪師七葉相乘謂之七祖心法傳示爲最上乘南方以殺害爲事北方多豪右犯法故大通在北能公在南至慈救愍曲無不至其餘則澄公威神止石羯之虐惠始定力悛赫連之暴淨檢尼部之初曇柯律藏之始道安埀範羅什銓譯惠遠道生闡教於匡廬杯渡寶誌著異於江浙公之慈霊鎭攝智者之遐揚眞極法孱昏季在壞尋舉起稠公之衣而定興廢驗仲尼之記而崇建立我唐撫運同符聖覺中州儌外大智如林元奘無畏繼與東夏不可悉數舉甚殊尤長老旣滅門人僧某等戒還本源智人無學以某月十六日遷定於鶴林寺西江湖晦冥道路悽慟初吏部侍郎齊澣採訪江東見天鄉殿宇傾圮孰尸完葺乃請禪師與絢公當謂寺僧乾最得堅固力求眞實智乾元初奏請天下一十五寺長講戒律天鄉卽其一焉爾後率同心願善繕理禮部員外郞崔令欽常爲丹徒宗仰不怠無何吳越震擾緇侶竄伏長老挺身於戈劍之間宴坐於虎狼之口大浸不溺大火不焚天鄉獲全長老之力也韋中丞以句容令田少文悅長老之風宏無生教故托句容護殯葬事刺史韋公損奉善逝甚深之旨行菩薩廣大之慈大理司直兼丹徒令史坦性淨道周如潤州長老之兄弟之子曰堂構爲當代詞人修在家梵行與門人俾華贊德於萬斯年其文曰

至哉元德高標法流法而不著行而不求輪王自在象寶調柔黑夜生月驚波起州洲淪大浸日落中夜方外常在人間代謝性不遷易法無高下億萬人天從吾受化從受化已委順知時諸佛如是我今得之清江朗月古本仁祠以我道法爲人導師

—錄自『全唐文』第三二〇卷—

三六、海東故神行禪師之碑并序

唐 金獻貞

夫法之體也非名非相則盲聾智者莫能觀其趣心之性也若存若亡則童蒙理者焉可測其源故有學無學纔嘗香鉢之飯二乘三乘穿得藥樹之果言禪那者卽未還本之妙門因心階道之元路歸之者銷沙劫之罪念之者獲塵刹之德況乎經年累代積行成功深之又深其極致歟奧若位登五七聲亘三千紹佛種傳法燈卽我神行禪師受其記焉禪師俗姓金氏東京御里人也級干常勤之子先師安宏之兄曾孫積善薰心夔因感性年方壯室趣於非家奉事運精律師五綴一網苦練二年更聞法朗禪師在踟踞山傳智慧燈則詣其所頓受奧旨未經七日試問之曲直微言冥應以卽心無心和上歎曰善哉心燈之法盡在於汝矣勤求三歲禪伯登真慟哭粉身戀慕那極遂以知生風燭解滅水泡遠涉大陽專求佛慧乘危碧浪不動安心之念對險滄州逈策護戒之情誓願堅固承佛神威孤帆直指得到彼岸時屬凶荒盜賊亂邊勅諸州府切令捉搦吏人遇而詰之禪師怡然而對曰貧道生緣海東因求法而至耳吏不得自放撿繫其身廿有四旬矣於是同侶俟其無人時說桎梏而息焉僉語之曰汝盍如此耶答言吁我於往昔造罪業故今見罹苦甘心受之竟不脫休斯則忍辱納汙之迹和光匿耀之事也事解遂就于志空和上和上卽大照禪師之入室朝夕鑽仰已過三年始開靈府授以元珠不壞微塵便撮大千經卷非舒方寸遍遊百億佛刹常游泳於性海之深源恒翱翔乎眞空之幽際泊於和上欲滅度時灌頂授記曰往欽哉汝今歸本曉悟迷津激揚覺海闕 已歸寂應時豁爾得未曾有挑慧燈於虛室凝定水於禪河故遠近見聞尊重瞻仰不可殫載矣然後還到鷄林倡導群蒙爲道根者誨以看心一言爲熟器者示以方便多門通一代之祕典傳三昧之明燈實可謂佛日再杲自暘谷法雲更起率扶桑設欲括三達旱十方書其迹寫其功庸詎能記一分之德耳所冀道身地久慧命天長於戲能感已盡所應方移此則導師隱顯理必然故生平七十有六大歷十四年十月廿一日終於南岳斷俗之寺是日也圓穹黯黲三光爲之晦冥方祇振動

萬物因茲零落甘泉忽竭魚龍驚躍其中直木先摧猿鳥悲鳴其下於時素緇飲化遐邇同聲或聞異香飛錫空而電奔或覩瑞雲乘杯流而雨驟泣血焚身盡心葬骨殆三紀矣其處則懸崖萬丈流水千尋逃名洗耳之隱居拋世遁迹之幽棲定沼泓澄深藏慧日之光空林蕭索長引禪風之響北倚獨立之高岡西隣三藏之迴谷挂煙月於山頭捐金玉於淵底豈惟地理之崔萃復乃靈神之洞窟也記云雞足石室摩訶迦葉守法衣待慈氏豈非是歟世世稱巖今見在茲成蹤自爾其狀如門門闢之期未知幾許如是聖跡其數孔多難可詳悉耳今我三輪禪師者宿殖衆妙本有三身心無自性悟不由他同修道業互作師資於時安禪餘暇熟慮衷中謂言無形之理不建像而莫覩離言之法非著文以靡傳悲夫慈父懷玉而歸窮子得寶幾日是以招名匠畫神影造浮圖存舍利燒戒香洒定水致懇惻於先聖將龜鏡於季葉焉有若大隱明朝之賢棲心道境之士策念菩提之貴亞迹圓寂之徒相顧誓言我等數人共承沙佛齊念壓僧由是累紫氣於桂苑挺玉葉於金枝分鶩鑣驅鳳駕休沐清河之上泛舟檝於巨川蹈舞黃屋之下作棟梁乎大厦世上可覩於斯為盛盛必有衰古人所傳哀哉人世生也獨自以來死亦共誰而去歎爾未知過隟俛仰無有是非若欲出火宅而登露地截三有以歸一如者教網多端不如三覺助道非一隨喜為最故命忠直之吏勸潔淨之僧將茲有限之財造彼無窮之福於是取石名山伐木幽谷刊翠发搆紺宇庶幾標萬古之景跡歷千秋而不雕所謂人能宏道豈虛言哉善逝遺法付囑國家良有以也僕以狂簡無材忸怩有愧欲賛元化輒錄短懷未淨一心之地詎升三學之堂冀將螢火之熠竊助明景之暉前識早計焉可以攡指求月剖卵責晨也哉惟願天池有涸願海無涯水旱燋浸碑銘固存然後汒汒有識蠢蠢含靈灌法水於神器長道牙於心田永出愛欲之泥齊登涅盤之岸云爾其詞曰

深哉覺海量等虛空無名無相寂寂融融就中最勝三學為宗心心傳祖言語難通初因佛起來詣溟東誰能神解則我禪公辭親捨室超出樊籠入山求道踰海尋蹤韜光被苦策念成功師資每遇目擊相逢凝神壁觀獨步唐中還歸日域引導羣蒙逗機應物授藥無窮茲緣已畢化彼

天宮遺形空谷脫影雲峯同聲輻湊擗踊摧胸慈光已滅追戀何終有一眞僧親承法要神會一如心藏衆妙非言非默卽寂卽照出定鑒憶偏哀淺識彩畫神影容儀不忒更造浮圖再修功德萬古千年傳燈軌則金城鼎族紫府親皇一心若海百谷爲王前修激發結願平章齊沾法雨同遇佛光淸河舟檝黃屋棟梁衆中所望以此爲昌儻來若夢榮落無常涅槃迢遞何不貯糧勸僧潔行選士忠良刻銘雕石卜地成堂山崩海竭此欲無央日居月諸茲文久彰上從有（闕二字）至金剛四生蠢蠢三界汒汒飧禪悅食飮解脫漿咸臻覺道速詣眞場

—錄自『全唐文』第七一八卷—

三七、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唐 劉禹錫

初摩訶迦葉受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爲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爲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爲牛頭宗嚴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爲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爲儒博極羣書旣而嘆曰此仁義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炅改逢掖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慧力感通故旱麓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東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契至於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眞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爲天人師者皆脈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座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期冥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鎭三閏百爲大備尚理信古儒元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

者而於眞實相深達焉嘗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啟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藝誠達而山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知歸撞鐘告白龍象大會諸天檠香之蘊如見如聞卽相生敬明幽同感尚書欲傳信於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因有何以悟無彼達眞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爲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爲無也

—錄自『全唐文』第六〇六卷—

三八、唐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唐　劉禹錫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於榮利破榮莫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武力攝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剽而輕制輕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爲莊嚴國必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津公爲上首津之後雲峰證公承之證公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爲正法焉公號智儼曹氏子世爲櫆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侶獨不嗜戲其夙植固厚者歟生九年樂爲僧父不能奪其志抱經笥入岣嶁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聞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我入名門不住諸乘我得覺路逕入智地居室方丈名聞大千護法大臣多所賓禮嗣曹王皐之鎭湖南請爲人師自是登壇莅事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瓔珞爲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爲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皆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十三年

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湯沐剃頭頂與門人告别既卽寂而視身與色無有壞相嗚呼豈生能全吾眞故死不速朽將有願力耶予不得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一葬於寺東北隅傳律弟子中巽道準傳經弟子圓皎貞璨與其徒圓靜文外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予乞辭乃作長句以偈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以津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紀南方學徒宗與旨幼無童心至兒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逾五里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吁嗟律席之名兮與湘流而不已

—錄自『全唐文』第六一〇卷

三九、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唐 李華

道行無迹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滅而覺照圓明我天人師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爲不二之門其定也風輪駐機其慧也日宮開照其用也春泉利物三者備體誰後誰先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而涌出湛兮以有無觀聽而莫測寥焉以遠近思維而不窮智德皆空爲眞實際大悲恆寂遍撫羣迷月入百川之中佛匝千花之上修而證者元同妙有應而起者旁作化身先大師適來此土化身歟適去他方補處歟不可得而知也自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寄命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身銷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扶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氏諱元素字道清崇高紹興於法位冑緒不繫於人間慈母方娠厭患葷肉長至之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乳育安靜既亂稽首父母求歸法門卽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中薙度隸江寧長壽寺既進具已戒光還黑定水澄源雙王之不受泥塵香象之頓除羈鎖未之比也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眷毛際臉口若方丹目不顧盼聲佯扣玉入南牛

頭山事威大師撞鐘大鳴入海同味迦葉以頭陀第一大師亦斗藪塵勞聞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之最堅比獅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慧風吹雲宇宙皆淨威大師摩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別位開導來學於是騶虞馴擾衷仁之至也眾禽獻果明化之均也接足右繞百千人俱大師悉以菩薩呼之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而可隨無頓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常默默無法可說或有信願雙極懇求心要於我渴仰施汝醍醐問禪定耶吾無修問智慧耶吾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懷帝釋輪終爲世論自淨而已無求色聲既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來因藥草萬殊根莖等潤貌和言寡饑至飽歸或有聞尊稱而遷善現色身而獨得我無示念一作爾念道溥慈圓食不問鹹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水飽蚊蚋之饑渴道離人我順眾生之往來貴賤怨親是法平等故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糒奉上服而不拒齊於弊褐俾夫家有道侶府無爭人開元中本寺僧法密請至京口潤州刺史韋銑灑掃鶴林斯焉供養有屠者恣刃積骸如山聞大師尊名來仰眞範忽自感悟懺伏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師衲衣跏趺未嘗出戶公侯稽首不爲動搖至是如其懇求忻然降詣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仁皆同佛性無生無滅無去無來今濁流一澄清水立現諸佛所度我亦度之天寶中揚州僧希元密請至廣陵便風馳帆白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度江梁宋齊魯傾都來會津塞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邱陵皆委於所在行無住捨禮部尚書李澄時爲揚州牧齋心跪謁爲眾唱首望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之數皆超佛乘二州以貪法之心移牒踰月均吾喜捨成爾堅牢無非道場還至本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赴哀位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香雲幢幡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日四眾等號捧金身建塔於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眾申哀江湖震悼晨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椅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慘慟天地晦冥及發引登原風雨如掃慈烏覆野靈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門人達者曰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信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

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别義無差别羣生根器各各不同唯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至百實皆成汝能總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爲此宗融大師講法則金蓮冬敷頓錫而靈泉滿溢東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授巖大師巖授方大師方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眞乘妙緣靈祥嘉應僉具傳錄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吴中上首是也門人法欽徑山長老是也觀音普門文殊佛性惟二菩薩重光道源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微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構軒楹時惟海公求報師訓盧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世異人同泫然長慕僧慧端等蔭旃檀樹皆得身香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使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刺史韋昭理故給事中韓延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涇陽縣令萬齊融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淺者大理評事楊誥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況乎傳信其文曰

濁金淸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現膏漬炷然光明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啟迪瘖聾惟吾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與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因心寂道與人隨杳然元默湛入無爲性本非垢云何淨除身心宴寂大拯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恆沙劫壞智月常圓

—錄自『全唐文』第三二〇卷—

四〇、大唐故太白禪師塔銘 并序

唐 胡的

禪師法號觀宗得姓留氏東陽人也世積貞隱元泯不耀初尊夫人夢吉祥天女引行摩利上宮而娠太白焉闕有善護懷月不葷不腥肌宛彌澤藏珠川媚蘊玉方流至寶處而殊倫至人出而體別異香襲乎襁褓童顏清於冰雪文字進誘偏聰佛經滋味筵之但甘鹽素年至十二懇求出家如哀者欲涣不可遏也昔太子逾邁寧辭父王香象頓騰擺落羈紲乃登泰望山禮善惠禪師求無上法一見奇秀如會宿心舊徒門階新我堂室服勤左右道務精微初受楞伽思益等經便入禪宗性海然後波瀾祕藏不習而了其功文字有窮生知莫際囊鉢衣裓遐求戒珠便往南嶽禮制空禪師稽首論心演通祕奥菩提樹上汝得新枝師子座前詎量高下祖師傳教南北一十二人今牛頭山中禪師是最後者遠將啟慕研復眞言以心印心以法證法法且無別心寧有差失大善無修頓了無入二際清淨佛何間然禪師皃出常倫挺秀八尺時牛頭法眾欲近萬人無礙辨才闕瞻仰彼土緣盡思歸太白上方務安靜也不游京國遠名利也扃不關楗示無畏也常有兩虎依臥菴前低目輕步馴於家畜四境之內不聞暴聲我蘊大慈力感羣物諸毒皆善豈唯獸焉山雖高深不能隱其大德遠近禮謁如川之流故明州刺史王公術故明州刺史李公岑故劍南東川節度行軍司馬檢校戶部郎中任公侗故明州刺史盧公雲前後皆駐騎雲根稽求上法飢渴無量虛往實歸每有異香聞者非一嗚呼孰謂法梁將壞般若舟沈元和四年八月十五夜跏趺化滅享齡七十九僧臘卌九以其年十月一日權閉於太白峯南先意也州尊邑尹祭奠文衢緇素齊道幢幡蔽野慈雲聚而還散定水咽而更流猿鳥悲吟聲慘風雨物感如此人哀可知抵元和乙未歲建層龕遍於多寶佛塔依法像也門人闕海法常道眞明徹惠見光獻元微清瑗元悟等皆承師教戒定慧雙修恐刼火重然嵐風碎岳請銘大德於無朽文曰

如來示滅教留祕法言說非傳清淨印合火鏡陽照山空

響答一其眞乘無相妙覺無形三界上界前生下生月虧魄隱冰泮流清哭之香塔徒傷有情其二

—錄自『全唐文』第七二一卷—

四一、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 并序

唐 賈餗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形氣推遷行識相緣一受其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沙界塵劫驅迷走妄浩乎若汩諸巨海而無垠也倀乎若囚諸闇室而無曉也四蛇六賊攻其內熱啖燋芽寓其質而昧者舉世猶竊竊然以彊力敏智可大取所欲攘螳臂而戰蝸角其不勝也則憂悲恐懼日以交馳曾未知夫牽於名而溺於惑者以形質之相雖天地秋毫細大殊耳其有限一也其必盡一也以壽觀夭雖萬齡一瞬修促異耳其有限一也其必盡亦一也況大不及天地而遠不至萬齡者又惡足以擬議哉此西方之聖人所以懸覺照於無極也自大迦葉親承心印二十九世傳菩提達摩始來中土代襲爲祖派別爲宗故第六祖曹溪惠能始與荆州神秀分南北之號曹溪既沒其嗣法者神會懷讓又析爲二宗初師子比邱以遭罹大難恐異端之學起故傳袈裟以爲信迨曹溪凡十世而其間增上慢者徇名迷實至決性命以圖之故每授受之際如避仇敵及曹溪將老神會曰衣所以傳信也信苟在法衣何有焉他日請

秘于師之塔廟以熄心燕傳衣緜是遂絕師嗣法於神會大師者也上距大迦葉三十六代皆以眞空妙有覺性佛心默傳密付印可懸解行之謂般若到之謂涅槃得之者變凡聖爲反掌失之者淪生死於浩劫不以心得不著佛求知佛性之在我亦無我而可證洞然與空虛爲體無起無滅包大千而不礙窮萬古而不老而神通自在顯晦無迹陶冶萬有不始生心然後爲得也其教之大畧如此師諱雲坦代宗皇帝賜號曰大悲姓武氏蓋則天太后之族孫也父宣官至洛陽令師生而神雋七歲舉童子及第年二十歷太子通事舍人逸羣高步脫落羈束雖在軒冕之中泊如也及隨父至洛陽聞荷澤寺有神會大師卽決然箄服勤於師之門庭者八九年而元關秘鑰罔不洞解一旦密承囑付莫有知者後十五日而荷澤被遷於弋陽臨行謂門人曰吾大法弗墜矣遂東西南北夫亦何恒時天寶十二載也師既佩眞訣遊無定所以爲非博通不足以圓證故閱大藏於廬江浮查寺非廣問不足以具足故參了義於上都忠禪師繇是名稱高遠天下瞻企將東吾道固請出關天子降賜名之詔以顯其德時大歷八年也既周流江表四十餘載或山而栖或邑而遊鏡懸於空萬象俱納蚩蚩橫目所至成市癡愛貪欲榛荒心路以太無畏廓而闢之元和三年故丞相趙公之爲揚州始虛州之華林精舍以邀止焉初師之東遊也以世道交喪其日固久將息言向晦與物相遺恍惚之間若有以傳燈之契來授者且印指於頭曰以是爲信厥後每將演導則指迹如丹若乃制毒龍於金山柔猛虎於定山在江陰則神龜靈蛇之感現在江都則山鬼城神之慴伏皆顯仁藏用以示慈力斯衆目之所覩故畧不盡書而或者以爲怪迂之說不可爲訓是未聞菩薩大上遊乎不思議解脫者無心於物而物自交應者乎住華林九年年一百有八歷僧夏八十有八以元和十一年秋九月八日返眞於其寺明年建塔於州之西原門人遍於天下荷其教者惟上都西明寺全證證以自達摩以來皆有論譔而師之樂石未刻謂余能盡知其道寶歷元年駐錫於毗陵持其教宗與師之行事願得文而建諸塔廟余因采其略略可述者載於碑時丞相太原公總戎淮南之三年也其銘曰

茫茫萬有兮生死同纏業風振海兮識浪滔天覺者云誰兮有西方之大仙慈悲廣大兮妙力無邊八萬度門兮異

派同源文字言說兮罔非蹄筌惟心法皎皎兮如月斯懸
惟大迦葉兮首得而傳代代繩繩兮燈不絕然迄於荷澤
兮師又嗣焉法存形謝兮諸祖其然門人思慕兮塔彼西
原將祈不朽兮余可無言

—錄自『全唐文』第七三一卷—

四二、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并序

唐 白居易

大師號神照姓張氏蜀州青城人也始出家於智凝法師受具戒於惠萼律師學心法於惟忠禪師忠一名南印即第六祖之法曾孫也大師祖達摩宗神會而父事印其教之大旨以如然不動為體以妙然不空為用示真寂而不說斷滅破計著而不壞假名師既得之揭以行化出蜀入洛與俗人有緣用（一作月）開六壇僅三十載隨根說法言下多悟由是裂疑網拔惑箭漸離我人相者日日有焉起正信見本覺頓發菩提心者時時有焉其餘退惡進善隨分而增上者不可勝紀夫如是可不謂煩惱病中師為醫王乎生死海中師為船師乎嗚呼病未盡而醫去海方涉而船失粤以開成三年冬十二月示滅於奉國寺禪院以是月遷葬於龍門山報年六十三僧夏四十四明年傳教主院上首弟子沙門清閑糾門徒合財施與服勤弟子志行等營度喪事卜兆於寶應寺荷澤祖師塔東若干步窆而塔焉示不忘其本也其諸升堂入室得心要口訣者有宗

實在襄復儼在洛道蓋在鎮知遠在徐曰建在晉道光在潤道威在潞雲眞在慈一作磁雲表在汴歸忍在越會幽齊經在蔡智全景元紹明在秦各於一方分作佛事咸鼓鐘鳴吼龍象蹴蹋斯皆吾師之教力也不其盛歟衆以余黍聞法門人結菩提之緣甚熟請於塔石序而銘曰

伊之西北洛之南東法祖法孫歸全於中舊塔會公新塔照公亦如世禮祔於本宗

—錄自『全唐文』第六七八卷—

四三、圭峯禪師碑銘 幷序

唐 裴休

圭峯禪師號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縣人釋迦如來三十九代法孫也釋迦如來在世八十年爲無量人天聲聞菩薩說五戒八戒大小乘戒四諦十二緣起六波羅密四無量心三明六通三十七品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世諦第一義諦無量諸解脫三昧惣持門菩薩涅槃常住法性莊嚴佛土成就衆生度天人教菩薩一切妙道可謂廣大周密廓法界於無疆徹性海於無際權實頓漸無遺事矣最後獨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顧此法衆生之本源諸佛之所證超一切理離一切相不可以言語智識有無隱顯推求而得但心心相印印印相契使自證之光明受用而已自迦葉至達摩凡二十八世達摩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爲五祖又傳融爲牛頭宗忍傳能爲六祖又傳秀爲北宗能傳會爲荷澤宗荷澤於宗爲七祖又傳讓讓傳馬馬於其法爲江西宗荷澤傳磁州如如傳荆南張張傳遂

州圓又傳東京照圓傳大師大師於荷澤爲五世於達摩爲十一世於迦葉爲三十八世其法宗之系也如此大師本豪家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偶謁遂州遂州未與語退遊徒中見其儼然若思而無念朗然若照而無覺欣然慕之遂削染受教道成乃謁荆南荆南曰傳敎人也當盛於帝都復謁東京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復謁上都花嚴觀觀曰毘盧花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初在蜀因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三章深達義趣遂傳圓覺在漢上因病僧付花嚴句義未嘗聽受遂講花嚴自後乃著圓覺花嚴及涅槃金剛起信唯識盂蘭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禮懺修證圖書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爲禪藏總而叙之并酬答書偈議論等凡九十餘卷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眞體而融事理超羣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矣議者以大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爲務乃爲多聞之所役乎豈聲利之所未忘乎嘻議者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爲戒定慧開而爲六度散而爲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

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爲法隨願而起者爲行未必常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敎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敎不可以敎傳豈可以軌跡而尋哉自迦葉至富那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摧滅外道爲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爲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爲道跡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敎或專心禪寂或蟬蛻而去或火化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迹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爲大牛不超過無以爲大士故大師之爲道也以知見爲妙門寂靜爲正味慈忍爲甲盾慧斷爲劒矛破內魔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鎭撫邪雜解釋縲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訶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恥之三乘不興四分不振吾師恥之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恥之避名滯相匿我增慢吾師恥之故皇皇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崇人有依歸者不俟請則往矣有求益者不俟憤則啓矣雖童幼不簡

於敬接雖驁佷不怠於叩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大師之法者貪則施暴則斂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墮則奮自榮者慊自堅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義凡士俗有捨其家與妻子同入其法分寺而居者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戒法起家爲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爲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爲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甚衆不可以紀眞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深淺矣議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大師以建中元年生於世元和二年印心於圓和尚又受具於拯律師大和二年慶成節徵入內殿問法要賜紫方袍爲大德尋請歸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儼然如生容貌益悅七日而後遷於函其自證之力可知矣其月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於圭峯二月十三日荼毗初得舍利數十粒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諸煨中必得而歸今悉斂而藏於石室其無緣之慈可知矣俗歲六十二僧臘三十四遺戒深明形質不可以久駐而眞靈永劫以長存乃知化者無常存者是我

死後舉施蟲犬焚其骨而散之勿墓勿塔勿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法行皆有儀則違者非我弟子今皇帝再闡眞宗追諡定慧禪師青蓮之塔則塔不可以不建石不可以不斷且使其教自爲一宗而學者有所標仰也門人達者甚衆皆明如來知見而善說法要或巖穴而息念或都會而傳教或斷臂以酬德或白衣以淪跡其餘一禮而悟道終身而守護者僧尼四衆數千百人得其氏族道行可傳於後世者紀於別傳休與大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故得詳而敘之他人則不詳銘曰

如來知見大事因緣祖祖相承燈燈相燃分光並照顯說密傳摧邪破魔證聖登賢漸之者入頓之者全孰紹孰與圭峯在焉甚大慈悲不捨周旋以引以翼恐迷恐顛直示心宗傍羅義筌廣收遠取無棄無捐金湯魔城株杌情田銷竭芟伐大道坦然功高覺場會盛法筵不染而住淤泥青蓮性無去來運有推遷順世而歎衆生可憐風號曉野鐘摧夜川舍筏而去溺者誰前巖崖荆榛阻絕危懸輕錫而過蹈者誰肩不有極慈孰能後先吾師何處復建橋舩

法指一靈徒餘三千無負法恩永以乾乾

—錄自『全唐文』第七四三卷—

四四、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唐 劉禹錫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樞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輮輪異象至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慈救諸苦廣起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宏以權實示其攝修味眞實者卽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佈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覬福罹於苦者證業以銷冤革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爲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爲世導師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爲戲十三慕道遵懷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啟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

公以契眞乘洪鐘蘊聲扣之斯應陽燧含焰睎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者衆生存頓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愍彼南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帶縛者斷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瘖矇洞開荒憬潛革邑中長者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復引僧舍身心恒寂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南伽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儵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趺坐而滅至於茶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長容澤差衰眞予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璣者數十百爲於戲肖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之位故殊相以現靈亦猶鳳毛成字麟角生肉必有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升乃率其徒圓寂道宏如亮如海等相與抆淚具役建塔於禪室之右端從衆也初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元宗之中元也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旣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存神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懐不可以闕一緣謂予爲習於文者故繭足千里以誠相投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寖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還颸於金石傳信百劫彼墮淚之感豈儒者流專之敬酬斯言銘示眞俗文曰

如來說法遍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爲禪至道不二至言無辯心法東行葦迷丕變七葉無嗣四魔潛扇佛衣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珠一室寥然高山之隅爲法來者千百人俱裔民嗤嗤戶有犀渠攝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旣普度門斯盛合爲一乘散爲萬行卽動求靜故能常定絶緣離覺乃得究竟生非我樂死非我病現滅者身常圓者性本無言說付屬其誰等空無礙後覺得之像閟靈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錄自『全唐文』第六一〇卷—

四五、潭州大溈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 并序

唐 鄭愚

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爲是而五常敎化人事不外於性命精神之際史氏以爲道家之言故老莊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盪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叕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辯巧歷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寂城市不必喧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蹟非盡無也冥於順也遇所卽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蹋於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然非聰明瓌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皆是時之鴻厖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溈蟠林穹谷不知其嵐幾千百重爲熊豹虎兕之封虺蜮蝌蟒之宅雖夷人射獵虞迹樵甿不敢田從也

師始僧號靈祐福州人笠首屩足背閩來游菴於翳薈非食時不出淒淒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夕物不能害非夫外生死忘憂患冥順天和者孰能與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簞瓢樂陋巷夫子猶稱詠之不足言人不堪其憂以其有生之厚也且死生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爲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皆涉語是非之端辯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以茲爲事其徒稍稍從之則與之結構廬室與之伐去陰黑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爲飲食綱紀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爲稱首武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遽裹首爲民惟恐出蚩蚩之輩有職者益貴重之矣後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己輿親爲其徒列又議重削其鬚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爾以鬚髮爲佛耶其徒愈強之不得已又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爲同慶寺而歸之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爲意忽一二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

正月九日終於同慶精廬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五卽窆於大潙之南阜其徒言將終之日水泉旱竭禽鳥號鳴草樹皆白雖有其事語且不經又非師所得之意故不書師始聞法於江西百丈懷海禪師諡曰大智其傳付宗系僧牒甚明此不復出師亡後十一年其徒有以師之道上聞始詔加諡號及墳塔以厚其終豈達者所爲耶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精神爲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得失憂喜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餉歇息煎熬形器起如寇讎行坐則思想偃臥則魂夢以耽沈之利欲投老朽之筋骸餐飯既耗齒髮已弊又拔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己曾不知息形休影捐慮安神自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然而盡親交不嘗如行路利養悉委之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淫渝汙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性然其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概各言宗教自號矛盾故褐衣髡首未必皆是若予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羇旅之役形彫氣乏嘗不遠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既無妻子之戀思近田閭之樂非敢強也恨不能也況洗心於是踰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虔者以師之圖形自大潙來知予學佛求爲讚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龐偉絕之度者也則報之曰師之形實無可贊心或可言心又無體自忘吾說審虔不信益欲贊之云云既與其贊則又曰吾從居大潙者尚多感師之開悟者不一相與伐石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欲其文辭近吾師之側謂予又不得不爲也予笑不應後十來予門益堅其說且思文字之空與碑之妄空妄既等則又何虞咸通六年歲在乙酉草創其事會予有疾明年二月始迄其銘又因其說以自警觸故立其意不專以褒大潙之事云爾銘曰

湖之南湘之西山大潙深無蹊虎日嘯猿又啼雨槭槭風凄凄高入雲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攜彼上人忘其身一晏坐千餘旬去無疎來無親夷積阻構嶙峋棟宇成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孰無情識好惡知寵驚貢物藏百慮陳隨婉轉任崢嶸雲糊天月不明金在鑛火收熒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六度備萬行圓常自隨在畔邊要卽用長目前非艱難不幽元哀世徒苦馳驅覓作佛何

其愚算海沙登迷廬眼喘喘心區區見得失繫榮枯棄知覺求形模近似遠易復難但無事心卽安少思慮簡悲歡淨蕩蕩圓團團更無物不勞看聽他語被人謾生必死理之常榮必悴非改張造衆罪欺心王作少福須天堂善惡報正身當自結裹無人將心作惡口說空欺木石嚇盲聾牛阿房鬼五通專覷捕見西東禁定住陽朦朧與作爲事不同最上乘有想基無結淨本無爲人不見自心知動便是莫狐疑其下說沒文詞識此意見吾師

—錄自『全唐文』第八二〇卷—

四六、仰山光涌長老塔銘

唐　宋齊丘

夫衆生者晝則共一明夜則共一暗明不爲之缺暗不爲之分蓋衆生同一智而共一見也佛佛相授祖祖密傳以玆爲法實無法也仰山心偈天下泳之正爲此也然其化導大綱祖教專用傳襲源流謂石亭仰山之宗則涌公嗣其後也公法號光涌豐城縣張氏也誕生之夕神光照庭鄰人以爲珠璧之祥間而伺之生男子也七歲請學儒詩書禮樂若有素習十三請學佛經論禪智悉如生知一旦請遊方求師父母器而從之於時石亭之羶風行四海乃往禮之石亭爲之剃度復就開元寺眞公傳淨名經密旨十九詣襄州壽山寺戴公受大戒遂攜缾錫遍禮有德以有間斷意契無間斷心以有生滅身得無生滅體石亭有似驢之問涌公有非佛之對石亭堂見諸方學人來便問和尚來石亭曰還見和尚否對曰見石亭曰見和尚何似驢學人無對石亭將此語每問折到學人未有能對者石亭乃問涌公云子將作麼對曰禮拜和尚來石亭曰還見和尚否對曰見石亭曰見和尚何似驢對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石亭曰既不似佛似箇什麼對曰若更有所似與驢何別石亭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有此語來近二十

年無人決了境于大利根當自保任吾不能盡標于異日可知而自行矣嘗大奇之謂之肉佛
可以化人矣石亭歸寂公燃第三指以報法又燃第四指
以報親皆不葬之事也仍歸止於仰之棲隱寺紹祖風也
洪師南平鍾王聞其名若禪師家麟鳳無有肩其威德者
遂遣使迎止於府下使者至師不起於是州牧邑尹至亦
不起已而士民皆來又不起乃共訴之曰師如不起貽郡
縣之咎由是不得已而後從之既至復館師於石亭繼美
名也是時為人說法明色空一相人佛同種使士者捨書
劍農者棄耒耜工者忘釿墨賈者散金玉萬務失緒官不
能禁師之教化明白也如是天祐十四年秋還如舊隱昇
元二年夏順化於禪寢僧臘七十俗齡八十有九門人具
茬禮塔於山之西南隅表至德也嗚呼涌公王者固召不
就困悉悲而後就之眞天人也將來者多方求知猶有弗
獲足見涌公不泯其能蓋力救末法之弊爾入室弟子彥
新執古之士也任彼肉耳聆余廣譽不遠千里自袁而來
以行狀授余請銘殊不知人不勝名文不勝德然哀其誠
愍強而應之其辭曰

佛佛佛乃眞物自迷誤無得失曹溪歿仰山出曹溪體仰

山骨曹溪虛仰山實佛兮涌涌兮佛

—錄自『全唐文』第八七〇卷—

四七、大漢韶州雲門山大覺禪寺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碑銘并序

五代　陳守中

原夫眞空無相劫火銷而性相何來妙法有緣元氣剖而因緣何起造化莫能爲關鍵元黃不可爲種根乩乎十號之尊出彼三祇之劫增莫知而減寧覩詎究始終望不見而名無言孰明去住不有中有不空中空匪動匪搖常寂常樂拘留孫之過去釋種圓明毗婁尸之下生元符合契繇是修行道著相好業成爰授記於定光迺度人於摩竭自是一音演說二諦宏宣開八萬法門化三千世界大乘六而小乘九慧業難基欲界四而色界三昏波易染所以興行六度接引四生求眞者競洗六塵修果者咸超十地盡使昏衢之內俱萌捨筏之心大癊人天俾居淨土其後衣纏白氎屣脫金沙示無住之身現有終之理於是迦葉結集阿難證眞遞付心珠住持法藏象教遠流於千輩覺花遍滿於十方馬鳴興護法之功龍樹顯降魔之力師師相受法法相承大化無窮不可思議而自我祖承運明帝御乾符聖夢以西來圖粹容而東化金言玉偈摩騰行首譯之文鹿苑雞林佛朔遂身游之化迨於魏晉迄至隋唐達理者甚多得道者非少其如歷帝歷代有廢有興未若當今聖明欽崇教相者也伏惟睿聖文武隆德高明宏道大光孝皇帝陛下德參覆載道合照臨叶九五之龍飛應一千之鳳歷承帝嚳有堯之慶鴻業勃興體下武繼文之基聖功崛起每念八紘紛擾九土艱虞耀干戈弧矢以宣威救生靈塗炭用聲明文物而闡教致寰宇雍熙櫛沐忘勞鑿大禹之所未鑿造化不測開巨靈之所未開慶雲呈而甘露垂嘉穀生而芝草出其於儒也則石渠金馬刋定古今八索九邱洞窮淵奧其於道也則探元抱樸得太上之妙門寶籙靈符授虛皇之祕訣於幾暇既崇於儒道注宸衷復重於佛僧是妙奉三寶於虛（字闕一）福萬民於寰宇紺宮金剎在處增修白足黃頭聯辰受供而乃頻彰瑞感顯應昌期矧以韶石奧區曹溪勝地昔西來智藥三藏駐錫於曹溪曰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肉身菩薩於此興化學道者如林故號曹溪曰寶林也二十八祖之心印達摩東傳三十三代之法衣祖師南授洎六祖大師登正果之後所謂學者如林天下高僧無不臻湊者矣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者則別頴一枝也大師澄眞不運定性自然馳記前之高名躡迦維之密行慧燈呈耀智劍發硎

六根淨而五服清不染不著四果證而三明朗自悟自修啟禪門而定水湛澄搜律藏而戒珠瑩澈水上之蓮花千葉清淨芬芳空中之桂魄一輪孤高皎潔機無細而不應道有請而必行故得百福莊嚴萬行圓滿盡諸有漏達彼無爲大師諱文偃姓張氏吳越蘇州嘉興人也生而聰敏幼足神風不雜時流自高釋性纔逾丱歲便慕出家乃受業於嘉興空王寺律師志澄下爲上足披經譯偈一覽無遺勤苦而成依年具尸羅於常州戒壇初習小乘次通中道因聞睦州道蹤禪師闡揄高險往而謁之來去數月忽一日禪師發問曰頻頻來作什麼對曰學人己事不明禪師以手推出云秦時轆轢鑽師因是發明微而有理經數載策杖入閩造於雪峯會下三禮之後雪峯和尚頗形器重之已是時千人學業四衆咸歸肅穆之中凡聖莫測師朝昏參問寒燠屢遷昂鶴態於羣流閉禪扉於方寸因有僧問雪峯曰如何是觸目不見道運足焉知路雪峯曰吽其僧不明舉問師此意如何師曰兩斤麻一疋布僧又不明復問何義師曰更奉三尺竹僧後問於雪峯峯曰噫我常疑箇布衲其後頗有言句繁而不書乃於衆中密有傳授因是出會游訪諸山後雪峯遷化學徒問曰和尚佛法付誰峯曰遇松偃處住學徒莫測偃者則師之法號也遺誡至今雪峯不立導未届於曹溪旋謁靈樹故知聖大師（如敏長老）以識心相見靜本冥同儔侶接延僅逾八載丁丑知聖忽一日召師及學徒語曰吾若滅後必遇無上人爲吾荼毗及戊寅歲知聖大師順寂恰遇高祖天皇大帝駕幸韶陽至於靈樹敕爲焚爇果契前言也師是時奉詔對敭便令說法授以章服次年又賜於本州爲軍民開堂師據知聖筵說雪峯法牧守何希範禮足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草是日問禪者接踵其對答備傳於世師爾後惓於延接志在幽清奏乞移庵帝命俞允癸未領衆開雲門山搆創梵宮數載而畢莫不因高就遠審地爲基層軒邃宇而湧成花界金繩而化出曉霞低覆絳幃徵襯於雕楹夕露散垂珠網輕籠於碧月匼匝盡奇峯秀嶺逶迤皆潑黛堆藍泉幽而聲激珠璣松（闕一字）而勢拏空碧由是裝嚴寶相合雜香廚樞衣者歲溢千人擁錫者雲來四表菴羅衛之林畔景象無殊耆闍崛之山中規模匪異院主師傳表奏造院畢功敕賜額曰光泰禪院至戊戌歲高祖天皇

大帝詔師入闕朝對有容因宣問曰作麽生是本來心師曰舉起分明帝知師洞韞元機益加欽敬其日欲授師左右街大僧錄遜讓再三而免翌日賜師號曰匡眞大師延駐浹旬賜内帑銀絹香藥遣迴本院厥後常注宸衷頻加賜賚尋伏遇中宗文武光聖明孝皇帝纘承鴻業廣布皇風廓靜九圍常敬三寶復降詔旨命師入於内殿供養月餘仍賜六銖衣錢絹香藥等却旋武水幷顯賜塔院額曰瑞雲之院寶光之塔師禪河浩淼聞必驚人有問禪者則云正好辦有問道者則云透出一字有問祖師意者則云日裏看山凡所接對言機大約如此了義元遠法藏幽微化席一興歲華三紀師於生滅處在色空中來若鳳儀作僧中之異瑞去同蟬蛻爲天外之浮雲於屠維作噩之歲四月十日寢膳微爽動止無妨忽謂諸學徒曰來去是常吾當行闕二字命侍者奉湯師付湯椀於侍者曰第一是吾著便第二是汝著便亟令修表告別君王乃自札遺誡曰吾滅後不得教俗着孝衣哭泣備喪車之禮則違我闕三字也付法於白雲山實性大師志庠其日子時瞑目怡顏疊足而化嗚乎化緣有盡示相無生端然不壞之身寂爾歸

眞之性惠海雖乾於此界法山復化於何方風雲慘澹以低垂衆鳥悲鳴而不散學徒感極瞻鴈塔以銜哀門客戀深拜禪龕而雪涕以當月二十有五日諸山尊宿四界道俗送師入塔壽齡八十六僧臘六十六香飄數里闕二字一隅護法龍神出虛空而閃爍受戒陰隲現髣髴之形容其後諸國侯王普天僧衆聞師圓寂競致齋羞而後一十七年我皇帝陛下應天順人垂衣御極順三靈而啓聖紹四葉之耿光大振堯風中興佛法至大寶六年歲次癸亥八月有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忽於夢中見大師在佛殿之上天色明朗以拂子招紹莊報云吾在塔多時汝可言於李特達秀華宮使特進李託也託他奏聞爲吾開塔紹莊應對之次驚覺歷然是時李託奉敕在韶州於諸山門寺院修建道場因是得述斯夢修齋事畢迴京奏聞聖上謂近臣曰此師道果圓滿坐化多年今若託夢奏來必有顯現宜降敕命指撝韶州都監軍府事梁延鄂同本府官吏往雲門山開塔如無所壞則奏聞迎取入京梁延鄂於是准敕致齋然後用功開鑿菩薩相依稀旋覩蓮花香馥郁先聞須臾寶塔豁開法身如故眼半合而珠光欲轉口微啓而珂

雲密排髭髮復生手足猶軟放神光於方丈晃耀移時興瑞霧於周迴氤氳永日即道即俗觀者數千靈異既彰尋乃具表聞奏敕旨宜令李託部署人船往雲門修齋迎請天吳息浪風伯清塵直濟中流俄達上國敕旨於岵崍步駐泊翌日左右兩街諸寺僧衆東西教坊四部伶倫迎引靈龕入於大內螺鈸鏗鏘於玉闕幡花羅列於天衢聖上別注敬誠賜昇祕殿大陳供養疊啟齋筵排內帑之瓌珍饌天廚之薀藻列砌之驪珠斛滿盈盤之虹玉花明浮紫氣於皇城字闕一靈光於清禁聖上親臨寶輦重換法衣謂侍臣曰朕聞金剛不壞之身此之謂也於是許羣僚士庶四海蕃商俱入內庭各得瞻禮瑤林畔千燈接晝寶山前百戲聯宵施字闕三不可殫紀以十月十六日乃下制曰定水澄源火蓮發豔夙悟無生之理永留不朽之名萬象都捐但祕西乾之印一眞不動惟餘南祖之燈韶州雲門山證眞禪寺匡眞大師早契宗乘洞超眞覺雖雙林示滅十七年靡易金軀隻履遺蹤數萬年應迴葱嶺朕顯膺歷數纘嗣丕圖洎三朝而並切皈依乃一心而不忘迴向仰我師而獨登果字闕一在沖人而良字闕一歎嘉宜行封賞之文用示褒崇之典可贈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證眞禪寺宜昇爲大覺禪寺重臣將命乳奠坤儀太常行禮於天墀綸誥宣恩於雲陛固可冥垂葱貺密運神通資聖壽於延長保皇基於廣大師在內一月餘日聖澤優渥七寶裝龕六銖裁服頒賜所厚古今難倫當月二十九日宣下李託部署却迴山門有參學小師雙峯山長老廣悟大師賜紫竟欽溫門山感悟大師契本雲門山上足小師應悟大師常實等同部署眞身到闕亦在內庭受供恩渥異常其諸上足門人常厚等四十餘人各是章衣師號散在諸方或性達禪機或名高長者在京小師悟明大師都監內諸寺賜紫常一等六十餘人或典謀法教或領袖沙門臣才異披沙學同鑄水虔膺鳳旨紀實性以難周愧匪雄詞勒貞珉於不朽乃爲銘曰

於穆大雄教敷百億亭育二儀提攜八極不滅不生無聲無色阜爾神功昭然慧力其一化無不周道無不備法既流兮教既布矣爰末滅樂歸乎妙理寶性眞宗枝分風靡其二祖祖傳心燈燈散燭詮諦騰鑣聖賢交躅種種津梁門門杼軸正覺廣焉尋之不足其三厥有寶林重芳一葉布無上

乘登無上檝法炬曈曨尼珠煒煜拯溺迷津救焚塵劫其四
南北學徒摳衣朝夕無醉不醒無昏不釋示其生焉來彰
慧績示有滅焉歸圓眞寂其五湛然不動塔韞寶光玉闕一字
彌赫金相彌莊時乎未來我則晦藏時乎至矣我則昭彰
其六爰於明朝現慈法質如撥障雲重舒朗日瑞應皇闕福
隆帝室聖覽禎祥恩須洋溢其七三翼沿泝千里請迎迎來
丹闕設在三清金銀羅列瓊璧堆盈俄生紫氣潛覆皇城
其八日陳供席夜奏笙歌施億寶貝捨萬綺羅神傾薝蔔天
降曼陁前佛後佛顯應斯多其九明明聖君仁仁慈主聖比
和風慈同甘雨祚與天長教將地固勒之貞珉永芳千古
其十

—錄自『全唐文』第八九二卷—

四八、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

唐 公乘億

蓋聞妙諦惟元不可以一理測眞筌至奧不可以諸相求隨萬物而泯色空而不生不滅超三界而越塵垢故無去無來此乃不思議者其惟西方釋迦牟尼佛之謂乎伏自教傳西域化被中原漢明推入夢之祥梁武顯施身之願語其大也外不見須彌之廣言其小也內不知芥子之微斯乃梵璽哀然代代相付肇自摩訶迦葉迄於師子尊者統爲二十三代而後達摩多羅降於漢土至能秀分之爲七而後苞披葉附派別脉分其眞宗不泯不滅者則我大覺大師固有系焉和尚姓孔字存獎家本鄒魯郎闕里之裔孫也乃祖乃父因官隷於薊門歷祀既深籍同編人和尚以無量刦中修菩薩行及茲降世豈同凡倫當衣釆之妙齡蓄披緇之大志未踰七歲卽悟三乘啟白所親懇求剃落遂於薊三河縣盤山甘泉院依止禪大德曉方乃親承杖履就侍缾盂啟顧全身惟思半偈大中五年伏遇盧龍軍節度使張公奏置壇場和尚是時戒相方具而後大中九年再遇侍中張公重起戒壇於涿郡衆請和尚以六

踰星紀三統講筵宣金石之微言示玉毫之真相三千大千之世界靡不瞻依十一十二之因緣竟無凝滯禪大德元公者即臨濟之大師也和尚一申禮謁得奉指歸傳黃蘗之真筌授白雲之祕訣所爲醍醐味爽乍灌頂以皆醒薝蔔花香纔經手而分馥一旦旋辭舊刹願歷諸方西自京華南經水國至於攀蘿冒險踣石眠雲經吳會與發之都盡梁武莊嚴之地無不追窮聖迹採討朝宗後過鍾陵伏遇仰山大師方開法宇大啟禪扃赴地主之邀迎會天人之供施面陳奧義衆莫能分和尚立以剖之如刀解物仰山目眙擊指稱歎再三遽聞臨濟大師已受滿相蔣公之請纔凝省侍飛錫而遽及中條尋獲參隨置杯而將渡白馬當道先太尉中令何公專發使人迎請臨濟大師和尚翼從一行不信宿而至於府下而乃止於觀音寺江西禪院而得簪裾繼踵道俗連肩曾未期年是至遷化斯蓋和尚服勤道至展敬情深無乖靈堵之儀克盡荼毗之禮云乾符二年有幽州節度押兩蕃副使檢校秘書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董廓及幽州臨壇律大德沙門僧惟信并涿州石經寺監寺律大德宏㬇等咸欲指陳盤嶺祈請北歸和尚欲徇羣情將之薊部晨詣衙庭啟述行邁先時中丞韓公之叔曰贊中遽聞告云撫掌大敬迺曰南北兩地有何異也魏人何薄燕人何厚如來之敬豈如是耶和尚辭不獲已許立精舍韓公之叔常侍及諸檀信鳩集財貨卜得勝槩在於南輭門外通衢之左成是院也有如化成松栢將杞梓俱來文石與碔砆洊至重廊複道竹翠松青四户八窗風輕月朗和尚樂兹幽致用化羣迷開解脫門演無量法能使天花散地水月澄空常與四衆天人皆臻法要六州士庶盡結勝因豈謂一念俱尸奄從物化斯乃文德元年七月十二日也享齡五十九僧臘四十一有親信弟子藏暉行簡一以主喪一以傳法大德奉先師之遺命於龍紀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於本院焚我真身用觀法相闔城禪律繼踵爭來四達簪裾連肩悉至於是幡花蔽日螺唄喧天火纔發而雲自愁薪不加而風助勢三日三夜號禮如斯於香爐之中得舍利一千餘粒諸寺大德各各作禮請分供養焉於戲雪髭如故其儀宛然捧一履以徒悲仰雙林而莫見遂建墖於府南貴鄉縣薰風里附於先師之墖志也億到職之初曾獲瞻禮法主大德藏暉

不以億才業膚淺具聞於我公相請撰斯文億秉筆惕然
得盡蕪鄙銘曰
傳如來教厥惟大雄百千刦外方丈室中慈悲是念色相
皆空端然不動豈染塵蒙矯跡三界安心四禪身雖是假
道本無邊璞内有玉火中生蓮傳法何處隨其有緣越絶
支遁匡盧遠公高情遠致跡異心同既離邪縛肯處凡籠
松軒竹徑空悲夜風我性不動我心就然果得舍利粒粒
珠圓幡花豔閃螺唄交連唱偈作禮聲徹梵天寶刹新建
招提舊蹤蓮芳不見葱嶺誰逢嚮亮朝磬清泠夜鐘歷千
萬祀傳我禪宗

—錄自『全唐文』第八一三卷—



祖堂集

五代 靜、筠 合編



祖堂集序

泉州招慶寺主淨修禪師文僜述

夫諸聖興來由收迷子家上根器悟詣旨於鋒鋩未兆之前中下品流省玄樞於機句已施之後根有利鈍法無淺深剋從聖人雖利生而匪生聖人雖興化而寧化苟或能所斯在爲爲利害之方然遣半偈一言蓋不得已而已言教甚布於寰海條貫未位於師承常慮水涸易生烏馬難辯今則招慶有靜筠二禪德袖出近編古今諸方法要集爲一卷目之祖堂集可謂珠玉聯環卷舒浩瀚既得奉味但覺神清仍命余爲序堅讓不獲遂援毫直書庶同道高仁勿以譏誚乃錄云爾

已上序文幷祖堂集一卷先行此土爾後一卷齊到謹依具本爰欲新開印版廣施流傳分爲

二十卷以此先寫七佛次腰天竺二十七祖幷諸震旦六代代代有傍正祖位次第並以錄上隨其血脉初後聯綿佀稼之儀有孫有嫡也其纂成所以群英散說周覽於眼前諸聖異言獲睹於卷內今以沙門釋譽所異中華集者永祛惜法之痕此界微書願教知禪之爰深衛洞徹乞恕愆疵一一上名次第如後

第一毗婆尸佛　第二尸棄佛　第三毗舍浮佛

第四拘留孫佛　第五拘那含佛　第六迦葉佛

第七釋迦佛　第一大迦葉祖　釋尊傳金襴袈裟見在雞足山令迦葉持此衣待彌勒出世分付此衣傳衣爲信也

第二阿難祖　第三商那和修

第四優婆毱多　第五提多迦　第六彌遮迦

第七婆須密　第八佛陀難提　第九伏陀密多

第十脇祖師　第十一富那夜奢　第十二馬鳴尊者

第十三迦毗羅祖師　第十四龍樹祖師　第十五提婆祖師
第十六羅睺羅　已上七佛并西天二十三祖第一卷已畢　第十七僧伽難提
第十八伽耶舍多　第十九鳩摩羅　第二十闍夜多
第二十一婆修盤頭　第二十二摩拏羅　第二十三鶴勒祖師
第二十四師子比丘　第二十五婆舍斯多　第二十六不如密多
第二十七般若多羅　第二十八初祖達摩　第二十九祖惠可
第三十祖僧璨　第三十一祖道信　第三十二祖弘忍
第三十三祖慧能　已上天竺并震旦六代衣鉢相傳第二卷畢　初祖傍出　道育 惣持　第三卷畢
四祖下傍出　慧融第一　智嚴第二　慧方第三　法持第四　智威第五
慧忠第六　前智威下出　馬素和尚　馬素下出　道欽和尚　道欽下出
鳥窠和尚　已上九人則空宗也　五祖下傍出　神秀和尚　安國師　道明和尚
前神秀出　普寂和尚　普寂下出　嬾懶和尚　老安下出　騰騰和尚
坦然和尚　破竈墮　已上八人則比宗也　六祖下出　思和尚　荷澤和尚
忠國師　崛多三藏　智策和尚　本淨和尚　玄覺和尚　讓和尚

已上八人第四十一代　第三卷已畢　思和尚下出　石頭和尚　忠國師下出　耽源和尚
已上二人四十二代　石頭下出　天皇和尚　尸利和尚　丹霞和尚　招提和尚
藥山和尚　第四卷已畢　大顛和尚　長髭和尚　已上七人四十三代　天皇下出
龍潭和尚　丹霞下出　翠微和尚　藥山下出　雲巖和尚　華亭和尚
椑樹和尚　道吾和尚　大顛下出　三平和尚　長髭下出　石室和尚
已上八人四十四代　龍潭下出　德山和尚　第五卷已畢　翠微下出　投子和尚
圓禪師下出　宗密禪師　雲巖下出　神山和尚　洞山和尚　道吾下出
漸源和尚　石霜和尚　第六卷已畢　花亭下出　夾山和尚　已上八人四十五代
德山下出　巖頭和尚　雪峯和尚　第七卷已畢　洞山下出　雲居和尚
欽山和尚　中山和尚　曹山和尚　華嚴和尚　本仁和尚　青林和尚
疎山和尚　龍牙和尚　幽棲和尚　夾山下出　上藍和尚　第八卷已畢
落浦和尚　盤龍和尚　逍遙和尚　洞安和尚　黃山和尚　韶山和尚
石霜下出　掁賢和尚　大光和尚　肥田和尚　涌泉和尚　南際和尚
雲蓋和尚　九峯和尚　岸嶽泰　寶蓋和尚　已上二十八人四十六代　巖頭下出

玄泉和尚　烏巖和尚　靈巖和尚　羅山和尚　第九卷已畢　雪峯下出
玄沙和尚　長生和尚　鵝湖和尚　大普和尚　鏡清和尚　翠嵒和尚
報恩和尚　化度和尚　鼓山和尚　隆壽和尚　安國和尚　長慶和尚
第十卷已畢　保福和尚　雲門和尚　齊雲和尚　永福和尚　福清和尚
潮山和尚　惟勁和尚　越山和尚　睡龍和尚　雲居下出　佛日和尚
水西和尚　曹山下出　仲曹山和尚　金峯和尚　鹿門和尚　第十一卷已畢
荷玉和尚　育王和尚　華嚴下出　紫陵和尚　長興和尚　龍牙下出
報慈和尚　踈山下出　後踈山和尚　九峯下出　禾山和尚　寶峯和尚
光睦和尚　同安和尚　幼潭和尚　雲蓋下出　後雲蓋　玄泉下出
黃龍和尚　羅山下出　龍光和尚　龍迴和尚　清平和尚　玄沙下出
中塔和尚　巳上四十七人四十六代　長慶下出　仙宗和尚　第十二卷已畢　後招慶
報慈和尚　保福下出　龍潭和尚　福先招慶　山谷和尚　巳上五人四十八代
第十三卷已畢　巳上九十六人石頭下法孫次辯江西下
六祖能大師下出　讓和尚 四十一代　讓和尚下出馬祖 四十二代　馬祖下出

大珠和尚　百丈政　杉山和尚　茗溪和尚　石鞏和尚　紫玉和尚
南源和尚　百丈和尚　魯祖和尚　高城和尚　章敬和尚　第十四卷已畢
西堂和尚　鵝湖和尚　伏牛和尚　盤山和尚　麻谷和尚　鹽官和尚
五洩和尚　大梅和尚　永泰和尚　東寺和尚　鄧隱峯　歸宗和尚
汾州和尚　大同和尚　金牛和尚　龜洋和尚　陳禪師　黑磵和尚
廣嚴和尚　龐居士　巳上三十一人四十三代　第十五卷已畢　南泉和尚　百丈下出
溈山和尚　黃蘗和尚　西林和尚　古靈和尚　性空和尚　第十六卷已畢
大慈和尚　西院和尚　西堂下出　霧微和尚　海東陳田　海東桐裏
海東實相　章敬下出　海東慧目山　公織和尚　鹽官下出　開亨和尚
海東崛山　盤山下出　普化和尚　麻谷下出　海東聖住　大梅下出
天龍和尚　五洩下出　正原和尚　歸宗下出　芙蓉和尚　南泉下出
岑和尚　白馬和尚　下堂和尚　海東雙峯　第十七卷已畢　趙州和尚
紫湖和尚　陸亘大夫　巳上二十七人四十四代　溈山下出　仰山和尚　第十八卷已畢
香嚴和尚　鴻諲和尚　靈雲和尚　王敬初敬　黃蘗下出　臨濟和尚

祖堂卷第一　第三張

覲和尚　陳和尚　西院下出大隋和尚　靈樹和尚　安山和尚

閉南下出道吾和尚　天龍下出俱胝和尚　紫湖下出勝光和尚

已上十四人四十五代也　仰山下出資福和尚　曹谿第七葉　海東順之和尚　侍下出

米和尚　臨濟下出寶壽和尚　灌谿和尚　已上五人四十六代　灌谿下出

後魯祖　隱山和尚　興平和尚　米領和尚　第四十七代也　曹谿第八葉

海東新開印版祖堂集現其本迹者二百五十三員

并載於二十卷內其知迹者不能具錄矣

祖堂集卷第一

第一毗婆尸佛姓拘樓剎利王種父字槃頭母

字槃頭末陀所治國名剎末提偈曰

身從無相中受生　喻如幻出諸形像

幻人心識本來空　罪福皆空無所住

第二尸棄佛姓拘樓剎利王種父字阿輪拏母

字婆羅訶越提所治國名阿樓那和提偈曰

起諸善法本是幻　造諸惡業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風　幻出無根無實性

第三毗舍浮佛姓拘樓剎利王種父字須波羅

提和母字耶舍越提所治國名阿耨憂摩偈曰

假借四大以為身　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第四拘留孫佛姓迦葉婆羅門種父字阿枝達

兜母字隨舍迦所治國名輪訶利提偈曰

見身無實是見佛　了心如幻是了佛

了得身心本性空　斯人與佛何殊別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姓迦葉婆羅門種父字耶

睒鉢多母字讎多羅所治國名差摩越提偈曰

佛不見身知是佛　若實有知別無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　坦然不懼於生死

祖堂集卷第一　第四張　奄

第六迦葉佛姓迦葉婆羅門種父字阿拔達耶
婆母字檀明越提耶所治國名波羅私偈曰
一切衆生性清淨　從本無生無可滅
即此身心是幻生　幻化之中無罪福
第七釋迦牟尼佛姓釋迦刹利王種父字閱頭
檀母字摩訶摩耶所治國名迦維羅衛偈曰
幻化無因亦無生　皆則自然見如是
諸法無非自化生　幻化無生無所畏
是釋迦佛者即賢劫中第四佛也三劫之中初
千佛花光佛為首下至毗舍浮佛於過去莊嚴劫
中而得成佛也中千佛者拘樓孫佛為首下至
樓至如来於現在賢劫中次第成佛也後千佛
者〻光如来為首下至須弥相佛於未来星宿
劫〻中當得成佛也賢劫初時香水弥滿中有千

莖大蓮華王其第四禪觀見此瑞適相謂曰今
此世界若成當有一千賢人出現於世是故此
時名為賢劫雜因果經云釋迦如来未成佛時為
大菩薩名曰善慧亦名忍辱功行已滿位登補
處生兜率天名曰聖善亦曰護明為諸天王說
補處行亦於十方現身說法期運將至當下作
佛觀諸國土何者處中則知迦毗羅國家是地
之中矣故本起經云佛之威神至尊至重不生
邊地之傾斜也此迦毗羅城三千日月乾坤之
中央也往古諸佛皆興於此俱舍論云剡浮洲
之中矣山海經云身毒之國軒轅氏居之廓璞
註曰則中天竺也彼土自分五天竺國中天竺
國是天地之中名既非邊中義現矣因果經云
中天大夏種姓有四謂刹利帝種婆羅門種毗

舍羅種首陁稚剎利王種衆為高貴劫初以來相承不絕餘之三姓非此所論但明佛姓自分五別又長阿含經云劫初成時未有日月光明諸天福盡下生世化為人歡喜為食身光遠照飛行自在無有男女尊卑親屬自然地味味如蘇蜜有試嘗者遂生搏食光威通亡乎嗟在地食多貌悴食小形澤便興勝負地味則沒又生地皮因食地皮故諸惡湊集又生林藤粳米等衆味甘美因茲食者具男女根如是展轉便為姻嫾遂始胎生樓炭經云自然粳米朝刈暮熟中阿含經云米長四寸人競預取如是相繼頻取之處後更不生長阿含經云爾時衆生既見不重生故各懷憂惱乎封田宅以為疆畔其有自藏以來盜他田穀由是諍起無能决者議立

1・11

一人号平等主賞善罰惡仍共供給時有一人容質瓌偉威嚴物衆所信伏則往請之彼既受已遂有民主名焉樓炭經云衆人言議為作長者謚之曰王以法取祖故名剎利此譯田地主也時閻浮提天下富樂安隱地生青草如孔雀毛八万郡國聚落相聞無有寒熱及病惱者王王以正法治世奉行十善乎相崇敬猶如父子人壽極久不可量計後有餘王不行正法其壽遂減至十千歲如是漸減至今百年先於劫初創始為王展轉相承至菩薩身羅睺羅曰嫡便絕餘族枝派今猶嗣位故下廣列興輪要散紹續之相也初民主王号曰大人第二珎寶王乃至第三十三善思王如上三十三王子子相承也亦是粟散而已次下並是轉輪聖王嫡嫡相承

祖堂卷第一　第六張　共四

1・12

至於菩薩樓炭經云真闍王有一太子名波追
迦譯云大魚王也佛本行經云中天有城名曰
褒多那人民繁熾其中有帝名大魚王從此王
乃至大名稱王有子孫相承苗裔計有八万四
千二百七十二王盡是金輪王家後有二王為
閻浮提主名茀草王草王有太子名大茀草王
大茀草王無子為王作是念言我上祖代代相
承皆是金輪王之苗裔我今無嗣種姓將恐斷
絶我若出家恐斷王種若不出家則斷聖種思
惟是已則持國事付諸大臣王乃入山修道成五
通仙名曰王仙此王仙先有夫人名善襲在宮
有娠後生一子是大茀草王之苗裔也後諸大
臣知是王仙太子遂則重冊灌頂紹承王位号
為遮王又云欝摩王亦曰懿摩王也王有二妃

一名善賢二名妙端正妙端正者生四太子一
名炬面二名金色三名象衆四名別成善賢夫
人唯生一子名曰長壽端嚴可喜世間小雙唯
無骨相不堪紹位善賢思惟妙端正四子炬面
等輩兄弟群族我今唯此一子雖然端正不堪
為王作何方便令我此子得紹王位尒時遮王
駕車宮苑安慰諸妃善賢出来啓王言我種種
安慰唯有一願擬從王乞願王賜我王曰從心
所欲朕當爲之善賢曰王不得變悔請王設誓
王言若變悔者朕當破作七分善賢白大王曰
炬面等四子宜可擯出王言此四子無過云何
擯出王良久思惟為自設誓已不違願故遂判
四子擯於他方時四王子白父王言我等四人
不造餘過忽然擯我小國何也王言知汝四子

實無過失不喜擯遣如上所說此非我心善賢之意時四童子所生庶母并眷屬等聞此事已疾至王所白大王言我等四子奉王擯出我願隨去王言宜依遮王有勑續告四子若欲娟妙莫婚他族宜親内姓無令種姓斷絶此四童子敬王教勑則領眷屬面北而去至舍夷林其中水土寬平無諸坑阜將諸眷屬住此林中福德盛故遂成巨國後遮王思問群臣朕昔擯出四子今在何方大臣奏曰今在香山之北雪山之南二山中間有林名曰舍夷地沃豊饒人民熾盛百姓歸之猶如鄆市欝成大國冊立為王名尼拘羅城古仙迦毗羅得道之處因茲立城名也時遮王聞已再三歎言我子釋迦我子釋迦因此從德立姓姓釋迦釋迦者譯言能仁也大

遮王三子已歿唯有別成号曰尼拘羅王是佛祖祖此王有太子名曰拘盧羅王是佛高祖此王有太子名曰瞿拘盧王是佛曾祖此王有太子名曰師子頰王是佛祖此王有四太子一名輸頭檀那則淨飯王二名輸拘盧檀那則白飯王三名途盧都則斛飯王四名阿彌都檀那則甘露飯王淨飯王有二太子一名悉達多則是佛四月八日生身長丈六二名難陀則是逆風掃地者也四月九日生身長丈五尺四寸白飯王有二太子一名調達是佛當兄四月七日生身長丈五尺四寸二名阿難是佛侍者四月十日生身長丈五尺三寸斛飯王有二太子一名釋摩男捉土成金者四月十二日生身長丈四寸甘露飯王有二子一名波投出家竟四月

祖堂集卷第一　第八張

六三日生身長丈四十二名跋提子八道四月
十四日生身長丈四寸佛本行經曰尒時護明
菩薩在兜率天上心念欲化一切衆生遂勅金
團天子汝善觀察諸王種族則當為吾揀一生
處金團天子奉菩薩勅為其觀察觀察已竟白
菩薩言有剎利種姓瞿曇氏剎利帝後依瞿曇
大仙學道從師姓瞿曇氏元本以来世世為金
輪王之種族乃至遮王苗裔以来子子孫孫相承往
彼迦毗羅城釋種之所都也其中有王名師子
頰王此王有太子名輸頭檀那王今此王者於
一切世間天人之中有大名稱堪為菩薩託生
之處菩薩歎曰善哉善哉汝善觀察諸王種姓
如汝所說我定生彼又經云護明菩薩欲降下
時摩耶夫人告淨飯王言大王當知我今欲受

八禁清淨齋戒當齋戒已遂則眠於夢中見有
一六牙白象其首朱色七支拄地以金裝牙天
人乘之從空而下赴淨飯王宮攝阿含經曰推
佛降神母胎弗當此土姬周第五帝昭王即位
二一三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託陰摩耶至
二十四年甲寅之歲摩耶夫人於毗羅園中遊
戲快樂見波羅樹花可愛舉右手攀枝菩薩從
右脇而誕生身真金色相好具足又普曜經云
佛初生時放大光明照十方界地涌金蓮自然
捧足東西南北各行七步觀察四方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作師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又偈曰
我生胎分盡　是最後末身　我已得解脫　當復度衆生
說此偈已感九龍吐水沐浴太子太子浴已黑
然不語遂同世間嬰兒又秦周異記云昭王即

位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
然泛漲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光有
五色貫入大微遍於四方昭王問大史蘇由曰
是何祥也蘇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又問
於天下如何由曰則時無也他一千年外聲教
被於此土即是佛初生西天竺國迦毗羅城淨
飯王宮瑞應此土案十二因緣經云太子年登
十九歎皇后宮父王恐畏出家遂勅簫韻娛樂
太子太子不樂坐至三更五百宮人悉皆得睡
淨居天子時在虛空中說偈告於太子
世間不淨衆惑迷　無過婦人身體性　世間衣服莊嚴故
愚癡是邊生貪欲　是人能作如是觀　如夢如幻非真實
迷捨無明勿放逸　心得解脫功德身　又天人於牕牖中
叉手白太子言時可去矣太子聞此偈已心生

歡喜潛命車匿鞁揵陟來四神捧足踰城西北
而去太子念言夫出家者具大慈悲不留馬跡
王必罪於門人則於城西北角留一馬跡令知
騰空西北而去時當此土周昭王四十二年壬
申之歲二月八日夜半也案律云太子去已至
摩竭陀國斑荼山中於其石上結跏趺坐作是
念言以何物剃除鬚髮纔起此念淨居天子便
即捧刀太子自把剃鬚髮已淨居天子更捧緣
僧伽梨衣便脫舊日所著衣服并脫頭冠白馬
等付與車匿將還王宮并說偈言辭父王曰
假使恩愛共處　時至命盡會別離　見此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今求解脫　尒時太子在於山中勇猛精進
修無上道又詣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
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一年學非想非非想

卷一

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
經于六年苦行將滿則於尼連河浴苦行日久
就岸稍難進成仙人挽伍樹枝接於太子又因
果經云浴已我若以羸劣之身而取道者外道
言自餓則是涅槃故當受食太子纔起此念時
有難陁波羅奈姉妹二人捧上乳糜太子又自
念言當將何器而為受食纔起此念時四天王
各捧石鉢其時菩薩為平等故並捴受之急貪
欲故按成一鉢以受乳糜食充色力欲詣正覺
山准李行經云太子思念當用何物而坐應須
淨草纔起此念路上過刈草人名曰吉安太子
語曰此草可能惠施小許不為愛惜吉安則授
与邊廻而去至正覺山為太子德重故其山震
動山神出現語太子曰此非成道處太子問曰

1·21

何方堪耶山神曰從此去摩竭提國南一十六
里有金剛座賢劫千佛皆昇此座成等正覺宜
當往彼尒時太子遂則下山遇一盲龍盲龍語
太子曰菩薩欲求成道處也大子問汝何知我
菩薩盲龍曰我昔於毗婆尸佛時為悪性比丘
毀罵三寶遂墮龍中兼盲其目過去三佛出世
我眼則開滅後還閇今見汝身令我眼開故知
汝是菩薩則引太子詣金剛座以草敷上遂昇
此座太子發弘願言我若不成無上菩提誓不
起于此座而成正覺号之為佛故普曜經云菩
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大悟便造偈曰
因星得悟　悟後非星　不隨於物　不是無情
時當此土周第六帝穆王三年癸未之歲二月
八日成道因此三十成道也尒時釋迦如来成

祖堂集弟一　第十一張　[illegible]

1·22

道竟亦衆曰夫出家沙門者斷欲去愛識自心
源達佛本理悟無為法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
不繫道亦不業結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歷諸
位而自崇敬名之為道有一比丘問如何是清
淨本性佛言畢竟淨故如何是本性無知佛言
諸法鈍故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佛乃
良久外道作礼讚曰善哉善哉世尊有如是大
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
佛外道以何所證而言得入佛言如世間良馬
見鞭影而行如是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於拘
尸那城熙連河側娑羅雙樹間入於涅槃壽齡
當七十九矣時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
月十五日暴風忽起飄損人舍傷折樹木山河
大地悉皆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通過此土

連夜不滅當此之時則佛入涅槃之祥應又涅
槃經云尒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
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又云吾
有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付
囑於汝汝善護持并勅阿難副二傳化無令斷
絕而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尒時迦葉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身心寂然
入于三昧於正受中倏然心驚舉身戰慄從定
中出見諸山地皆大振動則知如來已入涅槃
告諸弟子我佛大師入於涅槃經于七日已入棺
中苦哉苦哉應當疾往至如來所恐已荼毗不
得見佛以敬佛故不敢飛空往如來所則將弟
子尋路疾行悲哀速往正滿七日至拘尸城荼

毗所問大衆言如何得開大聖金棺大衆 答曰
佛入涅槃已經二七恐有損壞如何得開迦葉
言如来之身金剛堅固不可俎壞德香芬馥若
栴檀山 作是語已涕淚交流手佛棺所尒時如
来大悲平等為迦葉故棺自然開皆則解散現
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真金紫磨堅固之身尒
時迦葉復重悲哀与諸弟子繞佛七匝長跪合
掌說偈哀歎曰
苦哉苦哉大聖尊 我今荼毒苦切忍 世尊滅度一何速
大悲不能留待我 我於崛山禪定中 遍觀如来悉不見
又觀見佛已涅槃 倏然恐戰大振驚 忽見暗雲遍世界
復觀山地大振動 則知如来已涅槃 故我疾来已不見
世尊大悲不普我 令我不見佛涅槃 不蒙一言相教告
令我孤露何所依 世尊我今大苦痛 情乱迷悶昏濁心

我今為礼世尊頂 為復哀礼如来胷 為復敬礼大聖手
為復悲礼如来脅 為復敬礼如来臍 為復深心礼佛足
何故不見佛涅槃 唯願示我敬礼處 如来在世衆安樂
今入涅槃皆大苦 哀哉哀哉深大苦 大悲示教所礼處
尒時迦葉說是偈已世尊大悲則現二足千輻
輪相出於棺外迴示迦葉從千輻輪放千光明
遍照十方一切世界尒時迦葉与諸弟子見佛
足已一時礼拜千輻輪相大覺世尊金剛雙足
還自入棺封閉如故尒時如来以大悲力從心
胷中火踊棺外漸漸荼毗經于七日焚妙香薪
尒乃方盡佛力威神内外白氎而無損也此有
二表外一重白氎不損者表俗諦存焉內一重
白氎不損者表真諦不壞也自如来入涅槃壬
申之歲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一千九百

一十二年教流漢土迄今壬子歲九經八百八
十六年矣
第一祖大迦葉尊者摩竭國人也姓婆羅門父
名飲澤母字香志与瓶沙王競富唯讓一犁共
摩竭以爭餘更逾千倍積長者之貝玉祈請樹
神獲貧女之金珠莊嚴塔像載誕金光之子結
成金色之妻果合前緣深扶宿願雖為貴偶乃
無欲情欲求出家澤志聽許便投世尊發心普
願上法受戒清貞守素無愛無欲常行頭陁世
尊在日命坐付衣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尒時大
迦葉告諸比丘曰佛已茶毗金剛舍利非我等
事何以故自有國王大臣長者居士求冣勝福
田者自當供養我等宜當結集法寶無令斷絕
為未來世作大照明紹隆正法尒時迦葉作大

神通往須彌頂而說偈曰
如來諸弟子　且莫般涅槃　若得神通者　當赴於結集
說是偈已則擊撾銅撾銅之中而傳此偈聲遍
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悉皆赴集聖衆既繫
遂揀內閑三藏外達五明是滿六通智圓四辨
者其數四百九十有九悉集王舍城耆闍崛山
賓鉢羅窟此云七葉巖尒時阿難為漏未盡當
從跋闍比丘有他心智則便觀察知阿難兄有
欲漏故未及衆聖不得入會時阿難比丘當自
念言我事如來亦無缺犯為自有漏不及衆數
思惟是事曉夜經行明相出時身軆疲極無臥
之次頭未至枕得證果位心生歡喜則往賓鉢
羅窟擊其石門尒時迦葉在於窟中問是何人
敲我此戶荅言是佛侍者比丘阿難迦葉語曰

汝漏未盡不得入来阿難荅言我已證無漏迦
葉報言汝既證無漏可現神變以遣衆疑尒時
阿難則騁神通從鑰孔入得在衆會添數五百
案育王經云迦葉告阿闍世王我今欲集如来
三藏願大王為我檀越王言願諸大聖集如来
三藏無有遺餘不捨慈悲受我供養阿闍世王
為諸事主時諸比丘則從座起諮問長老大迦
葉於三藏中先集何藏迦葉語云當集修多羅
藏迦葉白聖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
智慧常隨如来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
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慧第一宜可請彼集修
多羅藏大衆黙然允之迦葉告阿難曰汝於今
者宜宣法寶阿難即受敬諾觀察聖衆而說偈曰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衆星之無月

說是偈已礼衆聖足則昇法座案七事記云尒
時阿難富昇座已具諸相好現身如佛衆見此
瑞則生三疑一謂大師慈悲從涅槃起為我
等輩宣甚深法二謂他方諸佛知我釋迦奄化
故而来此中宣揚妙法三謂阿難轉身成佛為
衆說法耶尒時阿難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
佛住某城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礼奉
行阿難則下法座却復本身諸菩薩等知是世
尊加被衆疑悉遣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
不錯謬乎諸比丘皆云不異世尊所說於是迦
葉請優波離集毗尼藏次命迦旃延集阿毗曇
藏迦葉則入願智二昧觀所集法藏皆無欠少
由茲流布而不斷絕阿闍世王懺悔經有三種
阿難一阿難陀此云慶喜持聲聞法藏於上二

乘隨力隨分二阿難陁跋羅此云慶喜受持中
乘法藏於上大乘隨隨分於下小乘容與冊
持三名阿難陁娑伽羅此云慶喜海此菩薩八
乘法藏於下二乘容与兼持又旨教中有四阿
難何等為四一者慶喜阿難結集藏教二者賢
阿難結集通教三者典藏阿難結集別教四者
海阿難結集圓教論其本也唯一金龍尊佛語
其迹也分四阿難弟子梵語阿難此翻無染阿
者無也難者染也論山無染亦分為二一者斷
除煩惱名為無染二者出離修證名為無染斷
除煩惱無染是名傳教阿難出離修證無染是
名傳禪阿難矣阿難問師傳佛金襴外別傳个
十摩師喚阿難阿難應若師曰倒却門前剎竿
來阿闍世王請師說法師受請昇座良久乃下

王問師何故不為弟子說師云大王位崇名重
迦葉尊者闡一乘而利物弘二教以度人實得
他心終無我想說法住世四十五年度無量衆
乃告阿難言如來正法眼付囑於我我今年邁
持佛僧伽梨衣入鷄足山待慈氏一生汝受佛
囑弘揚正法勿令斷絕聽吾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尒時迦葉說是偈已遂入王舍城辭阿闍世王
王寢不遇留言付於門者令奏王知云吾當往
鷄足山矣准西域記云此山三峯如仰鷄足故
因此立名也迦葉尊者於此山上以草敷坐結
跏而已作是念言今我此身著佛所与糞掃之
衣及持僧伽梨等經于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
歲慈氏佛出世不令其朽壞作是念已遂語山

祖堂卷第一　第十六張

日若阿闍世王与阿難来山當為開令其得入
若歸去後復當還合言訖便入滅盡定應時大
地六種震動尒時阿闍世王於睡夢中見殿梁
折遂則驚覺時執局之使奏聞王知云大迦葉
辞王往鷄足山欲入涅槃遇王殿寢未敢奏聞
王聞此語遂生悲泣云朕何薄祜諸聖涅槃不
得覲見則詣竹園精舍礼阿難足借問迦葉所
在遂命阿難同往鷄足王到山已山自開闢迦
葉在中全身不散王乃勅諸力士積諸香薪欲
闍維之阿難白大王曰摩訶迦葉以定持身待
於弥勒下生捧付僧伽梨竟方入涅槃如今切
不可焚也王聞是語以種種供養心生悲戀然
後礼辞定身却命阿難入於王舍城阿闍世王
与阿難繞出此山山合如故師入滅時當此土

周第八主孝王五年丙辰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偉哉迦葉　密傳佛心　身衣一納　口海千尋
威儀庠序　化導幽深　未逢慈氏　且定雞岑
第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白飯
王子是佛之當弟也本是金龍尊佛今為如来
所化建立法幢度六万衆高懸佛日大照迷徒
博達惣持多聞第一師巡遊往至一竹林之間
聞一比丘錯念佛偈曰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潦涸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悲歎曰
世間一凡有　不解諸佛意　徒載出圍陁　不如空身睡
阿難歎已語比丘曰此非佛語如今當聽我演佛偈
曰若人生百歲　不會諸佛機　未若生一日　而得決了之
具如寶林傳所說也　尒時阿難告商那和修言如来正法
眼付囑於我我今付汝當知吾教無令斷絶復

祖堂集卷第一

謂末田底曰佛預記汝吾滅度後罽賓國中一
百二十年有一比丘名末田底流布佛法尒時
商那和修与末田底同師阿難末田底無弟子
商那和修有一弟子名優婆毱多西國羅漢宗首
尒時阿難付法偈曰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師付法已踊身虛空作
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
天一分奉娑竭羅龍王一分奉毗舍離王一分奉阿
闍世王各起寶塔供養阿難入滅時當此土周
第十 主厲王十二年癸巳歲矣淨修禪師讚
曰多聞慶喜 高建法幢 傳佛金偈 継祖銀釭 摠持第一 智慧無雙 欲光後昭 月印秋江
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者名商諾迦是西天自
然九枝秀草名也摩突羅國人也姓毗舍多父
名林勝母字嬌奢耶在母胎中六年始生一尋後

1·35

出家身衣自然化成九條得慶喜之法廣度群
生六作明燈乃去佛記吾滅度後二百年中罽
者鞠我則入三昧觀見吒利國中有長者子名
曰善意而姓首陀後生三子少者出家當續於
我大興吾教吾當以小神通至於彼國不將徒
衆而自往之長者作礼問尊者遠至有何所須
答曰我無伴侶子然一身欲命徒侶而歸佛道長
者曰我樂世俗不能出家若復生子當給於汝
師去善共善哉言已則歸本座時長者尋後果
生三子前二子不願出家第三子名優婆毱多
年十七尒時和修告父而曰佛記此子去吾滅
度後二百年中當第四師而度羣衆父聞佛記則奉
尊者任其出家師乃問毱多曰汝年幾歲耶子曰
年十七歲也師曰汝十七歲姓十七歲耶子曰性非十七

校末田底 第十八丈 東

歲子曰姓非十七歲子白師曰爲心白耶爲頭白耶師曰此白是鬚非心頭也子曰身白十七歲非姓尒也在師左右三四年間出家具戒便證聖果尒時商那和修告毱多言如来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付囑於汝聽吾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具如寶林傳所說也

自商那和修滅度時當姬周第十一主宣一十三年乙未歲矣淨修禪師偈曰

胝衣尊者　暗室明燈　人天耳目　佛法股肱　非心非色　不減不增　良哉至聖　覺海大鵬

第四祖優婆毱多尊者吒利國人其姓首陁佛記於禪祖中當其第四化度群品如我今日賢劫之中當得成佛名無相好如来十七出家二十成道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大衆雲集半

月說法天花時降地神署現而聽法故盡獲解脫

具如寶林傳所說也

尒時毱多尊者凡度一人抛下一籌籌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高丈六縱廣亦然其後度者名曰提多迦志求出家師問曰爲心出家耶爲身出家耶子曰我来出家非爲身心而求利益師云不爲身心復誰出家子曰夫出家者無我之故無我之故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則是常故既是常故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尒師云汝當大悟心自明朗依佛法中度恒沙衆尒時毱多尊者曰我今將此法眼付囑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汝今當聽吾說偈曰

心自本来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毱多尊者付囑法已即入涅槃尒時提多迦取石室籌積之焚燒拾取舍利與塔供養時當此

土姬周第十三主平王三十一年庚子之歲矣

淨修禪師讚曰 優波毱多 辯瀉懸河 決山崢崪 道樹婆娑 善盈石室 屍繫天魔 性非十七 悟在剎那

第五 祖提多迦尊者摩迦陁國人也在舍父夢金日從屋而出放大光明照一寶山山頂有泉初名香衆因父夢故号提多迦譯云通真量毱多云如來記汝吾滅度後一百年中必有一子而證道果又為師解其父夢寶山者吾身是也出光明者汝智慧也從屋而出者入道也山頂泉者無上法味也提多迦聞毱多解夢心自祈慶而說偈曰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為真法味 能度諸有緣

毱多尊者以偈荅曰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日從屋出 照耀於天地

尒時提多迦聞毱多偈已合掌瞻顔既得付法

遊歷諸土而度群品（具如寶林傳所說也）尒時彌遮迦八千仙中主欲求出家尒時提多伽告曰汝欲出家各應自念非假刀剎隨所念故鬚髮自淨深敬佛故衣生袈裟而變禮相時諸仙人各自念佛心生敬慕鬚髮自落袈裟在體心不退轉盡獲聖果尒時提多迦告彌遮迦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法眼付囑於汝聽吾偈曰

通達本法心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得無法

師說偈已化火三昧而爆其體弟子彌遮迦收得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姬周第十五主莊王七年己丑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多迦大師 無我出家 了根達境 免却空花 體非形相 理出齒牙 隨方利物 豈有匏瓜

第六 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土人得提多迦法

（具如傳中）尒時弥遮迦得法已遊歷行化衆中有一
人名波須密欲求出家尒時提多迦尊者曰佛
在世時至北天竺而謂阿難曰此國土中吾滅
度後三百年末有一聖者當出於世姓頗羅墮
名婆須密於諸祖中當其第七佛之記汝非我
所知汝可出家捨除觸器合證聖果時婆須密
弃其酒器合掌作礼深自覺知我昔曾於無量
劫中而施寶座於第七佛與我授記於賢劫中
當得作佛於禪祖中當得第七如尊所說深達
昔緣如寤所覩尊者大慈願接引我時弥遮迦
則為出家而受佛戒所作已辦深自知之乃命
付法而說偈言 無心無可得 說得無名法 若了心
非心 始解心心法 師入滅度時當此土姬周第十
八主襄王十七年丙申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弥遮迦祖 習五通仙 遇師法正 省我心偏 吾知本悟
玄之又玄 神通示滅 八部潸然

第七祖婆須密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得弥遮
迦法已而自行化度諸有情至迦摩羅國大作
佛事於此座前有大智者而稱佛陁難提問師
三解論義不師曰論則不義義則不論若擬論
義終非論義佛陁難提聞師論義心則敬伏而
求出家師則納受具戒證果乃命付法而說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具如傳上）自波須密入定時當此土姬周第二十一
主定王十九年辛未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祖婆須密 入弥遮室 迷悟本如 物我寘一 手執酒器
頂擊佛日 是是非非 誰得誰失

第八祖佛陁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

波當生之時頂上有珠珠光照曜年至四十遇婆須密而得出家便證聖果遊行化導至提迦國而有一人名伏馱密多而問師曰父母非我親誰為最親者 諸佛非我道 誰為最道者 師曰

汝言与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与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法不相似 若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尒時伏馱密多得聞尊者說是妙法則五體投地深敬作礼尒時尊者則与出家而命賢聖受具足戒尒時佛陁難提告伏馱密多曰 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吾當第八 汝受法寶勿令斷絶聽吾偈言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是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具如本傳)

師入滅時當此土姬周第二十四主景王十二年丙寅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佛陁難提 大化群迷 心無內外 法離高低

五天論將 三界雲梯 卓然真氣 南北東西

第九祖伏馱密多尊者提迦國人姓毗舍羅 (具如本傳) 得佛陁難提法巳至中印國大作佛事導化群品百千人俱有一長者名曰香蓋家有一子号難生依師出家尒時師既受巳懃苦修行脇不至席因茲立号名脇尊者尒時伏馱密多告比丘難生曰 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傳至今於我我將此法付囑於汝汝善護持無令斷絶汝受吾教而聽偈曰

眞理本無名 因名現真理 領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偽

師說偈巳嘿然入定諸天散花而供養之時脇尊者則以香薪用闍維之收得舍利建塔供養時當此土姬周第二十六主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伏馱密多 大器晚成 五十不語 五十

不行　俄逢六士　倏契無生　崖松有操　鶖鷺無程
第十祖脇尊者　中印國人也　得伏馱密多法
廣化群迷　至花氏國　有一長者名曰寶身　而有
七子　第七子名富那耶奢　礼師白言　我今欲出
家　尊者當濟度　今時尊者則為出家　具戒證果
乃命付法而說偈曰　　眞體自然眞　因眞說有理
領得眞眞法　無行亦無止　　師付法已　化火三昧而
自焚身　耶奢尊者收拾舍利　竪塔供養　時當此
土　姬周第二十八主貞王二十二年癸亥歲矣
淨修禪師讚曰　　脇大尊者　愛憎網擋　量等虛空
道唯蕭灑　眞體自然　因眞說焉　約世著慧　奔騰意馬
第十一祖富那耶奢尊者　花氏國人也　姓瞿曇
兄弟七人　而處家幼　心明博達　無諸所求　得付
法已　廣宣流布　次第遊化　又至一城　名波羅奈

遇一長者　名馬鳴　問師曰　我欲識佛　何者即是
師曰　汝欲識佛　不識者是　馬鳴曰　佛既不識　爭
知是乎　師曰　汝既不識　爭知不是　馬鳴曰　此是鋸
義　師曰　彼是木義　師却問　鋸義者何　馬鳴曰　共
師並出　馬鳴却問　云何木義　師曰　汝被我解　尒
時馬鳴聞師勝義　心即歡喜而求出家　具如傳中　尒
時富那耶奢告馬鳴曰　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
囑於汝　汝可流布　勿令斷絶　而說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時馬鳴聞師說偈　心大慶悅　師付法已　則現神
通　飛行自在　却至本座而入寂定　時當此土　姬
周第三十三主安王十四年戊戌歲矣　淨修禪
師讚曰　　富那夜師　智若須彌　心捐去住　身外榮衰
明暗隱顯　視聽希夷　現前提取　更莫參差

第十二祖馬鳴尊者波羅奈國人（具如本傳）介時馬
鳴告毗羅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
汝可流布無令斷絶而聽偈曰
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無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棄
師入大寂時當此土姬周三十五帝顯王二十
七年甲午歲矣淨修禪師讚曰尊者馬鳴化華氏城
魔宮霧捲 釋苑風清 我欲識佛 不識者明 蓋非玄解
動息塵生
第十三祖毗羅尊者花氏國人（具如本傳）介時毗羅
告龍樹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當
護持勿令斷絶而聽偈言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毗羅入滅時當此土姬
周三十七帝赧王四十一年壬辰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毗羅大聖 因地魔王 憑師指教 豁證真常 翻為慧智

非是非長 德馨蘭慧 性淨冰霜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人（具如傳中）介時龍樹
告提婆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當
受教聽吾偈曰 為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
不證 無嗔亦無喜 龍樹尊者寂然入定時當此土
秦第二帝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矣淨修禪師讚
菩薩龍樹 化龍是務 心曉佛心 住而非住 身顯圓月
法流膏雨 提婆投機 熟諳旨趣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印土人姓毗舍羅
（具如傳中）介時提婆尊者告羅睺羅多曰我今將此
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宜傳受無令斷絶而聽
偈言 本對傳法人 為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
復無始 此師滅度時當此土前漢第四主文帝十九
年庚辰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迦那提婆 德岸稀高

洄旋香象吹㳄金毛 機迅霰電辯瀉秋濤 始終絶證匆惸王刁

第十六祖羅睺羅尊者 毗羅國人 姓梵摩 父名淨德 傳尹如尹 尒時僧伽難提而問師曰 法有證不 有取捨不 有有無不 有內外不 願尊者慈造而為解說 尒時羅睺羅多以偈荅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此師全身入定 時當此土前漢第六武帝十年戊辰歲矣

淨修禪師讚曰 羅睺道德 在口寧論 因師請尋得入門 高提日月 大照乾坤 不求不捨 傳乎子孫

祖堂集卷第一

乙巳歲分司大藏都監彫造

祖堂集卷第二

於卷內西天并震旦一十七祖已上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羅伐城人也刹利姓父名寶莊嚴母名芬陁利纔生解語分明曉了為母說法既得羅睺羅法行化至摩竭國見一童子年當十二手執銅鏡而来師所師問曰子年幾耶子曰我當百歲師曰汝當無智看汝幼少荅曰我年百歲非其理也子曰我不會理正當百歲師曰子善機也子曰佛偈云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時尊者敬之深知是聖問曰汝執此鏡甚意云何荅曰諸佛大圓鏡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其舍父母見子言異則令出家師為度脫領詣古寺而為受戒名曰伽耶舍多於彼殿角有一銅鈴被風搖響師曰彼風鳴耶銅鈴

鳴耶子曰我心鳴耶非風銅鈴師曰非風銅鈴我心誰耶也子曰俱寂靜故豈非三昧師曰善哉真比丘善會諸佛理善說真法要善識諸佛義乃命付法以偈告曰心地本無生因種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花菓亦復然伽耶舍多聞師說偈及受法藏心生敬重頂戴受持師付法已即離本座至樹下立而舉左手攀其樹枝尋則滅度焚其舍利則在樹側不可移動則就本處竪塔供養諸天散花而雨寶衣用散塔處時當此土前漢第七主昭帝十下辛酉歲矣淨修禪師讚曰僧伽難提　莊嚴王子　逾城九重　入山千里　之命并金　義班終始　理屈於師　忽窮自己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竭國人姓欝頭藍父名天蓋母名方聖年至十二得僧伽難提

法行化至月氏國大作佛事有一波羅門名曰鳩摩羅多心信外道不愛佛法師至波羅門家為說大因緣又為說父病因緣於時波羅門聞師所說而生歡喜欲求出家師与出家受具足戒令證道果乃命付法而說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 時鳩摩羅多聞師說偈心生歡喜當自安樂師付法已即從座起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衆拾舍利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前漢第十五主成帝十四年戊申歲矣淨修禪師讃曰 伽耶舍多幻會佛機手執寶鏡面難提師 内外絕翳看目無虧 風飋鐸韻 非我是誰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月氏國人也初遇伽耶舍多得法行化時至北天有一大士名闍

夜多而用油塗足遊諸國遙見伽耶舍多作礼問我家父母心常供養亦求佛道未省是何因緣長縈疾苦又覩鄰舍常行凶殺不樂修行而無所患此二事實未曉之唯願慈悲為我解說尊者云業通三世如影隨形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聞說歡喜志願出家乞師納受既攝受已便獲道果師乃命付法而說偈曰 性上本無生 為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懐決不決 師付法已於座上以爪剺面各分兩向當此處分有大光明照大衆已寂然滅度時當此土王莽則位十八年壬午歲矣淨修禪師讃曰 鳩摩羅多 大富也薩 紫師為訣 委父無猒 李非鍜鍊 肯藉鎚鉗 一揖瓶坐 人天礼瞻

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得鳩

摩羅多法已行化至羅閱城遇一頭陁名婆修盤頭六時礼佛少欲知足長坐不卧一食而已尒時尊者問大衆曰此頭陁者汝見如何衆曰不可思議常修梵行長坐不卧一食而已師曰此是道耶衆曰識如尊說師曰今此頭陁不久當墮與道懸遠心有所求不名爲道衆曰師如何師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六礼亦不軽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尒時頭陁聞師所説心生歡喜説偈讃曰稽首三昧尊　不求於佛道　不礼亦不慢　心不生顛倒　不坐不懈怠　但食無所好　雖慢而不遅　雖急而不燥　我今遇寶尊　和南依師教　師見説偈已師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汝善護持勿令斷絶聽吾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師入滅時當此土後漢第二主明帝十六年甲申歳矣淨修禪師讃曰　闍夜多祖　格高貞古　錫有六鐶　日無半食　言下不生　何處不普　垂手入鄽　他方此土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姓毗舎佉父名光蓋母名嚴一師得闍夜多法行化至那提國而共常自在王言論次有一使者乃奏王曰百万象兵至于南面王曰此事非少如何抵敵師曰大王莫愁令第二太子摩拏羅輕喝一聲大王則命太子喝太子奉王教詔即至城南便擧左手拍其腹上而喝一聲象兵倒地不復更起王見此事深自歎訝願師攝受度脫出家命聖受戒尒時太子偈讃曰　爲摧百万象　鼓腹作神通

一切諸宮殿 無不震動者 遇師方便力 而得度脫我
稽首父母辞 而出於愛火 尒時尊者則領太子遊
行化導建勝法幢乃命付法而說偈曰
泡幻同無㝵 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師入定時當此土後漢第五主殤帝九年丁巳
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婆修盤頭 修行不卧 雖歷
辛懃 翻成懶惰 因指見月 逢歌拍和 泡幻無眞
虛情無過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人姓刹利帝
名大力尊父名多滿亦名常自在 具如寶林傳也 尒時
摩拏羅告鶴勒曰 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
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汝受吾敎而說偈言
心隨万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此師入滅時當此土後漢第九主桓帝十八年

乙巳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辯搭降象 自在王子
雷震蟄門 邪師失齒 神運六通 道風千里 聲色
恒眞 何須贖耳
第二十三祖鶴勒尊者月氏國人姓婆羅門父名
千勝母号金光 具如寶林傳也 尒時鶴勒告師子曰我
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善護持外方行
化當國有難刑在汝身汝受吾敎而聽偈曰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此師滅度時當後漢第十一主獻帝十九年巳
丑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尊者鶴勒 上德不德
任性縱横 言言奇特 功高二儀 名喧萬國 稽首
歸依 祖林薝蔔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中印土人姓婆羅門 具如寶林傳也 尒時師子告婆舍斯多曰 如來以正法

耶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持此法并
僧伽梨衣付囑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而聽
偈言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
見卽于今此師還債時當此土前魏第三主少
帝己卯歲矣淨修禪師讚曰師子尊者人天仰
譽雪裏松青雲間鶴翥論鼓競聲法輪高馭挂
拉邪徒悟真永去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姓婆羅
門父名寂行母号常安樂夜夢神人手執寶劍
付常安樂因此有孕滿月産下其子左手常拳
似執物從此出家證果得法行化至中天竺國
廣化群迷次第遊行至南印土有一國王名曰
得勝常崇咒師不信佛法咒師奏王婆舍斯多
不會佛法請王試之此人去聖問其異事若於

不得則非師子繼承弟子大王有一太子名不
如密多則向王曰今此尊者先王供養有大威
德不用試之王切齒呵責則囚太子王乃命師
師則赴命王不令坐當殿試語問曰我國之中
無諸邪法師所學者當是何宗師曰此國之内
無諸邪法我所學者當是佛宗王曰佛滅度已
千二百年師今七十當何得之師曰自釋迦傳
教歷于二七四人我今所學當繼師子尊者法
亦有信衣亡僧伽梨衣現在囊中承呈大王王
雖見傳法袈裟心不敬信則命左右以火驗之
其火熾然光明貫天祥雲覆地而雨四花異香
氣馥火燼衣存王覩斯端方乃發心求哀懺悔
（此衣在於王宮妃嬪供養）聽太子被囚深宮並不得食乃云
我為法故今此飢渴如何存濟其時天降白乳

入口來如甘露食了經律乃作是言我若出宮則便出家王詔出宮投師出家師云汝欲出家當為何事太子曰我所出家不為其事師曰汝言不為不為何事太子曰我所不為不為俗事師云不為俗事當為何事太子曰不為俗事當為佛事師自念言如來以大悲力令此太子助作佛事在師左右出家具戒便證道果乃命付法而說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非是我今悟真性無道亦非理此師入滅時當此土東晉第一主元帝八年乙酉歲吳淨修禪師讚曰婆舍斯多久離攀緣未逢作者終不開拳傳師衣鉢度物橋舡當心妙見豈假言宣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土國王太子正名得勝（具如寶林傳也）尒時不如蜜多告般若多羅曰

我持此法用付於汝汝善護持勿令斷絶而聽吾偈言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此師入滅時當此土東晉第九主孝武帝戊子歲吳淨修禪師讚曰不如密多勝王誕慶高遠宮嬪迥悖道行佛法棟梁王臣瞻敬洞鑒媸妍祖堂金鏡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土人姓婆羅門父母俱喪亦化菩薩而作佛事得不如密多法行化至南天竺國國王剎帝利名香至師因赴王齋次諸聖盡轉經唯有師不轉經大王問師為什摩不轉經師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万億卷非但一卷尒時大王賜師一珠光明耀然（具如寶林傳也）是化般若多羅告達摩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

於汝而聽吾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因理 果滿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 般若多羅化火焚身時當此土宋第五王武帝孝建四年丁酉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般若多羅 幻名瓔珞 父母淪亡 東西盤泊 一曉龜毛 恒沙水涸 果滿菩提 道源遼廓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和尚者南天竺國香至大王第三太子也得般若多羅法般若多羅乃告曰汝今得法亦莫遠化待吾滅後六十七年當往震旦大施法藥汝勿速去當有難起衰於日下達摩問曰我去彼國行化有菩薩不師云彼國獲道者如稻麻竹葦不可稱計吾滅度後六十七年各别著人此國留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彼國南方勿住彼國天人不見佛理好作有緣而愛功德汝至彼國則出不住聽吾

讖曰 路行跨水復逢羊路行者來也跨水者過海也復逢羊者洛陽也達摩大師從南天竺國過海而來初到廣州以普通八年丁未歲入梁國 獨自恓恓暗渡江獨自者無伴侶也恓恓者吾恓也暗渡江者梁武帝不悟大理藝容不言師知幾不契則潛過江向北魏國也 日下可憐雙象馬日下者京都也可憐者好雙象馬者志公傅大士也 兩株嫩桂久昌昌兩株者二木也二木是林字也嫩桂者少也則是少林寺也久昌昌者九年面壁而出大行佛法也 達摩又問師此後更有難不師云吾滅度後一百五年而有小難聽吾讖曰 心中雖吉外頭凶心中者周字也外頭四者周王無道滅佛法也 川下僧房名不中川下僧房者俗号僧房為邑川下邑為邑字也後周文帝姓宇文名秦邑不中者後周沙汰滅佛法 為遇毒龍生武子毒龍者武帝父王也生武子者生武帝也 忽逢小鼠寐無窮小鼠者庚子也周武帝庚子崩寐無窮者盡滅無也 又問此後更有難不師云吾滅度後一百六年有小難父子相連亦當不父作一二三五歲當此事過以有人見其意吾

不能明略与識曰路上忽逢深處水路上者李字也深水者淵字也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名淵也等閑見虎又逢猪等閑見虎者寅也唐高祖戊寅年登位也又逢猪者亥也高祖丁亥年崩小小牛兒雖有角小小牛兒者高祖武德四年九月日有前道士太史令傅弈先是黃巾黨其所習遂上表廢佛法事十有一條大略而云釋經是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國家昌泰李孔教行矣高祖納弈奏書乃下詔問諸沙門曰弃父母鬚髮去君臣花服利在何間益在何情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時有琳法師上表得延五年高祖崩太宗登位再興佛法矣具如別傳言半角者正當拄觸而無害即是清溪龍出總須輸清溪者山名也龍者琳法師護法之龍輸者今傅弈等邪見之徒總須伏也又問師於此後有聖人出不師去林下見有一人當得於道亦般若菩提聽吾識曰震旦雖闊無別路震旦者唐國也無別路者唯有一心之法讓大師化導如此也要假姪孫脚下行姪孫者今時傳法弟子也金雞解銜一顆米金雞者金州也讓師是金州人也一顆米者惡承道一江西馬祖名道一供養十方羅漢僧讓和尚付法与道一故言供養

十方者馬和尚是漢州十方縣羅漢寺出家也達摩大師同學兄名佛大先此佛大先是佛馱跋陁羅三藏之弟子佛馱跋多羅復有弟子名那連耶舍於南天大化後來此土東魏高勸鄴都与五戒優婆塞万天豁譯出梵本尊勝經一部万天豁問彼天有菩薩傳教不那連耶舍答曰西天諸祖二十七師悉說此法名般若多羅亦有弟子名菩提達摩至此土後魏第八帝諱詡大和十年至于洛陽少林寺化導至九年亦滅經于一十五年矣又問此師後有人能繼不三藏識曰尊勝今藏古尊勝者妙智也古者可大師李有妙高之性性被煩惱覆之未現了故言藏也無肱亦有肱肱者手也可大師求法斬臂也龍來方受寶龍來者初祖西來也方受寶者二祖傳法捧物復嫌名捧者惠也李名神光復遇達摩嫌之改名言為惠可又問此後誰當繼此耶三藏識曰初首不稱名

祖堂卷第二　第八張　廷

彼周第三主巳卯之義有一居士不說年歲不稱姓名故言不稱名風狂又有聲
風狂者三祖有風病有聲者遠近皆知有病故言有聲也人来不喜見人来不喜
見患風之形狀白寶初平平白賨者玉也玉邊作祭琛字也三祖名琛大師又
問此師後更有人繼不又識曰起自求無㝵有一
沙弥年十四名道信来礼拜問唯願和尚救采甲解脫法門故言求無㝵師傳我没
繩師寺三祖也我没繩者既無人縛汝即是解脫路上逢僧礼路上者道也礼
者信也四祖大師谷道信脚下六枝分脚下者門下也四祖下擴出一宗六枝者
牛頭融禪師等六祖又問此師後更有人繼不三藏又識
日三四全無我三四者七也五祖七歲遇道信大師無人我出家也隣水
受心燈隣水者五祖於靳州斷水部得停四祖心亦故言受心燈尊号過諸
量遇重者弘字也逢眞不起憎不起者忌字也又問此師後誰
能繼之三藏又識曰捧物何曾捧捧者恩字言懃又
不懃懃者能也六祖名能唯書四句偈唯書四句偈者神秀和尚呈四句偈
、能和尚亦呈四云偈故言四句偈將對瑞田人瑞田人者神秀和尚亦陽嘉禾

縣瑞田人又問此師後明其法者能繼之不三藏又
識曰心裏能藏事能藏者懷則懷讓也說向漢江濱說向者說
法也漢江賓者馬大師漢州人也馬大師求佛心印讓和尚說句道一也湖波探水
月湖波者曹淩也探水月者得也讓大師於六祖身邊得傳心印將照二三人
二三者六讓大師傳法弟子六人言六人者一道一得心二智達得眼三常浩得居四神照得
鼻五坦然得耳ン嚴峻得古是為六人也三藏又識曰領得珎勤語
領得者馬大師於讀大師家領語也离鄉日日數專鄉者南方也日日者呂字也
数者演也馬大師歸至治州南昌寺教演大教是也移梁来近路移梁昔梁故也
近路者洪州館察使妹路迷請大師向虎州南康縣於入洪州開元寺故言来近路余岑
脚天徒余者我字也從馬大師二十年外有弟道者千万過行天下故言脚天徒三
藏又識曰良地生玄旨良地旨東北也神秀和尚從五祖下傳一枝法
在北自為立宗旨也通尊媚亦尊通尊者謚号大通禪師也媚者秀也亦尊者三
帝所尊敬世亦尊也比肩三九族比肩者同學也三九族者十二人也秀大師同
學十二人足下一有分從秀和尚是下各分宗音亦北有異三藏又識

日靈集媤天恩靈者神集者會也媤者背也天恩者浮也神會大師住洛京荷澤寺生平二六之生平者師資也二六者會大師弟子十二人也法中無氣味法中者佛法也會大師傳佛知見甚深法也無氣味者緣北宗秀大師弟子普寂於京盛行通其廷教當此之時曹溪宗旨於彼未盛行故言無氣味也石上有功勳石上者秀大師弟子磨却南宗碑神秀欲為六代何其天之不從乃得會大師再立實錄故有功勳

三藏又識曰本是大虫男印宗法師本是小乘喻如大虫不足師子迴成師子談迴者傳也迴小作大印宗法師礼六祖便悟上乘是成師子吼官家封馬嶺封者印也馬嶺者宗也印宗常為講經法師也同詳三十三同詳者同學也六祖弟子梓米等三十三人梓禪師住於峽山

三藏又識曰八女出人倫八女者安宇也出人倫者為國師也八箇絕婚姻八箇者安宇絕婚姻者安徒難為紹繼之朽床添六脚朽床者老宇也六脚者則天中宗騁騁妲然圓寂百五十五年住世嵌蕭瑩和尚六住嵩山壽多六脚也心祖衆中尊心祖者姓也安和尚頓悟佛理為因師故泉中尊也

三藏又識曰走戌與朝隣走戌者趙宇忠國師是越州人也与朝隣者為國師鵝烏子出身

鵝鳥鵝州也今越州是烏者鳴鵝縣也今諸暨縣是國師生此縣也二天雖育感二天者肅宗代宗二帝也有感者帝礼為師也三化寂無塵二廿寂集塵者二帝与國師俱宗也

三藏又識曰說小何曾小希字是也言流又不流速字是也草若除其首石頭無草三四繼門修傳法弟子人數准其傳法人數應士十七繼門修也

尒時那連耶舍說此識已告万天竺云今此國吾滅後二百八十年中有大國王善敬三寶此前諸賢悉出于世化導群品約有千百億後所得法只国一師興大饒益閑甘露門能為首者當菩提達摩馬尒時達摩和尚泛海東來經于三載梁普通八年丁未之歲九月二十一日至於廣州上舶刺史蕭昂出迎奏聞梁帝十月一日而至上元武帝親駕車輦迎請大師昇殿供養是時志公和尚監修高座寺彼謂寺主僧靈觀曰汝名靈觀實靈觀不

靈觀曰唯願和尚指示志公曰從西天有大乘菩薩而入此國汝若不信聽吾識曰仰觀兩扇紅龍者齊也兩扇者梁也蕭梁帝是依腰捻鈎〃捻者十字也鈎者自字也十月日也九烏射盡九烏者日也射盡者二十九日盡唯有一頭一頭者十月初一日發吾初祖十月一日到也死則不久在梁國十九日便過江北故言不久要假須刀斷仁義也逢龍不住初祖見武帝故言逢龍祖師所苦不稱帝意便過江故寺不住過水則過過江入魏尒時靈觀則以紙筆錄于記之尒時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又問朕自登九五已來度人造寺寫經造像有何功德師曰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善因非是實相武帝問如何是實功德師曰淨智妙圓躰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武帝不了達摩所言變

容不言達摩其年十月十九日自知機不契則潛過江北入于魏邦志公特至帝所問曰我聞西天僧至今在何所梁武帝曰昨日送過江向魏志公云陛下見之不見逢之不逢梁武帝問曰此是何人志公對曰此是傳佛心印觀音大士武帝乃恨之曰見之不見逢之不逢即發中使趙光文往彼取之志公云非但趙光文一人闔國取亦不迴大師自到東京有一僧名神光昔在洛中久傳莊老年逾四十得遇大師礼事為師從至小林寺每問於師師並不言說又自歎曰古人求法敲骨取髓刺血圖像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如此我何惜焉時大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為求法故立經于夜雪乃齊膝天明師見問曰汝在雪中立有如何所求耶神光悲

啼泣淚而言唯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
云諸佛無上菩提遠劫修行汝以小意而求大
法終不能得神光聞是語已則取利刀自斷左
臂置於師前師語神光云諸佛菩薩求法不以
身為身不以命為命汝雖斷臂求法亦可在遂
改神光名為惠可又問請和尚安心師曰將心
來與汝安心進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覓得豈
是汝心與汝安心竟達摩語惠可曰為汝安心
竟汝今見不惠可言下大悟惠可白和尚今日
乃知一切諸法本來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遠
是故菩薩不動念而至薩般若海不動念而登
涅槃岸師云如是如是惠可進曰和尚此法有
文字記錄不達摩曰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
大師語諸人言有三人得我法一人得我髓一

人得我骨一人得我肉得我髓者惠可得我骨
者道育得我肉者尼揔持我法至六代陵遲傳
法之人惠可進曰何故第六代陵遲傳法之
人達摩云為邪法競興亂於正法 我有一
領袈裟傳授與汝惠可白和尚曰法既以心傳
心復無文字用此袈裟何為大師云內授法印
以契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雖則袈裟不在
法上法亦不在袈裟於中三世諸佛遞相授記
我今以袈裟亦表其信令後代傳法者有稟承
學道者得知宗旨斷衆生疑故惠可便頂礼親
事九年晝夜不離左右達摩大師乃而告曰如
來以淨法眼并袈裟付囑大迦葉如是展轉乃
至於我我今付囑汝汝聽吾偈曰 吾本來此土
傳教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菓自然成 師付法已又

生惠可曰吾自到此土六度被人下藥我皆拈出今此一度更不拈出吾已得人付法尒時達摩傾衆雲往禹門千聖寺止得五日時有期城大守楊衒問師曰西國五天師承為祖未曉此意其義云何師曰明佛心宗寸無差悞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曰唯此一箇更有別耶師荅曰須明他心知其古今不猒有無亦非取故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為祖楊衒又問曰弟子久在悪業不近知識勤生恭敬被小智慧而生纒縛却成愚惑不得悟道而致於此伏願師指示大道通達佛心修行用心何名法祖師以偈荅曰亦不覩悪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愚而近賢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与凡聖同躔超然名

之曰祖楊衒作礼唯願和尚久住世間化導群品師曰吾則去矣不宜久停人多致患常疾於我楊衒而問是何人也願師指示當為知之師曰吾寧往矣終不明焉恐損此人汝若要委聽吾讖曰江槎分玉浪〔江者汉也槎者支也玉浪者三藏也言汉支三藏也〕管炬開金鏁〔管炬者光也開者統也金鏁者妻業〕五口相共行〔五口者吾字也相共行者与吾弟行佛法生婚伏然〕九十無彼我〔九十者卒字也無彼我者無彼此之我也〕楊衒而作礼曰且辭尊長願善保處時後魏第八主孝明帝大和十九年八㘱解壽齡一百五十葬在熊耳吳坂也武帝勑昭明太子而述祭文滅度後三年魏使時有宋雲西嶺為使却迴逢見達摩手携隻履語宋雲曰汝國天子已崩宋雲到魏果王已崩遂聞奏後魏第九主孝莊帝乃開塔唯見一隻履却取歸少林 四五

祖堂卷第二　第十二張

寺供養因武帝向製師碑文代宗皇帝謚号圓
覺大師勑空觀之塔自魏丙辰之歲遷化迄今
壬子歲得四百一十三年矣淨修禪師讃曰
菩提達摩 化道無為 九年少室 六葉宗師 宗滅熊
耳 隻履西歸 梁天不薦 惠可傳衣
第二十九祖師慧可禪師者是武牢人也姬氏
父寂初無其子共室念言我今至善家而無慧
子深自歎羨何聖加衛時後魏第六主孝文帝
永宜十五年正月一日夜現光明遍于一宅因
兹有孕產子名曰光光年十五九經通誦至年
三十往龍門香山寺事寶靜禪師常修定慧既
出家已至東京永和寺具戒年三十二却歩香
山侍省尊長又經八載忽於夜靜見一神人而
謂光曰當欲受果何於此住不南往乎而近於

道本名曰光光因見神現故号為神光至於第
二夜忽然頭痛如裂其師欲与灸之空中有聲
報云且莫且莫此是換骨非常痛焉師即便止
遂說前事見神之由以白寶靜寶靜曰必是吉
祥也汝頂變矣非昔首焉五峯乗隆玉軌其相
異矣遂辞師南行得遇達摩豁悟上乗師乃云
一真之法盡可有矣汝善守護勿令斷絶汝傳
信衣各有所表慧可曰有何所表達摩曰内傳
心印以契證心外受袈裟而定宗旨不錯謬故
吾滅度後二百年中此袈裟不傳法周沙界明
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於後得
道還近千万汝所行道勿輕末學此人廻志便
獲菩提初心菩薩与佛功等尒時可大師得付
法已廣宣流布度諸有情於天平年中後周第

二主孝閔己夘之歳有一居十不説年幾佡不
十四及至礼師不稱姓名云弟子身患風疾請
和尚為弟子懺悔師云汝將罪来為汝懺悔居
士曰覔罪不可見師云我今為汝懺悔竟汝今
宣依佛法僧寳居士問但見和尚則知是僧未
審世間何者是佛〻何為法師云是心是佛是心是
法〻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吉舍始知罪性不在
内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師知是法器
而為剃髮云汝是僧寳宜名僧璨亦受具戒師
告曰如来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
於我〻今將此法眼付囑於汝并諹袈裟以為
法信汝聽吾偈曰本来縁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来
無有種　花亦不能生　説此偈已告璨曰吾往鄴都
還債便去彼所化導群生得三十四年或在城

市随處任縁或為人所使事畢却還彼所有智
者每勸之曰和尚是高人莫与他所使師云我
自調心非關他事時有辯和法師於鄴都管城
安縣匡救寺講涅槃經是時大師至彼寺門説
法集衆頗多法師講下人少辯和恠於師遂往
縣令瞿仲侃説之彼邪見道人打破講席瞿令
不委事由非理損害而終葬在磁州滏陽東北
七十餘里壽齡一百七歳示于時滅當隋第一
主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之歳唐内供奉沙門
法琳撰碑文德宗皇帝謚号大弘禪師大和之
塔自隋癸丑歳遷化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歳
得三百五十九年矣淨修禪師讃曰　二祖碩學
操為堅確　心貫三乘　頂奇五岳　人一麒麟人間
鸑鷟　斷臂立雪　混而不獨

第三十祖僧璨者即是大隋三祖不知何許
人不得姓字遇可大師得付心法大集群品普
雨正法會中有一沙弥年始十四名道信来礼
師而問師曰如何是佛心師荅曰汝今是什摩
心對曰我今無心師曰汝既無心佛豈有心耶
又問唯願和尚教某甲解脫法門師云誰人縛
汝對曰無人縛師云既無人縛汝即是解脫何
須更求解脫道信言下大悟在師左右八九年
問後於吉州具戒却歸省覲於師師命付法示
說偈曰 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 若無人下種 花種
盡無生 師自隋第二主煬帝大業二年丙寅歲
遷化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三百四十年
矣大明孝皇帝諡号鑑智禪師覺寂之塔矣淨
修禪師讚曰 三祖大師 法王真子 語出幽微 心

無彼此 或處山林 或居鄽市 山地花生 栴檀旖旎
第三十一祖道信和尚者即唐土四祖姓司馬
氏本居河內邁止蘄州廣濟之所育也得璨大
師心印之後忽於黃梅路上見一小兒年七歲
所出言異師乃問子何姓子荅曰姓非常姓師
曰是何姓子荅是佛性師曰汝勿姓也子荅曰
其姓空故師謂左右曰此子非凡吾滅度二十
年中大作佛事子問曰諸聖從何而證師云廓
然廓然子曰與摩則無聖去也師曰猶有這个
紋綵在師乃付法偈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花性生
大緣與性合 當生不生生 師付法已時當高宗永
徽二年庚戌之歲閏九月四日掩然而滅壽年
七十二葬後二年四月八日塔門無故自開容
貌端然與異常日自茲已後門人更不敢閉至

大曆年中代宗謚号大醫禪師慈雲之塔中書
令太子賔客襄陽公杜正倫撰碑文淨修禪師
讃曰 四祖十四 因師解脫 處世道源 與慈量闊
永絶彫榮迴祛始末 菓少花多 忍傳衣鉢
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即唐土五祖也姓周氏
本居汝南遷止蘄州黃梅誕生七歲出家事信
大師幼而聰敏事不再問母懷之時發光遒霄
每聞異香身體安泰後乃生育形皃端嚴哲者
覩之云此子闕七種大人之相不及佛也時有
盧行者年三十二從嶺南來礼覲大師大師問
汝從何方而來有何所求行者對曰從新州來
來求作佛師云汝嶺南人無佛性也行者云人
則有南北 佛性無南北 師云汝作何功德行者
對云願竭力抱石舂米供養師僧師便許之於

一日一夜舂得一十二石米首末覩事經八個
餘月行者又問曰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汝是
俗人問我此事作什摩對曰世諦即有僧俗道
豈尋人耶師曰汝若如此莫從人覓進曰與摩
即不從外得師曰內亦非大師臨遷化時告衆
云正法難聞盛會希逢是你諸人如許多時在
我身邊若有見處各呈所見莫記吾語我與你
證明時衆中有神秀聞師頻訓告遂揮毫於壁
書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
有塵埃 師見此偈乃告衆曰是你諸人若依此
偈修行而得解脫衆僧惣念此偈有一童子碓
坊裏念此偈行者曰念什摩童子曰行者未知
第一座造偈呈師大師曰若依此偈修行而得
解脫行者曰某甲不識文字請兄與吾念看我

聞，願生佛會有一江州別駕張日用為行者高
聲誦偈行者却請張日用与我書偈其甲有一
个拙見其張日用与他書偈曰身非菩提樹心鏡
亦非臺本来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時大師復往觀
之揮却了舉顏微笑亦不讃賞心自詮將師又
去碓坊便問行者不易行者米還熟也未對曰
米熟久矣只是未有人篩師云三更則至行者
便唱若至三更行者来大師處大師与他改名
号為慧能當時便傳袈裟以為法信如釋迦牟
尼授彌勒記矣
大師便偈曰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行者聞偈歡喜受教奉行師又告云
吾三年方入滅度汝且莫行化當損於汝行者
云當往何處而堪避難師云逢懷則止遇會且

藏懷則州四則縣 又問此衣傳不師云後代之人得道
者恒河沙今此信衣至汝則住何以故達摩大
師付囑此衣恐人不信而表聞法豈在衣乎若
傳此衣恐損於物受此衣者命若懸絲況達摩
云一花開五葉 結菓自然成是印此土与汝五人
般若多羅云 菓滿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此兩句
亦印今時法衣至汝不合付与人行者奉教便
辭大師大師遂到江邊畀小舡子師自把櫓行
者曰云甲把櫓師云你莫鬧我若稱斷是你囑
我你若稱断我則囑你過江了向行者云你好
去其行者迤邐取向南方矣師經了三日都不
說法至第四日衆人問曰師法嗣何人師六吾
法已往嶺南神秀便問何人得之師云能者則
得衆人良久思惟不見行者数ヲ恐是将法去

如當時七百餘人一齊趁盧行者衆中有一僧號為慧明趁得大庾嶺上見衣鉢不見行者其上坐便近前以手提之衣鉢不動便委得自力薄則入山見行者高處坐見行者在石上坐行者近見明上座便知來奪我衣鉢則云和尚分付衣鉢某甲苦辭不受再三請傳持不可不受雖則將來現在嶺頭上座若要便請將去明上座云不為衣鉢特為佛法來不知行者辭五祖時有何密語密意願為我說行者見上座心意懇切便向他說靜思靜慮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思不生時還我本來明上座面目來上座又問上來密語密意只有這个為當更有意旨行者云我今明明向汝說則是不密汝若自得自己面目密却在汝上座問行者在黃梅和尚處

意旨如何行者曰和尚看我對秀上座偈則知我入門意則印惠能秀在門外汝得入門得坐披衣々後自看此衣鉢從上來分付切須得人我今分付汝汝須努力將去十有餘年勿弘吾教當有難起過此已後善誘迷人又問當往何處而思避難師云逢懷則止遇會且藏慧明云某甲雖在黃梅剃髮實不得宗乘面目今蒙行者指授也有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從今向後行者即是慧明師今便改名號為道明行者更云汝若如是我亦如是與汝同在黃梅不異自當護持道明云行者好與速向嶺南在後大有僧來趁行者道明又問宜往何處行者云遇蒙則住逢袁即止道明敬仰之心辭行者便迴向北去至下虔州果然見五十餘僧來尋盧行

者道明向衆云大庾嶺頭懐化鎮五六日尋倠
無問諸門津並向北尋覓行者言不見此色諸
人却迴道明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年後歸蒙
山修行凡徒弟盡教過嶺南六祖處只今蒙山
靈塔現在大師付法後高宗在位二十四年壬
申之歲二月十六日滅度春秋七十四代宗諡
号大滿禪師法雨之塔自上元壬申歲遷化迄
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二百八十一年矣淨修
禪師讚曰五祖七歲　洞達言前　石牛吐霧　木馬
含煙　身心恒寂　理事俱妄　無情無種　千年万年

第三十三祖惠能和尚即唐土六祖俗姓盧新州
人也父名行瑫本貫范陽移居新州父早亡母
親在孤艱辛貧乏於市買柴供給偶一日買柴
次有客姓安名道誠欲買能柴其價相當送將

至店道誠与他柴價錢惠能得錢却出門前忽
聞道誠念金剛經惠能亦聞心開便悟惠能遂
問郎官此是何經道誠云此是金剛經惠能云
從何而来讀此經典道誠云我於蘄州黄梅縣
東馮母山礼拜第五祖弘忍大師今現在彼山
說法門人一千餘衆我於彼處聽受大師勸道
俗受持此經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
業有緣其時道誠勸惠能往黄梅山礼拜五祖
惠能報云緣有老母家乏欠闕如何抛母無人
供給其道誠遂与惠能銀一百兩以充老母衣
粮便令惠能往去礼拜五祖大師惠能領得其
銀分付安排老母訖便辞母親不經一月餘日
則到黄梅縣東馮母山礼拜五祖五祖問汝從
何方而来有何所求惠能云從新州来来求作

祖堂集卷第二　第二十張

儫師云女嶺南人無佛性也對云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師日新州乃獦獠寧有佛性耶對日如来藏性遍於螻蟻豈獨於獦獠而無哉師云汝既有佛性何求我意首深奇其言不復更問自此得之心印既承衣法遂啐慈容後隱四會懷集之間首尾四年至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南海縣制亍寺遇印宗印宗出寺迎接歸寺裏安下印宗是講經論僧也有一日正講經風飄猛動 見其幡動法師問衆風動也幡動也一个云風動一个云幡動各自相争就講主證明講主断不得却請行者断行者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講主云是什摩物動行者云仁者自心動從此印宗廻席延位正月十五日剃頭二月八日於法性寺請知光律師受戒戒壇是宋

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置也當云後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梁朝有真諦三藏於壇邊種菩提樹云一百二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說法師果然於此樹下演無上乘至明年二月三日便辞去曹溪寶林寺說法化道度無量衆師以一味法雨普潤學徒信衣不傳心珠洞付得道之者若恒河沙遍滿諸方落落星布時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則天孝和皇帝詔大師云朕虔誠慕道渴仰禪門詔諸山禪師集内道場安秀二德宗為僧首朕每諮求法再三辞推云南方有能和尚受忍大師記傳達摩衣為信頓悟上乘明見佛性今居韶州曹溪山示悟衆生即心是佛朕聞如来以心之法付囑摩訶迦葉如是相傳至於達摩教被東土代代相承至今不絶

師既稟受弁有信衣可赴京師敎化緇俗歸依
天人瞻仰故發遣中使薛蕳迎師願早降至大
師表曰沙門惠能生自邊方長而慕道叨承忍
大師付如来心印傳西國衣鉢受東山佛心伏
奉天恩發中使薛簡詔惠能入內惠能久處山
林年邁風疾陛下德包物外道貫万邦育養蒼
生仁慈黎庶恩旨遍天欽仰釋門恕惠能居山
養疾修持道業上荅皇恩及諸王太子謹奉表
陳謝以聞釋沙門惠能頓首頓首謹言時中使
薛簡啓師云京城禪師大德教人要假坐禪然
方得道師云由心悟道豈在坐也故經云若有
人言如来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行邪道不
解我所說義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
如来諸法空故即是如来畢竟無得無證豈況

坐耶薛簡曰弟子至天庭聖人必問伏願和尚
指受心要傳奏聖人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
照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闇
明闇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
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薛簡曰明譬智
慧闇喻煩惱學道之人若不用智慧照生死煩
惱何得出離師云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故
以智慧照煩惱者是二乘人見解𣏌智之人終
不如此薛簡曰何者是大乘人見解師云涅槃
經云明与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別
無別之性即是實性處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
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
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常住恒而不變
名之曰道簡曰師也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說

不生不滅師云外道說不生不滅將生止滅滅
猶不滅我說不生不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
以下同外道中使欲得心要一切善惡都莫思
量自然得入心躰湛然常寂妙用恒沙時薛簡
聞師所說豁然便悟礼師數拜曰弟子今日始
知佛性本自有之昔日將謂太遠今日始知至
道不遙行之即是今日始知涅槃不遠觸目菩
提今日始知佛性不念善惡無思無慮無造無
作無住無為今日始知佛性常而不變易不被
諸境所遷中使礼辭大師迷持表至京時當神
龍元年五月八日後至九月三日迴詔曰師辭
老病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託疾金粟
闡揚大教傳諸佛心談不二之法杜口毗耶聲
聞被呵菩薩辭退師若如此薛簡傳師指教受

如來知見一切善惡都莫思惟自然得入心躰湛
然常寂妙用恒沙朕積善餘慶宿種福因值師
之出世頓悟上乘佛心第一朕感荷師恩頂戴
修行永永不朽奉磨納袈裟一領金鉢一口供
養大師其後勑下賜寺額重興寺及新州古宅
造國恩寺師每告諸善知識曰汝等諸人自心
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
生万種法故經云心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
種法滅汝等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一相三
昧者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
不取不捨不念利益不念散壞自然安樂坦目
此名為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
坐卧皆一直心即是道場即是淨土此之名為
一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故心相三昧亦復

如是我說法時猶如普雨汝有佛性如地中種
若遇法雨各得滋長取吾語者决證菩提依吾
行者定證聖果吾今不傳此衣者以為衆信心
不疑惑普付心要各隨所化昔尊師有言從吾
後若受此衣命如懸絲吾以道化不可損汝汝
受吾法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
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此偈已乃告衆曰其
性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莫觀
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亦無可取汝各努力隨
緣好去有人問曰黄梅意旨何人得師云會佛
法者得僧曰和尚還得也無師云我不得僧曰
和尚為什摩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雲大師拈
問龍花佛法有何過祖師不肯會花云向上人
分上合作摩生進曰 向上人事如何花云天反地

覆龍花却問雲大師云一翳不除出身無
路進曰除得一翳底人還稱得向上人也無雲
大師云横眠直卧有何妨六祖見僧竪起拂子
云還見摩對云見祖師拋向背後云見摩對云
見師云身前見身後見對云見時不說前後師
云如是如是此是妙空三昧有人拈問招慶曹
溪竪起拂子意旨如何慶云忽有人迴杪柄到
汝作摩生學人撞耳云和尚慶便打之尒時大
師住世說法四十年先天元年七月六日忽然
命弟子於新州故宅建塔一所二年七月一日
別諸門人吾當進途歸新州矣大衆緇俗啼泣
留連大師人師不納曰諸佛出世現般涅槃尚
不能違其宿命況吾未能變易分段之報必然
之理當有所在耳門人問師師歸新州早晚却

祖堂集卷第二　第二十四張　山

迴師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問其法付誰師云有道者得無心者得又曰吾滅度後七十年末有二菩薩從東而來一在家菩薩同出興化重修我伽藍再建我宗旨師言訖便往新州國恩寺飯食訖敷坐被衣俄然異香滿室白虹屬地奄而遷化八月三日矣春秋七十六當先天二年達摩大師傳袈裟一領是七條屈眴布青黑色碧絹為裏并鉢一口中宗勅謚大鑑禪師元和靈照之塔癸丑歲遷化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二百三十九年矣淨修禪師讃曰師造黃梅 得旨南來 爰因幡義 大震法雷 道明追遏 神秀遲迴 衣雖不付 天下花開

祖堂集卷第二

祖堂集卷第三

牛頭和尚嗣四祖師諱法融潤州延陵人也姓文四祖在雙峯山告衆曰吾未至此山時於武德七年秋於廬山頂上東北而望見此蘄州雙峯山頂上有紫雲如盖下有白氣横分六道四祖問五祖曰汝識此瑞不五祖曰莫是師脚下横出一枝佛法不四祖曰汝會我意汝善住矣吾過江東便去至牛頭山幽棲寺見數百僧並無道氣乃顧問僧曰寺中有多少住持其中有道人不僧曰禪和大相輕夫出家者阿那个不是道人四祖曰何者是道人僧無對乃云山上有懶融身著一布裘見僧不解合掌此是異人也禪師自往看四祖乃往庵前過來過去謂曰善男子莫入甚深三昧融乃開眼四祖曰汝學爲

有求爲無求耶融曰我依法華經開示悟入其中爲修道四祖曰開者開何人悟者悟何物融無對四祖曰西天二十八祖傳佛心印達摩大師至此土相承有四祖汝還知不融瞥聞此語乃曰融每常望雙峯山頂礼恨未得親往面謁四祖曰欲識四祖即吾身是融便起接足礼曰師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又曰別更有住處不融以手指於庵後曰更有庵在遂引四祖到庵所師遂見虎狼遶庵麞鹿縱横四畔師乃兩手作怕勢云鑊融曰師猶有這个在師曰適來見什摩融於言下雖承玄言而無有對師於是爲說法要曰夫百千妙門同歸方寸恒沙妙德摠在心源一切定門一切慧門悉自具足神通妙用並在汝心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果報本

來自有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
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
得更無闕少與佛無殊更無別法可得成佛汝
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停心莫起貪嗔癡
莫懷愁慮蕩蕩無㝵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
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揔是佛之妙用快樂
無憂故名為佛融問心既具足何者是心何者
是佛師曰非心不問心問心非不心又問既不
許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師曰境緣無好醜
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心既
不起真心任遍知隨心自在復無始終則名常
住法身無有變易吾徒先師璨和尚褱傳得頓
悟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以酬吾道但住此
山從汝向後更有五人相繼不絕也善自保持

吾當去矣師於言下頓盡微瑕永亡朕兆自是
靈性鬼神供須無地以此詳鑒足見如來密旨
豈修證以能齊祖胤玄門安寂靜之可趣言亡
理契顧玄要以雲泥靜慮還源望禪樞而楚越
矣問師夫言聖人者當斷何法當得何法而言
聖人荅一法不斷一法不得此謂聖人進曰不
斷不得與凡夫有何異師曰有異何以故一切
凡夫皆有所斷妄計所得真心聖人則本無所
斷亦無所得故曰有異進曰云何凡夫有所得
聖人無所得得與不得復有何異師曰有異何
以故凡夫有所得則有虛妄聖人無所得則無
虛妄有虛妄者則有異無虛妄者則無異進曰
若無異聖人名曰何立師曰凡之与聖二俱是
假名假名之中無二則無有異如說龜毛兔角

也進曰聖人若同龜毛兔角則應是無令人學何物師曰我說龜毛不說無龜汝向意作此難進曰龜喻何物毛喻何物師曰龜喻於道毛喻於我故聖人無我而有道凡夫無道而有我執我者猶如龜毛兔角也次乃法付智嚴已自現慶元年司空蕭無善請出律初寺師辞不免乃謂衆曰從今一去再不踐也既出山寺門禽獸哀號逾月不止山間泉池激石涌砂一時填滿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師至現慶二年丁巳歲閏正月二十三日於律初寺終春秋六十四僧夏四十一至二十七日葬塔在金陵後湖溪龍山即書閣山也因此牛頭宗六枝第一是融禪師第二智嚴第三慧方第四法持第五智威第六惠忠也

鶴林和尚嗣牛頭威禪師師諱馬素未覩行狀不決化緣始終勅謚大律禪師大和寶航之塔問如何是西来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却云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敲門師問是什摩人對曰僧師曰非但僧佛来亦不著進曰佛来為什摩不著師曰此間無公止泊處

先徑山和尚嗣鶴林師諱道欽大曆年代宗請赴京師号國一禪師肅宗皇帝來礼師師見帝来遂起立帝曰大師見朕来因何起師曰檀越因什摩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我死即向汝道江西馬大師令西堂問師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廻去有信上大師西堂曰如今便廻去師曰傳語大師却須問取曹溪始得

鳥窠和尚嗣徑山國一禪師在杭州未覩行錄
不決化緣始終因侍者辭師問汝去何處對曰
向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我這裏亦有
少許侍者便問如何是這裏佛法師抽一莖布
毛示侍者便悟白舍人親受心戒又時對坐並
無言說舍人第三第見此造詩曰白頭居士對
禪師正是楞嚴三昧時一物也無百味足恒沙
能有幾人知白舍人問一日十二時中如何修
行便得与道相應師云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舍
人曰三歲孩兒也解道得師曰三歲孩兒也解
道得百歲老人略行不得舍人因此礼拜為師
讚曰形羸骨瘦久修行一納麻衣稱道情曾結
草菴倚碧樹天涯知有鳥窠名師問白舍人汝
是白家兒不舍人稱名白家易師曰汝婀爺姓

什摩舍人無對舍人歸京入寺遊戲見僧念經便
問甲子多小對曰八十五進曰念經得幾年對
曰六十年舍人云大奇大奇雖然如此出家自
有本分事作摩生是和尚本分事僧無對舍人因
此詩曰空門有路不知處頭白齒黃猶念經何
年飲著聲聞酒迄至如今醉未醒已上空宗五祖忍
大師下傍出一枝神秀和尚老安國師道明和
尚神秀下普寂普寂下懶瓚和尚在南岳師有
樂道歌曰兀然無事無故換無事何須論一段
直心無散乱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来更
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惣
是癡頑漢粮不畜一粒逢飯但知餐世間多事
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飢來
即喫飯睡来即卧瞑愚人笑我智乃知賢不是

麁鈍本躰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被一破
納脚着孃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悞若欲
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
妙性及靈臺何曾受勳練心是無事心面是孃
生面劫石可移動个中難改變無事本無事何
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
骨不如林間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餧
將功用功展轉冥朦取則不得不取自通吾有
一言絶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
無過直与細如毫末本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
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
臥藤蘿下塊石枕頭山雲當幕夜月為鈎不朝
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須何憂水月無形
我常只寧万法皆尒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

1·109

來草自青
老安國師嗣五祖忍大師在嵩山坦然禪師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旨師曰何不問自家意旨
問他意旨作什摩進曰如何是坦然意旨師曰
汝須密作用進曰如何是密作用師閉目又開
目坦然禪師便悟
騰騰和尚嗣安國師師有樂道歌曰問道道無
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性空智者本無
違順八万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不要廣學
多聞不在辯才聡雋識取自家城郭莫謾遊他
州郡言語不離性空和光不同塵坌煩惱即是
菩提淨花生於泥糞若有人求問答誰能共他
講論亦不知月之大小亦不知歳之餘閏晨時
以粥充飢仲時更飡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

1·110

騰騰任運心中了了惣知只沒伴痴縛鈍
破竈墮和尚嗣安國師師在北地有一禪師唯
善塞竈頻頻感得竈神現身彼地敬重劇於佛
像是時和尚至彼為竈神說法竈神聞法便獲
生天故現本身礼辞和尚蒙師說法重得生天
故來謝師便還天府言猶未訖瞥然不見其竈
瓦解悉自落破此師本不稱名因此緣故破竈
墮和尚也 已上北宗

靖居和尚嗣六祖在吉州師諱行思俗姓劉廬
陵人也自傳曹溪密旨便復廬陵化度群生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摩價師問
神會汝從何方而來對曰從曹溪來師曰將得
何物來會遂震身而示師曰猶持瓦礫在會曰
和尚此間莫有金真與人不師曰設使有與汝

向什摩處著師以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
日遷化勅謚弘濟大師歸真之塔 淨修禪師
讚曰曹溪門人出世廬陵唯提一脉迥出三乘
澤中孤燭火裏片氷許君妙會說底相應

荷澤和尚嗣六祖在西京荷澤寺師諱神會姓
高襄陽人也師初到六祖處六祖問是你遠來
大艱辛還將本來不若有本即合識主是你試
說看師對曰神會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祖曰
者沙弥爭取次語便以杖乱打師杖下思惟大
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六祖察
其語深情至故試之也因此自傳心印演化東
都定其宗旨南能北秀自神會現揚曹溪一枝
始芳宇宙天寶中御史盧弈是北宗普寂門徒
奏會聚徒洛陽玄宗徵赴駕幸詔應得對天顏

言理允符聖情鄭重有司童移均州至德二在
肅宗勅徙荊州住開元寺師鄉信到報父母俱
喪師乃入僧堂白捷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
訶般若大衆繞坐師曰勞煩大衆珎重師上元
元年五月十三日终勅謚真宗大師般若之塔
慧忠國師嗣六祖姓冉越州諸暨縣人也其兒
子在家時並不曾語又不曾過門前橋直到十
六有一个禪師來繞望見走出過門前橋迎接
礼拜通寒暄父阿孃眷屬遠近隣舍惣来驚訝
他語話又不曾見他過門前橋今日纔見和尚
有如是次第恐是此兒子異於常人也兒子便
問禪師乞師慈悲攝受度得一个衆生某甲切
要投禪出家禮師曰是我宗門中銀輪王嫡子

金輪王孫子方始得繼續不墜此門風是你三
家村裏男女牛背上將養底兒子作摩生投這
个宗門不是你分上事兒子曰啓禪師是法平
等無有高下那得有這个言詞障於某甲善心
再乞禪師慈悲容納禪師見兒子有如是次第
便向兒子說你若如此投某出家則不得子月
投什摩人出家禪師与某甲指示宗師禪師曰
汝還聞曹溪摩子曰不知漕溪是什摩州界禪
師曰廣南漕溪山有一善知識喚作六祖廣六
百衆你去那裏出家某甲未曾遊天台你自但
去其兒子便入草隱道廻避爺孃便行三日程
二日行兩日程一日行到曹溪恰遇祖師正當
說法時便礼拜祖師祖師問從什摩處來對曰
只近祖曰生緣在阿那裏子曰自得五陰後忘

却也祖師招手云近前来子便近前祖師曰實
說你是什摩處人子曰浙中人祖曰遠来到這
裏為什摩事子曰一則明師難遇正法難聞特
來礼覲祖師二則投師出家乞師垂慈攝受祖
曰我向你道莫出家子曰因什摩有此言祖曰
你是聖明不動干戈六十年天子是你但造天
子佛法為主子曰啓師非但六十年百年天子
也不要乞師慈悲容許某甲出家師便摩頂授
記曰你若出家天下獨立佛便攝受師曾在南
陽白崖山修行四十餘年上元二年正月十六
日奉勅肅宗皇帝徵詔赴上都千福寺西禪院
安置後歸光宅寺肅宗代宗前後兩朝並親受
菩薩戒礼号國師為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文殊堂裏一万菩薩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大

悲千手千眼師定坐次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
陛下見空中一片雲不皇帝曰見師曰釘釘著
懸掛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云
還會摩帝曰不會師曰与老僧過淨瓶水来耽
源問師百年後忽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向他道
師曰幸自何怜生要須得个護身符子作什摩
肅宗因徒侍居昇師上殿師乃仰面視曰還會
麼帝曰不會師曰老僧今日困帝問如何是無
諍三昧師曰檀越踏毗盧頭上行帝曰如何是
踏毗盧頭上行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師於
一日見耽源入法堂師便乗一足耽源便出去
良久迴来師曰適来意作摩生對曰向阿誰說
即得師曰我問你對曰什摩處見某甲肅宗帝
問訶次師不視帝帝曰朕身一國天子師何得

祖堂卷第三

誰人後

得伊

殊無些子視朕師云皇帝見目前虛空摩帝曰
見師曰還曾貶眼向陛下摩魚軍容問師住白
崖山時如何修行師喚家童子童子来師乃以
手摩童子頭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
以後莫受人謾南陽張濆問某甲聞有无情說
法未諦其事乞師指示師曰無情說法汝若聞
時方聞無情說法緣他無情始得聞我說法汝
但問取無情說法去張濆曰只如今約有情方
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但如今於一切
動用之中施為但凡聖兩流都無小分起滅便
是出識不屬有情纔然見覺只是無其繫執所
以六根對色分別非識師在黨子谷時麻谷來
遶師三帀震錫一下師曰既然什摩何用更見
貧道只震錫一下師呵曰這野狐精長慶代曰

衣入是作摩心行又代曰落不与摩爭識得和
尚師与紫璘法師共論義汝各登坐了法師曰
請師立義某甲則破師曰豈有与摩事法師白
但請立義師曰立義了也法師曰立是什摩義
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長慶代曰師義墮也
有座主来參次師問作什摩事業對講金剛經
業師曰最初兩字是什摩字對曰如是師曰是
什摩師問璘供奉佛是什摩義對曰佛是覺義
師曰佛還曾迷也無對曰不曾迷師曰既不曾
迷用覺作什摩 無對 供奉又問如何是實相義師
曰將虛底来對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
可得問實相作什摩師又時見僧来以手作圓
相圓相中書曰字僧 無對 有時王詠問如何得解
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得解脫詠曰若然者

祖堂卷第三 第九張

即是斷豈是解脫師便喝曰這漢我向你道不
相到誰句汝道斷王詠更無言和尚亦識此人
是三教供奉王詠門徒志心問如何得成佛去
師曰佛与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進曰如何
得相應去師曰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見佛性
又問若為得證法身耶云超毗盧遮那境界進
曰清淨法身如何趂得師曰不著佛求又問阿
那个是佛師曰即心即佛進曰心有煩惱如何
是佛師曰煩惱性自離進曰豈不斷煩惱耶師
曰斷煩惱是聲聞緣覺若見煩惱不生名大涅
槃代宗又引一大白山人來見和尚曰此山人
甚有見知師問解何藝業代宗曰識山識地識
字解筭和尚借問山人所住是雌山是雄山山
人久而不荅又問識地不山人曰識師則指殿

上地曰此是何地山人曰容弟子筭方得乃知
又問識字不對曰識師向地上劃作一字問此
是何字對曰此是一字師曰土上著一是王字
是什摩一字又問解筭不對曰解師曰三七是
多小對曰和尚弄弟子三七二十一師曰却是
山人弄貧道三七是十爰作二十一豈非弄貧
道又問山人叓會何業山人曰更有實不敢對
師曰縱汝揔解亦不足貴師却謂代宗曰問山
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筭不解筭
何處引得這个朦漢來代宗向山人曰朕雖有
國位未為寶和尚是真寶山人曰陛下真識寶
人也時十月中旬有諸座主來礼拜和尚師問
城外草作何色對曰作黃色師遂喚少童子問
城外草作何色對曰作黃色師曰座主解經解

論与山斷兒見解何殊座主却問和尚城外草
作何色師曰見天上烏不座主曰和尚轉更勿
交涉也願和尚教某等作摩生即是師却喚座
主向前来座主一時向前来師見諸座主不會
遂笑曰諸座主且歸寺別日却来諸大德黙然
而往明日又来願和尚為某等說看師曰見即
見若不見縱說得出亦不得見諸供奉曰從上
國師未有得似和尚如是撥辯師曰他家即師
國貧道即國師諸供奉曰我等諸人謾作供奉
自道解經解論攝他禪宗都勿交涉有南方禪
客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牆壁瓦礫無情之物
並是古佛心禪客曰與經太相違故涅槃經曰
離牆壁瓦礫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一切無
情皆是佛心未審心與性為別不別師曰迷人

1·121

即別悟人即不別禪客曰又与經相違故經曰
善男子心非佛性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日不
別未審此義如何師曰汝依語而不依義譬如
寒月結水為氷及至暖時釋氷為水衆生迷時
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汝若定執無情
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万法唯識故華
嚴經曰三界所有法一切唯心造今且問汝無
情之物為在三界内為在三界外為復是心為
復不是心若非心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若是
心者不應言無情無佛性汝自違經吾不違也
禪客曰無情既有心還解說法也無師曰他熾
然說恒說常說無有間歇禪客曰某甲為什摩
不聞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有聞者進曰誰
人得聞師曰諸聖得聞禪客曰与摩即衆生應

1·122

無分也師曰我為衆生說不可為他諸聖說禪客曰某甲愚昧聾瞽不聞無情說法和尚是為人天師說般若波羅蜜多得聞無情說法不師曰我亦不聞進曰和尚為什摩不聞師曰賴我不聞無情說法我若聞無情說法我則同於諸聖汝若為得見我及聞我說法乎禪客曰一切衆生畢竟還得聞無情說法不師曰衆生若聞即非衆生禪客曰無情說法還有典據也無師曰言不關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弥陁經云水鳥樹林皆是念佛念法念僧鳥是有情水及樹豈是有情乎又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刹豈是有情乎客曰既是無情有佛性未審有情又如何師曰無情尚尒豈況有情乎禪客曰若有情無情俱有佛性

殺有情而食敢其身分即結於罪怨相報損害无情食敢五穀禾蔬菓栗等物不聞有罪来相讎報也師曰有情是正報從无始刼來虛妄顛倒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怨報無情是依報無顛倒結恨心所以不言有報客曰經教中但見有情授三菩提記於未来世而得作佛号曰某等不見無情授菩提記作佛之處只如賢刼千佛中阿那个是無情成佛請為示之師曰我今問汝辟如皇太子受王位時為太子一身受於王位為復國界一一受也對曰但令太子受得王位國土一切自屬於王寧當別受乎師曰今此亦尒但令有情授記作佛之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國土盡屬毗盧遮那佛身佛身之外那得更有無情而得授記耶客曰一切大地既

是佛身一切衆生居佛身上便利穢汙佛身穿鑿踐踏佛身豈無罪乎師曰一切衆生全是佛身誰為罪乎客曰佛身無為無所罣㝵今以有為質㝵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言乎師曰汝今不見大品經曰不可離有為而說無為又不可離無為而說有為汝信色是空不對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㝵又問衆生与佛既同者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應一時解脫今見不尒同義何在師曰汝不見華嚴經中六相義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中有壞壞中有成揔中有別別中有揔衆生与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看他人食終自不飽又問古德曰青青翠竹盡是真如欝欝黃花無非般若有人不許是邪說亦有人信言不可

思議不知若為師曰此盖是普賢文殊大人之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与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随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摩訶般若經曰色無邊故般若無邊黃花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此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為措意又問有善知識言學道人但識得本心了無常來時抛却殼陋子一邊著靈臺覺性迥然而去名為解脫此復若為師曰此猶未離二乘外道之量二乘之人皆猒離有為生死忻樂無餘涅槃老子亦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忻樂冥諦而為至道乃趣冥諦須陁洹人八万劫斯陁含人六万劫阿那含人四万劫阿羅漢人二万劫辟支佛十千

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万大劫住非想非非想
天二乘劫滿猶迴心向大外道劫滿不免輪迴
生死又問一切人佛性為復一種為復有別師
日不得一種進日云何有別師ㄱ有人佛性全
不生滅有人佛性半生滅半不生滅進日誰人
佛性全不生滅誰人佛性半生滅半不生滅耶
師日我此間佛性全不生滅彼南方佛性半生
滅半不生滅進日和尚佛性若為全不生滅南
方佛性若為半生滅半不生滅師日我之佛性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南方佛性
身是無常心性是常所以半生滅半不生滅也
進日和尚身是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
師日汝今那得入邪道乎禪客日某甲早晚入
於邪道也師日金剛經ヨ若以色見我以音聲

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汝既作色見我
豈非入邪道乎於是禪客作禮而嘆日和尚此
說事無不盡理無不周某甲若不遇和尚空過
一生矣肅宗皇帝問一切衆生忙忙業性無本
可據日用而不知此意如何師拈起金花疊子
向帝日喚作什摩帝日金花疊子師日灼然是
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伏牛和尚與馬大師送
書到師處師問馬師說何法示人對日即心即
佛師日是什摩語話又問更有什摩言說對日
非心非佛亦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笑日
猶較些子伏牛却問未審此間如何師日三點
如流水曲似刈禾鐮後有人承似仰山仰山云
水中半月現又日三點長流水身似魚龍衣肅
宗皇帝問一切衆生忙忙業性無本可據日用

而不知無由得出離於三界乞師方便弟子与
衆生離於生死師便索三个鈔羅盛水著討蟻
子便抛放水裏蟻子在水中遶轉兩三帀困了
浮在中心死活不定帝礼拜曰乞師慈悲師又
索一草抛放水裏其蟻子驚討從草便上鈔羅
外皇帝豁然便悟代宗皇帝問師百年後要个
什摩師曰与老僧造个無縫塔帝乃跼跪曰請
師塔樣師良久帝罔措師曰吾有付法弟子在
躭源却諳此事問取他去國師順世後帝乃詔
躭源乳此因緣問此意如何躭源乃作偈曰湘
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
船瑠璃殿上無知識師太曆十年十二月九日
終代宗謚号大證禪師淨修禪師讚曰唐朝國
師大播洪猷曹溪採曰 渭水乘舟二天請倡四

衆抛籌法才極贍大耳懸著
崛多三藏嗣六祖師天竺人也行至大原定襄
縣曆村見秀大師弟子結草為庵獨坐觀心師
問作什摩對曰看靜師曰看者何人靜者何物
僧遂起礼拜問此理如何乞師指示師曰何不
自看何不自靜僧無對師見根性遲迴乃曰汝師
是誰對曰秀和尚師曰汝師只教此法為當別
有意旨對曰只教某甲看靜師曰西天下劣外
道所習之法此土以為禪宗也大誤人其僧問
三藏師是誰師曰六祖又曰正法難聞汝何不
往彼中其僧聞師提訓便去曹溪礼見六祖具
陳上事六祖曰誠如崛多所言汝何不自看何
不自靜教誰靜汝其僧言下大悟也
智策和尚嗣六祖在務州師自探曹溪密言道

遳物外不拘小節未叏化緣始終師遊北地遇
見五祖下智皇禪師一十年修定師遂問在此
間作什摩對曰入定師曰入定者為有心入定
耶為無心入定耶若有心入定者即一切有情
悉皆有心亦合得定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亦
合得定智皇曰吾正入定之時不見有無之心
師曰若不見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不應更有出
入也智皇無對却問汝師是誰師曰六祖汝師以
何法為禪定師曰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
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禪性無住離
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相心如虛空亦無虛
空之量皇聞此說未息疑情遂霞錫南行直往
曹溪礼見六祖六祖乃亦如上說智皇禪師言
下大悟龍神其夜報舊住庵處檀越曰智皇禪

師今夜得道
司空山本淨和尚嗣六祖師姓張絳州人也僧
問奇特事如何師曰無一念心書僧曰豈得無
書耶師曰書是阿誰分上事天寶三年勅令中
使揚光庭往司空山採恒春藤到於寺由去禮
師院語話次問禪師曰弟子生死事大一心慕
道願和尚慈悲救度師曰大夫自京城來帝王
之地禪伯甚多彼處問之某甲老病一無知解
中使設礼再請師曰為當求佛為復問道若求
作佛即心是佛若欲問道無心是道中使不會
再請說之師又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佛因心
得若悟無心佛亦無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中
使曰京城大德皆令布施持戒忍辱苦行等求
佛今和尚曰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本來清淨不

假修行故知前虛用功耳中使到京城進恒春驣訖遂口奏禪師具陳上事帝乃聞之勅令中使却往傳詔取禪師天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到京叅訖帝勅於白蓮花亭子安置正月十五日勅令京城內大師大德與禪師論道禪師奏日山僧久病無暇談論不假繁辞以要言之安問敢對有泰平寺遠禪師問日對聖人不敢繁詞何者為道師日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窮虛然名心若無道憑何有二俱虛妄總是假名問見有身心是道已不師日小僧身心本來是道問適來日無心是道今言身心本來是道豈非相違師日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日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者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不有遠公

日耿小山僧還會道理師日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故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為實者窮劫不可得也問今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請為於相中說無相理香師日淨名日四大無主身亦無我今即無我所見与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主即是我若有我見恒沙劫中不可會得是日聖人大悅朝士忻然師乃四大無主偈日四大無心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境觸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横有何事又香山僧慧明問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日身心是道四生六類皆有身心悉是道不若有見聞請對聖說師日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

之人與道殊不相應經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眼耳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說有窮本不有何處存心若會無心不同草木惠明無對師遂見聞覺知偈曰見聞覺知無障㝵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沒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方得名為觀自在又白馬寺惠真問禪師說無心是道師曰然問曰道既無心佛有心耶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問佛度衆生為有心故道不度人為無心故一度一不度是二是不二師曰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山僧不然何者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都是假名一假之中立何二又問佛之與道縱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為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心本心亦是無二俱虛

1·135

妄猶如花翳即悟本空強立佛道於是惠真讃曰事無不盡理無不備此是頓見眞門即心是佛可與後世衆生軌則師無修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處修遍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法空禪師問曰佛之与道盡是假名妄立十二部經亦應不實從前尊宿代代相承皆言修道總是妄不師曰然十二部教皆合於道禪師錯會背道逐教道本無修禪師強修道本無作禪師強作道本無事強生多事道本無為於中強為道本無知於中強知如此見解自是不會須自思之師背道逐教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未會道弃却一真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又福先寺

祖堂卷第三　第十八張

1·136

安禪師問道是假名佛亦妄立十二部教接人方便一切総妄以何為真師曰為有妄故将真對妄推窮妄性本来空㪽真亦何曾更有實體故知真妄惣是假名座下衆人悉皆頓悟又問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此亦是妄道無相似道無比並道無辟喻道無對治言道者以言詮理得理忘言知語性空此人悟道經曰言語道断心行處滅師真妄偈曰窮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既如此到頭也只寧有照成寺達性禪師讃嘆問其理甚妙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如是解時不可断他衆生善悪二根可是菩提耶師曰善悪二根因心而有窮心若有根亦不無推心既空根因

何立經曰善不善従心化生善悪業縁本無有實雖則不實不共心俱師善悪二根不實偈曰善既従心生悪豈離心有善悪是外縁於心實不有捨悪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縁兩頭走忽悟無生本始會従前各又士孫體虛問此身従何而来百年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睡時忽然作夢夢従何来睡覺之時夢従何去進曰夢時不可言無忽覺不可言有雖有往来往来無所師曰貧道之身亦如其夢體虛須悟此身實同於夢師来往如夢偈曰亦知如在夢睡裏實是鬧忽覺万事休還同睡時覺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無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亦無別道師上元三年五月五日遷化春秋九十五勅謚大曉禪師

祖堂卷第三　第十九張　　子修

一宿覺和尚嗣六祖在温州師諱玄覺字道明
俗姓戴氏温州永嘉縣人也内外博通食不耕
鋤衣不蚕口平生功業非人所測曾在温州開
元寺孝順親母兼有姊侍奉二人合寺合廓人
謗其僧有一日親母下世著麻未抛姊又更被
人謗其僧不能觀得有一日廊下見一禪師号
曰神策年近六十有餘弟姊兩人隔簾見其老
宿姊却向弟曰屈老宿歸房裏喫茶還得也無
弟便出来屈其老宿老宿不欲得入見其僧苦
切老宿許之老宿去房裏女出来相看曰小弟
容易气老宿莫恠便對老宿坐又教弟坐三人
說話次老宿見其僧氣色異於常人又女人亦
有丈夫之氣老宿勸其僧曰孝順之事自是一
路雖明佛理未得師印過去諸佛聖聖相傳佛

佛印可釋迦如来燃燈授記若不然者即隨自
然矣南方有大聖号曰慧能禪師可往礼足為
師僧對曰昨者母親下世只有姊獨自無人看
侍爭抛得姊却向弟說弟莫疑我某甲獨自身
取去寄住得但自去弟僧從此裝裏却去寺主
處具說前事寺主曰師兄若這个善心某甲身
自不能去得某相共造善因師兄但去莫愁其
姊某甲孝順但喚来他房裏其僧一一依他寺
主處分喚姊去寺主房裏安排了便發去其弟
僧年當三十一迤邐往到始興縣曹溪山恰遇
大師上堂持錫而上遶禪林三帀而立六祖問
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万細行行行無虧名
曰沙門大德從何方而来生大我慢對曰生死
事大無常迅速六祖曰何不體取無生達本無

速乎對曰躰本無生達即無速祖曰子甚得無生之意對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能分別對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千有餘人皆大愕然師却去東廊下掛錫具威儀便上礼謝默然擊目而出便去僧堂參衆却上來辭祖曰大德從何方來返太速乎對曰本自非動豈有速也祖曰誰知非動對曰仁者自生分別祖師一跳下來撫背曰善哉善哉有手執干戈小留一宿來朝辭祖師禪師領衆送其僧其僧行十步來振錫三下曰自從一見曹溪後了知生死不相干其僧歸來名号先播於衆人耳直道不可思議人也收過者無數供養者不一從此所有歌行偈頌皆是其姉集也師先天二年十月廿七日遷化春秋三十九勅謚無

相大師淨光之塔

懷讓和尚嗣六祖在南岳姓杜氏金州人也初生之時有六道白氣應于上像儀鳳二年四月八日生感此瑞氣刾使贈見奏聞高宗帝曰此氣何瑞太史曰國之法寶非染俗貴在于安康金州分野時金州太守韓偕具録奏上帝曰僧瑞宜加善慶勅韓偕親往存撫厚賜安慰是時杜氏名曰光奇家內有三子於三子中其應瑞生者年近五歲炳然殊異心懷恩讓不与競父母号之名為讓子至于十載唯愛佛經有三藏玄靜過舍訪法吉光奇曰此子出家之後當獲上乘至幽至微會于佛理垂拱四年年始十五拜辭父母往荊州玉泉寺事弘景律師經于八年便懷讓至通天元年四月十二日於當寺受

戒至久視元年七月十八日自嘆曰我受戒今
經五夏廣學威儀而嚴有表欲思真理而難契
焉又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勝
者時有坦然禪師覩讓嗟嘆乃命雲遊博問先
知至嵩山安和尚處坦然問西來意話坦然便
悟事安和尚師乃往曹溪而依六祖六祖問子
近離何方對曰離嵩山特來礼拜和尚祖曰什
摩物与摩来對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在于左右
一十二載至景雲二年礼辞祖師祖師曰說似
一物即不中還假修證不對曰修證即不無不
敢汙染祖曰即這个不汙染底是諸佛之所護
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
羅記汝佛法從汝邊去向後馬駒踏殺天下人
汝勿速說此法病在汝身也馬和尚在一處坐

讓和尚將塼去面前石上磨馬師問作什摩師
曰磨塼作鏡馬師曰磨塼豈得成鏡師曰磨塼
尚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也馬師曰如何即是
師曰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
師又曰汝為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
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法無住不可取捨
何為之乎汝若坐佛却是殺佛若執坐相非解
脫理也馬師聞師所說從座而起礼拜問曰如
何用心即合禪定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
門猶如下種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
見于道又問和尚見道當見何道道非色故云
何能觀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于道無相三昧亦
復然乎馬師曰可有成壞不師曰若契於道無
始無終不成不壞不聚不散不長不短不靜不

乱不急不緩若如是解當名爲道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萠三昧花無相何壞復何成有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摩處去師曰如大德未出家時相狀向什摩處去進曰成像後爲什摩不鑒照師曰雖然不鑒照謾他一點不得師天寶三年八月卄二日終勅謚大慧禪師寂勝輪之塔

祖堂集卷第三

二十三張 䒦

祖堂集卷第四

石頭和尚嗣吉州思和尚在南嶽師諱希遷姓陳端州高要人也在孕之時母絶羶穢及誕之夕滿室光明父母恠異詢乎巫祝巫祝曰斯吉祥之徵也風骨端秀方頤大耳卓静不雜異乎凡童及年甫齠齔將詣佛寺見尊像母氏令礼礼已曰斯佛也師礼訖瞻望久之曰此盖人也形儀手足与人奚異苟此是佛余當作焉時道俗咸異斯言親黨之内多尚淫祀率皆宰犢以祈福祐童子輒往林社毀其祀具奪牛而還歲盈數十悉巡之于寺自是親族益修淨業時六祖正揚真教師世業隣接新州遂往禮覲六祖一見忻然再三撫頂而謂之曰子當紹吾真法矣与之置饌勸令出家於是落髮離俗開元十

六年具戒於羅浮山略探律部見得失紛然乃曰自性清淨謂之戒體諸佛無作何有生也自尒不拘小節不尚文字因讀肇公涅槃無名論云覽万像以成己者其唯聖人乎乃歎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法身無量誰云自他圓鏡虚鑒於其間万像體玄而自現境智真一孰為去来至哉斯語也尚於山舍假寐如夢見吾身与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内覺而詳曰龜是靈智也池性海也吾與師同乘靈智遊於性海久矣六祖遷化時師問百年後某甲依什摩人六祖曰尋思去六祖遷化後便去清涼山靖居行思和尚處礼拜侍立和尚便問從什摩處来對曰從曹溪来和尚拈起拂子曰彼中還有這个摩無對曰非但彼中西天亦無和尚曰你應

到西天也無對曰若到即有也和尚曰未在更道對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為什摩獨考專甲和尚曰不辭向你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和尚又問你到曹溪得个什摩物来對曰未到曹溪亦不曾失師却問和尚在曹溪時還識和尚不思曰你只今識吾不對曰識又爭能識得又問和尚自從嶺南出後在此間多小時思曰我亦不知汝早晚離曹溪對曰某甲不從曹溪来思曰我也知你来處對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思和尚見師異於常人便安排於西侠日夕只在和尚身邊其師形良端正足人是非直得到和尚耳裏和尚得消息向師曰汝正蒔是師便應喏第二日粥鼓鳴了在西侠裏坐伸手承粥厨下僧見其鉢盂尋来元来其師取和尚粥衆人

知是其人安排凡夫不識聖人謗和尚又毀師闍院一齊上来於和尚前收過思和尚向師曰從今已後第一不得行此事你若行此事是你正眼埋却也不難師受戒後思和尚問你已是受戒了也還聽律也無對曰不用聽律思曰還念戒也無對曰亦不用念戒思曰你去讓和尚處達書得否對曰得思曰速去速来你若遲晚些子不見吾你若不見吾不得林下大斧師便去到南嶽讓和尚處書猶未達先礼拜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和尚曰子問太高生向後人成闡提去師對曰寧可永劫沉淪終不求諸聖出離師機既不投書亦不達便歸師處思和尚問彼中有信不師對曰彼中無信思曰有迴報也無對曰信既不通書亦不達師却問

祖堂卷第四

專甲去時和尚有言教速来牀下收取大斧今
巳来也便請大斧思和尚良久師作礼而退斯
之要音豈劣器之能持乃佛佛傳燭心燈祖祖
玄傳法印大師既投針而久親於丈室臨歧而
廻承方外之機則能事將備道可行矣思和尚
曰吾之法門先聖展轉遞相囑授莫令斷絕祖
師預記於汝汝當保持善自好去非久之間思
和尚遷化師者麻一切了於天寶初方届衡嶽
遍探岑壑遂頓息於南臺寺東有石如臺乃庵
其上時人号石頭和尚焉此臺則梁海禪師得
道之臺也師初至南臺師僧去看轉来向讓和
尚說昨来到和尚處問佛法輕忽底後生来東
石頭上坐讓曰實也無對曰實也讓便喚侍者
曰你去東邊子細看石頭上坐底僧若是昨来

底後生便喚他若有應你便道石上虛㤝子堪
移此處栽侍者持此偈乘似師師荅曰任你哭
聲哀終不過山来侍者却来乘似讓和尚和尚
云這阿師他後子孫噤却天下人口去又教侍
者問法侍者去彼問如何是解脫師曰阿誰縛
汝如何是淨土師曰阿誰垢汝如何是涅槃師
曰誰將生死與汝侍者却来舉似和尚和尚便
合掌頂戴此時有堅固禪師蘭讓三人為世宗
匠僉曰彼石頭上有真師子乳師喚主事具陳
前事主事曰乞師有事處分和尚領眾去東邊
見石頭石頭又強為不得起来迎接相看一切
了讓和尚与石頭起院成持也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来意師曰問取露柱去僧曰不會師曰我
更不會大顛問古人道道有道無二謗請師除

師曰正無一物除个什摩師索大顛曰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對曰無這个師曰若與摩則你得入門也僧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汝因何從我覓進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師曰何曾失却那作摩藥山在一處坐師問你在這裏作什摩對曰一物也不為師曰與摩則閑坐也對曰若閑坐則為也師曰你道不為不為个什摩對曰千聖亦不識師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作摩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常流豈可明僧拈問漳南既是千聖為什摩不識荅曰千聖是什摩堍鳥聲師閑僧從什摩處來對曰從江西來師曰江西還見馬祖不對曰見師乃指一柴橛曰馬師何似這个僧無對却迴舉似師請師為決馬師曰汝見柴橛大小對曰勿量

大馬師曰汝甚有壯大之力僧曰何故此說馬師曰汝從南岳負一柴橛來豈不是有壯大之力師述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迴互不迴互迴而更相涉不尒依位住色本殊質像聲源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暗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聲音鼻香舌鹹醋然於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明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暗相覩明暗各相對譬如前後步万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見道運足馬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河

月謹白參玄人光陰勿虛度師与鄧隱峯剗草次見虵師過鍬子与隱峯隱峯接鍬子了怕不敢下手師去拈鍬子截作兩叚謂隱峯曰生死尚未過得學什摩佛法師拈鍬子剗草次隱峯問只剗得這个還剗得那个摩師便過鍬子与隱峯隱峯接得鍬子向師剗一下師曰你只剗得這个洞山代曰還有堆阜摩師唐貞元六年庚午歲十二月六日終春秋九十一僧夏六十三僖宗皇帝謚号無際大師見相之塔

耽源和尚嗣忠國師先是馬大師門人也師入京為國師侍者後再見馬大師於大師前旋行一匝作圓相然後於中心礼拜大師曰你欲作佛也對曰某甲不解揑目大師曰吾不如汝百丈在沩潭推車次師問車在這裏牛在什摩處

百丈以手斫額師以手拭目

天皇和尚嗣石頭在荊南師諱道悟未覩行狀不決終始之要師初問石頭離却智慧何法示人石頭曰老僧無奴婢離什摩進曰如何得玄旨石頭曰你解撮風不師曰若与摩則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師曰專甲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个知汝來處師曰和尚亦不得贓賄於人石頭曰汝身現在師曰雖然如此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云你道阿誰是後人師礼謝深領玄要問如何玄妙之說師云莫道我解佛法僧云爭那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則問了也師曰去不是你存泊處師乃一日忽然變典座典座來師示曰會摩曰不會師便把枕子當面拋之乃告寂

尸梨和尚嗣石頭順宗皇帝問師大地普衆生
見性成佛道師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
取大義禪師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何不攫
取帝黑然之又問大義何者是佛性大義云不
離陛下所問皇帝黑契玄開一言遂合
丹霞和尚嗣石頭師諱天然少親儒墨業洞九
經初与龐居士同侶入京求選因在漢南道寄
宿次忽夜夢白光滿室有鑒者云此是解空之
祥也又逢行脚僧與喫茶次僧云秀才去何處
對曰求選官去僧云可惜許功夫何不選佛去
秀才曰佛當何處選其僧提起茶垸曰會摩秀
才曰未測高旨僧曰若然者江西馬祖今現住
世說法悟道者不可勝記彼是真選佛之處二
人宿根猛利遂返秦遊而造大寂礼拜已馬大

師曰這漢来作什摩秀才跋上幞頭馬祖便察
機笑而曰汝師石頭摩秀才曰若与摩則与某
甲指示石頭馬祖曰從這裏去南嶽七百里還
長老在石頭你去那裏出家秀才當日便發去
到石頭叅和尚和尚問從什摩處来對曰某處
来石頭曰来作什摩秀才如前對石頭便點頭
曰著槽廠去乃執爨役經一二載餘石頭大師
明晨欲与落髮今夜童行叅時大師曰佛殿前
一搭草明晨粥後剗却来晨諸童行覓持鍬钁
唯有師獨持刀水於大師前跪拜揩洗大師笑
而剃髮師有頂峯突然而起大師按之曰天然
矣落髮既畢師礼謝度兼謝名大師曰吾賜汝
何名師曰和尚豈不曰天然耶石頭甚奇之乃
為略說法要師便掩耳云太多也和尚云汝試

作用看師遂騎聖僧頭大師云這阿師他後打破泥龕塑像去師受戒已而大家耀摩尼於江西師乃下嶽再詣彼礼謁大寂大宋問從什摩處來對曰從石頭來大寂曰石頭路滑還達倒也無對曰若達倒即不来此也大家甚奇之師放曠情懷濤達順境樂乎雲水去住逍遥至洛京叅忠國師初見侍者便問和尚還在也無對曰在只是不看客師曰大深遠生侍者曰佛眼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子侍者舉似國師國師便打侍者師尋上鄧州丹霞山格調孤峻少有攀者爰有禪德遠来問律山下遇見師遂郵市問丹霞山在什摩處師指山曰青青黯黯底是禪德曰莫只這个便是不師曰真師子兒一撥便轉次於天台居花頂峯三載又礼國

一禪師以元和初上龍門香山与伏牛禪師為莫逆侶後於惠林寺遇天寒焚木佛以禦次主人或譏師曰吾荼毗覓舍利主人曰木頭有何也師曰若然者何責我乎主人亦向前眉毛墮墮落有人問真覺大師丹霞燒木佛上座有何過大師云上座只見佛進曰丹霞又如何大師云丹霞燒木頭師有時到山院寄宿見老宿共行者同床坐師放下衣鉢便問訊二人二人都不顧視直至来朝遂見行者將一鐺飯向堂中心着共老宿喫又不喚師師亦自向前共喫行者見師向前便顧視老宿云莫言侵早起師向老宿曰這个行者何不教伊大無礼生老宿云好个人家男女有什摩罪過黙污他作什摩師云適来詐錯放過師作孤宋吟曰時人見余守

孤寂爲言一生無所益余則閑吟孤寂章始知光陰不虛擲不棄光陰須努力此言雖說人不識識者同爲一路行豈可顛墜緣榛棘榛棘性性何是邊只爲終朝盡衆喧衆喧不覺無涯際哀哉真實不虛傳傳之響之只不聞猶如燈燭含盂盆共知總有光明在看時未免暗昏昏昏昏不覺一生了斯類壓沙比不必直似潭中吞鉤魚何異空中羅罟鳥此患由來實是長四維上下遠茫茫倏忽之間迷病死塵勞難脫哭愴愴愴愴哀恐終無益只爲將身居痛室到此之時悔何及雲泥未可訪孤寂孤寂宇宙窮爲良長吟高臥一閑堂不慮寒風吹落葉豈愁桑草遍遭霜但看松竹歲寒心四時不變流清音春夏暫爲群木映秋冬方見蔚高林故知世相有

1・161

剛柔何必將心清濁流二時廠糖隨緣過一身遮莫布毛裘隨風逐浪住東西豈愁地追与天似時人未解將爲錯余則了然自不迷不迷須有不迷心看時淺淺用時深此个真珠若採得豈同樵夫負黃金黃金亨練轉爲真明珠含光未示人了即毛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塵滴存乎未免偲莫棄這邊留那邊直似長空搜鳥跡始得玄中又更玄舉一例諸足可知何用諵諵說引詞只見餓夫來取飽未聞漿逐渴人死多人說道道不行他家未悟詐頭明三寸利刀開曠路万株榛棘擁身生塵滓茫茫都不知空將辯口寫玄微此物郵堪爲大用千生万劫作貧兒聊書孤寂直還深鐘期能聽白牙琴道者知音指其掌方貴名爲孤寂吟師又有翫珠

祖堂卷第四 入丈

1・162

吟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惺百骸俱潰散一物
鎮長靈知境渾非體尋珠不見形悟即三身佛
迷疑万卷經在心心豈測居耳耳難聽罔像先
天地渕玄出杳冥本剛非鍜鍊元淨莫澄停盤
泊逾朝日玲瓏瞙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澄濁還
清鑒照崆峒寂勞龍法界明剉凡功不滅超聖
果非盈龍女心親獻馳王口自傾讒鵝人却活
黃雀義猶輕解語非關舌能言不是聲絕邊弥
瀚滂三際等空平演教非為教聞名不認名二邊
俱不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看指歸家罷問程
識心豈測佛何佛更堪成又須日丹霞有一寶
藏之歲月久從來人不識余自獨防守山河無
隔尋光明處處透體寂常湛然瑩徹無塵垢世
習掾取人顛狂逐路走余則為渠說撫掌笑破

口忽遇解空人放曠在林藪相逢不擎出擧意
便知有師又有驪龍珠吟驪龍珠驪龍珠光明
燦爛与人殊十方世界無求處縱然求得亦非
珠珠本有不异沉時人不識外追尋行盡天涯
自疲極不如醉取自家心莫求覓損功夫轉求
轉覓轉元無恰如渴鹿趁陽燄又似狂人在道
途須自醉了分明了得不用更磨瑩深知不是
人間得非論六類及生靈虛用意損精神不如
閑處絕纖塵停心息意珠常在莫向途中別問
人自迷失珠元在此个驪龍終不改雖然埋在
五陰山自是時人生懈怠不識珠每拖擲却向
驪龍前作客不知身是主人公棄却驪龍別處
覓認取寶自家珎此珠元是本來人拈得翫弄
無窮盡始覺驪龍本不貧若能曉了驪珠後只

祖堂卷第四 九 宋文

這驪珠在我身師有弄珠吟般若神珠妙難測
法性海中親認得隱現時遊五蘊山內外光明
大神力此珠無狀非大小晝夜圓明悉能照用
時無處復無蹤行住相隨常了了先聖相傳相
指授信此珠人世希有智者号明不離珠迷人
將珠不識走吾師權指喻摩尼採人無數入春
池爭拈瓦礫將為寶智者安然而得之言下非
近亦非遠時用如如轉無轉万機珠對寸心中
一切時中巧方便皇帝曾遊於赤水視聽爭求
都不遂罔像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偽非
自心非因緣妙中之妙玄中玄森羅万像光中
現尋之不見有根源燒六賊爍四魔能摧我山
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裏枉蹉跎亦
非性亦非心非性非心超古今時絕名言名不

1·165

得權時題作弄珠吟師與麻浴遊山到澗邊語
話次麻浴問如何是大涅槃師迴頭云急浴曰
急个什摩師云澗水師初開堂時有人問作摩
生語話即得不墮門風師曰一任語話即不墮
門風僧云便請和尚語話師曰青山綠水不相
似師勘僧曰什摩處來對曰山下來師曰契飯
也未對曰契飯了也師曰將飯与闍梨契底人
還有眼也無僧無對有人舉似為山為山云有進
日眼在什摩處為山曰眼在頂上有人持此語
舉似洞山洞山云若不是為山爭解与摩道僧
便問作摩生是在頂上底眼洞山云不昧向上
招慶拈問保福將飯与人契感恩則有分為什
摩却成不具眼去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
慶云忽有人盡其機來還成瞎漢不保福曰和

祖堂卷第四　十丈

1·166

尚還為人麼慶云敎某甲共阿誰商量保福尋
後日道某甲瞎漢得麼師又有如意頌曰真如
如意寶如意寶真如森羅及万像一法更無餘
海澄孤月照天地洞然虛寂宗空形影明明一
道如師以長慶三年癸卯歲六月二十三日告
門人令俻湯沐訖云吾將行矣乃戴笠子策杖
入履垂一足未至地而逝春秋八十六勅謚智
通大師妙覺之塔劉昫撰碑文
招提和尚嗣石頭師諱惠朗姓歐陽韶州曲江
人也年十三於鄧林寺模禪師處出家十七遊衡
嶽二十受戒乃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大寂云
你來何求對曰求佛知見大寂曰佛無知見知
見乃魔界耳你從南岳來似未見石頭曹溪心
要耳汝應却歸石頭師遂依言而返造石

頭果應大寂之言契緣悟道不出招提三十餘
年日号招提朗矣至元和十五年庚子歲正月
二十二日遷化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四矣
藥山和尚嗣石頭在朗州師諱惟儼姓韓絳州
人也後從南康年十七事潮州西山慧照禪師
大曆八年受戒於衡嶽寺希澡律師師一朝言
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焉能屑屑事細行於布
巾耶即謁石頭大師密領玄旨師於貞元初居
澧陽芍藥山因号藥山和尚焉師初往時就村
公乞牛欄為僧堂住來得多時近有二十來人忽
然有一僧來請他為院主漸漸近有四五十人
所在迮狹就後山上起小屋請和尚去上頭安
下和尚上頭又轉轉師僧王其院主僧弄三請
和尚為人說法和尚一二度不許第三度方然

栢巖示藥山 小共 四六

得許院主便歡喜先報大衆大衆喜不自勝打鍾上來僧衆總集和尚開却門便歸丈室院主在外責曰和尚適來許某甲為人如今因什摩却不為人賺某甲師曰經師自有經師在論師自有論師在律師自有律師在院主恠貧道什摩處從此後從容得數日後身座便有人問未審和尚承嗣什摩人師曰古佛殿裏拾得一行字進曰一行字道什摩師曰渠不似我我不似渠所以肯這个字李翱相公來見和尚和尚看經次殊不采顧相公不肯礼拜乃發輕言見面不如千里聞名師召相公相公應喏師曰何得貴耳而賤目相公便礼拜起來申問如何是道師指上又指下曰雲在青天水在瓶相公礼拜後以偈讚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

1·169

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師因一夜上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澧陽東家去山九十來里人家盡同聞笑聲盡曰是東家明晨展轉東推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笑相公讚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相公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這般閑家具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沉吟良久又云吾今為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去師回喚沙彌道五日子沙彌童行什摩處來師曰有這个吾日何不肯却問日有來一過問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亦勿交涉曰無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這裏針劄不入師曰這裏如石上栽花

1·170

有人拈問漳南古人石上栽花意作摩生漳南
曰伏汝大贍却曰還會摩對曰不會云癩人與
猪肉師問僧迸離什摩處對曰近離百丈師曰
海師兄一日十二時中為師僧說什摩法對曰
或曰三句外省去或曰六句外會取或曰未得
玄鑒者且依了義教猶有相親分師曰三千里
外且喜得勿交涉師帶刀行次道吾問背後底
是什摩師拔刀便驀口斫師夜不點火僧立次
師乃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為汝說僧
曰特牛生兒了也只是和尚不說師便索火火
來僧便抽身入衆後雲嵒舉似洞山洞山曰此
僧却見道理只是不肯礼拜僧拈問長慶既是
見為什摩不肯礼拜慶曰只為無礼白匱拈問
僧既見道理為什摩不肯礼無對白匱代曰更不

欲得出頭師又時喚沙弥雲嵒曰喚他作什摩
師曰我有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提下嵒曰若与
摩則某甲與和尚一人出一手師又時問僧汝
諸方行脚來覓取難得底物來不僧對不中師
曰堪作什摩用師代曰不緣闇閣所滯覓來久
矣師問雲嵒作什摩對曰擔水師曰郍个尼對
曰在師曰你來去為阿誰對曰替渠東西師曰
何不教伊並頭行對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
與摩道師代曰還曾擔擔摩師有時曰我有一
句子未曾向人說道吾曰相隨來也師問僧汝
從什摩處來對曰南泉來師曰在彼中多少時
對曰經冬過夏師曰与摩則作一頭水牯牛去
也對曰雖在彼中不曾上他食堂師曰不可口
與東西風也對曰莫錯和尚自有人把匙筯在

雲嵒問一句子如何言說師曰非言說道吾曰早說了也雲嵒因乞百丈齋師問陰界不與乞與阿誰對曰有一人要因于迪相公問紫玉佛法至理如何玉召相公名相公應喏玉曰更莫別求師聞舉曰搏殺這个漢僧便問師如何師代曰是什摩院主報和尚打鍾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擊鉢盂来院主不會雲嵒曰和尚無手脚来多少時師曰汝只是狂被袈裟嵒曰某甲只與摩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个眷屬師問園頭作什摩来對曰栽菜来師曰栽則不障你莫教根生園頭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个什摩師曰你還有口摩師書一佛字問道吾是什摩字吾曰是佛字師曰出這多口阿師千佛代叉手退後立又代藥山第二機曰錯有僧在藥

山三年作飯頭師問汝在此間多少時對曰三年師曰我摠不識汝其僧不會恨而發去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且待上堂時来師晚際上堂曰今日有僧決疑在什摩處出来其僧纔出来師便托出却入房丈師行次雲嵒遮邊側立待師到去後底後底師便驀口摑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尋你僧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何境惑你問如何是道中指實師曰莫謟曲進曰不謟曲時如何師曰須國不換

道吾和尚四十六方始出家俗姓王鍾陵建昌縣人也雲嵒和尚是道吾親弟也雲嵒先出家在百丈造侍者道吾在屋裏報探官一日行得五百里恰到百丈莊頭討喫飯當時侍者亦下莊頭莊主喚侍者對客侍者来相看一切後便

祖堂卷第四 十五丈 弟

問投事是什麼處人曰鍾陵建昌人也貴姓什
摩對曰姓王侍者便認得家兄便把手啼哭云
嫌在無對曰憶師兄哭太煞失却一隻眼下世
上去侍者得消息當日便上百丈侍者領兄參和
尚一切後侍者便諮白和尚這个是某甲兄欲
投師出家還得也無百丈曰投某出家則不得
侍者曰作摩生即是百丈曰投師伯處出家侍
者領去師伯處具陳前事師伯便許兄便投出
家後侍者領師兄入京受戒了却轉來近百丈
兩人坐地歇息次道吾起來礼拜曰某甲有一
段事欲問多時未得其便今日有幸啓問師兄
還得也無雲嵒曰你什麼事吾便問藥却這个殷
歸子後與師兄什麼處得相見雲嵒曰不生不滅
處相見吾曰莫道草裏無人向有鑒八雲嵒曰作

摩是你樸頭痕子尚猶在有這个身心吾曰啓
師兄其下這个言詞佛法不在僧俗兩便問与
摩理長則就師弟作摩生吾曰非不生不滅處
亦不求和見雲嵒後日灼然是你眼与侍与摩
細若也到山中逾相度脫便歸百丈過得一年
後道吾辭百丈便到藥山藥山問一句子如何
言說吾曰有一人惣不曾言說師一大藏小藏
從何來吾曰傍出師甚奇之因山學禪得燃來
後只觀堂師兄來有一日造書書上說不頭是
真金鋪江西是雜貨鋪師兄在彼中隨根作什
摩千万千万速來速來雲嵒得這个信後只管
憂愁有一日在和尚身邊侍立直到三更和尚
曰且歇雲嵒不去和尚曰你有什摩事煩惱惡
恰似肚裏有事有事但說雲嵒云無事和尚曰

祖堂集卷第四

三五七

莫是得智闍梨信不云不敢百丈索道吾信
云便取呈似和尚和尚見了云灼然是生我者
父母成我者朋友你又用在我這裏便速去云
曰不敢去百丈曰我有書兼有信物欲得送藥
山尊者你持書速去雲岩師處分持書到藥
山道吾相接引去和尚處達書一切了後藥山
問海師兄尋常說什摩法對曰三句外省去亦
曰六句外會取師曰三千里外且喜得勿交涉
又問更有什摩言句對曰有時說法了大衆下
堂次師召大衆大衆迴首師曰是什摩藥山曰
何不早道海兄猶在因汝識得百丈起師問雲
岩曰前生死如何對曰目前無生死師曰二十
年在百丈俗氣也未除然却問某甲則如此和
尚如何師曰戀戀嵾嵾羸羸垂垂百醜千拙且

與摩過時從此共師弟適相成持雲岩後有一
日辭藥山藥山問去什摩處對曰欲去溈山師
兄處師曰為什摩事　對曰某甲與為山在百
丈時有一願師曰願道什摩對曰某等兩人曾
在百丈時溈山和尚造典座某甲造侍者不離
左右佐副和尚在後遠於本願欲得說破這个
亭師便許之便下山道吾擔衣鉢送到橋亭後
却轉來不審和尚和尚云送師兄去來對曰送
了也道吾却問師兄離師左右還得也無師曰
智闍梨何必有此問多少手癖膝道伴何事不
造作何事不商量不用更問道吾云無和尚一
言堪為後來是標牓乞和尚一言師曰若也如
此我則與汝道勝則有也只欠讒汝道吾聞此
語當夜便發明朝到山下村院得見師兄說藥

祖堂卷第四

山語了相共轉來藥山直到終不離左右真覺大師舉問玄晤大師眼門放光照破山河山河大地不㝵眼光此人過在什摩處只如濤汰玄晤大師曰除却兩人降此已下任你大悟去也須濤汰進曰此是什摩人對曰西天是一人唐土是一人進曰西天一人是什摩人對曰維摩居士唐土是什摩人云雙林傅大士進曰此兩人被什摩時節因緣即不濤汰對曰劄劄則過於老兄（此是龍花舉也若依祖堂舉者）雲嵓不安時道吾問離却這个殼漏子向什摩處再得相見嵓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吾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師問雲嵓馬有角你還見也無對曰有要見作什摩師曰与摩則好馬也對曰若是好馬則將出去師有一日看經次白顔問和尚休

得看經不用攤人得也師卷却經問白顔曰勢何似對曰正當午時師曰猶有紋綵在對曰無亦無師曰你大煞聰明却問師某甲如此和尚如何師曰𤸃瘸拳拳麁麁垂垂百醜千拙且与摩過時茗溪和尚對師說話去後師向雲嵓曰茗溪向上曾為節察來嵓却問和尚向上曾為什摩師曰𤸃瘸拳拳麁麁垂垂百醜千拙且與摩過時嵓礼拜出去向道吾拈起因緣吾曰好話只欠一問嵓云作摩生問道吾云何故如此嵓纔得个問頭便去和尚處續前問何故如此師曰書卷不曾展後有人舉似石霜石霜曰不曾展他書卷又時侍者請和尚喫藥食師曰不喫進曰為什摩不喫師曰消他不得進曰什摩人消得師曰不犯優婆塞者進曰和尚為什摩

消他不得師拈起綿卷子曰爭奈這个何雲嵒
請師浴師曰我不浴進曰為什摩不浴師曰無
垢進曰無垢却須浴師曰這箇生無垢浴什摩
嵒曰爭那如許多孔竅何師勸東國僧問汝年
多少對曰七十八師曰可年七十八摩對曰是
也師便打之後有人拈問曹山作摩生秖對免
得藥山打之曹山曰正衙天子勅諸侯避路傍
進曰只如上座過在什摩處即被打之曹山曰
前鉼扎猶淺後箭射人深問學人擬欲歸鄉去
時如何師曰有人遍身烘爛卧荊棘之中闍梨
作摩生歸對曰与摩則某甲却不歸去也師曰
汝却須歸鄉去你若歸鄉去我與你休糧方進
曰請和尚休糧方師曰二時把鉢盂上堂莫咬
破一粒米曜曰項遍身烘爛更何人卧棘森森

一智真為報你来須體妙時中不擬宛然新石
室高沙弥往京城受戒恰到朗州經過次近藥
山下路上忽見一个老人沙弥問老人万福老
人曰法公万福沙弥問前程如何老人曰法公
何用忙這裏有肉身菩薩出世兼是羅漢僧造
院主何妨上山礼拜沙弥纔得个消息便到藥
山換衣服直上法堂礼拜和尚師曰從什摩處
来對曰從南嶽来師曰什摩處去對曰江陵受
戒去師曰受戒圖什摩對曰圖免生死大師曰
有一人不受戒而遠生死阿你還知也無對曰
既若如此佛在世制二百五十條戒又奚為師
曰咄這饒舌沙弥猶掛著脣齒在師便教伊叅
衆去其沙弥去庫頭相看主事次道吾来不審
和尚和尚向道吾曰你見適来跛脚沙弥摩對

日見師曰此沙弥有𡖋子氣息吾曰村裏男女
有什摩氣息未得草草更須勘過始得師教侍
者喚其沙弥沙弥便上来師曰聞說長安甚大
閙汝還知也無對曰不知我國甚安清師曰汝
從看經得從人請益得對曰不從看經得亦不
從人請益得師曰大有人不看經亦不從人請
益為什摩不得對曰不道他無自是不肯承當
師向道吾曰不信道老僧不虛發言便下床撫
背云真師子兒沙弥又辞師問汝向什摩處去
對曰住庵去師曰生死事大汝何不受戒對曰
彼此知是一般事喚什摩作受戒師曰若與摩
在我身邊時復要見因此在藥山去半里地卓
庵過一生呼為石室高沙弥也僧問身命切急
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糧進曰將何供養師曰無

口者師垂語曰是你諸人欲知保任向高高山
頂立向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異方有小許𡖋
子相應之分有人拈問順德古人有言向高高
山頂立向深深海底行如何是高高山頂立德
云只處峭峭如何是深深海底行德云深溢履
踐師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看經為什
摩却自看經師曰我要遮眼進曰學人學和尚
看經得不師曰汝若學我看經牛皮也須穿過
長慶拈問僧古人遮眼眼有何過對者非一不
稱師旨自代曰一騈又作摩生師大和八年甲
寅歲十一月六日告衆曰法堂倒也法堂倒也
衆人不測遂把物撐之師拍手大笑曰汝不會
我意師遂告寂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五勅諡
知道大師化城之塔

祖堂集卷第四

祖堂集卷第五

石頭下卷第五曹溪三五代法孫

大顛和尚嗣石頭在潮州元和十三年戊戌歲迎真身元和皇帝於安遠門躬自焚香迎候頂礼皇帝及百寮俱見五色光現皆云是佛光百寮拜賀聖感唯有侍郎韓愈一人獨言不是佛光不肯拜賀聖德帝問既不是佛光當此何光侍郎當時失對被貶潮州侍郎便到潮州問左右此間有何道德高行禪流左右對曰有大顛和尚侍郎令使往彼三請皆不赴後和尚方聞佛光故乃自來侍郎不許相見令人問三請不赴如今為什摩不屈自来師云三請不赴不為侍郎不屈自来只為佛光侍郎聞已喜悅則申前言弟子其時云不是佛光當道理不師荅曰然侍郎云既不是佛光當時何光師曰當是天

龍八部釋梵助化之光侍郎云其時京城若有一人似於師者弟子今日終不來此侍郎又問曰未審佛還有光也無師曰有進曰如何是佛光師喚云侍郎侍郎應喏師曰看還見摩侍郎曰弟子到這裏卻不會師云這裏若會得是真佛光故佛道一道非青黃赤白色透過須彌盧圍遍照山河大地非眼見非耳聞故五目不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若識得這个佛光一切聖凡虛幻無能惑也師欲歸山留一偈曰辝君莫怪歸山早為憶松蘿對月宮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自後侍郎特到山復礼乃問弟子軍州事多佛法中省要處乞師指示師良久侍郎罔措登時三平造侍者在背後敲禪床師乃迴視云作摩對曰先以定動然後智拔侍郎向三平云

和尚挌調高峻弟子罔措今於侍者邊却有入
處礼謝三平却歸州後一日上山礼師師睡次
見来不起便問遊山来為老僧礼拜来對曰礼
拜和尚来師曰不礼更待何時侍郎便礼拜後
一日又上山師問遊山来為老僧礼拜来侍郎
曰遊山来師曰還將得遊山杖来不對曰不將
得来師曰若不將来空来何益又一日師曰老
僧往年見石頭石頭問阿那个是汝心對曰即祗
對和尚言語者是石頭便喝之經旬日却問和
尚前日豈不是除此之外何者是心石頭云除
却揚眉動目一切之事外直將心来對曰無心
可將来石頭曰先来有心何得言無心有心无
心盡同謾我於此時言下大悟此境却問既今
某甲除却揚眉動目一切之事外和尚亦須除

之石頭云我除竟對曰將示和尚了也石頭云
汝既將示我心如何對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
關汝事對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對曰無
物則眞物石頭云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
如此也須護持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
早不其中進曰其中者如何師曰渠不作這个問
長髭和尚嗣石頭在潭州攸縣未覩行錄不決
化緣終始師初礼石頭密領玄旨次往曹溪礼
塔却迴石頭石頭問從何處来對曰從嶺南来
石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還成就也無對曰
諸事已備只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不對
曰便請點眼石頭蹻起脚示之師便連礼十數
拜不止石頭云這漢見什摩道理但知礼拜師
又不止石頭進前把住云你見何道理但知礼

拜師曰如炉爐上一點雪石頭云如是如是師得十歲兒丁養得八年有一日兒子啓和尚曰某甲欲得受戒去還得也無師云受戒當什摩兒子曰某甲祖公在南嶽欲得去那裏礼覲只是未受戒不敢去師曰受戒須是二十始得且住師忽然覺察喚来許伊受戒小師明朝辞和尚和尚云子歸来須到石頭處来小師應喏便去南嶽般若寺受戒後却去石頭恭石頭云從什摩處對云從長髭来石頭曰今夜在此宿還得摩對云一切取和尚處分小師第二日早朝来不審師便領新戒入山路邊有一个樹子石頭云汝与我斫却這个樹㝵我路對曰某甲不將刀子来石頭曰我這裏有刀子曰便請石頭便抽刀把柄過与刀子曰何不過那頭来師曰

用那頭作什摩新戒便大悟石頭教新戒歸受業處新戒便辞石頭却歸師處師問教你到石頭你還到也無對曰到則到不通祗師問曰依什摩人受戒對曰不依他師曰你在彼中即如此我這裏作摩生對曰要且不違背師曰大与摩多知生對曰舌頭不曾染著在師便咄這多口新戒出去此是石室和尚也

龍潭和尚嗣天皇在澧朗州師諱崇信未詳姓氏在俗之時世業作餅師住在天皇巷陽其天皇和尚住寺内獨居小院多閑禪房靜坐而已四海禪流無由湊泊唯有餅師每至食時躬持餬餅十枚以餉齋飡如是不替數年天皇每食已常留一餅与之云吾慧汝以蔭子孫日日如斯以為常准師因於一日忽自訝之乃問此餅

是某甲持来何乃返惠　某甲天皇云是你持
来復汝何各師聞此語似以驚覺乃問曰弟子
浮生擾擾畢竟如何天皇云在家牢獄逼迮出
家道遥寬廣師便投天皇出家天皇云汝昔崇
福善今信吾語冝名崇信受具戒已執爨數年
忽於一日問天皇曰某甲身厠僧倫已累宿志
未蒙和尚指示个心要伏乞指示天皇曰你自
到吾身邊来未甞不指汝心要師問何處是和
尚指某甲心要處天皇曰汝擎茶吾為汝喫汝
持食吾為汝受汝和南吾為汝低首何處不是
示汝心要師低頭沉吟須剋天皇云見即直下
便見擬思則便差師聞已頓悟指要便問畢竟
如何保任則得始終無患皇曰任性逍遥隨緣
放曠不要安禪習定性本無拘不要塞耳藏睛

靈光迥耀如愚若訥行不驚時但盡凡心別無
聖解汝能介者當何患乎師既領宗要觸目朗
然猶如遠客還家頓息他遊之意亦如貧收寶
藏故無不足求自荊渚至澧陽龍潭捿止行不
驚俗世莫能疑未甞輙衒撲鋒玄流無自扣擊
所居蘭若臨小溪潭時屬元陽郡民多於是處
祈求雨澤故号龍潭和尚焉有僧問髻中珠誰
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得僧曰安著何處師曰待
有所在即說似汝僧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曰
汝作尼来多小時尼曰還有為僧時也無師曰
你即今是什摩尼曰現是女身何得不識師曰
誰識汝

翠微和尚嗣丹霞在西京師諱無學僖宗皇帝
詔入内大敷玄教帝情大悅賜紫法号廣照大

師自餘未覩行錄不史化緣終始師曰供養羅漢次僧問今日設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云是你每日喧什麽

雲嵒和尚嗣藥山在潭州澧陵縣師諱曇晟姓王鍾陵建昌縣人也其生自然胎裳若祖做若緇服出家於石門初参百丈入室十數年間次参藥山藥山問汝師百丈於徒奚示師對曰師今示何物藥山云因汝識得百丈矣師稟承藥山後止攸縣大和法化師有時謂衆曰有个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多小典藉師曰一字也無進曰爭得与摩多知生師曰日夜不曾睡洞山云問著則無有道不得底問一段事還道得不師曰道得却不道得

師問僧從什麽處來對曰石頭上語話来師曰石頭還點頭也無對曰師未問時却點頭師曰看經次洞山云就師乞眼精師曰汝底与阿誰去也洞山云某甲無師曰有汝向什麽處著洞山無對師曰乞眼精底是眼不洞山云非眼師曰咄出去道吾問初祖未到此土時還有祖師意不師曰有吾云既有更用来作什麽師曰只為有所以来師因行粽子洞山受了又展手云更有一人在師云那个人還喫不洞山云行即喫洞山辞時師問何處去洞山云雖辞和尚未卜所止師曰莫是湖南去不對曰無師曰莫是歸鄉去不對曰也無師舉高聲云早晩却来對曰待和尚有住處即来師曰自此一別後應難得相見對曰難得不相見洞山到潙山潙山即大圓當時郢近集徒千衆振化三緗乃見洞山来

顧而異焉他曰溈山密離宴室獨步林泉洞山
乃疾追躡跡其後至于佛地之西有作務之所
洞山遂進前礼拜而言曰某甲竊聞國師有無
情說法之示曾聞其語常究其微每欲勵心願
盡於此溈山忻然顧曰子於何獲此語耶洞山
具述始終而舉舉了溈山乃曰此間亦有小許
但緣罕遇其人非我所悋也洞山云便請溈山
云父母緣生口終不敢道洞山不礼拜便問還
有與師同時慕道者不溈山云此去澧陵縣側
石室相隣有雲嵒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
之所重也洞山便問無情說法什摩人得聞師
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進曰和尚還聞得不師
云我若聞汝則不得見我進曰与摩則某甲不
得聞和尚說法去也師云吾說法尚自不聞豈

況於無情說法乎因此洞山息疑情乃作偈曰
可笑奇可笑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
不現眼處聞聲方得知師問尼衆曰汝婀爺還
在也無對曰在師曰年多少對曰年八十師云
有个爺年非八十汝還知也無對曰莫是与摩
來底是不師曰這个猶是兒子洞山云直饒不
來也是兒子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
曰汝因什摩從佛界來却云還會摩對曰不會
師曰莫道不會設使會得也只是左之右之師
与道吾舡子三人受山下人請齋一人云齋去
日晚一人云近那動步便到師云有一人不動
步便到作摩生尋後洞山聞舉云此語冣著力
如入入鑊湯爐炭不被燒煮始得這裏得永劫
不失餘處得暫時間切囑第一莫向舌頭上取

祖堂巻第五　第六張

辯記他了事言語有什摩用處這个功課從無人邊得不由聡明強記莫向閑處置功一步不迴冥然累劫所以雲嵒云向這个相貟中失却人身最苦無苦於此苦師問僧何處去來對云添香去来師曰還見佛不對曰見師曰什摩處見對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師煎茶次道吾問作什摩師曰煎茶吾曰与阿誰喫師曰有一人要道吾云何不教伊自煎師云幸有專甲在藥山問承汝解弄師子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藥山云我亦弄得師問和尚弄得幾出藥山云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潙山問師承聞長老在藥山解弄師子是不師曰是也潙山云為復長弄還有置時也無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潙山曰置時師子在什摩處師云置

也置也師窺一老宿老宿云只這个是窺作什摩師云大有人不肯与摩道師問道吾老兄家風作摩生吾曰教汝指點着堪作什摩師云無這个来多少時吾云牙根猶帶生澀在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修是牆塹不修是裏頭人師問衆世間什摩物最苦云地獄是最苦師云地獄未是苦今時作這个相貟中失却人身最苦無苦過於此苦師与洞山鋤薑次師說先徳事洞山云這个人如今在什摩處師良久大作摩作摩洞山云太遲也有僧出来兩三則語舉似師師復審云之我適来只聞汝聲不見汝身出来我要見汝其僧竪起五指師云苦殺人泊錯放過者个漢洞山問此僧竪起五指意如何師曰現五分法身如今在阿那个分師臨遷化

時洞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還邈得師真也無向他作摩生道師云但向他道只這个漢是洞山吃沉底師云此著一子恭菌吞不過千生万劫休闍梨暫起草深一丈況乃有言師見洞山沉吟底欲得說破表情洞山云啓師不用說破但不失人身為此事相著師遷化後過太相齋共師伯欲往潙山直到潭州過大溪次師伯先過洞山離這岸未到彼岸時臨水覩影大省前事顏色變異呵呵底笑師伯問師弟有什摩事洞山曰啓師伯得个先師從容之力師伯云若与摩須得有語洞山便造偈曰　切忌隨他覓　迢迢与我疎　我今獨自往　處處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　我今不是渠　應須与摩會　方得契如如　後有人問洞山雲嵒道只這个漢是意旨如何洞山云某

甲當初洎錯承當報慈拈問累害在什摩處又續前問如今作摩生又問洞山雲嵒道只這个漢是還知有事也無洞山云先師若不知有又争解与摩道良久又曰若知有事争肯与摩道保福拈問長慶既知有事為什摩不肯与摩道慶曰此問甚當保福曰昔日雲嵒又奚為慶云養子方知父慈師比色境裏貯甘橋洞山來不審立地師曰那邊還有這个摩洞山曰有也過於這个無用處師曰有也未曾与闍梨說什摩有用無用洞山當時（無對）隔三日道恐怕和尚与專甲師旨之師問黃蘗侍者汝和尚還說法不對曰也說師云汝還聽也無對曰也聽師云說時即聽不說時還聽也無對曰聽師曰說時即從汝聽不說時聽什摩對曰不可無這个人也

師曰漆底是說底是對曰漆底是師曰泊錯放過這个漢師示衆云從門入者非寶直饒說得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又云擬心則差况乃有言恐有所示轉遠僧問石頭如何是祖師意石頭曰老僧面前一踏草三十年来不曾鋤有人擧似師師云牛不喫欄邊草南泉云智不到處不得說著說著則頭角生也有人擧問師古人与摩道意作摩生師曰兄弟也莫說說著這个車損著說底人有人擧問洞山雲嵒与摩道作摩生洞山云在途也有人擧問雲居洞山与摩道意作摩生居云說似也有人擧問踈山雲居与摩道意作摩生踈山云一棒打殺龍虵師掃地次叫寺主問師何得自駈駈師曰有一人不駈駈寺主曰何處有第二月師竪起掃箒云這

个是第幾月寺主無對玄沙代云此猶是第二月洞山問無量劫来餘業未盡時如何師云汝只今還作不對曰更有勝妙亦不作師云汝還歡喜不對云歡喜即不敢如糞掃堆上拾得一顆明珠師問僧承汝解卜是不對曰是師云試卜老僧看無對洞山代云請和尚生月師自會昌辛酉年忽示疾至十月二十七日遷化勅謚無住大師淨勝之塔

華亭和尚嗣藥山在蘇州師諱德誠未詳姓莫測始終師昔与雲嵒道吾三人並契藥山秘旨藥山去世後三人同議持以多種粮家具擬隱於澧源深邃絶人烟處避世養道過生三人議畢即侯晨去三人之中花亭處長道吾居末至中夜道吾具三衣白二師兄曰向来所議於我

三人共適本志然某埋没石頭宗枝也無花亭日因什摩得埋没道吾云兩个師兄与某甲三人隱於深邃絶人烟處避世養道過生豈不是埋没師云師弟元來有道个身心若然者不用入山各自分去然雖如此有事囑於師弟專甲從分襟之後去蘇州花亭縣討小舡子水面上遊戲於中若有靈利者教他來專甲處道吾云依師兄尊旨從此三人各自分去道吾出世數年並不見靈利者有一日新到参道吾問從什摩處來對曰天門山來吾云什摩人住持對曰某与摩和尚道吾云有什摩佛法因緣其僧舉兩三則因緣道吾便歡喜處分安排夜間宿院主云某甲欲得去天門山輒不得出這个消息當夜便發行便到天門山纔三門前和尚望見

道吾便走下來引接道吾上法堂一切了後便問和尚有什摩事到這裏道吾曰特為長老來見說來日開堂還是摩對云開什摩堂無与摩事道吾曰莫与摩道不用待來日今夜便開堂主人推不得便昇座破題兩三則言語有人問如何是真佛師曰真佛無相問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道吾聞此對答掩耳京口下堂遂屈道吾吾來房京口問某甲對答過在什摩處掩耳出去道吾曰觀師精彩甚是其器奈緣不遇其人某甲師兄在蘇州花亭縣乘小舡子江裏遊戲長老纔去那裏便有來由這裏若有靈利者領二人著座主衣服去主人當夜便發直到江邊立師纔望見二个座主便問座主從那个寺裏住對曰寺即不住住即不寺師云為什

麼故不住對曰目前無寺師曰什摩處學得來
對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意万劫繫
驢橛便打數下師雖打他見根性靈利又云適
來祇對底阿師莫怪下舡天門便下舡便問每
日直鈎釣魚此意如何云垂絲千丈意在深潭
浮定有無離句三寸子何不問天門擬欲問說
和尚師以舡篙驀便撞天門却出云語帶玄而
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云每日直鈎釣魚今日
釣得一个師曰有語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
清波意自殊師問天門座主還去得也無對曰
去師曰去即一任去還見其事也無對曰見師
曰作摩生見對曰見卓師再囑曰子以後藏身
處沒跡沒跡處藏身不住兩處實是吾教有人
拈問花嚴如何是藏身處沒跡花嚴曰夾山親

受花亭囑如何是沒跡處藏身嚴云今朝忽覩
个獃郎因此頌曰 藏身沒跡師親囑 沒跡藏身自可知
昔日時時逢釣客 今朝往往遇癡兒 擇禪師因道
吾循夾山尋師頌曰 京口談玄已有名 吾山院地涉途程
雖云法眼無瑕翳 爭奈真人掩耳聽 參學須參息匠
合頭處詐不勞聆 此夾主人尋師去 丈夫應當暫改形
道友當年深契會 老僧今日告叮嚀 持報水雲知識道
坐秋孤月落花亭 又夾山頌過以華亭頌曰
一泛輕舟數十年 隨風逐浪任因緣 只道子期能件律
誰知座上將參禪 一自前溪成椿礙 古下相投事不然
遙指碧潭垂釣叟 被師呵退頓忘筌
椑樹和尚嗣藥山 未探實錄不決化緣終始因
道吾問次師問作什摩語云蓋覆師去師卧底是
不卧底是吾云一不在兩處師云爭耶蓋覆何道

吾乃拂袖而出福先拈問僧盖覆意作摩生僧
無對 自代良久師問道吾作什摩来吾曰 親近来
師曰你道親近来更用動兩皮作 什摩吾云
豈無借師曰乃曾為人借什摩石霜云些是他
人口師掃地次趙州問般若以何為躰師曰只
与摩〻趙州第二日見師掃地依前与摩問師
曰借這个問闍梨還得也無趙州曰便請師俀
問趙州拍掌而去

道吾和尚嗣藥山在劉陽縣師諱圓智姓王鍾
陵建昌人也依涅槃和尚稟示而參藥山藥山
示衆云法身具四大阿誰道得若有人道得与
他一腰裩師曰性地非風風非性地是名風大
地水火大亦復如是藥山肯之不達前言贈一
腰裩石霜問百年後忽有人問極則事作摩生

向他道師喚沙弥沙弥應喏師云添淨瓶水著
師却問石霜適来問什摩石霜再舉師便起去
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識彼中老宿不師云不
識峯云何故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便下禪床作拜相云謝子遠来都
無祇對問万里無雲猶是傍来曰如何是本来
曰師曰今日好曬麦国潙山問雲嵒菩提以何
為座嵒曰無座為座雲嵒却問潙山潙山云以
諸法空為座潙山却問師師曰坐也聽伊坐卧
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將来師將出
去子〻雲嵒問用這个作什摩師云有用處嵒云
黒風猛雨来時作摩生師云盖覆著嵒云他還
受盖覆也無師云雖然如此要且無漏問如何
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喚不迴頭方有小分

相應僧大忽然火起時作摩生師曰能燒大地
因揮樹向火次師問作什摩揮樹曰和合師曰
与摩則當頭脫去也樹云隔闕來多少時也師
便拂袖而出師問雲嵒千手千眼如何嵒云如
無燈夜把著枕子云汝還知不師云我會也我
會也嵒却問作摩生會師云通身是眼神山云
渾身是眼師有時示衆云出世不出世盡是出
世邊說僧曰有一人不肯師云真饒不肯亦是
傍出師辞潙山潙山喚云智頭陁師云其中事
作摩生潙山云智頭陁智頭陁師云也大醜拙
師見新到參便打鼓歸房丈其僧又打鼓歸僧
堂主事來和尚豪責云和尚打鼓李今新到因
什摩無端打鼓師曰如法批排茶飰明日我為
伱勘到明日批排茶飰屈與次師指教童子指

僧童子便來其僧身邊立其僧便摩童子頭云
和尚喚師便歸丈室主事又句和尚曰比來昨
日無端打鼓要伊堪責為什摩却打他童子頭
師曰我為伱勘責了也因高僧衝雨上堂藥山
笑曰汝來也高僧曰屎裏藥山云可殺㬎高僧
云不打与摩鼓笛雲嵒云皮也無打什摩鼓師
云骨也無打什摩皮藥山曰大好曲調師大和
九年乙亥之歲九月十一日有人問伏審和尚
四躰違和可殺痊痛還感損也無師曰者与摩
地不痊痛作什摩所以古人道願得今身償不
入惡道受師又曰還知道不償不受者摩對曰
与摩則波不離水水不離波去也師便驀面唾
良久之間問大衆如今是什摩時對云未時師
曰与摩則打鍾打鍾三下便告寂春秋六十七

臨行時謂衆云吾雖西逝理無東移後焚得靈
骨一節特異清瑩其色如金其聲如銅乃塔于
石霜勅謚修一大師寶相之塔
淨修禪師讚曰長沙道吾 多不聚徒 出世下出
樹倒藤枯 寒嵒古檜 碧漢金烏 垂機嶮峭
石霜是予

三平和尚嗣大顛在漳州師諱義忠福州福唐
縣人也姓楊自入大顛之室而獲深旨值武宗
澄汰隱避三平山後雖值宣宗再揚佛三而彼
海隅竟絕玄侶後至西院大溈興世衆中好事
者十數人往彼請而方轉玄關因有一僧持穪
黃大口師問曰久響大口是公不對曰不敢師
曰口大小〻通身是口師曰向什摩處屙當時
失對自是法道聲揚衆海玄徒不避瘴癘之奔

而遝湊師示衆曰今時出来盡學个馳求走作
將當自己眼目有什摩相應時阿你欲學、不要
諸餘各自有本分事在何不躰取作什摩心憒
憒口排排有什摩利益分明說若要修行路及
諸聖律立化門自有大藏教在若是宗門中事
宜你不得錯用心 有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云
有一路滑如苔 僧云還許人躡不師云不擬心
你自看 問三乘十二分教學人不疑乞和尚直
指西来意師云大德龜毛拂子兎角柱杖藏著
何處 僧對曰龜毛兎角豈是有耶師云肉重千
斤智無銖兩 荷玉頌曰龜毛拂兎角杖拈將来
隨處放古人事言下當非但有無亦喪王侍郎
問黒豆未生芽時作摩生 師云諸佛亦不知 師
頌曰 菩提慧日朝朝照 般若涼風夜夜吹 此處不生聚

雜樹滿山明月是禪枝 師云諸人若未曾見知識
則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䠶取些子意度向
幽岩雅㟳獨宿孤峯木食草衣任摩去方有小
分相應若也馳求知解義句則万里望鄉關珎
重師有偈三首 即此見聞非見聞 無餘聲色可呈君
个中若了全無事 躰用無妨分不分 又曰見聞覺知本非塵
識海波生自昧身 狀似碧潭氷綵覆 靈王䬝作客中賓
又曰見聞覺知本非因 當處虛玄絕妄真 見性不生癡愛業
洞然明白自家珎 師咸通十三年壬辰歲十一月
六日遷化春秋九十二吏部侍郎王諷制塔銘矣
石室和尚嗣長髭在潭州攸縣師諱善道因沙
汰年中改形為行者沙汰後師僧聚集更不造
僧每日踏碓供養師僧木口和尚到見行者每
日踏碓供養僧問行者不易甚難消師曰開心

垸子裏盛將來合盤裏合取說什摩難消易消
木口失對有僧舉似雲居雲居云得底人改形
換服又問曰行者還曾到五臺山也無師曰到
木口曰還見文殊也無師曰見進曰向行者道
什摩師曰道闍梨父母在村草裏木口又失對
長慶代云行者還出得摩後曹山拈問強上座
是賞是罸對曰是罸曹山曰罸他什摩處對曰
罸他知有處曹山曰什摩處是他知有處對曰
為不如山中事便認著文殊曹山曰作摩生是
山中事對曰不認文殊曹山曰如是如是在後
木口出世數年後遷化主事差兩人往洞山達
哀書僧持書到洞山達一切了洞山問兩人和
尚遷化後作摩生對曰茶毗洞山曰茶毗了作
摩生對曰拾得二万八千粒舍利一万粒則納

官家一万人工粈則三處起塔洞山曰還得希
異也無對曰世間罕有洞山曰作摩生說罕有
對云有眼不曾見有耳不曾聞豈不是罕有洞
山曰任摩你和尚過天下盡是舍利去揔不如
當時識取石室行者兩句語潙山教仰山探石
室仰山去到石室過一日後便問如何是佛室
拳手如何是道又展手畢竟阿那个即是石室
便擺手云勿任摩事仰山却歸具陳前話潙山
便下牀向石室合掌師与仰山同翫月次仰山
問這个月尖時圓相在什摩處師曰尖時圓相
隱圓時尖相在雲嵓云尖時圓相在圓時尖相
無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自餘未覩
實錄焉
德山和尚嗣龍潭在朗州師諱宣鑒姓周劍南

西川人也生不熏食幼而敏焉卅歲從師依年
受具毗尼藤蔵靡不精研解脫相宗獨探其妙
每日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針鋒鋒利
不動然學与非學唯我知焉遂雲遊海內訪謁
宗師凡至擊揚皆非郢哲後聞龍潭則石頭之
二葉乃攝衣而往焉初見而獨室小駐門徒師
乃青侍斆日因一夜參次龍潭云何不歸去師
對曰黑龍潭便點燭与師師擬接龍潭便息却
師便礼拜潭云見什摩道理師云從今向去終
不疑天下老師舌頭師便問又嚮龍潭及至到
来潭又不見龍又不見時如何潭云子親到龍
潭也師聞不㨾之言喜而歎曰窮諸玄辯如一
毫置之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乃
攝金牙之勇敵蔵敬德之雄征繼立雪之玄徒

傒傳衣之秘旨給侍瓶㲲曰扣精微更不他遊
盤泊澧源三十餘載爭澄汰後咸通初年武陵
太守薩廷望迎請始居德山自是四海玄徒冬
夏常盈五百笑師有時謂衆曰汝等諸方更誰
敢鎗邈有摩出来吾要識汝聞此語者惕慄鉗結
無敢當對師又曰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乃
虗而妙笑若毫氂繫念皆為自欺瞥尒生情万
劫羈鏁去師問曰維那今日幾个新到對曰有
八个師曰一時今来生案過却僧問禾山一時
令来生案過却此意如何禾山云纔出門便知
委下客僧曰如何免得此過禾山曰万里无来
却肯伊欽山問天皇也与摩未審德山作摩生
道師曰試舉天皇龍潭看欽山礼拜師乃打之
雲大師代曰与摩則自晝虛言已失師又時云

問則有過不問則又乖僧便礼拜師乃打之僧云
某甲始礼為什摩却打師云待你開口堪作什摩
師見僧来便閉却門僧便敲門師問阿誰僧云
師子兒師便開門其僧便礼拜師騎却頭云者
畜生什摩處去来師因病次問和尚病還有不
病者無云有進曰如何是不病者師云阿耶阿
耶龍牙問學人仗鏌鎁之剣擬取師頭時如何
云你作摩生下手龍牙曰与摩則師頭落也師
不答龍牙後到洞山具陳上事洞山云把將德
山落底頭来龍牙無對問如何是菩提師便咄云
出去莫向這裏痾𡎺頭問凡聖相去多少師喝
一聲因南泉第一座養猫兒隣床損脚因此相
諍有人報和尚和尚便下来拈起猫兒云有人
道得摩有人道得摩若有人道得救這个猫兒

命無對南泉便以刀斬作兩椒雪峯問師古人斬猫兒意作摩生師便趂打雪峯雪峯便走師却喚來云會摩對云不會師云我与摩老婆你不會師問岳頭還會摩對云不會云成持取不會好進曰不會成持个什摩師云你似擽鐵雪峯在德山時上法堂見和尚便轉師曰此子難借長慶拈問什摩處是雪峯与德山相見處僧對無處代云還得當摩更有摳要備陳慶誨咸通六年乙酉歲十二月三日忽告諸徒捫空遐嚮勞你神耶夢覺覺非覺有何事言訖宴坐安詳奄然順化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五勅謚見性大師沙門元會撰碑文

淨修禪師讃曰　德山朗州　剗骨無傳　尚法

祖佛　豈立證修　擇天果日　苦海慈舟　誰攀真躅　雪峯巖頭

祖堂集卷第五

第十八張　　架

祖堂集卷第六

投子和尚嗣翠微在舒州相城縣師諱大同舒 [illegible]曹溪第五代法
州懷寧縣人也姓劉受業於東都保唐滿禪師
下初習小乘定知非而捨次覽華嚴博悟幽
深便造翠微而問師於審二祖初見達摩當何
所得翠微答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師乃伏膺
玄擇息心他往又因一日翠微在法堂行道次
師而近前接礼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指示
於人翠微駐步須臾師又進曰請和尚指示翠
微答曰不可事須要第二杓惡水漿潑作摩師
於言下承旨礼謝而退翠微云莫擬却師曰時
至根苗自生師又問曾聞丹霞燒木佛和尚何
以供養羅漢翠微云燒亦燒不著供養亦一任
供養師既承言領旨任性逍遙放曠人間周遊

勝槩旋經故里卜投子山而有終焉之志又結
立菴茨栖心寔亂久亂符中和之際鼎沸鯨吞
荊越楚吳戈鋋競耀狂戎交扇操蹠縱橫豈唯
隨珍國邦抑亦摧殘佛寺時有暴黨賊師執刃
庵前厲聲曰和尚在此間作什摩師曰吾在此
間傳心賊師云傳个什摩心師曰佛心賊師伍
首良久解顏曰和尚家大不思議非我輩之所
啚則內劍於匣膜各脫服玩用施而去自余日
有禪流相訪有人問曰凡聖相去幾何所下繩
床立問一物不將來為什摩却言放下者師云
辛苦為摩來問家親處乞師一言師以接敲之
僧曰為什摩不道師云汝爭得為摩不識好惡
問古人道[illegible]山下作一頭水牯牛意作麼
生師云為鞭[illegible]僧曰下驢常住時作麼生師

云又拈俗人問大庾嶺頭趂得及為什摩提不
起師提起納衣僧云不問這个師云看你提不
起問佛佛授授祖祖相傳未審傳个什摩師曰
年老也争受謾語問併却咽喉唇吻請師道師
曰汝只要我道不得問達摩未來時如何師曰
遍天遍地僧曰来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諸
聖從何而證師曰有病不假服藥僧曰与摩則
不假修證去也師曰不可長眞長害問省要處
還通信不師曰是你与摩問我僧曰如何識得
師曰不可識僧曰畢竟作摩生師曰直是省要
問如何得不犯目前機師曰犯也僧曰什摩處
是犯師曰適來道什摩問古人道要急相應唯
言不二未審和尚作摩生師曰汝問我我更道

僧曰作摩生道師曰唯言不二師有時云諸方
一切句道盡一句老僧則不然一句道盡一切
句僧進問如何是和尚一句道盡一切句底句
師曰今日上堂喫粥子飯問古人有言解語非
關舌能言不是聲如何是解語師曰一切總道
得如何是非關舌師曰無可聽音聲問古人有
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作摩生是在目前意師
曰不狂妄僧曰作摩生師曰他不是目前法非
耳目之所到趙州到投子山下有鋪向人問投
子那裏俗人對曰問作什摩趙州云久嚮和尚
欲得礼謁俗曰近則近不用上山明日早朝來
乞錢待他相見趙州云若与摩和尚來時真向
他說納僧在裏俗人唱喏師果然是下來乞錢
趙州便出來把駐云久嚮投子莫只這个便是
也無師纔聞此語便側身退師又拈起茶籠云

祖堂集卷第六　　定

匕取鹽錢此子趙州走入裏頭師便歸山趙州落後到段子便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趙州便下來一直走師教沙弥你去問他我意作麼生沙弥便去喚趙州趙州迴頭沙弥便問和尚西來道意作麼生趙州云遇者个太伯沙弥歸舉似師便大笑有僧舉似雪峯便問只如古人西來道意作麼生雪峯曰將爲我胡伯更有胡伯在僧問黃龍古人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黃龍曰噇飯婆魯伯又問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在見後如何師曰在師問僧從什麼處來對曰雲居來師曰何[illegible]與此間地僧對無却歸舉似雲居雲居云南有雪峯北有趙州師又纔開門了便東覷西覷大衆

2・41

一時走上師便開却門有僧問石門扳子開門意作麼生門云開門尚可 不開門你向什麼[illegible]會師有時云你諸人 開處脫不可得相[illegible]無量劫來向一切處尽心着急自己事却是[illegible]難得相播兵回修各自辦事莫待[illegible]云時方始惶性不及也老僧此間無巧言[illegible]人咬嚼只是隨汝問處抵對汝若不[illegible]人向什麼處道則得若而向旋道向上向[illegible]盡是走作你無了時你但莫逐名[illegible]作則了事邊亦收僧你不著却[illegible]過患雖然如此包羅天地含請[illegible]不同[illegible]不著殊直[illegible]亦問要[illegible]曰鋤地[illegible]一不依

2・42

一法問便請和尚直指示夏僧曰卽這个别更有也無師曰莫閑言語師於甲戌歳四月六日跏趺端坐儼然順化春秋九十六僧夏七十六矣

磁州如禪師嗣荷澤益州惟忠和尚嗣磁州如遂州圓禪師嗣惟忠草堂和尚嗣圓禪師師諱宗密未覩行錄不敘終始師内外該贍朝野欽敬制數本大乘經論疏鈔禪詮百卷礼懺等見傳域内臣相裴休深加礼重為制碑文詢奠射人頗彰時譽勅謚定慧禪師青蓮之塔

有時史山人十問草堂和尚第一問曰云何是道何以修之爲復必須修成爲復不假功用禪師荅曰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爲累妄念都盡卽是修成

第二問曰道若因修而成卽是造作便同世間

法虗僞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師荅曰造作唯是結業名虚僞世間無作是修行卽真實出世

第三問曰其所修者為頓為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卽万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師荅曰真理卽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

第四問曰凡修心地之法為當悟心卽了為當别有行門若别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卽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師荅曰識氷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融悟凡夫而卽真資法力而修習氷消則水流潤方呈溉滌之功妄盡卽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别行門

第五問曰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

叟書

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師荅曰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万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即教化衆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亦色而非色

第六問曰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即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師荅曰衆生若是實度之即為勞既自云即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

第七問曰諸經說佛常住或即說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違師荅曰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即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即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来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

第八問曰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

生住忍耶師荅曰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為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

第九問曰諸佛成道說法只為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代只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師荅曰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与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只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為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尔數也

祖堂集卷第六

第十問曰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修心耶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即動念不安云何名為學道若安心一定即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如次第為說長慶四年五月日史制誠謹問師荅曰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花悟自心為佛心見本性為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為法味住者於法斯為動念故如人入闇即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日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為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者何論處所階位同年同月二日沙門宗密謹對（史山人自後傾討論心地乃至出家為道）

神山和尚嗣雲嵒師諱僧密未覩行錄不決始

終師与洞山鋤茶次洞山抛却钁頭云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与摩道得洞山云將謂有氣力底是因裴大夫問僧下供養佛還喫也無僧曰如大夫祭祀家先有人舉似雲嵒雲嵒云這个人未出家在師進曰却請和尚道嵒曰汝幾般餘食但一時下來嵒却問師他忽然下來時作摩生師曰却須合取鉢盂嵒深肯之有行者問生死事大請師一言師曰行者何時曾死來行者云不會請師說師云若与摩須死一場去師与洞山行脚時到寺裏洞山坐禪師一向睡洞山心悶喚師師應若洞山云上座還會摩師曰不會洞山云既不會作摩生睡師云會底人還睡也無洞山不語師曰一條繩子自繫師把針次洞山問作什摩師曰

把劍洞山云作摩生把劍師云个个与他相似洞山云若有个个則不相似師却問洞山洞山云大地一齊火發曹山云為什摩寸絲不留曹山問伯作摩生是大地一齊火發對曰近不得曹云近不得是火也与摩時還存得寸絲也無對曰若有寸絲則不成大火曹山不肯遂上座云与摩時却存得寸絲曹山云遂闍梨是問生師與洞山到村院向火次洞山問師水從何出師云無處來洞山云三十年同行作任摩語話師云理長則就老兄作摩生洞山云只曰濕濕不知從何出

洞山和尚嗣雲嵓在洪州高安縣師諱良价姓俞越州諸暨縣人也初投村院院主處出家其院主不任持師並無欺嫌之心過得兩年院主

見他孝順教伊念心經未過得一兩丨念得徹和尚又教上別經師咨師曰念底心經尚乃未會不用上別經院主云適來何忴念得曰什摩道未會師曰經中有一句語不會院主云不會郁裏師曰不會無眼耳鼻舌身意請和尚為某甲說院主杜口無言從此法公不是尋常人也院主便領上五洩和尚處具陳前事此法公不是某甲分上人乞和尚攝收五洩容許師蒙攝受過得三年後受戒一切了詣自和尚咨師某甲欲得行脚乞和尚處分五洩云尋取排擺下問取南泉去師曰一去華綠盡孤鶴不來巢師便辭五洩到南泉南泉日歸宗齋垂語云今日為歸宗設齋歸宗還來也無衆無對師出來礼拜云請師徵起南泉便問師對曰待有伴則來

祖堂集卷第六　之丈

南泉趯趾下來撫背云雖是後生敢有彫琢之分師曰莫壓良為賤因此名播天下呼為作家也後參雲岳盡領玄旨止大中末間住于新豊山大弘禪要時有人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師時如何師曰年涯相似則無阻尋學人乖擧所疑師曰不蹋前蹤更請一問雲居代云与摩則某甲不得見和尚本來師也後教上座拈問長慶如何是年涯相似長慶云古人与摩道教闍梨來這裏覓什摩問師見南泉因什摩為雲岳設齋師曰我不重他雲岳道德亦不為佛法只重他不為我說破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柄師到百顏顏問近離什摩處師曰近離湖南顏云官察使姓什摩師曰不得他姓顏云名什摩師曰不得他名顏曰還曾出不師

曰不曾出也顏曰合句當事不師曰自有郎幕在顏曰雖不出合處分事師乃拂袖而出百顏經宿自知不得入堂問昨日二頭陀何在師曰某甲是顏曰昨夜雖對闍梨一夜不安將知佛法大難大難頭陀若在此間過夏某甲則陪隨二頭陀便請代語師代云也太尊貴因雲岳問院主遊石室云汝去入石室裏許莫只与摩便迴來院主無對師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岳云汝更去作什摩師云不可人情斷絕去也問如何是出家意師云太似解雞犀有人問洞山時時勤拂拭大殺好因什摩不得衣鉢洞山荅曰直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得衣鉢在進曰什摩人合得衣鉢師曰不入門者得進曰此人還受也無師曰雖然不受不得不向他問蚰吞蝦蟆救則

祖堂卷第六

是不救則是師云救則雙目不覩不救則形影不彰因雲嵓齋有人問和尚於先師處得何指示師曰我雖在彼中不蒙他指示僧曰既不蒙他指示又用設齋作什摩師曰雖不蒙他指示亦不敢辜負他又設齋次問和尚設先師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僧曰為什摩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則辜負先師僧拈問安國全肯為什摩却成辜負安國曰金屑雖貴白蓮云不可認見作爺有人拈問鳳池如何是半肯鳳池云從今日去向入且留親見如何是半不肯鳳池云還是汝肯底事摩僧曰全肯為什摩辜負先師鳳池云守者合頭則出身無路問三身中阿那个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摩生曹山云要

頭則斫將去問雲峯雲峯以杖攔口摑云我亦曾到洞山来因夜不點燈有僧出来問話師喚侍者點燈来侍者點燈来師曰適来問話上座出来出来其僧便出師曰將取三兩粉与這个上座僧拂袖而出後因此得入路將衣鉢一時設齋得三五年後辭和尚和尚云善為善為雲峯在身邊侍立問者个上座適来辭去幾時再来師曰只知一去不知再来此僧歸堂衣鉢下坐而遷化雲峯見上座遷化便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教老僧三生在又一家舉則別因兩个僧造同行　一人不安在涅槃堂裏將息一人看他有一日不安底上座喚同行云某甲欲得去一轉相共去對曰某甲未有病作摩生相共去病僧云不得此来同行去也須同行去始得對

曰好与摩則某甲去辤和尚其僧到和尚處具
說前事師云一切事在你善為善為其僧去涅
槃堂裏兩人對坐說話一切後當胷合掌峭底
便去雪峯在法席造飯頭見其次第便去和尚
處說適來辤和尚僧去涅槃堂裏兩人對坐還
化極是異也師云此兩人只解与摩去不解傳
來君也与老僧隔三生在師有時示衆曰吾有
閑名在世誰能与吾除得有沙弥出來云請師
法号師白提曰吾閑名已謝石霜代云無人得
他肯進曰爭那閑名在世何霜曰張三李四他
人事雲居代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代曰
從古至今無人弁得疎山代云龍有出水之機
人無弁得之能問如何是正問正荅師曰不從
口裏道僧曰有如是人問和尚還道不師曰汝

問也未曾問問如何是病師曰攢起是病進曰
如何是藥師曰不續是藥洞山問僧曰什摩處
來對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要見
老僧作什摩對曰祖師則別學人与和尚不別
師云老僧欲見闍梨本來師得不對曰亦須師
自出頭來始得師云老僧適來暫時不在問承
教中有言誓度一切衆生我則成佛此意如何
師曰譬如十人同選一人不及第九人惣不得
一人若及第九人惣得僧曰和尚還及第不師
曰我不讀書師問僧名什摩對曰專甲師曰阿
那个是闍梨主人公對曰現祗對和尚即是師
曰苦哉苦哉今時學者例皆如此只認得驢前
馬後將當自已眼目佛法平沉即此便是客中主尚
不弁得作摩生弁得主中主僧問如何是主中

主師曰闍梨自道取僧云某甲若道得則是客
中主師曰恁摩道則易相續則大難大難雲居
代云某甲若道得不是客中主師問雲峯汝去
何處對曰入嶺去師云汝從飛猿嶺過不對曰
過師曰來時作摩生對曰亦彼處來師曰有一
人不從飛猿嶺便到者裏作摩生對曰此人無
來去師曰汝還識此人不對曰不識師曰既不
識争知無來去雲峯無對師代云只為不識所以
無來去師有時曰艱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
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分師曰語話時闍梨
不聞僧曰和尚還聞不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則
聞師有時云直須向万里無寸草處立有人舉
似石霜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師聞舉云大唐国
内能有幾人師舉蓋官法會有一僧知有佛法

身為知事未得修行大限將至見鬼使來取僧
僧云某甲身為主事未得修行且乞七日得不鬼
使云待某甲去白王王若許得七日後方始來
若不許須臾便到鬼使七日後方來覓僧不得
有人問他若來時如何祇對他師曰被他覓得
也有僧從曹溪來師問見說六祖在黃梅八个
月踏碓虛實對曰非但八箇月踏碓黃梅亦不
曾到師曰不到且從從上如許多佛法什摩處
得來對曰和尚還曾佛法恁入不師曰得則得
即是太㧞突人師代曰什摩劫中曾失却來中
招慶代云和尚稟受什摩處問如何是古人百
荅而無一問師曰清天朗月如何是今時百問
而無一荅師云黑雲靉靆問師見什摩道理更
住此山師曰見兩个泥牛闘入海直至如今無

消息問飯百千諸佛不如飰一無修無證之者
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師曰無過只是功勳邊
事僧曰非功勳者如何師曰不知有保任即是問
承和尚有言教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
曰不逢一人僧曰如何是行師曰足下無絲去
僧曰莫是本來人也無師曰闍梨因什摩顛倒
僧云學人有何顛倒師曰若不顛倒你因什摩
認奴作郎僧曰如何是本來人師曰不行鳥道
問六國不寧時如何師曰臣無功僧曰臣有功
時如何師云國界安清僧曰安清後如何師曰
君臣道合僧云臣傳身後如何師曰不知有君
問知識出世學人有依違化去後如何得不被
諸境惑師曰如空中輪僧曰爭奈今時妄起何
師曰正好燒却問和尚出世幾人肯重佛法師

曰實無一人肯重僧曰為什摩不肯重師曰他
各各氣字如王相似問雲居你愛色不對曰不
愛師曰你未在好与雲居却問和尚還愛色不
師曰愛居曰正与摩見色時作摩生師曰如似
一團鐵師問僧名什摩對曰請和尚安名師自
稱良价僧對無雲居代云与摩則學人無出頭處
也又云与摩則揔被和尚占却也師問太長老
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如漆過
在什摩對曰過在動用師便趁出去石門代云
息不得有人進曰為什摩兒不得石門云黑如
漆因雪峯般柴次師問重多少對曰盡大地人
提不起師云爭得到這裏雪峯對無雲居代云到
這裏方知提不起踈山代云只到這裏豈是提
得起摩行一僧到參師見異起來受礼了問從

何方而来對曰從西天来師曰什摩時離西天
曰齋後離師曰太遲生對曰迤邐遊山翫水來
師曰即今作摩生其僧進前叉手而立師乃祗
揖云喫茶去師問僧什摩處來僧云遊山來師
曰還到頂上不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不對曰
無人師曰与摩則闍梨不到頂上也對曰若不
到争知無人師曰闍梨何不且住對曰某甲不
辞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雲居什摩處去来對
曰踏山去来師曰阿那个山敢住對曰阿那个
山不敢住師曰与摩則太唐國内山惣被闍梨
占却了也對曰不然師曰与摩則子得入門也
對曰無路師曰若無路争得与老僧相見對曰
若有路則与和尚隔生師云此子已後千万人
把不住師到沩潭見政上座謂衆說話去也太

奇也大奇道界不可思議佛界不可思議師便
問道界佛界則不問且說道界佛界是什摩人
只請一言〻座良久無言師催云何不急道〻
座云争則不得師云道也未曾道說什摩争即
不得上座(無對)師曰佛之与道只是名字何不引
教上座曰教道什摩師曰得意忘言上座云猶
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道界佛界者病
多少上座因茲而終師問雲峯什摩處去来對
曰斫墻去来師曰幾斧得成對曰一斧便成師
云那邊事作摩生對曰無下手處師曰此猶是
這邊事那邊事作摩生雲峯(無對)疎山代云不墮
無斷斧問單刀直入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堂
堂無邊長僧曰争奈今時羸劣何師曰四隣五
舍誰人無之曾寄侶店之什摩可怪大師又勸

祖堂集卷第六

十三丈 正下

學徒曰天地之内宇宙之間中有一寳祕在形
山識物靈照内外空然寐寞難見其位玄玄但
向巳采萁從他借借亦不得捨亦不堪揔是他
心不如自性性如清淨即是法身草木之生見
解如此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遠行要
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
者朋友親於善者如霧裏行雖不濕衣時時有
潤蓬生麻竹不扶自直白砂在泥与之俱黑一
曰為師終世為天一日為主終身為父玉不琢
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師問病僧不易闍梨對
曰生死事大和尚師曰何不向衆僧裏去病僧
曰若与摩則珍重峭然便去問一切皆放捨猶
若未生時如何師曰有一人不知闍梨手空師
示衆云諸方有驚人之句我這裏有刮骨之言

時有人問承和尚有言諸方有驚人之句我這
裏有刮骨之言豈不是師曰是也將来与你刮
僧曰四方八面請師刮師曰不刮僧曰幸是好
手為什摩不刮師曰汝不見道世醫拱手雲門
到西峯西峯問某甲只聞洞山刮骨之言不得
周旋請上座与某舉看雲門具陳前話西峯便
合掌云得与摩周旋雲門拈問西峯洞山前語
道將来与你刮富家第二擬来為什摩道不刮
西峯沉吟後云上座上座應諾西峯曰雖卑也
師示衆曰展手而學鳥道而學玄路而學寶壽
不肯出法堂外道這老和尚有什摩事急雲居
便去和尚處問和尚与摩道有一人不肯師曰
為肯者說不為不肯底只如不肯底人教伊出
頭来我要見居云無不肯底師曰闍梨適来道

有一人不肯曰什摩道無不肯更道居士出來則肯也師曰於然肯則不肯出則不出問古人有言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此意如何師曰不遍色僧曰為什摩不遍色師曰不是真如亦無般若僧曰還彰也無師曰不露世僧曰為什摩不露世師曰非世僧曰非世者如何師曰某甲則与摩道闍梨如何對曰不會將會与闍梨僧曰和尚為什摩不与施設師曰看看不柰何僧曰為什摩承當不得師曰汝為什摩泥他有言僧曰与摩則無言師曰非無言僧曰無言為什摩却非師曰不是無言問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此意如何師合掌頂戴報慈拈問僧只如洞山曰裏与摩道合掌頂戴只与摩是合掌頂戴僧無對自代曰一脉雨中問

清河彼岸是什摩草師曰不萠之草僧曰渡河就者如何師曰一切都盡師又云不萠之草為什摩能藏香象香象者今時功成果草者本來不萠之草藏者本不認圓滿行相故云藏有一尼到僧堂前云如許多衆僧惣是我兒子也衆僧道不得有人舉似師師代云我囙所生有僧持鉢家常俗人問上座要个什摩僧去揀什摩俗人將草滿鉢盂著云上座若解道得則供養若道不得則且去其僧無對有人舉似師師代云道个是揀底不揀底把將來師問僧心法雙亡性則真是第幾座對曰是第二座師曰為什摩不与他第一座僧曰非心非法師曰心法雙亡是非心非法也何更如是道師代曰非真不得座問如何是父母師云闍梨春秋多少如何是

子老師曰某甲尋常向人道玄去問古人有言
但以神會不可以事求此意如何師曰從門入
者非寶曰不從門入者如何師曰此中無人領
覽問心法滅時如何師曰口裏道得有什摩利
益莫信口頭辦直得与摩去始得設使与摩去
也是佛邊事學進曰請師指示个佛向上人師
曰非佛問四大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
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不師曰某甲看他則有
分他誰彩某甲僧曰和尚病爭看得他師曰某
甲若看則不見有病問正与摩時如何師曰是
闍梨窠窟僧曰不与摩時如何師曰不顧占僧
云不顧占莫是和尚重處不師曰不顧占重什
摩僧曰如何是和尚重處師曰不擎拳向闍梨
僧曰如何是學人重處師曰莫合掌向某甲僧

曰任摩則不相干也師曰誰共你相識僧曰畢
竟如何師曰誰肯作大誰肯作小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時如何師曰如珠在掌
僧曰見後為什摩不銜花師云通身去也問如
何是無心意識底人師曰非無心意識人僧曰
還將請得也無師曰不曾聞人傳語不曾受人
囑託僧曰還親近得也無師曰非但闍梨一人
老僧亦不得僧曰和尚為什摩不得師曰不是
無心意識人問蛤中有珠蛤還知不師曰知則
失僧曰如何則得師曰莫依前言問古人有言
以虛空之心合虛之理如何是虛空之理師曰
蕩蕩無邊表如何是虛空之心師曰不掛物如
何得合去師曰闍梨与摩道則不合也問古人
有言佛病最難治佛是病佛有病師曰佛是病

僧曰佛為什摩人為病師曰与渠為病僧曰佛還識渠也無師曰不識渠僧曰既不識渠爭得為他為病師曰你還聞道帶累他門風問語中取的時如何師曰的中取什摩僧曰与摩則的中非師曰非中還有的也無師問僧有一人在千万中不向一人不背一人此喚作什摩人僧曰此人常在目前不隨於境師曰闍梨此語是父邊道子邊道對曰據某甲所見向父邊道師不肯師却問典座此是什摩人對曰此人無面背師不肯又別對曰此人無面目師曰不向一人不背一人便是無面目何必更与摩道師代曰絕氣息者問一切處不來時如何師門此猶是功勳邊事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僧曰無功之功莫是那邊人也無師曰已後有眼人笑闍

梨為摩道僧去与摩則調然也師曰調然非調然非不調然僧曰如何是調然師曰喚作那邊人則不得僧曰如何是非調然師曰無弁處師驀喚侍者侍者来師良久云傳語大衆寒者向火不寒者上堂来師有時謂衆曰這裏直須句句不斷始得如似長安路上諸道信耗不絕若有一道不通便是不奉於君此人命如懸絲直饒學得勝妙之事亦是不奉於君豈況自餘有什摩用處莫為人間小小名利失於大事假使起模畫樣覓得片衣口食揔須作奴婢償他定也專甲敢保先德云隨其諸類各有分齊既得人身的不皮衣土食任運隨緣莫生住著專甲家風只如此也肯為不肯終不抑勒闍梨一任東西珎重師自咸通十年己丑歲三月一日剃髮

祖堂集卷第六　廿七　[illegible]

被衣令擊鍾儼然而往大衆號慟師後覺曰大
出家兒心不依物是真修行何有悲戀則呼主
事僧令辦愚癡齋主者仰戀漸辦齋延至七日
餐師亦少食竟日師云僧家何太無率臨行之
際喧慟如斷至八日使開浴浴訖端坐長往春
秋六十二僧夏四十一勑謚悟本禪師慧覺之
塔昌勵偈頌等並通流於衆徒寶箧笥此中不
録矣淨修禪師讃曰師居洞山聚五百衆眼豪
聞聲境緣若曼硼畔貞筠天邊瑞鳳不墮三身
吾於此痛

漸源和尚嗣道吾師諱仲興未覩實録不决終
始師因隨道吾往檀越家相看乃以手敲棺木
問生也死也吾云生亦不道死亦不道師云為
什摩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師不肯去陽溪一宿

次半夜便惺悟出聲啼哭歸寺和尚使歡喜自
来迎接師到石霜將鍬子向法堂前過来過去
霜云作什摩師云覓先師靈骨霜云洪水滔天
流浪去也師云与摩則正好著力霜云我這裏
無劄針之地你向什摩處著力後太原孚上座
代云先師靈骨猶在

石霜和尚嗣道吾師諱慶諸吉州新淦人也俗
姓陳年十三於洪州西山出家年二十於嵩山
受戒迴參道吾道吾問有一人無出入息速道
將来師云不道云為什摩不道師云不將口来
師年三十五而止石霜更不他遊為洞上指習
遁不獲乃旌法寺四海玄徒奔湊日夜圍遶師
走避深山而不能免衆復尋出圍持迨半載問
師無異說然而無門可推師不獲已乃有僧將扶

子上其僧云奉師一條杖其形有九曲曲則為
今時上下長多少師云我道不出頭僧云為什
摩不出頭師云汝道長多少大衆一時云得也
得也師云汝若与摩我有一句子盖却天下人
舌頭僧拈問師如何是盖却天下人舌頭底句
師云不可更教老僧荅一轉語問真身還出世
也無師云真身不出世僧曰爭奈真身何師云
琉璃瓶子口問佛性如虛空時如何師曰卧時
則有坐時則無師有時云我向前在一老宿豪
有个師僧同過夏夏滿請益云乞和尚指示个
正因他老宿云你莫摇東正因中一字也無纔
与摩道便失聲敲齒兩三下悔与摩道有一老
宿隔窓聞乃云好个一鑊羹不淨物污著作什
摩福先拈問僧如今溪符他正因不得污著作

摩生道僧無對福先自代云汝向後不得插著我
進日忽逢道伴作摩生舉先云但問別人去病
僧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云来時不知有去亦
任從伊僧曰爭奈即今羸劣何師云須知有不
病者僧云病与不病相去幾何師云悟即無今
寸迷則隔山歧僧云前程事如何云雖然黑似
漆成立在今時此僧峭然便去師問張拙秀才汝名什
摩對曰張拙師云世間文字有什摩掇名什摩
拙對曰覓个巧處不可得師云也只是个拙張
秀才有偈曰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情纔動被
雲遮遣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任逐境緣無罣得真如凡聖是空花問道吾
忌日和尚何不設齋師云我因他得無三寸所
以不將這个供養有人問禾山古人云我因他
得無三寸所以不將這个供養未審將什摩供

祖堂卷第六 十九丈

養禾山云將無三寸供養僧云古人為什摩道不將這个供養禾山云汝喚什摩作這个圓茶頭問志圓為什摩勿奈何師云非但一个閩國人亦勿奈何進曰和尚如何師云我亦勿奈何進曰師是人天師為什摩勿奈何師云老僧不曾得他顏色教我作摩生師問座主教中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此是什摩人次第對曰此是讚法身之言師云法身是讚何必更讚乎座主(無對)問忽有人問百年後什摩處去作摩生向他道師云但向他道二十年在世一千五百人又云會摩對曰不會師云且歸堂去師問大光除却今時還更有異時也無對云渠亦不道今日是師云我也擬道非今日靈峯問少師什摩處歸對曰江西峯曰江西那裏對云石霜雲

峯舉石霜病重時有新到二百来人未參見和尚惆悵出聲啼哭石霜問監院是什摩人哭聲對云二百来个新到不得參見和尚因此啼哭師云喚他来隔窓相看侍者便喚他新到一際上来隔窓礼拜問咫尺之間為什摩不覩尊顏師云遍界不曾藏靈峯舉此話讚師後問遍界不曾藏是什摩界對云是什摩問和尚峯云問有攢竪是你曰什摩与摩道學人不會又問裏情無可祗對峯造一首偈曰(何怜徒懃子時人夾你皆神清如鏡儼迫然真物分)師問僧從什摩處来對云靈峯来師云有什摩佛法因緣你舉看其僧便舉和尚示衆云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三乘教外別傳十方老僧口到這裏百雜碎師便失聲云堪作什摩早被你驀頭拗却也 師又云雖然

如此我也不一向其僧便問靈峯意旨如何師云
我道夢人思不近你作麼生問十方同一會共
譚何事師云在三寸上何處有事在僧曰豈無
撥端者師云時人眼不齊問如何是芥子納須
彌師云雙雙聽你雙雙問臣之有功王賜何物
師云不轉目師自僖宗皇帝特降紫衣堅退不
受光啓四年戊申歲二月十日遷化報齡八十
僧夏五十九平章事孫偓撰碑文勅謚普會大
師見相之塔

祖堂集卷第六　三十二丈　[illegible]

祖堂集卷第七

夾山和尚嗣花亭在澧州　石頭下卷第四冐溪五六代法孫

師諱善會姓廖氏漢廣峴亭人也受業龍牙山依年受戒於荊門後通經論時捧學海聡辯天機初曽京口已轉法輪後因道吾指泰承花亭密契玄開便棲夾山師有時日夫有佛有法有祖已来時人錯會謂言佛邊祖邊法邊遞代相承至于今日須依佛祖法句意与汝為師言方是因此天下出無眼狂人却成無智不然他只如無法本来是道無一法當情没佛可成没道可修没法可捨故曰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三乘十二分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脚不著宗好目覩瞿曇猶如黄葉汝若向佛邊舉法此人未有眼目在何以故此

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為生死忙忙法法依著識性無有自在分他千里求善知識須有眼目永脫虛謬之見不墮幻惑之法方達後人直須目前生死定取一言来看為復實有實無若人定得老僧許伊出頭所以老僧道無縣千丈意在深潭語覆撥而不顧舌頭玄而不黍有人問如何是道師曰大陽溢目万里不掛片雲僧曰學人如何得會去師曰清潭之水游魚自迷有大德發心行脚到先白馬乃問承教中有言一塵含法界之無邊時如何師答曰如鳥二翼如車二輪座主云將謂禪宗別有奇特之事元来不出教乘便却歸本寺後聞師出世遣少師持前問問師師云彫砂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思少師却歸舉似師師進礼丈山讃

曰將為禪宗与教不殊天然有奇特之事夾山
不著後生佛曰到維那不許叅和尚佛曰云𠃔
出暫来礼見和尚不宿維那白和尚去有个後
生到来暫礼拜和尚不宿師乃許叅見佛曰到
法堂堦下未上師云三道寶堦闍梨從何而上
佛曰云三道寶堦曲為今時向上一路請師速
道速道便上堦礼拜和尚了師問從什摩處来
對曰天台國清寺来師曰承聞天台有青青之
水綠綠之波謝子遠来子意如何對曰久居嵒
谷不掛森蘿師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佛曰
無對師曰看君只是撐舡漢終歸不是弄潮人福
先代云涼風吹落葉高低任意遊風地拈問僧
作摩生祗對免得撐舡漢對曰待和尚自出来
即商量鳳池曰若出来時作摩生商量僧無對自

代不可預擬而待拜又代問若到有什摩難道
師又問曰与什摩人為同行對曰木上座師曰
在什摩處對曰在堂中師曰喚来佛曰便歸堂
取拄杖拋下師前師云莫從天台採得来不對
曰非五岳之所生師曰莫從須弥頂上採得来
不對曰月宮不曾逢師曰与摩則從人得也對
曰自己尚惡家從人得堪作什摩師曰冷灰裏
豆子爆師喚維那安排向明燈下著又問你名
什摩對曰佛日師曰日在什摩處對云日在夾
山頂上師曰与摩則趁一句不得也師令大衆
鑼地次佛曰傾茶与師師伸手接茶次佛曰問
儼茶三兩垸意在鑼頭邊速道速道師云瓶有
盂中意藍中幾个盂對曰瓶有傾茶意藍中無
一盂師曰手把夜明符終不知天曉羅秀才問

祖堂卷第七　文

請和尚破題師曰龍無龍軀不得犯於本形秀
才云龍無龍軀者何師云不得道者老僧秀才
曰不得犯於本形者何師云不得道者境地又
問如何是夾山境地師答曰猿抱子歸青嶂後
鳥銜花落碧巖前座主出来便問洞明三教底
人還通此理也無師云夜月明珠不如天曉又
問等妙二覺底人還通此理也無師云金雞玉
兎不隨魚父之手座主曰此意如何師云句中
無法意不處人座主曰步步踏蓮華猶是今時
昇降螺髻向上事乞師一言師云鐵牛無聲不
用聞之師問雲蓋近離什摩處對云近離朗州
師曰此問無路你爭得到這裏對云既無路因
什摩有人到這裏師許之師問法志近離什摩
處對云近離朗州師曰作什摩来對云尋和尚

跡師曰老僧不動步你向什摩處尋對云咄隨
根漢師曰未屈闍梨在對云不動步豈是不屈
師便失聲師問僧從什摩處来對云新豐来師
曰彼中是什摩人道首對云上字是良下字是
价師云善識竟又問有什摩佛法因緣汝舉看
其僧便舉云和尚示衆曰欲行鳥道須得足下
無絲欲得玄學展手而學師任却頭其僧便礼
拜問某甲初入叢林不會洞山意旨如何師云
貴持千里抄林下道人悲其僧礼拜退立師云
咄者阿師近前来僧便近前而立師云某甲初
見先師先師問某甲阿那个寺裏住某甲對云
寺則不住住即不寺先師曰為什摩故如此某
甲對云目前無寺先師曰什摩處學得此語来
某甲對云非耳目之所到先師云一句合頭意

万劫繫驢橛如今改為四句偈曰日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日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其甲無贈物与闍梨道人是老僧見先師曰緣囊中之寶將去舉似諸方若有人彈得破莫来若也無人彈得破却還老僧其僧便辭却歸洞山洞山問阿那裏去来對云到夾山洞山曰有什摩佛法因緣汝舉看對云彼中和尚問當頭因緣其甲情切舉似彼中和尚洞山曰舉什摩因緣僧曰其甲舉和尚亦衆曰欲行鳥道須得足下無絲欲得玄學展手而學洞山便失聲云夾山道什摩對云貴持千里抄林下道人悲洞山云灼然夾山是作家夾山小師當時在洞山洞山教小師你速去是你和尚在夾山逢二百衆有如是次第小師對云其甲和尚無佛法無不在夾山其僧向小師云舊時則

2.85

合山如今改為夾山也小師方始得信便辭洞山却歸本山纔到門前高聲哭入向和尚說其甲是師初住山時与知尚何事不造作何事不經歷有与摩奇特之事當時因什摩不与其甲說和尚云當初時是你濤米老僧燒火是你行飰老僧展受又㤭我什摩處小師便悟是韶山和尚也問迷子歸家時如何師云家破人亡子歸何處僧云不欲得見舊時人如何師答云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遊塵教誰掃問迅速不停時如何師云有眼不窺天子樂目前并取老僧歌問南北則不問和尚足下事如何師云彫砯無鏤玉之機結草鬪道人之目 有一座主參師師問久習何業對云法花經留心師曰法花經以何為極則對云露地白牛為極則師

祖堂卷第七 次

2·86

云愛著舍那之服瓔珞之衣駕以白牛届此道場豈不是座主家風對云是師曰傍邊有个掇根迦葉起来不肯諸子幼稚惟無所知老僧者裏百草頭与一钁座主向〻〻一路富貴處因何不問座主与摩則有第二月也師云老僧要坐却日頭天下黯黒忙然者匝地普天座主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富貴處師云滴瀝峯外白雲不掛座主作摩生師又云一句子丁方共𥿻一句子天下人不那何一句子活却天下人一句子死却天下人巧拙臨時自看所以道貴持千里抄林下道人悲直得靈草不掛猶非九五之位耶珠夜月不是天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動則影現覺則病生欽山教侍者問師學人擬欲斬身千断誰人下手師云道無横徑立者皆危

侍者又問當風颭散時如何師云者裏無風颭什摩侍者又問青山無霞雲從何生師云駿馬不露峯骨朗然清虚侍者云駿馬何在師曰蒲麻作針劄布袋不入白雲千丈之線寄在碧潭浮定有無離鈎三寸子何不問寺者却歸舉似欽山欽山云夹山是作家漳南舉此因緣僧便問道無横徑立者皆危与摩道只是說道話道未審如何是道漳南云大家憖覷汝師教僧問石霜如何是一老一不老霜云白雲聽你白雲青山聽你青山其僧却歸舉似師師云門前把弄不如老僧入理之譚欠他三步師自天門夾山首末十二年通前凡三處轉法輪至中和初年辛丑歲十一月七日自燒却門屋謂衆曰苦哉苦哉石頭一枝埋没去也樂潽出来云聽也

祖堂卷第七 五丈 崑

埋沒去自有青龍在師問青龍意旨如何對曰
貴人不借衣師便救火因此造偈曰大江沉盡小江現明
月高峯法自流石斗水上卧影落抓峯頭荒田聞我話如同不繫舟師便亦化矣
春秋七十七僧夏五十七塔于夾山謚號傳明
大師永濟之塔韶州刺史金憂撰碑文
巖頭和尚嗣德山在鄂州唐寧住師諱全㚟俗
姓柯泉州南安縣人也受業靈泉寺義公下於
長安西明寺具戒成業講涅槃經後參德山初
到參始擬展坐具設礼德山以杖挑之遠擲堦
下師因便下堦收坐具相看主事參堂德山謫
視久而自曰者阿師欲似一个行脚人私記在
懷来晨師上法堂參德山問闍梨是昨晚新到
豈不是對云不敢德山云什摩處學得虛頭来
師云專甲終不自誑德山呵云他向後老漢頭

上痾耆師礼而退藏密機旣盤泊數載盡領玄
旨初住卧龍後居嵒頭有人問去却僕從直請
卧龍相見師云貶上眉毛看曜曰頌當機直下現前眞認
語之徒未可親本色先施如慘攝舌頭輕捨鎮長新時有三人同礼拜未
申問師云三人俱錯三人默而無言師便喝出
東山代云只怕和尚無語雲門代云和尚亦不
得無過問如何是毗盧師云汝道什摩學人擬
申問師喝出去鈍漢問不歷古今事如何師云
阜朔底又問歷古今事如何師云任爛底問三
界荒起時如何師云坐却著僧曰未審師意如
何師云移將盧山来則向你道羅山問和尚豈
不是三十年在洞山又不肯洞山師云是也羅
山云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云
是也羅山云不肯德山則不問只如洞山有何

祖堂集卷第七 文

虧關師良久云洞山好个佛只是無光彩雪峯
問德山從上宗乘和尚此間如何稟授与人德
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与人師聞舉云德
山老漢一條脊梁骨拗不折雖然如此於唱教
中猶較些子保福拈問長慶嵒頭平生出世有
什摩言教過於德山便道猶較些子長慶舉師
亦衆云若是得意底人自解作活計舉措悉皆
索索底時長恬恬底畢物則傳意在傳處住則
刻住去則刻去須於欲去不去欲住不住處軼
會又執物不據物不同室塞人緊把著事不解
傳得恰似死人把玉擣玉相似縱然傳得直到
驢年有什摩用處且愧伊向這裏湊泊不別運
為訐將去鑽將去研將去直教透過直教通徹
不見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有人問中時如何

師云莫不識痛痒摩保福云今日非唯舉話慶
云是什摩心行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移
取廬山来向你道師云德山老漢只憑目前一
个白棒曰佛来也打祖来也打雖然如此較些
子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又与摩去也問
如何是嵒中的的意師云道什摩請和尚荅話
師云謝闍梨指示師共雪峯到山下鵝山院壓
雪數日所每日只管睡雪峯只管坐禪得七日
後雪峯便喚師兄且起師云作摩峯云今生不
著便共文遂个漢行數處被他帶累今日共師
兄到此又只管打睡師便喝云你也噇眠去摩
每日在長連床上恰似漆村裏土地相似他時
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以手點胃云某甲
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師云我將謂你他時後

曰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敎猶作這个語話峯云實未穩在師云汝若實如此據汝見處道將來峯云某甲初到塩官因說觀色空義得个入處又因洞山曰切忌隨他覓迢迢与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与摩會方得契如如師便喝云若与摩則自救也未徹在峯云他時後日作摩生師云他時後日若欲得播揚大敎去一一个个從自已胷襟間流將出來与他盖天盖地去摩峯於此言下大悟便礼拜起來連聲云便是鵝山成道也二人分襟後師在鄂州遇沙汰只在湖邊作渡舡人湖兩邊各有一片板忽有人過打板一下師便提起楫子云是阿誰對云要過那邊去師便剗舡過雪峯往福州卓庵過沙汰後忽有兩个納僧來礼拜和尚和尚纔見上來以手

托木庵門放身出外云是什摩其僧對云是什摩峯便低頭入庵裏其僧三五日後便辞峯云什摩處去對云湖南去峯云我有同行在彼付汝信子得摩僧云得雪峯遂作信信云一自鵝山成道後迄至于今師兄一自鵝山成道後迄至如今同參其信付上師兄其僧到巖頭師問什摩處來云南方來師云到雪峯摩對云到來時有信上和尚便抽書過与師師接得便問他近日有什摩言敎僧云某甲初到時有一則因緣具舉前話師云他道什摩對云他無語便低頭入庵師便拍掌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一句我若向他道末後一句天下人不奈何雪峯其僧到夏末具陳前因緣問師云師道我悔不向伊道末後一句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

汝何不早問僧云某甲不敢容易師云雖則德
山同根生不与雪峯同枝死汝欲識末後一句
只這个便是師沙汰時著襴衫戴席帽去師姑
院裏過師姑與飯次便堂堂入厨下便自討飯
與小師來見報師姑師姑把柱杖來纔跨門師
便以手拔席帽帶起師姑云元來是叢上座被
師喝出去大彥上座初參見師師在門前芸草
次彥上座戴笠子堂堂來直到師面前以手拍
笠子提起手云還相記在摩師拈得把草攔面
与一攛云勿處勿處他無語便被師与三摑後
具威儀始欲上法堂師云已相見了不要上來
彥便轉到來朝喫粥了又上始跨方丈門師便
㨖下床擒胷一擒云速道速道無對被師推出大
彥嘆曰我將謂天下無人元來有老大蟲在疎

山參見師師纔見却伍頭佯佯而睡疎山近前
立久師並不管疎山便以手拍禪床引手一下
師迴頭云作什摩山云和尚且瞌睡師呵呵大
笑云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国潙山
和尚於廊下涅壁次李軍容具公裳直來詣潙
山訪道到潙山背後端笏而立潙山迴首便側
涅盤作接涅勢侍郎便轉笏作進涅勢潙山當
下拖涅盤与侍郎把臂歸方丈師後聞此語云
噫佛法已後澹薄去也多少天下潙山涅壁也
未了在夾山有僧到石霜纔跨門便問不審石
霜云不必闍梨僧云与摩則珍重其僧後到嵒
頭直上便云不審師云噓僧云与摩則珍重始
欲迴身師云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却歸舉
似夾山夾山上堂云前日到嵒頭石霜底阿師

祖堂卷第七

出来如法舉著其僧纔舉了夾山云大衆還會
摩衆無對夾山云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
道去也却云石霜雖有殺人之刀且無活人之
劍巖頭亦有殺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劍百丈無
語云与摩不与摩有人舉似師師云我不与摩
道便云与摩与摩不与摩不与摩与摩會千人
万人之中難得一个半个長慶与羅山在臨水
宅舉此因緣便問羅山与摩不与摩則不問
与摩与摩不与摩不与摩意作摩生羅山云雙
明亦雙暗慶云作摩生是雙明亦雙暗羅山云
同生不同死此後有人問長慶如何是同生不
同死慶云彼此合取口其僧却舉似羅山羅山
便不肯其僧便問如何是同生不同死羅山云
如大蟲著角如何是同生同死羅山云如牛無

角師辞徳山徳山問什摩處去對云暫許和尚
徳山云子後作摩生對云不忘徳山云既然如
此因什摩不肯山僧師對云豈不聞道智慧過
師方傳師教智慧若与師齊他後恐減師徳徳
山云如是如是應當善護持問如何是切急處
師云道什摩僧無對師便有頌適来和聲送任頭不會專欲知此中
意雲裏有光彩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小魚吞大魚
自餘樞要莫盡玄猷師平生預有一言者老漢
去時大叫一聲了去以中和五年乙巳歲天下
罹乱凶徒熾盛師於四月四日償債而終臨刃
之時大叫一聲四山迴避之人悉聞其聲春秋
六十僧夏四、四東吴僧玄泰制銘云善惡二
境逆順取捨二祖大師師子尊者勅謚清嚴大
師出塵之塔

祖堂集卷第七

十五

雪峯和尚嗣德山在福州師諱義存泉州南安
縣人也俗姓曾師生隔葷食戲不群遊於識環
之年居然異俗及為童之歲辭親於莆田縣玉
澗寺依慶玄律師以受業焉值武宗澄汰變服
而造芙蓉山有若宾報蒙圓照大師詢而攝受
至大中即位佛宇重興即四年庚午年詣幽州
寶刹寺具戒自是不尋講律唯訪宗師遍歷法
道方造武陵纔見德山如逢宿契便問從上宗
乘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起來打之云道什
摩師於言下頓承旨要對云學人罪過德山云
擔負己身詢他輕重師礼謝而退斯謂面臨秦
鏡目鑒親躬無猜非己之疑復何言而屬矣既
而摩居現掌羅探繪須臾便心閑盤泊毀載後
返錫甌閩卜于雪峯衆上一千餘人師神情恒蕩

而厲容止怡懌而威行則遠近奔隨坐則森然
擁遶有時上堂云汝諸人來者裏覔什摩莫要
相鈍致摩便起去有時上堂衆立久師云便与
摩承當却家好省要莫教更到這老師口裏來
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如今嚼涕
唾漢爭得會我尋常向師僧道是什摩便近前
來覔答話處驢年識得摩事不得已向你与摩
道已是平欺汝了也向你道未丰跨步也口化反門以前早
共汝商量了還會摩亦是老婆心也省力處不
肯當荷但知踏步向前覔言語向你道盡乾坤
是个解脫門惣不肯入但知在裏許乱走逢著
人便問阿那个是我還著摩只是自受屈所以
道臨河渴水死人無數飯籮裏受餓人如恒河
沙莫將等閑和尚子若實未得悟入直須悟入

祖堂卷第七

始得不虛度時光莫只是傍家相傚掠虛嫌說
悟入且是阿誰公上事亦須著精神好共提違
摩来道我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且作摩生是汝
諸人心不可只是乱統了便休去自已事若不
明且從何處出得如許多妄想向這裏見凡見
聖見有男女僧俗高低勝劣大地面上炒炒底
鋪砂相似未嘗一念暫返神光流浪生死劫盡
不息慚愧大須努力好問寂然無依恃如何師
云猶是病進日轉後如何師云舡子下楊州僧
問承古人有言師便倒卧良久起来師云問什摩
問什摩學人再東問師云虛生浪死漢問箭路
投鋒時如何師云好手不中的盡眼勿摽時如
何師曰不放隨分好手保福拈問長慶既盡眼
勿摽為什摩不許全、好手慶云還与摩也无福

云好手者作摩生慶云不當即道保福云識和
尚領話自云礼拜著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莫
将語嘿對未審将什摩對師云喫茶去師問僧
此水牯牛年多少僧無對師云七十七也僧曰和
尚為什摩却作水牯牛師云有什摩罪過問古
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
話師把柱云道什摩僧無對被師蹋問學人道不
得處請師道師云我為法惜人師舉古来老宿
引俗官巡堂云這裏有二三百師僧盡是學佛
法僧官云古人道金屑雖貴又作摩生無對師拈
問鏡清鏡清代云比来拋塼引玉師問長慶占
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摩生慶便出去鵝湖
云若師舉拂子亦僧其僧便出去長慶舉似泉
州太傅却云此僧合喫轉与一頓棒太傅云和

尙是什摩心 行慶云洎錯放過溈山問仰山過
去諸聖什摩處去 仰云或在天上或在人間 師
舉問長慶仰山与摩道意作摩生 慶云若問諸
聖出沒与摩道卽得 師云汝渾来不肯 或有人
問汝作摩生對 云但向他道錯 師云老僧卽錯
是你作摩生 慶云何異於錯 師為書狀頭造偈
苦屈世間錯用心 低頭曲躬尋文章 妄情牽引
何年了 辜負靈臺一點光 有俗士投師出家 師
以偈住之 万里無寸草 迥迥絶煙霞 歷劫常如
是 何煩更出家 師問僧什摩處来 對云江西来
師云這裏与江西相去多少 對云不遙 師拈起
杖子云 還隔這个摩 對云不遙 師肯之 又問僧
什摩處来 對云江西来 師云這裏与江西相去
多少 對云不遙 師拈起柱杖云 還隔這个摩 對

云若隔這个則遙 師便打之 其僧却歸舉似雲
居 雲居云 世諦則得 佛法則無過 其僧却歸雪
峯舉似前話 峯云 者老漢老僧臂長則便打二
十捧 雖然如此 老僧這裏留取十个 雙峯辭師
時造偈与師 暫辭雲嶺伴雲行 谷口無開路坦
平 禪師莫愁懷別恨 猶如秋月月常明 師和 非
但拋僧去雲嶺 不相開虛空無隔异 放曠任縱
横 神光迥物外 豈非秋月明 禪子出身處 雷罷不
停聲 師云 世界闊一丈 古鏡闊一丈 世界闊一
尺 古鏡闊一尺 學人指火爐 問闊多少 師云恰
似古鏡闊 天龍拈問 為復火爐量於古鏡 与摩
大為復古鏡 量於大爐 尙摩大 慶代云 与摩心
肝人猶可在 師共雙峯行脚 遊天台過石橋 雙
峯造偈 學道脩行力未充 莫將此身嶮中行 自

祖堂卷第七 十三丈

従過得石橋後即此浮生是再生師和學道修
行力未充須將此身於中行自從過得石橋後
即此浮生不再生問學人作入藂林乞師指示
師云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个師僧
僧問四十九年後則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
師以拂子驀口打師上堂良久便起來云為你
得徹困也孚上座云和尚敗闕也僧問清座主
雪峯過在什摩處招得孚上座不肯座主云差
不与摩道孚招得不肯又舉似孚上座上座云
莫道是骨皮也不識問但有施為盡是傍通鬼
眼如何是正眼師良久問古人有言我眼本正
国師故邪如何是我眼本正師云未逢達摩僧
云我眼何在師云不從師得問古人據个什摩
事去却口十二本經論師云汝須礼拜始得師

亦僧云是什摩對云不似一物師便打僧問蕪
州西禪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祖師西來的的
意只請一言西禪竪起拂子其僧不肯後到雪
峯師問什摩處来對云西禪來師云有什摩佛
法因緣僧舉前話師云你還肯也無對云作摩
生肯師云作摩生說不肯底道理對云什摩生
問師將境示人師云是你從西禪与摩来到這
裏過却多少林木怱是境你国什摩不不肯只
得不肯拂子僧無對 国此師云盡乾坤是一个眼是
你諸人向什摩處放不淨慶對云和尚何得重
重相欺有人持此語舉似趙州趙州云上座若
入閩寄上座一个鍬子去擧岳持師語舉似踈
山踈山云雪峯打二十棒推向屎坑裏著擧岳
云和尚与摩道豈不是打他雪峯過踈山云是

也虽云眼又作摩生疎山云不見心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虽不肯云不是和尚疎山無言師問僧什摩處人云礠州人師曰見說礠州出金還是也無對云不敢師曰還將得来也無對云將來師云若將来則呈似老僧看僧展手師唾之又問别僧什摩處人對云礠州人師曰見說礠州出金還是也無對曰不敢師展手云把將金来僧便唾之師便搯三五下師問僧名什摩惠全師云汝得入處作摩生對曰共和尚商量了也師云什摩處是商量處對云什摩處去来師曰汝得入處更作摩生僧無對被棒師舉似長慶長慶云前頭兩則也有道理後頭無主在師問什摩處来對曰藍田来師曰何不入草長慶聞舉云嶮有僧辞師問什摩處去僧曰衢中礼

拜徑山去忽然徑山問汝向他道什摩對云待問則道師打之師問鏡清者个師僧過在什摩處清云徑山問得徹困也師笑云徑山在衢中因何問得徹困清云不見道遠問近對師頌曰君見路邊花表柱天下忙忙總一般琵琶拗撥隨手轉廣陵妙曲无人彈若有人能解彈得一彈彈盡天下曲常敬長老初參時云休經罷論僧常敬等參師當時不造聲明日早朝来不審師云休經罷論僧常敬在摩敬便出来師云老僧嗟休經罷論僧常敬開公什摩事敬云明君有詔臣無不現師云適来詔不詔對云詔師便喝出師有頌曰世中有一事奉勸學者取雖無半錢活流傳億劫留登天不借梯遍地無行路乱盡乾坤處禪子火急悟寅朝一不肯起貪座昏

黄喗魚被網裹却張破獦師趂朗上座問滿日
是生死師云滿目是什摩上座便大悟常敬長
老問元正一旦万物唯新未審真王還慶春也
無師云四相年老轉真王不度春敬云十二時
中將何侍奉師云觸食不受云忽然百味珍饌
來時作摩生師云太与摩新鮮生師入佛殿見
經案子問玄砂是什摩經對云花嚴經師云老
僧在仰山時仰山拈經中語問大衆刹說衆生
說三世一切說為什摩人說無人對云養子代
老僧此問闍梨闍梨作摩生道玄砂遲疑師却
云你問我我与你道玄砂便問師便向面擗身
云掴掴報慈拈問卧龍話是仰山話舉是雪峯
舉為什摩雪峯拈掴龍云養子代老慈云打草
驚蛇師見僧云會摩對云不會師云老僧不出

頭為什摩不會師問僧你還有父母摩對云有
師云吐却著別僧云無師云咄却著又別僧云
和尚問作什摩師云咄却著師示衆云明鏡相
似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有人舉似玄砂玄砂云
明鏡來時作摩生其僧却歸雪峯舉似玄沙語
師云胡漢俱隱也其僧却歸玄沙舉此語玄沙云
山中和尚腳根不踏實地又時玄沙上雪峯師
收一腳獨腳而行沙問和尚作什摩師云腳根
不踏實地婆師示衆云我尋常道鈍漢還有人
會摩若也有人會出來呈似我我与你證明時
有長生出來云覩面峻臨機後師云老子方親
得山僧意順德云打水魚頭痛師云是也師上
堂云某甲共邑頭欽山行腳時在店裏宿次三
人各自有願邑頭云某甲從此分襟之後討得

祖堂卷第七

一个小舡子共釣魚漢子一个處座過却一生欽
山云某甲則不然在大州内節度使与某礼為
師處分著錦禪子坐金銀床齋時金花拣子銀
花拣子大盤裏如法排批與飯過却一生也某
云某甲十字路頭起院如法供養師僧若是師
僧發去老僧提鉢囊把柱杖送他他若行數步
某甲喚上座他若迴頭某甲云途中善為自後
蟲頭欽山果然是不違於本願只是老僧違於
本志住在這裏造得地獄相淬又云江西湖南
東蜀西蜀惣在這裏當時無人出問師教僧問
其僧出來礼拜問未審這裏事如何師云入地
獄去有人拈問報慈先師与麼道意作麼生慈
云闍老斷望問古人有言欲得不招無間業莫
謗如來正法輪如何得不謗去師云入地獄去

問如何是涅槃師云入地獄去師示衆云譬如
此間兩个君子一个君子從南方來一个君子
從北方來廣野之中相逢南來君子問北來君
子何姓第幾北來君子便搊南來君子云某甲
行五常之礼過在於何北來君子云某甲早是
不著便諸和尚若領這个況喻住山也得住城
隍也得師遊西院了歸山次問泯典座三世諸
佛在什麼處典座無對又問藏主藏主對云不離
當處常湛然師便踏之師云你問我我与你道
藏主便問三世諸佛在什麼處師忽然見有个
猪母子從山上走下來恰到師面前師便指云
在猪母背上師又時問僧堂中有一千餘人争
要得他是龍是虵又不通个消息長慶云有个
死水拄子師云汝道我這裏作麼生慶放身作

祖堂卷第七

倒勢師云這个師僧患風去也潙山与仰山一
夜語話次潙山問仰山子一夜商量成得什摩
邊事仰山便一劃潙山云若不是吾洎被汝惑
有人問長慶仰山一劃意作摩生便竪起指又
問帅德順德又竪起指其僧云佛法不可思議
千聖同轍其僧又舉似師師云兩个揔錯會古
人事其僧却問師師云只是个撗事師初出家
時儒假大德送三首詩光陰輪謝又逢春池柳
亭梅幾度新汝別家鄉須努力莫將辜負丈夫
身又云麼群相受豈能成鸞鳳終須万里征何
況故園貧与賤蕪秦花錦亭分明又云憲原守
貧志不移顏回安命更誰知嘉禾未必春前熟
君子從來用有時師問僧什摩處來對云一不涉
途中師云出這蝦蟆叫又問僧什摩處來對云

江西來師以什摩處逢達摩對云非但達摩更
有亦不逢師云有達摩不逢無達摩不逢對云
不逢說什摩有無師六 兀不說有無你何道不
逢僧無對師示衆云南山有鼈鼻虵是你諸人好
看取衆無對慶代云和尚与摩道堂中多有人喪
身失命玄沙代云要那南山作什摩睡和尚頌
曰重峯養得一條虵寄著南山意若何不是尋常
毒惡物參玄須得會先陁報慈和勸君嶮處好
看虵銜著臨時爭奈何欲得安身免負物向南
看北亦先陁師指樹橦子問長慶古人道見色
便見心心外無餘你還見樹橦子不對云見什
摩師云孤奴慶云不孤和尚師云你道不孤我
道孤慶退三步而立師云你問我我与你道慶
便問和尚見樹橦子不師云更見什摩問曰擊

祖堂卷第七 六丈 業

相扣不言教㨶者如何師云旀也要急相投又
值盲人師云我盲我音師平生厚心接物行坐
垂機自天祐丙寅之間衆上一千七百個年四
事供須不替終始開平二年戊辰歲五月二日
夜三更初遷化春秋八十七僧夏五十九出世
三十九年勅諡真覺大師難提之塔
祖堂集卷第七

祖堂集卷第八

石頭下卷第五曾孫第六代法孫 壹

雲居和尚嗣洞山在洪州師諱道膺姓王幽州薊門玉田人也師居齠齓拔萃生知匪狎竹馬之朋卓有乘羊之譽年二十五於幽州延壽寺受戒初習毗尼嘿然歎曰大丈夫兒焉局小道而晦大方遂納衣杖錫住訪翠微一沐玄津三移星律因宴止石室俄見二使頳素異容曰師其南訪必遇奇人果有毳侶自洪湖而至舉洞山大師當世宗匠師乃攝衣而造洞山洞山大師格高調古言簡旨玄師一至畢其儀敬洞山問闍梨名什摩師稱名專甲洞山云向上更道師云向上道則不名專甲洞山云如吾在雲嵒時祗對無異遂則朝詢夕惕勵志懐氷効赤水以求珠蹍逼生之目擊有因一日問洞山如何

是祖師意洞山云闍梨他後住一方時忽有人問作摩生向他道師云專甲罪過洞山又問師我聞思大和尚向倭國作王虚實師云若是思大佛亦不作豈況國王乎洞山嘿然許之自是密領玄旨聞所未聞更不他遊學心併息初住三峯後住雲居鍾陵大王仰德高重懇懃異常為奏紫衣師號師再三堅止由是法軒大敞玄教高敷十五餘年春秋不藏千有餘衆師每上堂云夫出家人但據自己分上决擇切不得分外到者裏合作摩生行李身上被什摩衣服與什摩飲食合作什摩聲音身被尚上衣須取高事道介千鄉万里行脚來為个什摩事更向這裏容易過則知不得莫為小小因緣妨於大事大事未辦日夜故合因脩所以道如對尊嚴長

須得航競底揀擇之次如履輕氷勤求至道如
救頭燃更有什摩餘暇如火逼身便須去離一
切事來揔須向這裏盤羅取頭頭上須及物物
上須通若有毫釐事乃不盡則被沉累豈況於
多道你一步纔失便須却迴一步若不迴寘然
累劫便是隨生隨劫千生万生事祇為一向者
向這裏不得万劫千生著鈍問如何是曩劫事
師云祇在如今僧曰如今作摩生師云不見有
曩劫事師上堂只在繩床邊立大衆亦在一畔
立良久便歸去俗士問僧其甲家中有一个鐺
子尋常煮飰三人喫不足千人食有餘上座作
摩生僧無對師代曰爭則不足讓則有餘有尚書
問古人有言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
世尊有密語師喚尚書尚書應喏師云還會摩

尚書云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
會迦葉不覆藏師問僧你名什摩對云行密師
云是什摩行得与摩密僧無對師代云雖則如此
有人未許其甲在師示衆云如人將一百貫錢
買得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靈羊掛角
莫道蹤跡氣也不識僧便問靈羊掛角時如何
師云六六三十六又云會摩對云不會師云不
見道無蹤跡僧舉似趙州趙州云雲居和尚猶
在僧便問趙州靈羊掛角時如何州云六六三
十六問大肯底人与大捨底人是一是二師云
是二僧曰阿那个是輕阿那个重師云太肯是
重大捨是輕僧曰大肯底人為什摩却重師云
此人見自己向上事似不淨物所以不落功勳
邊大捨底人則不見有身則是也所以屬向去

祖堂卷第八　二丈

功勳邊事豈不是輕問曰達摩未来時在什摩
處師答曰只在這裏進曰為什摩不見師曰過
西天去問曰於耳不聞於眼聞聲時如何師曰
眼還聞也無對曰聞者不是眼師自代曰眼聞
非眼問被三衣郎這邊人那邊人事作摩生師
云那邊人被什摩衣服學人不會師云不關與
人云不關底事作摩生師云生生不揀有僧問
愡無人時和尚還說話也無師曰未曾停此時
進曰什摩人得聞師曰不說者得聞進曰師還
聞也無師云聞即不說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
云且喜得歸来進曰將何奉獻師云朝打三千
暮打八百有人問如何是清淨茄藍師曰合著
什摩人僧無對自代下是不著凛不坐圓位有人
問大葉衣人為什摩閻羅天子覓不得師云是

伊解藏身進曰忽然投著時作摩生喫拳喫趯
師示衆云抓迴且巍巍僧云便請師云抓迴且
巍巍學人不會師云是你面前桉山豈不會師
問僧什麼處去来對曰山下去来師云草還青
也無對曰青也師云牛還喫也無僧無對自代云
有餘有餘躰云不希望又云自是即是有人問
二祖截臂當為何事師云不為少少苦進曰求
還得也無師云此身當射師臨順世時師問侍
者今日是幾侍者云三日師云三十年也只這
个是有人問不出户者如何師云不著事進云為
什摩不著事師云不出户不著事又云此是理
用也問不逢不遇時如何師云也大屈在僧云
得遇得逢時如何師云也大屈在進曰既得遇
得逢為什摩却成屈師云千劫不過来僧曰与

摩則不逢不遇即是也師云路上行人絶保福
拈問因山占人道得逢得遇亦是屈不逢不遇
亦是屈不逢不遇時屈則且從得逢得遇爲什
摩却是屈因山云上座行脚底事作摩生保福
不肯自云從來合作摩生又代前云且行脚去
問文殊文劔擬殺何人師云動者先死僧曰万
里無寸草處作摩生師云誰人要殺僧曰不弁
生死底人作摩生師云不由人問古人道佛不
會道我自修行如何是佛不會道師云佛與衆
生惣不會進曰是什摩人會師云是闍梨會僧
云和尚道闍梨是什摩人師云非佛不衆生者
問純石之山草從何生師云不理則不亂僧云
忽然片雲來時如何師云莫視僧云與摩則空
然也師云何必同安問重玄不到處如何師云

向上事作摩生安云則非重玄師云不得同安
不肯在後攺過攺前語云誰言到不到撫州刺
史便問國長老只如國王大臣未曾見有小福
未審曾供養什摩人來長老云曾供養佛刺史
云有佛則供養未有佛時供養什摩人長老無對
師代云賢者不隱報慈代云未有佛時何不問
五問舉目便知意時如何師云什摩生事問欲
採寶珠時如何師云漂入羅刹鬼國僧曰大慳
惜生師云自是你無多因兵馬入雲居山衆僧
総走唯有師端然不動統軍使不礼拜而對坐
便問世界什摩時得安師云待將軍心足統軍
便礼拜爲師問松生三寸時如何師云不從他
得僧云直拔雲霄時如何師云不是本來身進
云還假四時也無師云不涉諸有問不假言句

祖堂卷第八

還達本源也无師云問取与摩人僧對云只个
現問師云更討一問有僧問三千里外又嚮雲
居三千里內事如何師云三千里內盡是真如
進曰如何是真如師云三千三千問靈山六年
苦行當為何事師云自立其志乃法不依僧曰
明星出時當何所見師云都無所見僧曰作何
功課則得外道歸心師云一切俱息進曰著弊
垢衣彼中消息如何師云轉高去也僧曰与摩
則現化勸機也師云不將為有問古人道我這
裏有剝骨禪身也無如何剝師云直須剝僧曰
髓也無如何剝師云始得剝僧曰剝後如何師
云則非骨髓佛曰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
捨却業身來佛曰云業身已捨雲居便云珠在
什摩處佛曰無對佛曰別時依前舉某甲比來問

和尚業身已捨珠在什摩處与摩排批和尚便
奪某甲道不得忽有人問業身已捨珠在什摩
處和尚作摩生道師云轉頭則不得又云更有
紫路作摩生佛曰無對師云誰求珠者師示衆云
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為什麼却如此只恐
你諸人無利益長慶聞舉別云十度擬發言十
度却休去莫道諸人無利益僧問長慶古人道
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古人為什摩却如此
慶便掴之又云這个是布袋和尚真又云更有
一路汝自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在
僧云見後如何師云忘却也問相逢欲相識脉
脉不能言時如何師云適来洎道得自餘玄要
此不盡彰天復元年辛酉歲秋忽有微疾至十
二月上旬累有敎令至二十八日夜主事及三

祖堂集卷第八

堂上座叅省師顧視云汝等在此粗知遠近生死尋常勿以憂慮斬釘截鐵莫違佛法出生入死莫負如来事宜無多人各了取至二年壬戌歲正月二日問侍者今日是幾云新歲巳二師曰吾出世来恰三十年亦可行矣三日寅時終焉

欽山和尚嗣洞山師諱文遂未覩行狀莫窮姓族武陵雷相公礼以接是不替終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曰梁公曲尺志公剪刀問一切諸佛及諸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僧問未審經中說什摩師曰有疑請問師㸃卧龍雪峯煎茶次見明月徹垸水師曰水清則月現卧龍曰無水清則月不現雪峯便放却垸水了云水月在什摩處因將江寺僧乞錢有人問乞錢作什摩云摇井錢既是將江摇井作

什摩（無對）師代云不飲衆流師問道士為法来為礼拜来對云為法来師云若為法来不得坐道士問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云汝是佛家奴是不對云和尚太麁生師云第一義何在進云和尚莫通三教也無師云三教且致老君什摩時生對云混沌未分時生師曰混沌未分前事作摩生道士（無對）師便打之

中山和尚嗣洞山在高安縣師諱道全未覩行狀不決終始師問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洞山云闍梨是下煙生師便悟後雲居進云㸃摩則不敢辜負和尚也大光進云㸃摩則不敢造次所以文家讚第二和尚云師聞擊耳之言便息修證之路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墮地獄古人意旨如何師云度盡無遺影還他

祖堂集卷第八

涅槃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衆類皆盡
但似日前僧曰与摩則二龍俱不得也師云非
但二龍千佛不得僧曰非佛還得也無師云得
者不是明珠

曹山和尚嗣洞山在撫州住師諱本寂泉州莆
田縣人也俗姓黃少習九經志求出家年十九
父母方聽受業於福唐縣靈石山年二十五師
方許受戒而舉措威儀皆如舊習便雲遊方外
初造洞山法筵洞山問闍梨名什摩對曰專甲
洞山云向上更道師云不道洞山曰為什摩不
道師云不名專甲洞山深器之盤泊數年密室
於吉因一日辭去洞山問什摩處去師曰不變
異處去洞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也師云去亦
不變異自尒之後九九延時依依放曠非其道

友無得交言穩不自由化緣將至初住曹山後
居荷玉鍾陵大王嚮仰德高再三降使迎請師
乃託疾而不從命第三遣使去時王曰此度若
不得曹山大師來更不要相見使奉旨到山泣
而告曰和尚大慈大悲救度一切和尚此度若
也不赴王旨弟子一門便見灰粉師云專使保
無憂慮去時貧道附一首古人偈上大王必保
無事偈曰摧殘枯木倚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
樵客見之猶不顧郢人那更苦追尋使迴通偈
王遙望山頂礼曰弟子今生決定不得見曹山
大師也如是二處法席盛二十年衆徒冬夏盈
于二百三百師每上堂示誨云諸人莫怪曹山
不說諸方多有說成底禪師在你諸人耳裏惣
䌤也一切法不接不借但与摩躰會他家差別

祖堂卷第八 之

知解無奈闍梨何天地洞然一切事如麻如葦
如粉如葛佛出世亦不奈何祖出世亦不奈何
唯有躰盡即無過患你見他千經万論説成底
事不得自在不超始終盖為不明自己事若明
自己事即轉他一切事為闍梨自己受用具若
不明自己事乃至闍梨亦与他諸聖為緣諸聖
為闍梨為境境緣相涉無有了時如何得自由
若躰會不盡則轉他一・切事不去若躰會得妙
則轉他一切事向背後為僮僕者是故先師云
躰在妙處莫將作等閑到這裏不分貴賤不別
親疎如大家人守錢奴相似及至用時是渠惣
不得知東西這裏便是不辯緇素不識精濁若
是下人出來著衣更勝阿郎奈何緣被人識得
伊專甲向諸人道向去語則淨潔事上語却不

淨潔且喚什摩作事上語這裏役量大人弁不
得僧問學人自到和尚此間覓个出身處不得
乞和尚指示个出身路師云闍梨曾行什摩路
来云到這裏弁不得師云第一不得出身處問
古人道從苗弁地從語識人只今語也請師弁
師云不弁僧曰為什摩不弁師云不見道曹山
好手問曾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無
言如何現云莫向這裏現僧云向什摩處現師
云昨夜三更失却三个錢問曰未出時如何師
云昔日曹山亦曾与摩来進云日出後如何師
云猶欠曹山三月糧問古人面壁當為何事師
云兩株嫩桂久昌昌問承教中有言未出輪迴
而弁圓覺彼圓覺性則同輪迴如何是未出輪
迴而弁圓覺師云如人在途説家事如何是彼

祖堂卷第八　父　清申

圓覺性則同輪迴師云宛然在途不涉途程還
有弁處也無師曰若有弁處則不圓只如無弁
處還流轉也無師曰亦有流轉如何流轉曰要
且不圓圓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云不相識
進云為什摩不相識師云為同在一處僧云與
摩則不分也師云眉且不是目如何是目師云
端的去如何是眉師云曹山却疑僧曰和尚為
什摩却疑師云我若不疑則端的去問常在生
死海中沉沒者是什摩人師云第二月僧曰還
求出離也無師云也求出離只是無路僧云出
時什摩人接得伊師云擔鐵枷者問朗月當空
時如何師云猶是堦下漢僧曰請師接堦上師
曰月落後相見問罕如何假師云不希夷僧曰
作何伱師曰一不中哂僧曰與摩則零去也師云

不中哂零什摩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
師云曹山孝滿問於相何真師云即相即真僧
曰當示何者師便提起坃子問國內按劍者誰
師云曹山僧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惣殺
云忽逢本生父母時作摩生師云揀什摩僧云
爭奈自已何師云誰奈我何僧云為什摩不殺
師云勿下手處俗士問古人道人人盡有弟子
在塵濛還有也無師過手來遂點頭指云一二
三四五足問古人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
而起如何是地師云一尺二尺如何是倒云肯
即是如何是起師云起也問具何知解善能對
衆問難師云不呈言句僧曰既不呈言句問難
个什摩師云刀斧斫不入僧云解與摩問難還
更有不肯者也無師云有僧云是什摩人師云

祖堂卷八

変 孝

曹山問幻本何真云幻本元真僧曰當幻何現師云即幻即現僧曰与摩則始終不離幻也師云覓幻相不可得僧問親近什摩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云共同一被蓋僧云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云不可同於木石僧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云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古人道諸佛諸祖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諸佛諸祖為什摩不知有師云佛為相似祖為執耶僧云狸奴白牯知有个什摩師云知有狸奴白牯云佛祖為什摩相似執耶師云人無阻尋此中妙會問教中有言殺一闡提獲福無量如何是闡提師云起佛見法見者云如何是殺云不起佛見法見是殺師却問僧是明闡提是暗闡提僧對無師代云白裹肚著皂襖此意者

起見是明故云白不起見是暗故云墨師舉教中事問大衆無問而自說稱讃所行道作摩生是無問而自說云盡大地未有一人得聞師云雖然与摩摘一个字添一个字佛法大行衆無對師云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師無語云此座高廣吾不能昇未審喚作什摩座強上座對云喚作此座早是重汚也師云還有昇得者也無對云有師云是什摩人對云不擧足者師曰昇得者莫便是座上人也無對云也是左右師云如何是座上人對云不昇此座師云既不昇用座何為對云無則不得師云只如座為當別有人為復轉座為上身對云即轉座為上身師云如是如是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云從大光來師云來時光還現也無對云不現常現師云還照

祖堂集卷第八

不對云不照師云大光何在僧無對師云將謂是
王璽元來只是天南角師代云直得不照始得
大光問古人道得座被衣如何是得座師云不
顧東西如何是被衣師云去離不得僧云是个
什摩衣去離不得師云人人盡有底衣即是僧
云旣是人人盡有底用被作什摩師云豈不見
道起倒相隨處處得活僧云向後自看事如何
師云不認被衣又云脫却衣來相見問如何是
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路師云得樂忘憂僧云
忘却什摩路師云十處即是僧曰還忘却本來
路也無師云亦忘却僧云為什摩不言九年要
須十年師云若有一方不歸我不現身問教中
有言童子捨全身夜叉說半偈如何是童子捨
全身師云失却端正如何是夜叉說半偈白雲

繞荊棘如何是失却端正師云只是失却少父
便是問玉殿苔生時如何答曰不居正位進曰
八方來朝時如何云不受礼云与摩則何用來朝
耶云違則暫違順是臣之分事云君意如何云樞
密不得旨云与摩則治國之功全歸臣相去也
云還知君性不對云外方不敢論師問僧名什摩
對云智輪師云智輪与法輪相去多少輪無對進
公代云亦同亦不同紹公代云纖毫不隔猶上
座代云要近則近要遠則遠師云作摩生是要
近則近對云同轍載師云作摩生是要遠則遠
云不同衆輻則是師云阿那个是先云不同衆
輻者先師云如是如是問如何是法身主師良
久問承先師有言學處不玄流俗阿師如何是
玄師云未問前僧云与摩莫便是玄也無師云

交則不是流俗阿師僧云如何是〻師云擾〻
向来問三乘十二分教還有祖師意也無師曰
有僧曰既有祖師意又用西来作什摩師云只
為三乘十二分教有祖師意所以西来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云問与摩醉漢作什摩又云不
目闍梨問曹山也不知問如何是異類師云異
中不答類又云我若向你道驢年得異摩又云
曹山六有一雙眉問文殊為什摩仗劍於瞿曇
師云為闍梨今時進曰如来為什摩却稱善害
師云大悲覆護群生云未審殺盡後如何師云
方識不死者僧云只如不死者為瞿曇是什摩
眷屬師云丙闍梨安名即得只恐不成眷屬僧
云時中如何給侍師云子當善害問華嚴經云大
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云包含万有如何是

死屍師云絶氣者不著僧云既包含万有絶氣
者為什摩不著師云大海非其功絶氣者有其
德僧云未審大海還更有向上事也無師云道
有道無即得争奈龍王按劍何師問僧手裏是
什摩物對云佛頭上寶鏡師云既是佛頭上寶
鏡争得到闍梨手裏僧無對師代云諸佛却是ム
甲兒孫問古人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如何是
佛不會道師云佛界裏無會石門亡更會作什
摩如何是我自修行師云向上無事僧云只這
个別更有也無師云只道个阿誰奈何問大保
任底人夫一念如何師云始得保任僧曰作大
魔王時如何師云不見有佛云未後事如何師
云佛亦不作問作大利益底人還得相似不師
云不得相似僧云為什摩不得相似師云不見

道作大利益僧云此人還知有尊貴也無師云不知有尊貴僧云爲什摩不知有尊貴師云是伊未識曹山僧云如何是曹山師云不作大利益問承甘泉有言牽耕人之牛奪飢人之食如何是牽耕人之牛師云不与露地如何是奪飢人之食師云去却醍醐問承古人有言看時淺淺用時深深淺則不問如何是深師便叉手問曰學人擬問師云劍去遠矣何必尅舟問如何是玄師云何不早問云如何是玄中又玄師云故有一人在問承師舉新豊有言一色處有分不分之理如何是分師云不同於一色僧门与摩則不從今日去也師云是也如何是不分師云無弁處僧曰只如無弁處這裏豈不是父子通爲一身師云是汝還會摩僧云正當一色時無

向上師曰向上本來無一色云只如一色還是宗門中意旨不師云不是僧云既不是爲什摩人說云我只爲宗門中無人承當所以爲這个人說僧云与摩則有頓有漸去也師云我若說頓說漸則落那邊去也僧云宗門中事如何承當師云須是其中人如何是其中人師云我自住此山來未曾遇見其中人僧云今時無其中人和尚過古人時如何承當師云不展手僧云古人意旨如何師云闍梨但莫展手也僧云与摩時和尚還分付也無師云古人罵汝問如何是無刃之劍師云非烹鍊之所成也僧云用者如何師云來者皆盡僧云不來者如何師云亦須盡也僧云不來者爲什摩却須盡也師云不見道能盡一切僧云盡後如何師云方知有此劍

祖堂集卷第八

僧問如何是沙門相云盡眼看不見還被搭也
無云若被搭則不是沙門相如何是沙門行李
處云頭上戴角身著毛衣此人得什摩人力則
得如此云然曰得他力只是行不住此人以何
為貴云頭上不戴角身上不被毛師自天復元
年辛酉歲夏中忽有一言雲岳師翁年六十二
洞山先師亦六十二曹山今年亦是六十二也
好趁讀作一解子至閏六月十五日夜問主事
日今日是何日月對云閏六月十五日師云曹
山一生行腳到處只管九十日為一夏至來日
辰時師當化矣春秋六十二僧夏三十七勅謚
元證大師矣

華嚴和尚嗣洞山在洛京師諱休靜大化京都
禪林獨秀住花嚴寺時有人問曰未出時如何

師云國乱忌明主道泰則尋常師在京中赴內
齋他諸名公悉皆轉經唯有師與弟子不轉經
帝問師師也且從不轉經弟子為什摩不轉經師
云道泰不傳天子令時人盡唱泰平歌問王子
未登九五時如何師云貪遊六宅戲不覺國內
虧王子正登九五時如何師云朱簾齊卷上四
相整朝儀登九五後如何云金箱排玉璽御輦
四方歸問大悟底人為什摩却迷師云破鏡不
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師幸是後生為什摩却作
善知識師云三歲宅家龍鳳子百年堦下老朝
臣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云不入龍宮藏衆義
豈能詮師初見洞山時問見則見爭奈情識雲
偽何洞山云汝還見也無對云見洞山云既見
為什摩情識雲偽對云爭奈情識雲偽何洞山

云若与摩則万里無寸草處立溪林和尚把木
劍云魔来撓我魔来撓我有人問和尚尋常為
什摩却被魔撓云賊不打貧兒家有人舉似師
師云我不与摩道僧問和尚如何云無魔来撓
我云和尚為什摩無魔来撓云賊不打貧兒家
禾山拈問僧作摩生道通得兩个和尚意亦須
自作主無對自代云不因有亦非無後遊河北巡
錫平陽遷化後荼毗舍利四處起塔勑謚寶智
大師無為之塔
本仁和尚嗣洞山在高安縣師初住浙西已張
法席後避衆遊方到處雖匿玄談而衆徒行往
奔湊天復之間因住高安縣白水禪院數年徒
衆殺至二百三百矣鏡清行脚時到師問時寒
道者對曰不敢師云還有卧單蓋得也無對云

設有亦無展底功夫師云直饒道者滴水滴凍
亦不干他事對曰滴水水生事不相涉師云是
云此人意作摩生云此人不落意云不落意此
人鬪師云高山頂上無可与道者啗啄洪州西
山諸行者来問今日不為別事乞師指示師曰
汝諸人求指寸耶對曰是也師云教我分付阿
誰得師臨遷化時先遍處辭人人皆泣戀謂言
他去来晨令修齋食畢聲鍾集衆焚香緇素擁
遶師跏趺坐香煙盡師端然遷化矣
青林和尚嗣洞山在江西師諱師虔初住青林
後住洞山平生住持高節字內聲揚師在先師
法席時栽松樹後造一首頌短短一尺餘纖纖
覆綠草不知何世人得見此松老先師見此偈
後云此人三十年後来住此山香飯供養師僧

果然是三十年後住洞山每日細飭食供養師
僧也問卷盡森羅不逢師時如何師云热銮穪
秀僧云彼彼事如何師云兩人相大搞師舉亮
師上堂示衆云今時人不得祖佛只為藉將心
學若欲得似他去死人一息不來向那个人道似
這个當時軓瞽上座出衆問云當一色時還有
向上事也無先師云無其僧碌畫便歸堂自
担云五百来人在這裏直是不為向上事堂頭
和尚道無不可成持合殺處析合个依去若是
某甲不得在這裏虛過一生因此大衆總裝裹
主事向和尚說僧衆不肯和尚佛法總發去和
尚云從伊我事方得行先師教主事鏁和僧堂
門處分後来燒茶閣裏向某說這个一隊子去
也然轉来果然是轉總燒央先師不開僧堂門

大衆向主事說某等實是凡夫謀會和尚意旨
錯不肯一切在和尚具許欲得就和尚面前懺
過主事便去方丈和尚閉却門面壁臥不顧主
丈門主事通請和尚方始得開門主事與陳謝
事和尚許入僧堂後大衆一齊高聲大哭上来
請師上堂先師昇座僧軓瞽出来礼拜起云乞
和尚放責某甲等廣大劫来出佛身血破和合
僧直至今日謀會和尚尊旨若不說這个身心
難得再復於今日伏乞和尚慈悲先師又悲聲
云自少来不曾把手指柱別人豈況這次甚貴
失一色有分不分之理所以闍梨問某甲云當
一色時還有向上事也無某甲道無有什摩罪
過閒省語易會乞師一言師云釋迦掩室淨名
杜口師遷化時遺偈莫而颺于風師不許安立

祖堂集卷第八

墳塔端然化矣
疎山和尚嗣洞山在撫州師諱匡仁未覩行錄
不叙終始師行脚時到大安和尚處便問夫法
身者理絶玄微不墮是非之境此是法身極則
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安云只這个是師云和尚
与摩道還出得法身也無安云不是也是又到
香嚴問不從自己不重他聖時如何荅万機休
擺千聖不携師不肯便下來吐出云肚裏與不
淨潔物有人報和尚處和尚便喚來師便上來
香嚴云進問著師便問万機休擺則且置千聖
不携是何言香嚴云是也你作摩生道師云肯
重不得全香嚴云你不無道理也雖然如此向
後若是住山則無柴得燒若是從江邊則無水
得喫欲臨說法時須得口裏吐出不淨後住疎

山如香嚴讖夾山到問閻閭不點請師不傍夾山
云不似之句目前無法師云不似之句則且置
目前無法是何言夾山云更添三尺天下人匆
奈何師云只今還奈何也無問如何是直指師
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大陽師偈曰
我有一寶琴寄在曠野中不是不解彈未有知
音者問和尚百年後什摩人續紹和尚位云四
脚指天背底泩藾有人問第三百丈作摩生是
背底泩藾百丈云不續無貴位鏡清到師舉問
肯重不得全話道者作摩生會鏡清云全歸肯
重師云不得全者作摩生清云个中無肯路師
云始稱病僧意皷山到便問久嚮疎山元來是
若子大師云肉重千斤智無銖兩皷山云与摩
則學人不礼拜去也師云誰要你肉山倒地国

皷山說著威音王佛次師問皷山作摩生是威
音王佛師皷山云莫無慚愧好師云是闍梨与
摩道則得若約病僧則不然皷山問作摩生是
威音王佛師師云一不坐無貴位問去時盡轉去
何用却来三師云大唐難有木却來第三。柱問
遠見則圓近見則方此喚作什摩字師云東海
有鯨魚斬頭亦断脚背上抽一骨便是這个字
問佛在世時度衆生佛滅後什摩人度衆生疎
山荅曰疎山僧進曰還有度不盡者也無師曰
無有不盡度者師因騎馬行次措大問既是騎
馬為什摩不踏鐙師云比来騎馬歌乏踏鐙何
異出行師臨遷化時偈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
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送風還
龍牙和尚嗣洞山在潭州妙濟師諱居遁俗姓

郭撫州南城人也年十四於吉州蒲田寺出家
依年具戒於嵩岳初叅翠微香嚴德山白馬雖
請益已勞而機緣未契後聞洞山言玄格外語
峻時機遂乃榮茆而造其席師問曰有人持鏌
鎁之劍擬取師頭時如何洞山云取即且從闍梨
且喚什摩作老僧頭師持此問在處不契其機忽
聞洞上斯言當時失對遂有摳衣之意不慕他
遊既罷禪征寧有請益洞山問闍梨名什摩對
云玄機作摩生是玄底機又無對洞山放三日無對
師因此造偈學道蒙師指却開無中有路隱人
間時人盡講千經論一句臨時下口難洞山改
未後語云一句教併下口難從此改名也師問
洞山如何是祖師意洞山云待洞水逆流則与
汝說師於言下頓承玄旨隱衆棲息七八年間

日斫精妙楚王殿下請赴妙濟禪林玄徒五百餘人爰奏章服師號證空大師師示衆曰夫叅學者須透過祖佛始得所以新豊和尚道佛教祖教如生怨家始有學分汝若秀過祖佛不得則被祖佛謾有人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云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師又云江湖雖無㝵人之心為時人透過不得所以成㝵人去不得道江湖不㝵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為時人透過祖佛不得所以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与摩透過得祖佛此人却躰得祖佛意方与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祖則万劫無有得期問達摩未来時如何師荅曰可怜生進曰任摩去時如何師曰二祖得什摩雲居問洞山如何是祖師意旨洞山荅曰忽有人問闍梨

闍梨作摩生道雲居曰某甲罪過有僧持此語問師洞山還道得也無師曰洞山未道雲居也未得進曰既是未得因什摩道作雲居云躰得洞山意云洞山道什摩師云雲居聞底又師云此是肉身成佛語問一心不生時如何師荅曰什摩時不生心進曰与摩時鳥道何分師云正伊摩時行鳥道曰如何弁師曰却須行鳥道問如何是道中用師荅曰無心是道中用進曰無心還有用也無師云無心用即遍天下師問德山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至到来未曾見和尚說一句佛法德山云嫌什摩師不肯當時便發去後到洞山具問前話洞山云爭恠得専甲師當時便住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僧曰石烏龜解語也師曰向道者

道什摩又頌万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
八乎
長如常恰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問師見
古人得个什摩師云如賊入空室又頌曰進道
先須立自身直支行處不生塵真僧不假俱嚴
室到處無心即在人參尋玄道莫囙修學處須
教息自分千聖從來無異路忘緣機智有多聞
末了之時親逾礼不應端坐守清貧直似羅睺
行密行豈如迦葉不聞聞人若無心稱道情識
得無明道已明人能知道道能現道在人由人
自寧師出世近四十年九歌行偈頌並廣行於
世此不盡彰至龍德三年癸未歲九月十二日
歸寂矣

幽棲和尚嗣洞山在台州未覩實錄不决化緣
終始鏡清問師如何是少父師云無標的進曰
以何為少父云有什摩罪過進曰只如少父又
作摩生云是什摩心行道者師臨順世時有僧
問師百年後向什摩處去師云調然調然
上藍和尚嗣夾山在洪州師諱令超初住上藍
山鍾陵大王統覇預章迎師出府構護國院礼
重為師凡百億所須始終不替奏紫衣師號妙
覺大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明珠不向
彼中雖龍與非龍爭得珠大順元年正月十五
日聲鐘集衆遺誡訖端然化矣勅謚元真大師
本空之塔

祖堂集卷第八

憲

祖堂集卷第九

石頭下卷第六曹溪六七代法孫

落浦和尚嗣夾山在澧州師諱元安鳳翔麟游人也姓淡自少歧陽懷恩寺從兄祐律師受業至于論經無不該通先礼翠微次謁臨濟各有所進後聞夾山直造澧陽纔展座具禮夾山問這裏無殘飯不用展炊巾對曰非但無有亦無者處夾山曰只今齋對云非今夾山云什麽處得這个來對云無這个夾山云這个猶被老僧坐却底云學人亦不見有和尚夾山云與麽則室內無老僧對云畫影亦不得夾山讃曰道者知音指其掌鍾期能聽白牙琴師問久嚮宗風請師一言夾山云目前無法師云莫錯夾山云縵縵闍梨山溪各異任你截斷天下人舌頭爭奈無舌人解語何闍梨只知有殺人之刀且無

活人之劒老僧這裏亦有殺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劒師進問如何是和尚活人之劒夾山曰青山不掛劒掛劒劣人知師又問佛魔不到處猶未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夾山云燭明千里像暗室老僧迷師又問朝陽已昇夜月未現時如何夾山曰龍合海珠遊魚不顧師聞此語莫知所從便止夾山摳衣數載不憚勞苦曰究精微至夾山化緣畢初開落浦後住蘇溪矣師有時上堂云夫學道先須弁得自己宗旨方可臨機免失只如鋒鋩未兆已前都無是个非个瞥尒暫起見聞便有張三李四胡來漢去四姓雜居各親其親相參是非爭起致使玄關固閉識鎖難開疑網籠牢智刀方剪若不當揚瞬亦迷子何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但可頓

從

立諸見見量若盡昏霧不生智照洞然更無物
與非物今時學人觸目有滯蓋為依他數量作
解被他數量該括得定分寸不能移易所以見
不逾色聽不越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然假
饒併當得門頭淨潔自己未得通明還同不了
若也單明自己未明目前此人只具一隻眼所
以是非忻猒貫係不得脫折自由謂之深可傷
愍矣問如何救離生死師云執水救延生不聞
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
風擊進曰漚則不問如何是水師云不渾不澄
魚龍任躍問如何是一藏收不得者云雨滋三
草秀片玉李來暉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
何言云家有白擇之圖必無如是㜸㤥後保福云
家無白擇之圖亦無如是㜸㤥問凝然時如何

師曰時雷應時節震岳驚蟄戶僧云千般運動
不異个凝然時如何師云靈鶴翥空外鈍鳥不
離巢云如何師曰白首拜少顏舉世人難信師
有神劍歌異哉神劍實標奇自古求人得者稀
在理謂言無照耀用來方覺轉光輝破猶預除
狐疑壯心膽兮之神姿六賊既因斯剪拂八万
塵勞盡乃揮斬邪徒盪㜸蕿生死榮枯齊了決
三尺靈虵覆碧潭一片晴光瑩寒月愚人志劍
尅舟求奔馳濁浪徒悠悠拋棄澄源逐渾派豈
知神劍不隨流他人劍兮帶血腥我之劍兮含
靈鳴他人有劍傷物命我之有劍救生靈君子
得時離彼此小人得處自輕生他家不用我家
劍世上高低早晚平須知神劍功難紀懾魔威
兮定生死未得之者易成難得劍之人難卻易

祖堂集卷第九

展則周遍法界中收乃還歸一塵裏若將此劒鎮乾坤四塞終無陣雲起福先祜問一語中須道得在里出里底劒你作摩生道僧無對 自代云且出里与老兄商量還會摩問諸聖与摩来將何供養師云主宿雖持錫不是波羅門問西天一人傳一人彼此不兼委曲誰是知音者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進曰不話朝當之事合談何事師曰未逢别者終不開拳進曰有一人不從朝堂門下来合談何事師曰量外之機徒勞擊目問如何是無慚無愧底人師曰不出家不持戒進曰不出家不持戒来多少時也師曰劈破虚空看弁取進曰即今如何師曰不向你拄排行進曰与摩即話括不得也師曰未積你与摩道在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坐端十方不

點頭問廓落世界為什摩不弁目前法師曰曙色未分人思覺及乎天曉不當明云還留及也無師曰莫言及不及但与我道云辯師宗不得師曰不辯即親問凢聖不到處即不問不盡凡聖處如何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絶狐蹤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暑色爭似大陽輝如何是本来者師云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僧云若一向不耘莫草埋却去也無師云肥骨異苗蕪稊稗終難睽問如何是西来意師云颼颼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學人更擬申問師云只聞風擊響不知幾千竿問行到不思議處時如何師云青山常運歩白月不移輪問大衆雲集師意如何師云開拳明舊寶握手謝今時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逢佛蓋頭坐僧曰忽

祖堂卷第九 三丈

遇和尚時如何師曰闍梨来時老僧不在問曰
未出時如何師云直木無乱枝靈羊難掛角問
如何是雲水意師云一輪孤月万像齊耀僧曰
移輪事如何師云潭中無影戶外非珎問祖意
與教意還同別師云出群不戴角三韻況難同
進曰投機憑意句焉得不同輪師云迴技測海
底三湘深可酌問古人有言動是法王苗寂是
法王根苗則不問如何是法王根師竪起拂子
僧曰此猶是苗如何是法王根師曰龍不出洞
誰人奈何問量郭無涯為什摩不容自己師云
未後一句始到牢關鏁断要津不通凡聖任你
天下忻忻老僧獨然不顧却云莊周胡蝶二俱
是夢汝道夢從何来問孤燈不自照室内重如
何師云飛針走線時人會兩邊透過却還希問

滿滿龍宮該不得一塵塵外事如何師云三跳
出蘿籠不如雲外者僧曰學人不重朝庭貴不
可條然只摩休師云去你不會我語進曰三跳
外事如何師云射虎不中徒勞没羽問万法歸
一一歸何所師云擊水動波瀾其中難見影問
牛頭未見四祖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為什摩不
来師云玄河泛起靈花浪無燄孤燈明暗宵師
有浮漚歌秋天雨滴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
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相續何窮已本因雨滴
水成漚還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性無殊隨
他轉變將為異外明瑩内含虛内外玲瓏若寶
珠正在澄波看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動
靜事難明無相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中出
豈知水不從漚生權將漚躰況余身五蘊虛攢

假立人解達蘊空𡨆不實方能明見本来眞師臨遷化時云老僧有事問諸人若道這个是頭上更安頭若道這个不是斫頭更覓活第一座云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便喝出我這裏無人對衆中還有新来達士出来𢪛老僧掇送從上座對云共此二途請師不問師云更道對云某甲道不盡師云我不管你盡不盡更道對云ム甲無侍者不能秖對師便喝出諸阿師且歸堂當日初夜後師教侍者喚從上座上座便上来侍立師問從上座年多少對云二十八師云太懶在甚須保持生緣什摩處對云信州人師云今日事被闍梨道破稱得老僧意我這裏㲉年出世並無一个今日闍梨掇送老僧ム甲先師初見舡子時舡子問先師秖對因緣改為

頌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只如四句中阿那个是主句從上座遲擬師云速与速与下頭撅子吟不欲得辜負你眞形跡從上座云實不會師便趕四尖蒼天從上座一走下不去僧堂直至如今更無消息師前云聽舟不掉清波上劍峡徒勞放木鵝師光化二年戊午歲十二月二日遷化春秋六十五僧夏四十六矣

盤龍和尚嗣夾山在央州師諱可文初住盤龍山後居上藍有僧問落滞一漚未發已前如何弁其水𣽽滞云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因此問師一漚未發已前如何弁具水𣽽師云移舟不弁水舉棹則迷源

逍遥嗣夾山在高安未覩　行錄不決始終問㤞

祖堂集卷第九

爐猛焰煮鍜何物師曰煮佛煮祖云佛祖作摩
生煮師曰業不其中進曰喚作什摩業師曰佛力
不如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為什摩有佛有衆
生師曰肯即同衆異不肯即異衆同問古人有
言知有底人直須不知有不知有底人如何師
曰識性共同俱無兼戴進曰不知有底人如何
得知有師曰語取乃不入問如何是祖中祖師
曰息不肯破為有明人决師垂語曰大家去那
裏向火又云火即從你向不得燒著身對曰法
身具四大誰是向火者更垂語曰古時傳祖法
如今不傳祖法

先洞安和尚嗣夾山未覩行錄不决化緣終始
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金雞抱子皈霄
漢玉兎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時將何秖

對師云金菓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來

黄山和尚嗣夾山在撫州師諱月輪閩中人也
師初叅夾山夾山而問汝是什摩處人對曰閩
中人夾山云還識老僧不對曰還識學人不夾
山云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子
江陵米價師云与摩則却不識和尚未委江陵
米作摩價夾山讚曰子善能哮吼師初開堂示
衆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
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荊山而覓玉所以道從
門入者非寶認影為頭豈非大錯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云梁殿不施功魏邦没心跡問如
何得見本來面目師云不勞懸古鏡天曉雞自
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云黄峯獨脫物外
秀年來月往冷秋秋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云

石牛水上臥東西得自由

韶山和尚嗣夾山在北地師諱寰普未覩實錄不決始終有一僧礼拜起來立地師云大才藏拙戶其僧又向一邊立云喪卻棟梁材問實際理地如何運步師曰幽谷白雲藏白崖擬心插象隋山迷問祖意与教意如何師曰日曉昏韶山不借其中事進曰師還借也無師曰燈後口無舌進曰与摩即句後不傳也師曰影隋貸明月不掛指南蹤充天布納到韶山韶山勘曰闍徐有充天之氣是不是對曰不敢師曰汝有充天之氣我這裏有冢地之錐汝若把旋上來我則釘狗相對汝若横呑巨海我則背扶須弥向上一路遠道遠道如是三度嗦後云明鏡當臺請師一照師便喝云死水無魚徒勞下鉤

招賢和尚嗣石霜師諱懷祐仙遊人受業於九座山依年具戒便歷遐方而造普會之門密契投針之旨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云万古千秋進曰与摩莫成斷絕也無師云躊躇欲与誰

大光和尚嗣石霜師諱居讓俗姓王長安人也自攝衣訪道南來而造石霜普會門下一二年間乃私於北塔栽植菓木麻衣草履厭心塵面志存於道国一日普會垂問以徵淺深云國家每年放五百人及第朝堂門下還得好也無師對云有一人不求進會云憑何師云且不為名普會又因疾垂語云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對云渠亦不道今日是霜云我也擬道非今日普會然之如此往復凡數則函蓋無異盤泊二十餘載時有檀越胡公壼室歸依請住大光

山有學人問倶胝未分時如何師云将教向誰
叙問古人有言不出門而知天下事如何是不
出門而知天下事師云猶是第二家主如何是
天下事師云清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不出戶如
何是不出戶師云别為什摩却别師云不齊衆
又每示徒云一代時教只是収拾一代時人直
饒剥得徹底也只是成得个了你不可便将當
納衣下事所以向你道四十九年明不盡四十
九年摽不起僧問只如達摩是祖師不師云不
是祖僧曰既不是祖又来東土作什摩師云為
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云方知不是祖問
保任底人失一念時如何師云始得常在僧曰
作大魔王時如何師云暫時間僧曰未後事如
何師云不在者裏問絶跡云去時如何師云烏

3・15

道不曾聞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過悔不打舡
座主問徑山万法歸一一亦不存時如何徑山
云一亦不留座主不肯便去江西問雲居居云
則非万法亦不肯便去大光問師云除不盡座
主肯之問啐啄同時則不問卵子裏鷄鳴時如
何師云還得音信不問如何是密室師云四不
覩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云遠無路自是玄言閒
于遐迩師天復三年癸亥歳九月三日怡然告
寂年齡六十七僧夏三十六矣
肥田伏禪師嗣石霜師諱慧光未覩行録不決
終始師有頌修多妙用匆功夫返本還源是大
愚古佛不從修證得直饒玄妙也崎嶇有人拈
問長慶如何是修多妙用匆功夫慶云用与摩
作什摩如何是返本還源是大愚慶云何必如

祖堂卷第九　八文

3・16

何是古佛不從修證得慶云從来是你更修作
什摩如何是直饒玄妙也崎嶇慶云只為你妄
外師又頌日心静愁難入無憂禍不侵道高龍
虎伏德重鬼神欽

涌泉和尚嗣石霜在台州師諱景忻仙遊縣人
也受業於白雲山纔具尸羅便尋祖道而叅見
石霜便問學人初入藂林乞師指示个入路霜
云我道三隻筯子拋不落師便契玄關更無他
往有康德二僧来到院在路上遇師看牛次其
僧不識云蹄角甚分明争奈騎牛者不識何其
僧進前煎茶次師下牛背近前不審与二上座
一處坐喫茶次便問今日離什摩處僧云離那
邉師日那邉事作摩生僧提起茶盞子師云此
猶是蹄角甚分明那邉事作摩生其僧無對師云

莫道不識便去福先代云若不与摩争識得道
者又代云且座喫茶招慶問從上宗乗中事和
尚此間如何言論師云不習目前進日不習目
前則且置宗乗中事如何言論師云待虚空落
地則向道者道招慶不肯進日和尚如何慶日
專甲則不當請兄弟撿點報慈代日寒天霊䄻
堦問如何是氷中水師云凌霜結不成如何是
水中氷師云六月不曾融僧白与摩則千日銷
不得也師云二彘往来不関他

南際和尚嗣石霜在江西師諱僧一初住南際
山次鍾陵大王請居末山後閩王請住西院奏
紫衣謚號本淨大師無塵之塔處世時僧問千
聖位中還有不陪位者也無師云有進日如何
是不陪位者師云明明是龍不帯鱗明明是牛

不戴角還會麼對云不會師云步行入水不知
深海底龍宮空摸摝問學人幸獲侍覲乞師指
示師云我若指示則屈著你僧曰教學人作
摩生則是師云切忌是非問如何是納僧氣息
師云還曾勲著你也無問如何是法身主師云
不過來如何是毗盧師云不超越
雲蓋和尚嗣石霜在潭州師諱源禪未覩實錄
不決化緣終始師在石霜時因一日作礼而問
万户俱開則不問万户俱閇時如何霜云當中
事作摩生師曰無位霜曰憑何師當時無對直得
半年方始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也大殺道只
得八九成師却請和尚代語霜云無人識得渠
九峯和尚嗣石霜在江西師諱道虔俗姓劉福
州侯官縣人也自郣石霜密示便住九峯後化

緣泐潭寶峯禪院矣僧問無間中人行什摩行
師云畜生行僧曰畜生復行什摩行師云無間
行僧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云你須知有不
共命者僧云不共什摩命師云長生氣不恒師
云諸兄弟還識得命摩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
是身千波競湧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
床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
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及先德
未建立如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什摩
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
根試聽聲看不假眼根試弁白看所以道聲前
抛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来是你當人个
體向什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
想作解盡未来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人道

祖堂集卷第九　十丈

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論劫違背
兄弟問九重无信息赦何来師云流光雖遍閫
內不周流光与閫內相去多少師云緑水騰波
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
師云汝道巨岳還曾乏寸土也無僧云与摩則
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云演若迷頭心自狂僧
云還有不狂者也無師云有進日如何是不狂
者師云家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已
師云更是阿誰僧日便与摩承當時如何師云
須弥還更戴須弥也無問祖祖相傳復傳何法
師云釋迦慳迦葉富僧曰畢竟傳持事如何師
云同歲老人分夜燈問古人有言諸佛非我道
如何是我道師云我道非諸佛僧云旣非諸佛
為什摩却立我道師云適来暫喚来如今却遣

3・21

出僧云為什摩却遣出師云若不遣出眼裏塵
生問一切處覔不得豈不是聖師云是聖也牛
頭未見四祖豈不是聖師云是也聖境未亡僧
曰一聖相去多少師云塵中雖有隱形術爭似
全身入帝鄉問承古人有言盡乾坤都来是个
眼如何是乾坤眼師云乾坤在裏許僧曰乾坤
眼何在師云正是乾坤眼僧曰還照燭也無師
云不借三光勢進曰旣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
乾坤眼師云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
一筆丹青為什摩邈志公真不得師云僧瑤却
許志公僧曰未審志公還肯僧瑤也無師云志
公若肯僧瑤不許僧曰僧瑤得什摩人證盲却
許志公師云烏龜稽首須弥柱問古人有言真
心妄心此意如何師云是立真顯妄如何是真

祖堂卷第九　上文　其

3・22

心師云不雜食如何是妄心師云攀緣起倒是僧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本躰師云本躰不離僧曰為什摩不離師云不敬功德天誰嫌黒暗女問對境不動時如何師云不是大力人進曰如何是大力人師云對境不動僧曰前來為什摩道不是大力人師云有含只言為容易臨筌方覺取魚難問古人道道起名外只如名外之道誰當律立師云假名唱道道不自名僧曰既不自名盧行者為什摩却會師云會處不是盧家境界如何是盧家境界師云明星背後倒騎牛問弥勒元是釋迦師釋迦有何擾驗即玄超九劫師云寶所无遠近遲速有殊倫僧曰遲速外還分也無師云作摩不分僧曰如何分師云釋迦先不達弥勒後不至僧曰任摩則雖足

持衣更待何人師云遠信只合通補處僧曰通後如何師云龍華會上無慈氏僧曰補處又是何人師云却問取慈氏看師上堂衆集師云空中有一人說法聲振梵天諸人還聞摩若也不聞諦聽諦聽久立珍重衆繞下師召大衆衆僧乃迴顧師云莫錯舉問曰輪正當午時如何云似半夜僧曰与摩時日輪何在師云正當午僧曰既當午為什摩却似半夜師云半夜亦當午僧對曰遍照也無師云白雲散光彩輪中影不舒師乃弄頌曰當午日輪圓不照却指三更暫示人莫待明暗消前事不是燈邊具足身問聖迷与凡迷如何弁師云聖迷黒似漆凡迷明如日僧云聖迷為什摩黒似漆師云不見道三僧面前僧曰凡迷為什摩明如日云為俗結識

祖堂卷第九

處多僧云不落凡聖如何弁師云千眼不到問
古人有言世智佛智名同體別未審世智与佛
智相去多少師云你道螢光与日光又作麼生
僧云与摩則勝劣有殊去也師云為你奴郎所
以有殊僧云既有殊古人因什麼道身心一如
身外無餘師云事既若全有何同異法照和尚
問承師有言文殊是用師云是又承和尚有言
文殊是方頭師云去是從今日去不是方頭是
什麼進曰未審方頭還迴也無師云十人家活
九人作鬧一人不知進曰既不知和尚為什麼
道文殊是方頭師云千江分月彩何曾下碧天進
曰与摩時文殊在什麼處師云含中失却舊時
名問九人与摩来有何音信師云九人不得意
曰既不得意又何傳語師云正是傳語未審傳

3·25

什麼人語師云寧當截舌不犯國諱問法雨普
潤枯木為什麼無花師云不見道高原陸地曰
畢竟還有生花時也無師云若生花則不名枯
木曰古人為什麼道枯木上生一朶花師云你
道一人不言一人嘿阿那个無舌問被毛戴角
底人居何位次師云白銀為地黃金為墻云未
審此人還有師也無師云有如何是此人師云
不被毛不戴角云古人因什麼道直得不被毛
不戴角又勿交涉師云古人為明異中異所以
重洗面問中下者即假斷送師云是落在曲勸
僧云只如上上者還假斷送也無師云家夫不
喫爵飯僧曰古人為什麼道直得上上者亦須
擊發去灼然擦著便去誰有你刀刀僧云与摩
即刀刀猶須斷送也師云是也僧曰只如上上

祖堂集卷第九 十七丈

惠光

3·26

者如何擊發師云鷄子過時有人不驚問大闡
提人作何行李師云露刀擊劒僧曰擬殺何人
師云凡聖祖佛惣須盡却僧曰盡後此人向什
摩處合殺師云合槃裏合殺僧云合殺後如何
師云鷺鷥不入雪林中問朝生之子還具年涯
也無師云鳳騰霄漢青雲不知僧云入門後事
如何師云門裏忘却白頭兒僧曰与摩則不知
有少年乂師云鷺鷥已在雪林中進曰与摩時
還有弁處也無師云不無鷺鷥問古人道向山
下擅越家作一頭水牯牛与狸奴白牯還分也
無師云作摩不分僧云如何分師云狸奴白牯
頭無角山下牯牛再生角僧曰与摩則古人作
一頭水牯牛去也師云若作一頭水牯牛則屈
著古人也僧曰和尚前来為什摩道再生角師

云再生角則悲心不断頭無角則不入流問從上
宗乘請益即是不請益即是師云三年大旱東
海不知僧曰与摩則不從外得師云內亦不可
得僧曰不內不外時如何師云不是具是不是
久少僧曰畢竟如何師云窮不盡問佛法兩字
如似惡家時如何師云兎角從汝打還我兎子
来僧曰兎子豈是有角也師云佛法兩字從何
而立不立者如何云不可無兎子
南嶽玄泰和尚嗣石霜師所居蘭若在山之東
号七寶臺平生高潔手下不立門徒其遊礼僧
或聚或散故無常准師来最遷化今日並無僧
到自出山口喚得一人令備香薪於山所訖被
衣而坐乃書二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
其道自玄玄个中無佛祖又曰不用剃頭不用

澡浴一堆猛火千足万足偈畢垂一足而逝荼毗收霊骨墳于堅固大師塔之左平生所有歌行偈頌遍于寰海道流耳目此不盡彰耳

寶蓋和尚嗣石霜未覩行録不決化緣終始僧問罷卷停書時如何師云書卷不曾展僧曰再舉者如何師云舉人不得意汝早落第二進曰不赴朝庭者如何師云還及第摩僧云爭奈金牓名字何師云世号不曾通僧曰与摩則合蕭玉印無分付處師云銜号不曾彰僧云直得雲閫不露時如何師云龍床不曾卧九五不曾登

玄泉彥和尚嗣巖頭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咄吽進曰轉後如何師曰什摩是太一不塞道間[illegible]山一不露頂時如何師曰玉兎不知春不是無分曉進曰直得与摩時如何師曰姮仙生月宮下

處仙家調

烏巖和尚嗣巖頭師諱師彥未覩行録莫窮始終問頭上寶蓋現足下有雲生時如何師云[illegible]枷帶鎖漢頭上寶蓋不現足下無雲生時如[illegible]師云猶有杻在畢竟事如何師云齋後困問天不覆地不載豈不是師云若是則被覆載學人云若不是烏巖殆遭師稱名師彥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蘆花沉海底封石過陽春火焰長流水佛從此出身師再問盡十方世界唯屬一人或有急疾事如何相告報廣利和尚對云任汝世界爛壞那人亦不乖彼報恩對曰若道和尚是龍頭蛇尾也只是个瞎漢

靈巖和尚嗣巖頭在吉州師諱慧宗姓陳福州長溪縣人也受業於龜山依年具戒便慕宗師

一見巖頭密傳旨要矣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本分事師云抛却真金拾得瓦礫作什摩
羅山和尚嗣巖頭在福州師諱道閑姓陳長溪
人也出家於龜山纔具尸羅便尋祖道歸巖頭
之密旨初開堂時纔攬衣昇座乃云珍重時有
學者出来擬申問師便喝出云什摩處去来有
僧与踈山和尚造延壽塔畢手白和尚和尚便
問汝将多少錢与匠人僧云一切在和尚踈山
云汝為復将三錢与匠人為復将兩錢与匠人
為復将一錢与匠人若道得与吾親造塔僧無對
師在大嶺住庵時其僧到師問什摩處来對云
踈山来師云踈山和尚近日有什摩言句其僧
具陳前事師云還有人道得摩對云未有人道
得師云汝却迴踈山道大嶺和尚聞舉有語若

将三錢与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将兩
錢与匠人和尚与匠人同出一手造塔若将一
錢与匠人帶累匠人眉鬚一時隨落其僧便迴
舉似踈山踈山便具威儀望大嶺嘆曰将謂無
人大嶺有古佛光明射到此間却云汝去向大
嶺道猶如十二月蓮花開也其僧却迴舉似師
師云早已龜毛長數丈也師又時上堂云宗門
深奥合作摩生話會真心難定實理何詮祖代
褒揚由垂知見俊士顯于大事次第施行為破
佛魔撤歸深際靈光密布撒教現前舉意明宗
光流大海聞禪与道削跡吞聲佛与祖師明明
古路摩騰竺法黄葉何殊大藏教文圖書不得
若論宗乘一路海口難宣何不見釋迦掩室淨
名杜口暫息波瀾接物應機須通俊士應時如

祖堂巻第九　十丈

風應機如電一點不来猶同死漢當鋒一箭誰肯承當不是後流徒勞措口上古流今無過奇特若也未逢延伯位首側聆意下尋思卒摩搔不著記舉古話繫惑盲侶送向空劫未免輪迴將摳敲作家驢年終無是處称重因鄭十三娘年十二隨一師姑參見西院大溈和尚纔礼拜起大溈問這个師姑什摩處住對云南臺江邊溈山便喝出又問背後老婆子什摩處住十三娘放身進前三步叉手而立溈山再問這老婆子什摩處住十三娘云早个對和尚了也溈山云去去纔下到法堂外師姑問十三娘尋常道我會禪口如鈴相似今日為什摩大師問著惣無語十三娘云苦哉苦哉具這个眼目也道我行脚脫取納衣来与十三娘著不得十三娘後舉

似師便問只如十三娘參見大溈与摩秪對還得平穩也無師云不得無過娘云過在什摩處師乃叱之娘云今日便是錦上更添花又時上堂云理上通明与佛齊肩事上通明咸同諸聖事理俱通喚作什摩天下橫行羅籠自在須是与摩漢臨機隱現捲舒臨時自由不是你咒咒惹惹底便解會得若實未會卒不可奈何三句至於四句羅龍交通若不會向上事什摩處得不見道上士不領閑會摩若是超倫作者瞥然便休如今且有与摩漢摩出来試弄一轉看作摩生精彩若也不解縱奪且須自識取曠劫已來不可思議底常教現露自由自在若論師子擾地且作摩生道千般設用未脫野干鳴透古透今聲前看取無事称重軨上座問只如𡷊頭和

祖堂卷第九　十七丈　一本一

尚道洞山好个佛只是無光彩未審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彩師喚無軟無軟應喏師云酌然好个佛只是無光彩軟云大師因什摩撥無軟話師云什摩處是陳老師撥汝話快道快道無軟說不得師便打之問如何是宗門中流布師乃展手問急急來投請師一接師云會摩對云不會師云箭過也又大德祭師師問大德号个什摩對云明教師云還會教也無對云隨分師竪起拳云靈山會上与摩喚作什摩教對云喚作拳教師笑云与摩是拳教師却展足云与摩時喚作什摩大德(無對)師却云莫是脚教摩師臨遷化時上堂㬰座良久展開左手主事云東面黒師僧退後師又良久展開右手主事又云西

面黒師僧退後師却云欲報師恩無過守忘欲報王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可可珍重

祖堂集卷第九

大安

祖堂集卷第十

石頭下卷第七曹溪第七代孫

玄沙和尚嗣雪峯在福州師諱師備俗姓謝福州閩縣人也咸通初上芙蓉山出家於鍾陵開元寺道玄律師受戒却歸山門凡所施為必先於人不憚風霜豈倦寒暑衣唯布納道在精專語嘿有規不恭時倫雪峯見師器質粹容亦多相接乃稱師為備頭陀如斯數載陪仰親依有一日普請畬田雪峯見一條蛇以杖撩起召衆云看看以刀芟為兩段師便以杖挑拋背後更不顧視衆僧愕然雪峯云俊哉雪峯一日謔曰備頭陀未曾經歷諸方何妨看一轉乎如是得四度師見和尚切依和尚處分裝裹一切了恰去到嶺上踢著石頭忽然大悟後失聲云達摩不過來二祖不傳持又上大樹望見江西了云

奈是許你麼便歸雪峯雪峯見他來問師教你去江西那得與摩迴速乎師對云到了也峯曰到那裏師具陳前事雪峯深異其器重垂入室之談師即盡領玄機如瓶瀉水初住普應次卜玄沙後閩王迎居安國寺礼重為師奏錫紫衣師号宗一大師三處住持三十來年座八百衆矣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云用自己作什摩問從上宗門中事此間如何言論師云少人聽師云佛言吾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竪起拂子是指月問古人瞬視接人師如何接人師云我不瞬視接人進曰師如何接人師視之問古人拈槌竪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云不當進曰古人意作摩生師竪起拂子進曰宗門中事作摩生師云待你自悟始

得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長老作摩生觀對云放某甲過有个商量師曰放長老過作摩生長老良久師云教阿誰委對云徒勞側耳師云正知你覓趣裏作活計師聞魚鼓聲乃云打我也師遊南州時与王太傅一房坐時有一沙弥揭簾欲入見師与太傅便放簾抽身退步師云者沙弥好與二十棒太傅云与摩則延玭罪過師云無佛法不是這个道理也須子細好僧問中塔沙弥過在於何打二十棒塔云更添三十棒沙弥又無過又問興化興化云若會二公共處此棒不從外來又問順德玄沙与摩道意作摩生順德云不為水而打水僧曰与摩則太尉亦合先隨去也德云又成求他不肯進曰只如不為水而打水意作

摩生德云青山碾為塵敢保無閑人天請問經曰云何利刀劍云何毒藥云何熾盛火云何極重暗尒時佛告彼天曰麁言利刀劍貪欲毒毒藥嗔恚熾盛火無明極重暗有人舉問雪峯如來只說利刀劍未曾當劍請師當劍峯云然不識好惡漢有人持此語舉似師師云似則似是則不是僧便問請和尚當劍師云然不識好惡漢有人舉似中塔中塔云不可思議古人与摩見知雖然如此欠進一問僧便問請和尚道塔云尊宿分上還有這个也無志超上座為眾乞茶去時問師伏乞和尚提撕師云只是你不可更教我提撕進曰乞師直指志超不是愚癡人師云是你是愚癡人作摩生會進曰時不待人乞師指示師云我這裏有三棒打你愚癡會

祖堂卷第十

摩志超不會中塔云自愚癡地藏云和尚愚癡
教什摩人打遂偈曰三棒愚癡不思議浩浩溶
溶自打之行来目前明明道七顛八倒是汝機
師問靈雲云那裏何似這裏雲云也只是桑梓別
無他故師曰何不道也要知雲曰有什摩難道
師云若實便請道靈雲偈曰三十来年尋劍客
葉落幾迴再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
更不疑師云靈雲也什摩生桑梓之能雲曰向
道故非外物師云不敢不敢又云靈雲諦當甚
諦當敢報未徹在雲曰正是和尚還徹也無師
云若与摩即得雲曰亘古亘今師云甚好雲曰
若若師作一頌送靈雲曰三十来年只如常[illegible]
落幾迴放毫光自此一去雲霄外圓音體性[illegible]
法王師問招慶汝作摩生說驢使馬使慶云[illegible]

3.41

甲姓孫師云是即是且作摩生是驢馬慶云並
只是桑梓師云知得也未慶云要且不是和尚
師問作摩說大意慶云得与摩顛倒師云正是
我顛倒慶云某甲也顛倒師云知得便有偈、
用處妙理不撥機問來答得不思議應現常品
明知交人人自在得功希又偈曰再覩道丈話
清源人人問道無不全法法恒然皆如是四生
九類體中圓問如何是正妙心答盡十方世界
都来是个真實之體師開平二年戊辰歲十一
月二十七日身體極熱曰我是大悟底人盡大
地一時大發是你小小之輩走却不難休長老
便問和尚尋常罵十方國什摩到与摩地師云
達底人尚自如此豈況是你諸人便順化春秋
七十四僧夏四十四閩王崇塔矣長興元年庚

祖堂卷第十

3.42

寅歲將十一郎林澄製碑文諍偓禪師讚曰
玄沙道孫禪門揩摸言一出偈四海五湖巨鼇
悔面金翅雲衢嵒崖嶮峻佛法有無
長生和尚嗣雪峯在福州師諱皎然福州人也
自造雪峯之門密契傳心之旨於一日雪峯曰
讀古人語到光境俱去復是何使問師這裏合
著什摩字師對云放某甲過有个道處雪峯云放
你過作摩生道對云某甲亦放和尚過又因玄
沙云一切森羅鏡中像便提起杖問師這个是
像阿那人是鏡師對云若不如是爭獲圓通師
在雪峯時為後生造偈曰素面相呈猶不識更
添脂粉覓鬪看這裏若論玄点實点吾如隣万
重山問從上宗乘如何言論師云一不可為闍梨
荒却長生路也問古人道無明即佛性煩惱不

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作嗔勢竪起拳喝
云今日打這个師僧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
手摮頭曰今日打這个師僧得任摩發人叢師
巡堂後到廚下覔峯曰我尋常向師僧曰是什
摩來有人對阿你作摩生師對曰放厶甲過亦
有商量峯云放你過作摩商量對曰某甲亦放
和尚過雪峯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到
鵝湖當門安下忽然見燈頭來挑燈便造偈曰
一靈孤燈當門懸擬欲挑來歷劫昏山聲朴直
人難見此中會得處處全內侍問古人有言一
切衆生日用而不知作摩生是衆生日用而不
知師乃指揖內侍曰與檄攬子內侍又問作摩
生是衆生日用而不知師云內侍適來豈不是
喫撤攬子對云是也師云古来衆生日用而不

祖堂集卷第一　昊　惠之

知如今内侍亦日用而不知問如何是主中主
云昨日送一个去今日迎一个来
鵝湖和尚嗣雪峯在信州師諱智孚福州人也
未覩實錄不詇化緣始終僧問五逆之子還受
父約也无云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國無定乱
之剱為什摩四海宴清云君王無道君王道合
事如何云不今亦不行問如何是佛向上人云
正知闍梨匆奈何進日為什摩匆奈何云未必
小見得見君王問利婁相擊不側耳者如何云
哲問虛空講經以何為宗云闍梨不是聽衆去
大普和尚嗣雪峯師諱玄通福州福唐縣人也
出家於兜率山依年具戒便慕參遊見雪峯數
年盤泊更不他往永言領旨而居大普矣有僧
問巨海驪珠如何取得師乃撫掌瞬視問撥塵

3.45

見佛時如何師日脫却一般來商量
鏡清和尚嗣雪峯在越州師諱道怤温州人也
師初入閩參見靈雲便問行脚大事如何指南
雲云浙中米作摩價師日泊作米價會却續到
象骨象骨問汝是什摩處人對云終不道温州
生長峯云与摩則一宿覺是汝鄉人也云只如
一宿覺是什摩處人峯云者个子好與一頓棒
且放過師又問從上祖德例說入路還是也無
峯云是學人初心後學乞師指示个入路峯云
但從者裏入師云學人朦昧再乞指卞峯云我
今日不多安放身便倒又問只如從上祖德豈
不是以心傳心峯云是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日
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峯良久遂礼謝
起峯云更問我一傳可不好對云就和尚請一

祖堂卷第十 王文 碧

3.46

傳問頭峯云只与摩別更有商量也無對云在
和尚与摩道則得峯云於汝作摩生對云辜負
殺人峯曰不辜負底事作摩生師便珍重又一
日雪峯告衆云當當密密底師便出對云什摩
當當密密底雪峯從卧床騰身起云道什摩師
便抽身退立又一日普請雪峯溈山語見色便
見心還有過也無師對云古人為什摩事峯云
雖然如此我要共汝商量對云与摩商量不如
某甲钁地又一日行次雪峯便問盡乹坤事不
出一剎那只如不出一剎那底事今時向什摩
處弁明則得師對云更共什摩人商量去雪峯
云我亦有對汝但問我師便問今時向什摩處
弁明則得峯乃展手云但向這裏弁明師對云
此是和尚為物情切峯便笑峯又時云争得与

摩尊貴得与摩綿密師對云公甲自到山門今
經數夏可聞和尚与摩示徒峯云我向前雖無
如今已有其所妨摩對云不敢此是和尚不已
而已峯云置我如此又云量才處職於是承言
領旨遍歷諸方凡對機緣悉皆冥契旋迴東越
初住鏡清後居天龍龍册錢王欽仰德高賜紫
衣法號順德大師見新到參次拈起拂子對云
久嚮鏡清到来猶有紋綵 仕師云今日遇人却
不遇人後有人進問今日遇人却不遇人意作
摩生師云一盤御飯反為庶食問無源不住有
路不歸時如何師云這个師僧得座便坐問如
何是心師云是則第二頭云不是如何師云又
成不是頭僧曰是不是惣不与摩時作摩生師
云更多饒過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不是是什

摩僧曰還得當也無師云木頭也解語曰此頌曰
一向隨他走又成我不是設介不与摩傷著他
豈遺欲得省要會二途俱莫綴問古人有言人
無心合道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云何不問道
無心合人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云白雲乍可
来靑嶂明月那堪下碧天新到参次師問闍梨
從什摩處来對云佛國来師云只如佛以何為
國對云清淨莊嚴為國師云國以何為佛對云
以妙靜真常為佛師云闍梨從妙靜来從莊嚴
来僧無不對答師云嗟嗟到別處有人問汝不
可作這个語話師有時上堂衆集良久云来朝
更獻楚王香珎重問明能相見其理如何師云
可惜与汝道却僧曰只如可惜道却意旨如何
師云慳珎不免施如何是慳珎師云可惜道僧

曰不免施又如何師云對汝道却問寶在衣中
為什摩伶俜辛苦師云過在阿誰僧曰只如認
得又作摩生師云更是伶俜僧曰認得為什摩
却伶俜師云不娓已有問如何是皮師云分明
个底如何是骨師云綿密个如何是髓師云更
密於密問如何是糞掃一納衣師云迦葉被来
久進曰納衣下事如何師云親付阿難傳問如
何是天龍一句師云伏汝大膽進曰与摩則學
人退一步師云覆水難收問如何是文殊劍師
便作斫勢只如一劍下得活底人又作摩生師
云出身路險与摩則大可畏師云不足驚怕師
問僧外邊是什摩聲學人云雨滴聲師云衆生
迷己逐物學人云和尚如何師云殆不迷已後
有人問和尚与摩道意作摩生師云出身猶可

祖堂卷第十

文 [illegible]

易脫躰道還難師又問僧離什麼學云離應天
師云還見鰻鯉不學人云不見師云闍梨不見
鰻鯉鰻鯉不見闍梨云揔有与摩云闍梨只解
慎初不解護末師示衆云好晴好雨又云不爲
好晴道好晴不爲好雨道好雨若隨語會迷却
神機僧問未審師尊意如何頌曰好晴好雨竒
行持若隨語會落今時談玄只要塵中妙得妙
還同不惜伊問經首第一𠰒作何字師曰穿耳
胡僧淺點頭問西来審旨如何通信師云出一
人口入千人耳如何是出一人口師云釋迦不
說說如何是入千人耳師云迦葉不聞聞問學
人擬被納師意如何師云一任高飛僧曰爭柰
毛羽未備何師云唯宜伭弄僧曰如何是伭弄
師云逢緣不作對境無心僧曰如何是高飛師

云目覩優曇猶如黃葉如何是優曇師云一劫
一現如何是黃葉師云此未爲真僧曰与摩則
更有向上事在師云灼然如何是向上事師云
待你一口吸盡鏡湖水我則向你道問惺惺爲
什摩却被塾惱師云爲不是那邊人僧曰如何
是那邊人師云過這邊来僧云未審這邊如何
過師云惺惺不惺惺僧曰惺惺不惺惺時如何
師曰魯班失却手問如何是聲色中面目師云
現人不見僧云太綿密生師云躰自如此僧云
學人如何趣向師云活人投機問闇處爲什摩
只聞不見見處爲什摩只見不聞師六各各自
緣不緣他師題象骨山頌曰密密誰知要明明
許也無森蘿含本性山岳盡如如問十二時中
如何行李師云一步不得移僧曰學人不會

祖堂集卷第一

師指示个入路師云不過於此師乃頌云當此
支荷得勝於歷劫功多遂終不到一路妙圓通
師問僧你名什摩對云省超師便作偈曰省超
之時不守住更須騰身俊前機太虛不辱金烏
運霄漢寧妨玉兎飛師因在帳裏坐僧問乍入
叢林乞師指示个徑直之路云子既如此吾豈
恡之近前來學人遂近前師以手撥開帳云嗄
學人礼拜起云某甲得个入處師遂審之渾将
意解師乃頌曰我適抑不已汝須不當急機竪
尚戲投影没大難及因舉長慶上堂衆僧立久
有僧出來云與摩則大衆歸堂去也長慶便打
後有僧舉似中招慶招慶云僧道什摩對云僧
無語招慶云這个師僧為衆竭力禍出私門尋
後有僧舉似化度化度却問其僧只如長慶行

這个杖還公當也無對云公當化度云或有人
道不公當又作摩生對云若是與摩人放他出
頭始得化度云在秦則護秦化度却舉似師云
只如長慶有與摩次第不合行這个柱杖師云
大師代長慶作摩生折合化度云但起來東行
西行師云與摩則木杓落這个師僧手裏去也
時有人拈問師只如長慶行這个柱杖意作摩
生師云宗師老爛燕自出身師又時上堂云盡
十方世界都來是金剛不壞之躰唯怕牯羊角
時有人問如何是金剛不壞之躰師云世界壞
時作摩壞為什摩唯怕牯羊角師云要汝盡却
如何是牯羊角師云洎道驚殺汝僧曰躰壞時
角還存也無師云不是過夏物僧曰只如牯羊
角盡時還得相應也無師云不同汝歸意僧曰

祖堂卷弟十　九左　宙

不同歸意者如何師云千金不改耕僧曰只如
牯羊角明得什摩邊事師云上上聊聞便了却
中下意思其能知有人牯問資福作摩生是金
剛不壞之躰資福以手點胷作摩生是牯羊角
資福以兩手頭上作羊角勢有人擧似師師因
此示衆云角鋒不密太露太現金剛不壞躰唯怕牯
羊角提其角只要出其躰辯角俱偹諸人作摩
生會又談躰須云躰舍衆像像分明離躰舍形
形轉精清明妙淨誰能弁釋迦掩室竭羅城又
曰嘆景禪吟嘆汝景禪去何速雖不同道當眼
目个今永却不曾戱地水火風還故國好也好
也大奇怪怪宇宙幾人知瑩淨寧開退路絶青山
添嶂白雲馳歌好歌笑好笑誰肯便作此中調
難提既与君湊機其旨無不諧其要格志異氣

骨高森羅咸會一靈毫雖然示作皆同雷出岫
藏峯待思勞希奇地釼吹毛脫罩騰龍任性遊
此界他界如水月幾般應跡妙道遙又悟玄須
曰有路省人心學玄者好尋旋機現躰骨何用
更沉吟莫嫌淺不食猶膁意思深魚若有龍肯
大小盡堪任問古人有言切忌隨他覓迢迢与
我踈如何是切忌隨他覓師云犯令也如何是
迢迢与我踈師云不啻十万八千里如何是我
令獨自往師云單馬驂騎如何是處處得逢渠
師云遍身是眼如何是渠今正是我師云可殺
端的如何是我今不是渠師云識弁奴郎始得
翠巖和尚嗣雪峯在明州師諱令參湖州人也
未覩行錄錢王欽仰賜紫永明大師問不借三
寸請師道師云茶堂裏貶剥去問諸餘即不敢

問師良久進曰如何擧似於人師云侍者點燈
来師有時上堂曰三十年来無有一日不共兄
弟持論語話看我眉毛還在摩衆無對有人擧似
長慶長慶代云生也師示後學偈曰入門須有
語不語病揺蘆應須滿口道莫教帶有無明照
和尚和入門通後士正眼容呈珠當機如電拂
方免病揺蘆師弄和入門如電拂後士合知無
迴頭却問我終是病揺蘆師又勸學偈告哉甚
苦哉波裏覓乾灰勸君收取手正與摩時俫
報恩和尚嗣雪峯師諱懐岳泉州仙遊人也出
家於莆田聖壽院依年具戒志慕祖筵而叅見
雪峯密契玄開化于漳浦問宗乘不却如何擧
唱云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師臨遷化時上堂云
十二年来擧揚宗教諸人怪我什摩處若要聽

三經五論開元咫尺便告寂
化度和尚嗣雪峯在西興師諱師郁泉州莆田
縣人也師號悟真大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
珠師云青黃赤白如何是不隨色摩尼師云非
青黃赤白問如何是一塵師云九世刹那分如
何含法界師云法界在什摩處問六國未寧時
如何師云是汝寧後如何師云是汝問只如維
摩登時或有人問和尚如何祗遣師云唯有門
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鼓山和尚嗣雪峯在福州師諱神晏示生梁國
世姓李氏則皇唐諸王之裔也幼避葷膻樂聞
鐘梵年始十二俗舍青灰之壁忽顯白氣毁道
父曰此子必出家至年十五偶因抱疾夢神人
與藥瞬覺頓愈年十七夢一胡僧告云出家時

至後累辞親愛方果其願遂依衛州白鹿山卯
齊禪院道規禪師剃落至中和二年於嵩山瑠
璃壇受戒因一日謂同學云古德云繞白四羯
磨後全躰戒定慧何必拘戀準繩猶同桎梏
自此不窮律肆擁毳遍參先見白馬趙州次歷
徑山荷玉雖話請問未契機緣後遇靈峯靈峯
攔胸把駐云是什麼師豁然而已尋便舉手
搖拽峯云又作道理作什麼師云作何道理峯
乃可曰大有人未到此境界切須保任護持尋
以靈峯順寂閩王於城左二十里開鼓山請師
為泉師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
有号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若是佛之與法是
肁立化儀禪之與道是止啼之說他諸聖興來
立為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展多門為病不同
處方固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

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
喪滯句則迷不習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掩
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
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作摩生時有人礼拜師
云高聲問學云諮和尚師便喝出師頌曰直下
猶難會尋言轉更賒擬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
隆壽和尚嗣靈峯在漳州師諱紹卿姓鄭泉州
莆田縣人也師號興法大師有人問古人道摩
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三角亦然如何是常
露底角師便竪起拂子問良禾不立米如何濟
得万人飢云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點兒郎
安國和尚嗣靈峯在福州師諱弘瑫姓陳泉州
仙遊縣人也初誕之時胎衣紫色朝感胡僧而

来訪之志求出家遂於龍華寺東禪依師染剃
依年具戒便詣雪峯密契玄關尋離甌越遍歷
楚吳後再入雪峯雪峯纔見便問什摩處来師
云江西来峯云什摩處逢見達摩師云分明向
和尚道峯云道什摩師云什摩處去来又因一
日峯見師便攔胷把云盡乾坤是个解脫門把
手拽教伊入爭奈不肯入師云和尚怪某甲不
得峯云雖然如此爭奈背後如許多師僧何自
後閩王欽敬請住安國闡揚宗教矣問如何是
西来意師云如何是不西来意又云是即是眞
錯會問學人上来未盡其機請師盡其機師良
久學人礼拜師云忽到別處有人問汝作摩生
擧學云終不敢錯擧師云未出門便見笑具問
如何是達摩傳底心師云素非後胤衆參師大

若有白紵衣一時染却於時衆中出一僧當
陽而立師指云這个便是樣子也還有人得相
似摩衆皆無對別時僧侍立師云汝當此時作摩
生僧云某甲向前僧邊立云還得相似摩師云
汝不相似學人云為什摩不相似師云汝帶累
有因長慶在招慶時法堂東角立次云者裏好
置一个問時有人便問和尚為什摩不居正位
慶云為汝与摩来僧云只今作摩生慶云用汝
眼作什摩師因擧著云他个則与摩別是个道
理只今作摩生道則得後安國云与摩則大衆
一時礼拜去也師亦代云与摩則大衆一時散
去得也師在衆時擧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
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言甘露乃蒺藜之園師
拈問僧一語之中須具得失兩意作摩生道僧

提起拳頭去不可喚作拳頭師不肯自拈起拳
頭去只為喚作拳頭問如何是活人之劍師曰
不敢瞎却汝如何是殺之人刀師云只這个是
因舉西域記云西天有賊盗佛額珠欲取其珠
佛額漸高取不得遂嘖去佛国中有願我成佛
果菩提願齊一切貧乏衆生如今何稱違於本
願不与我珠佛遂低頭与珠師拈問衆向這裏
須得作主又不違於本願合有儕人作摩生道
衆無對師代云有願不違長慶云適来豈是違於
因中所願摩師上堂云達摩道吾本来此土傳
教救迷情諸人且道是什摩教莫是貝多之教
摩若是貝多之教自是摩騰竺法蘭二三藏漢
明帝永平年中已来了也既不是此教且是什
摩教還有人擇得摩若有人擇得便出来者若

無人擇我与你擇這个便是納僧諳會處得摩
只如達摩与摩道還著本色行脚人還得了摩
汝道達摩惣病在什摩處便不了去我如今不
識好悪顛倒与汝諸和尚擬偈歌詠告報尚不
能察得儻若依於正令汝向什摩處會去何不
抖擻眉毛著眇子精彩耶盡乾坤界是你諸人
家風諸人一時躰取還有人躰得摩若無人躰
得莫只与摩醉慢慢底有什摩成辦時大須努
力時有人問承師有言盡乾坤界是你諸人家
風學人到這裏為什摩却不見師云是你到什
摩處却不見學云請師指示師云泊放過又問
承師有言若依於正令汝向什摩處會如何是
正令師良久學人罔措師云不信道向什摩處
會因舉六祖為行者時到劉志略家夜聽尼轉

祖堂卷第十　十四丈

涅槃經足便問行者還讀得涅槃經不行者云
文字則不解讀只解說義足便將所疑文字問
之行者云不識足乃輕言可云文字尚不識何
解說義行者云豈不聞道諸佛理論不干文字
国擧次師云由欠一問便問如何是不干文字
理論底事師云什摩處去来師云長慶從江外
再入嶺在路歇次国擧太子初下生時目視四
方各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慶却云不委太子登時實有此語為
復是結集家語直饒登時不与摩道便是目視
四方猶較紗子師問什摩處你慶云深領闍梨
此一問師云領問則領問太麁生慶拈得拄杖
行三兩步迴頭云不妨是麁紗子師云不錯嫌麁
長慶和尚嗣雪峯在福州師諱慧稜杭州海鹽

縣人姓孫年十三出家初參見雪峯學業辛苦
不多得靈利雪峯見如是次第斷他云我与你
死馬醫法你還甘也無師對云依師處分峯云
不用一日三度五度上来但知山裏燎火底樹
橦子相似息却身心遠則十年中則七年近則
三年必有来由師依雪峯處分過得兩年半有
一日心造坐不得却院外遶茶園三匝了樹下
坐忽底睡著覺了却歸院從東廊下上纔入僧
堂見燈籠火便有来由便去和尚處和尚未起
却退步依法堂柱立不覺失聲大師聽聞問是
什摩人師自稱名大師云你又三更半夜来者
裏作什摩對云某甲別有見處大師自起來開
門執手問衷情師說衷情偈曰也大差也大差卷
上簾来滿天下有人問我會何宗拈起拂子驀

十五之

口打大師便安排了處分侍者教伊煮粥契粥
後教侍者看堂裏第二粥未行報侍者去看来
報和尚和尚令師来堂裏打捉去老漢在這裏
住聚得千七百人今日之下只得半个聖人明
朝齋上堂昇座便喚師師便出来和尚云昨夜
事大衆却疑你道兩个老漢預造鬪合禪你既
有見處大衆前道得一句語師便有偈曰万像
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能親昔日謬向途中
學今日看来火裏氷師問從上諸聖傳授一路
請垂指示師答良久設礼而退雲峯云寛你大
我因此便住招慶也師問大溈山久住諸上座
還曾到雲峯山摩對云不曾到師云為什摩不
曾到對云某甲自有本分事在師云作摩生是
上座本分事上座拈起納衣角師云只這个為

當別更有對云和尚適来見什摩師云龍頭蛇
尾師代云果然不見師与保福遊山次保福問
古人道妙峯頂莫只這个便是不師云是即是
可惜許有僧舉似鼓山鼓山云若不然者髑髏
遍野白骨連山因舉體師状古曲偈曰古曲發
聲雄今古唱還同若論第一拍祖佛盡迷蹤師
拈問只如祖佛盡迷蹤成得个什摩邊事僧曰
成得个佛未出世時事黒豆未生萌時事云莫
〔于〕到這裏去不得未審師如何師代云成得个
絕痕縱邊事僧問忠塔如何是諸佛師答曰一
切人識不得有人舉似師師云是即是只欠礼
三拜因僧舉雲嵒補草鞋次藥山問作什摩嵒
對云將敗壞補敗壞藥山不肯云即敗壞非敗
壞師云藥山与摩道猶教一節在僧問和尚如

何師云汝猶教一節在僧云學人則与摩教和尚一節在未審作摩生則得盡於師機師云汝須親自道始得時有學人問如何是敗壞底師提起杖如何是非敗壞底師亦舉起杖問古人道真金賣不受賣受金不真既賣受為什摩金不真師云只為被謾師有時云与摩舉揚皆抛者来却成這反僧便問當衆舉揚為什摩却成這反師云只為容易僧云不容易作摩生道師云當不當問如何是万法之源師云未用怪我只這个是僧便礼拜師却云忽有人不肯与摩道你還肯也無你若肯過在什摩處你若不肯道理在什摩處你若擇得許你有這个眼你若擇不出敢保你未具眼在問靈山會上百万衆唯有迦葉親聞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良久

僧云若不問和尚洎空過一生也師乃將杖打之問師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兎亦全其力既是全力為什摩救善星不得云汝道救不得如今在什摩處師患耳重王太傅有書来問疾兼有偈上師世人悟道非從耳耳患雖加道亦分靈鷲一機迦葉會吾師傳得豈關聞師迴問云不及奉和輙置問詞太傅若也不悟則顯截疏之作也蒙示非從耳云得豈關聞不從聞得者請露後来珎太傅荅好晴好雨宜花宜麦得不得請大師親批師云与摩則大衆有望北院何憂雖然如此猶慮恐人笑在又因舉仰山与岑大虫話師云前頭彼此作家後頭却不作家某甲於中下一句語云邪法難扶汝道向什摩人分上下語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便展手向雨

邉却今學人再問我更与汝道學人再問師乃
露膊而坐學人礼拜師云汝且作摩生會對云
今日東風起師云汝与摩道未定人見解汝於
古聖已来有什摩言教時節齊得長慶你若擧
得許你有這个話主問於一不諦還解置得無
過底事也無師云汝既問我我亦問汝与摩則
不敢道和尚問某甲師云我也委汝来處你亦
不得錯認定半星師代前但言珎重孔子問諸
弟子汝諸人以何為道一人云無心為道一人云
龜目為道有一人兩手撫膝雀躍而行孔子判
云無心為道是向去道龜目為道是明道雀躍
而行是現道師聞此語拈問衆孔子与摩判斷
還稱得三人意也無無人對自云兩个則得一
人則不得師迴 清源太傅問山中和尚近日有何

言教師云山中和尚近日老婆心煞人向未開
口已前會取太傅云与摩道還得當也無師云
當不當則且置太傅作摩生會得太傅云専甲
亦有商量處大師云太傅作摩生商量太傅乃
收足坐師云教什摩人委太傅云大師不委師
云上来何在太傅云有什摩罪過師云亦須自
撿責好師与王大王說今古成人立德底事師
向大王云世俗中亦有志人底苗稼佛法中亦
有志人底苗稼大王就師問作摩生是世俗中
志人底苗稼師擧云青雲有路應須到金陟無
名誓不歸大王云作摩生是佛法中志人底苗
稼師擧云努力此生須了却莫交累劫受諸殃
又云不得無生終不止取徹為期大王礼拜云
若不遇和尚豈知与摩次第問僧又傷本柄你

祖堂集卷第十

校同

作摩生道對云某甲有口只解喫菜師云擬著
棒汝還甘也無云争得不甘師云伱過在什摩
處招得這个棒對云若不打專甲何處有長慶
師云是也長慶意作摩生其僧珎重師有時云
我若放伱過縱汝百般東道西道口似懸河則
得我若不放伱過汝擬道个什摩對云乞和尚
放某甲過亦有道處師云我放伱過作摩生道
對云來日供養主設齋師云我若放伱過汝甚
摩道我若不放伱過汝与摩道過在什摩處無對
別人對云若不与摩道爭識得和尚師便許之
又問別僧放伱過作摩生道對云只這个僧到
參次師便把住云莫屈著兄弟摩對云不屈師
推出僧云如許多時虛踏破草鞋作什摩又一
日僧參師攔胷把住云莫成相觸忤摩僧無對師

便托出有僧舉似安國安國云招慶今日有殺
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劒僧舉似保福保福云招慶
殺活俱偹中招慶云与摩則首者無過演侍者
云頼得和尚与摩道師進云是也不与摩道時
作摩生侍者無對師代云和尚若不与摩道百雜
碎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舉唱宗乘師云是舉
揚是不舉揚學人礼拜師云會摩學云不會師
云頼汝不會汝若會何處更有招慶問塞鴈銜
蘆爲質祖代憑何爲信師云莫劄劄与摩則金
口絕談揚去也師云還得此消息摩學曰師還
說也無師云且要問汝僧云与摩則不敢誑妄
和尚去也師云還得不誑妄摩僧曰和尚諾即
得師云識弁相訪好問古人道目擊道存不在
言說和尚此間還著這个人不師云是我這裏

別有來由僧曰和尚如何師与一摑云過与一
脚不解拈出問知古知今時人共委如何是拈
處截流之作師云酬你下問不酬你所問僧云
深委和尚道處師云是你委得拈處落在什麼
處僧云辯悉則不可師云辨悉作麼生學人礼
拜雖有部頭且無副將師有時云靈利參學底
人更不到這裏來僧問旣不到這裏來和尚爭
得委他靈利師云只見他不到這裏來委他靈
利僧云向什麼處文荷師云看汝不是這个脚
手問承和尚有言一葉是學直交見處坐却天
下人舌頭如何是坐却天下人舌頭底見師云
多少年在此住持未曾不領个漢索僧云不假
三寸還許學人通信也無師云許汝作麼生通

信僧云今日東風起師云涅槃堂裏漢師出世
二十八年衆二一千五百人以長興三年壬辰
歲五月十七日遷化春秋七十九僧夏六十師
號超覺大師淨修禪師讚緇黃深鄭重格峻實
難當盡機相見處立下間僧堂

祖堂集卷第十

祖堂集卷第十一

石頭下卷第七曹溪第六代法孫

保福和尚嗣雲峯在漳州師諱從展姓陳福州福唐縣人也年十五便投雲峯出家十八於大州大中寺受戒既師子之乳育乃檀樹之抽芽片月新生孤雲出岫海鵬成羽望霄漢以騰身善友臨濱探摩尼而近掌暫遊吳楚尋復巾瓶弟子之礼纔施接示之言便至雲峯云還會摩師欲擬近前雲峯以杖拄之師頓契玄要更無遊心凡有機緣悉昏冥契後以漳州王太傅仰師道德請轉法輪師出世一十二年矣師上堂云有人問話高聲問時有人出來問學人高聲問請和尚高聲答師云道什摩學人再申前問師云我不是患聾有人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摩西來將何指示師云上座行脚底事作摩

生僧云不會師云會取好莫傍家取次處分有人問纔施三寸盡涉糊胡如何示徒免負於前機師云收捨看學云大衆咸委師云汝也是天滓擣乙號眉僧問祖祖相傳有何言屬師云汝從什摩人邊得來進曰與摩則學人退一步師云你無端進前退後作什摩有時上堂云夜來還有悟底摩乞个消息不悟底摩乞个消息悟底是不悟底是若便悟去亦不分外若便不悟去亦不分外莫見與摩道便道非悟非不悟莫錯好者風漢與摩道莫屈著人摩問承師有言若便悟去亦不分外若便不悟去亦不分外未審如何是不悟底事師云教我向阿誰道去如何是悟底事師云悟人即委有人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事時如何師云退後進曰與摩則

非次也師曰汝亦知而故犯有人問不弁諸塵
如何端的師云戯汝問即道進曰与摩即學人
有賴共也師云山鬼屈汝自作得僧問不將一
物来時如何師云莫向這裏污人曰地云如何
免得師云如何即不免有僧問十二中時如何
擄驗師云恰好擄驗云學人為什摩不見師云
不可更担目也僧問至理幽微如何得到師云
別更夢見作什摩進曰幽微之說猶是夢言以
何所示即得出於夢言師云還解恠笑得摩僧
問十二分教是背後讚言請師當讚便讚師云
當不當云還得全也無師云莫竊語好師昔在
江外時欲先歸雪峯遂問招慶云某甲先歸山
山中和尚忽問上座有什摩信作摩生祇對招
慶云不避腥膻亦有少許師云有信道什摩招

慶云教某甲分付与阿誰師云雖有此語未必
有与摩事慶云若与摩則前呈全在闍梨招慶
云闍梨先歸山山中或有異聞底事乞个消息
師云設使有上座還肯摩招慶云是什摩心行
推人向泥裏著招慶臨赴清源請時遂命安國
与師同遊山行次招慶云某甲来去山門已經
二十八年此迴住心中也是師問於二十八年
中山中和尚有什摩樞要處請和尚不貴家才
舉一兩則云有一則某甲收為方便師云什摩
處招慶舉首顧視師云這个則收為方便只如
宗脉中事作摩生良久師云教什摩人委招慶
云闍梨又与摩泥猪疥狗作什摩招慶曰舉僧
問石霜如何是一句云非句無句不是句師拈
問古人与摩道意作摩生答曰賣即賣師云還

得實也無荅曰委曲話似人取得師云非句無句不是句委曲話似人取得據本今作摩生師曰大衆惣委兄弟有此問師云謝和尚領話招慶因舉僧問德山從上宗乘和尚此間如何累受与人德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与人嵒頭云實即實於唱教中猶友紗子師拈問招慶嵒頭平生有什摩言教過於德山招慶舉嵒頭云如人學射久久方中時有人問中時如何云真不識痛痒師云今日非唯舉話招慶云是什摩心行招慶因舉佛陀婆梨尊者從西天來礼拜文殊逢文殊化人問還將得尊勝經来否云不將来文殊曰既不將来空来何益縱見文殊亦何必識之拈問招慶將得經来文殊在什摩處慶荅云恰是慶却問師將得經来文殊在什

摩處師云互換之機且從只今作摩生招慶因舉古人道金屑銀屑雖貴肉眼裏著不得豈況法眼乎招慶拈師問只如著不得還著得摩師對云未在更道招慶遂喝師却喝招慶却問闍梨作摩生道師云某甲齋後未喫茶師舉教中云寧說河不入海不說如来有二種語寧說羅漢有三毒不說如来有二種語不道如来無語只道如来無二種語師拈問招慶作摩生是如来語招慶云聾人爭得聞師云和尚向第二頭道則得招慶問闍梨作摩生道師云喫茶去招慶舉南泉翫月次時有僧問何時得似這个月泉云王老僧二十年前亦曾与摩来招慶續起問如今作摩生師代云近日老邁且摩過時招慶云不因闍梨舉泊成亡記師云宿習難志困

山云今日可殺寒国擧東寺問近離什摩處云近離江西東寺云還將得馬師真来不對云只這个是云背後底師代云洎不到此間招慶云大似不知国擧長慶云我有一个問惡却天下人口又云汝且作摩生問師代云謝和尚重重相爲国擧無著和尚到五臺山見文殊化寺共喫茶次文殊提起茶垸子云南方還有這个不無著云無文殊云尋常將什摩喫茶無著無對師代云幾不与摩道又代云久響金毛今日親見招慶代云若与摩則癡客勸主人請喫茶国擧先洞山辭興平興平問什摩處去洞山云沿流無所止興平云法身沿流報身沿流洞山云總不作如是見解師代云見得幾个国擧者婆向弟子云汝於山中覓不中爲藥草歸来弟子歸

来云並無有不中爲藥底草師遂提起問這个還中爲藥摩對云有什摩病敢出頭師不肯自代云有什摩不氷消国擧並官問座主花嚴經有幾種法界對云四種法界提起拂子這个向阿那个法界中收無對師代云若只礼謝則者和尚棒国擧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各打与二十棒一時趁出院趙州云和尚棒教什摩人喫師代云不得不道国擧先洞山問雲峯入門須得語不得道早个入門了也雲峯云某甲無口師曰無口則且從還我眼来無對師代云若問眼和尚謹隨狀退国擧僧問先洞山從上幾人得入此門洞山云實無一人得入此門進曰与摩道莫屈人也無洞山云若實如此亦不屈著人時有學人問古人還扶入門不扶入門保福

祖堂巻第十　要　鼎

云行脚得什麼人力僧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
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據二彼商
量盡未得勦絶師拈問其僧作麼生道得勦絶
僧云還解恠笑得麼師云非常恠笑得學人却
問和尚如何道得勦絶去師云兩手扶犁水過
膝自後舉似招慶保福道非常恠笑意作麼生
招慶云盡法無民因舉曹山三種闡提云殺盡
一切名曰闡提殺一闡提得福無量僧問只如
一闡提作麼生殺師云不殺進云為什麼不殺
師云若殺則同於闡提因舉雲居示徒云舉得
一百个話不如揀得一个話揀得一百个話不
如道取一个話道得一百个話不如行取一个
話時有僧問只如一个作麼生行師云不行進
云為什麼不行師云汝須礼拜因舉曹山云佛

既說一言五百害心生如何是此言師云今侵
侵地進曰既有此言為什麼却返惡師云汝喚
什麼作返惡對云唯不喜見父面時有學人問
父有什麼過師云父無過云既無過為什麼不
喜見師云只為無過所以不喜見因舉南泉問
座主講什麼經座主云講上生經南泉云弥勒
在什麼處對云在兜率陁天南泉叱云天上無
弥勒後僧舉似洞山洞山叱地下無弥勒有人
問師弥勒在什麼處師乃叱之因舉教中有言
應真菩薩內外俱作黃金色時有人問直得与
麼時是什麼人分上事師云不是兄分上事云
与麼則有強有弱去也師云前話已墮因舉
初祖於少林寺裏面壁坐打九年寺裏三千个
聽徒口似懸河只云此是西天小乘壁觀婆羅

門有什摩靈處直是有理無靈處時有人問既有理為什摩無靈處師云只為如此所以如此若不如此焉知如此僧云不如此事作摩生師云莫放我打睡師有時云不座諸法還得無過摩有時云欲得見諸聖亦從此門入不欲得見諸聖亦從此門入師却問僧作摩生是汝入門底事僧云當不當師云是凡是聖對曰未問已前却疑和尚師叱之問古人有言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摩其僧再舉師便喝出云我不是患聾師患漏次僧問善知識諸漏已盡為什摩患漏師云若是善知識一物亦不遠僧云爭奈苦楚何師云若見衆生苦則同受苦者因小師行脚歸師問汝乱走還變也未對云不是神不是

3·87

鬼變什摩師云又乱走作什摩對云也要和尚鑒師云放汝二十棒師代云和尚見走到什摩處師問僧我尋常道莫道道不得設而道得十成猶是患讆既道得十成為什摩却成患讆僧云從來豈是道得底事那作摩師抗聲云脫却來其僧別云頭上不可更安頭師云停囚長智僧辭師問什摩處去對云什摩處不是某甲去處師云忽然山河大地又作摩生對云嗳什摩作山河大地師云汝話墮也問不問不荅時如何師云不道進曰為什摩不道師云你也虛有這个問師上堂云此事似个什摩閃電相似石火相似火焰相似霹靂相似是你諸人著力湎得趂著始得若不趂著喪身失命有人便問承師有言是你諸人著力須得趂著始得若不趂

祖堂集卷第十

3·88

者喪身失命直得趂著還不喪身失命也無師
云失不失即且置是你還趂著也無對曰若道
趂不著抬人怪笑師曰是你趂著底事作摩生
對曰和尚還解怪笑得摩師曰汝是惡人僧曰
何必師便打出去師舉曹山代無著曰久承大
師枝劒何得處在一塵僧便問作摩是文殊劒
對曰不道為什摩不道曰道則在一塵鼓山問
靜道者古人道這裏則易那裏則難這裏則且
從那裏事作摩生道者曰還有這裏那裏摩鼓
山打之師云打有道理打無道理學人云於靜
道者分上商量則得師云古人意作摩生學云
不可道某甲辜負古人師云不辜負古人事作
摩生對云和尚慣得此便師云你也是慣得此
便因舉彦上座問九峯和尚又須道取栢樹子

3.89

不得觸著和尚如何道和尚(無對)彦上座舉似長
慶長慶却問上座當此問上座代和尚作摩生
道上座對云不逐四時彫長慶舉似保福保福
拈問長慶只如上座道不逐四時彫為摩道還
得剗絶為當不得剗絶慶云爭得剗絶師云大
衆分明記取向後舉似作家第一機對困山云
不是枇榔樹師云枇榔樹不是師上堂因亦徒
云過去如許多諸聖乃至今時老宿出頭来盡
道我願度一切衆生成道成果與我無異為然
吾徒等輩為不承他先聖方便今日向什摩處
填溝塞壑然雖如此於中還有一人具眼也無
師代云汝問天下人怪笑得摩因舉古人道諸
方只有殺人之刀且無活人之劒時有學人問如
何是活人之劒師答曰我老大漢不能礼拜汝

祖堂卷第十一

七丈

3.90

師問僧我都置一問汝作摩生對曰与摩即退一步師云非時作摩生云和尚因什摩龍頭虵尾師云汝是作家對曰未在更道師云我不辝向汝道恐汝會去問教中有言師子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个什摩力師荅曰若問全力我怕進云和尚為什摩却怕學人師云為汝有全力問承古人有言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和尚如何師荅曰收進曰若向無頭角處収即拈大衆恠笑師云失錢遭罪因舉金剛經云一切諸法皆是如義師却問僧作摩生是如義對云和尚問阿誰師云忽遇道伴相借問作摩生向伊道對云和尚是什摩心行師不肯代云何處有与摩道伴

雲門和尚嗣雪峯在韶州師諱偃禪蘇州中吳

府嘉興人也姓張年十七依空王寺澄律禪師下受業年登己卯得具尸羅習四分於南山聽三車於中道辝入閩嶺纔登象骨直奮鵬程三礼欲施雪峯便云何得到与摩師不移絲髮重印全機雖等截流還同戴角每於衆請闍契知見後出歐閩心手韶州靈樹知聖大師密懷通鑒益固留連去世後付囑住持南朝欽崇玄化賜紫號匡真大師問如何是透法身之句師云看山師上堂云汝若不會三十年後莫道不見老漢師有十二時偈半夜子命似懸絲猶未許因緣契會剎那間了了分明一無氣鷄鳴丑一歲孫兒大哮吼實相圓明不思議三世法身藏北斗平旦寅三昧圓光證法身大千世界掌中收色透髑髏誰得親曰出卯嘿說心傳道寶教心

祖堂卷第十一　八文　臺

心相而息無心玄妙之中無拙巧食時辰恒沙世界眼中人万法皆從一法生一法靈光誰是隣禺中已分明歷歷不相似靈源獨曜少人逢達者方知無所寃日平午一部笙歌誰解儛道遇頓入達無生晝夜法螺擊法鼓日昳未灌頂醍醐家家味一切諸佛及菩提唯佛知之貪中貴晡時申三壇等施平為貪無漏果圓一念修六度同歸淨土国日入酉玄人莫向途中走黄葉浮漚顯殺人命盡憧惶是了手黄昏戌把火尋牛是底物素絲相呈却道非奴郎不弁誰受屈人定亥莫把三乘相足配要知此意現真宗密密心心超三昧又宗脉頌曰如来一大事出現於世間五千方便教流傳幾百年四十九年說未曾忤出言如來滅度後付囑迦葉邊西天

二十八祖佛印相傳達摩觀東土五葉氣相連九年来面壁唯有喫茶言二祖為上首達摩迴西天六祖曹溪住衣鉢後不傳派今三五六各各達真源七八心忙乱空花墜目前苦哉明眼士認得止啼錢外道多毀謗弟子得生天昔在靈山上今日獲安然六門俱休歇無心處處閑如有玄中客但除人我山一味醍醐藥万病悉皆安因緣契會者無心便安禪師因把杖打柱問什摩處来對云西天来師云作什摩来對云教化唐土衆生来師云欺我唐土衆生却問大衆還會摩對云不會師打柱云打你个兩重敗闕師良久僧問何異釋迦當時師云大衆立久快礼三拜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蒲州麻黄益州苻子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云老僧

在你肚裏僧曰和尚為什摩在學人肚裏師云還我話頭来問如何是禪師云露柱吞蝦蟆僧云如何舉唱則不負於来機師云道什摩僧云還可来意也無師云且款款問師問僧諸方行来道伊知有且与我拈二千大千世界向眼睫上者學人應喏師云錢唐去國為什摩三千里師問僧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拈却了与你道對云拈却了也師云与摩驢年去

齊雲和尚嗣雲峯師諱靈照東國人也自傳雲峯密言便住浙江錢王欽重敬賜紫衣號真覺大師初居齊雲後住鏡清報慈龍花四海玄徒長臻去席矣師有時上堂云盡令去也如存若亡私曲將来礙著老學与摩相告報還解矣得我摩時有人問請師盡令師云吽吽問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師喚少兒名法歸亦慶幸僧云与摩則只令諱什摩師云到京不知有京風問此个門風如何繼紹師云昔年漢主今日吾君師住報慈時開堂曰云帝子王孫及四衆賓集金枝玉葉未離王宮及諸高班君子等猶在貴居乃至諸寺大師大德只在本寺正當与摩時微僧早与相著了也於中還有省察者摩諸仁者纔擬跨門万里望鄉開豈況到報慈何處更有也与摩語話莫輕負上人摩放過則万事絶言若不放過一場禍事雖然如此不可斷絶今時於中還有懷疑者摩快出来時有人出来問承師有言未離本處早与相著了也未審未離本處什摩處是師与衆人相著處師云阿你若不得我力爭解形得此問問十然不露時如何師

祖堂集卷第十一

云隱密僧云与摩則無面可露也師云林下月
彩是人掠問諸聖會中還有不排位者也無師云
諸聖會中則且置喚什摩作不排位僧云与摩
則出身無路也師云王不處虛那辯堅貞因說
百丈打侍者因緣有人拈問百丈打侍者為上
座打為侍者打師云理正不了累及家丁師問
拈慶車須有与摩道不被人撿點初機後學也
須得力自古先德苗稼是什摩次第附得其中
此問請和尚擇拈慶擇云放曠長如癡人他
家自有通人愛問未納問前請師指示師云成
什摩道理僧云已領師意師云鬭鑿加刑因措
多入古寺問僧此寺名什摩其僧不知名額措
多遂作一首詩門此寺何年造問僧僧不知繫
屬枯松下拂塵讀古碑有人拈問師碑文道什

摩師云三藏入室師問拈慶作摩生是投機如
未肯拈慶曰遇茶即喫師曰適來立久脚疼痛
拈慶却問什摩處是成褫處請兄擇師云即此
猛提取拈慶肯之師有時上堂驀地起來伸手
云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云一人傳虛万人傳
實問古人有言無言無說直入不二法門文殊
与摩道還稱得長老意無師云氏擬理國却令
家破問靈山會上法法相傳未審曹雲將何付
囑於人云不可為汝一个荒却曹雲山僧云莫
便是親付囑也無師云莫令大衆笑師一日見
僧上來立次竪起物問你道這个与那个別不
別僧無對師代云別則眼見山不別則山見眼問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是什摩人則能傳得
師云千聖也疑我僧云莫便是傳底人無師云

祖堂集卷第十八
十文

晉帝斬嵇康師上堂偏立吿云莫不要昇此座
摩雲禪大師云人義道中自代云大衆還躰悉
摩師初入龍華上堂云宗門妙理別時一論若
也大道玄綱包三界為一門盡十方為正眼世
尊靈山說法之後付囑摩訶迦葉祖祖相繼法
法相傳自從南天竺國王太子捨榮出家呼為
達摩大師傳佛心印特置十万八千里過来吿
曰吾本来此土傳教救迷情以經得二千来年
真風不替我吳越國大祖世皇崇敬佛法當今
殿下敬重三寶興闡大乘皆是靈山受佛付囑
来大師令公迎請大士歸朝入內道場供養兼
宣下造寺功德以當尊便是彌勒之內蔻寶塔安
大士真身又是令公興偉地久天長古今罕有
播在於四海八方知聞昨者伏蒙聖恩宣賜當

寺住持許聚玄徒敢不寧以焚修勵一心而報
答聖躬許賜從容有事近前時有學人問只如
龍花之會何異於靈山師云化城教一級僧云
与摩則彼彼不相羨也師云前言終不虛施僧
云未審當初靈山合談何法師云不見道世尊
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僧云与摩則不覩王居殿
焉知天子尊師云酌然瞻敬則有分師問僧作
什摩云掃佛身上塵云既是佛為什摩却有塵
僧無對自代云不見道金屑雖貴問古人有言佛
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如何是正法眼師云
金屑雖貴僧云正法眼又作摩生師云也須知
有龍花惜人有人問某甲下山去忽有人問龍
花有什摩消息向他作摩生道師云但向他道
馬鳴龍樹向提下問不二之言請師道師云不

遙摩竭令誰談毗耶理懸于和尚頌無著對文
殊話頌曰清涼感現聖伽藍親對文殊接話談
言下不通好消息迴頭只見翠山嵒師和頌曰
遍周沙界聖伽藍觸處文殊共話談若有門上
覓消息誰能敢道翠山嵒問古人有言塵中之
細細中之塵如何是塵中之細師曰佛病最難
治進曰師還治也無師云作摩不得僧曰如何
治得師云喫茶喫飯

永福和尚嗣雪峯在福州師諱從弇福州閩縣
人也姓陳於雪峯山出家依年具戒密契玄關
遍遊吳楚却復甌閩初住漳南報恩後居永福
閩王欽敬賜紫號超證大師師有時上堂向繩
床一邊立云二尊不並化便歸方丈問教中有
言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如何

是一乘法師云汝道我在這裏為个什摩僧云
与摩則不知古人去也師云雖然如此却不辜
負汝問諸餘則不敢問省要處乞師垂慈師云
不快礼拜更待何時因舉長慶上堂云盡法則
無民永福則不然若不盡法爭得有民有人問
趙州古人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
擇底法趙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云此猶
是揀擇底法州云田舍奴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什摩處是揀擇有人舉問長慶如何是不揀擇
底法慶云還我有異底法來師聞舉云此兩人
揔在揀擇中投僧便問如何是不揀擇底法師
云今日是幾後長慶聞舉云須道超證有親踈
不無他与摩道

福清和尚嗣雪峯在泉州師諱玄訥東國人也

泉州王太尉仰師道德請轉法輪敬奏紫衣問
如何是人王師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如何是
法王師云無手指天無手指地學曰人王与法
王相去幾何師云汝自斷看進云學人斷不得
却請和尚斷師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乱春光
卒未休問如何是菩提師云闍梨失却半年粮
學云為什摩失却半年粮師云只為啚他一斗
米問圓伊三點人皆信靈秀家風事若何師云
靈秀家風也且從是汝家風作摩生學云争奈
學人未現何師云阿誰教你不會
潮山和尚嗣雪峯在吉州師諱延宗泉州莆田
縣人也僧問和尚是咸通前住咸通後住師云
兩頭學人再中問師乃云病鳥栖蘆困魚止泊問
師久修何業而隱此山師云什摩處得這个消

息學人應喏師叱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
争受人謾
惟勁禪師嗣雪峯在南嶽般舟道場生緣福州
永泰縣人也自參見雪峯便契玄旨經遊五頂
南北叢林遍探宗師推為近伯後棲南嶽平生
苦節褱海播名編續寶林鏡燈漩緩防邪論弁
揀釋贊廣流於世楚王欽仰延請出嶽留駐府
迋為教綱之紀綱作祖天之日月住持報慈東
藏奏賜紫衣號寶文大師矣師因讚鏡燈頌曰
偉哉真智士能開方便凑一燈明一躰十鏡現
十身身身相暎洮燈燈作乎因層層身土廣重
重理事渕儼覩微塵佛等逢毗目仙海印從茲
顯帝綱義由詮一塵說法界一切塵亦然五編
十八界弥用躰俱全圓光含鏡像一異不可宣

迷斯無导境無邪法報圓又述象骨偈曰象骨
雄雄舉世尊統盡乾坤是一門詞鋒未接承當
好莫待言教句裏傳擬議終成山海隔擗面渾
機直下全更欲會他涅半孔審細須聽木馬嘶
如躲禪師雄頌曰古曲發聲雄今古唱還同若
論第一拍祖佛盡迷蹤長慶拈問僧只如祖佛
盡迷蹤成得个什摩邊事對云成得个佛未出
世時事黑豆未生芽時事慶云只如佛未出世
時事黑豆未生芽時事成得个什摩邊事對云
其甲到這裏舉不得未審和尚如何慶云成得
个痕縫邊事師又頌曰學道如攢火逢煙且莫
休直得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有人舉問中招慶
古人有言直得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如何是金
星現慶云我道直得金星現也未是到頭在僧

云作摩生慶云遇茶喫茶遇飯喫飯
越山鑒真大師嗣雪峯錢王欽敬賜紫師因覩
寫真有偈曰真之本源須是方圓弥淪不壞實
相無邊恒沙劫數古今現前漚起漚滅空手空
拳此之相負三界亦然師頌三種病人曰盲聾
喑啞恰調高是何境界自擔荷昔日曾嚮玄沙
道笑殺張三李四歌
睡龍和尚嗣雪峯在泉州師号道溥姓鄭福唐
縣人也出家於寶林院依年具戒便參見雪峯
密契玄關更無他往後清源王大尉欽仰德高
請住五峯旋奏紫衣錫號弘教大師矣有時僧
參次于時云莫道空山無可柸對便起歸丈室
有俗官問黃蘗供養主黃蘗和尚驢爲相似上
座作供養主作什摩僧無對却歸舉似黃蘗黃蘗

祖堂卷第十一 十五乇 應招

云道薄人徵甚是難消有人舉似南泉南泉云
池州麻黃蜀地當歸有人舉似師師云泉州葛
布好造汗衫問古人有言含珠不吐誰知有寶
含珠則不問便請吐師云看者甚多弁者甚少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云不是你自己是什
摩問太尉相公送繩床和尚將何報答師云天
津橋上無異路報荅之心性不殊僧云與摩則
相公慇懃師之不謬師云我道毗盧不點頭你
作摩生僧云學人到這裏直得無言可進師云
饒你與摩亦與老師較一堦地問學人乍入叢
林乞和尚指示个入路師良久學人礼拜師云
汝礼拜阿誰學云礼拜和尚師云汝若會即是
汝礼拜汝汝若不會即是礼拜老僧問如何是
古佛心師云我要你不問古佛心問如何是佛

3.107

師云覿面相呈由不識問佛之人焉能委師頌
三種病人曰奇哉大師嘿旨韻善能方便習真
宗為報知音須帶會莫將意句覓来通問教中
有言羅睺羅密行如何是密行師云汝是麼人
爭得委學云和尚還委得也無師云不委學云
和尚為什摩不委師云若委則不密去問教中
有言開方便門現真實相如何是方便門師竪
起拳如何是現真實相師良久學云若不置問
焉委得和尚慈悲師曰也須進步太尉問如何
是摩尼珠師云明日更獻北禪看太尉云非北
禪還有鑒者也無師云臣僧有幸得遇明君又
述示學偈曰瞎眼善解通聾耳却獲功一軀歸
無性六處本来同我今齊舉習方便示汝濃相
傳佛祖印繼續老胡宗匡雪峯問玄沙汝還識

祖堂卷第十一

3.108

國師無縫塔也無玄沙却問無縫塔闊多少高
多少雪峯顧示玄沙玄和尚何得自犯僧問師
玄沙豈不是不諾雪峯師云是也僧云既然如
此請師代雪峯對玄沙師云向後不用修造
佛日和尚嗣雲居在越州師到徑山徑山問伏
承長老獨處一方何得冉遊峯頂師云朗月當
空掛冰霜不自寒徑山云莫是長老家風也無
師云峭峙万重山此中含寶月徑山曰此猶是
文言長老家風作摩生師云今日賴遇佛日師
別申一問隱密全生時人知有道得大省無喜
時人知有道不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昇降處
未審長老親道自道云何道徑山云我家道處
無可道師云如來路上無私曲更請玄音和一
場徑山云任你二輪更互照碧霄雲外不相干

師云為報白頭無限衆此中年少莫歸鄉徑山
云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莫參差師云一
言已定天下四句為誰留徑山云汝道有三四
我道其中一亦無徑山因此偈曰東西不相顧
南北与誰留汝則言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
頌曰遍學窮切抱死屍出身不得病難治任汝
入海常獻寶不如自治鈎輪飛
水西南臺和尚嗣雲居在潭州問祖祖相傳未
審傳个什摩師云不因闍梨舉老僧亦不知
中曹山和尚嗣曹山在撫州師号慧霞姓黄泉
州莆田縣人也自造漕源法席密契玄道更無
他往而居荷玉矣僧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云
不是自家珍僧曰如何是自家珍師云不琢不
成器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曹山不如日佛

出世後如何師云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曹山在裏許僧曰還求出離也無師云若在裏許則求出離

金峯和尚嗣曹山在杭州師諱從志福州古田縣人也自離閩越便造漕源頓契玄猷更不他往初住金峯山後住報恩寺師號玄明禪師僧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云猶是堦下漢僧曰王還知也無師云王不少神問如何是禪師云不動轉如何是道師云不同万物進曰禪与道相去近遠師云近則近遠則遠如何是近則近師云對面弁不得如何是遠則遠師云過於兜率問古人則調絃以弁為希只如熊耳与曹溪以何為驗師云無紋絲進曰旣然如此六葉從何来師云豈是有紋絲那作摩僧云古人還傳也無師云若不傳爭得到今日僧曰旣無紋絲作

摩生傳師云傳是無紋絲僧曰和尚還傳也無師云作摩不傳僧云古人意如何師云曹溪門前力掌直至如今不忘僧曰向後事如何師云千喎万喎

鹿門和尚嗣曹山在襄州師諱真禪問如何是得道底人師云有口似鼻孔僧曰忽有客来將何祗對師云柴户草門謝伱經過

祖堂集卷第十一　　十全

祖堂集卷第十二

石頭下卷第九曹溪第七代法孫

荷玉和尚嗣曹山在撫州師諱匡慧俗姓高福州福唐縣人也出家於羅漢院具戒造曹源司一日叅次曹山乃問師大人還在也無對云在曹山云略要相見還得摩對云請和尚進曹山乃倒臥師便珎重而出于時却来曹山云曹山適来問闍梨与摩祗對曹山是什摩時節但與道與道師云却是相見時節曹山深器之自尒任性逍遥化緣將至初住龍泉後居荷玉於辛亥歲勅詔再三辞免賜號玄悟禪師矣師有時上堂云諸兄弟莫只是走上為言為句滯滯蕩蕩地大難得相應如今欲得省心力摩不如直下休歇去剥却從前如許多不淨心垢附託依解迴頭會汝自家本分事合作摩生着力師有

時上堂良久云須道我好心學人便問如何是和尚好心師云好心無好報師見禾山来僧拈起拂子云禾山還說得這个也無對云非但這个師云辜負禾山作什摩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云若与摩則徒勞側耳也師喚侍者侍者来師云燒火問古人道若記著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云龍泉僧堂未曾鏁僧曰和尚如何師云風吹耳㙮師又時舉起杖云從上来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僧云和尚猶是從頭起也師云更謝相悉問古人道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時人皆云不昧於真宗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云惜取眉毛好師有時示衆云若向這裏通得未是自己眼目又云古人恐與虵畫足眼中生翳復若為問如

何指亦則得不昧於時中師云不可雪上更加
霜僧曰與摩則全國和尚去也師云國什摩雲
嵒掃地次叶寺主問何得自駈駈嵒云有人不
駈駈寺主云何處有第二月嵒提起箒云這个
是第幾月玄沙代云此由是第二月報慈拈問
師忽然放下掃箒時作摩生道師云大家喫茶
去師有頌曰好心相待人必悉開門來去何了
期不如達取同風事我自修行我自知問如何
是客中主師云識取好如何是主中主師良久
僧曰客中主與主中主相去多少師云作麼問
古人道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未審此
理如何師云闍梨何不被毛戴角去僧云直得
与摩還得相應也無師云吾早曾經多劫修不
是等閑相狂惑問作个什摩業稱得南泉路師

云作水牯牛去僧云為什摩如此師云為鞭常
依問有問有答則不當宗風只如宗門中事如
何師良久僧云若不如是争知如此師云也是
半路人問六門未息如何知有師云六門是什
摩問十二時中如何与道相應師云莫造作僧
曰争奈時中何師云時中是什摩問大藏教中
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云是什摩進云如何是
宗門中事師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育王和尚嗣曹山在衡州師号弘通洪州高安
縣人也出家青林寺依年具戒參見曹山曹山
問近離什摩處師云近離明水曹山云作摩生
得到這裏師云遇明則行遇暗則止曹山肯之
自介逍遥雲水後棲衡嶽育王匡化楚王欽仰
三降使人迎請師者不從願處林巒寄安光景

祖堂集卷第十二　三丈　以經

矣師有時上堂云釋迦如来在靈山會上四十
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其甲不避羞恥与諸尊
者共談師頌問云莫錯道者珍重
紫陵和尚嗣花嚴在襄州問如何是毗盧師師
云木馬呼吸和難同被毛戴角終難槩問如何
識得自己佛師云一菜明時消不盡松風韻鸞
悉無人問如何是王子捨王宫出家出世事師
云珠輪曠劫實難窮毛頭滴血終難報師上堂
云古琴普梘目前音誰人和得無絃曲學人對
云千機千湊空王曲無絲古格妙難窮
長興和尚嗣花嚴在鳳翔府周太傅問未審大
師年多少師云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賓
難窮
報慈和尚嗣龍牙在潭州師号藏嶼嶼鎮州人

也初參趙州次礼龍牙密湊玄關便駐湘江更
無他往楚王欽敬請住報慈數揚妙旨賜紫號
匡化大師矣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云心向
汝道什摩問如何是實見處師云絲毫不隔僧
曰與摩則見也師云南泉甚好處去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師云耳裏風雷眼中星月僧云學人會
也師云汝道釋迦老子眉毛長多少
後疎山和尚嗣先疎山在抚州撫州李太傅請
師踞伏以法眼驪珠微妙乃明於佛日心燈祖
印傳来列在於人間得之者瓦礫成金悟之者
醍醐灌頂一乘良玉叮嚀来自於雙林六祖傳
衣血脉廣流於百代只將煩惱便證菩提詎可
智知良難擬議先疎山大師以水中之月物外
談四十餘年百千徒衆曰東者滄溟浩渺岱北

者巘峰齊攀四遠叅尋一言道断令則光流異
地月照別天故踈嶺之蕭條望連雲之霞盖長
老和尚玄珠自曉慧釼方新能令滋想之源便
證真如之地願將法雨普潤人天冀憑家勝之
緣上薦皇王之福幸徒衆請勿阻人心謹疏白
此生踈山也師行脚時到投子投子問近離什
摩處對云近離延平投子云還將得劒来不對
云將得来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
上投子便休去三日後問侍者這个師僧在摩
侍者云去也投子云三十年學騎馬昨日被驢
撲問如何是就事學師云著衣掃地如何是就
理學師云騎牛去穢向上事如何云溥際不収
問如何是聲色中混融一句師云不弁消不及
如何是聲色外別行一句云難逢不可得

禾山和尚嗣九峯在洪州師号无殷福州連江
縣人也姓吴於雪峯山出家繞具尸羅便尋祖
道出離閩越遍歷宗遮而造九峯一言頓契於
心源万水無疑於別月因編十一位集數百言
求者塡門師多祕要師於一日辝往他遊九峯
乃与偈送曰將寶類寶意不殊琉璃線貫瑠璃
珠内外雙通無異逕欝我家園桂一株師初住
禾山次居祥光翠巖於辛亥歲勑賜洪州護國住
持號澄源禪師矣師有時良久云自作自受或
時見僧入門来云患顛那作摩僧便問来審過
在什摩處師云不是蕭逸争取蘭亭師云諸兄
弟且莫二言三語且待禾山与汝證明諸人會
摩大難如今第一不及第二不到須有言語拈
歸話出諸人便有領覽且莫恠葛藤東說西說

祖堂集卷第十二

可不聞釋迦在座上良久衆前指歸其時鶖子出來乃白槌云大衆當觀法王法又云法王法如是佛當時便下坐去諸人道置此一言合校多少亦如闍王請迦葉說法乃受請登坐良久乃下王乃問師以何不爲弟子說迦葉云位崇名重當時亦有紘紘者如今盡會了也你道古人意作摩生八十老翁出場屋還知摩時有人問迦葉當時意作摩生師云不覺時還變蕭然洞庭風又時見僧去還知禾山惡發摩僧便問和尚無端惡發作什摩師云嗔拳不打笑面乃咲云大不容易諸和尚不見他古老接示一開一合便悟此是有情中方便更有靈雲見桃花仰山見天雲此是無情之物應什摩便解令人得入莫成思想底事摩莫嫌古德風根懸鍔相

以觸著則應是與摩根器始得更有歸宗敲鼎豎拳拈布手拋拂子當用無用如啐家之機是池上上之流始得問只如因物便得入意如何師云魚透假一擊龍無變形身又時把住僧云去則住住則死快道快道是汝還具眼摩如今一等是亂說可不聞六祖問讓大師從嵩山來不汚之語與神會和尚本源佛性之理古德配云一人會祖師意一人會大教意諸人道是誰如此解會須是鵝王之作始得汝見華林被潙山問專甲喚作這个銅瓶師叔喚作什摩華林云我終不敢喚作木校潙山乃云與摩則專甲潙山主也且受用具誰不有回什摩如此又如雲嵒問道吾專甲喚作這个草鞋師兄喚作什摩吾云你若喚作草鞋則鞭貿打脊嵒云未審

師兄喚作什摩吾云不可喚作木橛也且道此
處還分也無太不易辨白須是龍精鐵眼始得
問未審此二人同別師云門外不見主入室始
知音諸和尚不是天生自然吾非聖人經事多
知美此个門中也須精礭親近高格者不可斷
言語若是聲聞之輩則有取捨之理若是全妆
一法不取一法不捨娛無偏見皆取来往之次
方知有無若也不通如何弁識一者須自已分
明廣大二者時中行位相資三者博附道友若
無道友向去如何成立豈不見石霜和尚到雲
嵒雲嵒問從什摩處来對云潙山来嵒云你在
潙山多少時對云五六夏嵒云与摩則是山長
對云某甲雖在彼中却不知嵒云他家也非知
非識石霜後到道吾乃舉前緣道吾乃抗聲而

言爭得与摩無佛法身心且看古人什摩處是
無佛法身心處好手亦不奈何恰似叢林兄弟
學處不通只執一問一荅往来言語殊不知亦
有時中問荅分為三般一者現對緣處機縱奪
亦得名為問荅二者亦有擬心是問不續是荅
是藥病之語三者亦有無問之問無說之說這
个宗門正問正荅之路又不可類同事須甄別
若論提掇即是單行若道妆人須承路布乃有
僧問未審此三般分不分師云為物朔緇素誰
知涉路迷師云莫取次好禪師難作須是其人
若不直下當荷得也須三十二十年蘩林淹浸
氣拍漢始得縱不大用現前亦是坯璞豈同八
月冬栽銷什摩霜雪一種萵鷹將去且聽亦清
八耳目東引西證忽因古德光賢便有見處豈

祖堂卷第十一

安

不是疋上不是此下有餘若撥無因果便同謗於般若出佛身血一般此謗亦須區分第一現今不信自已即佛何處生戒壞爛之身得成佛道如此之輩亦同出佛身血喚作破和合僧第二曠大劫来無明相隨習業顛倒便須今日息念歸真壞除生死六根銷落亦得為今時謗謗是毀之異名也始得無問豈不見古徳云無問而自說乃問云有問還說也無師曰有問則不說只如不問還說也無師云若不問時則一切說所以先徳云古人百說而無一問今時百問而無一說盖以明知力未充又有僧問古老如何是百問而無一說答云黒雲靉靆如何是百說而無一問答大青天朗月師云可不聞僧問洞山有問則有答不問不答時如何洞山答云

持齋喫肉羨曹山云喫酒喫肉只如曹山亦置此問於石霜石霜乃對云不折尺師云大難會舉者多弁者少第三知有自己本生父母為有知解却須親過亦喚作大謗不見當時亦有人問南山謗般若底人還有過也無答云作麼無師云不見道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不是過是什麼僧問古人云如人不喫飯未審此理如何師云不見道累劫受飢寒僧云只如古人云不喫飯豈不是不知有謗師云無非論不知有謗直得是知有不肯亦是謗乃問僧汝還會不知有謗麼豈不見古人見座主乃喚座主云是汝身中有佛你還識不座主對云何處得与麼屙屎放尿佛這个是不知有謗大凡出言吐氣不可和泥合水去也夫与人為師匠豈是

祖堂集 卷十二

草草之流且說一種本自真如非同皆降不假
修證何藉劬勞衆聖興不加千人退時難滅既
導其事須賴其人若不通明焉知如理然則二
者既達表裏未亡滯有法之所牽遣無爲之所
束則須泯其能所妄慮俱銷如豁虛空悠然無
寄始得功成德立位稱本情果既將成大事圓
辦始得記位兜率獨尊超乎群品亦如樹菓一
般方爲穩斷守此爲解㦬瘵將凌脫病不粘謂
言無辯一色之義已立雙分之理須知所以劉
陽云一色後如何荅云有人長歡喜有人嗔迫
迫地亦如劝潭云猶兒口裏雀兒飛須此一格
始得餘則不可論也因舉南泉云祖佛不知有
狸奴白牯却知有諸人盡知諸方道出語句皆
行且如今禾山問諸人作摩生是狸奴白牯時

有僧出來對云飢則喫草渴則飲水師云道則
亦不教多但却兩字則可行矣豈不聞古人整
理洞山礼興平興平云莫礼老朽洞山云礼非
老朽興平云他不受礼洞山云亦不要止此一
句錯古人云當時洞山對云亦不曾止看謂
般古人拈起便有緇素莫只与摩籠罩者爭得
所以微細中更須子細始得夫教道太不容易
个个須解主宰始得見向前老宿亦徒云夫沙
門者十二時中一時不得失一時不得背上上
者一機便去中下者落在功勳直須日夜勤苦
乾却心識教無線道直得似他猶是借句僧乃
問如何是借句師云金牌上無名直須向佛未
出世時躰會取僧問出世不出時如何師云与
摩來皆不到僧曰未審還出世不師云諸聖更

祖堂卷第十一　八文

有箄在僧曰只如佛出世為什麼人師云為未薦者僧曰未審佛向什麼處出世師云進身人難得猛利人難得進曰如何是進身事師云事事惣須打過進曰事事惣須打過時如何師云他解傳語進曰未審傳什麼人語師云受他囑不得他聞僧曰和尚教學人承當又如何承當師云直須似目前僧曰承當後如何師云不知有今日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世界崩陷僧曰世界為什麼崩陷師云寧無我身問仰山插鍬意作麼生師云汝問我玄沙蹋倒鍬意作麼生師云我問汝問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師顏師云且向梨闍通一半僧曰為什麼不全通師云盡法則無民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云次到禾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為知已者喫

身僧曰為什麼却喫身師云好心無好報問尊者撥眉擊目示育王時如何師云即今也怎麼僧云學人如何領會師云莫非摩利支山問學人時中息盡境緣未審當歸何處師云落菜旋於地却至始知休僧曰只如旋地知休復何話論師云有截舌之刀無活人之劍問見而不見聞而不聞時如何師云既曉國師須明洞山問雪仲久思為什麼相見無辭師云道且憑目擊知音復是誰僧曰鍾期有韻時又作麼生師云只愛伯牙琴不續文侯志問儒以洗耳為良糧以何為極則云不猒棨枯事瓢提欲為誰僧曰争奈避世何師云不別巢父意由忻許氏能問居士不二之門如何理論則息於後學之疑師云乾時須好去莫待雨淋頭僧曰學人寧待雨

霖頭未審師意如何師云青山憑秀色水碧假
波瀾問無影之言如何詁論師云滿口吐盡已
具知聞問不惜身命底人當求何事師云捨命
將無命無希有所希云既捨命為什摩却無命
師云絶息無来往寧知道已行問大人相逢則
道个醜陋未審和尚相逢道个什摩師云来有
藏殊拙言話又何妨僧曰不妨之事乞師方便
師云不觸當今諱無因断截舌問初登霊嶺已
覺道成為什摩霜林方傳玉葉師云亦有明星
現枝條異琴今僧曰与摩則枝枝不絶去也師
云尋苗縱有路終非解到根問乗羊漸次駕牛
理窮顧視四衢此人還紹得家業也無師云三
車出火宅露地不當頭僧曰既不當頭誰當露

地師云未有蹤曰程終須帶影跡問護明降跡
唯我獨尊明星現時又言成道未審此理如何
師云為物權興世争知涉位馳僧曰涉位興世
猶是今時方便未審還有不降跡者也無師云
不向兜率居雙林難變彩問古人有言擬心則
差況復有言只如不擬又復無言時如何師云
芭蕉重剥後那知自不疑僧曰如何免招此過
師云日從東嶺上月向西嶂流問古人云盲聾
瘖啞此人須救若不救佛法無靈驗未審此人
如何救師云雖有奇特意還須爻自招學人則
甘招未審和尚又如何師云登山知水脉入室
坐温床問古人有言相逢欲相喚脉脉不能語
未審還相喚也無師云似却古人機還同舌頭
倦僧曰与則學人無端去也師曰但莫踏泥何
煩洗脚

寶峯和尚嗣九峯在洪州師号延茂泉州仙遊縣人姓郭出家於三會寺依年具戒更不尋經討論便慕祖門而參見九峯後因一日非時問觀瞩將來全無所有時如何九峯云來欲知此事如風師乃頓息疑情更無他遊於壬辰歲住于寶峯矣師纔昇堂衆集于時有僧問大衆雲集未審師有何賞賚師云不嫌麁弱僧曰便請師云什摩處去來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大衆雲集伏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不舉唱僧云為什摩不舉唱師云為國惜賢問如何是佛師云頭戴中霄月足步一蓮花看他圓成處不如自歸家

光睦和尚嗣九峯在都關師号行修福州福唐縣人也姓林瑞巖山出家依年具戒便離閩越

而造九峯峯纔見師便問近離什摩處對云亦未到和尚此間峯云若是諸方則有二十拄杖師云謝和尚放過峯叱之云參衆去師云若從此契會鄭漈心源遍悉殊方住緣泉石初請住南源時有人問如何是和尚末上一句師云如今覓什摩道曰与摩則學人脚短去也師云猶成亞次問師一接南源巳逾二紀於辛未歲皇帝遐飛紫詔徵赴京都賜慧觀禪師

同安和尚嗣九峯在洪州建昌師号常察福州長溪縣人也姓彭依年具戒便離閩越而參見九峯密契玄關而棲鳳嶺僧問如何是鳳嶺境地師云闍梨則今在什摩處問如何是從上来事師云從上提不起僧曰今日方便又如何師云万人咗不出

汾潭和尚嗣九峯在洪州建昌師号臣悟泉州
仙遊縣人也於保福院出家依年受戒自尋九
峯密旨任性逍遥於辛亥歲請住汾潭矣問香
烟帀地大展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云莫
錯舉似人僧曰与摩則一應如是去也師云還
是勿交涉問六葉芬芳師傳何　葉師云六葉
不相續花開葉不成僧曰豈無今日事師云若
是今日則有僧曰今日事如何師云葉葉連枝
秀花開處處榮
後雲蓋和尚嗣先雲蓋在潭州師号景禪泉州
仙遊縣人也姓田於祥雲山出家依年具戒便
辭閩越而湊瀟湘契雲蓋之真機楚王之欽敬
賜紫號超法大師矣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云四海不曾通問古人有言一塵含法界如何

是一塵含法界師云通身躰不圓如何是九世
刹那分師云繫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的的
意師云万里胡僧不入波瀾
黃龍和尚嗣玄泉在鄂州師諱誨機姓張清河
人也師便達江夏遂後吳朝欽敬賜超慧大師
矣師有時謂衆云有一句子如山如岳有一句
子如透網魚有一句子如百川水為當是一句
為當是三句有人拈問福先古人有言有一句
如山如岳有一句子如透網魚有一句子如百
川水如何是如山如岳底句福先云凡聖近不
得如何是透網魚底句先云汝不肯又爭得如
何是如百川水底句先云乖角千差如何是和
尚一句先云莫錯舉似師問香嚴如何是無表
戒嚴云待闍梨還俗則為汝說師又時云諸和

尚子君王之劒烈士之刃若是君王之劒不傷
万類烈士之刃斬釘截鐵用則不無不得佩著
爲什摩故忠言不避截舌利刃則血濺梵天々
立弥皇時有人問如何是君王劒師云不傷万
類學云佩著如何師云血濺梵天學云大好不
傷万類師打二十棒問明鏡當臺還鑑物也無
師云不鑑物僧云忽然胡漢來時作摩生師云
胡漢俱現大好不鑑物師便打之問如何是寶
餅師云無一物如何是餅中寶師云寫不出學
云大好無一物師便打之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云對
坐盤中弓落盞如何是大不疑底人師云再坐
盤中弓落盞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波斯人笑
手巾
龍光和尚嗣羅山在金陵師号隱微吉州新淦

3·137

縣人也姓楊年八歲於石頭院出家十六於洪
州大安寺具戒十七便慕祖莚入閩初叅見羅
山羅山纔見師器異乃問汝是什摩處人對云
江外人羅山云争得到這裏師云吔吔羅山吒
之師便掛納臺盤泊數載後因一日辝次羅山
於師身上脫下納衣披向縄牀坐云若要去丞
得納衣放汝去師從東邊而向堂中礼三拜從
西邊進前云就和尚請納衣羅山忻然而脫還
師師接得礼謝而出羅山遂拕駐於師云却來
一轉師云不遠辝違和尚則來從此郛會豁介
無疑決第離閩遍歷諸方初住龍泉於辛亥歲
勅旨徵詔赴京賜龍光演法仍錫覺寂禪師矣
大師上堂云曠刼來事只在如今如今事作摩
生識適个消息看有什摩来由有摩有摩諸和

3·138

尚子這个事古今排不到老胡出不出杠師道
什摩還有人与祖師作得主摩時有人纔礼拜
師便云珎重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云則今作
摩生如何通信師云九江路絕僧問國界安寧
為什摩明珠不現師云落在什摩處問如何是
龍泉劍師云不出匣進曰便請師云辰星失度
龍迴和尚嗣羅山在高安師号從盛福州閩縣
人也於長生山出家纔具尸羅便尋祖道參見
羅山頓契玄機出閩而住龍迴僧問梵王請佛
度盡一切衆生尚書今日 殷勤請之請師舉唱
師云處處大陽輝學云与摩則全因今日師云不
礼更待何時師到招慶度上座問羅山尋常道
諸方盡是奧趁餅唯有羅山是一束白餅元從
羅山來却展手云白餅請沙子師擡起手 打兩

掴度上座云將謂是白餅元來也只是趁餅師
師云癡人棒打不死度上座夜間舉似諸禪客
次師近前來云不審度上座云今日便是這个
上座下掴瑠上座云不用下掴但就裏許下取
一轉語師云就裏許也道度上座對無師云是汝
諸人一時縛作一束倒竪不淨處來晨相見珎
重師因天台山遊時初到紫凝衆僧一時出接
師以兩手握杖子云國師本位在什摩處僧對
云上百庵處便是師云与摩語話虛奧却紫凝
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摩生師云西
山日出東山月没問古人因星得悟意作摩生
師以手撥開眉問丹霞燒木佛意作摩生師向
火翠微迎羅漢意作摩生師散花師問羅山少
師先師有聲前一句汝還解舉得全也無僧拈

起納衣角師云汝也未夢見礼眞在師臨遷化時上堂良久云是什麼時也諸上座一百年中只看今日今日事作麼生吾四十年來獨鎮此山常持一劍活人天師却拈起手巾云如今更有統隨供提向他方任展看便擲却有僧問師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提起一足云足下看師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牟尼佛展開雙足放百寶光師却展足云吾今放多少對云昔日靈山今日和尚師以手拔眉云莫不辜負麼

清平和尚嗣羅山在吉州師諱惟曠福州閩清縣人也姓黃於禪林院出家依年具戒而便參見羅山密契玄關更無他往尋離閩嶺而住清平於庚戌歲徵詔赴京賜龍光住止賜號寂照禪師矣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要頭則斫將去

問不歷古今事如何師云落在什麼處古今事如何師云莫亂道

中塔和尚嗣玄沙在福州師諱慧救泉州莆田縣人也出家於龜洋山依年具戒便遇玄沙密契心源更無他往後以閩王欽敬請轉法輪奏賜紫衣矣師有時上堂云古今坦然法尒如是尚麼道還有過也無有人持此語舉似長慶長慶云還得無過麼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云料汝承當不得學云熏多少師云這般底論劫不柰何師問了院主只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眞實人體汝還見這个僧堂不對云和尚莫眼花師云尚麼則斫額望先師未夢見在師上堂云我此間粥飯因緣綵然爲兄弟擧唱宗乘終是不恒如今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爲汝

祖堂卷第十二　十二葉

諸人舉明其事却常亦能究竟又云若從文殊門入者則一切有為土木瓦礫悉皆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則一切善惡音聲乃至蝦蟆蚰蜒助汝發明若從普賢門入者則不動步則到我以此三處亦汝方便如持一隻筯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命還會摩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為究竟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門得入師云入是方便問僧汝豈不是長兄少師對云不敢汝和尚教伊行腳師便失聲云汝和尚是什摩心行師有時云滿眼覷不見眼根昧滿耳聽不聞耳根背二途不瞭只是瞌睡漢曜曰頌見物明明絕見塵聞聲浩浩亦非巨宗師直示無聞見未曉徒勞見月新曰玄封白紙送雪峯雪峯見云君子千里同風其僧

却來舉似玄沙玄沙云為摩則何異於猛春猶寒有人舉似長慶長慶云送書底人還識好惡摩有人舉似師師云送書呈書了退身

仙宗和尚嗣長慶在福州住師諱玭禪師因見羅漢次問古人有言寧作心師不師於心如何是師師以手指之問學人常在昏沈請師警覺師以杖打之云若識痛痒則古佛齊肩師因見溪水云此水得為摩流急僧云啥師云還有脚手也無僧云有師云阿那个是僧以手指之師云用不應時僧却問師師以水噴之師問僧離什摩處對云離淅中師云來此間幾年對云和尚試道看師云汝豈不是今夏在鼓山對云是冬是夏師別云謾村僧則得師問僧汝丑生放得什麼業次對云已前在衆東舉西舉如今無

業可成惣無般次師云如今活業作摩生僧對不中師代云有粥無飰有監無醋問古人有言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請師道師云阿你隨佛僧云為什摩却如此師云汝子細撿點問古人有言夜夜抱佛眠朝朝相共起如何是佛師云汝還信古人摩學人終不敢違背師云汝若信古人叉手申問非佛而誰問夂處沉淪請師拯濟師云你在沉淪幾時与摩則不假沉淪去也師云又与摩去也問非言所及非解所到什摩人能到師云阿誰教你擔枷帶索僧云今日得遇明師批判師云我則与摩批判你到什摩處對云熱則靈原取源寒則燒火圍爐問盡十方世界是解脫門更有疑者如何得入師云我不似汝巧

惡僧云和尚也是慣得此便師云先撩者賤

祖堂集卷第十二



祖堂集卷第十三

石頭下卷第十曺溪第八代法孫

招慶和尚嗣長慶在泉州師諱道匡漢國潮州人也姓李入閩參見怡山密契心源後以泉州王太尉請轉法輪閩王賜紫號法國大師矣師上堂良久云大衆諦聽与你真正舉揚還委落處摩若委落處出來大家證明若無一時謾糊去也時有人問大衆雲集請師真正舉揚師良久云未委誰是聞者云聞者聞如何是聞者師云雀逐鳳飛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招慶筵中誰當視聽師云汝還聞摩僧云与摩則迦葉側耳虛得其名師云更有一著子作摩生學人擬進問師便喝出又時上堂云古人道開門待知識知識不相過招慶今日不惜身命出門相訪還有知音者也無問如何是招慶提宗之

句云不得昧著招慶學人礼拜起師又云不得昧著招慶是瞞汝什摩處是招慶提宗處問凡有言句盡屬不了義如何是了義師云谷向闍梨道還是不了義進曰為什摩如此師云闍梨適來問什摩問師子未乳已前為什摩衆類同居師云不驚進曰只如乳後為什摩毛羽此落師云是闍梨分上事進曰除非師子請和尚道一句師云向与摩時置一問來問諸佛出世普潤含生未審招慶出世如何師云我不敢瞎却汝底問無居止處還許學人立身也無師云於上不是下有餘學云与摩則學人進一步也師云汝也莫口解脫問如何是問師云不与摩來問如何是答師云向你道什摩進曰不問不答時如何師云你亦須別頭好問古佛道

何得到師云亘疑什摩處去學云与摩則學人
退一步師云又是乱走作摩問如何是學人本
来心師云即今是什摩心學云争奈學人不識
何師云不識識取好問此是和尚肉身如何是
和尚法身師以手搭胷進曰与摩則分付去也
師云是法身是肉身問環丹一顆點鐵成金妙
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點師云不點學云為什
摩不點師云不欲得抑良為賤進曰与摩則不
欺於學人去也師云莫閑言語問四方歸崇憑
何道理消得人夫應供師云若有一物所憑一
滴水也難消進曰直得一物不留還消得也無
師云於上不足疋下有餘進曰雖然如此有賞
有罸師云亦要汝委問三界忙忙如何得出師
云不捨一法學云争奈忙忙何師云當直除斷

不肯問如何是与摩去底人師云還与摩問人
摩又云不迴頭問如何是与摩来底人師云還
會摩又云滿面忻歡問如何是不来不去底人
師云向与摩時問將来又云還与摩問人摩問
菩薩如恒沙為什摩不能知佛智師云不見道
唯佛与佛乃能知之又云汝還當得摩學云争
奈不能惻得何師云如許多時什摩處去来問
如何是沙門行李處師云莫教自委進曰還行
李也無師云莫略虛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非
行不行學云如何保任師云汝適来問什摩問
請師不却来情師云雖然如此更待什摩時進
曰擊電之機難為措意師云何假煩詞問目瞪
口呿底人来師如何擊發師云何處有与摩人
學人云如今則無忽有如何師云待有則得進

曰終不道和尚不為人師云真垸鳴聲問如何
是無句中有句師云不道亦不道學人云請師
舉揚師云什摩處去來問古佛之機已有人置
了也未審師意如何師云古佛之機已有人置
了也進曰与摩則造次非宜師乃休去問渾崙
提習學人根思遙迴曲邐慈悲開一線道云這
个是老婆心与摩則悲花剖折已領尊慈未審
從上宗乘如何舉唱与摩須索你親問始得問
疑則遂中作不疑則坐家見離此二途乞師方
便師云來冒將曲与汝離什摩進曰与摩則氷
消瓦解師云動亦你置靜亦你置問如何是眼
處明聲師彈指云看待聾語則落耳根去也云
我道汝須處錯問佛魔不到處來之學人自己
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我道你還信摩學人云

4.5

便請師道師云你話墮也問瞥起便息此人於
宗乘中如何師云因魚止泊病鳥棲蘆宗乘中
不可作与摩語話學云如何是宗乘中事師云
招慶道什摩問如何履踐則得不負當人師云
若求履踐則負當人進曰与摩則任性隨流去
也師云還向你与摩道摩問文殊劍下不承當
時如何師云未是好人學人云如何是好人師
云是汝話墮也問諸緣則不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云寧可清貧長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
是南泉一線道師云不辭向汝道恐較已久有
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七顛八倒師有時
云書前爲得桌負丑生句後投機殊乖道躰僧
便問為什摩却如山師云汝且道從來事合作
摩生問古人有言般若無知遇緣而照如何是

祖堂卷第十三 王文

4.6

過緣而照師乃提起手問古人相見目擊道存今時如何相見師云如今不可更道目擊道存學云与摩則適來已是非次去也師云知過必改問古人有言皮膚脫落盡唯有真實在皮膚則不問如何是真實師云莫是將皮膚過与汝摩問承教中有言正直捨方便方便則不問如何是正直師云方便裏收得摩問常居大海為什摩口裏煙生師云非但大海醍醐亦須吐却僧云与摩則學人不与摩去師云若不与摩去阿誰罪過僧謝師荅話師云更不与你賣狀問不假提綱還有提處也無師云試舉与摩時看僧進曰不可道無提處師云你作摩生學人礼拜師云蝦跳不出斗問教中有言欲行大道莫視小徑未委如何是大道師云行得摩僧云學

人未會乞師進向師云我若与汝進向蹉却汝大道問古人有言閻浮有大寶少見得人希如何是大寶師云見摩僧謝師慈悲師云大小問古人有言未有絕塵之行徒為男子之身如何是絕塵之行師云我若將一住如微塵許与汝受持則不得絕僧云便与摩去還得也無師云汝也莫念頭問古人有言一句了然超百億如何是超百億底句師云不荅汝這个話僧云為什摩不荅師云適來問什摩問古人有言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此是今時昇降處未審向上一路和尚如何示及於學人師云不可道智知識識得僧云与摩則終不錯舉似於人師云你作摩生舉學人云當不當師云此是荅話你作摩生舉僧云和尚与摩道則得師云你作摩

生合殺師問僧你名什摩對云慧炬師便提起
杖云還照得這个也無對云有物則照師云還
見這个摩對云適来向和尚道什摩師云争奈
這个何對云和尚是什摩心行因古時有一尊
者在山中住自看牛次忽遇賊斫頭其尊者把
頭覔牛次見人問只如無頭人還得活也無對
云無頭人争得活其尊者當時抛頭便死師遂
拈問僧尊者無頭什摩人覔牛對云那个人師
云只如那个人還覔牛也無僧無對師代云不可
同於死人
報慈和尚嗣長慶福州住師諱光雲泉州莆田
縣人也於玄沙出家繞具尸羅便參祖道而造
怡山頓曉真心後閩主請住報慈賜紫號慧覺大師
矣師昇座謂衆云某甲道薄人微叨奉皇恩請

命傳持從上祖宗貴得相承不令斷絶今日衆
中還有堪任継踵底人摩出来若是利根底相
投不煩瞬視何況更待歷涉脣鋒方為知有与
摩道也未免拈他諸方明眼人不肯問師承趙
覺鏁口之訣如何亦人師云賴我柱杖不在學
云与摩則深領薫慈師云待我肯汝則得問玄
沙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一會付囑何人師
云且就是你還解承置得摩問不歷諸位如何
与道相應師良久學人罔措師云雖有此問何
異於無問僧問和尚適来拈掇猶是第二機如
何是第一機師良久學人罔措師遂云合消得
汝三拜學云与摩則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云
亦須諱却師入朝皇帝問報慈与聖泉相去近
遠對云若説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皇帝陛下

日應万機是什摩心皇帝云什摩處得心来師
云豈有無心者帝云那邊事作摩生師云請向
那邊問帝云道師云皇帝要謾衆人則不可問
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云更有幾人未聞學云
与摩則不假上来師云不假上来也且從汝向
什摩處會僧云若有所在則辜負和尚師云只
恐不弁精麁師問僧纔有是非紛然失心祖師
与摩道還有過也無對云不可道無師云過在
於何對云合与摩道不師云伱只是擔枷判事
師代云只為自犯嚴條僧進云如何道得免得
此過師云雨順風調極有所濟師問僧靈利參
學与道伴交肩過便得一生不喜見為復賓不
喜見主為復主不喜見賓對云主不喜見賓師
喝之明朝却来云賓不喜見主師又喝師代云

不弁投機則向賓主分上行僧進云只如不喜
見底人合到什摩田地師云藥山道底只是拙
鈍師問僧曰近離什摩處對云近離蓮花師云
古人道不見一相出蓮花汝既離蓮花何煩更
到這裏對云參礼和尚師云汝是奴緣未盡見
婢殷勤師代云遊山翫水来問諸餘則不問請
師盡其機師云不消汝三拜對泉道却僧云与
摩則深領尊慈師云若是別處則拄杖到来學
云和尚豈不与摩師云又是不識痛痒問名言
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指示師云消汝
三拜問得旨不存時如何師云若教更進一步
也是無端僧云与摩則粥飯隨時去也師云式
有人借問汝汝且作摩生向他道僧云今日多
好雨師云合與棒不合與棒學人礼拜問機緣

不刊處由是成瑕翳未委和尚如何師云各問
我我則粥飯僧學云忽遇人問作摩生向伊道
師云遇寒則說寒遇熱則說熱又時上堂云四
方来者從頭勘過勿去處底竹片痛决直是道
得十成亦須痛决過學人便問既是道得十成
和尚為什摩亦將春打他師云不見道一句合
頭語万劫繫驢橛進云与摩則學人更進一步
師云若更進一步亦是乱走人學云在和尚處
學道則得師云若如是竹片猶是到来又時上
堂云古人教向未啓口已前會取今日報慈同
於古人為復不同於古人有明眼漢出来斷看
若有人斷　得摩若斷不得公當仁你便解放
汝亦無用處雖然如此我亦未免　公醒縂在
學人便問不貴上来宗風如何舉師良久僧云

三人處於病全国王饍師云待我肯則得問如一
是和尚磨化師云非但一人更有来者我一個
他道得　云忽有大闡提人来ソ作摩生師
个還問　摩僧云故問又作摩生師云伯
来僧云則令現来師便喝出師問僧甚人
不塞人口作摩生道則塞却人口對云么
好喧師云扶提不扶提對云未却扶提師
語不付前言師代云和尚実茶也未有僧辭師
問脚根未跨門限四目相覷一生便休去更拈
人撿點為復不拈人撿點汝若道得我則提囊
煎茶送汝對無師以杖趁出法堂云這虛生浪死
漢別僧代云亦拈人撿點師云過在什摩處對
云一翳又作摩生師肯之師又問僧見處出一
句人見還有過也無對云官不容針師云不放

祖堂集卷第十三　　大尖　崇範

過過在什摩處對云還與摩也無師云汝與摩
道還解舂得見處出一切人見也未無對師云大
凡行脚人到處且子細好以杖趁出法堂別僧
代第二機云猶是今時置得師上堂衆已集云
靈藥不假多僧便出來咻咻師云我則肯你別
有人不肯僧云只如不肯底人活業在什麼處
師云喫茶喫飯僧云只如與摩人還撿點人也
無師云若是與摩人始解見你病痛其僧不肯
師云汝雖然如此我道理在師舉佛日見夾山
因緣云古人道自己尚似惡家豈況從人得與
摩判斷堪與人為眼為復不堪與人為眼對云
雖然如此猶較些子師云自己尚似惡家為什
摩道較些子對云唯有這个見解師云只如撿
點底人眼作摩生對云遇茶則喫茶師云此人

還撿點人也無對云傳來則不可師云未傳時
作摩生無對師代云喫茶喫飯問教中有言文殊
讃維摩維摩還得究竟也無師云未也猶是教
盡處僧云究竟作摩生師云喫茶喫飯僧云文
殊與維摩還得究竟也無師云自少出家粗識
好惡師問僧喫飯也未對云喫飯了也師云賔
主二家阿那个眼目家長對云請師鑒師云方
木逗於圓孔師又問別僧這个𥘉對作摩生對
云這个不合與摩𥘉對師云闍梨作摩生對云
攙某甲所見兩个惣是瞎漢師云只如判斷底
人還有眼也無對云若無眼爭解與摩判斷師
云作摩生是此人眼對云還恠得某甲摩師不
肯師代云適來與摩判斷還成瞎漢得摩因僧
緯次師問僧你到淅中淅中道伴借問語附機

而不顧舌頭玄而不參且作摩生為報慈知音是汝舌為對他對云終不敢辜負和尚師云看汝平生未脫籠在師代云和尚上堂則隨和尚上堂僧云還有知音分也無師云平生被人請益口似匾擔師問僧離什摩處對云離蓮花在蓮花多少時對云半月來日師云古人道靈利參學与道伴交肩過便得不喜見汝既在蓮花半月來日親得見處作摩生對云專甲雖在彼中只是喫粥喫飯師云好五六百人聚頭喫粥喫飯為復見處一般見處別對云大家擔柴則擔柴大家擣米則擣米師云既然如此何用行脚對云丈長地闊有什摩障㝵師云不道你無道理也須純熟始得同文節道場三更時僧俗俱集於應聖殿前皇帝問師作摩生是納僧本

分事對云若問本分事終不別道皇帝又問還見不師云是甚摩帝再問還見不對云不可更見皇帝別問如何是一切衆生本來心師云不離當位帝云其中事如何對云即心是佛皇帝便礼拜皇帝又別問作摩生是諸大師道不得底事對云臣到這裏緘口則有分別日又於大安殿上集百寮昇殿及兩街僧錄名公大師皇帝問諸佛還有師也無對云佛佛相傳作摩無師皇帝云如何是諸佛師云不過於此皇帝云大師佛法亦無窮無盡對云湛湛之言法海之波瀾浩瀚有何窮盡皇帝遂礼拜皇帝又問佛何不現對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未嘗不現時有兩街首座對御問師本自圓成凝然湛寂和尚對聖人說个甚摩事師云汝

祖堂卷第十三

更聽看首座云那邊事作摩生師云向那邊来商量因師說文殊院是報慈主山僧拈問和尚尋常道祖佛向這裏出頭不得為什摩却以文殊為主師云為他善能揀緇且留与後来僧云未委揀緇時還存也無師云搜出著問古人道国師故邪為什摩宗示達摩師云若見達摩師向什摩處出頭因舉花嚴經普眼菩薩入三千三昧門覓普賢菩薩不見僧便問既是定觀為什摩不見師云只為妄想追求未曉全真僧云只如退一步還得見也無師云若於進前退後則對面千里僧云既然如此為甚摩舉一念想得見普賢師云不聞道繁興大用舉必全真因師看經次僧便問古人道佛教祖教如似冤家和尚為什摩却看經師云見若不見觸事何妨

与摩則超眺盧去也師云亦是傍助摒㡚僧云何妨之義憑何致得師云為你与摩因僧辭師問六根無用底人還有行持佛法也無對云有師云既是六根無用於佛法中作摩生行持其僧叉手進前退後師便喝出云將為是作家者与摩見知更須行脚遇人去好別僧代良久師肯之

龍潭和尚嗣保福在舒州師号如新福州福唐縣人也姓林依靈樫院出家纔具尸羅志慕祖筵而登保福之門密契傳心之旨數年盤泊後因一日辭保福出閩保福云汝出嶺去幾時却来師云待世界平寧則歸省覲福云与摩則与汝个護身符子師云雖然如此憲恐有人不肯保福深器之自介遍遊淮海檀信傾瞻衍倚人

天㡯于禪刹矣師有時上堂良久乃云禮煩則
乱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云汝若領得我
則不怪學云與麽則不煩於師去也師云又須
著棒爭得不煩問省要處乞師指示師云不得
説也聽他問古人道横説竪説猶未知有向上
一關捩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捩子師云賴遇孃
生臂短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云要道有何難
僧云便請師道師云將謂靈利又却不先随師
問僧古人借君臣父子汝還信也無對云今日
勞僧勿心情師去待明朝還祗對也無對云入
叢林久矣師癸巳之冬甲午之春丁卯之月二
十一日示誨遺誡諸徒則以子時便當順示化
世四十一年爲僧二十五夏
福先招慶和尚嗣保福在泉州師諱省僜泉州

仙遊縣人也俗姓阮氏於彼龍花寺菩提院出
家依年具戒先窮律部精講上生酬因雖超於
淨方達理寧固於廣岸因而謂云我聞禪宗最
上何必眉然而失大理遂乃擁毳染尋初見鼓
山長慶安國未凑機緣以登保福之門假息他
遊之路後因一日保福忽然入殿見佛乃舉手
師便問佛舉手意作麽生保福舉手而反掴侶
福却問師汝道我意作麽生師云和尚也是横
身保福云這一橛我自拈取于時而云和尚非
唯是横身福深奇之尋遊吳楚遍歷水雲却旋
招慶之筵竪祕龍溪之旨後以郡使欽師請轉
法輪敕奏紫衣師號淨修禪師矣師初開堂曰
昇座頃間云大衆向後到别處遇道伴作麽生
舉似他若有舉得試對衆舉看若舉得免辜負

上祖亦免埋没後来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个摩況是曹溪門下子孫合作摩生理論合作摩生提唱若欲問向宗乘中置問来時有人始去諮和尚師云白雲千里万里學云承和尚有言向宗乘中置問来請和尚荅師云与摩也可在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今日閩嶺南方如何提接師云會摩僧云与摩則一機啓發四句難逞未委從上宗乘成得什摩邊事師云退後礼拜隨衆上下問昔日靈山會匿王請佛今日招慶太尉迎師人天交接於此隅至理願垂於開演師云莫屈著者闍摩僧云约摩則慈舟已駕苦海何憂師云不敢問昔日梵王請佛蓋為奉法之心今日太尉臨筵如何拯濟師云不是不拯濟還肯也無進云既然如此

今日一會當為何人師云不為老兄僧云為什摩人師云却為老兄問九年少室五葉花開十載白蓮今日如何垂示師云過人作摩生舉僧云与摩則法雨霑霈群生有賴去也師云别時与摩道則得師上堂云某甲東道西道也得只是於人無利益只如達摩大師梁普通八年到此土来向少林寺裏冷坐地時人唤作壁觀婆羅門直得九年方始得一人継續只如他是觀音聖人豈無智辯可不解説法摩只如當時分付二祖是个甚摩意旨二祖於達摩邊承領得个什摩事還有人舉得摩若有人舉得出来奉看若無人舉得大衆側聆待ㄙ甲為衆舉當時事于時衆立願然師云又立珎重問名言妙句盡是教中之言真實諦源請師指示師云喫茶

祖堂集卷十三

十丈

完葉

云僧云与摩則慧日乾坤朗有昧悉皆明師云
向後也須更遇作家問承和尚舉古云師坐真
金地常說真實義迴光而照我今入三摩地
如何是真實義師云覽老兄此一問云与摩則
不異於當時也師云說同說異天与地猶是相近
師上堂臨下堂時云有人問話者出來其時無
人問良久之間師云霜重方知松栢操事難始
見丈夫心弥重師上堂云真實離言說文字別
時行聲盡在敎不在教又上堂云本自圓成不勞
機杼諸上座出手不出手又上堂云古人道擬
心則差抬慶道擬心為什摩却成差時有人出
來叉手而立師肯之又上堂示衆了餉時却言
諸上座看後真看前弥重問南泉道三世諸佛
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只如三世諸佛為什

摩不知有師云只為慈悲利物僧云狸奴白牯
為什摩却知有師云雅思水草別也無求僧云
未審南泉還知有也無師云知則離間繞施
三寸盡落途中不落途中請師指示師云適來
豈不是擣米歸与摩則不虛申此問也師云今
日是真正問不讀非次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
一瓶蕪一鉢到處是生涯僧云与摩則後學之
流皆承覆蔭師云隨衆上下又上堂千時云大
家識取混崘真識取劈破丝土大仙心東西密
相付是混崘是劈破時有人便問承師有言大
家識取混崘真識取劈破(問)如何是混崘師良
久問如何是劈破底師云只這个是僧問古人
道服像雖殊妙機不二如何是不二底妙機師
云你試分看僧云已蒙師指如何保任師云適

来作摩生會僧云是什摩師云若与摩[illegible]著衣
喫飯閑盡令提綱來免受人撿點到別處有人
相借訪如何知音師云茶飯延時僧云与摩則
拈掇無功去也師云府庭過歲春間却来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擾擾忩忩晨鷄暮鍾問從
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云無老兄掃地又爭得問
全身振視為什摩道猶執丸礫師云你還有眼
不僧云若不与摩問爭委得當時事師云汝道
思和尚見知作摩生僧進前叉手師云莫辜負
思和尚僧云思和尚寧不与摩師云衆眼難謾
問諲白衣子相見則且置和尚作摩生相見師
云頭僧云若不是學人拈得和尚怪笑師云汝
適來問什摩學人礼拜師云蝦跳不出斗是汝
不會師有頌曰佛日沖天開[illegible]覺城東際衆

王迴善財五衆承當得鶖子雖逢似不来問巧
妙之說又潑三寸不昧上来若為指示師云義
不責你上来僧云深領尊慈師意如何師云義
則且置汝適　来作摩生學人礼拜師云我適
来龍頭蛇尾是汝不知師有頌曰大士梁天請
誦開始登蓮座講梯迴皇情未曉志公說大士
金剛已講来問普賢心洞曉何不獲圓通師云
因地修心聞力大初心爭可得圓通僧云与摩
則格高難湊洎問普易相應師有時演曰吳坂
當年塔未開宗雲惹發見師迴手携侍履分明
个後代如何密處來問奉密和尚法嗣何人師
云漳水淥沉寧窮浪底云与摩則龍溪一派晉
水今流師云甘言道薄何置辭詞問如何是古
佛師云無金色僧又問如何是今佛師云帶笑

容僧云未審古佛与今佛還分也無師云向汝
道無金色帶笑容僧云說古說今因學人置得
和尚如何師云陽和布令万物唯新府主太尉
問僧衆已蒙師指示弟子進些乞和尚垂慈悲
師云太尉既進步拈愛不可不枉接弟子常龍
日久垂府事多不會乞師方便師云太尉適來
道進步拈廢道不可不枉接太尉還會摩太尉
設礼而退問如何是般若師云是什摩僧云与
摩則因師委得去也師云委得底事作摩生學
云過茶與茶師云太深也
山谷和尚嗣保福在舒州三祖塔住師諱行崇福
州長溪縣人也俗姓鄭氏於彼慈雲出家具戒
至於經論無不憤通律部精嚴長講百法久在
浙江後聞保福匡徒化感乃擁毳摳衣密傳心

印漳州太尉欽仰道風請住禪苑敬奏紫衣數
揚佛事尋離漳浦遠居皇都豐捧天恩賜于岩
矣師初開堂時僧問不貴非次乞師全示云若
教全示更是阿誰又時上堂云雖不在未常不
為諸兄弟若委報恩常為人處許汝出意想知
解五陰身田若不委得猶待報恩開者兩片皮
方是為人保汝未解出得意想知解所以古人
喚作鬼家之活計蝦蟇衣下客汝欲得速疾相
應只如今立地便驗取識取有什摩罪過不然
根思遲迴且須以日及夜究竟將去忽然一日
覷見更莫以少為足更解研窮究竟乃至屠坊
酒肆若鼻若淨若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覷盡教
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更見一法如絲髮許不
是此个事我說為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一法

祖堂卷第十三

是別底法方得圓備到這裏更能䶑擲自由開合不成痕縫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若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劍刺斷天下人疑網一如不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繫與大用現必全真若有一个漢到与摩境界誰敢向汝面前說是說非何以故此人是个漢超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處管乜此人不得兄弟若能如是則不可未得如此直須好与摩取次發言吐氣沉墜却汝無量劫莫到与摩時便道報恩不道珎重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云喫茶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摩生云時寒燒向火舉微迊羅漢意作生云別是一家春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云碓搗磨磨問曹溪一路請師舉揚云莫屈著曹溪

摩与摩則群生有賴云汝也是老鼠與鹽

十文

祖堂集卷第十三

祖堂集卷第十四

江西下卷第一 曹溪第二代法孫

江西馬祖嗣讓禪師在江西師諱道一漢州十方縣人也姓馬於羅漢寺出家自讓開心眼未化南昌每謂衆曰汝今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是故達摩大師從南天竺國來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開悟又數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三界唯心森羅万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汝可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㝵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

故生即不生若躰此意但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㝵當生則不生

有洪州城大安寺主講經講論座主只觀誹謗馬祖有一日夜三更時鬼使來追門寺主云是什摩人對云鬼使來取寺主寺主云啓鬼使某甲今年得六十七歲四十年講經講論為衆成持只觀貪諍論未得修行且乞一日一夜還得也無鬼使云四十年來貪講經論不得修行如今更修行作什摩臨渴掘井有什摩交涉寺主適來道只觀貪講經論為衆成持無有是處何以故教有明文自得度令他得度自解脫令他解脫自調伏令他調伏自寂靜令他寂靜自安隱令他安隱自離垢令他離垢自清淨

令他清淨自涅槃令他涅槃自快樂令他快樂
是汝自身尚乃未得恬靜何能令他道業成持
汝不見金剛藏菩薩告解脫月菩薩言我當自
修正行亦勸於他令修正行何以故若自不能
修」行正行令他修者無有是處汝將生死不淨
之心口頭取辦錯傳佛教誑謼凡情因此彼王
嗔汝教我取去彼中便入刀樹地獄斷汝舌根
終不得免汝不見佛語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
別是故生障㝵不了於自心不能了自心云何
知正道彼由顛倒慧增長一切惡汝四十年來
作口業不入地獄作什摩古教自有明文言語
說諸法不能現實相汝將妄心以口亂說所以
必受罪報但責自嫌莫惡別人如今遠行者也
遲晚彼王嗔吾其第二鬼使去彼王早知如是

次第何妨與他修行其第一鬼使去若與摩則
放一日修行其等去彼中諮白彼王王若許明
日便來王若不許一餉時來其鬼使去後寺主
商量這个事鬼使則許了也某甲一日作摩生
修行無可計不待天明便去開元寺提門門士
去是什摩人對云太安寺主來起居大師門士
便開門寺主便去和尚處具陳前事後五體投
地礼拜起云生死到來作摩生即是乞和尚慈
悲救某甲殘命師教他身邊立地天明了某鬼
使來太安寺裏討主不見又來開元寺覓不得
轉去也師與寺主即見鬼使鬼使即不見師與
寺主也僧拈問龍華只如寺主當時向什摩處
去鬼使覓不得花云牛頭和尚僧云與摩則國
師當時也太奇龍花曰南泉和尚有一日齋後
祖堂卷第十四　芙　石

忽然有一个僧来具威儀便上法堂參師師問
昨夜在什麼處對曰在山下師曰喫飯也未對
曰未喫飯師曰去庫頭覓喫飯其僧應喏便去
庫頭當時百丈造典座却自个分飯与他供養
其僧喫飯了便去百丈上法堂師問適来有一
个僧未得喫飯汝供養得摩對曰供養了師曰
汝向後無量大福德人對曰和尚作摩生与摩
說師曰此是辟支弗僧所以与摩說進問和尚
是凡人作摩生受他辟支弗礼師云神通變化
則得若是說一句佛法他不如老僧師有一日
上禪床纔与摩坐便湊喚侍者便問和尚適来
因什摩湊喚師云老僧在這裏坐山河大地森
羅万像惣在這裏所以嫌他与摩喚侍者云此
是好事和尚為什摩却嫌師云於汝則好於我

則嫌侍者云此是什摩人境界師云此是菩薩
人境界後鼓山舉此因緣云古人則与摩是你
諸人菩薩境界尚未得又故則嫌他菩薩雖則
是嫌但以先證得菩薩之位後嫌也嫌老僧未
解得菩薩之位作摩生嫌他這个事有西川黄
三郎教兩个兒子投馬祖出家有一年却歸屋
裏大人纔見兩僧生佛一般礼拜云古人道生
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是你兩个僧便是某甲
朋友成持老人白犬人雖則年老若有此心有
什摩難大人歡喜從此便居士相共男僧便到
馬祖處其僧具陳來旨大師便上法堂黄三郎
到法堂前師曰咄西川黄二郎豈不是對曰不
敢師曰從西川到這裏黄三郎如今在西川在
洪州云家無二三國無二王師曰年幾云八十

祖堂卷第十四

五雖則与摩箅什摩年歲云若不遇和尚虛過
一生見師後如刀劃空師曰若實如此隨處任
真黃三郎有一日到大安寺廊下便啼哭亮座
主問有什摩事啼哭三郎曰啼哭座主座主云
哭算等作摩三郎曰還聞道黃三郎設馬祖出
家纔蒙指示便契合汝等座主說葛藤作什摩
座主從此發心便到開元寺門士報大師曰大
安寺亮座主来欲得參大師兼問佛法大師便
昇座座主来參大師大師問見說座主講得六
十本經論是不對云不敢師云作摩生講對云
以心講師云未解講得經論在座主云作摩生
云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論在
座主云心既講不得將虛空還講得摩師云虛
空却講得座主不在意便出纔下堦大悟迴来

礼謝師云鈍根阿師礼拜作什摩亮座主起来
霡霂汗流晝夜六日在大師身邊侍立後諮白
云某甲辭和尚左右自看省路修行唯願和尚
久住世間廣度群生伏惟珎重座主歸寺告衆
云某甲一生功夫將謂無人過得今日之下被
馬大師呵嘖直得情盡便散却學徒一入西山
更無消息座主偈曰三十年来作餓鬼如今始
得復人身青山自有孤雲伴童子從他事別人
漳南拈問僧虛空講經什摩人為聽衆對云適
来暫隨喜去来漳南云是什摩義云若是別人
便教収取漳南曰汝也是把火之意師上堂良
久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問如何是佛法
旨趣師云正是你放身命處問請和尚離四句
絕百非直指西来意不煩多說師云我今日無

祖堂集卷第十四

心情不能為汝說汝去西堂問取知藏其僧去
西堂具陳前問西堂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
尚教某甲来問仁座西堂便以手點頭云我今
日可殺頭痛不能為汝說汝去問取海師兄其
僧又去百丈乃陳前問百丈云某甲到這裏却
不會其僧却舉似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師遣
人送書到先徑山欽和尚處書中只畫圓相徑
山纔見以筆於圓相中点一劃有人舉似忠國
師忠國師云欽師又被馬師惑有人於師前作
四劃上一劃長下三劃短云不得道一長不得
道二短離此四句外請師答某甲師乃作一劃
云不得道長不得道短答汝了也忠國師聞舉
別答云何不問某甲有座主問師禪宗傳持何
法師却問座主傳持何法對曰講得四十本經

論師云莫是師子兒不座主云不敢師作噓噓
聲座主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摩法對云師子
出窟法師乃嘿然座主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
摩法對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摩
法座主無對遂辭出門師召云座主座主應若師
云是什摩座主無對師呵云這鈍根阿師後百丈
代云見摩師問僧從什摩處来對云從准南来
師云東湖水滿也未對云未師云如許多時雨
水尚未滿道吾云滿也雲喦云湛湛底洞山云
什摩劫中曾欠少来師明晨遷化今日晚際院
主問和尚四體違和近日如何師曰日面佛月
面佛汾州和尚為座主時講四十二本經論来
問師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宗門中意
旨如何師乃顧示云左右人多且去汾州出門

脚纔跨門閫師召座主汾州回頭應喏師云是
什摩汾州當時便省遂礼拜起來云某甲講四
十一本經論将謂無人過得今日若不遇和尚
泊合空過一生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
竪起拂子對師云只這个為當別更有百丈拋
下拂子僧拈問石門一語之中便占馬大師兩
意請和尚道石門拈起拂子云尋常抑不得已
大師下親承弟子揔八十八人出現于世及隱
遁者莫知其數大師志性慈愍容相瓌奇之下
二輪頭有三約說法住世四十餘年玄徒千有
餘衆師貞元四年戊辰歲二月一日遷化塔在
泐潭寶峯山勑謚大寂禪師大莊嚴之塔裴相
書額左承相譲得與撰碑文淨修禪師頌曰馬
師道一行全金石悟本超然尋枝勞役久定身

心一時拋擲大化南昌寒松千尺
大珠和尚嗣馬大師在越州師諱慧海津州人
也師謂衆曰汝心是佛不用将佛求佛汝心是
法不用将法求法佛法和合為僧躰喚作一躰
三寶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業
清淨名為佛出世三業不淨名為佛滅度喻如
嗔時無喜喜時無嗔唯是一心用無二躰本智
法尒無漏現前如蛇化為龍不改其鱗衆生迴
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
求即同增上慢真空無滯應用無時無始無終
利根先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提性無形相
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性躰本空則是
無邊法身万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即是万
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即是無盡藏能生

祖堂集卷第十四

万法是人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万法同如是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則諸法如義一切世間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有王長史問法師律師禪師阿那个勝師云法師者踞師子座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匡衆啓鑿玄開開般若之妙門等三輪之空際若非龍象蹴踏安敢當人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名利雙行持犯開遮威儀作則疊三翻之羯摩作四果之初因若非宿德白眉安敢造次禪師者掠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没卷舒縱横應物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之深根得現前之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裏惣須惜然有座主問某甲擬問禪師義得不師曰清潭月影任意掠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座主惜然却問禪師說何法度人

師云未曾有法座主云禪師渾如此師却問法師說何法對云講金剛經二十餘座師曰金剛經是誰說對云禪師豈不知是佛說師云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是人不能解我所說義若言經不是佛說即為謗經離此之外為老僧說法師對無師曰其義且置經云若以二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又云若以色見我乃至不能見如來經且置待小時微大德且道那个是如來對云到這裏却迷去師可云講經二十餘座渾不識如來師云如來者則諸法如義大德那得不知法師云若如是則一切皆如師云未是未是法師云經作此說那得不是師云法師如不對云如師云木石如不對曰如師又云汝木石如不對曰無二如師云与摩

則大德共草木何別法師無對乃嘆曰此上人極
難酬對時有俗官問法師何故不信禪法師云
名相易解至理難見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个
是佛師云汝疑那个不是佛指出看行者無對師云
達則遍境是不悟則永乖疎華嚴座主問
禪師何不許青青翠竹是法身欝欝黃花是般
若師曰法身無像對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
黃花而現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也
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
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則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
翠竹還同應物不大德數人拄口無言
百丈政和尚嗣馬大師在江西未覩行錄不決
化緣始終師向僧道汝與我開田了為汝說大
義僧云開田了請師說大義師乃展開兩手有

老宿見日影透過窗問為復窗就日為復日就
窗師云長老房内有客且歸去好
杉山和尚嗣馬大師在池州師諱智堅未覩實
錄不決化緣始終雲嵒見月問師太好月師云
還照也無雲嵒伝却頭師在南泉造第一座南
泉扠生文云生師云無生泉云無生猶是末南
泉行五六步師召云長老南泉迴頭云作摩師
云莫道是末後有人拈問順德南泉道生意作
摩生順德云急水行舟板山道無生意作摩生
德云風若不來樹亦不動無生猶是末意作摩
生德云磨鋒捺刃汝且作摩生迴避嚶南泉意
作摩生德云要擊睺令別旋行持南泉迴頭意
作摩生德云爲王迴旋師子顚呻莫道是末意
作摩生德云妙个出身古今罕有吳國拈問明

祖堂集卷第十四

壹

上座古人當無生不當無生對曰不當無生妄
國云杉山恁作摩生明上座無對明真大師代云
汝試舉看師與南泉向火次南泉問師不用指
東指西李公事直下道将來師便把火筯放下
南泉云饒你与摩猶較王老師一綫道南泉又
問趙州趙州以手作圓相中心一點泉云饒你
与摩猶教王老師一線道雲門聞舉云南泉只
是步步登高不解空裏歩下問如何是本来身
師云舉世不相似師提起蕨菜問南泉這个太
好供養南泉云非但這个百味珎羞他亦不顧
師云雖然如此个个摠須嘗他始得
茗溪和尚嗣馬大師未覩行録不決化緣始終
問如何是修行路師云好个阿師莫作客僧云
畢竟如何師云安置則不敢師有時云吾有大

病非世所醫有人問先曹山古人有言吾有大
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摩病曹山云攢簇不
得底病僧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山云
人人盡有僧云一切衆生為什摩不病山云衆
生若病則非衆生僧云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
云正覓起處不可得僧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
也無山云有僧曰既有為什摩不病山云為伊
惺惺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云
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無洗面僧云學人不會
師云無面可洗
石鞏和尚嗣馬大師在撫州師諱慧藏未出家
時趁鹿從馬大師庵前過問和尚還見我鹿過
摩馬大師云汝是什摩人對云我是獵人馬師
云汝解射不對云解射馬師云一箭射幾个對

曰一箭射一个馬師云汝渾不解射進曰和尚
莫是解射不馬師云我解射進曰一箭射幾个
師云一箭射一群師云彼此生命何得射他師
云汝既知如此何不自射師曰若教某甲自射
無下手處師云者漢無明煩惱一時頓消
師當時拗折弓箭將刀截髮投師出家師後因
一日在厨作務次馬師問作什摩對云牧牛馬
師曰作摩生牧對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
来馬師云子真牧牛師問西堂你還解捉得虛
空摩西堂云捉得師云作摩生捉西堂以手撮
虛空勢師云与摩作摩生捉得虛空西堂却問
師作摩生捉師便把西堂鼻孔拽著西堂作忍
痛聲云太殺拽入鼻孔直得脫去師曰直須与
摩捉他虛空始得有時僧參次師云適來什摩

處去来對云在師曰在什摩處僧彈指而對有
僧礼拜師師云從什摩處來對曰某處来師云
還將得那个来摩對云將得来師云在什摩處
僧彈指兩三下三平和尚參師師架起弓箭叫
云看箭三平擗開胷受師便拋下弓箭云三十
年在者裏今日射得半个聖人三平住持後云
登時將謂得便宜如今看却輸便宜石門拈問
明真作摩生道即得免被嫂作半个聖人明真
便喝云這野狐情石門云奈得也莫弄好手師
有弄珠吟曰落落明珠耀百千森羅万像鏡中
懸光透三千越大千四生六類一靈源凡聖閒
珠誰不羨瞥起心求渾不見對面看珠不識珠
尋珠逐物當時變千般万般況珠喻珠離百非
超四句只這珠生是不生非為無生珠始住如

祖堂巻第十四　十丈　宗播

意珠大圓鏡亦有人中喚作性分身百億我珠
分無始本淨如今淨日用真珠是佛隨何勞逐
物浪波波隱現則今無二相對面看珠識得摩
紫玉和尚嗣馬大師在襄陽師諱道通未覩實
錄不史生緣襄陽廉師于迪相公處分界內凡
有行脚僧捉送無有一僧得命便殺如是得無
數師聞此消息欲得去相公處衆中覓人隨師
送有十來人師須十人恰到界首十人怕了敢
進師猶自入界內軍人見師來便捉著枷送上
師著枷到門外著納衣便上廳相公按劍大叱
便云此這阿師還知道襄陽節度使斬斫白上
摩師云還知道法王不懼生死摩相公云和尚
頭邊還有耳摩師云眉目無障㝵貧道与相公
相見有何障㝵相公便拋却劍著公衣服便礼

拜問承教中有言黑風吹其舡舫漂墮羅刹鬼
國此意如何師便笑于迪相公顏色變異師曰
羅刹鬼國不遠在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迪相
公應喏師云更莫別求相公言下大悟便礼為
師有人舉似藥山藥山云縛殺者个漢僧便問
和尚如何藥山云是什摩僧問如何出三界師
云你在裏許多少時僧云如何得出離去師云
青山不㝵白雲飛
南源和尚嗣馬大師在袁州師諱道明洞山初
到南源便上法堂次師纔望見洞山便云已相
見了也不用更上來洞山便歸堂又去和尚處
便問適來道已相見了也什摩處是与某甲相
見處師云心心不間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洎
錯放過洞山五日後辭師師云有事囑闍梨得

祖堂集卷第十四

摩洞山便礼拜云有什摩事師云多學佛法廣
作利益洞山問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
利益師云一物也不為即是洞山便住兩年矣
百丈和尚嗣馬大師在江西師諱懷海福州長
樂縣人也姓黃童年之時隨母親入寺礼佛指
尊像問母此是何物母云此是佛子云形容似
人不異於我後亦當作焉自後為僧志慕上乘
直造大寂法會大寂一見延之入室師密契玄
關更無他往師平生苦節高行難以喻言凡日
給執勞必先於衆主事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
焉師云吾無德爭合勞於人師遍求作具既不
獲而亦忘喰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言流播寰
宇矣有僧哭入法堂師云作摩作摩僧對曰父
母俱喪請師擇日師云且去明日來一時埋却

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
對云某甲去師云作摩生傳語對云待見西堂
即道師云道什摩對云却來說似和尚師見溈
山因夜深來參次師云你為我撥開火溈山云
無火師云我適來見有自起來撥開見一星火
夾起來云這个不是火是什摩溈山便悟師与
溈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對云有師云在什
摩處溈山把一枝木吹兩三下過与師師云如
蟲喰木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對云某甲
師云汝識某甲不對云分明个師竪起拂子云
汝見拂子不對曰見師便不語有一日普請次
有一僧忽聞鼓聲失聲大笑便歸寺師曰俊哉
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問其僧適來見什
摩道理即便大笑僧對曰某甲適來聞鼓聲動

得歸喫飯所以大笑師便休長慶代曰也是因
齊慶讃問依經解義三世佛怨離經一字即同
魔說如何師云固守動用三世佛怨此外別求
即同魔說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則不問不問不
答時如何答曰怕爛却那作摩師聞舉云從來
疑這个老漢僧云請師道師云一合相不可得
師教僧去章敬和尚處見他上堂說法大礼拜
起来收他一隻履以袖拂上塵倒頭覆下其僧
去到一一依前師指章敬云老僧罪過師行却
時到善勸寺欲得看經寺主不許云禪僧衣服
不得淨潔恐怕污却經典師求看經忘切寺主
便許師看經了便去大雄山出世出世後供養
主僧到善勸寺相看寺主寺主問離什摩處對
曰離大雄山寺主問什摩人住對曰恰似和尚

行却時在當寺看經寺主曰莫是海上座摩對
曰是也寺主便合掌其甲實是凡夫當時不識
他人天善知識又問來這裏為个什摩事對曰
着跡寺主自行跡敎化一切了供養主相共上
百丈師委得這个消息便下山来迎接歸山一
切了後請寺主一禪㭘其甲有一段事要問寺
主寺主推不得便昇座師問寺主正講時作摩
生主云如金盤上弄珠師云拈却金盤時珠在
什摩處寺主無對又問教中道了了見佛性猶如
文殊等既是了了見佛性合等於佛為什摩知
等文殊又無對曰此便被納學禪号為涅槃和尚
便是第二百丈也師有一日夜深睡次忽然便
覺欲得喫湯然侍者亦是睡喚不得非久之間
有人敲門喚侍者云和尚要喫湯侍者便起煎

祖堂卷第十四

湯来和尚處和尚便驚問阿誰教你与摩煎湯来侍者具陳前事師便彈指云老僧終不解修行若是解修行人人不覺鬼不知今日之下被土地覷見我心識造与摩次第師見雲嵒便提起五指云何个而也雲嵒云非也師云豈然乎師有一日法堂裏坐直到四更當時侍者便是雲嵒和尚也三度来和尚身邊侍立第三度来和尚驀底失聲便喚侍者便問和尚適来有什摩事垂師云不是你境界侍者云启師某甲是和尚侍者若不 向某甲說為什摩人說師云不用問不是你問底事無不是老僧說底事侍者云启師百年後要知乞和尚慈悲師云苦殺人老漢未造人在適来忽然憶着菩提涅槃所以与摩喚侍者云启師若也如此如許多時因什

摩說菩提涅槃了義不了義師云分付不著人所以向你道不是你問底事無不是你境界師垂語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来有人云學人道不得却請師道師曰我不辞向你道了後欺我兒孫雲嵒對曰師今有也師便失聲云要我見孫師垂語云見河能漂香象僧便問師見不師云見僧云見後如何師云見見無二僧云既言見見無二不以見見於見若見更見為前見為後見師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師垂語云古人擧一手竪一指是禪是道此語繫縛人無有住時假饒不說亦有口過㤙上座拈問翠嵒既不說為什摩却有口過翠嵒云只為不說㤙上座便撼隣兩口翠嵒却問㤙上座前日与摩祗對不稱上座意旨便請上

祖堂卷第十四

丁亥

座不捨慈悲曲垂方便旣不說爲什摩知有口
過上座擧起手翠蹈五軆投地礼拜出聲啼哭
師敎侍者問第一座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
門中不捨一法是了義敎裏收是不了義敎裏
收第一座云是了義敎裏收侍者却來擧似和
尚和尚便打侍者趁出院問如何是大乘入道
頓悟法師答曰汝先歇諸緣休息万事善與不
善世間一切諸法並皆放却莫記憶莫緣念放
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口無所辯心無所
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猶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
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
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惑自然具足神通
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乱不攝不散
透一切聲色無有滯㝵名爲道人但不被一切

善惡垢淨有爲世間福智拘繫即名爲佛慧是
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揔盡不被繫縛處處
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
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
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起若干
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
有爲無爲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
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逈然無
寄一切不拘去留無㝵往來生死如門開合相似
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
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與世法之所滯心
雖親愛苦樂不干於懷麤食接命補衣寒暑兀
兀如愚如聾相似稍有相親分於生死中廣學
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漂却

祖堂集卷第十四

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則乖理是無求
理求之則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
實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陰界
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則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
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
物以無縛心應一切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
應病與藥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
解脫不師荅曰小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
切解脫問如何是心解脫師荅曰不求佛不求
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
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
名爲解脫無㝵即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汝莫
言有小分戒善將爲便了有恒沙無漏戒定慧
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聾眼

暗頭白面皮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慞惶
未有去處到與摩時整理脚手不得縱有福智
多聞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
返照復不見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
或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轝
光明顯赫爲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爲好境隨
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憖未
定問如何得自由師荅曰如今對五欲八風情
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
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
地獄不能攝也又古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
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鑒覺性自
己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故導師能照破
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

祖堂卷第十四

能任摩得縱今誦得十二圍陁經只成增上慢
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
善事若向理明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卜地之人
不脫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
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
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
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
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
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為金變海
水為蘇酪破須弥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
於無量義作一義自餘化緣終始備陳寔錄勅
謚大智禪師大寶勝之塔

魯祖和尚嗣馬大師在池州師諱寶雲機格玄
峻學徒來參面壁而坐問如何是言不言師云

汝口在什摩處對云某甲無口師云將何喫茶
飯自後洞山代云他不飢喫什摩問如何是諸
佛師師云頭上寶蓋生者不是僧云如何則是
師云頭上無寶蓋南泉和尚到師便面壁而坐
南泉以手拍師背師云你是阿誰泉云普願師
云如何泉云也尋常師云汝何多事南泉有一
日看菜園南泉把石打園頭僧迴頭看是師其
僧具威儀礼拜便問和尚適來豈不是驚覺學
人南泉便蹺足云驚覺則且置任摩時作摩生
其僧無對南泉教僧你去魯祖處到彼中便有來
由其僧辭南泉便去魯祖處師纔見僧來便面
壁坐其僧不在意却歸南泉南泉問到魯祖處
摩對曰到泉曰迴太速乎對曰魯祖和尚纔見
某甲便面壁坐所以轉來南泉便云王老僧初

祖堂集卷第十四　十七丈　異

出世時向你諸人道向佛未出世時躰會尚自不得一个半个是伊与摩驢年得一个半个摩安國和尚拈問雲居魯祖過在什摩處被南泉呵嘖雲居便呵安國出聲啼哭雲居云却成讚嘆安國從此心哭保福拈問長慶魯祖有什摩切峻處拈得南泉此語長慶云退已進於人万中無一个長慶舉此因緣云他家面壁坐有个摸揉處忽然堂堂底坐你向什摩處摸揉僧問龍泉只如怡山与摩道意作摩生泉云持龍得憑

高城和尚嗣馬大師師諱法藏未覩行錄不決化緣終始師有歌行一首古人重義不重金曲高和寡多知音今時志士還如此語默動用跡難尋所嗟世上歧路者終日崎嶇狂用心平坦梅檀不肯取要須登嶮訪樁林窮子捨父遠逝

逝却於本舍絶知音貧女宅中無價寶却將秤賣他人金心無相用還深無常境界不能侵運用能隨高与下靈光且不是浮沉無相無心能運曜應聲應色隨方照雖在方而不在方任運高低揔能妙亦無頭復無尾靈光運運從何起只今起者便是心心用明時更何你不居方無處覓運用無蹤復無跡識取如今明覓人終朝莫謾別求的懃心學近叢林莫將病眼認花針說教本窮無相理廣讀元來不識心了取心識取境了心識境禪河靜但能了境便識心万法都如閻婆影勸且學莫為師不用登高向下窺平源不用金剛鑽鈎刃之中錯下錐向前來莫人我山僧有曲無人和了空無相即法師不用繞羅將作惱可中了大希奇大人幽邃不思議自

家壞却真寶藏終日從人乞布衣取境界妄情
生只如水面一波成但能當境無情計還同水
面本來平應大軀應小軀運用只隨如意珠被
毛戴角形雖異能應之心体不殊應眼時若千
日万像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觀郁得自
輕而退屈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什
方鍾鼓一時鳴靈光運運常相續應意時絶分
別照燭森羅長不斷透過山河石壁間要且照
時常寂滅境自虛不須畏終朝照燭無形對設
使任持浮幻身運用都無舌身意師又集大乗
經音義派通海藏矣

章敬和尚嗣馬祖在長安師諱懷暉姓謝泉州
同安縣人也有僧持錫到遶師三匝振錫而立
師云是是其僧無對長慶代云和尚佛法心何在

此僧又到南泉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南泉云不
是不是風力所轉終歸敗壞僧云章敬和尚向
某甲道是和尚因什摩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則
是汝則不是長慶代云和尚是什摩心行問心
法滅時如何師云耶人無汚徒勞運斤有人舉
似洞山洞山云雖然如此須親近作家始得僧
云此意如何洞山云須運斤始得僧云向什摩
處運斤洞山云不到處師到興善大徹禪師處
禪師問從什摩處來師云從天台來禪師云天
台高多少師云自看取雲居進云盡眼看不見
時又作摩生自代云異於世間師契大寂宗致
緇儒奔趍法會自以道響天庭聞于鳳闕元和
初奉徵詔對位排僧録首座已下聖上顧問僧
首對云僧依夏臘師當時六十夏勅奉遷為座

首對聖上言論禪門法教聖顏大悅懸敬殊常恩澤面臨宣住章敬寺大化京都高懸佛日都城名公義學競集擊難皆如雲師乃大震雷音群英首伏投針契意者得意忘言元和十三年戊戌歲十二月二十一日遷化勅謚大覺禪師大寶光之塔長沙賈島碑銘曰實姓謝稱釋了名懷暉未詳字家泉州安集里無官品有佛位始丙申終乙未

祖堂集卷第十四

祖堂集卷第十五

江西下卷第二西堂第三代法孫

西堂和尚嗣馬祖在虎州師諱智蔵有一秀才
問曰有天堂地獄不師云有又問曰有佛法僧
寶不師云有秀才云但問處盡言有和尚与摩
道莫是錯不師云秀才曾見什摩老宿秀才云
曽見徑山和尚師云徑山向秀才作摩生說云
說一切揔無師云秀才唯獨一身還別有眷屬
不對曰某甲有山妻兼有兩顆血屬師云徑山
和尚還有妻不對曰他徑山和尚真素道人純
一無雜師可云徑山和尚内外嚴護理行相稱
道一切悉無即得公具足三界凡夫抱妻養兒
何種不作是地獄祖濘国什摩道一切悉無若
似徑山聽公道無秀才礼而懺謝焉馬祖遣師
送書到國師處在路逢見天使天使遂留齋次

国驢啼天使驟頭隨師乃舉頭天使便指驢示
師師却指天使天使對無又到國師處國師問汝
師說什摩法師從東邊過西邊立國師云只者
个為當別更有不師又過東邊立國師云這个
是馬師底仁者作摩生師云阜个呈似和尚了
也師曽燒一僧有一日現身覔命師云汝還死
也無對云死也師云汝既死覔命者誰其僧遂
不見自外未覩行録不知終始勑謚宣教禪師
元和正真之塔

鵝湖和尚嗣馬大師在信州師諱大義衢州須
江縣人也姓徐依年具戒禪律俱通礼大寂於
江西一扣秘賾郎然玄悟契心于洪州瘧緣次
上都孝文皇帝詔入内詺請問道德宗朝麟德
殿大筵論義有人問心有也礦劫而𢌿凡夫心

無也剎那而登妙覺師荅曰此乃梁武帝言然心有者是滯有有既有矣安可解脫心無也何人而登妙覺師以群英十号等有為已迷者終不復悟等無為已悟者終不却迷於是群英執伏命曰玄無以比師問諸碩德曰行止偃息畢竟以何為道有人云知者是道師云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智知安得知者是道乎有人云無分別是道師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人云四禪八定是道師云佛身無為不墮衆數安得四禪八定是道耶大師之旨一切法是一切法非於無性無像而有得有喪豈可以一方定趣決為道耶所以不定之辯遣不定之執趣無方之道矣師頌曰

直下識玄旨　羅紋結角是　不識玄旨人　徒勞逐所亦

鵙鵙鳥守空池魚從脚下過鵙鵙惣不知有經論供奉大德對順宗皇帝前問如何是四諦師指聖人云當今是一諦三諦何在大德無對供奉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立禪師荅曰法師只知有欲界無禪不知有禪界無欲供奉云禪界無欲如何是禪師以手空中點一下供奉無對皇帝云只這一點法師尚勿奈何師元和十三年戊戌歲正月二日遷化報齡七十四勅諡慧覺大師見性之塔國相韋厚御碑文

伏牛和尚嗣馬大師在北京師諱自在未覩實錄莫究化緣終始師於少師行脚時頌曰

放汝南行入大津　碧潭深處養金鱗　等閑莫与凡魚伴　直透龍門便出身

小師荅曰

魚龍未變志常存　變了還教海氣渾　兩眼不曾觀小水　一心專擬透龍門

祖堂集卷第十五　二丈

千迴下網終難繫，万度垂鉤誓不天　待我一朝鱗甲備
解將雲雨潑乾坤　小師便是第二伏牛也師有三
个不歸頌曰　割愛辝親異俗迷　如雲似鶴更高飛
五湖四海隨緣去　到處為家一不歸　苦節勞形守法威、
幸逢知識決玄微　慧燈初照昏衢朗　唯報白湘二不歸
峭壁幽岩往復希　片雲孤月每相依　經行宴坐閑無事
樂道逍遙三不歸、
盤山和尚嗣馬大師在北京師諱寶積、未詳姓
氏師有時示衆云心若無事万法不生境絕玄
機纖塵何立道本無躰因道而得名道本無名
因名而得号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
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
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大道無中復誰前後長
空絕際何用量之空旣如斯道豈言哉心月孤

圓光吞万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
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
乃空輪無跡劒刃非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
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禪德可
學中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高峻如石含玉不
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
本無相寻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
難所以古人道靈源獨耀道本無生大智非明
真空絕跡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
增語禪德切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
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旋機不動寂尒無根
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珎重雄大師拈問福先向
上一路古人宗學者徒勞捉影功若道不傳早
傳了不傳之路請師通福先答曰盤屾高提向

上宗興来諸聖舌無功吾師既問不傳箄問當
何愁不為遥問斗頭来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有
量之事龍鬼可尋進曰見四祖後如何師云脫
量之機龍鬼難尋進曰見後為什麼者鳥不来
師荅曰絲在臙歌痒線断一時休師臨遷化時
謂衆云遂有人邈得吾真摩若有人邈得吾真
呈似老僧看衆皆將寫真呈似和尚師盡打時
有一少師普化出来云某甲邈得師真師云呈
似老僧看普化倒行而出師云我不可著汝這
般底向後去別處打風顛去也師平生住持凱
氣嚴整異常海内聞名勑謚澄齋大師真際之塔
麻谷和尚嗣馬大師在蒲州師諱寶徹未詳姓
氏師與丹霞遊山見水中魚師以手指丹霞丹
霞云天然師至明日却問非日意作摩生丹霞

便作卧勢師曰蒼天蒼天師行脚時到三角三
角和尚上堂云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也師
便問承和尚有言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如
何是此事三角云蹉過也師便擒倒禪床三角
和尚便打之問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師便迅云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良久其僧却舉似石霜
此意如何石霜云主人殷懃滞累闍梨拖泥涉水
荳官和尚嗣馬大師在蘄州師諱齊安未詳姓
氏有法空禪師到問師經中諸義師荅了師云
禪師到来貧道惣未得作主人禪師云請和尚
作主人師云日已將晩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
来師明朝令沙弥屈法空禪師禪師應時来師
呵沙弥云這沙弥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来何
故屈得守堂人来僧參師師云汝是阿誰對曰

祖堂集卷第十四
罢
神默

法忻師云我不識汝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師云与我將取那个銅瓶來僧取瓶來師云却送本處安置僧便送本處已再來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師云古佛也過去久矣大中皇帝潛龍之日曾礼為師甚有對答言論具彰別錄勑諡悟空禪師捿真之塔真塔浩瀚非常北有汾州南有鹽官矣

五洩和尚嗣馬祖在越州師諱靈默姓宣常州人也師未出家時入京選官去到洪州開元寺礼拜大師大師問秀才什摩處去云入京選官去大師云秀才太遠在對云和尚此間還有選場也無大師云目前嫌什摩秀才云還許選官也無大師云非但秀才佛亦不著因此欲得投大師出家大師云与你剃頭即得若是大事因

緣即不得從此攝受後具戒有一日大師領大衆出西墻下遊行次忽然野鴨子飛過去大師問身邊什摩物政上座云野鴨子大師云什摩處去對云飛過去大師把政上座耳拽上座作忍痛聲大師云猶在這裏何曾飛過政上座豁然大悟因此師無好氣便向大師說某甲抛却這个業次投大師出家今日並無个動情適來政上座有如是次第乞大師慈悲指示大師云若是出家師則老僧若是發明師則別人是你驢年在我這裏也不得師云若与摩則乞和尚指示个宗師大師云此去七百里有一禪師呼為南岳石頭汝若到彼中必有來由師便辞到石頭云若一言相契則住若不相契則發去著鞋履執座具上法堂礼拜一切了侍立石頭云什

祖堂卷第十五

五文

摩處来師不在意對六江西来石頭云受業在
什摩處師不祗對便拂袖而出纔過門時石頭
便咄師一脚在外一脚在内轉頭看石頭便側
掌云從生至死只這个漢更轉頭惱作什摩師
豁然大悟在和尚面前給侍數載呼為五洩和
尚也後有人舉似洞山洞山云登時若不是五
洩大難得承當雖然如此猶涉途在自後長慶
云嶮淨修禪師拈問僧只如長慶与摩道意作
摩生僧無對自代云恐他認處錯有人拈問漳南
古人道從生至死只這个漢是和尚如何漳南
云地獄祖滓只有人作了也僧云深領和尚尊旨
古人因什摩与摩道漳南云只為這般漢僧云
与摩則忘前失後去漳南云頭上不禿肚裏無
毒僧云貪看天上月忘却掌中燈漳南便失聲

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
可彫啄也無師云你試下手看越州觀察使老
人問師依禪住持依律住持師以偈答曰寂寂
不持律滔滔不坐禪儼茶三兩垸意在钁頭邊
觀察使老人送百柄钁頭師纔見送来把棒趁
出却云我有一柄钁頭平生用不盡誰要你送
来專使却来具說前事觀察使遙申礼拜問此
个門中妙終事如何師云你道目前成来多少
時僧云不會師云我此間無你適来問底僧云
豈無和尚接人處師云待你求則接僧云請和
尚接師云你欠少什摩師元和十三年化緣周
畢澡浴焚香端坐繩床大集僧衆慇懃叮囑
累開俞門徒云妙色真常李元生滅法身圓寂
寧有去来千聖同源万靈一轍吾今示滅不假

祖堂集卷第十五

交

興衰無強勞形須存正念儻遊此命真報我恩
若固違言非吾弟子有人問什摩處去師云無
處去僧云某甲何以不見師云非眼所覩洞山
聞舉云作家師正坐疊掌收光一剎那間便歸
圓寂享齡七十二僧臘三十一沙門志忠撰碑文矣
大梅和尚嗣馬大師在明州師諱法常襄陽人
也荊州玉泉寺受業纔具尸羅學通衆典諳大
小乘經論多聞雖益辯注虛張覺爽情神遊方
訪道聞江西馬大師誨學師乃直造法筵因一
日問如何是佛馬師云即汝心是師進云如何
保任師云汝善護持又問如何是法師云亦汝
心是又問如何是祖意馬師云即汝心是師進
云祖無意耶馬師云汝但識取汝心無法不備
師於言下頓領玄旨遂杖錫而望雲山闕至大

梅山下便有棲心之意不求小許種粮一入深
幽更不再出後因鹽官和尚出世有僧尋柱杖
迷山見其一人草衣結髮居小皮舍見僧先言
不審而言語蹇澁僧窮其由師云見馬大師僧
問居此多少年也師云亦不知多少年只見四
山青了又黃青了又黃如是可計三十餘度僧
問師於馬祖處得何意旨師云即心是佛其僧
問出山路師指隨流而去其僧歸到鹽官處具
陳上事鹽官云吾憶在江西時曾見一僧問馬
大師佛法祖意馬大師皆言即汝心是自三十
餘年更不知其僧所在莫是此人不遂令數人
教依舊路斫山尋覓如見云馬師近日道非心
非佛其數人依鹽官教問師云任你非心非佛
我只管即心即佛鹽官聞而嘆曰西山梅子熟

祖堂卷第十五　七丈　山一

也汝曹可往彼隨意採摘去如是下足二三年
間衆上數百凡應機接物對答如流因夾山与
定山去大梅山路上行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
則非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
生死二人相不肯去到大梅山夾山自問此二
人道阿那个最親師云一親一疎夾山云阿那
个是親師見甚問乃云且去明日来夾山明日
来問昨日未蒙和尚垂慈未審阿那个是親師
云問者不親親者不問有人問塩官如何是西
来意官云西来無意僧舉似師師云不可一个
棺裏著兩个死屍師臨順世時鼯鼠叫師告衆
日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吾今逝矣
師言已掩室来辰化矣括州刺史江勣撰碑文
永泰和尚嗣馬大師師諱靈瑞姓黃衡陽人也

年十一出家於南嶽年十八為沙彌問津於大
寂嘿領心要年二十四進具於雙峯寺却歸大
寂法會貞元一年丙寅歲遊青州州牧張胤請
止龍興寺元和中青州人大飢人多殍仆師脇
不至席視人如傷乃罄富屋俾行檀度繇是緇
名給孤覺垂来下師左脇有肉環卧常右脇占
者曰寔人天師也後尚書薛平待以為師凡二
十三年大化青社故号青州和尚焉及遊襄陽
廉使牛元翼礼重曰入中師子王也請止感通
寺又至荊渚僕射王潛請住永泰寺布金闡道
大展化度大和三年戊子歲六月三日順世春
秋六十九荼毗得舍利五千餘粒塔于郭東劉
軻制碑文勅謚道鏡禪師寶真之塔
東寺和尚嗣馬大師在潭州師諱如會韶州始

興曲江縣人也大曆八年止國一禪師門下後歸大寂衆皆仰德臻湊如林榻為之折時稱折床會也後止長沙東寺大播洪規每曰大寂禪師云世常病好事者錄其語本不能遺筌領意認即心即佛外無別說曾不師於先匠只徇影跡且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貶佛甚矣遂謂于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介方刻舟時号東寺為禪窟丞相崔公胤高其風韻躬問師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為得公云師見性不師曰見性師當時方病眼相公譏曰既言見性其眼奈何師云見性非眼眼病何害相公喜而礼拜更与師到佛殿見雀兒在佛頭上放糞相公問者个雀兒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相公云既有為什摩向佛頭上屙師云他若無因什摩

4.89

不向鷂子頭上屙相公從此礼拜為師自後長慶問云嶮師問南泉近離什摩處對曰近離江西師云還將得馬大師真來不對云將得來師云將來則呈似老僧看對云只這个是師云背後底南泉登時休後長慶云和尚太似不知保福代云洎不到和尚此間師問仰山離什摩處對曰離廣南師曰見說廣南有鎮海明珠還是也無對曰是也師云此珠作摩生對曰白月則隱黑月則現師云還將得此珠來也無對云將得來師云若將來則呈似老僧看對云昨日到溈山溈山和尚就某甲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師一跳撫背云真師子兒真師子兒又云慚愧慚愧老僧不如溈山汝便是溈山弟子也仰山受戒後再到相見纔入法堂師便云已相見了

祖堂集卷第十五

九丈

也不用更上来對去嗔摩相見莫不當摩師便
入法堂閑却門仰山後舉似潙山潙山去子是
什摩心行師長慶癸卯歲終春秋八十時并泉洞
異香馥郁塔于城南故廉使李公翱盡毀近城
塔唯留師塔筆書曰獨留此塔以別賢愚劉軻
撰碑文矣
鄧隱峯和尚嗣馬大師韋州邵武縣人也国南
泉亦衆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我要水不得動
境將水来師便將瓶到南泉前寫出水師国行
至五臺山金剛窟前倒立而逝衆妨聖蚕擬易
冢荼毗竟莫能動先有親妹出家為尼在彼及
請其兄行跡遂近前呵去師兄平生為人不依
法律死後亦不能徇於世情以手推倒衆獲闍
維塔于北臺之頂平生在世唯留一偈曰

獨絃琴子為君彈 松栢長青不々寒 金鑛相和性自別
任向君前試取看
歸宗和尚嗣馬大師在江州廬山師諱智常未
詳姓氏師及与南泉同道神彩奇異時人猜之
合有一人之分師遂以藥熏其眼令赤時人号
為赤眼歸宗和尚焉白舍人為江州刺史頗甚
殷敬舍人參師師捏壁次師迴首去君子儒小
人儒白舍人去君子儒師以捏鎚敲捏板侍郎
以捏挑挑泥送与師師便接了去莫是俊機已
侍郎以不對去不敢師去只有送捏之分有李
万卷白侍郎相引礼謁大師李万卷問師教中
有言須弥納芥子芥子納須弥須弥納芥子時
人不疑芥子納須弥莫成妄語不師却問於國
家何藝出身抗聲對去和尚豈不知弟子万卷

祖堂卷第十五

出身師云公因何誑勑公云去何誑勑師云公
四大身君子長大万卷何處安著李公言下礼
謝而事師馬万卷讃曰出廓送錢嫌不要手提蓑
笠向廬山昔日曾聞青霄鶴 更有青霄鶴不如 師偈曰
歸宗事理絶 日輪正當午 自在如師子 不与物依怙
獨出四山頂 優遊三大路 吹噓飛禽墮 嚬呻衆獸怖
機堅箭易及 影沒手難覆 施張如工伎 剪截成尺度
巧鏤万盤名 歸宗還似土 語密音聲絶 理妙言難措
弃箇耳還聾 取箇眼還瞽 一鏃破三關 分明箭後路
何怜个丈夫 先天為心祖 師有時拈起帽子 問
會摩對曰不會師曰莫怪老僧頭風不下帽子
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云無人能會僧云向者
如何師云有向則乖僧云無向者如何師云誰
求玄旨其僧于時無語師云去無子用功處僧

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有僧云如何
是方便門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
如何是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師敲鼎盖三
下却問子還聞摩云聞我為什摩不聞僧無對師
打之李万卷問大藏教明得个什摩邊事師竪
起拳却問汝還會摩李公對云不會師云者李
公拳頭也不識李公云其甲不會請和尚指示
師云遇人則途中授与不遇人則世諦流布師
為衆曰吾今合說禪諸子摠近前来大衆盡近
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弘誓深如海
歷劫不思議侍多千億佛發大清淨願師又問
阿那个是觀音行師却彈指一下問諸人還聞
摩衆皆云聞師云者一隊漢向這裏覓什摩趂
出了呵呵大笑師入園中見一株菜畫圓相裹

祖堂集卷第十五

却謂衆曰輙不得損著者个衆僧更不敢動著
師于時却来見菜株猶在便把杖趂打呵云者
一隊漢無一个有智慧師問僧從什摩處来對
云某處来師云還將得那个来不對云將得来
師云在什摩處僧以手從頂上擎出呈似師師
擧手抱向後僧無對師云者野狐兒師剗草次有
一座主来相看忽見一條蛇師便钁断座主云
久嚮歸宗元来只是麁行沙門後有人擧問長
慶歸宗钁蛇意作摩生長慶云錯明眞擧似瑫
庵主庵主云把將性命来明真不肯石門代云
專甲在庵中只是劈柴種菜時有江州東林寺
長講維摩經并肇論座主神律問如何是觸目
菩提師乃蹺起一脚示他座主云莫無礼師云
不無礼三个現在座主一任揀取座主不會遂

呈狀於江州陳論判史李万卷李公判云伏以
三乘至教一藏嚴持所載文詞唯窮佛性事態
幽現理實通玄統三教之根源作群迷之依仰
既有辭親弃俗被褐講經經有明文跡無不盡
自是智辯不到謬判三身體解不圓濫轉八識
將智辯智狂用功夫將文執文豈非大錯況師
乃探窮肇論洞達維摩肇有青青翠竹盡是真
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大士有菩提是障能障
諸願此之兩教既非謬詞且師辯菩提之路尚
未分明鬱鬱黃花爭能見性如斯之見何用講
經高座宣揚欺他中下何不自玄究竟擅馳愚
聰抱㧜問禪發言不諦專宿無念觸目相呈理
既共通何不自會只如三个何異法身師鑒了
能略無般若何不頓悟便見無生假相菩提空

有名字信有去身只共一條路換形儀凡心自乱真心了了無字無名見性惺惺何言何說如師只問菩提之處將言對敵埋没達摩來蹤若領辨黑為宗維摩一生受屈師豈不見肇有四不遷之義生有六不空之談乃而偏目之義不于智慧不遷之理永在恒沙軀似瑠璃色如牢豚隨其大小好醜何安即色即空將何言對奇哉空門弟子不會色空却置狀詞投公斷理只如儒教尚有不出户而知一切事不窺牖而知天下明知之為知知之不知為知俱歸智也辯智之義尚以如斯學佛之人何迷佛性見師之自舉意即藏將為業藴無生道弘大覺及乎動用全是凡情詞狀但有誹謗之言出口全乖聲聞之行再三奉勸且自思惟知識不屈於學徒

真如豈隨於言句真見無像其像分明實聽無聲其聲不絶洞達如之真非一切師之不肯再把狀來忽以公窮必無好事聊申一判略表玄猷不出詞鋒安能辯正但執此判將歸寺中集衆聲鍾詮諦真實如若不信再將狀來若也定實便自礼佛一百拜仍更具威儀往彼礼問知識遣羅懺悔衆罪如霜露慧日忽頓消前罪去報慈拈問僧作摩生道則得不屈得古人僧對云道个僧將狀出去報慈云个什摩道理對云若是别人大家與飯

汾州和尚嗣馬大師師諱無業姓杜商州上洛人也初母李氏忽聞空中有言曰寄住得不巳而方娠誕生之夕異光滿室及至成童不為兒戲行必直視坐則跏趺商之緇徒見皆嘆之

無上法器也遂令出家紹隆三寳九歲啓父母依商州開元寺志本禪師禪師授以金剛法華維摩涅槃等經一覽無遺年十二剃落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稟四分律疏一夏肆習便能敷演長講花嚴涅槃等經時謂生肇不泯琳遠再興後聞洪州□・師禪門上首特往瞻礼師身逾六尺屹若立山馬大師一見異之曰魏魏佛堂其中無佛師礼而問曰三乘至教粗亦研窮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伏願指示馬大師曰即汝所不了心即是更無別物不了時即是迷了時即是悟迷即是衆生悟即是佛道不離衆生別更有佛也亦如手作拳拳作手也師言下豁然大悟涕淚悲泣白馬大師言本將謂佛道長遠懃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

相本自具足一切万法從心化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馬大師云如是如是一切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是故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竟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為坐此則諸佛如來住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即是住空寂舍坐法空座擧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大師直造寶所不捿化城於元和皇帝御宇三年兩度詔請師辭病不赴至穆宗即位重降旨使曰此度聖恩不並常時師笑云貧道有何德累煩聖主行則行矣道途恐殊乃作行次剃髮沐浴至中夜告徒弟等云汝等見聞覺知之性与虛空同壽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是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言已跏趺奄然而化長慶三年癸丑歲十二月二十一日荼毗塔于城西勅謚大達禪師澄源之塔汾州刺史楊潛撰碑文

大同和尚嗣馬大師師諱廣澄未覩行錄不決化緣終始問如何是玄師云返去如何是玄中又玄師云不返去

金牛和尚嗣馬大師師尋常自作飯供養衆僧將飯來堂前了乃撫掌作舞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後有僧舉問長慶古人撫掌大笑意作摩生長慶云太似因齋慶讚僧問洞山撫掌大笑是奴兒婢子不洞山云是僧云向上事請師道指洞山云𢘅未曾見你問在僧云只今現問洞山云出這奴兒婢子

龜洋和尚嗣馬大師師諱無了俗姓沈莆田縣

壺公宅塘人也七歲出家君挈白之壺院遠視院之如家十八落髮清源靈泉寺受具好遊山水院之北樵株而無住師乃振錫而行過六眸巨龜須臾而失乃結庵居有一麈被虎逐來師以杖約住其虎後号龜洋也續有一僧近從鍾陵至舉馬大師意旨師曰吾得馬大師之旨臨遷化時垂訓有偈曰八十年來辯東西 如今不要白頭公 非長非短非大小 還與諸人性相同 无來無去兼無住 了却本來自性空 偈畢儼然而寂塔于正堂後二十載塔下有水淹浸乃發看見師全身水中而浮閩王聞之將輦取於府庭供養擬造塔安置士庶瞻敬師放氣閩府皆聞閩王乃焚香啓告如若却復故山乞收氣師乃放香氣閩廓皆聞禮當時厚宣什物仍安存現在本塔

祖堂集卷第十五

陳禪師同住師諱慧忠仙遊縣人也俗姓陳九歲
詣龜洋慈出家剃度後便遊方遇庵和尚問離
自何方師云六祖峯庵還具六通不師云忠非重
瞳便復故山遇會昌沙汰遁而幾年五六年後
宣宗中興詔曰吉之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籙成
佛沙彌不具戒遂乃而不粒不宇而禪於山門
人葬于沈洋師塔東隅二百步士庶皆云龜洋
二真至今香燈不絕祈禱靈應不少矣是黃滔
先輩製碑文
黑㵎和尚嗣馬大師在洛京問如何是密室師
云截耳卧街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以手提胸
問魔藏和尚嗣馬大師師常提杈子每見僧來
著頂便杈云那个魔魅教汝出家那个魔魅教
汝受戒那个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亦杈下死道

不得亦杈下死速道速道其對和便打趁出
龐居士嗣馬大師居士生自衡陽因問馬大師
不與万法為侶者是什摩人馬師云待居士一
口吸盡西江水則為你說居士便大悟便去
庫頭借筆硯造偈曰十方同一會各各學無為
此是選佛處心空及第歸而乃駐跡參承一二載
間遂不變儒形心遊像外曠情而行符真趣渾
跡而卓越人間寔玄學之儒流乃在家之菩薩
初住襄陽東巖後居郭西小舍唯將一女扶侍
製造竹漉籬每令女市貨以遣日給平生樂道
偈頌可近三百餘首廣行於世皆以言符至理
句闡玄猷為儒彥之珠金乃緇流之寶略陳
一二餘不盡書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
亦不管無亦不居不是賢聖了事凡夫又偈曰

看經須解義 解義始修行 若悟了義教 即入涅槃城
如其不解義 多見不如者 縱令廣占地 心牛不肯耕
田田皆是草 稻從何處生 又偈曰 易復易 即此五
蘊有真智 十方世界一乘同 無相法身豈有二 若捨
煩惱覓菩提 不知何方有佛地 又偈曰 無人無勝奈施
無疑勝坐禪 無嗔勝持戒 無念勝求緣 盡見凡夫事
夜來安樂眠 寒時向火坐 火定本無煙 不怕黑暗女
不求功德天 任運生方便 皆同般若船 若能如是學
功德實無邊 又偈曰 此人嫌麁老 麁老不嫌他
開門待知識 知識不來過 一丸療万病 不假藥方多
又偈曰 心若如神自靈 不服藥病自除 病既除
自見蓮華 如意珠無勞辛苦驅驅 智者觀財色

了知如幻虛無 貪支身命相勸學 如如時至移
庵去無物可盈餘 又偈曰 貪嗔不肯捨 徒勞讀經文
看方不服藥 病從何處除 取空空是色 取色色無常
色空非我有 端坐覓家鄉 又偈曰 人有一卷經
無相復無名 無人能轉讀 有我不能聽 如能轉讀得
入理契無生 非論菩薩道 佛亦不安成 居士臨遷
化時 令女備湯水 沐浴著衣 於床端然跌坐 付
囑女已 告曰 你看日午則報來 女依言看 三報
云 日當已午 而日蝕陽精 居士出看 有任摩事 遂
起來自看 其女尋則據床端然而化 父迴身之
女後哉 吾說之在前 行之在後 三日此居士 隔七
日而終矣

祖堂集卷第十五

十七

祖堂集卷第十六

江西下卷第三曹溪第三代法孫

南泉和尚嗣馬大師在池州師諱普願姓王新
鄭人也母孕之時不喜葷血至德二年投密縣
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後參大寂密掌靈符池
陽宣城廉使陸亘請下礼事大弘真教師垂上
堂云近日禪師太多生覓一个癡鈍底不可得
阿你諸人莫錯用心欲體此事直須向佛未出
世已前都無一切名字密用潛通無人覺知與
摩時體得方有小分相應所以道祖佛不知有
狸奴白牯却知有何以如此他却無如許多般
情量所以喚作如如早是變也直須向異類中
行八如五祖大師下有五百九十九人盡會佛
法唯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只會道直至
諸佛出世來只教人會道不為別事江西和尚

說即心即佛且是一時間語是止向外馳求病
空拳黃葉止啼之詞所以言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如今多有人喚心作佛認智為道見聞覺
知皆云是佛若如是者演若達多將頭覓頭設
使認得亦不是汝本來佛若言即心即佛如兔
馬有角若言非心非佛如牛羊無角你心若是
佛不用即他你心若不是佛亦不用非他有無
相形如何是道所以若認心決定不是佛若認
智決定不是道大道無影真理無對等空不動
非生死流三世不攝非去来今故明暗自去来
虛空不動摇万像自去來明鏡何曾鑒阿你今
時盡說我修行作佛且作摩生修行但識取無
量劫來不變異性是真修行有人拈問三世諸
佛為什摩不知有師云爭肯你喃喃進曰狸奴

白牯為什摩却知有師云似他即會師又時謂
衆曰會即便會去不會即王老師罪過師初住
菴時有一僧到師向僧云某甲入山去一餉時
為某送茶飰來其僧應喏其僧待師去後打破
家具殺却火長伸瞌睡師小時歸見僧睡師向
他身邊伴睡其僧便起發去師後住得數年謂
衆曰我初住菴時有个靈利僧如今却不見師
問僧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對云有師云是
阿誰對曰良欽師曰居何國土僧無對曹山代云
若与摩不是良欽報慈代云若与摩則自出來
相訪長沙代云居常寐光土師有時云我行脚
時有一个老宿教某甲道返本還源意禍事也
我十八上解作活計三乘十二分教因我所有
如今我向三乘十二分教且不是所以解修行

底人不落因果不解修行底人落他因果陸亘
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專甲身也無
師云分明記取已後舉似作家千頃寺院主到
師問汝和尚在日如許多債負教什摩人還院
主無對師代云教和尚一時還却道吾代云把將
來石霜代云他無人天懼什摩債負師欲順世
時向第一座云百年後第一不得向王老師頭
上污第一座對云終不敢造次師云或有人問
王老師什摩處去也作摩生向他道對云歸本
處去師云早是向我頭上污了也却問和尚百
年後向什摩處去師云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
水牯牛去第一座云某甲隨和尚去還許也無
師云你若隨我銜一莖草來僧問逍遙如何是
一頭水牯牛逍遙去一身無兩役進曰如何是

銜一莖草来道遥云新舊濟不得僧云還許學人承當也無道遥云你若承當銜鐵負鞍又僧問曹山只如水牯牛成得个什摩邊事曹山云只是飲水喫草底漢僧云此莫便是沙門邊事也無曹山云此是沙門行李處不是沙門邊事僧云如何是沙門邊事曹山云不見有祖佛遥日如何是沙門行李處曹山云常在壑中又問如何是沙門相曹山云盡眼看不見僧云還被搭也無曹山云若被搭則不是沙門相如何是沙門行李處曹山云頭上戴角身上被毛僧云此人得什摩人力曹山云終日得他力只是行不住僧云此人以何為貴曹山云頭上不戴角身上不被毛又問沙門行与行李處是一是二曹山云亦一亦二如何是一曹山云殺佛殺祖

如何是二曹山云被毛戴角又問從凡入聖則不問從聖入凡時如何曹山云成得个一頭水牯牛如何是水牯牛曹山云朦朦朣朣地僧云此意如何曹山云但念水草餘無所知僧云成得个什摩邊事曹山云只是逢水喫水逢草喫草又問如何是一頭水牯牛曹山云不證聖果如何是銜一莖草来曹山云毛羽相似師又時拈起毬子問僧那个何似這个對云不似師云你什摩處見那个便道不似對云若約某甲見處和尚亦須放下手中物師云許你具一隻眼洞山代云若見則似他去師行脚次問村路此路到什摩處村公對云脚下底是什摩師云到岳不村公如許多時又覓在師云有茶不對云有師云覓一垸茶得不對云覓則不得但来師

亦泉曰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買僧對云某甲要
買師云他不作賤亦不作貴你作摩生買僧無對
安國代云与摩則囑專田去也問師歸丈室將
何指南師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失却火作
摩生是失却牛師云未問已前會取作摩生是
失却火師云但知就人覓取問祖祖相傳合傳
何法師云一二三四五師問陸亘太夫十二時中
作摩生對云寸絲不掛師云堪作什摩夫云什
摩處有過師云還聞道有道之君不納有智之
臣問牛頭未見四祖百鳥銜花供養時如何師
云只為步步踏佛堦見後為什摩不來師云直
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在師与歸宗同行
二十年行脚煎茶次師問從前記持商量語句
已知離此後有人問畢竟事作摩生歸宗云這

一片田地好个卓庵師云卓庵則且置畢竟事
作摩生歸宗把茶銚而去師云某甲未喫茶在
歸宗云作這个語話滴水也消不得有人問和
尚住此間來還見作家也無師云作家則不見
兩个石牛鬪入海直至如今不得迴有人拈問
龍花只如南泉与摩道意作摩生龍花云誰敢
向這裏出頭師持錫到韶州刺史問十二種頭
陁和尚是第幾種師乃振錫一下刺史再問師
云大鈍生師敲繩床謂衆云大衆共他語話對
云却請和尚共他語話師云我不共他語話僧
云為什摩不共他語話師云不辞共他話話恐
他不解語師又時日若是文殊普賢昨夜三更
各打二十棒趁出院了也趙州對云和尚合喫
招少棒師云王老師有什摩罪過趙州礼拜出

去師謂趙州云江西馬大師道即心即佛老僧這裏則不与摩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与摩道還有過也無趙州礼拜出去趙州在樓上打水師從下過趙州以手攀欄縣脚云乞師相救師踏道上云一二三四五趙州云謝師指示南泉山下有僧住庵有人向他道此間有南泉近日出世何不往彼中礼拜去庵僧云任你千聖現我終不疑得有僧舉似師師令趙州看他趙州到庵便礼拜起来從東邊過西邊立從西邊過東邊立此僧揔不動趙州又拔破蕪其僧亦不動趙州歸舉似師師云我從来疑他師問黄蘗笠子太小生黄蘗云雖然小三千大千世界揔在裏許師云王老師你黄蘗無對後有人舉似長慶長慶代云欺敵者亡保福代曰洎不到和

尚此間有人問日三身中阿那个最尊師云三隻投子擲下失却一个有僧問古人道摩尼珠人不識如来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来藏師云王老師共你与摩来去是藏進曰不来不去時如何師云亦是藏如何是珠師喚僧僧應諾師云去你不會有人到歸宗歸宗問從什摩處来對云從南泉来歸宗云有什摩佛法因緣對云和尚上堂告衆曰夫沙門者須行畜生行若不行畜生無有是處歸宗沉吟底僧便問只如南泉意如何歸宗云雖然畜生行不受畜生報其僧却歸舉似師師云實与摩道摩僧云實也師云孟八郎又与摩去趙州問知有底人向什摩處休歇去師云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趙州云謝和尚指示問如何是菩薩意百師云黒如

添僧云眼在何處師云明如日僧辭時問學人
到山下有人問著和尚近日如何作摩生秪對
師云但向他道解相撲僧云作摩生相撲
師答云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摩
處云如今已生也鼻孔在什摩處潙山別云則
令阿那个是鼻孔有僧在師身邊叉手立師云
太俗生僧又合掌師云太僧生僧無對問十二時
中以何為境師云何不問王老師僧云問了也
師云還渞与你為境摩師見院主遂喚院主便
從前叉手而立師云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
說法優填王思佛故敎目連神通三轉攝匠人
往彼彫得三十一相唯有梵音相彫不得院主
便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僧見雀兒啄
生問師為什摩得与摩位師便脫鞋打地一下

僧云和尚打地作什摩師云趁雀兒師問院主
忽有人問王老師什摩處去你作摩生道院主
無對盲山代云但道作摩踈山代云待有去處則
向和尚道問如何是涅槃師云清猶清急猶急
浮沙何處停僧拈問如何是清猶清師云混他
一點不得如何是急猶急師云轉目看不見如
何是浮沙何處停師云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
師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黃蘗
云不依一物師云莫便是長老家風也無蘗云
不敢師云漿水錢則且置草鞋錢敎阿誰還師
又問長老什摩年中受戒蘗云威音王佛同時
受戒師云威音王佛是我兒孫黃蘗却問和尚
什摩年中受戒師云這後生莫礼黃蘗無對師又
問白銀為地黃金為壁此是什摩人居止處蘗

祖堂集卷第十六 第六丈 郎

云聖人居止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什摩處藥云
我則道不得師云王老師却道得藥云便請道
師云王老師罪過師共歸宗行次歸宗先行師
落後忽見大蟲草裏出師怕不敢行便喚歸宗
歸宗轉来一喝大蟲便入草師問師兄見大蟲
似个什摩歸宗云相似苗兒師云与王老師猶
較一線道歸宗却問師弟見大蟲似个什摩師
云相似大蟲道吾到南泉師問曰闍梨名什摩
道吾對云圓智師云智不到處作摩生道吾對
云切忌說著師問曰灼然說著則頭角生也却
後三五日問道吾与雲喦相共在僧堂前把針
師行遊次見道吾依前問智闍梨前日道智不
到處切忌說著說著則頭角生也如今合作摩
生行李道吾便抽身起却入僧堂內待師過後

却出来雲喦問道吾和尚適来問何不祇對道
吾云師兄得与摩靈利雲喦却上和尚處問適
来和尚問智師弟這个因緣合作摩生祇對師
云他却是異類中行雲喦云作摩生是異類中
事師云豈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說著說著則
頭角生喚作如如早是變直須向異類中行雲
喦亦不先陁道吾念言他与藥山有因緣矣便
却共他去藥山藥山問闍梨到何處来喦云此
迴去到南泉来藥山云南泉近日有什摩方便
示論學徒雲喦舉似前話藥山云汝還會他這
个時節也無雲喦云某甲雖在他彼中只為是
不會他這个時節便特歸来藥山大哭雲喦便
問作摩生是異類中行藥山云我今日困汝且
去別時来喦云某甲特為此事歸来乞和尚慈

悲藥山 云闍梨且去明日僧今日身躰痛別時却來
雲嵒礼拜了便出去道吾在方丈外立聽聞他
不領覽不覺知爽舌得血却後去問師兄去和
尚處問因緣和尚道个什摩嵒云和尚並不為
某甲說道吾當時佢頭不作聲在後各在別處
住至臨遷化時見洞山密師伯來道吾向師伯
說雲嵒不知有這一則專我當初在藥山時悔
不向他說雖然如此不違於藥山之子道吾却
為師伯子細說此章師問僧什摩處去對云山
下去師云第一不得謾王老僧對云終不敢謾
和尚師遂將瓶瀉水云是多少僧對無師代云非
師本有文云非和尚境界保福代云和尚爲他
一斟米失却半年粮師問黃蘗去什摩處對云
擇菜去師云將什摩擇黃蘗竪起刀子師云只

解作客不解作主自代云更覓則不得有僧拈
問長慶与古人作主如何道長慶便咄之僧拈
問順德南泉見黃蘗去什摩處意旨如何順德
云也是黃蘗招致得僧云只如黃蘗後与摩極
對南泉還得也無德云且自什則得僧云只如
對南泉作摩生道德云汝作南泉來僧云將什
摩擇德放下刀師有一日法堂上坐忽然喝一
聲侍者驚詐上和尚處看並無人大師日汝去
涅槃堂裏看有一僧死也無侍者到於半路逢
見涅槃堂主著納衣走上來侍者云和尚敎尋
甲看涅槃堂裏有一人死也無堂主對日適來
有一僧遷化特來報和尚兩人共去向和尚說
傳騰之間更有一人來報和尚云適來遷化僧
却來也和尚問其僧病僧道什摩其僧云要見

祖堂卷第十六 第八丈 得伊

和尚師便下涅槃堂裏問病僧適来什摩處去
来病僧云寘〻去来師曰作摩生僧云行得百
里地脚手疼痛行不得又渴水忽然有玉女喚
入大樓臺閣上某甲行之辛苦欲得上樓閣始
上次傍有一个老和尚喝某甲不許上纔聞喝
聲則便驚訝抽身仰倒今日再得見和尚也師
喝噴云可謂好樓閣若不遇老僧泊入火客屋
裏道猪從此後其僧修福作利益日夜不停直
到手指三分只有一分底年到七十後坐化而
去也呼為南泉道者也有一日其道者提藍子
摘梨盛藍次師問藍裏底是什摩道者便覆却
藍子僧拈問龍花六如道者覆却藍子意旨如
何龍花云闍梨舉一不圓有講經論大徳来參師
師問教中以何為躰對云如如為躰師云以何

為極則對云法身為極則師云實也無對云實
也師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也作摩生是躰大徳
無對因此索上堂云今時學士類尚辯不得豈得弁
類中異類中異尚　弁　不得作摩生辯得異中
異喚作如如早是變也直須向異類中行趙州
和尚上堂舉者个因縁云這个是先師勘茱萸
師兄因縁也有人便問如何是異中異趙州云
直得不被毛不戴角又勿交涉師大和八年甲
寅歳十二月二十五日遷化春秋八十七僧夏
五十九矣劉軻撰碑銘矣淨修禪師讚曰出世
南泉為大因縁猫牛委有佛祖窣傳高提線道
異却言詮趙州入室其誰踵焉
潙山和尚嗣百丈在潭州師諱靈祐福州長溪
縣人也姓趙師小乘略覽大乘精閱年二十三

祖堂卷第十六　第九丈　奋

乃一日歎曰諸佛至論雖則妙理淵深畢竟終未是吾捿神之地於是杖錫天台礼智者遺跡有數僧相隨至唐興路上遇一逸士向前執師手大笑而言余生有緣老而益光逢潭則止遇潙則住逸士者便是寒山子也至國清寺拾得唯喜重於師一人主者呵責偏黨拾得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不同常矣自尒尋遊江西礼百丈一湊玄席更不他遊師有時謂衆曰是你諸人只得大識不得大用有一上座在山下住仰山自下來問和尚与摩道意作摩生上座云更舉看仰山舉未了被上座踏倒却歸來舉似師師咍咍而笑師与仰山語話次師云只聞汝聲不見子身出來要見仰山便把茶樹搖對師云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却問某甲則任

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未得其用師云子与摩道放你二十棒師問道吾見火不吾云見師云見從何起道吾云除却行住坐臥更請一問有僧礼拜師師作起勢僧云請和尚不起師云未曾坐不要礼僧云某甲未曾礼師云何故無礼師臨遷化時示衆曰老僧死後去山下作一頭水牯牛脇上書兩行字云潙山僧某專甲与摩時喚作水牯牛喚作潙山僧某專甲若喚作潙山僧又是一頭水牯牛若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某專甲汝諸人作摩生後有人舉似雲居雲居云師無異号曹山代云喚作水牯牛師有時与仰山淨瓶仰山纔接師乃縮手云是什摩仰山云和尚見什摩師云你若任摩因何更就我覓仰山云雖然如此人

祖堂卷第十六　第十丈

義辿中与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李〻師過爭瓶与仰山又問如何是西来意師云太好燈籠仰山云莫只這个便是也無師云這个是什摩仰山云太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見師与仰山行次師指枯樹子云前頭是什摩仰山云只是个枯樹子師指背後挿田公云這个公向後亦有五百衆隱峯到潙山於上座頭放下衣鉢師聞師叔来先具威儀来相看隱峯見師来便倒佯睡師歸法堂隱峯便發去師問侍者師叔在摩對云去也師云師叔去時道什摩對云無語師云莫道無語其聲如雷德山行脚時到潙山具三衣上法堂前東覷西覷了便發去侍者報和尚云適来新到不參和尚便發去師云我早个相見了也師令侍者喚第一座第一座来師云我喚

第一座干闍梨什摩事曹山代云和尚若教侍者喚但恐不来師問雲嵒承你久在藥山是不對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對云涅槃後有師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對云水洒不著雲嵒却問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魏魏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潙山提物問仰山正与摩時作摩生仰山云和尚還見摩潙山不肯却教仰山問正与摩時作摩生師云正与摩時亦無作摩生師却云与摩道亦不得從此而休隔數年後仰山有語舉似師云切忌教素著師聞云停因長智仰山在潙山時看牛次第一座云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仰山与第一座便舉前話問適来道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云是仰山云毛前現

祖堂集卷第十六　[illegible]

㳒

毛後現上座云現時不說前後仰山便出去師
云師子嚬折也洞山問和尚在此間住有什摩
學禪契會底人師云某甲初住此山有一人是
石頭之孫藥山之子仰山從田中歸師云田中
有多少人仰山遂插下鍬子叉手而立師云今
日南山大有人刈茆有人問順德只如溈山道
南山大有人刈茆意作摩生順德云狗銜赦書
諸侯避路師問雲喦尋常道什摩對云某甲父
母所生口道不得僧問某甲欲奉師去時如何
師云向他道直須絕滲漏去始得似他僧云還
得不違於尊旨也無師云向他道第二不得道老
僧在這裏雲喦到溈山溈山泥壁次問有句無
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時作摩生雲喦無對舉似
道吾道吾便去到溈山師便問前問問未了道

吾便奪云樹倒藤枯時作摩生師不對便入房
丈師向仰山云寂闍梨直須學[illegible]不玄衍仰山便
恁作摩生學師云單刀直入僧拈問石門只如
溈山与摩道意作摩生石門便顧示有京中大
師到溈山參和尚後對坐喫茶次置問當院有
多少人師云有千六百人大師云千六百人中
幾人得似和尚師云大師与摩問作什摩大師
云要知和尚師云於中也有潛龍亦有現人大
師便問衆僧三界為鼓須弥為槌什摩人擊此
鼓仰山云誰擊你破鼓大師搜覓破處不得因
此被納學禪有人拈問報慈什摩處是破處報
慈云什摩年中向你与摩道僧云畢竟作摩生
報慈便打一下師与仰山遊山一處坐老鴉銜
紅柿子來放師面前師以手拈來分破一片与

仰山仰山不受云此是和尚感得底物師云雖然如此理通同規仰山危手接得了便礼謝與師匡化四十二年現揚宗教自大中七年癸酉歲示化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四勑謚大圓禪師清淨之塔

黄蘗和尚嗣百丈在高安縣師諱希運福州閩縣人也自少於黄蘗寺出家身長七尺額有肉珠開闊天生不拘小節初与二三時流遊天台山在途偶接一僧与師同道言笑便同囊故道到溪礀遇時水汎漲遂阻步而暫息其僧頻催師而共渡師不疑之云要渡但自渡其僧斂衣躡波而渡至彼岸已迴顧招手令師渡焉師乃呵云這賊漢悔不預知若知則便打折脚其僧嘆曰大乗器者我吾輩不及也言已忽然而隱

後遊上都國行分衛而造一門云家常屏後有老女云和尚太無猒生師聞其言異採而拔之云餘猶未得何責無猒女云只這个豈不是無猒師聞駐而微笑阿婆覩師容儀堂堂特異常僧遂命入內供以齋飡畢詢問参學行止師不能隱竭露見知阿婆提以再舉微開師則玄門頓而蕩豁師重致言謝擬欲師承阿婆曰吾是五障之身故非法器吾聞江西有百丈大師禪林郢匠特秀群峯師可詣彼叅承所貴他日為人天師法不輕耒耳後人傳說此婆少年曾叅見忠國師也師遂依言而造百丈礼而問從上相承之事和尚如何指示於人百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絶去也百丈云我本將謂汝是一个人遂起入丈室欲掩其戶師云

某甲　来只要這个印信足矣大迴言若然者他後不得辜負於吾師遂駐泊延於時歲後居黄蘗山玄徒莫湊法鼓震於寰中緇素奔風智炬揚于海内高安縣令見已方乃稽首展伏而有詩讚曰曽傳達士心中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捿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歩万劫香花結勝因願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僧問如何是西来意師打之師謂衆曰是你諸人患顛那作摩把棒一時趂出云盡是一隊喫酒糟漢与摩行脚從殺人去兄弟莫只見八百一千人處去那裏不可只圖熱閙這个老漢行脚時或遇著草根下有个老漢便從頂顊上𣪍一下錐看他若識痛痒便將布袋盛米供養他古人个中惣似你与摩容易何

處更有今日事也兄弟行脚人亦須著𡢃子精神好汝還知大唐國内無禪師有人問諸方尊宿盡皆匡化和尚為什摩道無禪師師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又云闍梨可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八人坐道場得馬大師眞正法眼者只有一二廬山是一人夫出家者須知有從上来事不見四祖下有牛頭融大師横說竪說未知有向上一關捩子若有此眼腦不妨弁得邪正宗儻當人事不能會得但知念言語學向皮袋裏到處便道我會禪會道還替得你輪迴摩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射我亦見汝行脚人入門便識得汝了也還知摩諸人亦須在意急急努力莫只擬取次容易事持一片衣口食過一生明眼人哭你久後惣被俗漢弄將去在切須自看

祖堂卷第十二　第十四丈

近遠且是阿誰句上事若會則便會若不會則
散去珎重保福擧師語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
福拈問殿主作摩生是与禪為師底人殿主指
和尚手中杖云某甲惜這个柱杖保福不肯殿
主却問作摩生是与禪為師底人福云我不惜
這个柱杖蓮花在漳洲報恩時僧問只如保福
道不惜柱杖意作麼生報恩云他大意則是只
是無憑執僧云只如有憑執意作摩生報恩云
惜柱杖則不肯僧却問作摩生是与禪為師底
人報恩乃放下柱杖歸方丈僧問鼓山只如蓮
花放下柱杖意作摩生師云什摩所在僧云只
如事在放下柱杖處事在歸方丈處鼓山趂出
去真向這裏出頭保福聞擧云更有一般底錐又
錐不動召又呂不應此人作摩生委得處之与

實擧品云兄則乞米某甲則拾柴保福云与摩
則斷布袋造俗褫著師行脚時到塩官塩官有
一日云色即是空空義不成空即是色色義不
成師出来問承和尚有言色即是空空義不成
空即是色色義不成豈不是和尚与摩道塩官
云是也師敲禪床云這个是色阿那个是空塩
官不對師令八百来人到洪州見州主州主手
執越杖便問師這个是什摩字師云欠一點便
摑州主便礼拜為師裴相公有一日微微底不
安非久之間便死師恰在宅裏不拋相公頭邊
底坐看相公相公無限時却惺惺後說真中事
某一入真界有脚不曾行有眼不曾見行得个
四五十里困了忽然見一池水某甲擬欲入池
有一个老和尚不与某甲入池裏使喝曰此冉

見和尚師云若不遇老僧相公洎合造龍師又
時握拳云諸方老宿性命揔在這裏放也得不
放也得僧拈問招慶諸方老宿性命揔在這裏
要放也得不要放也得如何是要放底事慶云
㹅你此問如何是不要放底事招慶云好与二
十打自餘未覩行錄無諡斷際禪師廣業之塔
西林操和尚嗣百丈師共大為行次忽然見驢
喫草師取驢喫底草向大溈云吽吽大溈兩手
托地便造驢聲師喝云道畜生大溈云適來見
什摩師便掴有人拈問龍花作摩生道則免得
操禮師掴花云洎一向自餘不究化緣終始矣
古靈和尚嗣百丈在福州師自少於福州大中
寺出家及至為僧遊參百丈盤泊數年密契玄
旨後歸省侍本師思欲發悟以報其恩[illegible]便方

便得回一日為師澡浴去垢之次[illegible]師背曰好
个佛殿而佛不聖其師自聞異語迴頭看之弟
子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師猶疑而不能問後
得一日新糊窓其曰照窓隔明師於窓下看經
次蠅子覓頭打其窓求覓出路弟子侍立云多
少世界如許多廣闊而不肯出頭撞故紙裏驢
年解得出麼師聞此語放下經卷　行腳来
見何人得何事意前後見汝發言蓋不同常汝
子細向吾說看弟子見問恰轉本意為說百丈
大師指授禮門心要靈光洞耀迥脫根塵躰露
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明離却妄緣
則如如佛師於言下万機頓息嘆曰不可思議
吾本聞佛將謂獨一今始返照心源有情皆介
因為同流[illegible]我弟子行腳得之　欲返答
恩

祖堂卷第十六　第十五丈

其恩汝當佐助衆為俻莚敷法座畢請弟子昇座略演百丈宗致衆聞所未聞悉皆忻慶師謂弟子曰吾為汝剃鬚之師汝今為吾出世之師吾今返礼汝以荅其恩耳弟子下座曰此乖世礼事不可也師若然者當應面西遥礼百丈為師即是同道不異也師則從之遥礼百丈為師弟子後住古靈山因為古靈和尚焉聚徒十數年間臨遷化時剃鬚澡浴焚香聲鍾集衆告云汝等諸人還識得無聲三昧不衆曰不識請師指示師曰汝等靜思靜意諦聽諦聽師乃端坐而告寂

石霜性空和尚嗣百丈在吉州僧問如何是西

来意師曰如人在百丈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我則為荅西来意僧云与摩則湖南近日亦有暢和尚為師僧東話西話師喚沙彌拽出這个死屍著自外未究終始矣

祖堂集卷第十六

祖堂集卷第十七　江西下卷第四　曹溪第四代法孫

大慈和尚嗣百丈在撫州師諱寰中有僧辞師問什摩處去對云江西去師云將取老僧去得摩對云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者不能得將去後有人舉似洞山洞山云但道得師上堂云說取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取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說取那行處行取那說處有人舉似洞山洞山便歡喜云大慈和尚為物情切僧便問彼中則如此此間還有也無洞山云有僧云若与摩則便請洞山云行取那說不得處說取那行不得處洞山又云離此二途作摩生僧對云離此二途請師不問洞山云海上功秀又作摩生對云石人唱歌幻人撫掌有人舉似雲居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合行什

摩路有人舉似樂浦樂浦云行說俱到本事無行說俱不到本事在又云大慈和尚則古佛洞山和尚則細憫師又聞舉云作家師行脚時三人同行逢見女人收稻次問退山路何處去女人云蓦底去師云前頭水深過得摩女云不濕脚師云上岸稻得与摩好下岸稻得与摩勿次第女云下岸稻總被螃蟹喫却師云太香生女云無氣息師云住在什摩處女云只在這裏三人到屋裏其女見来點一瓶茶排批了云請上座用神通喫三人不敢傾茶女云看老婆呈神通去也拈起盞子便瀉行茶自外未覩行錄不史化緣終始勅謚性空禪師定慧之塔

福州西院和尚嗣百丈師諱大安福州福唐縣人也未覩行狀不知姓族自少於黃蘗寺出家

乃至為僧本擬聽習因在洪州拈提偶聞行脚
僧舉百丈一二句玄機似少省覺從介便造百
丈既覩盛筵深稱志慕礼問百丈曰學人欲求
識佛如何是佛百丈云太似騎牛覓牛師云識
得後如何百丈云如人騎牛至家師云未審始
終如何保任則得相應去百丈云譬如牧牛之
人執鞭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從玆領旨頓息
万緣性好辛勤少親言論更不尋經討論放曠
任情夜則山野頭陁晝則倍加執役後隨祐禪
師同創溈山則十數年間僧衆猶小師乃頭頭
耕耨處處勞形日夜忘疲未嘗輟暇溈山見而
語曰安汝少勞役師云待和尚覩五百衆安則
休也不久之間僧衆果至五百師乃勞心頓罷
或坐房廊疑如株杌或入靈洞月十不歸如癡

似狂三十餘祀夜在第二第三座間有同流私
相莫身𡟏介通光衆人僉曰定光佛矣問黃檗
軍來和尚向什摩處迴避師云五蘊山中僧云
忽被捉著時作摩生師云惱乱將軍惱乱將軍
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其中事如何師曰此
陰未謝時阿那个是大德對云不會師云此陰
未謝尚不會問與摩時事作什摩有俗官問佛
在什摩處師云不離心地又問雙峯上人有何
所得師云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於本得問大
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云用得便用其僧
禮形遶師三匝師云向上何不道取僧纔擬開
口師打之云這野狐精羅漢和尚拈問僧當此
之時作摩生免得被他喝出僧對云便抽身出
去羅漢云落脊棒又作摩生僧却迴頭今日賴

過其甲羅漢云識得闍梨骨也問一切施為盡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為盡是法身用問離却五蘊如何是本来身師云地水大風受想行識這个是五蘊有僧到大潙師指面前狗子云明明个明明个僧便問師既是明明个為什摩剗頭在裏許師云有什摩罪過有人舉似雲峯雲峯云潙山是古佛也師又時上堂云汝諸人来就安覓什摩若欲得作佛汝自是佛擔却一个佛傍家走驅驅渴鹿趂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得作佛汝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去何處別討所以安在潙山三十年来喫潙山飰痾潙山屎不學潙山禪只是長看一頭水牯牛落路入草便牽出侵犯人

苗稼則鞭打調来伏去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一時變作个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逈逈地趂亦不肯去汝道什摩語話汝諸人各自身中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覽一切善悪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有何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内外扶持不教傾側兩脚若子大擔得二碩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伊倒地且是什摩物汝若覓毫髮則不可見故志公云内外追尋覓揔無境上施為渾大有有人拈問石門古人有言安在潙山三十年来喫潙山飰痾潙山屎不學潙山禪只是長看一頭水牯牛落路入草便牽出侵犯人苗稼則鞭打調来伏去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一時變作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

祖堂卷第十七　三文　雅正

露迥迥地迹亦不肯去只如今古人与摩道意
作摩生石門云昔日話竟尚乃驚如今見虎也
不怕僧云古人分上則与摩學人分上如何石
門云取我与食驢年得味摩師垂化閩城二十
載至中和三年癸卯歲十月二十一日順化勅
謚圓智大師正真之塔
霛徵和尚嗣西堂師問仰山汝名什摩對曰慧
寂師曰阿那个是恵阿那个是寂對云只在目
前師曰你猶有前後在對曰前後則且置和尚
還曾見未師曰喫茶去問三乘十二分教躰理
得妙是祖師意為復不是祖師意師云三乘十
二分教躰理得妙何處更有祖師意雖然与摩
須向六句外鑒若也鑒不得隨聲色轉也僧云
作摩生是六句師曰語底嘿底不嘿底不語底

惣是惣不是
雲岳陳田寺元寂禪師嗣西堂在溟州師諱道
義俗姓王氏北漢郡人未妊之前其父見白虹
入室又母夢中見僧同床而寢覺聞香氣芬馥
父母愕然共相謂曰據斯嘉瑞必得聖子經於
半月知有身因在胎三十九月方始産生分免
之旦忽有異僧杖錫到門曰今日所産兒胎可
埋臨河之畔言畢忽然不見遂從僧言將胎埋
之大鹿來守終年不去經歷人見不起害心因
瑞出家法号明寂以建中五年歲次甲子隨使
韓粲号金讓恭過海入唐直往臺山而感文殊
空聞聖鐘之響山見神鳥之翔遂届廣府寶壇
寺始受具戒後到曹溪欲礼祖師之堂門扇忽
然自開瞻礼三遍而出門閇如故次詣江西洪

祖堂卷第十七　四六

州開元寺就於西堂智藏大師處傳語為師決
疑擇滯大師猶若摘石間之美玉拾蚌中之真
珠謂曰誠可以傳法非斯人而誰改名道義於
是頭陀而詣百丈山懷海和尚處一似西堂和
尚曰江西禪脉摠屬東國之僧歟餘如碑文

東國桐裏和尚嗣西堂師諱慧徹謚号寂忍禪
師照輪清淨之塔

東國實相和尚嗣西堂師諱洪直謚号證覺大
師凝寂之塔

東國慧目山和尚嗣章敬師諱玄昱俗姓金氏
東溟冠族父諱廉均官至兵部侍郎妣朴氏胎
孕之際夢得殊常以貞元三年五月五日誕生
纔有童心便知佛事每汲水以供魚常聚沙而
為塔年至壯齒志願出家既持淨海之囊遂登

檢浮之縣元和三年遂受具戒長慶四年入於
大唐至太原府歷居二寺頗志已成隨本國王
子金義宗奉詔東歸以開成二年九月十二日
達於本國武州會津南岳實相安之敏哀大王
神武大王文聖大王憲安大王並執師資之敬
一不徵臣伏之儀每入王言必命敷座論法自開
成末結茆於慧目山據景文大王命居高達寺
奇香妙藥間閱必供暑褐寒裘待時而授九年
秋解夏之始忽告門人曰我今歲內法緣當盡
你等宜設無遮大會以報百巖傳授之恩終吾
志也十一月十四日中夜忽介山谷震動鳥獸
悲鳴寺鍾聲而不響三日十五日未曙遍命侍
者撞無常鍾跏席而終享年八十二僧臘六十一
公識和尚嗣章敬在河中府有人問如何是禪

如何是道師云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知
此中意黄葉止啼錢
關南和尚嗣塩官在襄陽師諱道堂有樂道歌
曰三界兮如醱六道兮如幻聖賢出世兮同電
國土猶如水上泡無常生滅頻遷變唯有摩訶
大般若堅如金剛是可羨軟似兜羅大等空極
小纖塵不可見擁之兮聚而不聚撥之兮散而
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不能見歌復
歌盤陁石上笑呵呵笑復笑青蘿松下高聲叫
自從頓獲此明珠帝釋輪王都不要不是山僧
獨施為自古先賢作此調不坐禪不修道任運
道遥只麼好但知万法不二懷無始何曾有生老
滇州巙山故通曉大師嗣塩官法諱梵日鳩林
冠族金氏祖諱述元官至滇州都督無平察俗

寬猛臨人清風尚在於民謡餘刑脩於傳乎其
母文氏累葉豪門世稱婦範及其懷娠之際夢
徵捧日之祥爰以元和五年庚寅正月十辰在
胎十三月而誕生螺髻殊姿頂珠異相年至一
五誓願出家諮于父母二親共相謂曰宿緣善
果不可奪志汝須先度吾未度也於是落采辞
親尋山入道年至二十到於京師受具足戒淨
行圓脩精勤更勵為緇流之龜鏡作法侶之楷
模洎乎大和年中私發誓願往遊中華遂投入
朝王子金公義琮披露所懐公以重善志許以
同行假其舟檝達于唐國既諧宿願便發巡遊
遍尋知識叅彼塩官濟安大師大師問曰什麼
處來答曰東國來大師進曰水路來陸路來對
云不踏兩路來既不踏兩路闍梨爭得到這裏

對曰日月東西有什摩障㝵大師曰實是東方
菩薩梵曰問曰如何即成佛大師答曰道不用
修但莫汙染莫作佛見菩薩見平常心是道梵
日言下大悟殷勤六年後師到藥山藥山問近
離什摩處師對曰近離江西藥山曰作什摩來
師對曰尋和尚來藥山曰此間無路闍梨作摩
生尋師對曰和尚更進一步即得學人亦不見
和尚藥山曰大奇大奇外來青風凍殺人欲恣
遊方遠投帝里值會昌四年沙汰僧流毀坼佛
宇東奔西走竄身無所感河伯之引道遇山神
之送迎遂隱商山獨居禪定拾墜菓以充齋掬
流泉而止渴形容枯槁氣力疲羸未敢出行直
踰半載忽夢異人云今可行矣於是強謀前行
力未可支須臾山獸口銜餅食放於座側靈異

故鳥牧而喰烏後以訴向韶州禮祖師塔不遠
千里得詣曹溪香雲忽起盤旋於塔廟之前靈
鶴倏來嘹唳於樓臺之上寺衆愕然共相謂曰
如此瑞祥實未曾有應是禪師來儀之兆也於
是思歸故里弘宣佛法却以會昌六年丁卯八
月還涉鯨波迈于鷄林亭亭戒月光流玄兎之
城皎皎意珠照徹青丘之境既當大中五年正月
於白達山宴坐溟州都督金公仍請住崛山寺
一坐林中四十餘載列松為行道之廊平石作
安禪之座有問如何是祖師意旨答曰六代不
曾失又問如何是納僧所務答曰莫踏佛階級
切忌隨他悟咸通十二年三月景文大王廣明
元年憲康大王光啓三年定康大王三王並皆
特廷御礼遙申欽仰擬封國師各差中使迎赴

京師大師久蘊堅貞確乎不拔矣忽於文德二
年己酉四月末召門人曰吾將他往今須永訣
汝等莫以世情淺意亂動悲傷但自修心不墜
宗旨也即以五月一日石脇累足示滅于嶮山
寺上房春秋八十僧臘六十諡號通曉大師塔
名延徽之塔
普化和尚嗣盤山在鎮州未覩行錄不決化緣
始終師在市裏遇見馬步使便相撲勢馬步使
便打五棒師云似則似是則不是師尋常暮宿
塚間朝遊城市把鈴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
打林際和尚聞此消息教侍者探師侍者來問
師不明不暗時事作摩生師曰明日大悲院有
齋侍者歸來舉似林際便歡喜云作摩生得見
他非久之間普化自上來林際林際便歡喜排

批飣食對坐喫師只是下底物總喫却林際云
普化喫食似一頭驢師便下座兩手托地便造
驢聲林際無語師云林際廝兒只具一隻眼後
有人舉似長慶長慶代林際進語云也且從更
作摩生又代普化云被長老中此一問直得酩
酩酊酊林際又問大悲菩薩分身千百億便請
現師便擲地卓子便作舞勢云些 吽便去又林
際上堂師侍立次有一僧在面前立師驀推倒
林際蕭林際便把杖子打三下師云林際廝兒
只具一隻眼又林際與師看聖僧次林際云是
凡是聖師云是聖林際便喝出師便撫掌大笑
師得一日乍擎函板遶郭謂人云我遷化去衆
人雲集相隨東門而出去今日不好二日南門
三日西門人衆漸小不信第四日北門而出更

祖堂卷第十七 八丈

無一人隨之自甓甃遂門而卒矣
嵩嚴山聖住寺故兩朝國師嗣麻谷法号無染
慶州人也俗姓金氏以武烈大王為八代之祖
大父名周川品在眞骨位居韓粲高曾皆為相
為將父名範清族品降於眞骨一等鄉謂得難
母華氏夢感循臂天人乗授藕花因此有娠又
時夢中胡道人授十戒為胎教過碁而誕焉以
十二歲落染於雪岳五色石寺有法性禪師嘗
扣楞伽門于其中夏大師事師數年長慶之初
入唐到佛光寺問道如滿印可於江西之印而
應對有慙色曰吾閱人多矣罕有如是東國人
他日中國失禪之時將問之東夷焉又到麻谷
寶徹和尚靈服勤執役無看所擇人所難者必
能易之衆人目曰禪門之中異德高行徹公曰

我師馬和尚訣我曰若得東人可目擊者眹集
道中俾慧水丕冐於海隅為德非淺師言在耳
吾喜汝來今印焉俾衍禪侯于東土往欽哉巳
得心珠於麻谷會昌六年迴歸本國大中元年
始就居於嵩嚴山聖住寺僧徒千衆名震十方
於是大師吐珠於嵩嚴寺內授印於祖師根中
繇是兩朝聖主天衍頓於地邊一國臣寮頭面
礼於足下大師禪定之餘暇應求之機緣有人
問曰無舌上中無師兄弟何故從西天二十八
代至于唐代六祖傳燈相照至今不絕耶答曰
皆是世上流布故不是正傳問曰一祖師中異
二土耶答曰然也是故仰山云兩口一無舌即
是吾宗旨問曰一祖師中見二土如何答曰正
傳禪根不求法故師亦不餉是為無舌土也應

實求法之人用假名言之說是名有舌土矣然
則文孝康王以為事師然後定康大王即位皆
承前規奉迎然而年當九十不能上闕國師以
文德元年暢月二十七日示滅謚号太朗慧大
師白月葆光之塔

天龍和尚嗣大梅未覩行錄不決化緣始終

正原和尚嗣五洩同住龜山姓蔡宣州南陵縣
人也貞元十五年落髮於當州籍山元和丁酉
歲律州乾元寺受具師靈苗間出道器假成桂
芳少以呈香松栢新而見節始從稚子不狎朋
遊尋會稽之蔡林拜五洩之容印師有偈曰除
須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
戀筏未曾度者任須舡又云尋師認得本心源
兩岸俱云一不全是佛何須更求佛只因從此

便忘言又云忍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截四
支況我聖明無此事只今休道亦何悲又云心
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
身處明鏡高懸未照時師享齡七十八為僧五
十四夏敕謚性空大師惠觀之塔後至天祐二
年龍集乙丑八月閩王重律塔凡是國家祈禱
靈應生民迄至于今香燈續焰天龍仰衛士庶
傾瞻号龜山二真身至梁開平四年庚午歲省
郎製碑文矣

芙蓉和尚嗣歸宗在福州師諱靈訓福州侯官
縣人也姓危初參見歸宗問如何是佛宗云向
你道你還信不對曰和尚若道那敢不信宗云
信即是佛即你便是師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
在目空花亂墜師領受玄旨便創芙蓉住持嚴

祖堂集卷第十七　　十丈

整海内聞名入滅之後勅謚弘照大師圓相之塔
岑和尚嗣南泉在湖南未覩實錄不決化緣始
終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不可拗直作曲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云一里二里僧云請師道師
云三里四里問如何是學人心師云盡十方世
界是汝心僧云与摩則學人無著身處師云是汝
著身處僧云如何是學人著身處師云大海水
深又更深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魚龍出没任昇
沉問古人有言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
是法王根師指露柱云何不問取大士僧云如
何是法王苗師云道什摩道什摩問學人不擾
地時如何師云向什摩處安身立命僧云學人
却擾地時如何師云拽出死屍問如何是本来
地師云一步兩步僧云本来地是地不是地師

云三步四步會和尚云未有諸聖已前作摩生
師云魯祖開堂亦与師僧東話西話三聖和尚
問請和尚說向上師云闍梨眼暗耳聾作什摩
問如何是玄旨師云虛空道得僧云虛空常道
還有斷時也無師云徒勞念靜問請和尚道師
云不可重道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
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廻亦出不得
汝道出什摩不得僧便問未審出什摩不得師
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妙高山
色青又青問如何是異類師云尺短寸長寸長
尺短問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云如死人手如
何是上上人行李處師云如死人眼問如何是
無情說法師指東邊露柱云這个師僧說得僧
云什摩人得聞師指西邊露柱云這个師僧得

聞僧云師還聞學師云我若聞則教誰舉師亦泉云富貴則易貧窮則難又云今時禪師只識得天子終不識未作天子已前師勸學偈曰万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欲達南泉去滿目青山万万秋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眠則眠要坐則坐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熱則取涼寒則向火問有人問和尚和尚則隨問荅話惣無人問時和尚如何師云困則睡健則起僧云教學人向什摩處領會師云夏天赤骨身冬天須得被問南泉遷化向什摩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學人不會師云要騎則騎要下則下師諷斫松竹人偈曰千年竹万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爲報四方參學者動手無非觸祖翁師投機偈曰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

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問如何是西來祖教師良久學人不敢進語師令侍者去會和尚處問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和尚良久侍者進云未見南泉已前事如何會和尚云不可別更有也侍者却歸舉似師師當時有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三聖和尚聞承師有言百尺竿頭須進步百尺竿頭則不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水進曰更請和尚道師云四海五湖王化裏云僧遷化向什摩處去師云應劫無言真性命解語能行却死人三聖和尚令秀上座問師南泉遷化向什摩處去也師云石頭作沙弥時參見六祖上座云不問石頭作沙弥時參見六祖南泉遷

祖堂卷第十七　十二丈

癸

但向什麼處去也師云教伊尋思 云上座云雖
有千尺之松且無抽條石筍師嘿然上座礼拜
起云謝師荅話師又嘿然上座却歸舉似二聖
三聖云若實如此勝林際七步雖然如此待我
更驗看至明日三聖問訊曰昨日荅那个師僧
一轉因緣為只是光前絶後古今罕聞師又不
語師因事頌曰自覺開佛堂慧放五道光無人
不佛佛不悟意中藏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云
從洞山来師云何不教洞山自来對云只与摩
師云彼自無瘡勿以傷之有人問如何是第二
月師云正是第二月又云恰是師乃頌曰也大
奇也大奇一月之中兩月疑見与見緣無自性
常寂誰是復誰非又須祢納芥子頌〻須祢本
非有芥子元来空将空納非有 何處不相容瞎

月供奉問曰教中說幻意是有耶師曰 大德是何言歟
云是無耶云 是何言歟云 与摩則幻意是不有不無耶師曰
大德是何言歟大德進曰 如某甲三明盡不邦
聖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
一切法不思議不大德云佛之誠言那敢不信
師云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阿那个信大德云
如ム甲所信二信之中名為緣信師云依何教
文得生緣信大德云花嚴經云菩薩摩訶薩無
障無㝵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
曰諸佛世尊悉知世間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
又曰佛法世間法若見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
所起緣信所引教文甚有来處老僧与大德明
教中幻意偈曰若人見幻本来眞是即名為見
佛人圓通法界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問甌

祖堂卷第十七 竟

剉斬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个頭師答曰動
与不動是何境界大德云言不開典非智者之
所談只如和尚言動与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
經師答曰灼然言不開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
不見首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
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
藏本無生滅師有偈曰冣甚深冣甚深法界人
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為衆色悟時刹海是真心
身界二塵無實性分明達此号知音有大德問
虛空為定有耶虛空為定無耶師答曰言有亦
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
無假無大德再問只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
答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
心內猶如片雲點大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

有假有汝等一人發真歸源此十方虛空悉皆
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滅老僧所以道
有時假有無時假無問天下善知識為證大涅
槃不師云為問目中三德為問果上三德大德
云為問果上三德師云若問果上三德天下善
知識未證大涅槃又問何故未證大涅槃師云
功未齊於諸佛所以未證大涅槃又問既功未
齊於諸佛何故名為善知識師答曰明見佛性
名為善知識皓月云若与麼則功齊何道名為
證大涅槃以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香法
身寂滅躰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
光皓月再問果上涅槃已蒙和尚指示如何是
本來涅槃師答曰大德是問和尚承嗣何人師
云我無人承嗣云師還恭學不師云我自恭師

祖堂集卷第十七

十四丈　吉甫

意如何師偈曰虛空問万像万像荅虛空何人得親聞木叉丫角童問如何是教師云五千四十八卷如何是教意師曰祖意即是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云教意即是學云為麼即教意与祖意無二去也師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大德便礼拜師偈曰祖心即教意教意即祖意欲識祖師意祖師傳佛心祖意与教意一性一真心問第八識及七六識等畢竟無躰云何得言轉第八識為大圓鏡師荅曰豈不聞轉名不轉體師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七六永無生第九真常識非後亦非先非後非先義常住永無遷問古人有言了即業障本来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師子尊者与二祖大師為甚摩却償債師云大德不識本来空

皓月云如何是本来空師云業障是如何是業障　師云本来空是皓月礼謝師偈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問本心何故不離生滅心生滅心何故不當本来心師以偈荅曰妙空妙用不思議無滅無生無所依本覺性真為智父父生智子妙難思智智不覺元来妙達見無觀即本如父子本来元二相即今即本更元時問如何是陁羅尼師云大德無問老僧元荅又問是何人誦得師指禪床左臂云這个師僧誦得又問何人得聞師指禪床右臂云這个師僧得聞大德云某甲為什摩不聞云豈不聞　真誦无響真聽無聞大德云与摩則音聲不入法界性耶師云大德豈不聞道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聞是邪聞又問如

祖堂卷第十七

何是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真聞師云大德聽老僧相助明以頌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躰達四本同真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問善財童子為什摩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云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摩又問如何是普賢身云含元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文殊師云墻壁瓦礫即是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即是問如何是普賢云衆生心即是問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身是佛問恒沙諸佛躰皆同何故說有種種名号師云眼根返源名為文殊耳根返源名為觀音意識返源名為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悲普賢是佛無為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躰用有恒

5.31

沙假名躰惣名為一博伽梵又問四聖為定是四耶師云燈分千室元是一光潮應万波本來一水迷人差別智者同真是故先德云非唯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躰皆同問教中有言十劫坐道場不得成佛道未審此意如何師云六佛是果菩薩是因釋迦如來於果地談大通智勝佛因中事大通智勝佛雖十劫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結跏趺坐猶是菩薩未成佛故為彼時衆生壽命長故根未熟故過十劫已衆生根始熟大凡菩薩須待衆生根熟如雞伺啐啐啄同時衆生根熟便成佛菩提故言過十劫已證得無上菩提所以經曰佛知時未至受請嘿然坐有人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答曰一切法常住如何是一切法常住師曰觸目菩提問如何轉得山

祖堂集卷第十七　十六丈

5.32

河大地歸於自巳去師荅曰我却憂轉自巳歸
山河大地去學人礼謝師偈曰誰問山河轉山
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問如何是
色本殊寶像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什摩進曰如
何是聲元異樂音師荅曰將来將来問教中有
言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未審教意如何師以偈
荅曰礙處無墻壁通處勿虚空若能如是解心
色本来同自外具載別錄謚号招賢大師
白馬和尚嗣南泉在江陵師諱曇照未覩實錄
問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以杖當面指學人長
慶和尚舉此因緣以手指面前云古人只與摩
又豎起指云何似與摩順德大師云蝦跳不出
斗慶不肯自代云是什摩心行
下堂和尚嗣南泉在襄州有俗官問蚯蚓斷兩

頭揔動佛性在阿那个頭師展開兩手而示洞
山和尚云即令問底在阿那个頭
雙峯和尚嗣南泉師諱道允姓朴漢州鵂巖人
也累葉豪族祖考仕宦郡譜詳之母高氏夜夢
異光熒煌滿室愕然睡覺有若懷身父母謂曰
所夢非常如得兒子盡為僧乎寄胎十有六月
載誕尒後日將月就鶴貞鸞姿舉措殊儕風規
異挌竹馬之年摘花供佛羊車之歲累塔娛情
玄關之趣昭然真境之機卓尒年當十八懇露
二親捨俗為僧適於鬼神寺聽於花嚴教禪師
竊謂曰圓頓之筌蹄豈如心印之妙用乎遂彼
毳挈敎栖雲枕水泊于長慶五年投入朝使
告其宿志許以同行既登彼岸獲覲於南泉普
願大師伸師資之礼自擊道存大師歎曰吾宗

祖堂卷第十七
千支
賣

法印歸東國矣以會昌七祀夏初之月旋屆青丘便居楓岳求投者風馳霧集慕來者星逝波奔於是景文大王聞名歸奉恩渥曰崇咸通九載四月十八日忽訣門人曰生也有涯吾須遠邁汝等安栖雲谷永耀法燈語畢怡然遷化報年七十有一僧臘四十四霜五色之光從師口出蓬勃而散賜于天伏以今上寵褒法侶思霈禪林仍賜謚澈鑒禪師澄昭之塔矣

祖堂集卷第十七

十八丈　壽貞

祖堂集卷第十八

江西下卷第五曹溪四代法孫

趙州和尚嗣南泉在北地師諱全諗青社緇丘人也少於本州龍興寺出家嵩山琉璃壇受戒不味經律遍參叢林一造南泉更無他往既遭盛筵寧無扣擊師問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還可趣向否南泉云擬則乖師云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云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也真達不擬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是非師於是頓領玄機心如朗月自尒隨緣任性笑傲浮生擁毳携錫周遊煙水吳師問座主所業什摩對云講維摩經師云維摩還有祖父也無對云有師云阿那是維摩祖父對云則某甲便是師云既是祖父為什摩却与兒孫傳語座主無對 問學人擬作佛去時

如何師云費心力僧云不費心力時如何師云作佛去問夜昇兜率晝降閻浮其中摩尼為什摩不現師云道什摩僧再問師云不見道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有僧辭什摩處去對云南方去師云三千里外逢人莫錯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柳絮柳絮問第一座堂中還有祖父摩對云有師云喚來与老僧洗脚師示衆云我這裏亦有在窟師子亦有出窟師子只是無師子兒有僧出來彈指兩三下師云作什摩僧云師子兒師云我喚作師子早是罪過你又更蹴踏作什摩問与摩來底人師還接也無師云接不与摩來底人師還接也無師云接僧云与摩來底人從師接不与摩來底人師如何接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問如何是平常

心師云虎狼野干是僧云還教化也無師云不
歷伱門戶僧云与摩莫平況那个人也無師云
太好平常心大王礼拜師師不下床侍者問大
王来師為什摩不下地師云汝等不會上等人
来上繩床接中等人来下繩床接下等人来三
門外接師問座主夂蘊什摩業對云涅槃經師
問座主一段義得不對云得師以脚剔空中口
吹却問這个是涅槃經中義不云是師云會摩
不會師云這个是五百力士結成之義師示衆
云我三十年前在南方大炉頭舉無賔主話直
至如今無人道著有人舉問雪峯趙州無賔主
話作摩生道雪峯便踏倒師又到一老宿處老
宿云老大人何不覓取住處師云什摩處是某
甲住處老宿云老大人住處也不識師云三十

年學騎馬今日被驢撲問離教請師决師云与
摩人則得僧繞礼拜師云好問好問僧云諮和
尚師云今日不荅話問澄澄絶點時如何師云
我此間不著這个客作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云不向伱道僧云為什摩不道師云是我家
風問如何得報國王恩師云念佛僧云街頭貧
兒也念佛師拈一个錢与問如何是本分事師
指學人云是伱本分事僧云如何是和尚本分
事師云是我本分事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云
我在伱脚底僧云師為什摩在學人脚底師云
為伱不知有佛向上事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
展手云茶盐錢布施有人問雲居趙州与摩道
意作摩生雲居云八十老公出場屋問栢樹子
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僧云幾時成佛師云待

虚空落地僧云虚空幾時落地師云待栢樹成
佛新到展座具次師問近離何方僧云無方面
師起向僧背後立僧把座具起師云太好無方
面僧辞次師問外方有人問還見趙州也無作
摩生向他道僧云只道見和尚師云老僧似一
頭驢汝作摩生見僧無對師問新到近離什摩處
云近離南方師云什摩人為伴子僧云畜生為
伴子師云好个闍梨為什摩却共畜生作伴子
僧云無異故師云太好畜生僧云争肯師云不
肯則一任還我伴子来僧無對有僧纔礼拜師云
祢重僧申問師云又是也又是也問學人去南
方忽然雪峯問趙州意作摩生祗對師云遇冬
則寒遇夏則熱進曰究竟趙州意旨如何師云
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果如所

問其僧一一如上舉對雪峯曰君子千里同風
問如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亭前栢樹子僧云
和尚莫將境示人師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
何是祖師西来意師云亭前栢樹子問如何是
學人師師云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僧云不
問這个師云是你師不問問頭頭到這裏時如
何師云猶較老僧一百步問方圓不就時如何
師云不方不圓云与摩時作摩生師云是方是
圓師有時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僧問師還為
人不師云佛也佛也問一燈燃百千燈未審一
燈是什摩燈師趯出使履又云若是作家不与
摩問問如何是本来人師云自從識得者僧後
只這个漢更無別僧云与摩則共和尚隔生也
師云非但一生与万生也不識老僧師問潙山

如何是祖師意溈山喚侍者將床子來師云白
佛已來未曾過著一个本色禪師時有人問忽
遇時如何師云千鈞之弩不為奚鼠而發機有
人問諸佛還有師也無師云有僧進曰如何是
諸佛師師云阿弥陁佛又師云佛是弟子有僧
問長慶趙州与摩道阿弥陁佛是導底語是弟
底語長慶云若向兩頭會盡不見趙州意僧進
云趙州意作摩生長慶便彈指一聲鎮州大王
請師上堂師昇座便念經有人問請和尚上堂
因什摩念經師云佛弟子念經不得摩又別時
上堂師念心經有人云念經作什摩師云賴得
闍梨道念經老僧洎忘却問如何是玄中又玄
師云那个師僧在今年七十四，，問如何是
玄中一句師云不是如是我聞問寸絲不掛時

如何師云不掛什摩僧云不掛寸絲師云太好
不掛問迦葉上行衣什摩人合得被師云七佛
虛出世道人都不知師問僧還曾到這裏摩云
曾到這裏師云喫茶去師云還曾到這裏摩對
云不曾到這裏師云喫茶去又問僧還曾到這
裏摩對云和尚問作什摩師云喫茶去師問僧
你在這裏得幾年對云五六年師云還見老僧
也無對云見師云見何似生對云似一頭驢師
云什摩處見似一頭驢對云入法界見師云去
未見老僧在有人舉似洞山洞山代云喫木喫
草問朗月處空時人盡委未審室內事如何師
云自少出家不作活計學曰与摩則不為今時
去也師云老僧自疾不能救爭能救得諸人疾
學曰与摩則來者無依師云依則搨著地不依

祖堂集卷第十八

則一任東西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云從五臺山來師云還見文殊也無對云文殊則不見只見一頭水牯牛師云水牯牛還有語也無對云有師曰道什摩對云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躰起居万福師有一日向七歲兒子云老僧盡日來心造與你相共論義你若輸則買餬餅與老僧老僧若輸則老僧買餬餅與你兒子云請師立義師云以劣為宗不得諍勝老僧是一頭驢兒子云某甲是驢糞師云是你與我買餬餅兒子云不得和尚和尚須與某甲買餬餅始得師與弟子相爭斷不得師云者个事軍國事一般官家若判不得須喚村公斷這裏有三百來衆於中不可無人大衆與老僧斷賓主二家阿那个是有路大衆斷不得師云須是具眼禪師始得

5·45

三日以後沙弥覺察買餬餅供養和尚矣古時有官長教僧拜馬祖下朗瑞和尚不肯拜官長便嗔當時打殺有人問師瑞和尚為什摩却被打殺師云為伊惜命龍花拈問僧惜个什摩命無對龍花代云真我不得問正與摩時作摩生師云生公恐死十年老僧一時不可過師喚沙弥沙弥應喏師云煎茶來沙弥云不辞煎茶與什摩人喫師便動口沙弥云大難得喫茶有人拈問漳南又須教伊煎茶又須得喫茶合作摩生道漳南云雖然如此何不學觀音有人問老婆趙州路什摩處去婆云驀底去僧云莫是西邊去也無婆云不是僧云莫是東邊去摩婆云也不是有人舉似師師云老僧自去勘破師自去問趙州路什摩處去婆云驀底去師歸院向師

祖堂集卷第十八　第五丈

5·46

僧云敢破了也院主請上堂師昇座習如来梵
院主云比来請上堂道个是如来梵師云佛弟
子習如来梵不得摩問開口是一句如何是半
句師便開口三峯見師云上座何不住去師云
什摩处住好三峯指面前山師云此是和尚住
处師為沙弥扶南泉上胡梯問古人以三道寶
堦接人未審和尚如何接南泉乃登梯云一二
三四五師舉似師伯師伯云汝還會摩師云不
會師伯云七八九十南泉指銅瓶問僧汝道内
淨外淨僧云内外俱淨却問師師便剔却師問
南泉古人道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
非道泉便棒師云莫錯打南泉云龍蛇易弁納
子難謾問如何是西来意師云仲冬嚴寒有人
舉似雲居便問只如趙州与摩道意作摩生居

云冬天則有夏月則無僧舉似師只如雲居与
摩道意作摩生師曰此便造偈曰石橋南趙州
北中有觀音有弥勒祖師留下一隻履直到如
今覓不得

紫胡和尚嗣南泉在衢州未覩實録不決化緣
始終師因勘劉鐵磨云見說有劉鐵磨莫便是
不尼云什摩处得這个消息来師云左轉右轉
尼云莫顛倒師打之南泉代云貫得此便師有
時云從来事非物方便名為佛中下覓是非上
士始知虛又云三十年来住紫胡二時斎粥氣
力麁每日上山三五轉迴頭問汝會也無師於
半夜時叫喚賊也賊也大衆皆走師於僧堂後
遇一僧攔胷把住叫云捉得也捉得也噢雜那
来僧云不是賊某甲師云你正是賊只是你不

祖堂集卷第十八　第六丈

肯承當有人拈問漳南紫胡捉賊意作摩生云還肯也為摩波也摩又拈問石門紫胡捉賊意作摩生云承當則駮漢不承當則紫胡打汝

陸亘大夫嗣南泉和尚

公親受南泉心戒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坐或臥如今鐫作佛像還坐得不南泉云得得陸亘云莫不得不泉云不得不得雲巖云坐則佛不坐則非佛洞山云不坐則佛坐則非佛南泉云摘一个字添兩字佛法大行有人摘得摩無人對泉代云只今是有是無大夫問南泉為大衆請和尚說法泉云教老僧作摩生說大夫云豈無和尚方便泉云大夫道他个欠少什摩大夫別時云則令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師云適來問底摠是大夫分上事大

夫又日拈起擲投問南泉与摩又不得不与摩又不得正与摩信彩去時如何南泉拈擲投拋下云梟骨頭打十八有人舉似石霜只如梟骨頭打十八意作摩生霜云汝道一半我道一半進日請師全道云怕汝僧拈問長慶南泉与摩道意作摩生慶便摑之云今日非唯明古人又云一彩兩賽

仰山和尚嗣潙山在懷化師諱慧寂俗姓葉韶州懷化人也年十五求出家父母不許年至十七又再求去父母猶悋其夜有白光二道從曹溪發來直貫其舍父母則知是子出家之志感而許之師乃斷左丁無名指及小指置父母前荅謝養育之恩初於南花寺通禪師下剃髮年十八為沙弥行脚先參宗禪師次礼躭源在左

在數年學境智明暗一相一聞而不弃問後陰之而造大溈初到自參溈山溈山曰者沙彌是有主沙彌無主 沙彌師又有主沙彌溈山云主在什麼處師在西邊立却向東邊立溈山察其異語 乃言引接師問如何是佛溈山云以思無思之妙返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理事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語下頓悟礼謝揖要在溈山盤泊十四五年間凡在衆中秘對溈山談揚玄秘可謂鶖子之利辯光大雄之化哉年三十五領衆出世住前後諸州府節察刺使相継一十一人礼為師師三處轉法輪勅錫澄虛大師并紫衣矣每日上堂謂衆云汝等諸人各自迴光返顧莫記吾語吾愍汝無始曠劫來背明投暗逐妄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

諸人塵劫來麁識如將黃葉止啼亦如人將百種貨物雜渾金寶一鋪貨賣秖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者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雜貨鋪則我亦拈他与來覓真金我亦与他時有人問雜貨鋪則不問請和尚真金師云齧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又云索喚則有交易則無所以我若說禪宗自身邊覓一人相伴亦無說什麼五百七百我若東說西說則競頭向前採拾如將空拳誘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身前義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足去在若未得其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何不見溈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

祖堂卷第十八

真心常住理事不二即是如如佛義珎重問法
身還解說法也無師云我則說不得別有人說
得進曰說得底人在什摩處師乃推出枕子僧
後舉似溈山溈山云寂子用劒刃上事有人舉
似雲峯雲峯云溈山和尚背後与摩道則得有
人拈問當衙時作摩生福先代以手作打勢報
恩代云誰敢出頭師共僧說話次傍僧云語是
文殊默底是維摩師云不語不默莫是公不其
僧良久師問曰何不現神通其僧云不辭現神
通恐和尚收入教師云監公來處未有教外之
眼師問俗官至个什摩對云衙推師拈起柱杖
云還推得這个不對無師代云若是這个待別時
來興化代云和尚有事在師問上座不思善不
思惡正与摩時作摩生上座云正与摩時ム甲

放身命處師云何不問某甲云与摩時不見有
和尚師云扶我教不起師洗納衣次躭源問正
与摩時作摩生師云了然二俱無為又云正与
摩時某甲不思量渠又云正与摩時向什摩處
見渠師見京岑上座在中庭向日次師從邊過
云人人盡有這个事只是道不得云恰似請汝
道師云作摩生道岑上座便攔胷与一踏師倒
起來云師叔用使直下是大虫相似師在東平
看經時有僧侍立師卷却經迴頭問還會摩對
云某甲不曾看經爭得會師云汝向後也會去
在師与韋書相公相見後問院中有多少人師
云五百人公云還切看讀不師云曹溪宗旨不
切看讀公云作摩生師云不妝不攝不思相公
就溈山乞偈子溈山云覿面相呈猶是鈍漢豈

祖堂集卷第十八 第九丈

日本

況上於紙墨又就師乞偈子師將紙畫圓相圓
相中著某字謹答左邊思而知之落第二頭右
邊不思而知之落第三首乃封与相公問鬱弓
滿月齧鏃意如何師云齧鏃擬開口驢年也不
會南泉對側身立強大師拈問齧鏃擬開口驢
年也不會國師云損益只可句安在淨修禪師
答曰仰山齧鏃話擬議都難會指擬益後來言
損這邊在石門拈問僧古人留會不留會無對門
代云不留會進曰作摩生會　雙峯辭溈山到
仰山師問兄近日作摩生雙峯云某甲所見無
有一法可當情師云你所見不出心境進曰某
甲所見不出心境和尚所見如何師云豈無能
知底無一法可當情乎有僧舉似溈山溈山云
寂子此語迷却天下人去在順德頌雙峯覓自

條非是仰山屈挑汝解繩抽把當宗徒說一音
引衆言會古在今日師有時正与摩閉目坐次
有一僧潛步到師身邊侍立師開門畫於地上
作圓相圓相中書水字顧示其僧無對問如何是
祖師意師以手作圓相圓相書佛字對有行者
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唾法師云行者少去
就何以唾佛行者云還我無佛處來唾溈山聞
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是仁者師代法師
但唾行者行者若有語卽云還我無行者處來
唾有俗官送物充溈山贖鍾溈山謂仰山云俗
子愛福也仰山云和尚將什摩酬他師把柱杖
敲丈牀三兩下云將這个酬得他摩仰山云若
是這个用作什摩師云汝嫌个什摩仰山云專
甲卽不嫌這个是為大家底師云汝既知大家

底更就我覓什摩酬他仰山云惟和尚把大家
底行人事溈山云汝不見達摩從西天來亦將
此物行人事汝諸人盡是受他信物者師亦衆
云恁摩時且置不与摩時作摩生有人舉似溈
山溈山云寂子為人太早因溈山与師遊山說
話次云見色便見心仰山云承和尚有言見色便
見心樹子是色阿那个是和尚色上見底心溈
山云汝若見心云何見色見色即是汝心仰山
云若与摩但言先見心然後見色云何見色了
見心溈山云我今共樹子語汝還聞不仰山云
和尚若共樹子語但共樹子語又問某甲聞与
不聞作什摩溈山云我今亦共子語子還聞不
仰山云和尚若共某甲語但共ム甲語又問
某甲聞与不聞作什摩若問某甲聞与不聞問

取樹子聞与不聞始得了也師在溈山時雪下
之日仰山置問除却這个色還更有色也無溈
山云有師云如何是色溈山指雪仰山云某甲
則不与摩溈山云是也理長則就除却這个色
還更有色也無仰山云有溈山云如何是色仰
山却指雪洞山遣人問師作摩生即是作摩生
則不是師云是則一切皆是不是則一切不是
洞山自云是則一切不是不是則一切是師偈曰
法身無作化身作薄伽玄應諸病藥啞嘿聞響
擬嗅吹熖水覓魚癡老鶴師為沙弥時在宗和
尚處童行房裏念經宗和尚問誰在這裏念經
對云卑甲獨自念別無人宗和尚喝云什摩念
經恰似唱曲唱歌相似得与摩不解念經師便
問某甲則如此和尚還解念經也無云我解念

祖堂集卷第十八　[illegible]　奎

經師曰和尚作摩生念宗和尚念如是我聞師
便云住住問今日設潙山齋未審潙山還來也
無師云來則有去去則有來潙山喚師師若潙
山云速道速道子莫落陰云專甲信亦不立云
汝何故不立信云若是專甲更信阿誰云汝解
故不立不解故不立云若不立不說解不解上
汝是定性聲聞云專甲佛亦不見師舉起一物
問潙山云與摩時如何潙山曰分別屬色塵我
到這裏與摩不與摩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
潙山云子如何仰山云某甲信亦不立潙山云
為什摩不立信仰山云若是某甲更信阿誰潙
山云有不立無不立仰山云不立不說有無潙
山云子是定性聲聞仰山云專甲到這裏佛尚
不見潙山云子向後傳吾聲教行北闇侯吾不

及子也師為沙弥時在耽源唱礼次耽源問作
什摩師云唱礼源云礼丈道什摩對云一切恭
敬源云忽遇不淨底作摩生師曰不審
第一車中承問和尚曰五祖云何分付衣鉢與
慧能不分付神秀既分付後云何慧明又從五
祖下趂到大庾嶺頭奪其衣鉢復有何意不得
衣迴某甲在城曾問師僧悉各說不同某甲常
疑此事和尚稟承有師願垂一決師荅曰此是
宗門中事曾於先師處聞說登時五祖下有七
百僧五祖欲遷化時覓人傳法及分付衣鉢衆
中有一上座名曰神秀遂作一偈上五祖身是
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
後磨坊中盧行者聞有此偈遂作一偈上五祖
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

祖堂集第十八　第十二丈

有塵埃五祖亦見此偈並無言語遂於夜間敎
童子去碓坊中喚行者來行者隨童子到五祖
處五祖發遣却童子後遂改盧行者名為慧能
授與衣鉢傳為六祖向行者云汝在門外能得
入門得座被衣向後自看二十年勿知吾敎當
有難起過此已後善誘迷人慧能便問當往何
處而堪避難五祖云逢懷即隱遇會即迣異姓
異名即當妄矣行者既得付囑衣鉢五祖發遣
于時即發去嶺南五日後五祖集衆人告曰此
間無佛法也此語意顯六祖衆僧問五祖衣鉢
分付何人五祖云能者即得衆僧商議碓坊中
行者又被童子洩語衆僧即知盧行者將衣鉢
歸嶺南衆僧遂趂衆中有一僧捨官入道先是
三品將軍姓陳字慧明星夜倍程至大庾嶺頭

行者知來趂遂放衣鉢入林中磻石上坐其慧
明嶺上見其衣鉢向前已手擡之衣鉢不動便
自知力薄即入山覓行者於山高處林中見行
者在石上坐行者遥見惠明便知[illegible]鉢即
云我祖分付衣鉢我苦辭不受[illegible]將來見在
嶺頭上坐欲要便請[illegible]慧明[illegible]不為衣鉢
來只為法來不知行者在五祖時自何密意密
語願為我説行者見苦[illegible]與説先教向一
上端坐靜思靜慮不[illegible]思惡正與麼思
生時還我本來明上座面目來惠明問云上
密意即這个是為當別更有意旨行者云我今
分明與汝説著却成不密汝若自得自己面目
密却在汝邊慧明問行者云汝在黃梅和尚身
邊意旨復如何行者云和尚看我對衆上座偈

祖堂卷第十八　第七丈

即知我入門意即示慧能云秀在門外能得入門得座被衣向後自看此衣鉢從上來介付切須得人我今付汝努力將去二十年勿弘吾教當有難起過此已後善誘迷情慧能問云當於何處而堪避難五祖云逢懷即隱遇會即逃懷即懷州會即四會縣異姓異名當即安矣時慧明雖在黃梅剃髮實不知禪宗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從今日向後行者即是慧明師今便改名号為道明行者曰汝若如是吾亦如是與汝同師黃梅不異善自護持道明曰和尚好速向南去在後大有人來趁和尚待道明盡却指迴今便礼辭和尚向北去道明在嶺頭分首便發向北去到虔州界見五十餘僧來尋盧行者道明向僧曰我在大庾嶺頭懷

化鎮左右五六日等候借訪諸關津並不見此色目人過諸人却向北尋覓云其人石碓磋損腰行李恐難衆人分頭散後道明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年後歸蒙山修行後出徒弟盡教嶺南礼拜六祖處至今蒙山靈塔見在

第二莊陵僧道存問曰和尚沙汰後再到湖南礼覲溈山和尚復有何微妙言說和尚云我離後到溈山得一日問我汝在仰山住持及說法莫誑惑他人否仰山云隨自已眼目溈山云汝爭辯得諸方師僧知有師承知無師承和是義學知是禪學宗門事宜說似我看仰山諮和尚云辯得也溈山云有諸方學人來問汝曾溪意旨汝如何荅渠仰山云大德近從何處來學人荅近從諸方老宿處來仰山即舉一境問云諸

方老宿還說這个不說這个或時舉一境云這个則且置還諸方老宿意旨如何已上兩則境智也潙山聞說歎曰大好此亦是從上来宗門牙爪潙山又云忽有人問一切衆生但有忙忙業識無本可據汝云何答仰山云驀喚於學人名學人應諾仰山問是什摩物學人荅云不會仰云汝亦無本可據非但忙忙業識潙山云此是師子一滴乳六斛驢乳一時迸散潙山又問仰山身邊還有學禪僧不仰山云還有一兩个只是面前背後潙山問云何面前背後仰山云人前受持聲教柾對別人即似背後指定著渠自已照用處業性亦不識潙山云我身邊還有學禪人不仰山荅云出山日早有亦不識他潙山云以汝在日眼目且潙山有不仰山荅山中

縱有諸同學兄弟不曾子細共他論量並不知眼目深淺潙云大安如何荅云不識他全論如何亦不識他志和如何亦不識他志遇如何亦不識他法端如何亦不識潙山咄云我問汝惣道不識什摩意仰山諮和尚為當欲得記他見解為當欲得行解潙山云汝云何說他見解云何說他行解仰山云若欲記他見解上来五人向後受持和尚聲教為人善知識說示一切人如潙之一執不失一滴為人師有餘此是見解潙山云行解如何仰山云未具天眼他心不知他照用處緣行解自辯清濁業性屬於意密所以不知他只如慧寂在江西時盡頭無慚無愧今時和尚見了喚作學禪人不潙山云是我向一切人前說汝不解禪得不仰山云慧寂是何蝦

祖堂集卷第十八　第十五丈

螄蚰蜡云何解禪潙山云是汝光明誰人障汝
仰山問潙山云西大二十七祖般若多羅玄記
禪宗向後三千年事時至分寸不移只如和尚
今時還得不潙山云此是行通邊事我今未得
我是理通學亦是通自宗所以未具六通仰山
諮潙山云只如六祖和尚臨遷化時付囑諸子
取一鍉鋌可重二斤安吾頸中然後漆之諸子
問曰安鐵頭中復有何意六祖云將紙筆來吾
玄記之五六年中頭上養親口裏須飡遇滿之
難楊柳為官潙山云汝還會祖師玄記意不仰
山云會其事過也潙山云其事雖則過汝試說
看仰山云五六年中者三十年也頭上養親者
遇一孝子口裏須飡者數數設齋也遇滿之難
者是汝州張淨滿也被新羅僧金大悲將錢雇

六祖截頭兼偷衣鉢楊柳為官者楊是韶州刺史
柳是曲江縣令龔鸞覺後於石角臺捉得和尚今
時有此見不潙山云此是行通我亦未得此亦
是六通數仰山云諮和尚和尚今時若記人見
解即得若記人行解即屬人情不是佛法潙山
喜云百丈先師記十數人會佛法會禪向後千
百人圍遶及其自住數不仰山云憲恐如此然
則聖意難測或逆或順亦非慧寂所知潙山云
汝向後還記人不仰山云若記只記見解不記
行解見解屬口密行解屬意密未齊曹溪不敢
記人潙山云子何故不記仰山云燃燈身前事
這邊屬衆生行解無憑潙山云燃燈後汝還記
得渠不仰山云若燃燈後他自有人記亦不到
慧寂記仰山又問潙山和尚浮漚識近來不知

祖堂集卷第十八　十六丈

寧也未潙山云我无来經五六年仰山云若与摩如今和尚身前應普超三昧頂也潙山云未仰山云性地浮漚尚寧燃燈身前何故未潙山云雖然理即如此我亦未敢保任仰山云 何處是未敢保任處潙山云汝莫口解脫汝不聞安秀二禪師被則天一試下水始知有長人到這裏鐵佛亦須汗流汝大須修行莫終日口密密底又云汝三生中汝今在何生實向我說看仰山云想生相生仰山今時早已淡泊也今正在流注裏潙山云若与摩汝智眼猶濁在未得法眼力人何以知我浮漚中事仰山云大和三年奉和尚處分令究理頓窮實相性實際妙理當剎那時身性清濁辨得理行分明從此已後便解知師承宗旨雖則行理力用卒未可說如今和

尚得尚不得即知以海印三昧印定前學後學無別有路潙山云汝眼目既如此隨處各自修行所在出家一般仰山 諮潙山云初礼辞和尚時和尚豈不有語處分潙山云有語云雖是機理不無含其事潙山云汝也是秦時鐸落鑽仰山云此行李處自護不得潙山云仁子之心亦合如此道存問曰礼辞潙山時有何言語仰山云我辞和尚時處分五六年聞吾在即歸来聞吾不在即自揀生路行努力好去道存問云和尚今時傳持祖教若不記向後學人如何和尚云我分明向汝道今時即試人見解不試人行解他行解屬意密正涉境時重處偏流業田芽出别人爭知何處記驗不聞大耳三藏從西天来得對肅宗肅宗問云三藏解何法三藏云

善解他心肅宗遂令中使送到國師忠和尚處
請試三藏實解他心不國師遂將涉境心試三
藏三藏果見知心念去處緣為涉境後國師入
三昧心不涉境三藏覓國師意不得被呵云這
野狐精聖在何處若入自受用三昧去玄誰得
知所以行解難知故云證者非見知不證者非見
知道存問云如何得行解相應和尚云汝須會
得禪宗第三玄初心即貴入門第一玄向後兩
玄是得座被衣汝須自看亦須自知有種覺種
智種覺者即三身如一亦云理無諍亦云遮那
湛寂種智者即得身性圓明後却向身前照用
不染不著亦云舍那無依智亦云一體三身即
行無諍如是身性圓明漏盡意解身前無業不住
動靜出生入死接物利生亦云正行亦云無住

車他時自具宿命他心三明八解此是聖末邊
事汝莫將心湊泊我分明向汝道却向性海裏
修行不要三明六通何 故如此然則有情有
濁但俱是情汝不見潙山道凡聖情盡體露真
性常住事用不二即是如如佛
第三菀陵僧道存問和尚諸方大家說達摩將
四卷楞伽經來未審虛實耶仰山云虛道存問
云何知虛和尚云達摩梁時來若將經來在什摩朝
翻譯復出何傳記其楞伽經前後兩譯第一譯
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於南海始興郡譯梵云
質多此云穀數生念又云乾栗此云無心此是
一譯見上目錄又江陵新興寺截頭三藏譯胡云
質多此云穀數生念胡云乾栗此云無心此是
二譯義即一般胡云漢云則有差別若言達摩

祖堂卷第十八　十六丈　備

將經来具翻譯義復是何年文復流行何土汝
不聞六 祖在曹溪説法時我有一物本来無字
無頭無尾無彼無此无内无外無方圓無大小不是
佛不是物返問衆僧此是何物衆僧無對時有小
師神會出来對云神會識此物六祖云這饒舌
沙弥既云識喚作什摩物神會云此是諸佛之
本源亦是神會佛性六 祖索杖打沙弥數下我向
汝道無名無字何乃安置本源佛性登時神會
喚作本源佛性尚被
祠杖今時説道達摩祖師將經来此是謾糊達
摩帯衆祖宗合契其鐵棒只如佛法到此土三
百餘年前王後帝翻譯經論可少那作摩達摩
特来為汝諸人貪著三乗五性教義汨没在諸
義海中所以達摩和尚救汝諸人迷情初到此

土時唯有梁朝寳志禪師一人識梁帝問寳志
曰此是何人寳志荅此是傳佛心印大師觀音
聖人乎不云傳楞伽經聖人也道存問和尚云
達摩云行論云借教悟宗後[illegible]教仰山云所
言借教悟宗者但借口門言語牙齒咽喉脣吻
云口放光即知義也悟宗者即荅梁帝云見性
曰功妙用日德功成德立在於一念如是功德
淨智妙用非是世求只如曹溪六 祖對天使云
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躰湛然常寂妙用
恒沙天使頓悟歎曰妙盡故知佛性不念善惡
妙用自在待其甲若見聖人 爲傳妙音皇帝聞
之當時頓悟亦歎曰朕在京城不曾聞説此語
實爲明據謹敬頂礼修行道存問曰達摩和尚
既不將楞伽經来馬大師語本及諸方老宿數

祖堂巻第十八

良

引楞伽經復有何意仰山云從上相承說達摩
和尚說法時恐此土衆生不信玄旨毀謗引楞
伽經來緣經上有相似處宗通說通誘童蒙宗
通修行者及聽惠婆羅門來問佛三十六對世
尊並撥入世論又有相似處從緣所得覺及本
住法如金銀等性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本性常住
故云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此是閑暇語話引來
非是達摩將此為祖宗的意汝不聞達摩在西
天時問般若多[illegible]今得法當往何土而可
行化般若多羅云汝今得法且莫遠去待吾滅
度後六十一年當往震旦只得一九如今便去
裏於日下亦不聞分付將楞伽經來此土我今
告汝若學禪道直須穩審若也不知原由切不
得妄說宗教中事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第四幽州僧思鄴問和尚畢竟禪宗頓悟入理
門的的意如何仰山云此意甚難若是他祖宗
苗裔上上根性如西天諸祖此土從上祖相承
或一玄機或一境智他便肯去玄得自理不居惑地更
不隨於文教故相傳云諸佛理論不干文墨此
一振人難得向汝道少有學禪師僧何處有不
得佛法只為無志汝不聞先德道若不安禪靜
慮到這裏總須忙然思鄴問云除此一格別更
有入處不仰山云有如何即是仰山云汝是何
處人思鄴云幽燕人仰山云汝還思彼處不答
云思仰山云彼處是境思是汝心如今返思思个思底
還有彼處不答云到這裏非但彼處一切悉無
仰山云汝見解猶有心境在信位即
是人位即不是思鄴問除却這裏別更有意旨

不仰山云別有別無即不安也思鄰問到這裏
作摩生即是仰山云據汝解處還得一玄得坐
被衣向後自看汝不聞六祖云道由心悟亦云
悟心又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軆湛然
常寂妙用恒沙若實如此善自保任故云諸佛
護念若有漏不忘意根憶想在身前義海被五
陰身所攝他時自不柰何故云如象溺深泥並
不見禪亦非師子兒也
第五海東僧亭育問和尚禪決名函不知所措
仰山集雲峯迦葉孫伽舍那遮那三摩鉢底師
地靜慮沙門慧寂和尚云仰山集雲峯者即是
盧舍那本身及現在業根分段身所招外依報
也亦云僧寶住持處所迦葉孫迦者惣也迦葉

者禪宗初祖從婆伽婆處密傳三昧也故云孫
伽也舍摩者密受三昧也亭育問和尚禪決中
云還我本來面目莫是此三昧以不仰山云若
是要面目更教我說如石上栽花亦如夜中樹影
問云夜中樹決定信有其樹影為有為無仰山云有無且置
汝今見樹不遮那者身性如些摩鉢底者即惑
定慧亦云菩提妙花亦云花藏莊嚴即內依報
招外果者即人相成佛是也師地者通自宗自
宗通即三十三祖靜慮者即四種無受三昧問
此三昧有出入不仰山云有病即有出入無病
藥還袪初心即學出入熟根即淨明無住問出
入其意如何仰山云入人如無受即法眼三昧
起離外取受入性如無受即佛眼三昧起即離

祖堂卷第十八　第二十九

内取受入一躰 如無受即智眼 三昧起即離中間取受亦云不著無取受自入上来所解三昧一切悉空即恵眼所起入無無三昧即道眼所起即玄通無㝵也辟如虛空諸眼不立絶無眼翳讃如上三昧畢竟清淨無依住即淨明三昧也告諸學人莫 勤精進懈怠嬾惰空心静坐想一个無念無生想一个無思無心論他身前不生不滅二邊中道義海是他人光影拋却身前義海賢抱執一个黒山此是癡界亦不是禪沙門者達本性息緣憲勤修上来三昧則通達一切三昧故云沙門天人阿修羅頂戴恭敬故云道徳圓僃執此向後堪受人天供養若不如此修

行受人天供養一生空過大難大難恵寐者在住持三寶中与初解外拾依報不別並屬假名空自餘法要及化緣之事多偹仰山行録勅謚智通大師妙光之塔東平遷化後歸仰山矣

祖堂集卷第十八

祖堂集卷第十九

江西下卷第六曹溪第五代法孫

香嚴和尚嗣潙山在登州師諱智閑未覩實錄
時云青州人也身方七尺博聞利辯才學無當
在潙山衆中時擊論玄猷時稱禪匠前後數數
扣擊潙山問難對答如流潙山深知其浮學未
達根本而未能制其詞辯後因一朝潙山問曰
汝從前所有學解以眼耳於他人見聞及經卷
冊子上記得來者吾不問汝汝初從父母胞胎
中出未識東西時本分事汝試道一句來吾要
記汝師從玆無對低頭良久更進數言潙山皆
不納之遂請為道潙山云吾道不當汝自道得
是汝眼目師遂歸堂中遍撿冊子亦無一言可
對遂一時燼之有學人近前乞取師云我一生
來被他帶累汝更要之奚為並不與之一時燼

矣師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余自生來謂無有當
今日被潙山一摸淨盡且作一个長行粥飯僧
過一生遂礼辭潙山兩淚出門因到香嚴山忠
國師遺跡棲心憩泊併除草木散悶因擊攦瓦
礫次失笑因而大悟乃作偈曰一挃忘所知更
不自修持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十方達道
者咸言上上機便罷歸室焚香具威儀五躰投
地遙礼潙山讚曰真善知識具大慈悲拔濟迷
品當時若為我道却則無今日事也便上潙山
具陳前事并發明偈子呈似和尚便上堂令堂
維那呈似大衆大衆揔賀唯有仰山出外未歸
仰山歸後潙山向仰山說前件因緣兼把偈子
見似仰山仰山見了賀一切後向和尚說雖則
與摩發明和尚還驗得他也無潙山云不驗他

仰山便去香嚴處賀喜一切後便問前頭則有
如是次第了也然雖如此不息衆人疑作摩生
疑斷將謂預造師兄已是發明了也別是氣道
造道將來香嚴便造偈對曰去年未是貧今年
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亦無仰山云
師兄在知有如來禪且不知有祖師禪師問僧
如人在高樹上口嚙樹枝脚下踏樹手不攀枝
下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又須向伊道若道又
被撲殺不道違於他問汝此時作摩生指他自
免喪身失命虎頭招上座返問上樹時則不問
未上樹時作摩生師笑嗌嗌問如何是擾現在
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云見摩見摩問如何是無
表戒云待闍梨還俗則爲你說問如何是聲色
外相見一句云某甲不住香嚴時且道在什摩

處與摩時亦不敢道在云如幻人心心所念法
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云大德未問時則答進
曰即今時如何云即今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
根原佛所印師把杖拋下撒手而去指古人跡
頌曰古人語諸中骨如雲曉秋月光明時出沒
句裏隱不當當人玄會猶商量唯自肯意不傷
似一物不相妨師與樂普同行欲得相別時樂
普云同行什摩處去師云去東京普曰去作什
摩師云十字路頭卓庵去普曰卓庵作什摩師
云爲人普曰作摩生爲人師便舉起拂子普舉
拂子作摩生爲人師便拋下拂普云荒處猶過
在淨地爲什摩却迷人師云性佛作什摩勵學
吟滿口語無訶說明明向道人不決急著力勤
咬齧無常到來救不徹日裏話暗嘆切快磨古

祖堂集卷第十九

鎚淨挑揭理盡覺自護持此生事吾不説玄旨
求他古老吟禪學須窮心影絶
師識宗教接物頌曰 三句語究人玄迅面目示
豁然開兩路俻機緣投不遇説多乏
洞山問僧離什摩處来對云離香嚴来山云有
什摩佛法因緣對云佛法因緣即多只是愛説
三等照山云舉看學人舉云恒照常照本来照
洞山云有人問此三等照也無對云有山云作
摩生問對云作摩生是恒照又問常照山云好
問處不問僧問請師垂个問頭洞山云問則有
不用拈出緣作摩故闍梨千鄉万里来乍到者
裏且歇息其僧纔得个問頭眼淚落洞山云哭
作什摩對云啓和尚求代後生伏蒙和尚垂方
便得[illegible]人氣道一則喜不自勝二則戀和尚法

摩所以与摩淚下洞山云唐三藏又作摩生從
唐國去西天十万八千里為這个佛法因緣不
惜身命過得如許多嶮難所以道五天猶未到
兩眼淚先枯雖則是從此香嚴千鄉万里為佛
法因緣怕个什摩其僧下山却歸香嚴從容得
二日師戴帽子上堂其僧便出来問承師有言
恒照常照本来照三等照則不問不照時喚作
什摩師便却下帽子拋放衆前其僧却歸洞山
具陳前事洞山却低頭後云實与摩也無對云
實与摩洞云若也實与摩斫頭也無罪過其僧
却歸香嚴具陳前事師下牀向洞山合掌云新
豊和尚是作家
衆後頌曰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量不自許路逢
同道人揚眉省来處踏不著多疑慮却思量帶

祖堂集卷第十九 三丈 掌

伴侶一生叅學事無成慇懃抱得栴檀樹
常在須管帶歷歷諸邊寧息平常見聞不入榛
棘四威儀中淨潔析析機感相投一時抛擲嘿
處對緣聲前顯跡同道相知不勞勢力
修行頌曰天寒宜曝日歸堂一食傾思著未生
時宜然任他清只摩尋時明鏡非明鏡獨坐覺
霊涼行時也只寧鄭郎中問頌既無人解又無
人縛出此路岐入何城廓
師頌荅語中埋跡聲前露容即時妙會古人道
同響應機勸無自他宗訶起駮蹄嚬迅成龍
鄭郎中又問來無他徹跡去是非我逵併逐椂
猴盡山川境在無
大師以發機頌荅語裏埋筋骨音聲染道容即
時繞妙會拍手趁乘龍

清思頌曰盡日坐虛堂靜思絕叅詳更無迴顧
意爭肯置平常談玄頌曰的的無無帶獨運何
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嘿對
與學人玄機頌曰妙旨迅速言說來遲纔隨語
會迷却神機揚眉當問對面熙怡是何境界同
道方知
渾崙語頌曰一束茆草六分盡得庵無予門蔵
頭人入去却轉頭來語渾崙師爲衆曰此世界
日月短促則須急急底事了却去平治如許多
不如意事直須如地相似安然不動一切殊勝
境不隨轉只摩尋常不用造作獨脫現前不帶
伴侶皎然秋月明內外通透尅念寸陰直須此
生了却今生不了阿誰替代大德莫待頭白齒
黃耳聾眼暗無常到來悔當何及大德身上是

他衣堂裏是他食燈油大炭床榻卧具什方信
心供須將何道業消受一念跡不盡个个是債
負特達丈夫氣志堅固心如斷繩休去三界因
果無斷現時富貴窮苦樂之事盡未來際縱
恣貪愛織造有漏至于今日應當知之過去諸
佛遲從凡夫中修持去無天生聖人大德本離
歸中抛却父母出家爲什摩事莫因循莫猶預
虛度光陰古人道寸語參玄人光陰莫虛度百
丈玄勞力一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諸殃
明古頌曰古人留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此一
門成孝義人未達莫差池須志固遣狐疑得安
靜不傾危向即遠求即離取即失急即遲無計
校忘覺知濁流識今古僞一剎那逼變異嵯峨
山石火迸內裏發焚蘋藂無遮攔燒海戌洪綱

詠靈綱細六月卧去被衣盖不得無假僞達道
人習祖意我師宗古來諱唯此人善安置足法
財具慚愧不虛施用處諦有人問少可氣丁尋
來說求責　烏巷大夫暢玄頌曰達人多隱顯
不定露形儀語下不遺跡密密潛護持動容揚
古路明妙乃方知應物但施設莫道不思議
賓明頌曰思清人少憲風規自然是影落在音
容孤明絕攀觸
出家頌從來求出家未詳出家稱起坐只尋常
更無小殊勝
寄法堂頌東間裏入稱西間裏語話中間裏睡
眠通間裏行道向前即撿拔向後即隱形時人
都不揩問什摩精靈答可淨地上鼓怒怡然中
伴嗔乎坦處不守危嶮中藏身音韻過必睒開

祖堂集卷第十九　終

僧瑤駐筆疑神
玄旨頌曰 去去無標的来来只摩来有人相借
問不語笑咬咬
贈同住歸寂頌 同住道人七十餘共譚成郭樂
山居身如寒木心芽絶不話唐言休梵書心期
盡處身雖喪如來弟子沙門㨾深信共崇鉢塔
成巍巍置在青山嶂覩矣參道不盡然脱去形
骸甚高上從來不説今朝事暗裏埋頭隱玄幰
不留蹤跡異人間深妙神光飽明亮
勸學頌曰 出家修道莫求安失念求安學道難
未得直須求大道覺了無安無不安
志守得破頌云 十五日已前師僧莫離此間十
五日已後師僧莫住此間去即打汝頭破住即
亦復如然不去不住意如何是即是擬即差

許見聞頌曰 好住是兮離幽宗人蹤跡從來未
登時 無許遺孤疑
分明頌 頻喪命根威德自足一物不似規矩現前
遵古路頌 向郎中盡心 越境淨思量句裏無蹤
聲外許文字影像騂驚覺動容彈指飽馨香
向董兵馬使説 未偈宿靜心意到山中為求光
偈曰 神蹤向道却思思不得却被尋思尋不通
專志頌 究轉究轉究盡疑見只摩分明無生已
戀內外不思未露眉面如夢踏蛇驚人頓變
向學人宗教 宗如滿寺釋迦子未詳釋迦經典
來試共語開口 雜音聲
三句後意頌 書出語多盡盡中帶有無却向書
前會 放却意中珠
自餘化緣終始年月悉彰實錄 勑謚龍燈大師

祖堂集卷第十九 文又

延福之塔

徑山和尚嗣溈山師諱鴻諲未覩實錄師兩浙尚父大王礼重為師賜号法濟大師師初出世時未具方便不得穩便因此不説法過得兩年後忽然迴心向徒弟曰我聞湖南石霜是作家知識我一百來少師中豈無靈利者誰去彼中勲學彼中氣道轉來救老漢時有一僧名全表便辝發到石霜恰遇上堂日便置問曰三千里外久響石霜到來為什摩寸步千里霜云我道落帶手不長從此親近石霜四十餘日後却歸本山成持和尚便有來由上堂説法時有人問如何是短師云蟭螟眼裏著不滿進曰如何是長師云千聖不能量全表却歸石霜舉似前話石霜微笑曰是你和尚真實道人全表却問

石霜如何是短霜云莫屈曲進曰如何是長霜云雙陸盤中不喝彩全表持此因緣來舉似師師歡喜便上堂告衆曰南風吹來飽鰯鰯底任你横來竪來十字縱横也不怕你時有人問与摩去底人還有却來分也無師云我道金鎖閇不得全表持此話來舉似石霜石霜當日便上堂告衆曰今日有徑山消息來諸上座揔去徑山徑山是真善知識具舉前話後却向衆曰只如徑山与摩道還得十成也無雖然如此只道得八分全表便出來問与摩去底人還有却來分也無云金鎖閇不得來作什摩石霜久住道明上座欲去徑山辝石霜臨發時便問一毫穿衆穴時如何霜云須得万年 進曰直得万年後如何霜云光靴聽你光靴白後聽你白後明上

塵若此問來徑上便問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
云須得老進曰直得老後如何云登科聽你登
科拔髓聽你拔髓

靈雲和尚嗣潙山在福州師諱志懃福州人也
一造大潙聞其示教晝夜忘疲如喪考妣莫能
爲喻偶覩春時花藥繁花忽然發悟喜不自勝
乃作一偈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逢花發幾抽
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因白潙
山和尚說其悟旨潙山云從緣悟達永無退失
汝今既爾善自護持遂而返錫毆閩舉似玄沙
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未徹在僧進問正是
也和尚還徹也無玄沙云須與麼始得師云亘
吉亘今玄沙云甚好甚好師云喏喏玄沙送師
頌曰三十年來只如常幾迴落葉放毫光從此

一去雲霄外圓音歸性應法王中塔頌曰諦當
恒然亘古今未徹見聞實甚深現現運轉三十
載春盡萎花亦君心師初創靈應後住靈雲亦
徒臻湊矣長慶初參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云驢使未了馬使到來雪峯僧來問如何是佛
出世時事師竪起拂子進曰如何是佛未出世
時事師又竪起拂子其僧便發上雪峯雪峯問
迴太速乎其僧云問佛法不相當所以却歸来
雪峯云你舉看其僧便舉前話雪峯云你問我
我与你道僧便問如何是佛出世時事雪峯竪
起拂子進曰如何是佛未出世時事雪峯放下
拂子僧便礼拜雪峯便打之喝出僧舉似玄沙
玄沙云譬如一片地作契賣与你惣了東西四
畔並屬你了也唯有中心一樹由屬我在雪峯

亦衆云山上鳥水裏魚什摩人取得有僧擧似
師云前三三後三三雪峯聞擧云靈雲頂上孤
月明問諸方盡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云唯
有閩中異雄雄鎮海涯問如何是西来意師云
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問久戰沙場為什摩
功名不就師云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万里築
長城進曰罷息干戈縮手皈朝時如何師云慈
雲普潤無邊際枯樹無花爭奈何問混沌未分
時如何師云如露柱懷兒進曰含生来後如何
師云如一片雲點大清進曰只如大清還受點
也無師云与摩則含生不来進曰直得純清絕
點時如何師云由是真常流注進曰如何是真
常流注師云如鏡常明進曰未審向上還有事
也無師曰有進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打破鏡

来相見問摩尼不隨衆色未審作什摩色師云
作白色進曰這个是衆也師云玉本無瑕相如
誑於秦主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云呂才葬虎
耳進曰如何是呂才葬虎耳師云坐見白衣天
進曰王今何在師云莫單龍顔
王敬初常侍　嗣潙山国見米和尚来公竪起
筆米和尚云還解判得虛空不天官拋筆案上
便入宅更不出見米乃致疑公　嗣襄州延慶寺
祖師堂雙聲碑文者是也稱揚祖教洞契玄猷
理合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韻廣行于世矣
臨濟和尚嗣黃蘗在鎮州師諱義玄姓邢曹南
人也自契黃蘗鋒機乃闡化於河北提綱峻速
示教幽深其於樞祕難陳亦誨略申少分師有
時謂衆云山僧今明向你道五陰身田內有無

祖堂卷第十九

位真人堂堂露現無毫髮許間隔何不識取時
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之云無位真
人是什摩不淨〻物雪峯聞舉云林際太似好
手師問落浦從上有一人行棒有一人行喝還
有親踈也無落浦云如某甲所見兩个揔不親
師云親處作摩生落浦遂喝師便打之因德山
見僧參愛趂打師委得令侍者到德山打汝汝
便接取拄杖以拄杖打一下侍者遂到德山皆
依師指德山便歸丈室侍者却歸舉似師云從
来疑這个老漢因僧侍立次師竪起拂子僧便
礼拜師便打之後因僧侍立次師竪起拂子其
僧並不顧師亦打之雲門代云只宜專甲黃蘗
和尚告衆曰余昔時同參大寂道友名曰大愚
此人諸方行脚法眼明徹今在高安願不好群

居獨栖山舍与余相別時叮囑云他後或逢靈
利者指一人来相訪于時師在衆聞已便往造
謁既到其所具陳上說至夜間於大愚前說瑜
伽論譚唯識復申問難大愚畢夕峭然不對及
至旦来謂師曰老僧獨居山舍念子遠来且延
一宿何故夜間於吾前無羞慚放不淨言訖杖
之數下推出関却門師迴黃蘗復陳上說黃蘗
聞已稽首曰作者如猛火燃喜子遇人何乃虛
往師又去復見大愚大愚曰前時無慚愧今日
何故又来言訖便棒推出門師復返黃蘗啓聞
和尚此迴再返不是空歸黃蘗曰何故如此師
曰於一棒下入佛境界假使百劫粉骨碎身頂
擎遶須弥山經無量帀報此深恩莫可酬得黃
蘗聞已喜之異常曰子且解歇更自出身師過

自曰又辭黃蘗至大愚所大愚纔見便擬棒師
師接得棒子則便抱倒大愚乃就其背敺之數
拳大愚遂連點頭曰吾獨居山舍將謂空過一
生不期今日却得一子先招慶和尚舉終乃問
師演侍者曰既因他得悟何以却將拳打他侍
者曰當時教化全因佛今日威拳惣屬君師因
此侍奉大愚經十餘年大愚臨遷化時囑師去
子自不負平生又乃終吾一世已後出世傳心
第一莫忘黃蘗自後師於鎮府匡化雖承黃蘗
常讚大愚至於化門多行喝棒有時謂衆云但
一切時中更莫間斷急自皆是因何不會只為
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三界輪迴受種種苦
大德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日見在耳日聞
在手執捉在脚雲奔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

心若不生隨處解脫大德欲得山僧見處坐斷
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何以如此蓋
為不達三祇刧空所以有此障若是真正道流
盡不如此大德山僧略為諸人大約話破綱宗
切須自看可惜時光各自努力自餘應機對答
廣彰別錄矣咸通七年丙戌歲四月十日示化
謚号慧照大師澄虛之塔

觀和尚嗣黃蘗在福州師出家黃蘗寺密承黃
蘗宗教後復敺閩於丁墓山居小蘭若每扃其
戶學者無由輙造其門唯有日給餉食請信偏
流至時則号扣之乃一開耳後因雪峯和尚初
入嶺又欽高峻遂往袛候手扣其門師纔出門
雪峯一見攔胷把住便問是凡是聖師驀面与
一唾云野狐精便推出却閉其戶雪峯云我

祖堂卷第十九　十丈　稱

思識老兄曹山到洞山洞山問近離什摩處對
云近離闇中洞山云有什摩佛法因緣對云某
甲問西院如何是大人相西院云安三藏時則
有洞山向西院合掌云作家洞山又云某甲行
脚時遇著南泉南泉也有似這个因緣有僧問
如何是六人相南泉答曰王老師三歲時則有
如今無洞山又問什摩處人對云莆田縣人洞
山云什摩處出家對云碎石院山云碎石院道
黃蘗你曾到不對云曾到洞山云有什摩佛法
因緣對云某甲自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云
我若向你道則別更有也洞山聞此語便合掌
云你見古佛雖然如此只久一問曹山礼拜便
請問頭曹山再三苦切問三度方得問頭入嶺
參師舉前話進問為什摩故不道師云若道我

不道則瘂却我口若道我道則禿却我舌曹山
便歸洞山具陳前事洞山執手撫背云汝甚有
啄啄之分便下牀向黃蘗合掌云古佛古佛師
問安和尚只這一片田地合著什摩人好安和
尚云好著个無相佛師云早是污却也師住庵
時有一僧送粥了便辭師師問汝去什摩處僧
云礼拜大溈師云近那喫飯了去也其僧便往
喫飯了便辭師恰得見庵前樹上有青蛇開口
便指云汝若去大溈只這青蛇是自外擾要不
一故不盡說乩府五年遇黃巢兵馬儻債而終
臨刃之時白乳涌高數尺蓋大權化跡其可惻
陳和尚嗣黃蘗在睦州龍興寺師平生行密行
常製造莆鞋暗遺於人因此稱為陳莆鞋和尚
是也有時謂衆曰汝諸人還得个入處摩若未

得入即向這裏入向後不得辜負老僧孫重師
有時云明明向你道尚乃不知豈況蓋覆將來
時有一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已留心
宗門中事乞師提綱師云問著宗門中事有什
摩難道恰問著老僧鼻孔頭上漫漫脚下底漫
漫教家喚作什摩座主教家無這个意旨師便
打之師問大德講什摩經論答曰講十本經論
作摩生講云依文講你不解講經某甲則不解
講請師講云你不是聽經人某甲不會乞師說
教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又問大德講什摩經
論云曾講十數本經論何得妄說對云某甲實
語師云雪上更加霜杻枷過狀來我与你道不
妄語近前來便近前師云得与摩盡大德隔三
月後便悟又問什摩處來云江西來夏在什摩

處云雲居雲居切要處作摩生云只今作摩生
拈上大人對云有什摩罪過師云雲居与摩道
是你与摩道云雲居与摩道師云三家村裏老
婆禪道主不得自領出去師見僧上來云破也
什摩處是破處師云破也臨濟見僧上來便喝
有僧問古人纔見人便喝意作摩生師喚僧正
僧正應喏師云有什摩共語處又云來來會摩
對云不會不會則念經持齋又問僧什摩處來
云遊臺山去來還見文殊摩云見什摩處見對
云臺閣上見師云見泥堆又云近前你識文殊
摩云不識師云年高臘長占得上座頭並無氣
息問祖意与教意還同別師云教意是教意祖
意是祖意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太一怕你不
問二恐你一不會便請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愧

祖堂卷第十九

大隨和尚嗣安和尚師諱法真俗姓陳東川人也心行慈慇道德高峻賑飢卹僋割己於人而天性敦於林巒守道不趣於浮世也大蜀皇帝響其德高勅書請詔師辭老病不赴渥澤須送紫衣法號神照大師問僧什摩處去對云去娥媚礼拜普賢師提起拂子云文殊普賢揔在這裏其僧便作圓相抛向背後師喚侍者師云將一貼茶來向師僧師欲順世時患口喎師乃集衆上堂告云還有人醫得吾口摩有人醫得出來再三徵無人祗對師云若無人解醫老僧自醫師遂以手推正告寂

靈樹和尚嗣西院安禪師在韶州師諱如敏宜州人也自四十餘年大化漢國其道行孤峻一方賢儒敬重極矣多有異行南朝礼為師賜號

知聖大師有僧問和尚生緣在什摩處云日出東方月落西山年多少師云今日生明日死問如何是法身云鼓鳴也喫飯去問佛法畢竟事如何師展開兩手鎮州大王請趙州共師齋次師問趙州大王請和尚齋和尚將何報荅趙州云念佛師云門前乞兒也解与摩道州云大王將錢來与靈樹

嶢山和尚嗣西院安禪師在饒州未覩行錄不決化緣終始問如何是西來意云中冬嚴寒問如何是深深處師云待你舌頭落地則向你道

道吾休和尚嗣開南師每日上堂戴蓮花笠子身著襴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云打動關南鼓盡唱德山歌法樂自娛者是也有人拈問東山古人有言打動關南鼓盡唱德山歌如何是

祖堂卷第十九　十四丈　由旦

聞南鼓云聽如何是德山歌云還解和得麼忽過同道者作麼生云教他作舞應聲便作舞時作麼生云知音者不無亦須諱却諱却後如何云萎萎羸羸且恁麼過時師入僧堂問第一座上座是什麼人對云東國人彼中還有這个摋人也無對云有既有來這裏作什麼對云只為有所以迴避來今日恰遇著師便呵呵大笑却歸房丈

俱胝和尚嗣天龍在敬安州未覩行錄不決始終師因住庵時有尼衆名實際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帀卓錫前立問師曰和尚若答某甲則下笠子師無對其尼便發去師云日勢已晚且止一宿尼云若答得則宿若答不得則進前行師歎曰我是沙門被尼衆所笑盜處丈夫之形而無

丈夫之用欲出山參尋知識忽然神人報言三五日間有大菩薩至來為和尚說法來逾旬日天龍和尚到來師接足前迎侍立之次具陳上事未審如何對他天龍竪起一指師當時大悟後來為衆云某甲得天龍和尚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

勝光和尚嗣紫湖在台州問如何是和尚家風云福州楊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云即便道進曰請師道云穿耳胡僧笑點頭

資福和尚嗣仰山和尚在吉州師諱貞邃韶州須昌縣人也師有時把圓子向面前云諸佛菩薩及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却折破拋下拍開胷云作麼生問如何是古佛心云山河大地問如何是納僧切急處云不過於此問室內呈機

祖堂卷第十九

時如何師云好个問頭學人礼拜師云苦痛蒼
天學人云此時學人重操和尚如何云明日來
向你道學人云苦痛蒼天師便打之問古人拈
搥竪拂此理如何嗯又僧過夏問師某甲新入
叢林在此間過夏未曾蒙和尚指教亦須往問
遂至和尚所述其意則被師攔胷托出云某甲
自住此山未曾瞎却一箇師僧眼問如何是一
路涅槃門師彈指一下却展手如何領會云不
是秋月不明子自横行八九

祖堂集卷十九　十交

5·111

祖堂集卷第二十

五冠山瑞雲寺和尚嗣仰山　　　　江西下卷第七忠(?)仰山第六代法孫

禪師師諱順之俗姓朴氏浿江人也祖考並家業雄豪世爲邊將忠勤之譽遺慶在鄕母昭氏柔範母儀芬芳閭里懷娠之日頻夢吉祥免腹之時即多異瑞昔賢知此今又徵焉及乎竹馬之期漸有牛車之量凡爲嬉戲必表殊常已至十歲精勤好學屬詞詠志即見凌雲剖義談玄如同照鏡旣登弱冠道牙早熟厭處喧華之地長遊靜默之中遂乃懇告二親將隨緇侶志不可奪所天容許便投五冠山剃髮仍適俗離山受具足戒行同結草心比護鵝因遊公岳忽遇神人邀請化成宮闕君兜率天說法應緣𠕋爲登滅君非德至行圓孰能致感如此也洎乎大中十二年私發

誓願擬遊上國隨入朝使利涉雲濱乘一隻之船過萬重之浪曾無懼念不動安禪逕到仰山慧寂和尚處虔誠礼足願爲弟子和尚寃尒笑曰来何遲緣何晚旣有所志任汝住留禪師不離左右諮禀玄宗若顏回於夫子之下如迦葉於釋尊之前彼中禪侶皆增歎伏乾符初松岳郡女檀越元昌王后及子威武大王施五冠山龍嚴寺便往居焉今改瑞雲寺也

師有時表相現法示徒證理遲疾此中四對八相〇此相者所依涅槃相亦名理佛性相与群生衆聖皆依此相相雖不異迷悟不同故有凡夫有聖謂識此相者名爲聖人迷此相者名爲凡流是故龍樹在南𠔉土則爲說法對諸大衆而現異相身如月輪當於坐上唯聞說去不見其

形彼衆之中有一長者名曰提婆謂諸衆曰識此瑞不衆曰非其長聖誰能辯耶尒時提婆心根宿静亦見相黙然尋會乃告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非師身者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語猶未訖師現本身座上偈曰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軆說法無其形用辯非聲色若有人將此月輪相来問相中心者牛字對也

(牛)此相者牛食忍草相亦名見性成佛相何以故經云雪山有草名爲忍辱牛若食者則出醍醐又云衆生若能聽受諮啓大涅槃則見佛性故當知草喻妙法牛喻頓機醍醐喻佛如是則牛若食草則出醍醐人若解法則成正覺故云牛食忍草相亦名見性成佛相也○犇此相者三乘求空相何以故三乘人聞說真空有心趣

向未證入真空故表圓相下畫三牛也若將此相来問以漸次見性成佛相對之(牛)此相者露地白牛相謂露地者佛地亦名第一義空白牛者諮法身之妙慧也是故表一牛入圓相也問何故月輪相下著三獸又月輪相中心著牛字對之耶答月輪相下三獸是表三乘月輪相中心一牛是表一乘是故舉權乘来現實入證對之問向前已說月輪相中心著牛是牛食忍草相何故又言月輪相中心著牛者露地白牛相也兩處答是同相同牛何故說文下同耶答說文雖別相及牛則不異問若也不異何故兩處各現同相同牛耶答雖相及牛則不異見性遲疾不同故兩處各現同相同牛問若論見性遲疾各別者食忍草牛與露地白牛誰遲誰疾耶

答食忍草牛則明花嚴會中頓見實性之牛故演露地白牛則明法華會中會三歸一之故是故說文雖則不同證理不異故擧同裄同牛明理智不異不言來處全同也生◯此相者契果修因相何以故初發心住雖成正覺而不導衆行慧等佛地行不過位故表此相也古人云履踐如來所行之跡則此相也若有人將此相來問又作月輪相中心著卍字對之(卍)此相者因圓果滿相也問何故月輪拒上頭著牛字來月輪相中心著卍字對之答月輪相上頭著牛者契果修因相日輪相中心著卍字者因圓果滿相擧因來現果對之◯牛此相者求空精行相謂門前草庵菩薩求空故經云三僧祇修菩薩行難忍能忍難行能行求心不歇故表此相也

若有人將此相來問月輪相中心著王字對之(王)此相者斷證實際相何以故若有菩薩經劫修行壞四魔賊始得無漏真智證入佛地更無餘習所恒似聖王降伏群賊國界安寧更無恐賊所怛故表此相也此下兩對四相遣虛指實牛(人)此相者想解遣教相謂若有人依佛所說一乘普法善能討尋善能解脫實不錯謬而不了自己理智全依他人所說故表此相也若有人將此相來問則祛上頭牛字對之(人)此相者識本還源相經云廻神住空窟降伏難調伏解脫魔所縛超然露地坐識陰般涅槃者即此相也問何故祛　頭牛字不祛圓相中心人字耶答圓相中心人字者表理智上頭牛字者喻人想解若有人雖依教學前三藏教與而未顯自

已理智者盡是想解想解不生則理智現前故
袪上頭牛字不袪圓相中心人字是故經云但
除其病而不除法問何故不許又人依教學法
耶答曰是智者依教何用識心凡人依教無益
問諸佛所說三藏經典有所用不答不是不許依
教悟入依教想解祇是虛妄是故佛告阿難雖
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恒河
沙只益戲論當知依教想解無益問何故教云
聞佛教者盡成聖果又云一毫之善發跡駐佛答
約上根人依教便悟直現理智決定明了若約
下根依教不悟想解無益此下根人依教勤積
待後世者誰言無益聞佛教者盡成聖果一毫
之善發跡駐佛何況廣學經論及讀說者(人)牛
此相者迷頭認影相何以故若有人不了自己

佛及淨土信知他方佛淨土一心專求往生淨
土見佛聞法故勤修善行念佛名号及淨土名
相故表此相也志公云不解即心即佛真似
騎驢覓驢者即此相也若有人將此相來問則
袪圓相下〻牛字對之(人)此相者背影認頭相問
何故袪下〻頭牛字不袪圓相中心人字耶答衆
生未發〻文智未達真空故專求他方淨土及佛
往生淨土〻見佛聞法衆生若迴光發智達得真
空自已佛及淨土一時齊現不求心外淨土佛
故不袪圓相中心人字袪下牛字也問如何是
自已佛及自已淨土答衆生若發真智達得真
空即真智是佛空是淨土若能如是體會何處
更求他方淨土及佛也是故經云將聞持佛佛
何不自聞聞又此下四對五相(◡)此相者舉函

祖堂卷苐十

惠[illegible]

索盖相亦名半月待圓相若有人將此相來同
更添半月對之此則問者舉函索盖答者將盖
著函函盖相稱故已現圓月相也圓相則表諸
佛躰也◯此相者把玉覓契相若有人將此相
來問圓月中心著某對之此則問者把玉覓契
故答者識珠便下手(六)此相者鈎入索續相若
有人將此相來問其字邊添著人字對之此則
問者鈎入索續故答續成寶器也(佛)此相者已
成寶器相若有人將此相來問又作圓月相中
心著土字對之(土)此相者玄印旨相迥然超前
現衆相更不屬教意所攝若有人似个對面付
果然不見故三相去毫釐有錯天地玄隔然不
無玄會之誰能識此相也若是其人見而諳會
如子期聽百牙之琴提婆見龍樹之相不是其

人對面不識似巴人聞白雪之歌鶖子入淨名
之會假使後學根機玄利將是則頓曉如鷄抱
卵啐啄同時相性逞鋭者學而難曉似盲人相
色而轉錯耳
師有時說三遍成佛篇於中有三意云何為三
一者證理成佛二者行滿成佛三者示顯成佛
言證理成佛者知識言下迴光返照自己心原
本無一物便是成佛不從萬行漸漸而證故云
證理成佛是故經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又古
人云佛道不遠迴心即是即此義也此證理成
佛中若說體性都無一物適論三身不無一佛
二菩薩雖有三人而今見性成佛故得成佛功
在文殊故古人云文殊是諸佛母所謂諸佛從
文殊生故言文殊者即實智也一切諸佛因其

實智而證菩提是故文殊是諸佛母耳
言行滿成佛者雖已窮其眞理而順普賢行願歷位廣修菩薩之道所行周備悲智圓滿故云行滿成佛也故古人云行到處即是從來處是故明知所行已周還至本處本處者即理也此行滿成佛所證之理不異於前證理成佛之理理雖不異行因至果故云行滿成佛也此行滿成佛中若擧果德但以普賢行成佛道論三身亦有一佛二菩薩雖有三人而今別取行滿成佛故得成佛功在普賢故古人云普賢是諸佛父也所謂諸佛從普賢生故言普賢者即萬行也一切諸佛因其萬行而證菩提是故普賢是諸佛父耳
言一佛二菩薩者遮那是理文殊是智普賢是

行此理智行三人同體故一不可捨也又一佛二菩薩亦爲主伴以本體無上遮那爲主以見性智功文殊爲主以萬行福力普賢爲主是故李玄通云一切諸佛皆以文殊普賢二大士成佛菩提也又云文殊普賢爲諸佛作少男長子故知三人互爲主伴耳
言亦顯成佛者如前證理行滿自行成佛已畢今爲衆生亦顯成佛八相成道矣言八相者從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涅槃等八相成佛故云亦顯成佛當知八相成道是報化非眞是故經云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以本願力故亦顯自在法此經報化佛中指眞佛也又經云吾從成佛已來經無量阿僧祇劫故知釋迦如來無量劫前已成行滿之佛而

為衆生故亦顯始成正覺今此釋迦是賢劫千
佛〻〻第四佛也過去莊嚴劫中一千佛現在
賢劫中一千佛未來星宿劫中一千佛如是三
劫中一切諸佛出現於世攝化群生相傳授記
分毫不錯矣歎看教典推尋古跡遍觀一人成
佛方様應知三遍成佛耳伏請欲磨佛位者略
看蹤跡却自思惟前佛後佛皆同此路如人行
路新舊同轍故記而之也
師有時説三篇於中有三意 第一頓證實際篇
第二遍漸證實際篇 第三漸證實際篇
廣野中有一仙人名曰該通爲大衆説若有衆
生無始已来不悟性地輪迴三界隨緣受報忽
遇智者演説真教頓悟性地便成正覺不依漸
次故名爲頓證實際是故經云雪山有草名曰

忍辱牛若食者即出醍醐是其意也衆中有一
隱士名曰智通啓仙人曰信知群品自有性地
又一切智者演説真教不爲一人何以故同聞
眞教悟与不悟各各不同仙人告隱士言衆生
雖有自性清淨圓明之躰背本逐末多劫多時
受別異身根性利鈍不等故同聞真教悟与不
悟各〻不同不是智者説真教偏故經云猶如
明淨日瞽者莫能見無有智慧心終不能見隱
士啓仙人曰諦觀高指且尋来言智者説法不
為一人悟與不悟唯在愚智然則愚智本来各
各不同説法有何所用仙人告隱士言汝今諦
聽吾爲汝説智人不是本悟愚人不是長迷愚
人忽悟眞説智人不是外来若也不用真教愚
爭成智人若也不用真教何處辯得利鈍是故

壽

衆生若是根鈍者乖聞真教不曉性地衆生若
是利根者忽聞真教頓曉性地便是智人也何
處愚智有隔是故當知凡聖不隔根有利鈍智
者說法亦不為一人猶如母鷄抱卵衆卵皆發
貧窠不發可即母鷄唯不愛衆卵愛貧窠是則
發与不發唯在卵性不是母鷄抱卵之禍一切
智者亦復如是廣為大衆演說真教根利者頓
曉根鈍者不曉可則智者唯愛利根不愛鈍根
是即曉与不曉唯在根性不是智者說教之禍
是故經云所有聞法不由他悟然即知假方便
智者常說妙法悟与不悟唯在學人不在智者
隱士問曰衆生若是利根忽聞真教言下慧發
頓悟性地此是何人仙人荅曰此是智照文殊
隱士問曰文殊智照在何處仙人荅曰文殊智

照是在性之隱士問曰照智与性地同異若何
仙人荅曰智照与性地不同不異隱士問曰智
照与性地不同不異其義如何仙人荅曰智照
是能證之人性地是所證之法故不無能所是
故古人云以此無知之般若證彼無相之真諦
故智与性不同又能證智照無知所證性地無
餘不有能所是故古人云智窮真際能所兩亡
故智照与性地不異照隱士智通聞仙人說奉
契高指頓決疑網也于時該通仙人為大衆說
先為智通已說見性若論衆行不然[illegible]此衆
中有遊子名曰行通啓仙人曰見性如此衆行
若何仙人荅遊子言若有衆生忽聞真教頓見
性地不住此處隨緣行自利利他悲智故名為
衆行遊子啓仙人曰我無曾聞仙人演說法忽

祖堂集卷第十

聞真教頓悟性地名為智照文殊今承仙人說
頓悟性地不住此處隨緣行自利利他悲智故
名為衆行行此行者此是何人仙人荅曰行此
行者寄位普賢遊子問曰普賢大士寄何等位
仙人荅言寄因五位乃至果位雖寄此位不住
此位衆行行時三等普賢遊子問曰寄位於因
位乃至果位何等名為三等普賢仙人荅曰一
者出纏普賢二者入纏普賢三者果後普賢遊
子問曰此三普賢勝劣等級其義如何仙人荅
言此三普賢勝劣等級其義不同謂所言出纏
普賢者見性之後行於衆行對前万境不無瞥起
之心已達心源不滯幻化之境故古人云不無
所斷之鄣還有能斷之智遊子問曰古人云若
發能證之智全無所斷之障其義如何仙人荅

曰若發能證之智全無所斷之鄣者此是文殊
斷惑何以故文殊當性之時體中不有異相故
今言不無所斷之障還有能斷之智此是普賢
斷惑何以故普賢歷位之時不無斷惑成德故
是故兩人斷惑成德不同不會兩人斷惑成德
相諍斷惑成德之義遊子問曰已知文殊斷惑
如此若論普賢斷惑斷現行耶斷習氣耶仙人
荅言若言普賢位中全無現行煩惱普賢寄位
斷惑此是習氣煩惱遊子問現行與習氣如何
普賢全無現行之惑唯有習氣之障仙人荅言
凡夫對境起心不識前境後境作業即是現行
智者對境起心知境虛幻不滯前境習氣故是
普賢是見性之後行行之人故全無現行之惑
唯有習氣之障若無習氣可斷何用難忍能忍

祖堂卷第二十　完

若無悲智成佛何用難行能行雖行悲智二門
所作依幹成行是故古人云所作皆依性修成
功德林終無嚴寂意唯有濟群心行悲悲廣大用
智智能深利他兼自利少聖詎能任然即知出
經普賢衆行悲智而依幹修行又細說普賢衆
行即行布圓融齊現斷惑成德俱有自利利他
雙修智門悲門並成言行也繁興大用起必全
真言行相也不無依位斷惑位高則習氣漸薄
行廣則悲智增深從十住乃至十地出經普提
巳滿也所言入經普賢者一切群品中同類大
悲是前出經普賢位中廣行悲智而自利利他
行故不無斷惑成德之功雖斷惑成德之功出
經巳滿而不言出經無患之處故於四生六趣
廣行大悲同斷化物之名入經普賢以此入經

化物之德與前出經成行之功二心功齊平等
故名為等覺悲智圓滿故名為等覺不取出經
入經不取大智大悲故名為妙覺雖不取悲智
出經入經若論果德無行不取無位不收也所
言果後普賢者遍行三昧是也謂妙覺位中雖
不取出經大智大悲而不住此還向出經入經
大智大悲逆順縱橫於諸位中同類同心亦不
定守　位隨緣任運廣作大悲於諸類中何位
之不受於能作能受不作不受故名為果後普賢
也若定取此人所行者未會此人行處也所言
三等普賢者不是三人一人行行依行勝劣大
義三等普賢也所言一人者初頓證實際之時
即文殊今隨緣行行之時即普賢故名為一人
也此是通取內證外化也若以內證外化不同

故文殊普賢兩人若以通取能證所證及衆行不同即爲三人也此大教意説也謂大經題云大方廣者所説之法故即遮那是也佛者能證之人也故即文殊是也花嚴者隨縁之行故普賢是也此且一佛二菩薩即爲三人也若欲修行普賢之行者先窮眞理隨縁行行即今行亏古跡相應如似開門造車出門合轍

廻漸證實際篇第二　　時談通仙人爲大衆説法若有衆生無始已来不悟性地輪廻三界間三乘漸教悟三乘法三界患故有三乘人此忽聞眞教迴成妙恵窮證實際故名爲廻漸證實際也是故古人云門前三駕車是權乗露地白牛方明實證即其意也隱士智通啓仙人曰此廻漸證實際之者與彼頓證實際之人同異如

何仙人答曰雖先已落三乘不在二乘故来處云殊而今迴漸證實際故與彼頓證實際者不異是故古人云百川歸大海無百川名三乘歸一乘無三乘名也然即知此迴漸證實際之人與彼頓證之人不異也莫愁迴漸與頓證同異自迴隨縁之心還取實際之理也隱士智通奉領眞説𢿢然無言也于時遊于行通啓仙人曰我等曾聞仙人演説若有衆生頓證悟性地不住此處隨縁行行名爲衆行行此行者名爲普賢今此廻漸證實之後有人行衆行耶無人行衆行耶仙人答曰不無行衆行者所以者何廻漸證實者即露地白牛故白牛運轉不住露地故不無行衆行人所言露地白牛者露地是所證之法故即遮那是也白牛是能證之人故即

丘玄泰寫手　十丈　都

是文殊是也白牛運轉不住此處故即普賢是
也普賢所行即是衆行也三篇大意如此汝自諦
觀同異自看耳　漸證實際篇第三時談通仙
人為大衆説若有衆生無始已来不悟性地輪
廻三界隨緣受報忽聞漸教信解漸發寄曰六
位經三祇劫難忍能忍難行能行斷惑成德始
得無漏眞智露現法身故名為漸證實際也是
故古人云信根生一念諸佛盡應知修因於此
曰證果未来時二大僧祇劫六度久安施薰成
無漏種方号不思議是其意也時隱士智通啓
仙人曰今此漸證實際之人頓悟實際之人同
異如何仙人告隱士言雖漸頓不同而終歸一
耳所以者何小爪歸海全同一味漸解歸源豈
有兩般也是故漸頓雖異歸源無二耳隱士智

5·135

通奉仙人教不生異解退身黙然也于時遊子
行通啓仙人曰於前篇中聞仙人説頓證實際
後有行人此篇所明漸證實際之者漸證實際
已後有行人耶仙人荅曰雖不無行行不同前
篇所明者頓證實際已後隨位行時出纒入纒
乃至果後三等普賢行今此漸證實際篇意者
依漸教方便經三僧祇修菩薩行始得無漏眞
智以此無漏眞智露現法身故名為漸證實際
漸證實際已後雖不無行行而全依位等級故
些故不同前篇所明也遊子問曰曽聞前兩篇
中俱明能證之人所證之法乃至隨緣行人各
各有名此篇中還有能證所證及隨緣行人名
耶請為指出仙人荅曰不無能證所證及隨緣
行人名也謂能證之人者即是無漏眞智二報

5·136

身佛是也所證之法者即是實際亦名法身佛是也行之人即是無漏真智不守果位隨緣利物名為行人亦名化身佛是也和尚亭年六十五遷化也謚号了悟禪師真原之塔

米和尚嗣䕫州王敬初常侍在西京未覩行錄莫窮氏族師因教僧問仰山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則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師肯之有老宿屈師齋師来不排座位老宿在一邊坐師便展座具礼拜老宿老宿便起師便坐老宿都不作聲乃展席地上而坐到夜間告衆曰他家着在佛法中用心三日便合見若不見則不知師到三日後来云前日者賊僧問鏡清米和尚迴意如何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平臨濟問師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云是也作摩生是本

来面臨濟一掴師云長老且寬寬濟側掌師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吾師喚作甚摩師云若有佛見則同衆生見其老宿云千年桃核

寶壽和尚嗣臨濟師諱沼在鎮州未覩行錄不決化緣終始師問胡釘鉸見說解釘鉸是不對曰是也師曰還解釘鉸得虛空摩對曰請和尚打破將来師便打之對曰莫錯打ム甲師云向後有多口阿師与你點破在有人舉似趙州趙州云只者一縫尚不奈何東山代第一云若是某甲手裏阿那个縫開不釘師初開堂時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之三聖云長老与摩識弁人瞎却鎮州城裏人眼去在

灌溪和尚嗣林濟在潭州師諱志閑未覩行錄不

夾化緣始終後道吾參師不礼拜便問什摩生
師云無位吾云与摩則同空去也師云咄這屠
兒吾云有生可殺則不惓師到末山師姑處師
姑問從什摩處來師云露口來師姑云何不蓋
覆師却問如何是末山師姑云不露頂進曰如
何是末山中人姑云非男非女掘進曰還變也
無姑云不是鬼神變什摩師肯之洞山問夾山
作摩生對云只与洞山肯之有人舉似師師云
金打金水洗水雲門拈問僧作摩生是金打金
水洗水僧云喫餬餅与摩道還得摩僧云提了
莫閑雲門肯之問如何是不傷之句師云滿口
道不觸師初住灌溪山次化嶽麓每有一言五
陰山中古佛堂毗盧晝夜放圓光塔于嶽麓山
興化和尚嗣林濟師在魏府師諱存奬未覩行

錄莫決終始勑謚廣濟大師通寂之塔師問僧
甚摩處來對云崔禪師處来師云還將得喝来
也無對云不將来師云与摩則不從崔禪師處
来僧便喝師便棒打師又時喚僧應喏師云點
則不到又喚別僧僧云作摩師云到則不點問
國師喚侍者意作摩生師云一盲引衆盲怡山
拈問衆什摩處是國師盲處自代云他家欠少
甚摩同光帝問師朕昨來河南取得一个寶珠
無人著價師云請皇帝寶珠看帝以兩手撥開
幞頭角師云皇帝是万代之寶珠誰敢著價
後魯祖和尚嗣灌溪在鄧州問如何是雙林樹
師云有相身中無相身進曰如何是無相身師
云金香炉下鐵崑崙問如何是高峯獨宿底人
師云夜半日頭明午時打三更問搭外事如何

師云化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僧問進向無門
時如何師云太鈍生進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
無門時如何師云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无來
在暗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云春來草自青
日上已天明進曰如何是不著力處云山頭石
崩落平川爆火行

隱山和尚洞山行脚時迷路入山恰到師處師
問此山無路從什麼處來對云來處則不無和
尚從什摩處入此山隱山云我不從雲水來和
尚是先住此山是先住云不知和尚為什摩不
知云春秋不到來洞山便問如何是賓中主云
白雲蓋青山如何是主中主云長年不出戶賓
主相去幾何云長江水上波賓主相見有何言
說云清風拂白月又偈曰青山白雲父白雲青

山兒白雲終日依青山都不知欲知此中意寸
步不相離洞山因此頌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
合道欲知此中意一老一不老因此龍牙大師
造頌曰心空不及道空安道與心空狀一般參
玄不是道空士一乍相逢不易看因此曹山大
師造頌曰今年田不熟來年種有期愛他年少
父須得白頭兒

興平和尚洞山礼拜師云莫礼老朽洞云礼非
老朽者師云他不受礼洞山云亦未曾止洞又
諮師云何處去云從流無所止師云法身從流
報身從流云惣不作如是見解師拍掌許之保
福云負不得幾个又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即
汝心是雖然如此猶未是ム甲問處師云若為
摩問取木人去ム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

云汝試道看洞山云不是ㄙ甲有人問米嶺和
尚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云醜陋任君嫌不掛
雲霞色

祖堂集卷第二十　　丁癸　　鑿